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貳拾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貳拾册目錄

心遠樓存稿八卷 〔明〕楊琢撰 一
正氣堂集十七卷近稿一卷餘集四卷
續集七卷首一卷鎮閩議稿一卷 〔明〕俞大猷撰 四七
趨庭集六卷 〔明〕胡安撰 五六九
譚襄敏公遺集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譚綸撰 六二七
林居集不分卷 〔明〕惲紹芳撰 七三七

〔明〕楊琢撰

心遠樓存稿八卷

清康熙三十九年楊湄等刻本

心遠樓存稿序

理學以言性命者也而詩教亦以道性情故先儒偶爾閒吟每皆根柢太極程子嘗

謂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價又稱石曼卿詩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形容得浩然之氣善其流連寄興靜與理會一觴一詠皆若與西銘太極圖說相連貫故先生詩足以

為教非風雲月露語之所能同也季咸楊先生學於吳古墩倪道川兩公之門而又與趙東山

朱楓丹汪環爲之黄
季倫誌碩儒考訂
精義講明易學楓
丹爲學士時以之
薦於朝明太祖召試

周易稱旨授本邑
教諭正己率物一時
士風彬彬然也晚築
心遠樓於其所居
之板橋爲著書自娛

四方從游者日益
衆今其家所傳心
遠樓存稿皆咏性
情涵暢道德正所
謂興於詩者是吾

與點之意家亦可
作詩觀也抑余聞
公没後邑令陳公建
遺教祠祀廣文先
生十一人公與焉而

其鄉父兄子弟月一會於講堂試百人試五六十人修明心性之學於小學君子聞而韙之謂

先生之教是原本故能孫吾蓄衍傳誦無窮司馬遷儒林傳序曰高皇帝舉兵圍魯〻

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由今以之化於一鄉推

而大之於一邑又推而大之於天下敦倫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亦太平之原也學者誠潛味先生詩

歌文詞而因以實踐
其學則言行相顧
未為無補於世道
余故因文在之請
亟序之以廣其傳

俾世之君子得以
披覽文在名渭為
博士弟子員先生
之裔孫也讀書其
道堂歷年於茲

陽邏古之間余數
聞其緒論其學
之所自來其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余於心遠樓所

欣慕焉
康熙己卯季春同
郡後學吳莪撰

昔宋儒爲孔孟功臣各以理學名家不屑以風雅自見歷元明而其傳彌廣如吾鄉之陳定宇吳古墩倪道川朱楓林趙東山諸先生皆宗紫陽之正脉得濂洛之真詮生平專治大易而不

以善詩名者也孔子教人以詩學提命及門者甚多而已則有假年學易之語則詩易之難易可知程子論天道曰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夫詩之爲道意與象而已意象合則

合意象離則離人苟研求理數之精微明悟天人之微應則所謂意象者固觸處洞然滿山皆是而或本於性情形爲歌咏自能躡天根探月窟聚山繪水篩雨揚風吐花茁草各如其意之

所至而象生焉故知善易者之無不善詩也楊季成先生道器端凝性天高朗其生質已迥異於人矣而又得定宇古墩東山道川楓林輩以爲師友朝夕剞劘砥礪於天人性命之故吉凶

悔吝之形喜怒哀樂之致已氷釋霧散閒出其餘技而為詩纏綿跌宕温厚和平真得風人之旨而其流行活潑指點自然原原本本皆與太極西銘相闡發此又合乎意象之說也今人好

言詩作者如牛毛蘸筆長吟居然大雅究其所為詩不過剽竊類函規模元宋清空則蔬筍味多富麗則金銀氣餤又或意取嫵媚言本綺羅曼曼靡靡出入鄭衛敗檢踰閑幾於無所底止

古人以詩為陶情淑性之具今且爲蕩心溺志之媒豈詩之教哉臨川吳氏云詩以道性情之真發乎自然非由造作故康節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識者稱爲風流人豪

今先生於詩庶幾近是乎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先生為善於鄉名聞於朝正已率人薰其德而善良者不少其言語文章足以重當時傳後世今裔孫文在等彙先生之詩而刊之問

序及余：第表其詩之原本于易者而已又聞先生築樓於芳溪之板橋顏曰心遠豈陶詩心遠地偏之意哉先生治易窮源渾范涵蓋元氣殆志在庖羲一畫之始自不樂為十五國以後之詩也先生之心遠乎不遠

康熙庚辰三月同邑後學戴有祺拜撰

楊季成先生傳

先生姓楊名琢字季成號放鶴翁休寧西鄉板橋人生於元末初從吳依菴先生讀書聞臨川草廬吳公十九歲叙聖賢統緒以繼朱子為已任即欣慕之遂有志於學次從吳古墩先生遊古墩陳定宇先生外孫也作季成字說勉之謂小學近思錄為治玉之刀鋸椎鑿四書五經為治玉之鑢鍚沙石學者切磋琢磨以底於成全在功深力到先生佩服其言好學不怠後又遊於倪道川先生之門玩味四書輯釋知陳定宇先生為朱子嫡派遂守其說而以知行並進為功也因思古人之學存其心游其志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藏修息游未嘗暫廢是以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乃築書樓於芳溪之上自題曰心遠朱平仲先生為作心遠樓說歷述堯舜傳心之要孔孟治心之方以相勗先生遵其敎居是樓與朱楓林汪環谷趙東山黃季倫諸碩儒嘗講論經史於其中而尤嗜易學汪環谷先生題心遠樓詩曰志在羲皇未畫前肯將光景忽畱連深憂未敢忘千里容足還當事一廛鄒魯眞傳非易語關閩奥旨自難言窮年兀兀韋編絕讀罷先天與後天如是者二十餘年而學已臻於大成矣

明太祖定鼎金陵朱楓林先生爲學士以先生薦於朝試策問周易先生數陳朱子本義要旨以對太祖深嘉與之即授本縣儒學敎諭先生正己率人以養育眞才爲事凡諸生得先生提命者皆有賢行可稱一時士風賴以丕變嘗赴金陵朝覲縣丞孔謙夫以詩送之曰儒官作使向金陵奏賦爭如拜表榮彩仗引班花下立金爪作對馬前行及使回金陵太守胡善堂以詩勞之曰南省旌旗新鼓角六朝人物舊衣冠如何不說封侯事仍向松蘿作令官蓋深知先生有經濟弘猷而惜其無意於仕進也孰識先生千秋之志在潛心著述乎晚年

致仕歸林四方執經問業者益衆著述益精有心遠文集道園天藻集二書行世當年黃季倫先生有詩索和曰天藻流芳出道園乾坤淸氣萃君門又曰千載高風那可繼諸儒絕學要重論嗚呼爲此詩者其知先生有關明理學之思乎先生歿後至今三百餘年而追思先生流風餘韻者猶在松蘿白嶽間故萬曆四年邑令陳正謨公建遺敎祠於學宮以祀先生與先儒汪士遜汪昂等十一人同祀年久祠頹康熙二十七年邑令廖蓮山先生重建遺敎祠合邑人士咸於春秋二丁瞻拜先生焉且先生之裔孫繁衍多好聖賢之學嘗與予講習於紫陽還古兩書院予因得讀先生遺集故畧述賢範以志景仰云

同邑後學施璜頓首拜撰

心遠樓存稿目錄

五言古詩
感興八首
心遠樓
贈汪彥晉
擬寄志同
贈表弟
七言古詩
中秋日胡審思與乃姪可安可立可強招飲即席
遣懷

重陽日醉顧德昭書齋
谷隱先生招同孟華朱君昆季積善汪君院林兼
善程君伯宜王君共為賓多之遊醉後有作
奉和彥信朱君遊賓多院詩體星崖滕六公韻呈
同遊諸君
同吳彥思遊賓多岩有作
友人吳季陽過訪為言義翁吳州判嘗受學於月
卿陳先生先生既歿而義翁買田與先生之子
于襄以供祭祀隆隱朱先生特叙其事甚詳賦
詩者既衆余亦喜而頌之

春日從仲宜舅暨諸族表飲志遠弟館歌書於壁
渠濱先生携酒枉顧敝廬漫成長歌奉謝
谷隱母夫人生日作谷隱歌一章
贈彭八
贈表弟
贈李彥振
送張伯謙地師
洗兵馬行
送汪彥道
弟姪誕子

五言律詩
次許士叔韻二首
送舒明府考績
除夕
正旦
偶成
春晚即事
烹茶
放步
送春

栁花
杜鵑
郊原即事
幽居
夏夜
圍棊
露坐
遊寺
夜雨
寄友人

山家
晚晴
端午
夢覺
芙蕖
竹下讀書
浴罷
山寺
喜雨
秋近

七言律詩

贈陶仲遠先生
中秋日胡審思席上
送國材王君
夜坐走筆復吳貢元
江彥道自江東來得家信奉贈一首
寄張叔黎
程元亨過訪二首
歲暮解館表弟索詩戲此遣之
次韻答伯升

端午訪友
觀水二首
賀某先生誕第二子
寄翁州判
秋日家居漫興六首
寄余子韶
寄汪彥維
歲暮送元敬之祁門兼寄李彥振
留渠濱先生雪夜小飲
彥維士索士倫士得過訪二首

赴邑擬訪彥維過於白灌道中因同宿小覺述懷二首
彥信朱君招飲南山竹所即席奉和王伯宜韻
夜坐有感
秋日有懷盧江舊友三首
贈曹元章
賀舒明府新任
送舒明府考績五首
山居
送張外郎

偶成
與高彥智
壬寅冬題梁上
甲辰元日醉題二首
送士芳表兄
送徐茂才二首
次韻答李景福
客懷
習隱
上巳

伏日
贈地師
荷錢
秋雨客懷
壽母
挽谷隱先生
哭吳元愷
明善倪君來訪
彥暉汪君抱病無暇往視漫成口號問之

七言絕句

送舒明府考績
草廬
山行
和韻
新燕
春暖
春寒花較晚
社前
客至
題琴

山居
梅軒小酌
醉筆
贈表弟汪生
夢題

詞調
壽渠濱先生 唐多令
送舒明府考績 西江月
送陳知縣之京 西江月
賀方子建巡檢新造衙宇 臨江仙

壽軫八表弟 臨江仙
壽友人 滿庭芳
里有昭忠烈行祠遭紅賊所燬水旱失所所禱於癸巳歲秋愚爲倡率親友捐佽金穀取都料朱森甫行墨命工以復興焉於其行也作此詞以贈之 玉樓春

文
易對 庚戌 廷試對策
漢高祖大封同姓論
族譜疑辨序

齊雲散人卷序
鳳城大社序
跋晦菴先生手書
跋吳草廬先生私錄

贈言 附

心遠樓存稿卷之一

休寧楊　琢季成甫著

五言古詩

感興八首

寒暑互往來循環亘古今陰陽秉玄機執契義黃心玄天高且大厚土幽復深太乙既肇判按圖可推尋誰能界特立不受塵事侵錦衣使其僭冶容誨之淫俛仰氣浩然三歎無知音

我聞孟軻氏善養浩然氣至大且至剛雄渾塞天地所以長聲務七篇明義利下學而上達精粗無二致誰能

探厥源貫通歸一意乎私淑諸人似不我遐棄

我聞邵康節妙究先後天高居安樂窩自著觀物篇溟涬一室靜易理探微玄世事多代謝人生有愚賢胡爲我輩人自古多迍邅往往皆有數每每防未然保茲靜而眞絕彼柔道牽

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觀其著詩集英華羅靡云胡受磨折有子總蠢鄙淵明責子嘆歷言欲提耳東坡怪兒癡賦詩欲知恥生子賢與愚其實本天理天理非偶然天運乃如此

我有一樽酒醞釀甘且醇飲之可消愁不減羅浮春云胡不快飲勝日延嘉賓觥籌互交錯㫰盃更且陳浮生行樂耳到手莫厭頻昨日如花顏今朝白髮新君若不飲酒風光笑殺人

我有一張琴能識伯牙意一彈蒼龍吟再鼓威鳳至納正與宣情飄飄信純粹流水及高山冷冷實精緻調之晝忘倦聆之夜忘寐君若不知音於今好從事

我有一長劍久匣光出函近來置行李宵旰躬承參光芒不見售拂拭祇自慚何如營陳中長短森予鉄同首延平津徹底青接藍終當騰風雷變化超寒潭

我有一古鏡拂拭常輝耀置之在行囊妍媸隨所照紅

樓富家女丰姿何綽約折齒謝幼輿猶不廢歌嘯寂寞貧家兒容顏無理料晨昏事桑麻空自負年少衰盛各有時好惡不同調鑑盡今古人適足資一笑

心遠樓

窮居豈余志無樂得長閒翳翳三畝宅頗樂彼南山灌木何蒼蒼雲鳥相往還已絕嬰世念況接仁里歡但願黍稌登春酒常恩頹義和緩其轡萬物悠然安

贈汪彥善

吾友彥善子肖山浮溪汪性質頗明敏爛爛雙瞳光祇今年十二漸覺能文章循循守禮法念念思義方從容

戒鹵莽用合隨行藏青燈與黃卷玩索居高堂回頭又兩年師友相徜徉歲聿已云暮我且歸故鄉相送不忍别道左梅花香再三使之還欲去仍徬徨用之贈篇詩感子交誼長汝叔吾所師舉目空八荒詩成鬼神泣筆落蛟龍翔願子思參請沐浴春蘭芳從此學益明繼此道益彰題名擬攀桂小試期穿楊鯤鵬九萬程去去何可量

擬寄志同

吾聞劉伯倫解酲飲五斗所以遺芳名至今猶未朽吁嗟世網低薄俗唯利口洪恐相逐迎阿諛埶奔走卓哉

志同君聲華冠朋友耆龜洞幽明冰鑑辨妍醜賦詩何必多往往出韋柳何時過山房相從事杯酒嘉會非偶然虛談亦何有

贈表弟

表弟汪軫八識見亦漸多讀書眼如月況乃心氣和祗今纔八齡縱筆如揮戈風雷舌上生星斗胸中羅平時共鑽仰勝日同吟哦嚴君我所師高居碩人邁幼時獲參請長大蒙恩波念子有家學使我相切磋冬日苦催急歲月如飛梭顧我暫分别願子毋虛訶上堂具甘旨手舞影婆娑晨昏學詩禮定省無偏頗春風轉宮柳我

自重經過研朱點周易與子相楷摩

心遠樓存稿卷之二

休寧楊　琢季成甫著

七言古詩

中秋日胡審思與乃姪可安可立可強招飲即席
遣懷

去年中秋在江淛舟泛西湖玩明月俯闞銀溶百頃潭
仰觀鏡掛千尋闕清角緩把頗從容紅袖高飄甚娛悅
少年努力縱談笑競作歌詞韻清切今年中秋在灊川
安定名家愈超越碧宇參差玉露垂香烟繚繞銅爐爇
羨君有道紹朱程喜君有詩凌范揭從來清德畏人知

且審思誠通我說擊珍羅鮮侈華宴會客滿堂盡豪傑
渾天星斗轉胸襟動地風雷生頰舌人生聚散那可期
對酒歌呼耳頻熱我方強項習迂僻點勘盈虛徒抱拙
鏑鳴九轉應手難蠹老螢乾生眼纈平生可貴不在多
外物從渠自通轍負薪乃有反羊裘放飯將無嚼齒决
九衢浩蕩空鶩馳十年草率嗟離別不斷落落墮琜慵
漸喜孜孜毋滅裂南山猛虎我敢攖北海長鯨君直掣
篇詩遠寄締交盟駸駸各願光前烈後年八月秋槐黃
雲霄丹桂同攀折

重陽日醉題德昭書塾

西風颯颯吹塵沙寒林策策搖枝椏南山片片墮紅葉
東籬采采開黃花囊萸登高俗尚是龍山落帽人猶誇
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交情殆若管鮑叔
長才共比今劉乂從來劍氣薄雲漢況乃文采芬天葩
引杯油瀉蟻浮酒舉梡珠泛龍蟠茶青奴笑倚樂莫樂
紅裙醉挾他無他素蠻細腰陣陣舞漁陽鼙鼓時時撾
人生得意且歌笑何用尚口爭蠅蝸他年手掇廣寒桂
雲霄直上乘仙槎詩成題壁紀嘉會請君一笑驚棲鴉

閏二月二十日谷隱先生招同孟肇朱君昆季積
善江君院林兼善程君伯宜王君共爲蜜多之

遊醉後有作

諸君袞袞登林阿少年喜讀高軒過渠濱先生好奇古
邀客遠來遊蜜多蜜多巑岏插天末壁立千尋勢如坂
陟岡度隴捫藤蘿雨前一抹崖磴滑老僧趺坐聞客來
和南禮迓升僧臺看畫焚香共歡笑掬泉煮茗相追陪
積雨初晴良不惡人生適意在行樂勸君對景且開懷
主人有酒堪酧酢諸公才思俱慨慷憑軒送目空八荒
體物成詩鬼神泣揮毫落紙蛟龍翔貪看佛日忘歸去
隱隱幽花不知處萬事如花不可期禪心要似沾泥絮
門前老樹高參天春韶尚未聞杜鵑手拍闌干得三昧

味甜所到無中邊我聞釋曇眼如劍從來兩脚白於面
若非一棒打回頭南北東西殆行遍僧言此會非偶然
或可日後相留傳方外交遊古來有所以名士多通禪
君不見僧大顛昌黎友愛膠漆堅又不見蘇子瞻往來
佛印多詩篇諸公聞此稱奇絕我言異世同一轍直須
携被嵓底眠共看飛泉瀉晴雪

奉和彥信朱君遊蜜多院詩體星崖滕六公韻呈
同遊諸君

洞巖奇古林泉幽春風駘蕩春雲浮遊觀萬里風斯下
參天老樹柯枝樛自古斯文在交際所以餘裔分支流

春風艷冶逞顏色蒼松偃蹇峙層壁春光須好生林陬
蒼松挺翠蟠蛟虬蛟虬得意噴雲水滿空鱗甲鏗琳球
紫陽彥信金蘭友豈爲論交在杯酒歌呼耳熱相逢迎
色絲幼婦來虀臼羨君作手五鳳樓願言繼此舒青眸
激勵提撕在成就妙訣由來不盈掬學詩大畧如學仙
楊柳春韶未匀綠平生自歎我無奇舉筆直成三不足
林深月黑豺虎咆老僧設榻親相留何人醉倒不歸去
彥信與我酣清遊

同吳彥思遊蜜多嵓有作

曉來雨急風颼颼吳君約我招提遊招提瀟灑倚絕壁

那辭足蹇行未得滑磴沙深路有無君歌我和相歡呼
怪底十步猶五却只知爲眼不計脚拄杖落手驚天鷄
虎豺走遁深林啼造化小兒誇疾走如君才調今安有
風嵓水洞多留題嘯傲絕頂相扶携麟角鳳觜世莫識
聖代君當推第一揮毫落紙蛟龍翔體物成詩鬼神泣
同遊子弟多少年張君奮舌如河懸泛葩浪藻逞英妙
醉中往往愛逃禪欲賦遠遊傷局促慷慨爲君歌一曲
人生得意須盡歡況乃山僧酒初熟臨風笑捧金叵羅
飛泉好鳥鳴聲和勸君對酒若不飲奈此滿巖風雨何

友人吳吞暘過訪爲言義翁吳州判嘗受學於月
卿陳先生先生既歿而義翁買田與先生之子
子襄以供祭祀隆隱朱先生特叙其事甚詳賦
詩者既衆余亦喜而頌之

閉門讀書難放曠欣承好友來相訪手持詩卷多文章
三復令人起悽愴人生所事君父師古來三者同尊推
事父事君世或有事師終始今誰知延陵義翁增識見
耿耿此心常眷戀隆師了不問存亡故割膏腴供祀薦
先生之子方妙齡感君此意一何誠當時名士共推獎
庶幾不昧師友情雜肴蔬兮進樽酒此道今日棄如土
因君此舉感人心會見淳風還上古

春日從仲宜舅暨諸族表飲志遠弟館歌書於壁
方塘活水涵清漪小橋橫處揭青旗店舍高敞倍瀟灑
我來試為題新詩四座時常集佳客放懷那問青州隔
歌呼耳熱恣歡娛從來呼爾為歡伯我聞李白號謫仙
長安一斗詩百篇又聞張旭名張顛三杯草聖生雲烟
舉杯每謂擣愁帚洞庭春色今安有步兵校尉固垂芳
倒着接䍠尤不朽我嘗遊戲江淮間冠雲霞佩相躋攀
每遇知音共歌笑朱樓浪飲終鮮懽少年喜伴紅裙醉
老人思量無意思何如賢弟飲壺觴日與難兄論文字
擕今摩古何須嗟精床夜汪還堪賒使我每日相宴飲

為君滿壁生龍蛇龍蛇在壁雖不好我弟觀之勿煩惱
他年獻賦蓬萊宮直擬儒林驚絕倒錦衣駟馬歸方塘
弟兄和樂相徜徉取酒上堂祀嘉會撫掌一笑觀斯章

渠濱先生携酒枉顧敝廬漫成長歌奉謝
楊生困遯誰肯憐空囊羞澀無一錢蓆門窮巷苦隘陋
綢繆補葺三四椽插架排籤但黃卷傳家舊物惟青氈
衣敝蒙身每露肘琴焦掛壁常無絃客來煑茗共談笑
貧居市遠無葷羶以故知音競推奬亦有同道相頗偏
我嘗讀易辨貞悔是有妙理非偶然小人有力緣坎坎
君子無咎由乾乾隱顯殊塗分已定人雖自絕吾何怨

渠濱先生富文學明窗淨几親鑽研豈惟讀書破萬卷
況乃舉眼空八埏溝中斷木頹黼黻遠攜酒饌過林泉
取友邀朋赴嘉會烹雞割彘開華筵眾賓才思俱灑落
飛觴酬酢聲喧闐褰余好古生已晚感公奬愛今幾年
甫見兒童沐嘘拂後來落魄歸淮埏眾皆視棄若敝屣
公獨收拾相招延酌公春酒感公意知我既早愛我堅
公之所賜我敬愛我亦見意公莫捐鄰家酒熟許借我
大瓶小甕來牆邊煑芹燒笋既可宴竹床石枕亦可眠
直須浪飲盡歡樂幸勿執禮相拘攣古來宦達俱已矣
唯有飲者聲名傳醉餘豪氣不可遏詩成泚筆題吳箋

谷隱母夫人生日作谷隱歌一章
公不見當年表聖居中條高風奕世猶飄飄又不見昔
日嗣宗登廣武遺響流芳耀今古紛紛利欲交相擊先
生道體無疵瑕逐逐炎涼胥泯洪先生集義常明顯胸
蟠萬卷尊伊周眼空四海輕巢由消息盈虛隨所寓行
藏用舍夫何求積善從來衍餘慶大易斯言端可證淵
源遠派浮溪汪安土敦仁本天性上堂養母供脂膏過
庭訓子加勤勞祇今年纔六七歲讀書咄咄聲滔滔今
宵乞巧南樓沸慈母生辰適符契遐齡何止百與千佳
節相逢期歲歲露洗玉宇清無烟冠雲霞佩來羣仙手

捧蟠桃見銀甲步行朱陀移金蓮華堂嘉會珍羞薦始
知王母瑤池宴茄髮松栢透機緘坐看光陰自流轉寒
余固陋嗟如何少年嗜學蒙餘波近來落魄愈頑鑛猶
肯春顧相禮羅飛鼉縹緲朱樓起四壁圖書集經史諸
生儒雅列成行秋月春風化時雨葡萄酒斟鸚鵡杯主
賓相與好懷開上有慈親下有子請君毋惜傾金罍

贈軫八

我昔志學餘携琴寓南劍歸來席未煖又復走淮甸江
湖漫浪知幾年結交豈謂無才賢口如懸河眼如電至
今翰墨猶留傳江淮子弟多年少亦有同音不同調與

來耳熱相歌呼當面輸心背面笑今世儒宗誰得知谷
隱先生我所師粤自兒童頻嘘拂勉我進學决我疑去
年世道多荊棘相與携家避泉石後來寧謐返舊廬提
耳嘉言常歷歷於時表弟垂七齡六月約我來啓盟適
遇懸弧日初十椿翁喜舞飛瓊觥今日忽又逢生旦文
士歌童相泮渙衣明五彩舉霞觴訣透長生殘雪飯蹇
余落魄無所爲臨風聊贈長篇詩長篇雖拙不可棄好
把斯言在心記良宵且自對韓檠點勘盈虛究消息熟
讀虞夏商周書精研義文周孔易二經融貫宜參詳幼
學壯行當勉勵他年看取上天衢直上蟾宮折高桂錦

衣駟馬歸故鄉鶯嘆夾道相誇張嚴尊愛我我愛子揮
毫寫作榮遇章

贈表弟

表弟表弟將垂髫已知尊師首翹翹我歸送我出谷口
我來迎我臨溪橋雙瞳似電光爛爛寸心如月明昭昭
讀書滿卷一遍記寫字盈紙數筆描既嘉子弟不多得
重感嚴父相招邀三餘事業宜勉勵一經浸潤毋矜驕
他年手掇廣寒桂丹梯直上亨衢逍

贈李彦振

吾友新民李氏子務學從師乃若此飄然奮振遠辭家

探道窮經難比擬温其如玉美且奇青燈黃卷聲吾伊
往往論事皆理到以乃文彩鳴當時俗子紛紛何足數
竟日陶陶醉樽俎明經致用惜不聞纔得一二遺四五
文章最忌百家衣吠聲咬埧空嘲譏高山流水有眞意
子期已往知音稀造化小兒誇疾走聽壁窺簾亦何有
讀書雖曰學古人畫虎不成反類狗魯魚亥豕祇自疑
是非紛纏那能知刻舟求劍適自誤所以學者必有師
以手摩膺坐無計俛仰高才日変替至今使我心悁悁
每讀詩書難斷制子能戀我相講明我今願子加純誠
庶幾淬礪容尋容或可點勘精求精世人法高未盈尺

反鑑形癯悲夙昔忍將寸木高岑樓便使丈魔乘間隙
子今嗜學將如何對梅讀易無虛訶況子巖君抱奇器
二十八宿胸中羅人皆笑我洴澼洸我自疎狂常跌宕
後年八月秋槐黃奮發兩甦心尚壯子不聞乎朱文公
九州四海儒者宗文公道學所自出延平先生李彥冲
矧今子是延平裔遠紹家傳宜勉勵心心念念務知行
直擬儒林抱根抵壯風其涼雨雪雱歲寒侍養歸故鄉
趨庭學禮去茅塞上堂戲彩傳椒觴椒觴傳兮不可醉
記取臨行贈長句系風匹馬遊松蘿㨫手渠濱重會遇

送張伯謙地師

羨爾伯謙子曾出橫渠張豈惟富文學尤且通陰陽陰
陽之學未易曉要須一覽洞了了郭李楊曾談厥玄景
鸞巳往知音少時師愈衆說愈多往往學者相踵訛八
卦五星弃宗蒯至今未免爭譏嘲吾友殊非族庖比探
賾幽深臻妙理光前裕後超時流融會諸家參奧旨君
才磊砢不可羈高標灑落誇當時青囊一經肯授我傾
心繼此當從師烽火連年半凌替白骨如山那曾瘞何
當與子赴遠遊總使斯民受斯惠惠期普遍莫取財但
須相與傾金罍倘逢當代有精識與君超達同歸來

洗兵馬行 為淯溪道士郴珪作

浮生擾擾遭亂離挈妻抱子多流移八十年來無此刼
逐一分明爲君說自從喪亂幾多年荒村廢宅無人烟
酷吏貪婪致官弊疲民困苦從公田烽火頻驚邊境鬧
兵馬紛紛日經過妖星一起損生靈未有慘如今日禍
邊城白骨堆如山行人但言不敢看林深白日豺虎出
嗚呼噫嘻行路難今日展轉心如醉果是平生不得志
長吁短嘆哀怨聲難說心中無限事道傍有女顏如花
年將二八無夫家毛髮蓬鬆慵料理來來往往空咨嗟
亦有人家乘閧洞[illegible]婚晨別齊追送驚呼沉痛迫中腸
兩地相思如一一夢山鄉日夜來吏人吏人催促點行頻

安排酒饌請歇息吽囂嚎突驚比鄰傾家賣宅免行役
資金使盡還持戟自經離亂少睡眠兩目眵昏頭雪白
數椽破屋風瀟瀟旅舂糴米生柴燒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干雲霄丈夫帶甲受寒凍婦女犁鋤自耕種
官司尚欲急科徵到此如何不心痛男兒十五當壯丁
經年遠戍離父兄兒女二十赤腳行窮年奔竄何時停
況且邊陲尚酣戰官吏惟知爭聚斂剝民及膚今及骨
猶肆吞貪愈無厭我有一策獻天子虧盡邊疆屯戍士
彎弓駕馬不敢眠直與綠林相對峙將軍有功上不聞
兒童無賞怨殺人義臣節士縮手立貪夫諂子居上賓

選用賢明是良策黜退頑嚚無間隔勅除賊冦承華動
總使蒼生受恩澤萬年宗社何可忘到底山河當王張
中朝若有擎天柱此際何須多殺傷多殺傷兮在急救
整頓乾坤望長久上致吾君下澤民要當付托賢臣手
付托賢臣仰聖明直使宣化常流行九州四海官吏肅
千門萬戶黎庶寧明良賡歌稱虞廷五風十雨歌太平

送汪彥道

旌溪推算名當時元精耿耿光陸離八卦九章相表裏
試與停盃一論之三易豈爲卜筮作理數相符尤鑿鑿
當年龍圖方通河想見龜書已浮洛緬懷上古惟庖羲

仰觀俯察畫偶奇坎離水火列左右乾坤天地分尊卑
演易文王後光彩成始成終皆主宰陽進陰退斯其宜
男北女南那可改後來邵子眞吾師天根月窟探玄微
潛行寄運有定理數學自此無窮期大衍之用四十九
分掛揲歸皆可剖顯道神德通幽明消息盈虛知當否
嘗聞生者死之旅人間不死生者誰又聞夜者旦之母
環中不夜旦何期幾欲携書遊汗漫風雨江湖已經慣
排雲披腹呈琅玕遭遇請君爲我算何時奮舌如懸河
何時舉筆如揮戈何時草詔動天意何時及第登高科
横千嶂百顛倒起許我功名談笑取忽當一躍上天衢
擊水鯤鵬搏萬里豈無常何識馬周必許薦達膺宸旒
斯言大覺起我意洗我十載羈窮愁我欲酌君葡萄酒
酒殘人散成烏有我欲贈君青銅錢銅錢使盡還依然
不如送君一長歌較勝白璧黃金多石渠天祿有所遇
携詩過我相吟哦

弟姪誕子

阿弟年十九阿姪年十七雖各習威儀總不好紙筆今
年盡喜生掌珠便作成人稱父職從今須是去幼志且
要知機增見識易於震索生長男謂能幹蠱多渾涵人
生有子萬事足況乃頭角森矛錟我雖抱病倦行履此

心竊爲弟姪喜他時長大振家聲或可方塘光族里事
父承歡須眞摯事社宜更加純誠如其一念有不實他
日見郎依今行事父事翁須着意定省晨昏宜養志弟
姪弟姪奈爾何喜來且作誕子歌

心遠樓存稿卷之三

休寧楊　琢季成甫著

五言律詩

次許士叔韻二首

世蹇殊多難時危暫少淹雞人司令切虎旅禁行嚴木落山容瘦年饑酒價添早期烽火熄寇盜盡身殲

我學慚疎野君才有本源千江觀月體萬里躡雲根敗葉晚猶墜寒花秋自繁相從一杯酒細共說寒暄

送舒明府考績三首

送子出東郭稽勳上帝鄉敷勤詩滿軸酌別酒浮香馬

歷宣城道舟行采石旁九年三考績百里仰恩光

依依折楊柳把酒唱陽關梟沸芝山下雲生馬足間送君千里去謁帝幾時還竝轡東郊外臨岐別更艱

除夕

欲作雲間士翻爲林下人窮年蛇赴壑新曆鳳啣春潦草盃盤飲團欒骨肉親所懷猶未穩何日息風塵

正旦

忽忽逢正旦幽懷一灑然林霏開瑞日山屋藹祥烟栢葉宜交慶梅花又隔年山中真小隱無事是神仙

廢棄成餘子山深更杜門亂離傷國脉幽閴慰詩魂夜

燎松明火春開栢葉樽擁爐空抱膝此意與誰論

偶成

濵濵彌月雨偶步出柴門翠竹溪邊路白雲山下村逢人誇利劍約客列芳樽幽僻微生計園蔬亦足飧

清曉衝雲去黃昏帶雨歸行行重回首脉脉獨沾衣陰埜松杉瞑陽坡筍蕨肥秖愁茅屋破所幸客來稀

春晚即事

雨過鵑聲切新晴春暮時風飄紅滿逕煙鎖綠盈枝夢覺閑烹茗愁深且賦詩扶藜聊獨步日晩得歸遲

烹茶

帶雨新茶發兒童採綠叢携瓶分澗月燒鼎響松風色

映珠芽並香浮露液伺夢同清興好芳樹夕陽中

放步

放步落花外方驚春暮天荼蘼香倚檻楊柳影臨川飛燕銜微雨啼鵑隔翠烟山中有佳致覓句答流年

送春

晝暖令人困閑吟掩竹扉平堤輕絮舞芳逕敗花飛斜日持樽酒東風動客衣杜鵑更多事聲裏叫春歸

柳花

楊柳春風晚吹花滿道傍晴天飄細影白雪弄微香片

片來詩硯輕輕點繡床小窗閒夢覺撩亂日偏長

杜鵑

風雨春無幾長吟聞杜鵑峨嵋雲萬里蜀魄夢千年夜隔空山月聲連芳樹烟閒窗人不寐遠客想淒然

郊原即事

向晚閒行處溪干綠樹齊秧針簪淺水麥浪滾芳畦微月歸雲外明霞夕照西鶯聲催得句適意趁新題

幽居

夏日凉無事紅塵跡頗疎夢回聞語燕興到數遊魚榴色紅侵硯槐陰綠映書騷人方得句清景在幽居

夏夜

夏夜清無暑凉生思渺然綠荷香沼外翠竹影窗前明月揮班扇薰風舞舜絃更深猶未已人靜尚遲眠

圍碁

夢覺方長夏紋楸試共圍閒中消日晷靜裏會天機心緒遊絲亂子聲晴雹飛爛柯何所在向晚未能歸

露坐

向晚披襟處新螢數點時風聲來柳檻月影浸荷池有夢應懷舊多情且咏詩夜深清坐久凉思入輕絺

遊寺

夏日獨無事扶藜古寺遊溪山明綠戶花木蔭朱樓鐘韻風吹響爐香日映浮老僧談坐久茶罷夕陽收

夜雨

獨坐閒疎雨夜窗無寐時清聲簷外滴凉思枕邊知誰作巫山夢猶吟彭澤詩故人良晤近剪燭正相宜

寄友人

一別故人久微吟兩地思登樓望霽月倚檻納凉颸閒意論文處重懷剪燭時只因南鴈去為我寄新詩

山家

夏日長無事閒行門巷深牛羊歸薄晚松竹鎖清陰斜

日穿幽徑輕風動遠林山中有清致應助賦詩心

晚晴

溪山方雨霽向晚獨閒行芳樹新烟濕雕闌斜日明鶯飛飄細影蟬噪亂殘聲歸路清吟景凉風入袖輕

端午

仲夏臨端午閒吟喜日長榴花粧絕艷荷蕊吐清香疎雨新蒲嫩薰風細葛凉獨醒非樂事且共泛瑤觴

夢覺

夢覺披襟起尋凉過石橋遶林紅日下芳樹紫烟消獨鶴鳴沙渚群蟬嘶晚飈眼前無限意覓句自逍遥

芙蕖

長夏多佳景芙蕖滿小池紅衣當烈日翠蓋動輕颸爲喜乘涼處鶯看解語時碧筒香汲酒醉罷更吟詩

竹下讀書

長日惟炎暑携書澗竹前風聲摇翠葆日暈映緗編新爽留輕袂清陰洛小川天光與雲影真趣自陶然

浴罷

浴罷景清絶溪亭且避炎山花臨小檻野樹映疎簾颯颯風涼入娟娟月影纖晚來兼有酒詩思更宜添

山寺

朱夏炎風熾閒來山寺遊嶺松穿晚日溪樹帶新秋茶鼎烟初起爐香雲正浮參禪有真味鐘韻度南樓

喜雨

喜聞簷外落炎景頓成陰爽氣浴芳沼清聲瀉碧林新涼入石室餘潤濕瑶琴酒劇斜陽出疎籬蟬亂吟

秋近

爲客驚千里涼風近早秋月明思故國雲遠憶同遊促織聲鳴砌飛鴻影過樓何時即歸去飲罷數詩籌

心遠樓存稿卷之四

休寧楊　琢季成甫著

七言律詩

贈陶仲遠先生

獨抱瑶琴過五湖賓筵初奉雅歌壺淵淵畫鼓傳鞺鞳濟濟青衿無教斆末學誇功徒洪涊大羹遺味任邪廠不如同向濬川市盡醉朱樓舊酒壚

中秋日胡審思席上

羨君豪氣吐虹霓燦燦英標貫伏犀壯麗快瞻雲外宅清虛擬陟月中梯交情既篤堅如漆飲興那辭醉似泥

勳業蚤成胡伯始竹林小阮亦名齊

送國材王君

寒花盛放近重陽邂逅相逢笑語香過眼盡知榮赤紱潛心誰復悟黃裳十年燈火功難就萬里雲霄路本長珍重故人情繾綣暫同雞曉話連床

夜坐走筆復吳貢元

讀罷遺書日未斜思君直欲夜乘槎筆端足可千軍掃眼底焉容五色遮碧宇有行飛過鴈寒林無數落棲鴉何時重到濬川市同訪青旗賣酒家

江彥道自江東來得家信奉贈一首

我亦淮山飽玩遊逢君動是隔年秋笑傾竹葉吾何敢
喜入燈花孰與謀身事毋懷麟一角家書新報橘千頭
近來會作思歸曲爲想當年馬少遊

寄張叔黎

湖海歸來只四窮懶從年少事豪雄讀書咄咄思攀桂
看鏡寥寥媿轉蓬千里寄聲長不達一樽話舊會相同
詩成嘆息知心少自寫吳箋付便鴻

程元亨過訪二首

讀易深山一室幽忽驚班馬賁園丘策勳已見奇功奏
退舍能令二竪瘳橘井至今誇異事杏林自古見風流
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雙溪古渡頭
世事喧囂奈若何近來喜見息干戈乾坤漠漠賢人隱
道路漫漫餓莩多文運早期逢泰運恩波咸想沐餘波
願君此去施良劑普爲斯民保太和

歲暮解館表弟索詩戲此遺之

務學從師始半年便知携紙索詩篇易通四聖吾慚後
科有三元子向前分袂固當情切切連床毋笑腹便便
他時獻就蓬萊賦淡墨題名遠近傳

次韻答伯升

握手論心自去年重逢一笑與悠然交遊每向窮中見

事業常從善處遷題鳳遠承摩詰韻聞雞共效祖生鞭
謝渠珍重浮溪老新結延賓屋數椽
對梅讀易幾何年反鑑癯形思惘然盡道彥明勤六有
誰知孟氏本三遷飄飄意氣堪題柱逐逐炎凉詫執鞭
珍重故人情繾綣遠遺大筆健如椽

端午訪友

問君佳節若爲酧酌我瓊彝倒玉舟聚散有時宜盡興
功名隨分不須愁奇峰隱隱供詩句流水潺潺醒醉眸
奉勸紫陽英傑士莫將雅什漫題留

觀水二首

兩淮風景昔曾遊把酒江天氣尚遒聚散有時雲冉冉
行藏無定水悠悠十年作客非良策千里歸來祇自羞
多謝浮溪老詩伯觀瀾携我上高樓
溪流浩渺起層瀾多少龍魚出濬湍變化果能知妙理
掀騰正好展脩翰波光隱映連堤潤水勢春撞隔岸寬
從此聖朝多雨露吾家古硯不憂乾

賀某先生誕第二子

克閏佳氣到公家丹桂初開第二花園蠣指時觀戲鳳
臨窗倚日看塗鴉名齊木假三峰秀客散金錢四座誇
自笑門生空有志祇今猶未發萌芽

寄翁州判

近聞州判隱松蘿成就民間事業多市井悉令明敎化
閭閻盡使習絃歌時光冉冉雙蓬鬓生計悠悠一釣蓑
若見城中舊交友煩君道我問如何

秋日家居漫興六首

播古摩今靜自求世情每每不相投大名似可李元禮
壯志思從馬少遊南客豈全輸北里西愚久合讓東丘
平生直欲輕餘子擬作元龍百尺樓

劍氣生來射碧空少年遊學遍西東吟詩太瘦難逆甫
問字多奇那識雄冉冉時光看鏡裏騤騤秋景倚樓中

即今若有過從者野簌山肴效醉翁

雨餘石逕翠封苔書戶蕭蕭午未開若學盡言師孔孟
納交誰肯效陳雷飄飖旣有青雲器點勘那無白鶴臺
昨夜隣家新酒熟隔牆問我數能來

東隣西舍小橋橫碧水連天一色淸樽酒那會緣客買
隻雞始見爲吾烹乘除勿謂無消息內外元來有重輕
此樂未容餘子覺晩山相對夕陽明

憶昔奔馳客路難即今歸計負儒冠十年心事憑詩遣
萬里秋光作畫看聚散不堪雲冉冉淸虛喜得月團團
囊中亦有蓬萊賦醉墨淋漓濕未乾

嗣宗痛飲良非飲原憲甘貧不是貧正使隱居無隱士
且尋幽處作幽人待時尚可高攀桂養晦何妨暫負薪
猶幸此身年尚壯未應便與老爲隣

寄余子韶

憶昔追遙日共娛郎今久不訊興居朝驅黃犢躬耕隴
夜對青燈自讀書百歲光陰何冉冉平生事業竟疎疎
松蘿親友如相問爲道於今隱故廬

寄汪彥維

每嘆人生會晤難幾回隱几坐忘飡讀書苦苦成何用
對鏡寥寥強自寬萬事傷心驚老大百年撚指雜悲歡

篇詩定取尋梅約相與綢繆話歲寒

歲暮送元啓之祁門兼寄李彥振

泚筆題詩遍歲闌問君此去幾時還開筵上日家家酒
柱杖看雲處處山原憲居貧猶抱病子房得道更高攀
延平少俊如相見爲說流光莫等閒

留渠濱先生雪夜小飲

驛路梅花遍暗香筍輿軋軋過方塘岸邊天影隨雲影
林下山光映水光詠句喜公才跌宕賡歌愧我學疎荒
地爐煨酒供淸興共看飄飄雨雪雱

彥維士索士倫士得過訪二首

離索相逢倍黯然便須呼酒小橋邊居貧難置嘗特驛
守舊猶存子敬氊欲賦遠遊傷局促擬題佳句嘆迍邅
願君大展經綸手早爲蒼生解倒懸
翩然霞佩貢林丘且置清樽爲少留半畝方塘供雅興
一溪流水洗閑愁棄官歸隱陶元亮欸段浮生馬少遊
認得窮通眞細事人生底處不悠悠

赴邑擬訪彥維遇於白灘道中因同宿小覺述懷

二首

白灘溪頭轉落暉相逢握手共依依且須促膝談時事
未暇澄心問指歸百歲光陰驚蝶夢半生景況嘆花飛

空嗟稽古成虛擲何似漁郎理釣磯
小閣研椸寫舊詩西窓剪燭話心知四檐夜雨瀟瀟落
一座春風細細吹城市荒凉人老易邊陲險阻客歸遲
松蘿親友如君少莫怪頻頻勸酒巵

彥信朱君招飲南山竹所郎席奉和王伯宜韻

竹裏行厨作勝遊參天老樹影浮浮人言食祿千鍾好
我愛高居一室幽撚指春光傷去也攬筵俗子莫來休
斯文有酒還堪飲得興何妨重少留

夜坐有感

列侍諸生向我前我今何事轉悽然頻頻蛙鼓喧長夜

隱隱蚊雷攪醉眠幾點星光當戶照一枝槐影傍窓懸
只應又被支郎笑潦倒無成又兩年

秋日有懷盧江舊友三首

昔年呼酒錦纏頭跌宕江湖憶舊遊淮地茫茫成遠夢
吳天漠漠又清秋故人不見空搔首好句難尋獨倚樓
別恨轉深何處寫幾回延佇重含愁
碧天清爽鴈初來地僻居幽長綠苔處處池塘荷葉敗
家家籬落豆花開十年奔走多詩句萬事蹉跎付酒盃
身隱故園心尚壯夜凉猶復夢陽臺
間關無奈衆人何話別靑樓日已多子夏居貧心尚壯

少遊懷舊志難磨風塵歲晩傷行役牛女秋來想渡河
烽火連年嗟未息篤言欲往復蹉跎

贈曹元章

話別城頭歲已多重逢世事嘆虛訶難人令切朝鳴柝
虎旅行難夜荷戈義氣盡知思汲黯𥳑言誰復想蕭何
願君早獻安邦策總爲蒼生保太和

賀舒明府新任

明世需賢贊泰和德星飛起照松蘿九重拜命清光近
百里推恩惠澤多秋月襟懷濡聖化春風堂宇樂絃歌
斯民有幸逢龔卓坐扇仁風起滯疴

送舒明府考績五首

又迦西風上帝京五雲宮闕覲仁明天香縹緲爐烟馥玉燭調和瑞氣騰鵷鷺終當陪禁闥梗楠亭久在林坰從君借寇古來有還慰兒童竹馬迎

供陳祖帳出東門古桂飄香入酒樽鵬翼高騫秋正肅馬蹄輕颺曉初分簫韶九奏聆天樂鳧舃雙飛出帝閽父老相邀迓歸棹重來頻見沐新恩

把酒陽關送別時馬蹄蹀躞疾如飛三年考績知稱最百里謳吟動去思柳色影侵蒼玉珮桂花香襲繡羅衣榮還倘有東歸客爲寄春風第一枝

南州高士松蘿牧文采風流邁等倫禮樂雍容還古典詩書造詣尚斯文琴堂晝靜人無競花縣春深雉已馴考績天官朝覲後早回歸騎慰吾民

文章令尹金閨彥家世源流宦業優考績三年朝北闕馳聲千里冠南州馬揺玉勒青雲路月伴金樽采石舟珍重斯文敦道誼令人朝夜思悠悠

山居

瓦礫烟銷憶故園携家避地已三遷雲埋老樹迷春望風撼長陵攪夜眠竹葉香分春滿甕梅花影轉月當筵山中好景濟如許直討耕桑樂晚年

送張外郎

勘破功名苦與甜輕身一去是神仙相看邂逅來今兩最喜廉平畏老天洛下衣冠期此日江東兵火見中年寒村雪後梅花發好縱詩懷到酒邊

偶成

投向東園學種瓜此心應是厭繁華山雲盡處六七里烟火叢中一兩家茅舍新春無過客松岡落日亂啼鴉平原此日春應暖自擬從容駕鹿車

與高彥智

責沈方慚雅拜遲出門相見慰相思風霜憲府溫如玉

雪月蚺城苦爲詩舊日衣冠多冷替數年兵火半流離故園應起停雲想門閉黃昏細雨時

壬寅冬題梁上

曾持賀表上神京又聽綸音到郡城翰苑文章推老手皇猷黼黻屬書生松醪盡飲懷今古蕙帳空寒仰令名自喜舊題梁上在擬將蹤跡寄前榮

甲辰元日醉題之二

郎見溫郎玉鏡臺明珠老蚌笑顏開百年已分半侵老兩事歡期一併來編簡要輝氷玉潤家庭有待棟梁材老天想爲儒門顧白酒今年飲一盃

玉簫人倚鳳凰臺海月明珠寶鏡開雙璧忽欣聯眼底
萬金渾買自天來他年倘詠詩書澤美質應同梓杞材
老我如今東海上流霞艷艷舉金盃

送士芳表兄

我居芳水爾渠濱一片雲間不可親載酒問奇常在念
刿心學道願同寅忽驚班馬過寒谷且罷清觴喚近鄰
伯起浮溪名譽在交相勉勵接芳塵

送徐茂才二首

客裏歸來近歲闌便須携手話悲歡荒疎羨我今何及
灑落多君古所難學想少微臻妙理才思子建湧層瀾

他時獻就蓬萊賦去去誰能測羽翰
記自垂髫幼小時聯裾日日得追隨蟻浮蠇味芳辰酒
燕落晴泥勝日詩過眼光陰何迅速驚心事業竟荒嬉
從今但願相磨琢同向蟾宮折桂枝

次韻答李景福

飲酒騎鯨昔世家祇今奕葉不遺遐要知獻策登黄甲
務在傳經設絳紗點勘直須精淬礪研覃未可便矜誇
竹林小阮多才思好把吾詩爲指瑕

客懷

漂剜狂風逼歲闌行行猶未息征鞍書成無鴈鄉音少
衣破懸鶉客路難原憲居貧邪是病去非得句勝爲官
人生自有相投處酒盞詩籌且自寬

習隱

任渠世事自艱難且喜清心任此山春見野花飛片片
夜聞澗水響潺潺不求虎榜標名貴但愛鷗盟適性閑
竟日紅塵渾不惹四時長卧白雲間

上巳

乘興追遊樂且耽翩翩霞佩日相參陽春已過二分二
佳節初逢三月三上苑花容猶窈窕小堤柳髮正藍鬖
茂林幽處同觴詠莫厭傷多酒味酣

伏日

憑誰爲掃火雲收宇宙權傳爽氣浮矮屋棲身驚玉帽
長途舉眼覺金流離家作客真無策閉戶觀書孰與儔
幸喜近來詩句在不妨時詠解吾憂

贈地師

歷覽湖山已有年喜君俯察更無先天機浩浩誰能測
地理源源子得傳盡道暮雲封馬鬣誰知春日指牛眠
相逢不用忙歸去願學青囊第一篇

荷錢

宴集池亭首夏天倚闌四顧樂無邊堪觀翠葉波心見

尤喜青錢水面圓已覺風來香細細逓知月照影田田塵埃不染眞堪賞泚筆聊題詠物篇

秋雨客懷

不堪回首鬢雙蓬細雨霏微滿碧空處處行人蕭瑟裏紛紛遊子寂寥中千山萬水家猶遠短堠長亭路不窮從倚闌干舒望眼擬將心事寄飛鴻

壽母

慈母生辰近小春頌聲洋溢遍鄉鄰庭前戲彩排三世座上傳觴列衆賓事父事師常肅肅學詩學禮每諄諄他年得遂男兒志身綴吾袍娛我親

挽谷隱先生

谷隱先生字叔明渠濱博雅君子也余托絲蘿之末自幼獲侍誨言乙未冬先生忽捐館舍聞者莫不傷悼況余之訂交也久而沐教也深人琴之感能不慟然作輓詩四章以志哀感之切

翰林仙客舊家聲江左人材蚤得名滴露研朱朝點易載肴從學夜飛觥當年築室期來往今日趨庭隔死生寂寞渠濱溪上路杖藜無復伴君行

憶昔西湖賞翫時滿船人物盡佳奇清觴緩把翻荷葉素琴輕調舞柘枝撫髀每思才跌宕傷心唯見墨淋漓老天不肯延君壽學鉢空傳九歲兒

風雨江湖各飽經誨言誰復記丁寧亂離昔競嘗甘苦契濶今誰問杳冥夜色沉沉悲薤露春陰漠漠隕文星我來不爲私恩哭哭道斯文失典型

文采風流宋老坡吏才超越漢蕭何瑶琴絃絶知音少琪樹身摧失蔭多未老騎鯨遊汗漫平生負笈歷風波承家有子勤修讀千載香名永不磨

哭吳元愷

話別河橋逼歲除江淮間隔竟何如管寧去友非忘舊馮衍歸田自取疎死後遠聞無限恨難中底事不遺書

回風落日關山暮腸斷英雄痛過車

明善倪君來訪諱尚德道川先生次子受業朱楓林趙東山有司以明經舉辭不仕

關弈新從遠地來爲言邊境尙風埃柔軒有觀爲能戰緣木求魚無後灾和氏長號猶抱璞楚人遺恨不知梅同寢心友如君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彥暉汪君抱痾無服往視漫成口號問之諱先號養晦

公子歸來燕燕忪老坡佳句世傳芳起居要使無踰節飲食尤當勿過常大抵好花終作祟從來異物必爲殃我今說與知心友學取醫家肘後方

心遠樓存稿卷之五

休寧楊　琢季成甫著

七言絶句

送紆明府考績

郎官考績上皇州鵷鷺班中拜冕旒欽勅早辭丹鳳闕
梅花香裏望歸舟

天雞三唱曉風輕寶馬驕嘶入鳳城三載臨民多惠澤
相思計日數歸程

草廬

霹靂峯前一草廬青松林下坐觀書道人不要刀州夢
卧看山雲意自如

山行

雪消風暖乍開晴爲愛春光緩步行獨立柳邊閒覓句
俄聞花底囀新鶯

和韻

夢覺山窓聽曉禽忽驚春意到園林試扶藜杖前川去
幾處花香舞蝶尋

新燕

靜院春深晝漸長雙雙新燕入雕梁當時王謝今何在
見說烏衣事渺茫

春暖

漸覺春深喜久晴花邊柳外有鶯聲携壺爲賞前川與
覓句歸來對月明

春寒花較晚

輕寒剪剪仲春時爲問名花放尚遲何處樓高敲羯鼓
好催新景上花枝

杜鵑

落花片片暮春天明月空山響杜鵑夜靜幽人不堪聽
峨嵋歸路碧雲連

客至

朝來有客到山家石鼎湍泉方煮茶别後暮雲千里外
相思夜雨剪燈花

題琴

流水高山在指間一天秋意逼人寒中郎爨下相憐久
一遇知音便與彈

山居

花遶名園水遶溪山居脩灑恣扶携我來拂石臨清坐
也效當年子厚題

梅軒小酌

屋角槎枒幾樹梅年年長是至前開昨宵與客開樽賞

歌拍闌干待月來

醉筆

當年張旭號張顛聞道三杯草聖傳想見放懷沈醉處
回當落筆掃雲烟

贈表弟汪生

奔走江淮二十年不將詩鉢浪流傳歸來表弟能相付
一盞清燈夜不眠

蔆題

可憐擾擾雜昏朝不算青雲去路遥好是紫陽山下渡
一溪流水駕長橋

心遠樓存稿卷之六

休寧楊 琢季成甫著

詞調

壽渠濱先生 唐多令

南極老人星光浮玉宇明數十年賓主交情屈指端陽
猶四日先把酒祝長生 桂子仰風清羅衣疊雪輕喜
交遊都是豪英射策天門期第一看萬里快飛騰

送舒明府考績 西江月

每羨西江兩士推吾令尹尤賢三年作牧政無偏不負
故家文獻 寬猛臨民意答忠貞報國心堅明堂考績

去朝天萬里鵬程大展

送陳知縣之京 西江月

寶帶光芒耀日玉驄騰踏嘶風廉賢令尹覲宸宮嘉績
可勝贊頌 三載琴堂晝静萬家庭院春融天官奏最
上豐功再任益隆恩寵

賀方子建巡檢新刱衙宇 臨江仙

公幹流芳才奮發妙齡韜畧精通來時弓馬勦妖紅經
綸施素蘊輪奐闢新功 盡道龍江增秀麗誰知暫駐
行驄會當平步振宗風南樓題咏手早入大明宫

壽軫八表弟 臨江仙

記得前年逢令旦表弟來啓文明椿翁喜舞共飛觴詩書勤着意道誼最關情　此日不妨頻把酒而今漸覺豪英相期萬里奮脩程旋登淡墨榜早向玉街行

壽友人　滿庭芳

畫燭煌煌芳樽灔灔問公喜氣如何丰神跌宕對酒且高歌多少文章事業回首處日麗風和庭階上一枝丹桂清潤較婁羅　鄉邦稱領袖客來談笑興至吟哦似這般才器眞箇無多曾見騰蛟起鳳偕上策沒取巍科相期望名如山峙長此對嵯峨

里有昭忠烈行祠遭紅賊所燬水旱失所祈禱於

癸巳歲秋愚爲倡率親友捐佽金穀取都料朱森甫行墨命工以復興焉於其行也作此詞以贈之　王樓春

飛甍縹緲興陵替高閣玲瓏新創制古人何事說公輸機變至今偕上計　闌干醉柏增華麗正直神明常擁衛歌詞一曲祖行程從此聲名誇奕世

心遠樓存稿卷之七

休寧楊　琢季成甫著

文

易對　庚戌　廷試對策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造化顯自然之實體易卦明自然之實用體造化之實者聖人作易之妙法易簡之理者君子學易之功此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間之道也何也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

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豈非造化顯自然之實體易卦明自然之實用歟無他易之未作易在造化中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書中聖人亦何嘗容心於其間哉因其理之自然順其理之當然而已矣思昔太極既判河圖始呈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見陰之性順而

其成形之大者爲地故三偶之卦名之曰坤而擬之於地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乾則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故乾之名天之象爲不易焉坤則六畫皆偶上下皆坤則陰之純而順之至故坤之名地之象爲不易焉今夫確然而在上者乾之示人以易也隤然而在下者坤之示人以簡也乾爲陽物而百九十二爻之陽無不出焉坤爲陰物而百九十二爻之陰無不出焉陽在上也而或在下陰在下也而或在上或陽多而陰少或陰多而陽少莫不燦然而有

條秩然而不紊是則體造化之實者聖人作易之妙也然乾父坤母而人生其間莫不得乾坤陰陽之氣以成形莫不得乾坤易簡之理以成性其始也不爲物所拘其終也不爲欲所蔽體乾之健以自強不息坦然行之而無所難也法坤之順以厚德載物安然承之而不自作也陽明勝而德性存人欲去而天理在士而賢賢而聖聖而天何莫非此乾坤易簡之理也訖非法易簡之理者君子學易之功歟推本此章而言則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

具矣朱子謂此言聖人之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朱子謂此變化之成象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朱子謂此變化之成形者以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下相發明也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朱子謂乾健而動直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翕其所能皆泥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朱子謂上言

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朱子謂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蓋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意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朱子至是而拳拳以實體實理言之其所以嘉惠承學者至矣其體皆實而非虛其理皆實而適用愚所謂造化顯自然之實體易卦明自然之實用者此也抑又考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之在天地也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此易簡之在易書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易簡之在人心也且上

下傳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簡在德行不在言辭可見伏羲畫易之功爲大而吾夫子賛易之功爲尤大也是非妙一中之造化起心上之經綸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叶徵矣謹對

漢高祖大封同姓論

君天下而致太平之效封同姓以建本支之隆此漢高祖寛仁厚德必以大封同姓爲重事也方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劒慷慨大度志在濟時天下多難身爲去之斯民多事身爲救之有同姓之親爲之共艱辛有異姓之臣爲之同艱苦難旣去矣天下平矣事已救矣黎民育

矣於是擊筑而歌論功而賞功之大者開之以國功之小者承之以家非高祖之慮之深而思之遠知之盡而仁之至其孰能與於斯宜其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垂四百餘年之統緒而良史謹爲之書也雖然豈惟高祖爲然哉三代以來莫不以封建爲重事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故中庸九經之序必以親親爲先孟子仁義之說亦以親親爲重盍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卽大學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之意也高祖之史册炳然司馬公資治鑑記之於先朱文公綱目發之於後大綱舉而細目昭矣天道明而人道定矣而愚又奚贅哉

族譜疑辨序

族不可無譜族蕃者二三世不可不脩也初或無譜或有而不脩則民彜大泯亂矣清白之門簪纓之胄幾何而不淪爲卑賤吾宗自受公始遷板橋至琢之身十四世矣年歷四百譜僅兩脩良可深慨不有茂卿作之於前又難言矣然自玆而來居有基址葬有墳塋歷歷可據遡而上之則邈乎邈乎莫可考也今觀茂卿公小傳云受公當宋建隆壬戌任同州太守左朝請大夫兼招討轉運使秩滿道經芳溪後遂挈家而居焉琢以史傳

考之其時南北不相統一而同州地屬陝西嶽州地屬南唐道無由通至開寶乙亥南唐亡地方入宋此甚謬也琢思之或者其吳王行密之枝派歟吳王廬州人據有淮南江東之地世傳邑治石臺之下影墓尚存雖更代莫之敢廢楊氏再傳爲張顥所弑國已微弱宗姓知幾而避禍者豈無其人哉於時君如弈棊隨興隨滅鮮有能全其宗者我新安僻在一隅梁武嘗稱大好山水且非四戰必爭之地有積德者居之雖百世可知也夫子嘗春秋之末陪臣執國命欲居九夷豈得已哉受公値四海鼎沸之日藩鎮跋扈之秋當時避禍而來未可

知也或有知誥受禪之後尊吳王為讓皇散族人於遠
郡以之而來亦未可知也前乎此者已莫強知後乎此
者可考也以年計之有足徵以世合之亦可據其為行
密之孫似不誣也然由受公而來或仕或隱或振或微
而昌而熾自非盛德疇能及茲又奚用逆窮其源哉然
亦不可不辨也琢幼蒙繼祖撫育嚴師訓導粗知其方
役丁亂離莫能卒業後際隆平而年衰學退將老丘園
又叨濫舉承乏庠宮暇日又取家譜重脩詳觀小傳知
有此誤棄而不收是廢前人之舉其初必有由來若附
會傳訛則取笑君子幾欲搜訪而羈縻微祿未敢擅離

又我新安楊姓甚少不便考稽嗚呼受公而上闕之可
也茂卿之傳存之可也謹以聽說書於其端以俟知者
後之人其毋以琢言為泛而忽之乃其幸也洪武六年
癸丑二月花朝節十四世孫琢謹書

齊雲散人卷序

去休寧西一舍許曰齊雲巖上磅礴而下深廣石門天
開五老特立香爐一峯秀異殊甚上有真武仙觀余與
朱君元啓幼年讀書於其間觀其幽邃嵌岩聳拔秀特
紆廻曲折而四時朝暮之間烟雲月露霜雪雨暘晦明
之變瞬息殊千狀萬態足以適其趣之超然而不知

身之為我也今元啓以齊雲散人自號而黃君季倫唐
君仲實俱為文以稱道之夫唐以文鳴黃以詩鳴皆借
山川之靈異以發胸中之奇氣者若夫得齊雲之趣知
元啓之心莫予若也矧元啓姓紫陽夫子之姓學紫陽
夫子之學餘力則習青囊經究白鶴說足跡所至能發
天慳咳啞之餘可補地裂固當以得齊雲山川性情脈
絡之真察天下名山大川性情脈絡之真也散人之號
不亦宜乎屠維作噩之歲五月既望放鶴野人楊季成
書於松蘿寓館之一枝軒

鳳城大社序

子曰勾龍為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杜預曰在家
則主中霤在野則為社白虎通曰非土不立故封土為
社示有土也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之稷官世獨相與
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
熟有俎豆而無杯器此皆商周之舊典以為士穀民情
之所重而社與稷又土穀之所主也上自國都下及閭
閈無不禱焉上下數千年間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
其故哉我楊新安著姓也世居板橋相傳清白子孫蕃
衍以迨於今當其先凡在同鄉合為一社無君子無細
民願為同社人雞豚宴春秋叫囂而喧譁歌呼而躑躅

其於治已之誠事神之敬蔑如也高祖貢補公因言枌榆之義固同而薰蕕之襲可鄙乃聚族別爲一社以誠敬爲本名曰鳳城以別野人也而水旱疾疫則禱之繼繼繩繩罔敢或替至正壬辰春遭紅巾之毒奔走藏匿之靡常顚沛流離之不定雖巢居穴處有不能保此身於旦夕又安得如平昔之祀社而享禮也哉心雖勿忘事莫舉矣癸巳春元至正克復徽城民間出入守望粗可如初然而天灾流行亢陽不雨禾稻盡槁民有憂色七月十六日越鄉仲起萬里諸兄乃竭誠敬遂率社衆共禱於壇顒求甘澤早救生民越三日乃雨越六日乃

通於是前者歌而後者呼病者愈而憂者喜也夫然後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神之爲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設匪萬里仲起越鄉諸兄之誠敬亦安能感通如是之速也愚於是而知貢補公別爲社之意思之至而籌之切憂之遠而慮之深矣秋報和協斯禮復興後之人知古人立社之義當知土王之爲尊知高祖別爲社之意當知誠敬之爲重其思之其勉之至正癸巳秋報淸

白後裔季成序之於首

跋晦菴先生手書

琢謹按茂卿公小傳宋教授偉公係下載朱子手書一通乃教授爲刻其書而朱子移此罷者也今觀其顚末詳悉意當時親筆尚在或者壽厄同祿而復得之族人傳寫歟不然宋世遺翰俱湮没無存而存此者豈以先賢筆札猶知寶愛而獨護藏之加謹歟書言忝爲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錢糧刻已所著之書今考偉公登淳熙二年進士小傳謂其歷官王宮教授七年而尋卒朱子淳熙四年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五年十二月趨

任南康軍其在任也每五日一詣學則令教官授諸生以論語書云長吏則此時也而其謂之同官日昨得以面懇寢罷鏤板者豈教授先知南康學而後改入王宮也歟所梓之書今亦無所考矣但朱子於論孟一書先既約其精粹發明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厥後集註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據此則其所謂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云者其爲或問之書無疑矣雖然朱子文章

在天下後世與元氣相爲流通與天地相爲悠久一札有無未足深病然三復是篇則知教授公思以嘉惠於一時者有汲汲成就之心而于朱子所以垂訓萬世者有拳拳慎重之意而又私幸至寶之得藏於家而喜茂卿公之知所重也謹識此以諗觀者云

跋吳草廬先生私錄

嘗記昔從依菴吳先生授學時聞草廬吳公五歲而讀書七歲而能聲對九歲而能詩賦十三歲而舉業盡通至十五六慨然有志聖賢之學以探濂洛關閩之傳年十有九敘聖賢統緒直以繼朱子爲己任信乎其爲豪

傑之士矣後徃池陽豢請於教授士堯吳先生講論之餘必取私錄以相指授且謂是書融周程張朱之格言發周程張朱之奧旨微者顯之幽者闡之初學斷斷不可無之書也曩因兵燼卷帙亡失著雍涒灘春謁太守漢東胡公善堂於郡城偶出私錄見示因言草廬公文集在臨川者喪亂後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是篇乃藏之篋衍而不至失墜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耳遂謀鋟梓以壽其傳使後之學者有所矜式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不用聖賢底工夫看聖賢底不出不用某底工夫看某底不出然則欲學聖賢之學者必以朱子爲依歸

欲學朱子之學者當以先生爲模範欲學先生之學者舍私錄其奚以哉後之人玩私錄而有得當知先生所以爲學之等級知先生爲學之等級當思太守公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而邑之主簿資中何君士明縣丞曲阜孔君謙夫皆竭力以完其美亦可尚也茲因梓刻告成謹書以識其後

心遠樓贈言卷之八

季成字說　　吳古敦（諱顯字季）

（陽古敦人與兄彬皆陳定宇甥從之學並有文名）

楊氏子琢請學於予方嘗蘸予由上魏公書之年性資明敏　程伯子著好好學書之後將冠請字乃取董子語字之曰季成需字說諗之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身聖人人成之極者也賢人人成之亞者也欲爲其人其惟積學以成之猶工之琢玉以遂於器之成小學書近思錄治玉之刀鋸椎鑿四書五經治玉之鑢鐊

沵石諸子史百家詩文凡可以廣學識者討論講習已精而益求其精切之磋之也無鹵莽省察克治已密而益求其密琢之磨之也無滅裂加悠久之功戒間斷之習功深力到安得不爲成德之君子乎然而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視夫人之無成者可不玉女於成哉

答論史　　趙東山（諱汸字子）

（常龍源人）

書來知近日所取馬遷之說爲多此亦先儒既嘗與之矣眼粗云者自是東萊所長朱夫子病人以此眼觀經便不仔細不得其義非專病一人也東萊得左氏最精三傳皆有失義亦淺淺焉耳使馬遷並生其時自當作一樣眼看未可以彼此論也春秋夫子手筆雖是因魯史舊文如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字字句句皆聖人微辭與旨正所謂經而不謂之史也若泥魯史之名又於六經之外作一眼看是聖人之義不明而眼粗云者正如吾子所病也某嘗謂春秋與諸經自是一日工夫史記與三傳又是一日工夫義有深淺體會亦有精粗如子所論似爲史字所縛制則愈見馬遷之說可好不免躋公穀於胡氏之上其爲夫子之累多矣某竊謂未安也再惟加察

爲楊季成說心遠樓　　朱平仲（初名晏元）

（至正辛卯進士傍名克正婺源州判官）

楊氏子琢學於余友仲弘先生嘗謂余曰琢本至愚而欲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學聖賢之德業而未能也奈何觀古人之學也存其心游其志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藏修游息未嘗廢也是以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近得隙地於芳溪東豎搆小書樓而自題曰心遠將以畢吾之志也先生以爲何如余曰噫嘻善哉維皇上帝降衷下民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外心則無所謂學矣心不遠則志

不大志不大則趍不定趍不定則學不可得而成兑命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復諗之曰甚矣人心之蔽於近也雞犬放則游於千里之外鴻鵠至則馳於萬仞之間遠而近者也目之色耳之聲口之味四肢之安佚乘間而來抵隙而入衆欲攻之心爲形役向之遠者於是乎蔽是故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於已取之而已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其此之謂乎終又進之口嗚呼粵若稽古帝堯欽明文思安安心法之要道之遠者其幾甚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以擇之而不雜一以守之而不離成性存存厥中允執存心養性以

事天盡心知性而知天學之能事畢矣說命曰惟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其此之謂矣乎琢謝曰謹受教博哉斯言足以居我也至正壬午六月既望朱晏平仲書

朱楓林先生手書（諱升字允升回溪人）

近日爲館粲之擾別來忽復一月矣虎哥昨日相見知近况爲喜小生今兩日在璫溪明日居石門山中因此間有艮便附此問訊吾宗之前丐爲道問此來不及展候也

偶在此有所見聞輒用控告令親宅中直爲廪司事赴召只當叔出季處覺得其昆仲不能坦懷出則俱出若然則乘桴之事恐悞公家千萬留意小生却不可直以稟聞故也

小生抱採薪之憂半月矣山中無所與接愁况未開病懷日鋼重辱佳製遠來未竟終篇似啓丁囊見參苓諸物也甚慰甚慰他所論者黃生久不在此俟會後知詳方可相答大抵此事在天皆非人力所爲雖付之不問亦可也高明自有定見病中裁復不悉

兀坐山齋寒霜兩度雖離羣索居猶日與古昔聖賢相對此中眞理實契于心尊兄長近况自佳著述更富未審得假一讀否小生邇來旁注諸書竊恐近於訓詁無

當於精微之蘊請正有道祈一一指教是幸渴想經年何時同登紫陽臨風一寫之爲慰

古篺渡夜談贈楊季成金元忠　趙東山

相逢歲晚詩更誦燔盡枯槎談愈縱短茨低覆結氷花寒壓溪雲不成夢竹帛煙銷點首愚紫芝一曲老商於坑外竟逃眞學士浮丘雅頌濟南書

丁酉冬同季成宿邑南田家夜次趙子常見寄韻

呈徐縣丞張總管　黃季倫

擁被依爐話夜分山城更點喜初聞客懷茅舍青燈伴詩思秋空白鴈羣冷椽官曹閑似水將軍騎從密如雲

東湖孺子文章伯旦暮移樽獨向君

索季成道園天藻集及汪仲先所編詩集　黃季倫

天藻流芳出道園乾坤淸氣萃君門景星瑞鳳爭先睹賸馥殘膏許見存千載高風那可繼諸儒絕學要重論知君更有桐城叟拜借山翁伴酒樽

次季成見寄韻　黃季倫

靑鞋布襪小烏巾老去憑誰爲寫眞愛酒有時邀客飲躭書無暇計家貧連床話斷芹宮雨百里聲傳木鐸春頼有廣文楊季子鹿鳴式燕樂嘉賓

送楊季成與仲升赴金陵　孔謙夫 縣丞曲阜人

儒官作使向金陵奏賦爭如拜表榮彩仗引班花下立金瓜作對馬前行好沽采石江頭酒莫羨詩仙死後名若見半山煩寄語霜筠雪竹憶鐘聲

同前題　何士明 主簿資中人

一時人物兩儒官不道書生骨相寒郡國拜章乘傳去長安走馬借花看諸公名姓登臺省萬里雲霄出羽翰若見琳瑯煩寄語久無草檄慰曹瞞

使金陵同　胡善堂 知府漢東人

千里江山馬上看金陵虎踞復龍蟠洲前白鷺春潮没巷口烏衣夕照殘南省旌旗新鼓角六朝人物舊衣冠如何不說封侯事仍向松蘿作冷官

次季成答伯顏韻　朱升

文學楊心遠才高莫比倫情文過管鮑姻婭托朱陳髮染千莖白詩題萬首新已聞丹詔下蚤晚試經綸

題楊季成先生心遠樓　周彥明

昔年我識楊文學今喜渠成心遠樓海岳豈歸軒席上

江湖寧免廟廊憂黃羅金紫堪爲侶錦軸牙籤不外求安得臨風舒一笑軒然無愧在南州

題同前　朱邦彥

百尺危樓獨爭前白雲深護廣文氊夢回楚岫千峰月思入齊州九點煙楊子一區家屢足陶潛三逕地還偏興情千載羲皇上高闢雲窗艸太玄

同前題　朱子範 名樸苦竹

新溪人幼從陳定宇遊繼師三山余載貢授永安縣簿改六安州判淸正民感

高人隨處可藏修心遠塵囂地自幽夜雨一更勤讀易西風百尺獨登樓詩成對酒刊吟稿客至烹茶把釣鉤

他日登臨應記得落花時節麥初秋

同前題　金元忠 名居敬洲

陽干人從朱楓林越東山遊資敏學博其所著述甚富

山環樓外水遶聯人在樓中但守依萬境寂時如夢覺
寸田佳處可言傳道通天地有形外易究羲皇未畫前
欲問先生塵慮在層樓回首片雲連

同前題　汪環谷 名克寬字

德輔一字仲裕家居祁門桃墅自少穎敏力學隱居教授明初召修元史

志在羲皇未畫前肯將光景恣留連滚憂未敢忘千里
容足還當事一壓鄒魯真傳非易語淵閣奥旨自難言

窮年兀兀韋編絕讀罷先天與後天

正月十八日到板橋訪楊教諭不遇　陳自新 名盤藤溪

人定宇曾孫嘗從朱楓林趍東山遊性介直長於詩文佯狂遯世不仕

有懷楊教諭竟日倚危欄雪後風猶冷泥滚路未乾泮
池春藻綠客舍座氈寒幾度論交際情真露肺肝

哭楊心遠先生　應[redacted] 縣丞

放鶴山人眼最青幾年淹久在休寧風清松菊秋三逕
門掩琴書月一庭藥竈丹爐新事業氷壺玉鑑舊儀型
懸覩心遠樓前景縹緲雲山翠作屏

同前題　倪成志 名尚綱道

川長子能傳家學明初爲黟學教諭

關西楊夫子耳孫有賢德自幼勤詩書無心賣金璧夙
昔方强壯邑庠施講席開軒齋放鶴挑燈夜讀易海陽
貴公子問學相接迹名流時往還詩酒共娛日朋友互
賡酧佳篇來絡繹醉餘吟興發成章在瞬息前年狂春
官芳名標桂籍重思舊皐比儁秀如雲集急流能勇退
閒居樂無匹豈期今年秋偶爾膺微疾一夢竟弗返聞
者重歎息老成既凋謝吾儕多散逸年兄復云亡我心
尤怵惕失音臥山中往哭不可得天遠果如何文運將

否塞搜枯作此歌聊以寫憂戚

休寧縣儒學初建遺教祠記

賜進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邑人胡宥撰文
賜進士奉議大夫刑部員外郎　邑人王鏻書丹
賜進士文林郎知江西南城縣事邑人范淶篆額

余聞邑有令令賢則一邑之民愼其治學有師師賢則一學之子弟沐其教是教之與台(臬)貧有成自古然也海陽學自宋元迄今其來尚矣司教是地者耆髦耆儒可紀述於後非一人矣舊惟立石槩題名焉隆慶間始建夏毛二師祠其他懿行彰彰入誌傳尚闕而未舉非所以廣興思而勵名教也萬曆四年南平陳公正謨來

牧茲土慨然舉黌宮而盡新之百廢具興制度悉備於是文學金君世澤汪君廷誥金君有聲金君人龍乃相與謀於闔學人士曰名宦立祠於學邑大夫之賢者既崇厥報矣而司教之賢者曾不得一寧宇尸祝之享於多士安乎此傳所謂禮可義起者也僉曰然遂遷二師祠於宮牆之右復鼎新祠於其前名之曰遺教祠詳考前代師儒行誼足以勵風化者祀之文學足以式多士者祀之銳意造士振起人才者祀之周優貧生恩義兼盡者祀之負經世才猷發軔於茲蜚聲邦國者祀之時有申句脩廢舉墜能裨學校者祀之自元迄今若教諭汪公士逵楊公琢李公丕顯劉公廷舉劉公熠葉公浩夏公邦瑞若訓導汪公昂邵公誼王公璋毛公應奎列其名位荐厥祭祀翼然與名宦鄉賢諸祠相左右誠學校未舉之曠典於今肇之所以昭往哲而式來世也工成屬言於余余邑人也列於弟子員有日矣思士之羣然涵濡黌宮者孰不欲震芳聲砥峯鍔以顯明時哉顧陶鑄鼓舞之功係於司教者有自也自斯祠之建後之登其堂覩其石者將指其人而目之曰某也以行誼稱某也以文學稱某也以作人稱某也以周士稱某也以才猷稱某也以有功學校稱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行見諸廣文濟濟彬彬後先相繼不可勝紀矣我休之士寧不思所興起垂功於竹帛以無負賢師儒之教哉昔先正大司成頤菴胡公儼嘗司教於蒲淡爲當時學校倚重余被命宰蒲因鼎葺蒲泮建正學院以祀之蒲人咸謂此舉大有裨於名教蓋(諸)君今日立祠意也思記其事勒其姓名於石以垂不朽以俟後之繼無窮云

萬曆七年歲在己卯季冬月吉旦立

行實列後

教諭

汪公士遜　教先孝悌化洽鄉閭　本邑南門人
楊公　琢　正己率人潛心著述　本邑板橋人
李公丕顯　漸摩士類周賑貧生　福建長樂人
劉公廷舉　身教端嚴士風振肅　湖廣麻城人
劉公　熠　行誼廉介績猷弘深　浙江海鹽人
葉公　浩　廉潔持己正大叔人　江西豐城人
夏公邦瑞　古貌古心愼言愼行　四川巴縣人

訓導

汪公　昂　修葺黌宮作興學校　本邑洪方人
邢公　誼　博學篤行興文敦禮　本邑東門人

王公　璋　性資誠樸行履端莊　河南汝陽人
毛公應奎　敷教寬仁操行醇慤　浙江常山人

重建遺敎祠記

古之賢者道全學備足以爲世師法四方之士臨其所至莫不贏糧毀車羣聚而請業焉於是仕于其土者卽爲剏立書院或立講堂以尊奉之其書院講堂或以地名或以義名以地名者如濂溪白鹿鵝湖之類是也以義名者如清省堂雪堂得賢堂之類是也毋論當時學者得見其人得聞其敎莫不翕然興起至於今千百世而後履其舊跡誦其遺書猶仰懷追慕之而無已然則講學之功其有裨於世豈淺哉自宋而元而明至於陽明先生

在東南講學爲極盛至今邈焉久矣無復繼者以此知郡邑之書院講堂凡有志於斯道者所當共起而復修之況其子孫乎明初有暘先生季成者隱於芳溪之濱少從倪道川與元菴遊蓋有道者也其先有宋進士偉者歷任南康軍王宮敎授交於朱子集註或問相與參賛札載朱子全書先生學有淵源潛心著述欲闡明先儒所未盡之言以誘掖後進所著有心遠道園天藻諸集行世諸儒

如趙汸朱升黃季倫汪克寬皆相友善明　太祖
定金陵朱升以學行薦廷試易對稱旨即授本縣
教諭凡諸士得先生所指授者皆有經行可稱一
時士風爲之大振迨先生既歿學者追思之就其
平生講堂地立遺教祠以祀之焉　人荒圮茲先
生之裔孫篤義者重復修葺更新而徵余文記之
余聞之古語曰黼黻之美在於杼軸酒醴之美在
於耒耜言有本也今觀楊氏子孫多彬彬好學有
儒者風豈非遺教之漸摩者深哉可謂知所本矣
故余樂爲之記

康熙辛未仲秋月文林郎內閣中書改授知休寧
縣事廖騰煃撰

跋

先生之學得之吳古嶽倪道川吳依菴友於趙東山朱
楓林金元忠諸公而又私淑於定宇陳公輩師友淵源
載之家乘可攷也務研至理黜浮詞有志聖賢之著述
嘗欲訪道海內尚友四方復經　亂弗克終其業畢其
志乃歸搆心遠樓於芳溪之上　遂居教授而自號曰
放鶴翁洪武隆興以儒行就徵任本縣儒學教諭一時
從遊者多豪傑之士而師道作人亦可謂不負其所學
矣先生文集梓行已久其遺書散佚藏之司訓廸吉公
家公之後寖微故生　　幾鳳去先生百五
十年齋居之暇竊自　　文散逸在後儒當
任其責迺孜孜搜葺積數年得詩文若干篇并家藏所
錄者條分卷第合爲一帙命之曰存稿以俟夫繼志者
續入焉遂僭書其後珍而藏之以見家學淵源之所自
使後來者有所觀法知自力於聖賢之道而不墮於俗
學之陋云弘治甲子六月望裔孫鳳百拜識於桐岡精
舍

伍輯 20 — 46

〔明〕俞大猷撰

正氣堂集十七卷近稿一卷餘集四卷續集七卷首一卷鎮閩議稿一卷

清道光孫雲鴻味古書室刻本

正氣堂集序

雲臺李山人編次總戎俞虛江公正氣堂集若干卷余得遍閱誦其必可傳云會幕下士謀刻於潮之開府公謬屬余論序其次乃稍加校正而系之言曰史稱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豈虛言哉往士夫慕俞公者以為有古名將之風乃今知公之閎略眇算蓋抱將相之具非特武能敵愾而已欲觀公之算略者是集之傳亦鏡考之林也李君條疏類括斷言其不詭於聖人之法之意其論美矣余茲不具論論其文云典論謂文章以氣為主韓退之又曰氣盛則言之

長短皆宜是知氣之盛也非能襲取於操觚之間必有得於豫養之素焉蓋養氣之說發自孟子今觀剛大集義之旨所養盛者粹[redacted]七篇之書闡明道奧雄視千古有能模測其萬一者[redacted]蘇子由以其寬厚宏博取史遷之[redacted]之甚謬然曰氣充於中溢而為文而不自知則可謂善發斯文之蘊者也虛江公讀書談道恂然鞠躬君子矣沈毅有執未嘗以色徇物以言媚人自為偏裨時事之可否恒正言於官長無撓及至秉鉞尊顯矣遇士鈞禮寵薦之俸賜盡享士卒無入門者出入戎間備嘗險阻惓惓以身許國生死憂戚無少芥蔕于懷富貴威武不能淫屈善養浩然之氣者非耶干戈倥傯抽筆摛言將以宣德達情約法匡俗非斬以文勝取於人也乃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一篇之中參綜畢見體裁雅健奇氣溢出及他詩文亦卒雄偉清逸不事嶄絕之語而鋒穎不可玩狎不矜懸河之辯而渾融流轉浩乎無涯讀者固知公之雄於詞也豈知膏沃而光煜根茂而實遂出之固自有本耶孫子十三篇抄盡兵家之變文士引取為法虛江公以其用兵者為文以其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窮揮戈講藝動中肯綮而至

戲之法至通之意李君之評謂孫吳所不能幾文武吉甫將繼之為憲矣非其才之兼而氣之完烏能如此者乎公幕府所莅每書正氣堂以見志李君遂名其集曰正氣堂集焉誠知言哉誠知言哉

旹

嘉靖乙丑歲七月幾望賜進士出身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揭陽鄒山鄭旻拜序

正氣堂集序

李杜南方之野人也終歲於林麓榛莽隴畝之間黽手蓬髮秉耒服穡於煙雲泉石之上家無簿書算籌廢往來書問不渝墨引紙者數年矣何足以知世之文章而况於經世之文乎曩歲都督俞公以社會與之友也走幣山中迎杜至明州爲其子師客於是堂居無何公以胡公論赴詔獄妾媵客於明州公留杜守之而以其經略之事蹟委杜曰吾之歸不歸未可知而是書不可不傳於後將使後之當其事者有考焉歲餘公得無罪入雲中而杜歸矣又二年公以平

饒至漳再遣人招杜杜適以治耕深山中爲羣盜所執去逃歸病而且餓得公書以告余母母曰去哉來見公歡敘數日談及是書以杜不挾之來也怒杜曰王遵巖謂公聽覩在脾芾之間言不能出口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鼓鳴乎側白刃交乎前則鷙鳥舉而虓虎怒今日之怒豈有金鼓白刃哉猶怒杜日甚哉公之怒如羊叔子之悲也羊叔子密計人主遂吞強吳以霸天下功勳赫奕照耀無涯猶慮其不得久聞於後世也登峴山臨漢水與參佐相語悲咽而罷今公之怒得無類是乎公曰非此之謂也亦將

使後之當其事者有考焉耳杜因於公篋中檢得是書稍櫽括之凡若干卷見公之所經略者其於窮變化裁之制何其不異於聖人如此也公之勞烈動於君相忠讓推於縉紳威望加於四夷恩澤普於蒼生則世之人皆知之無俟於杜之言之矣讀公之書非有所援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旨則皆聖人之意之法之所存則世之人有未及知者而杜當爲世之人之言之也吾指摘其一二較著者而明之以聖人之意之法則其所以用兵制勝之方良有異乎孫吳之爲書而亦皆聖人之意之法也蓋聖人之待夷

狄其意之至嚴莫嚴於春秋而法之至詳莫詳於詩書於其不可以化誨懷服者則絕之甚峻蓋將使中國有必伸之威而夷狄無敢拒之權若公車之千乘公徒之三萬則莫我敢承戎車之嘽嘽如霆而如雷則南方來威其制之具在乎我也於其可以化誨懷服者則處之甚通蓋將弭之以控縱之術而潛之以消奪之機如追貊之可服則因爲之伯而墉壑畝藉之法行淮夷之有僭則許之獻琛而元龜大賂之貢入間有若服不服若叛未叛則周公之爲酒誥誅戮必及於周之聚飲而訓教姑行於商之沈湎者變

之之術因乎彼也今□陸梁車制不講徒以羸馬
窗□驕馴東倭肆渡戰艦不修欲覔偷目前與之通
市五嶺之賊昔皆赤子交黎遺庶性亦易馴但以統
馭無紀積驕而叛累費屠慘不設後圖其制之既無
其具而變之又無其術天下之患將安所息哉公於
□以兵車取勝而攻其奔衝於東倭以樓船定制
而御其貢市蓋周雅之戎車魯頌之公徒而春秋至
嚴之法也其處交趾則欲設舟師以禦其來復四峒
以厚其蔽其處瓊黎則欲立土官以統其衆建城郭
以致其聚設墟市以通其來其在五嶺誅元惡以折

其首衆建縣以更其俗薄征徭以致其附則追貊之
立伯淮夷之獻琛而周家至通之意也其在新興以
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徭賊化外之民也治之
宜緩則於酒誥之義又何其相準哉以此數者是吾
所謂公之書非有所扱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
旨則皆聖人之意之法之所存者也若其料敵制陣
之機應卒全後之圖實有仁義節制之妙蓋有以盡
乎孫吳諸家之巧而其運之以聖人之法之意則又
孫吳之所不能兼也孫吳之書可以行於權譎之代
豈王者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宄之法哉以公之才

使其早得賢相而用之四夷賓服兵革不試而天下
又安矣今其功雖日隆而其志未盡施無惟乎公之
以存是書而懌以不存是書而怒也羊叔子雖有兼
吳之勳然卒不聞其有經遠之圖可以延晉室百年
之命者蓋當天下初定之日而山巨源已嘆之矣則
其一時之功胡足顧而悲其易泯耶今公疎逖之臣
也所經畫建置之宜化裁通革之利其盡合於聖人
之意之法如此已可百世因之矣使其得當廟謨之
算樞機之任則其戡危興治保大傳昌且有以幾乎
古之作者之盛羊叔子何足道哉後世之士有能讀

公之書而得其意則由公之言而治不由公之言而
亂且以得見是書而喜不得見是書而怒矣見之而
不獲睹其全則又豈能不致怒於余哉然吾聞之公
曰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其餘緒以爲國家其土苴以
爲天下則公蓋浮雲事業糟粕詩書於凡天下之物
舉無足以動其喜怒者矣而猶不能不係意於是書
則公所以仁天下慮後世之情又豈人之所能及哉
嘉靖乙丑春三月閩雲臺山人思責李杜序

征蠻將軍都督虛江兪公功行紀

兪氏之先出自鳳陽霍邱始祖敏從高皇帝驅馳天下四十載始膺百戶之封于泉歷五世六襲而大宗絕今贈都督僉事愛松翁原瓚其支之曾孫也念先世勲庸不忍殞謝竭貲殫用含辛忍苦四詣京師而兪氏之勲賴以復世今征蠻將軍都督大猷公者其子也公生而穎異倜儻甫髫髮時出語輒欲轉乾坤昭日月推倒一時洞視千古以豪傑自命人或詫之則艴然作於詞氣以爲舉世皆縮蓄柔曼無復烈丈夫之風家酷貧日或不再爨太夫人楊氏刺髮網未

就公誦讀不輟就乃鬻米以歸益剋志攻舉子業云得借階青紫當與稷契皐夔絜能較功焉時泉中名師一臞王先生宣雲衢林先生福虛舟趙先生本學俱博雅方正受易於蔡虛齋先生者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先生常即易以明心性忠孝仁義之奥趙先生常即易以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而其默契神會尤能總統融貫於三師之意而闡其所未論嘗言人心之撰四端而已四端之變不可勝窮也若夫易所衍極深研幾尙象通變彌綸天地變化鬼神旁行曲成易知簡能盡自

有以遠悔吝定吉凶而生大業者非必假之卜筮而後知也故絕不信神僊飛昇佛氏輪廻占相兆夢禱祠禬崇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妖魔星術堪輿奇遁之說蒞官誓衆陳師鞠旅營室興事率自決於理與時而未嘗一訊於術者之口夫聖人作易以資卜筮大禹鑄鼎以象神姦文王作臺以望氛祲周公設大卜以訊占夢子產論實沈臺駘之祟見稱於左氏而刀圭羽翰脫菝非難之詩見詠於朱子則古之聖賢蓋亦然之公獨何所從而斷以爲不然也可謂篤於理而略乎數者矣愛松公雘襲其官始學騎射指能知

族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劍法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鬬良欽釋劍謝曰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劍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焉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乙未登武會舉第五陞正千戶視篆金門金門剽悍嚚訟最號難治公既至飲耆老於鄉延明師於塾導以孝讓申以詩書民有訟者虛心聽之不入束矢各得其平復以朔望聚民於鄉約所申白其事是非之公與衆共之非者大愧悔前之爲公在金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

於金門勾攝某人也丙申大饑殍死相望有司發賑縣官多議審戶則里胥墨冒施不當饑盡召赴州郭則離鄉舍次不可旦夕得食死者轉衆矣公所領賑同安東偏也速出教令民各按其鄉每詣一鄉令民敷地而坐公徧行坐間審其爲饑者也以藥識其額就授以票使得受穀於官盡三日之內凡骨立色菜無不得穀者又得以其數日之糧資貿販興藝作而自食其力其瘠憊者亦得以其票資於有力者給賑以歸其尤急者得以片紙貸升合之粟於鄉鄰並所活者萬餘人非若他邑聚民爲粥使民日守一粥而

不得以操其數日之糧資貿販興藝作以自食其力而反死於賑者也其秋有司發兵捕官澳盜顧擾民公率兵欲往止之卒與遇而兩發刃以鬭公亟令我兵坐彼兵乃不鬭竟治其兵長無敢擾民者時閩廣海寇不過數百輩乘風遊劫不足爲地方大患有司因仍玩愒不撲滅於早公慮其終也上書僉憲伍山陳公論用兵二弊二便陳呵之曰若武人何以書爲杖之奪其篆金門人流涕爲作生祠其秀士從公授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劍法者給役其家不肯去癸卯□寇三晉張甚詔選天下有將帥材者御史

南湖徐公宗魯集諸司博選武臣於庭承平久人不知兵武臣見選有苦之者公獨整冠扶帶趨蹌而前慷慨而言曰臺下奉明詔選邊帥無踰於俞大猷者矣俞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且以忠孝詩書運於其間朝廷大用之當見大效小用之當見小效計以塞明詔無踰猷者時御史固心然之督學豫陽田公汝成召公入飲之茶而禮焉迺盡醻其家遊京師公夫人陳氏內理絲紝公窮志粥外治生事以奉大夫人且日具齋素爲太夫人致鄰母說佛唱偈公每遇鄰母尤敬禮之太

夫人意甚愉也公至京師主於中丞集齋邱公養浩耆久之邱公嘆曰光霽之懷敏練之識社稷之器也上書於兵部尚書東塘毛公侍郎聯峯翟公其大意謂今□之所以匪茹而寇者以自大宗北伐以後未嘗以大陣勝之也今欲以節制之師爲一大陣以破之則莫若辦馬步以定戰勝之長技教技藝以倡邊方之勇敢重正兵以備□馬之衝突書入召公入對公取其素號強兵者而折其爲弱指其素稱堅營者而指其爲虛不卑意毀見以求任也翟公嘆曰南人乃諳戰陣勇士復識詩書吾不當以武弁目之降

粵隆禮大驚一軍然終不以國家大計決於一策士之口矣乃以公奉勑守汀漳駐武平公治武平如治金門也作立馬讀易軒與博士弟子爲交會日教士擊劍闘藝精閑聞於四方林箐盤結逋寇一旦悉平至今武平人最號精悍賊不敢遁而士人猶能傳公易會海寇作公發海舟大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三百人自賊行海上未嘗有此挫衄也督府秋崖朱公東崖虞公侍御和庵趙公交章奏公可將遂以公爲廣東都司武平人思而祠焉時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庵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

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委諸有司恐終歸於談梅畫餅爾大猷慷慨才欲盡心所事開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猺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退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檄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陳令民得自爲戰自爲守且上書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得道安之得所誠信以致其來威武以制其背旬月之間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劍劍術勁捷變化如神峒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峒賊所推

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有遺稚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行至墟市數其罪遂殺之懸其首以出函獻督府明日詣何老貓峒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劫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殲殄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愫與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

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迨淛福督府雲川朱公紈以福建海寇張甚奏公遷福建都司而歐陽公以兩邑生靈之命皆懸於公不可其去竟奏留公及安南入寇欽廉甚急又謂非別將所勝也使者趣公繹騷道路新恩人扯衣遮道留者數千父老皓髮皤鬚奪公輿肩之以歸數日不得行曰且留公數日亦遺我數日之安耳公畏督府命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民聞之奔追悲號如失怙恃焉先是安南賊臣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瀷之位乃敎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瀷已爲其民阮敬所

弑奪其位矣詔撫臣聶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范子儀乃僞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爲辭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爲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馳至廉州則賊且臨衝梁厲。晝夜攻城而當事諸公委其事於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當有以緩之遣帳下陳子華王仕擢奉檄馳入賊營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子

儀悔禍偕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無知數萬人之命且爲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流斬俘千二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內地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瀷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瀷與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揮晝稽首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即如將

軍計當以何日峻。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於此耳及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賞糧久獘士馬而匡夷尊夏功足多焉撓閒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坐賞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値黎反公率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後策建城郭設墟市稍以漢人法因夷人俗漸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岡坂中

與黎人約法黎人爭持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於朝以公爲海南右叅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壬子東倭入寇陷城池墩村鎮去還莫何千里蕭然朝命以思質王公忬督淛福以公左叅戎淛江王公遣使者從瓊速公公即圖上方略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則蝘蜓之醜不足平而蒼沙諸船非足特也王公善之大調福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公至温遂入海擊之斬俘數千級人王直者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夏貿易公然殺人爲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賊直不殺終爲大

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因走日本定海故倭入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至賊無敢遡關軍屯秋毫無犯公又廉靖不擾士民弦誦耕織如故浙東西底寧民甚德公獨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乙卯詔陞公南直隸副總兵官民請以衣冠留者數十襲竟不可却則相與謀立祠祀公遂往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尚書半洲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搠河船四傍遮板藏蔽兵梢周行河湖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初張公

計柘林之賊必得勝兵三萬乃有以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至趙卽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柰何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搆張通倭以聞數日賊出狼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以公將之迎至平望大破之保兵由嘉興戰而北永兵由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投毒死也張公之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

屯于六金壩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擡船渡壩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八持以示相國徐公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已而以關白徐公也銜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而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兪帥一身豈能在海復在陸哉嚴公欲遣中校逮公諸公謂嚴公曰兪帥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振久矣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兪帥也嚴公乃止公坐落職奪其

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兵若不知者於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進署都督僉事丁巳海上無警五月進署都督同知大都東南殺賊無慮數萬藉樓船爲多耳公嘗言海戰無巧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公往擊王直大風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顧無

事余從公過普陀。出大洋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月明須臾得避礁夜泊大洋中如衡抖簸踢書曹俱反逆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余能戲謔飲食耳又公行馬蹟風作公急斷繂船不覆他舟絣繂則覆又公在列。港舟幾覆乃以刀斷桅得不覆僅藉偨小舟以濟則海上飄忽尤與江濤不類葢亦危哉時天子必欲得直至勤精禋督府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辨。士蔣洲陳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揭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荊川唐公順之爲之請於朝云鏜老將也

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舶將以廢其水道耳方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南諸島眞臘吸哇猶有椒木奇貨可資中國之用者也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繒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逋逃之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

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宣諭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爲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若若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人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

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節制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聞命之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於明州傫如也二華譚公爲公恤之士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如何於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閽而入閽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昕正睡非内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旣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閽人入者久之

侍郎乃出搔髭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早耶吾方睡
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矣齋宿焚香旣卜且筮謂今
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曰爲
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俞帥哉俞帥徒負空名違制
無功輕篾政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
尉曰俞帥知誤矣始白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
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
請於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旣重
上信之嚴氏亦樂其與已同污也心已許及太師出
則語太尉如侍郎語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

師亦悅太尉出疾呼俞帥人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
帥人徃謝太尉大尉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八拜數
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爲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
公侍郎方厓趙公爲公穆卜左都御史崦山周公見
公入避正堂出教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四首
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羣來唁之且云公之功高
明主所知必從寬貸卽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
爲上言之武英公爲[redacted]國惜才[redacted]獨[redacted]運用密勿人
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
干胡公胡公深悔且致書於嚴公爲其乞貸其疏略

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
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叅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叅
將張四維等兵船勦殺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
親自越境窮追也旣而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
米銀交委張四維計料要地埋伏大木坑俟其遁去
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於軍
門節制未嘗敢違也痛思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
與賊接刃於山林峭絕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躍之
際瀕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
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

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勦平東南之殘寇期効尺寸
破滅□以慰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爲御史時薦臣
疏二及爲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爲懲前慮後等事該
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
伏望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故違節制
准臣自贖發臣北邊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聖恩
於萬一臣無任激切籲天哀懇之至天子覽而憫焉
下其奏會停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
重謝衮王之美偃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慼之聲其
與思質王公忬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

宿昔所共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談事張揚慷慨如平時（有暫閉戶再讀酉銘之句）及詔釋公公謂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況死生貴賤哉乃東出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卿之前猶運之掌也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輙兵書以候公來出迎公抵掌曰微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晨夕歡議其契無倫公卓出新見制兵車營獨木爲輪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塹揮指如意而無壅滯之患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籌筩龍盾而□之弓矢不能及也蓋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謂備算後

有作者弗能易矣嘗以其車盾輣步騎三千挫□十餘萬衆於安銀堡□救死扶傷追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衂同野公以其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在位者固不喜公公亦不欲以己抜長奪邊將印佩一年之間章疏賢公者二十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建夔峯黃公以湖廣急則請之湖廣鎮箪參將之命又下矣諸苗皆承昔時詶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相戒不敢動歲辛亥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號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

威望素著於閩廣誠一任之如郭子儀之於吐蕃耳詔以公爲南贛參將胡公移公檄曰賊棄巢突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寶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迫之必悉衆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奈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致鹿而還還則碎於熊明矣時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柏嵩嶺俯瞰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之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遺陳其可說其黨曰

朝廷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自擇禍欲從璉就齏碟耶俞將軍威震天下信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可不乘此時執璉自贖哉若涕泣詣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於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之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己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却讓功時人以爲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恩信於賊今饒人已搆祠祀公矣遂乘勝誅林朝曦殺千二

百人而還諸巢帖然上悅賜白金陞副總兵官賜璽書加節鉞以公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間林箐蒙密藏奸伏慝後終爲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於朝設平遠一縣矣誠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徹可也其年嚴公罷相世蕃戍雷州胡公兩被逮公發書唁之聞其訃也悲哀數日且云胡公功勳在東南主上所念也縱對簿必從末減又安知不如漢宣帝赦蕭望之故事乃遽至是豈不痛哉壬戌閩中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

府譚溪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上怒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與戰於崎嶺死焉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滅倭議其略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鬪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於前可使無孑遺矣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於公曰萬勿速戰以四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馬躍走盡陷溝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迂遛語於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爲營與

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海運數日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爲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於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甫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於眞知公則惟綸乃不爲衆楚所咻然又不能爲公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驟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

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爲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鎭撫臣偕公平之詔公移鎭其地天語峻切而諸嵩山寇藍松三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普各擁衆數千劫掠縣令陳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衆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迄無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道謙持節鉞往

督陳紹祿歸嵩令無得復擾民公至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匍伏願受鞭杖杖之遂統以行令驅梁道輝歸嵩過汀其黨遂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其黨亦散僉憲徐鏡湖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百川張公臬方聚兵討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爲俞家軍伍端大懼馳出陣前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豢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溫七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爲伍端所執在縶纏久遽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誨俞尚志持節鉞將伍端兵

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一蔬一菓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二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程鄉往潮藍松三葉丹樓俱以次欵之乃遣人誘吳平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涕泣願以身投於公其諸酋長尙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絶平故梅嶺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於督府自潮吳公桂芳曰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急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鬪非若□之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之以

歸巢爲生路也將安所遁哉誠當大集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皆疲不能取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分住洑水藍清相爲犄角欲專攻洑水又慮藍清賊出兵之後公乃爲一陣以當藍清益嚴軍令進攻洑水賊閉門乃引兵佯却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首一千四百藍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山公旣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擒斬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

叛援廣州城外爲爐廣州非公所轄地吳公請於朝
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露其攻之之
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矣且當欵之
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師多行間諜
以疑賊之詗者已而俱不然衆益信不爲備分財而
說公偵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無一脫者吳
公喜曰何其成功於計事之初不爽也時廣中經用
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人留公每嘆
曰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戢詔必欲得之公
移書於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平必誅之寇

當時欵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今閩中水陸之兵
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必欲滅之須三月之後
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盡焚其舟使賊獨坐窮山公
攻而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洩使得由海
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
爲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於朝以十萬之
師興二源之役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之而屬公總
董其軍公聞罷即徹油幢歸將印於吳公吳公患之
乃屬諸司懋留使者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曰六月
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

閩師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
猷罪故大猷亦隨衆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不爲計
欵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
也今兩省會剿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令大猷
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有所行出於人情之
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
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者亦無以
自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訴者其以是歟芳林壑之
想旦夕惟勤非故爲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特念與人
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却而不以達是不忠也廟廊

諸公多然之者二源諸山環裒千里懸峭崄巇賊據
崗圍寨如蜂房水窩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
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爲柵柵內
爲牆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
之兵環視數年而莫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
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鑾盛騶從充偏裨入統束賊
人王鑾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鑾遂自喜他巢聞之爭
投附焉葢萬七千人公曰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
誅殺千餘人賊據碓砍碓砍山如筍立突坑百仞鳥
道如線構樓懸石數夫守之可以俯制萬衆也公遣

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火矢爲前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壓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縛歸李賊且讓之曰既輸誠降附奈何又潛入他巢爲盜耶亞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爲鄉導引兵以誅李明率諸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君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峭仄賊不虞我兵之由之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鬭王鸞紿之曰此必移師誅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金三千

把總黃處林喬樾遂縱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拔栅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漲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竟與一賊首偕出公乃賞先登酬死問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崗賊率衆下鬭如高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上蟻附至山巔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崗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馭以東崗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卽發不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銜伏自請擊黎永

元以贖憤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意叢簿中有伏先期遣人往覘之黎永元果率千人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白諸遊擊縱兵擊其後黎永元率驍賊與我兵力戰稍却翁思誨出陣前督兵疾力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于五崗五崗連絡險崎公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林友李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犇之火矢爆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級其諸小巢公昔各令人統束之者徧移檄令縛其酋長

以獻諸崗悉平吳公上公功於朝曰俞大猷行師以律算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翦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眞充國厚重之風方叔元老之猷宜復其兵權當有偉效制曰是余謂是役也東諸巢如圈猛虎戰高山如履平地名酋悉執旁近不驚將軍之功信足偉矣吳公首定兵誅厚任將軍兼統五路權不多分機無遙制克咸厥功固其算也迨乎朝議異同乃獨抗言正論以爲將軍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將軍則知人善任上將之道个臣之斷斷者也尤其難哉時王西喬糾衆二

千執郭同知殺百戶御史以聞詔殺之王西喬乃與
李元立併衆四千掠東莞之北川賴時清衆二千掠
東莞之南御史小川王公謀公藏之公曰今兵已老
當再調其壯者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便糧
餉也。遂一戰而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清三戰而
生縛王西喬四戰而盡王之黨賴李殘黨盡輸降乞
為農民一方以寧吳公以廣西猺獞間錯良民居數
作亂自宏治間陷古田縣殺總兵參政近復越會城
為刦者二非文武通才有威風知大體者弗克勝乃
奏公鎮守其地給事中歐陽公一敬復以梧鎮大帥

佩將軍印綬皆世勳之胄不閑兵夷情上疏除其任
朝廷乃以征蠻將軍印綬屬公佩之公四為參將三
新鑄印六為總兵皆新鑄令所佩印雖舊鑄又出特
制領勅十五道制勅一道行當大布威惠懷柔蠻方
以恢宏聖化未有既也公為將未事之先則必周萬
全之算既事之後則每垂悠久之慮其周萬全之算
以底事成績則古之名將蓋多有之其垂悠久之慮
以戡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也於
安南瓊黎東倭□三苗五嶺皆有善後之長策可
百世因之蓋得易先庚後庚之意文王之所以治蠱

者也所謂立馬讀易者信哉固守宋儒傳註不為他
說所易聞佛老之論疾之如仇不與原讞非若於他
無大利害得失者心雖非之而口不諍也直截易簡
灑樂快闊不為町畦畔岸卑己而尊人有容而善忍
視死生若寄興替若環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入也
輕財利好施與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己
寧人負己無己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作之
心而絕無跅弛解嫚之容歷官三十年祿賜之入盡
付其弟不啓齒問焉近分產業不加厚其子諄諄數
千言以明俞氏之宗宅心公而慮事詳矣曩赴詔獄

史玉陽以數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城亦被逮命守
者藏以遺之此其大者蓋公所以就大業之本也其
他嘉言善行豈易悉述哉今天下之人人知公之所
為矣而猶未知其所以為則以公特異於今之為將
者耳今撮其大者表而出之則敦行之君子猶或難
焉豈特將哉後世之士慕公之勳伐思欲知其人論
其世而得其所以為則繼公而盛無難者若徒循其
戰擊張弛之權而謂其足以謨公之事則非是紀之
所以作之意也嘉靖丙寅季秋雲臺山人李杜撰于
山房門人姚懋校刻

正氣堂集卷之首

鄭序第一葉第十四行宏傳之傳似當作博疑
傳寫之誤
李序第一葉第十三行髀芾之髀似當作韠疑
傳寫之誤
李序第二葉第二行撼括之撼似當作檼疑傳
寫之誤
李序第二葉第十八行墉壑畝藉之藉據毛詩
作籍儀徵阮宮保元毛詩註疏挍勘記云唐
石經小字本作藉

李序第三葉第十三行徭賊之徭似當作猺疑
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一葉第十行不軏之軏似當作輗疑
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二葉第三行禬祟之祟似當作禜疑
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二葉第八行脫莪據朱子詩集感興
第十五首作脫屣
功行紀第四葉第十六行辦馬步之辦似當作
辨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六葉第三行柰妻子何據說文繫傳
卷十一木部云假借爲柰何字金壇段大令
玉裁說文解字註第六篇上註云假借爲柰
何字見尙書左傳俗作奈非
功行紀第七葉第七行梁厲據莊子秋水篇云
梁麗可以攻城陸德明音義亦作梁麗
功行紀第八葉第一行峻事之峻似當作竣疑
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九葉第十五行柰何見上
功行紀第十葉第九行拊揗之揗據正字通云

凡以恩相撫以心相恤皆曰揗
功行紀第十一葉第一行普佗按本集多作普
陀
功行紀第十一葉第五行列港據浙江通志引
籌海重編云臨觀之烈港又引海防纂要云
賊由南洋經韭山烏沙門犯昌國臨觀者必
藉舟山烈港兵船以禦之俱作烈港按上文
亦作烈港
功行紀第十一葉第八行辦士之辦似當作辯
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十三葉第五行輕篾之篾似當作蔑
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十四葉第四行預給之預似當作豫
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十四葉第十九行袞王之王似當作
玉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十六葉第六行而搏之搏似當作摶
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十六葉第九行建瓶據史記高祖本
紀前漢書高帝紀資治通鑑漢紀俱作建瓴

功行紀第十六葉第十二行礴碟之碟似當作
礫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十六葉第十八行早縛之縛見上
功行紀第十八葉第十行不辨之辨似當作辦
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二十一葉第六行傎得之傎似當作
傎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二十一葉第二十行生縛之縛見上
功行紀第二十二葉第十一行環袁之袁似當
作袞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二十二葉第十二行蜂房水窩據杜
牧阿房宮賦作蜂房水渦
功行紀第二十三葉第三行縛歸之縛見上
功行紀第二十四葉第一行叢簿之簿似當作
薄疑傳寫之誤
功行紀第二十四葉第十行縛其酋之縛見上
功行紀第二十五葉第六行生縛之縛見上
功行紀第二十六葉第十八行謨公之謨似當
作模疑傳寫之誤

明史本傳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復從受其業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人也已又從李良欽學劍家貧屢空意嘗豁如父歿棄諸生嗣世職百戶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軍民囂訟難治大猷導以禮讓訟爲衰止海寇頻發上書監司論其事監司怒曰小校安得上書杖之奪其職尚書毛伯溫征安南復上書陳方略請從軍伯溫奇之會

兵罷不果用二十一年俺答大入山西詔天下舉武勇士大猷詣巡按御史自薦御史上其名兵部會伯溫爲尚書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召見論兵事大猷屢折鵬鵬謝曰吾不當以武人待子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用大猷辭歸伯溫用爲汀漳守備涖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連破海賊康老俘斬三百餘人擢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新興恩平峒賊譚元清等屢叛總督歐陽必進以屬大猷乃令良民自爲守而親率數人徧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有蘇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紿斬之賊益驚乃詣何老貓峒令歸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數輩二邑以寧二十八年朱紈巡視福建薦爲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必進奏留之先是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瀷幼其大臣阮敬謀立其壻莫敬典范子儀謀立其黨莫正中互讐殺正中敗挈百餘人來歸子儀收殘卒遁海東至是妄言宏瀷死迎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海騷動必進檄大猷討之馳至廉州賊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

數日生禽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瀷殺子儀函首來獻事平嚴嵩抑其功不敘但賚銀五十兩而已是年瓊州五指山黎那燕搆感恩昌化諸黎共反必進復檄大猷討而朝議設參將於崖州即以大猷任之乃會廣西副將沈希儀諸軍擒斬賊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三千七百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必進納其言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三十一年倭賊大擾浙東詔移大猷寧臺諸郡參將會賊破寧波昌國

衛大猷擊却之復攻陷紹興臨山衛轉掠至松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竟坐失事停俸未幾逐賊海中焚其船五十餘尋俸如故越二年賊據寗波普陀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殺武舉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辦賊俄敗賊吳淞所詔除前罪仍賚銀幣賊自健跳所入掠大猷連戰破之旋代湯克寬爲蘇松副總兵所將卒不三百人徵諸道兵未集賊犯金山大猷戰失利時倭屯松江柘林者盈二萬總督張經趣之戰大猷固不可及永順保靖兵稍至乃從經大破賊於王江涇功爲趙文華胡

宗憲所攘不敘坐金山失律謫充爲事官柘林倭雖敗而新倭三十餘艘突青村所與南沙小烏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賊復分爲二北掠滸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猷偕副使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邀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沈七艘賊乃退泊三板沙頃之他倭犯吳江大猷及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三板沙賊掠民舟將遁大猷追擊於馬蹟山禽其魁金涇許浦白茅港賊俱出海大猷追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

將士復追及壞其三舟江陰蔡港倭亦去官兵分擊於馬蹟馬圖寶山値颶風作賊舟多覆柘林倭亦[illegible]官兵所擊沈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已復泛舟[illegible]大猷及僉事董邦政分擊獲九舟而賊又遭風壞三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屢敗趙文華等大軍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而柘林失風賊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巡撫曹邦輔劾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時周浦賊圍急乘夜東北奔爲遊擊曹克新所邀斬首百三十遂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

擊賊焚巢出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鸛觜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爲廷臣爭言大猷才三十五年三月遂罷遠以大猷代賊犯西庵沈莊及清水窪大猷偕邦政擊敗之賊走陶山詔還世廕賊自黃浦遁出海大猷追敗之其年冬以與平徐海功加都督僉事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獨寗波舟山倭負險官兵環守不能克是時土兵狼兵悉已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剌鎭溪桑植兵六千始至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賊死

戰殺土官一人諸軍益競進焚其柵賊多死其逆出者復殪賊盡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明年胡宗憲方圖汪直用盧鏜言將與通市大猷力爭不可及直誘入下吏其黨毛海峯等遂據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環攻之時小勝然苦仰攻將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朝廷趣宗憲甚急宗憲諉爲大言以對廷臣競詆宗憲幷劾大猷乃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內平賊大猷等懼攻益力賊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橫擊之沈其一舟餘賊遂揚帆而南流刦閩廣大猷先後殺倭

四五千賊幾平而官軍圍賊已一年宗憲亦利其去陰縱之不督諸將邀擊比爲御史李瑚所劾則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帝怒逮繫詔獄再奪世廕陸炳與大猷善密以己貲投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大同巡撫李文進習其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安銀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文進將襲板升謀之大猷果大獲詔還世廕寇掠廣武大猷拒却之先論平汪直功許除罪錄用及是鎮筸有警川湖總督黃光昇薦大猷即用爲鎮筸參將廣東饒

平賊張璉數攻陷城邑積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詔移大猷南贛合閩廣兵討之時宗憲兼制江西知璉遠出檄大猷急擊大猷謂宜以潛師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衆從一夫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璉果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不出用間誘璉出戰從陣後執之幷執賊魁蕭雪峯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遂乘勝征程鄉盜走梁寧禽徐東洲林朝曦者獨約黃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後亦爲徐甫宰所滅

大猷尋擢福建總兵官與戚繼光復興化城共破海倭詳繼光傳繼光先登受上賞大猷但賚銀幣四十二年十月徙鎮南贛明年改廣東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犄角而諸峒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閩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大猷以威名懾羣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峒因令驅道輝歸兩人卒爲他將所滅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無何大猷果至七被禽端自縛乞殺倭自効大猷使先驅官軍繼之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

言又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
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
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
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
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降吳平居之梅
嶺平未幾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
行劫濱海諸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襲平平遁保
南澳四十四年秋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
中大猷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夾擊平南灣大破之平
僅以身免奔據饒平鳳凰山繼光留南灣大猷部將

湯克寬李超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
陶廣巡按御史交章論之大猷坐奪職平卒爲克寬
所追擊遠遁以免不敢入犯矣河源翁源賊李亞元
等猖獗總督吳桂芳留大猷討之徵兵十萬分五哨
進大猷使間攜賊黨而親搗其巢生禽亞元俘斬一
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乃還大猷職以爲廣西
總兵官故事以勳臣總兩廣兵與總督同鎮梧州帝
用給事中歐陽一敬議兩廣各置大帥罷勳臣乃召
恭順侯吳繼爵還京以大猷代予平蠻將軍印而以
劉顯鎮廣東兩廣並置帥自大猷及顯始也伍端死

其黨王世喬復叛劫執同知郭文通大猷連敗之其
部下執以獻進署都督同知海賊曾一本者吳平黨
也既降復叛執澄海知縣敗官軍守備李茂才中礟
死詔大猷暫督廣東兵協討隆慶二年一本犯廣州
尋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錫軍擒滅之錄功進右都
督廣西古田獞黃朝猛韋銀豹等嘉靖末嘗再劫會
城庫殺參將黎民表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屬大
猷討之分七道進連破數十巢賊保潮水巢極巔攻
十餘日未下大猷佯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
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礟發賊大驚諸軍攀援

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禽
朝猛銀豹百年積寇盡除進世廕爲指揮僉事大猷
爲將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而巡按李
良臣劾其奸貪兵部力持之詔還籍候調起南京右
府僉書未任以都督僉事爲福建總兵官萬曆元年
秋海寇突閩峽澳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起
後府僉書領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謚武
襄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
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勳武平崖州
饒平皆爲祠祀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

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
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子咨臯
福建總兵官

名山藏本傳

俞大猷其先霍邱人始祖敏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
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
爲秀才時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
即易衍兵既襲官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本學泉人生平研易以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緝廬閉戶不求聞達著韜鈐內外編註解孫武沒不授子以付大猷）嘉
靖十四年登會武舉時遣兵部尙書毛伯溫征安南
大猷上伯溫書陳禦象猴傳槌地之法不則使人持
尺書諭降之夷俗無禮好殺辱諭使破竹而束其膚
必備才學節識之士輕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
猷自許不敢後古奇士則請行（大猷言交人用象以戰禦象之法當用戰車接戰之具合作長矛凡給軍米以斗五升一包十日一給於崎嶇峻嶺之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爲名曰猴傳我所進兵賊必開設陷穽久之草長不異平陸凡遇寬廣疑地須令前鋒抱槌擊打驗其虛實）既
得掌千戶印於金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究於所
以教之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
此非吾自見之地二十一年□大入山西詔天下大
選材官大猷曰可矣走謁御史自言學古兵法通曉
塞詩書爲基忠孝爲根選材官應詔無如大猷御
史上名兵部大猷鬻資走京師復上伯溫書曰大猷
知小謀大危也位卑言高罪也未信自衒妄也三者

皆鹽不避而蹈者思效其區區也方今賢公卿主議百執事承式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翼於外豈少大猷若人大猷卒伍凡流抗身孤獨之表奮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之士談戰陣之勇怯則恥介胄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干廟廊之謨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弊究害循事求情言愈激則過愈彰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結客仗劍要交殘軀報知披肝售志揆繇職此也大猷生蹈三

十家無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闘中黠夷爲患跨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承檄以往卒數十死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縶而致之當道以爲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檄赴大司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哉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深沈謀略而不能爲縱橫辯詞特在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御史既具數陳應司馬必彌文廢格討有投書於澤沈劍於淵俛頸槽櫪待腐草菽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夫昔大司馬統兵征

南不自揆量嘗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忠有兼聽芻蕘之美是以鬻賫裹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來知□蓄害僅未舉動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庭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怛憂而用人之格猶拘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軀保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譚兵者吝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爲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太備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衆共之示不得私

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獨示有專也且使展布四體無肘繫也今也奏牘紛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復洩知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論持其後大猷所謂令太嚴者此也昔李靖以三千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頡利陰山不過萬人二虜亦當時□也今我軍不下數十萬勢乃無異驅羣羊當猛虎所以不敵繇羊無當虎之志也且主客之勢

亦甚可惑凡主寡可以應敵之衆者戰守在我不在敵也今也視聚兵為路傍之室無有固志聞風而潰欲戰欲罷皆在於□大猷所謂兵太多者此也大猷間近者輸粟邊塞將帥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金大猷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迺積迺倉迺裹餱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饑舍此取彼豈非國家儲跱充羨使之萌生貪污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計取貨賕兩購其罪帥長尤大大猷所謂糧太備者此也大猷欲言蓋不止此固當迎機而設亦待大司馬隨問而對書上伯溫大奇之送贊畫宜大軍門為

軍門者侍郎翟鑾大猷上鑾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士論風氣不敘其地鑿形貌已占其愚此一來也盡觸資用以充行橐為生死辭以別親故走萬里不知其遠聞驚風而不悽祓寒霜而不餒期以輸宿能行踰學立毛髮之功佐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此方將士譚戰陣矣皆不過曰操刀挾矢得一首級為功而已以大猷之狂竊謂□今日敢為猖獗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於此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誠當用節制之

師勝以大陣然後邊圉無虞中外寧謐夫用兵之道古人譬醫今復畢說見謂已陳請譬為文儒生為文當先識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為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孰長於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為正以此為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為鬪戰

之具未修爭角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也大猷所謂未修之具者欲以強弩勝其弓矢銃砲摧其堅銳虎叉制其環刀弓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叉鉤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斥堠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勢之奇願得一一指數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焉夫志可以矢公忠而才貴集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要有成古之英雄豈樂驚世駭俗哉窮則變變則通

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則非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相公用大猷言使閩此方之兵敵此方之賊大猷當鞠躬周旋殄瘁至死雖肉食野烏骨暴沙礫猶生之年也大猷言不得盡志不得行徒糜廩祿以虛歲月雖關門生入徼職再增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民將有先朝露塡溝壑而已因爲切近三事以獻一曰别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技藝以倡勇敢三曰重正兵以禦衝突鑿召入口對大猷召其素號知兵者折其爲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辨其爲虛鑿曰吾不當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大驚一軍而是時□遁大猷

知鑿無意歎曰忠心減□奇功報主爲宗社長久之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賦東征歌歸矣中國外夷勝負盛衰天實主之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止齊節制於混亂之區宜世迂我也伯溫因爲大猷請命擢守備汀漳既至上言巡撫都御史令守令巡海之官視地方安攘如傳舍渡舟然因日教技擊暇與其秀士讀易論文林箐逋結次第平定亡何海寇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司僉書時新興恩平二縣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到界中還報新興一縣淚賊引猺賊成亂猺賊化外之民也治宜綏淚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因出榜招諭極其切至淚賊化爲新民而良民輒因睚眦數罵前惡大猷復曉譬良民語之以理時時携糗糒單騎入村教以忠信仁義戰守自強之法復從數人入諸猺峒諭教之峒人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横界中與其黨梁伯清俱來大猷察伯清可用裨伯清牒令與諸酋之他所發覘挾青蛇前行殺之大猷諭賊曰有人詣我勿勦汝我則不從凡我良民謂我勦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勦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勦汝心汝亦

勿信我之勦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己汝守汝己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我人忠信汝無怙終汝而怙終我心捄民我身未死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盡言辭懇切以不兵爲兵新舊之民回心獻欵保全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奏遷福建都司時安南逋臣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瀷之位挾莫登庸别子正中保萬寧州以匡復爲名擁衆三萬時時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留大猷廣東臨行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數日乃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是爲嘉靖二十八年既至馳入子儀諭

陈其黨解散者一萬安南人乘于儀勢孤破逐之子儀還走入欽界大猷用海舟遮擊前後兩戰俘斬千餘子儀復去入安南追至海東雲屯檄宏濱捕之函首以獻交州大定亡何瓊黎叛乘勝勦平之單車入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俞佛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夷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永安新安諸州皆揖大海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變當用海舟征之國初征交從陸險遠所以取敗從海征之舟船無所不登岸兵糧無所不乘載交人有靡

折逃遁而已蓋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徵側徵貳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自古有天地則有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redacted]年一亂亂必一勦從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財帑費耗平民受傷不知凡幾何不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爲一時而處之逆計未來之禍豫爲一時而弭之竊謂天下之物以羣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不逆若各州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

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羣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操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村聯千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異心據城以叛雖強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

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因請於朝以爲海南右叅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爲浙江左叅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輸欵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許以自新若有不悛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爲天下先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遂與叅將湯克寬入海擊直敗之會颶風逆發我賊二船皆顚危至甚

乃復收港賊壽亦遁凡大猷所以議逐倭者皆當時
樓船入海與戰若徒備之岸陸我何所可守彼何所
不可登緜陸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共風
濤之險又倭劫海岸其患尙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
倭登岸行劫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
我海上舟亦有數耳一入河港我孰非舟因我之舟
不勝其載登陸劫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死矣
浙西川河互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園間有燥園
盡種桑柘其多水田少燥園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互
錯溝港穿貫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

搠河船周防戰備截斷津梁使無所渡徐進逼之待
其可戰一鼓乘之更行調海船堅守海港使不得遁
夫賊在海外海船足衞之賊入內河河船足困之計
數年之費爲一大衆勢必盡絶今總督軍門但知急
戰新進將領但承指揮輕死決鬬徒兒戲耳王翦之
對始皇也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不信以使李開開
用二十萬人不勝乃以六十萬人使翦復往夫如是
者不用八十萬人乎其爲軍興費不用八十萬人費
乎早用翦言寧復至此夫若此者不持重之鑒也悖
用大猷計數以樓船破倭東西粗安而整搠河船之

議竟不施行三十四年陞南直隸副總兵時松江柘
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爲總督尙書
經始至亦欲大猷急戰大猷曰某可殺寧可使擊不
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粤兵爲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
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大猷爲持
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粤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
王江涇而經亦用大猷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
墉斬首三百餘級大猷嘆曰此言獨創內防之策借
向者王公不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世宗大
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

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爲事官鎭守浙直總兵連破
賊吳淞江口營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
乘雨雪焚舟山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
知海上無警者二年世宗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
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
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
用太祖太宗禦倭法勅絶毋留以正中夏外夷之體
與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
使鏜迎直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世宗必殺
直倭從直來者盡殲之乃已宗憲下直獄使命倭怒

宗憲紿之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艓入閩閩中
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背笑
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歎曰某許國以來平
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
調度不在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用帕蒙首以裙結腰從一材
官後循牆走入見御史於寧波士民簞較喧閧咨嗟
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何
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遭吾
所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孥寧波託所善

友人李杜守之杜泉州人稟資雄邁善出新意發經傳所未發大猷嘗事有疑質問一言而決時譚綸以副使鎮台州數給大猷孥而溧陽史際
遺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隷毋
索俞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
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譴爲上言之錦衣帥
陸炳爲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爲保持
得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過費財糜卒
耳□於中國乃爲不決之隄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
可乃爲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輓上
下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簞茀龍盾而□弓矢弗能及

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數萬於安
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湖廣
鎮筸苗起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
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算無遺策始發之日廉
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已而
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
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威
撫之詔以爲鎮筸參將四十年廣饒平賊張璉聚寇
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二
十萬人復以爲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勦時三省尚屬

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
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劫使急擊毋反巢上
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
萬衆一夫須走若其奔竄流殺爲禍滋大璉雖離巢
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孰與走逐之宗憲一聽大
猷之所爲諸將謂璉巢萬山下山徑斗絕孰敢先登
大猷曰屬我疾引萬人據其高巔栢嵩嶺璉果奔歸
數戰盡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窘計離其
黨執璉自贖璉執有日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不平
欲與鬬大猷撫几大罵敢鬬者死夫吾惡賊不靖耳

何必在我江兵執璉廣兵執璉又何擇焉馳散其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示恩信乘勝誅林朝羲賊殺二千而返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鎭守南贛汀漳惠潮尋進總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善後朝議爲置平遠一縣以屬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贛與都督劉顯戚繼光滅之移鎭惠潮潮有倭二萬海賊吳平與通諸山寇亦起勅江廣福建三鎭撫臣偕大猷討平之大猷次第誅欵使人招平平率衆來謁單騎

見之平啼泣投身其諸酋不甚聽平平不能自決然猶爲大猷殺倭百餘級而與之絕大猷居平梅嶺而平終不戢詔書必得之使閩廣二帥會征大猷日兩將不能以相使盡歸責一將當事迂之久之廣兵不至平遁御史論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寇李亞元等爲寇兩廣總督吳桂芳抗留于朝曰大猷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大猷大猷得留分五道兵征之俘斬萬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年所矣其酋韋銀豹黃朝猛入會城刼布政司庫手刃叅政民衷桂芳復請用大猷鎭守議征詔復都督同知

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爲隆慶二年此時總督兩廣譚綸移鎭薊遼上書乞大猷與同練車破□繼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經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恃閩船閩兵當造舟募兵於閩瀚與諸司嫌其遲久大猷爲瀚作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夫此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賊子弄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翦株枝根絕然後已苟圖欲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徒拙何取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截殺鵰勦

戰國用兵師也造不嫌拙大舉征勦古帝王奪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猷言廣省城外卽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歘忽耳倏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造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公曰閩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臃腫將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省論功皆首大猷於是始往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用兵七八萬可矣大猷曰必十五萬竟以十萬分七哨入居三月計誅朝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

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聚兵
招撫之須五月乃可出諸公不能俟以三月出大猷
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永安矣於是總
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爲州州曰永寧而巡
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眞兵部覆奏大猷故
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爲奏移鎭福建時方議攻賊彭
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趨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及副
使鄧之屛促向彭湖新倭猝入烽火寨殺把總去御
史論劾大猷大猷竟不言之屛短坐免官時萬歷元
年也大猷結髮爲將在兵間五十餘年旌旗所指動

以報明主拯蒼生爲念長於料敵未嘗敗衂居常稱
堂堂天朝匪茹之寇非蠻則□帝王之師有征無戰
節制之兵動圖萬全寧費寧遲不敢輕動取勝與其
完目前之局毋寧預計數十年後經營訏謨而永之
然世多不然其說至其爲之不就而後信服而卒從
之至於永久訏謨一時當事固未能決也其倭陷興
化時輿人急在燃眉而大猷講五攻十圍之道鑿溝
壘堵海埂以待戚繼光至然後與劉顯一鼓平之興
化所繇陷坐劉顯玩戰輿人怨顯次骨而亦大詘大
猷顧大猷謂吾不先鑿溝塹堵海埂者戚公驟至能

無一倭逸漏耶此時譚綸方爲福建巡撫上功於朝
繼光顯皆得陞賸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曰節
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
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
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
愍可以託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
幸自愛綸入爲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生志
在征□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妄
勝尙有胎産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
今其時也綸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大猷友人李

杜謳大猷老也盍退休大猷曰吾祖父世官享國家
俸祿未有以報主上沖歲東□時肆憑陵平生志在
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後已綸譚公在位又知我心
□自成祖北伐而後未有用大陣勝之者世宗庚戌
之變將士恇懦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恥也穆宗皇
帝奮武大閱而陣法久廢諸將幾不能軍何以示國
威衞天子於是以其故大同制車法上之於朝曰禦
□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轅之
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扁也詩曰
小戎俴收卽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古人取任

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會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卒賜祭葬贈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車罷大猷在軍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卑遁以爲實修當世士大夫深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十餘家大獻與湯克寬學駛海中風濤立起天色黯晦不得學者二日軍士皆哭大獻留然稱快克寬日比豈快時大獻日某平生無所變掛今與公同時溺海業綜既盡亦是快事克寬大服風定銳贄稱弟子嘗元正見偏裨堂上離坐答揖侍者皆推坐向後揖竟返坐侍者不豫前遷遜跌於地冠簪俱脫大獻待

正氣堂集　傳　六　味古書室

起整冠揖衣略無異色退語人曰以雅量踚災兆矣其年平泰亦無疢災[illegible]日平生推獎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堇戀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爲指揮結客募士死與化之難第先爲秀才大猷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友論學辨博而卓於見深城猷同郡人克寬邳州人第連江人第與予善

重刊正氣堂集序

雲鴻少習舉子業不善讀書而好藏書於兵家言則惟先大父澹亭公手遺數種而已年三十四改秩襲職蒐羅古今兵書始得若干種如握奇經陰符經六韜司馬法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素書李衛公問對武經總要登壇必究戰守全書火龍經五火元機金湯十二籌備倭記籌海圖編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治平勝算諸書究未全備然兵法大旨一本諸古其因時制宜通權達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古之兵書四庫提要以爲多出僞記獨孫子吳子爲眞傳厥後或彙集或編定或專言火攻而皆闕水戰之法間即

正氣堂集　序　一　味古書室

有載之者又詳江湖而不詳外海若卜大同先生備倭記胡梅林制府籌海圖編戚元敬少保紀效新書及俞虛江都督正氣堂集皆爲前明倭寇而作故於外海水戰往有論及更考當時倭患蔓延沿海各省少保都督各具韜畧久歷行陣數年間掃平之天下稱爲俞龍戚虎忠勇智謀不亞古之名將其著作也其經濟也豈不比於據圖籍而談軍旅論海防者較爲閎歷語哉少保諸書久已風行海內而正氣堂集初以未見爲憾千戎謝燭庭購得之凡十六卷嘗借

讀一過嗣燭庭攜借其友散佚不全閱數年晤燭庭詢其故始知其友分借於某某皆作古人難以踪跡雲鴻於是悉心延訪先後得於借書人之裔合之燭庭所匧有存者爲十六卷其近稿鎮閩議稿餘集洗海近事續集等篇則於今歲春至福州介何道甫孝廉假鈔諸陳左海太史家者合成全璧大爲忻幸夫都督生平精英浩氣萃於卷中冥冥間不無鬼神呵護故能佚而復全耶

國朝乾隆中博采天下遺書

裕陵特諭謂明季諸臣書籍讜論危言切中彼時弊

病痛切敷陳較有關係惟當改易違礙字面無庸銷燬

聖人之安與天地同量所以闡幽顯微資考鏡而示方來者於乎偉哉雲鴻竊以正氣堂集指陳戰事剴切詳明而水陸機宜距今未遠非若古之兵書之奧杳難知者比宜與少保諸書並傳於世因謀重梓壽之梨棗以垂無窮但元本譌錯滋多圖亦不了且其中存目不存文者有之存文而遺目者有之茲悉加校正詳繪諸圖並增錄明史列傳及名山藏盧江本傳於卷端餘俱遵元本而付之剞劂氏俾盧江全集得與少保諸書昭垂海內其忻幸當不僅雲鴻一人已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龍溪孫雲鴻謹序

正氣堂集目錄

卷之一
會試論策
安國全軍之道
第一問
第二問
書 千戶
上兩廣軍門東塘毛公平安南書
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
又呈畫處官澳三策

上兵部尚書東塘毛公書
上宣大軍門侍郎聯峯翟公書
再上聯峯翟公書
奉復雙溪程公書
卷之二
揭 汀漳守備廣東都司
呈福建軍門秋厓朱公揭
條議汀漳山海事宜
呈兩廣軍門約庵歐陽公揭
論治湞治猺

諭 附
諭新興恩平賊三首
諭新興將逃人戶
諭猺民
諭馬洞新民
諭新民逃走者
議征安南水戰事宜
諭安南賊人 附
論范子儀必可得
議處安南四峒

諭莫黎 附
論處黎長久之策
料交黎後日之勢
卷之三 廣東都司
交黎圖說
平交
處黎
卷之四
書 瓊崖右叅將
復蕭友山侍御書

又答選將練兵書
奉邱集齋書
上程松溪書
奉李東洲書
與劉見湖書
與黄小竹吏部書
與黄葵峯海憲書
與林三泉書
與陳希齋書
奉林次崖書

與盧玉田書
與胡鹿崖書
與蔡鶴田書
與項歐東書
與陳南川書
與顏文岫書
卷之五
揭　浙江左參將
呈浙福軍門思質王公揭十二首
議以福建樓船擊倭

防倭議
議兩浙水陸兵事
議廣船不宜調
議王直不可招
論王直未可擊
擊王直時風變
論浙西海勢
論閔溶受誣
論非眞令倭人降
論收兵下船之故

議擇地立營
呈浙福軍門及泉李公揭三首
請面陳時務
議整搠河船
論河船式
卷之六
書　浙江左參將
與李同野書二首
復台州陸教授書
與陳梅山書

與王蘢指揮書
與王遵岩書
與阮函峯書
與王濱湖書
上張東沙書

卷之七

揭　南直隸副總兵

呈總督軍門半洲張公揭十首
條議防倭事宜
論浙直海澳風候水勢
議南直隸宜增兵

論李海道受誣
論鄧城可將
論金山南匯青村宜增兵
論宜整搠河船
論宜堅固內防
論兵威未振未可輕動
論泖湖寬廣可以展布兵船
呈軍門石崖周公揭五首
論宜整用河船
論不應張總督之調
請多備兵餉
王江涇之捷
六金壩之捷
呈總督軍門在庵楊公揭二首
論海勢宜知海防宜密
議水陸戰備事宜

卷之八

書　南直隸副總兵

與薛南塘書
與岑匡阜書

與任復庵書三首
與湯武河書
與周觀所書
與王見川書
與王東臺書二首
與劉月坡書
與董北山書
與曾龍山書
與董後峯書

與翁一水書
與金存庵省庵書
與史方齋書
與方雙江書二首
與張惺吾書
與蘇松同事諸君書
與傅鍾山書

卷之九

揭 浙直總兵

呈總督軍門梅林胡公揭二十首

請多調戰船
請練兵
薦邵應魁侯廷佐
議處日本貢夷
議計縛王直
議毛葉不宜久置寧波
言一二日當以兵船泊馬墓
請發兵船泊馬墓
自明三首
料賊小舟乘夜奔出
請益加防截
請兵糧
自明
劾後遜謝
胡公與李同野書 附
論搗巢必以狼苗之兵 以下南贛總兵附
請保用湯克寬
再請保用湯克寬
胡公得劾奏書慰問

卷之十

書 浙直總兵 詔獄附

與阮函峯書三首
與熊兵備書
與張明崖書四首
與史燕峯書
與蔡可泉書二首
與何吉陽書
與胡栢泉書
與周蒴崖書
與李克齋都憲書三首

克齋李公甘保犯罪將領殺賊立功贖罪疏附
與王方湖書二首
與金惺庵書
與范東濱書
與殷皐人書
與解東泉書
與朱文石書
與湯武河書
與熊北潭書
與曾清書

與唐荊川大史書
與黃葵峯都憲書
奉林次崖書
與袁莪溪給事書
上兵部楊尙書書
上徐相公少湖書
與譚二華書二首
與李同野書二首
獄中上書
與程後臺書二首

與史玉陽書
上徐相公陸太尉書
上陸東湖書
上內閣諸老書
釋獄與同獄高抑庵書
與王方湖書
與雲臺山人書
卷之十一 大同鎮立功
兵略對
大同鎮兵車操法

廣西選鋒兵操法
卷之十二
書 大同鎮立功
上李克齋尙書書七首
與譚二華書三首
與李同野書五首
與戚南塘書
上趙方涯書二首
上董潯陽書
與程後臺書二首

上楊東江書
上徐存翁閣下書
與黃葵峯書
與薛南塘書二首
與史玉陽書
與陳春臺書
與王賓南秀才書
與方雙江書二首
與王本會書
與曹東川書

與李同野書
卷之十三
揭 南贛參將
呈諸閣下論經理嶺賊宜設州縣
呈提督軍門北川陸公揭二十一首
論用鄉導計度兵糧
論施爲古今不同
論各巢兵與土兵不同
論招撫欲誠征勦規模欲大
論早安撫使賊不出
取鄧總兵
論程鄉未可輕進
議建州
議立州以安反側使得專意饒埔
再請堅意立州
申改州爲縣
議添設松源縣治
添設上杭三圖縣治
議羊角水爲驛
請迫張璉巢以致其歸

擊張璉請早發援兵
兵至賊果歸巢
再請援兵
計擒張璉
廣兵執張璉
請散兵
卷之十四
書 南贛參將
上張總督都憲書
與李檢庵書二首

與胡廬山書
與陸公子書
與魏恪庵書
與張涞溪書
與金松澗書九首
與陳海洲書二首
與譚二華書三首
與楊宏舉書
與桂少江太守書二首
與盧壁山書

與邵甘澤書
與趙桐崗書
與鍾叅將書
與張惺吾書
與歐東田書
上存齋相公書二首
與陳春臺書
與王賓南秀才書
與周雲川書
與顏山農書

與楊秋泉書

卷之十五

書　南贛汀漳惠潮總兵官

與諸司會呈諸軍門書
興化滅倭議
與讓溪游公書二首
與福建軍門二華譚公書
與戚南塘書
與李抑齋書
與葉瞻梅書
與陳梅山書

呈總督軍門北川張公書二首
請留徐僉憲
再請留徐僉憲
與南贛軍門堯山吳公書七首
議以賊首伍端征倭
伍端用命
宜緩諸巢而急征倭
伍端兵不宜數數迫戰
欵吳平用伍端以大殺倭寇

論山寇多宜撫剿並用
吳平得功
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十九首
論地方事勢
慮福建倭寇流入潮州
請豫防惠州伍端兵勇而不擾
用兵不宜急迫
論徐僉事才性
調兵在兵目得人
條議潮州用兵便宜數事

論用奇難以滅倭衝鋒兵無定名
狼兵宜在海豐
調東蘭等兵
議再添兵一萬
伍端兵欲歸耕田可以堵賊之前
議辭福建軍門二華譚公援兵
九龍山之捷
處栢林叛兵
集兵船以攻叛兵
處叛兵宜有次第不容助長

料叛兵不我疑
計叛兵必伏誅
與莫吉亭海憲書
與徐僉憲書
上徐相公書
奉報京師諸老書
與自湖吳公論□書
奉報兵部尚書克齋李公書三首
與南贛軍門堯山吳公書二首
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二首

與廣東巡按青田陳公書　與福建巡按海山陳公書　青田書元本闕
報福建總兵南塘戚公書二首
與福建海憲洞巖周公書　與福建軍門南溟汪公書　洞巖書元本闕
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十六首
請早調兵船掩擊吳平船隻
謝吳公具書內閣本兵詳論處吳平時心迹
吳公書略附
請釋蔡儒
請釋鄭禹蹟
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横

大征二源豫請詳審要害移建縣治以省重
費以圖久安
移縣
傷破雲溪之慘
論撫河源剿從化機宜
衝鋒兵不責取功
請立營撫處零賊
封刀之後不宜輕易殺人
留殘民以立縣治
駐師淡水三戰而得三賊魁

賊魁既得宜闕淡水以誘賊之出
謝吳公詩賀得子 吳公詩附
謝吳公叅轉廣西總兵
與萬履齋書
與吳松川書
與張松陵陳羽泉書
上徐相公論征三巢書
與南贛軍門堯山吳公書四首
論鄉兵不可用
請募以勁兵一萬截賊之出
再請以勁兵截賊之出
論惰歸之兵不可用
卷之十六
奏疏
懇乞天恩亟賜大舉以靖大患以光中興大
業疏
懇乞天恩辯明下情將功贖過疏
為乞賜大舉撲滅襲陷郡城大夥倭寇疏
前會剿議
後會剿議

讀梓人傳
秦醫
與林竹山書
代張半洲子辯冤疏
卷之又十六
征剿古田事畧
討古田賊呈
討賊議上
討賊議下
用兵二義

古田近議
呈總督兩廣軍門李公
一未盡事宜
善後議
答巡撫殷手本
先發各猺獞村告示
稟總督軍門李公
進兵續議
稟總督軍門李公
手本行巡撫殷幷各道

稟總督二華譚公
稟總督軍門李公
稟總督軍門李公
手本行巡撫殷
與殷石汀公書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
手本行巡撫殷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
稟總督兩廣軍門李公
與黎同知書
與郭華溪公書
手本通行
手本行巡撫殷
與殷石汀公書
與殷石汀公書

與殷石汀公書
手本行巡撫殷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與殷石汀公書
手本行巡撫殷
與殷石汀公書
與莫吉亭翁書
手本通行
稟總督二華譚公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府書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書通行
與殷石汀公書
與殷石汀公書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與殷石汀公書
與殷石汀公書
鵬剿古田之外獞賊圖說
鵬剿龍門船埠里旺牛河圖說
與殷石汀公書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與殷石汀公書
一給告示招撫
代王綱廖元招撫票
報捷題本
古田竣事詩二首
議剿府江兩岸獞賊哨道

正氣堂集卷之一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杜編次
鄒山鄭晏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會試論策

安國全軍之道 嘉靖乙未科會試第五名俞大猷

君子能成乎天下之事以忍爲之而已夫忍德之基也行事立功之本也君子而能忍則不爲人所致機操自我焉者也君子而不能忍則常爲人所動機操

自人焉者也機操自我者持重以觀變秘幽以徼物在我無召彼之端在彼無可乘之隙忍於一時必有大伸於其將來者矣機操自人者在吾無持重之威自闡其淺深之形以示人正所謂小不忍亂大謀者矣有國如是安能有國將日僨軍固其宜哉愚嘗讀左氏傳晉公曰民未知義未可動也晉公類能忍者也嘗讀三國誌司馬懿蓋俗將之雄者寧受巾幗之辱而其所自爲守者益固懿蓋知孔明非己之可敵故姑忍以待之說者至今謂二子非惟能自安其國且終以危人之國非惟能自全其軍且終以破人之

軍是皆能以忍自守不爲人所動者之大誠也主不明其誠者謂之私怒私怒者黷師將不明其誠者謂之私慍私慍者悻戰吁吾固知其師之黷之也而非其擇之周也其戰之悻之也而非其擇之詳也唯其不能自擇乎詳與周固其能爲人所動而使怒與慍惟能爲人所動而使怒與慍吾知其亦能爲人所誘而使驕與亢可怒可慍可驕可亢則可量也法曰不動如山難知如陰語難量也君子而使天下之人得以量己吾於此勝負決矣又奚必擊鼓踴躍之日而後知哉死者不可以復生亡者不可以復存武子於

此蓋危其辭以震天下也武之於兵觀其深乎吁原其所自蓄其不能自擇乎詳與周之過血氣之剛使之也欲進是者有道執其機而已執其機焉有道定其志焉而已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吁君子至能慮而止矣能慮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客氣寡客氣寡慍怒自忘無形可窺無迹可捉能疾能徐能疎能數能遠能近眞如陰陽鬼神之出沒開閉而不可測度矧可得而乘乎法曰善爲治者蓄其怒善爲兵者積其慍夫怒蓄則德可大慍積則威可立吾之德大而威立彼其鄰國與敵且有陰弱之勢矣

吾國吾軍之命脈於是有所司之矣安全之道豈有大於此哉雖然武子懼天下不能忍而輕於慍怒以至於危敗吾獨懼天下苟安於忍辱而遂忘乎慍怒其弊必至於委靡而不可收拾又豈但危敗而已耶邵子曰暴君之爲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爲天下害也深庸君類能忍暴君類不能忍者也害淺害深君子宜知所戒矣故平王能慍怒必能復父之仇天下可無春秋也威王能慍怒必不命三晉爲諸侯天下可無戰國也二君當慍怒而不慍怒卒延天下無窮之禍善爲治者豈可苟偷一時之安全哉况夫怒慍情

也可怒可慍物也在物有可怒可慍之端吾未聞剛毅君子能忍受天下橫至之物而不報也噫是不然怒可也怒而興師其弊也躁躁不可也慍可也慍而欲戰其弊也浮浮不可也浮也躁也是皆情之逆感之其所慍怒而僻焉者也苟其鄰國與敵其過惡暴於人人而爲天下所共慍怒者正所謂有其義者有其辭君子可以動衆義理之勇誠仁人所不容隱忍者然又且度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昧而攻之服而從舍之則其爲慍怒也吾又何病焉獨不觀之天地乎域中雷雨乾坤震動萬物無所避其威然而俄頃

之間太虛寥廓青山綠樹自如故前王文武猶天地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無他文武得中和之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人能致中和天地且從而位焉萬物且從而育焉之其所爲道賊武子所謂安國全軍之道其規模氣象之大小何如耶吁吾猶惜乎武子特以其所見之一偏者言之而未聞乎中庸之大道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第一問

天下有正氣有血氣語其似也則均出於一身似

乎其無以相別也語其非似也則聖凡之機豫乎此儒俗之分介乎此而美玉碔砆之不可同年以語也執事發策下詢盛心欲勉人徒恃血氣者當進而大之於正氣愚生武人他日未嘗學問只馳馬試劍所學者血氣之事顧豈知所謂正氣者其道爲尤美乎然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誠不敢自棄於明教之外聊試言之以就有道執事裁正不亦愚生之幸也耶嘗謂天地有二氣濁爲陰而清爲陽吾人之生也則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氣吾其體寧獨無所謂陰陽淸濁者乎是故其淸而陽也吾人得之而爲正氣其濁而陰也吾人得之而爲血氣敢問何爲正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能輕天下無道之王公而王公失其貴能賤天下不義之金玉而晉楚失其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天地失其大敢問其所謂血氣者是烏足稱於大君子之前哉彼其兇很狠虎之狀咆哮虎視之雄常恃己之銳以乘天下人之惰與歸一旦而自蹈乎惰歸他人亦以其銳乘我也夫其氣也均天地之所生也而有陰陽之分如此苟使天下亦惟以正氣爲養而血氣不以逞焉亦何勞憂

道君子之喋喋哉但天生人不能皆賢其所謂正氣者不幸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其所謂血氣者固君子之所甚薄而悻悻之徒每持之以肆志于天下也是故世有孫吳李靖者出焉均未知有所謂正氣之說孫子之說猶知有所謂治心治心誠在當急孫子之說爲近矣吳子言地機事機力機而以氣機首之且不知有所謂治心者也李靖之語唐太宗却於孫子之說推三義而加以六焉實不外孫子言中之意似亦贅矣雖然要是三者之論皆主乎血氣者也是故世有曾子出焉曰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此蓋以理爲主皆由平日自省中來孟子生於戰國權謀詐力中開口便說仁義答告子謂能善養吾浩然之氣語其功謂由於集義所生勿正勿忘勿助長蓋有發前聖所未發則夫得正氣而善養之信乎曾孟之最爲可貴矣若項羽之氣能勇而不能怯沛公之氣能勇能怯號稱大度之主楚漢興亡之機實決於此若夫聖賢養氣之學豈溺冠不好儒者所可窺其門牆哉孟施舍以必勝爲主雖有似曾子之反求諸己然觀其言曰視

不勝猶勝也噫以不勝爲猶勝是卽好勝之心途之人皆有之是固難能也乎哉嗚呼世之銷沮之徒過於弱己非豪邁磊落之才氣決自任者失之剛要未識英雄本色然過於弱者其終不能以自振失之剛者猶可裁抑以歸於中孫吳李靖擅用兵之至雄漢高得三子之餘術曾孟之所養三子當拜其下風雖然先儒又有言曰顏子春生孟子幷秋殺盡見謂其有太山巖巖之氣至語孔子則謂其如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而不見其形迹吁孔子聖之也聖則無可無不可曾子孟子大賢也賢人之氣必引而自高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學孔子當學曾孟始得

第二問

天下有良法乎曰無法良於創立之初未必不壞於再傳之後天下無良法乎曰有世世有奉法之賢何憂乎無經久之法昧者不察徒見有天下國家以來無法不弊以爲立法者之未盡善耳不知再傳之後奉匪其人浸失前制是豈法之未善哉不得其人用之之過耳古人謂有治人無治法眞確論也愚請以此意復執事夫自田制未亡之前

兵農未分固無所謂用兵之良法亦無所謂必壞之兵法相安以游熙熙如也自兵農既分之後天下尙爭人立其法以相勝如齊作內政寓軍令晉作州兵立戰法魯作丘甲增車乘楚作乘廣練戰車魏武卒以示威秦戎卒以番戍若要其中之得失則晉魯楚魏秦之法雖不能如齊內政之巧於用詐要之皆足以強國而已第其再傳之後奉之者類非管仲諸人欲其不壞得乎降後漢有踐更過更之卒唐有府衞之卒宋有禁廂鄉軍要其中之得失則府衞效兵農而作逅於管子之內政其

上也漢其次也宋則無唐虞之利而兼有其弊其
最下也要之立法之初均足以自衛第其再傳之
後奉之者非如太宗諸人欲其不壞得乎我朝
兵相維相制甚爲詳密再傳以來司兵柄者徵
國之忠徇一己之私大同之變實有激之且至召
募以問罪官兵全不足用是豈謂無其故耶夫國
初五千六百名爲一衞今一衞不過二千人而已
其弊全在淸勾原籍之丁也假如遼東之軍亡必
勾原籍浙江之丁福建之軍亡必勾原籍河南之
丁扣絕亡之日與造册申勾之煩須二年而後一

軍得補就其既補未幾而不服水土而旋亡或不
願遠征而再逃此軍伍闕亡之一弊近日又有不
良有司好行弊政每一軍替役必須行文府縣轉
中上司俟文下之日方准收伍本軍如有見銀三
二兩就賂各吏書尙須兩月方得如其貧乏不能
舉則有經年不得補者又有一等異姓過房之丁
一概行文扣除夫吾之養軍但取其精勇足以充
吾戎伍而已庸何恤其過房異姓與否近日有司
無乃以當軍爲民間第一好事而故難之如此世
有犯充軍者且尙汲汲號訴以自白豈有收軍使

之浩費見軍使之自退欲其戎伍之充得乎戎伍
不充庸何求其兵之精哉凡此皆無良有司之過
也亦非有司之過也今用天下人之過也爲今之
計或欲遠効韓子之所謂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
千尹洙所謂藉丁民爲兵擬唐置府之說又或欲
如李林甫之募長征兵王安石之立保甲法以及
龐藉蘇軾韓琦募弓弩手刺義兵團結弓弩社之
法又或欲如李抱眞分曹角射种世衡課吏民射
之政雖其中閒人情有所未便土俗有所未宜然
損之益之固皆有可施行於今者但無良有司以

主之不免文具而已竟何補於實用耶噫此愚所
以日今用天下人之過也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
世但上之人失所以訪求之耳然其所謂訪求之
方尙亦多術非寸畧之下所能盡陳惟進教之幸
甚
書

上兩廣軍門東塘毛公平安南書

公始釋褐郎應制登嘉靖乙未武進士陞
正千戶時天下承平無以自見會朝議征
安南公上書云云其初出草茅而論兵規
模已如此矣有征無戰王者之師也東塘
毛公伯溫果用其策復遣使持書入安南
諭莫登庸登庸銜璧面縛詣軍門降聽天

朝虞分而安南平矣

泉州衛前所署正千戶俞大猷照得卑職近蒙廣東按察司僉事林按臨本省募兵乃得承覩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參贊軍務太子賓客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毛案行兩廣雲南都布按三司通行所屬府衛州縣學校大小官員及山林宿儒壯士但有謀策俱要開陳是大海不辭涓流大計欲求一得卑職戰慄思之大司馬大將軍虛誠如此倘布蠡測之愚必無出位之責矣倘其言或太直機或太泄謀或忤乎前議亦必不罪狂戇之士矣雖然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卑職所學云何夙好從事豈願失時苟得論對就正於太公伊尹之前以盡吐其胸中而果以爲武夫狂論經生迂談實不適於時用從而加以罪責亦豈所避哉誠以今之欲議處乎莫賊者有二伐謀攻心爲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焉者也試以伐兵攻城之成策言之所從入之路正兵當有二其一北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以漸入坡壘邱溫隘留邱急雞谿芹站渡富良嘉林以擣交州若曰隘留一道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宣德之役足徵也則天下之人必以我爲不武矣獨不觀新城侯張廣捷之師悉由此進乎若安邊侯柳副將軍崔之敗實其自致之禍廟算不多之故也凡引兵深入敵人之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可矜連破之勢而突趨乎哉大將渡橋可不先觀橋之堅否以至於中壞哉新城侯張以像獅禦象交人旣受反躁矣欲再用象豈不於未戰之時設爲像獅以狎親之使象知爲虛形而不懼乎豈像獅之外別無禦象之術乎又一路當西自雲南臨安入歸化石廩野蒲猛烈柵華沱江嘉興三帶等處水陸雖數百里城堡亦不甚多且其兵出自沱江者牽制宣化足以壯三帶士

氣白鶴江流通富良順勢東下直會北來之師以入交城自有千仞轉石之勢矣夫西北二路之兵旣下交州然後分兵四攻則宣化建昌三江太原沿江兩岸直至大黃江俱可順下矣抑又當有分兵三哨一用福建經慣舟師徑襲順化升華思義廣南等府仍招來占城之夷許復舊界而清化乂安等府皆可傳檄而定也一用廣東舟師自欽廉向彭城萬寧玉山以入永安萬寧則海東都齋可破也一用廣西田寧龍州歸順之兵偏侵諒山長慶使賊勢聲懸斷則無伏隘扼我之患矣夫用二正兵以克都城用三分兵

以襲諸郡此擊常山蛇法也首尾中並舉豈復能逞哉若數師俱進諒山廣深恐徒趨乎偏僻若龍州欲進隘留反經途于憑祥又恐失於倒行若由思陵征進祿州西平則元鎭南王懼日烜過其歸師乃自內傍關取單巴祿州間道走還是祿州亦係偏地豈能由此以進取交州乎夫以上陳其所從入之路也其餘兵端如纔姑舉其大要言之法曰兵衆既集聚未相諳識不可進攻然則三十萬兵之強脆老羸悉當瞭然於大將軍胸中然後可進攻也陸兵必於大教場中定隊操演三月水兵必操演二月又下水操演

一月然後分授各路之將亦須操演數時方用啓行則分數先定形名先立攻殺擊刺疎速坐作開闔奇正之方各先諭旨識情而臨機應變自有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裕蓋古人所謂節制之兵矣其運糧遇崎嶇峻嶺則猴傳之法可用也猴傳者令兵夫空手挨立嶺路將米逐包傳過如猴之所爲者然須預將米封包堅密以斗五升爲一包每十日一給一軍一包最爲簡便其禦象之具則合造戰車其接戰之具則合作長矛戰車乃私見所爲長矛則漢光武昆陽之戰以五千兵破王邑百萬者也我議兵三年矣賊

於進兵之路必開設陷穽日久草長不異平地須令前鋒持大撻凡遇寬廣可疑之地用力擊打以驗地下虛實而後可行如兩兵交戰彼北我追之時尤當慎焉又以伐謀攻心之策言之法曰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令敵人全師授降納土此上策也按莫賊來表欲自附於改過首罪之列願將本國土地人民戶口聽天朝處分但我使不往彼使不敢入其志之眞與否其處分之欲如何皆不可知也竊意一面陳兵尅日以進一面遣使數輩徑抵其都責以夏夷之分諭以逆順之理懼以強弱之勢果見其悔心之發

自攄之明出於中心之誠要見坊社村洲岡峒源場戶口糧米實屬何府州縣或聽吾郡縣或聽吾分立得其實落回報則一使講通之力足抵數十萬之師功歸於大司馬大將軍者甚大而福及天下生靈者甚溥亦何惜而不一試爲之乎如或莫賊背反前約拒慢吾使負固怙終罪在不赦則賊地虛實吾使已伺覘其大概矣然後激鼓英雄之士長驅於鳶鳳眼勒功夫芽嶺河華之間旗自正正陣自堂堂太山壓卵之下可指日以梟莫賊之首矣然交趾舊俗最爲無禮破竹束膚辱殺諭使固其優爲今之使臣職未

易稱必也學裕才充節堅識宏直以國家生靈爲念而等生死榮辱於浮雲大虛者然後能爲大司馬大將軍成此偉績也念卑職學才節識雖萬萬不如人但叨國厚恩許身願報不敢讓於古之忠臣奇士而泉州衛右所百戶鄧城實猷同志之友願與卑職同死生以報國家者倘得均充末役以資正使使令俱不敢辭也陳言至此不覺其嗚號之疾狂冒之過大抵古今策士欲求自見之道類或如是爾干冒威嚴不勝戰慄待罪

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

嘉靖初閩廣海寇不過數百輩乘風遊刦不足爲地方大患有司因仍玩愒不撲滅於早誠有如公所云二弊者遂至勾通日本而祖宗備倭至意蕩然盡矣乃貽患浙直閩廣者十四五年涓涓不塞終成江河毫毛不拔終成斧柯可勝嘆哉

泉州衛前所署正千戶俞大猷呈爲謹陳用兵二弊二便以贊上謀捕寇盜安地方事卑職自秀才以至於爲百戶時每見山寇肆毒生靈無聊有司卒莫能何慷慨太息亦時有出位之獻竟坐狂悖不錄遷誤武舉陞職又爲當道責望報稱特深奪可逐隊隨行無所建明耶卑職讀漢書賈誼傳每恨其對孝文謂陛下曾不得如臣者議之卑職今之所陳詞語過激猶不免賈誼之失所恃者今之當道悉虛心樂取之君子耳韓愈曰老農豈聖於孔子老馬豈智於夷吾卑職一得之愚無亦老農老馬者類耳當道豈卽罪之乎嘗謂今之所不成功於捕海寇者其弊有二上不能用將將不能用兵是也兵家而有此二弊廟算之下雖甚愚之人已知其無濟於事又奚必戰之日哉吁今之當道悉高明君子何獨不知乎無亦因仍故事未有致心廟算者乎敢不避忌諱爲臺下言之禮曰簡選傑俊言慎擇也易曰長子帥師言專責也趙用徒讀父書之趙括而四十萬卒之命不能免於

長平此犯不慎擇之戒也九節度之師無制帥賢如郭李猶不免相州之潰此不專責之戒也凡今當道之用將也能慎擇乎哉能專責乎哉聲勢報至因仍移文不以委府州縣尋常守職之有司則以委衛所有財勢有虛名之軍職其不慎擇有如此者如之何而不失人哉或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況知將又難於知賢乎以子玉之爲人子文不之知楚子亦不之知如之何而能不失人哉人之難知慎擇猶不克也況不慎乎誠於委任之際考察行能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

兵藉某人叅佐要若干兵船要若干貲糧某處進攻
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兵難遙度固矣節制
之方獨不可先定乎於是卽其計謀稽其聲實若果
遇眞將焉立談之下已可得其爲人之大概矣苟其
兵法不知應對不備才能不偉志氣不充已知此輩
遇賊決無成功之理况且支吾曲避決不至與賊相
遇則將焉用彼將哉今當道之用將誠未聞有愼擇
如此焉者也今日委一府首領明日委一縣巡捕今
日委一寨把總明日委一衞指揮今日兵船三五泊
此灣澳明日兵船六七抛彼淵嶼彼此不相降下進

止各相推調勢分氣削誰能獨逞周書曰紂有臣億
萬人維億萬心予有臣三千人維一心今之賊兵所
謂維一心者也善爲兵者當使億萬之人維一心今
衆將角視心已不一又何責其下之人乎政出多門
尚不可以治民兵出多門謂擒賊之功不竟者不固
其宜哉今當道之用將誠未聞有專責一人者也不
愼擇不專責豈不可謂上不能用將也乎哉彼師有
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戴溪氏
以言乎其智也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
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尉繚氏以言乎其勇也韓信起

於亡命背水一戰諸將遂以爲不及此非智者能之
乎岳武穆以武臣不惜死自期幾雪靖康之恥此非
勇者能之乎凡今諸將之用兵也師出無律何有於
智身家念重何有於勇一承委用之文懵懵隨行混
混逐隊與以機兵則持機兵以行初不審機兵之能
濟事與否也與以軍餘丁則持軍餘丁以行初不審
軍餘丁之能濟事與否也與以捕盜水稍又初不審
其何澳捕盜水稍可用何澳爲不可用也分數不明
形名不立正所謂將不智則三軍大疑是已使有將
於此能於受命之始量其某兵可用而用之某兵不

可用而舍之就其所用之兵指海而與之誓曰爾耳
未齊吾有金鼓爾目未齊吾有旌幟爾心未齊吾有
賞罰如此則強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疏數疾
徐之間眞如手足腹背之相爲用不知者能若是乎
主將既受厚托便當身駕海舟出冐大洋風波之險
兵刃之凶談笑安受賊入廣吾與之俱廣賊入番吾
與之俱番必窮其所至獲其醜虜而後已焉萬一不
虞魚腹埋骨亦不負丈夫平生何避之有主將勇則
三軍自壯我不愛死孰敢偷生却乃高坐灣澳遠伺
成敗得乂則貪爲己功不得則自以爲此豈切吾家

事夫責其駕舟入海已無肯者況可望其他乎此輩叨厚祿受殊恩顧甚惜死甚無勇如此況可責其下乎所最可慨笑今把總之官是也諸路兵船孰可孰否彼盡知之徵召之權彼得專之一聞聲勢挺身直擣何賊不可破何功不可成今之把總誠未聞有自許以勇者也無智名無勇氣豈不可謂將不能用兵也乎哉卑職所謂二弊如此於此有賢將焉而爲當道所委任抑又有二便也其一曰委任當極其至也傳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當道於所委用之將必加禮勞遣出而號之兵間曰予奪之權此將司

之若輩不如其命者如其法夫然後語此將曰吾隆爾以禮汝不如吾命者亦如吾法則其下之人亦將竦然而言曰吾主將得上人之寵任如此上人之所以戒示乎我者又如此吾可以無畏服之乎凡今之遣將者以文移擲之如呼小兒然是上之待之也輕彼亦俛首帖耳以輕自處由是下之人敢從而狎侮之矣則其委任之也可不至乎其二曰賞費當有所取足也法曰兵無財士不來當道宜信憑去將請召何路兵船若干稱直給募銀兩若干仍以有司官一員專駕一船專司錢穀不預兵事與主將同往日食

口糧固不可乏時欲賞勞有功即就給與或欲巧立戰具即就策應重賞已施重罰可行罰生於賞罰人而人不怨雖驅之以赴水火其誰敢後哉然今之議者皆以費大爲難獨不思今之捕賊一舉數百船一徵數千兵不可謂不費也就中計慮萬全只較賊人之船而五倍之已足矣何勞數百只較賊人之衆而五倍之已足矣何勞數千當今之時官帑充溢果能成功豈惜此哉比嘗見近時當道遣將將機兵捕山寇給口糧銀四十兩面呼而語之曰獲賊即散此銀不者分毫勿動也又嘗見夫捕山寇而陣亡者妻子

號泣赴訴不過給與埋葬銀二三兩二三兩銀烏能易人之死命哉當道用兵其靳惜類如此奚求其下之樂爲用耶則今日之賞費誠當有以取足矣所謂二便又如此倘蒙見採鑒其二弊以行其二便夫何疑一方之寇盜乎今日舉行成功已定移時復有聲勢亦以所行之舊禮禮所行之舊將將所用之舊兵有司以錢穀應之如舊屢習爲常威聲遐布卑職敢謂終閩山海可無西漁之盜也縱卒然而有之亦率然而平之矣失今不治養成閩廣之患積數十年國家東南之禍不知所終矣陳誠率眞干冒尊嚴無任

戰慄待罪

又呈畫處官澳三策

泉州衛前所署正千戶俞大猷呈爲處置地方事卑職今將畫處官澳地方愚見錄爲三策開陳于後伏乞照詳採擇施行須至呈者

一徵船數十徵兵數百水陸並進十日之間可冀其效然殺掠及於非罪未敢保其必無也

一不調外船外兵只卑職自帶精兵五十勁兵二百間結內應卒然而動一月之間可冀其效此則刦之而已已往之賊固未必盡得將來之賊又不敢保其

無也

一不動一兵不用一船卑職挺身携妻子質鎮其地爲之辨善惡立保甲行鄉約朝夕查點以稽其所往宣布當道威德以勸諭之當使此港之賊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歸化向順安生治業刦檳榔之賊其勢孤弱無父母兄弟妻子者逃遁西東無所於歸竟就擒獲有父母兄弟妻子者自來請罪不暇此策見採三月之間可冀其效誠一方生靈之福也

上兵部尚書東塘毛公書

公視篆金門論用兵二弊二便及畫處官澳三策於伍山陳公延陳呵之曰若武人何以書爲竟奪其篆公笑曰此豈吾自見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上疏□策于尚書東塘毛公學士松溪程公侍郎聯峯翁公兵部正郎虞坡楊公大器異之公容遊京師主吾鄉先生邸集齋家邸與之居久嘆曰光霽之懷欽練之識社稷之器也因與沂東劉公存德坤齋李公愷諸公合薦之名動縉紳矣公每對人曰邸集齋我之魏無知也至松江以師禮事伍山公且曰使當時不有陳伍山吾且株守金門矣邸名養浩官至都御史

猷聞知小而謀大者危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未信而自衒者妄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方今賢公卿主議於上百執事承式於下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翊於

外所少者豈猷若人哉猷本卒伍凡流無所比數乃敢抗身孤獨之表奮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之士談戰陳之勇怯則恥甲冑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干廟廊之猷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弊究害徇事求情蓋有不止於失策陷陣虧典廢守言愈激則過愈彰而罪愈大圖生無狀投死無所豈計之所不及而事之所難料哉少少之所學習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以結客仗劍以要交殘軀以報知己之遇披肝以售未明之志挨由職此靡念其他猷

生年已踰三十治產不盈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
妻子而分死士嘗能得其力而用之當在閩海蕩蕩
之區□截江爲患跨吳越之上下出沒三省連歲
不能制諸司督捕嚴急猷受命以往率死士數人爲
舟師先驅卒能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縶而置之
當道以爲奇功及於論薦連年御史以猷應檄赴大
司馬儲備將材皆已試之言也雖然是豈足以效猷
之萬一哉御史亦豈知猷者哉猷雖有不羈之材而
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沉謀密
略不能爲縱橫詞辯以移奪人之性情特在外軍數

見克捷遂叨薦舉豈其拔識此猷所以負戟而長嘆
者也御史既以具數陳應司馬必以彌文廢格計有
投書於澤沉劍於淵俛頸於槽櫪待腐於草萊而已
負志如此不已悲乎昔不自量當大司馬征南之日
嘗條具事宜赴軍門投上遺使問罪納降竟如猷所
獻猷以是察見大司馬有身任國家之志有戡定夷
夏之動有兼聽芻蕘之謀有納藏污疾之量猷嘗得
於所試是以齎資用以爲裹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
自謂大司馬必能用猷猷必不負大司馬倘有一陣
之符必能身先行伍以効尺寸踰分而有國士之遇

亦當黽勉以圖國士之報鷹揚起於鼓刀元勳出於
胯下當時不遇未以踰猷伏惟幕下諒之猷之來也
長與妻子賓故生死別矣曰其幸而還必無□則
猷得志之日也顧是權在幕下爾猷自入邸以來傳
聞□畜害僅未舉動中外謀議循故習常每候門
下知大司馬集思廣論憂國奉公夜以繼日殆無寧
息然所伏庭而見者未嘗有如猷之人亦未有如猷
之言進者豈大司馬憂□之心雖出忉怛而用人之
格猶限尋常故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軀保妻子戀
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於效用也猷欲進而趦趄者

數矣第跋涉至此困迫窮途大有所負而來安忍無
所建而去也是以不得已而陳詞大其聲而呌號大
司馬欲集四方有志之士以徇國家之急請自猷始
猷雖無用猶可爲千金馬骨大司馬將不得千里馬
而用之乎方今之時猛將謀臣所在棋布聞之□
種落能習戰者不踰十萬飛芻輓粟所在邸儲聞之
□擅食所利賴者不過六畜鍪戟千簇金革百備
聞之□長技所能者不過弓矢跳盪攻守奇正無
數賜之□善騎所恃者不過衝突我軍得其全而
□得其一顧不能以此制彼者國家不能得我軍

之死力□能舍軀以徇利也議者曰吝賞也緩令
也寡兵也乏食糧也猷以爲賞大濫令太嚴兵太多
糧儲太備耳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故曰用命
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所謂與衆共之示不得私也
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而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
人有不被其實惠者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
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受賜金之
謂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以之不獨
示之有專以使士卒用命且使之得以展布四體不
從中制事機倉卒無所附係故爾今則不然奏牘絃

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復洩露一有舉動不奉朝
請文墨之臣議論以持其後豈待有所過故而後以
法置之哉是不惟廉頗李牧得之不能舉用雖郭進
李漢超之爲將亦或無以自見也昔者李靖以三千
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
二□亦當時之□也而我軍豈下數十萬哉其勢
乃無異於驅羣羊以攻猛虎由羊無敵虎之志是以
明其不敵也且於主客之勢亦甚可惑焉蓋主寡可
以應客之衆者戰守在我而不在敵故也故曰我不
欲戰雖畫地而可以守況於重關峻防哉乃今不然

至有聞風而潰者豈非聚兵爲路傍之室相視以無
固志哉猷所謂兵太多者也且猷聞之近年以來輸
粟於邊將帥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
金以充月糧而積粟於無用此猷之所大惑也古者
行師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飽今
乃舍此而索彼豈非國家儲備有餘使之萌生貪污
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計取賕貨散之者利於分
銖尅減受之者至於淵海受害虧損國家蕭牆□
其罪在於帥長此大司馬之所宜督察以救邊方之
急以眇困踣之心者也如猷所言干冒非細恃大司

馬過原而保全之俾猷得待罪幕下充犬馬走倘得
盡所欲言効其狂愚雖死無憾若夫軍旅之事擊刺
之方固當隨問而對迎機而設云

上宣大軍門侍郎聯峯翟公書

爲乞脩實政以成實功事夫王孫未遇資身無策將
駭一軍帝業以興南陽長嘯若將終身歡洽三顧鼎
立勢成國士有待拔識英雄原屬知己猷本南方之
士自陳邊戍論風氣則不敘其地鑒形貌則已占其
愚乃神武相公加以獨渥之恩錄其蠡測之見猷雖
捐軀不足以爲報也日者蒙遣督戎視邊得悉邊情

兵馬既厚糧食亦足將懷補報之心士感撫育之惠彼□之閒風不至者有以也然兵法謂雖克如始戰易稱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自去年之冬視之則今秋爲亨謀成之福自來年之秋視之則今冬爲方計事之始此方將士嘗傷弓驚餌者談戰陣則獨變其神色而號曰猛將銳士亦不過誇挾一矢持一刀得一首級以爲功皆所謂先戰而後求勝者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不曰技擊武卒不足以當節制乎猷狂志謂欲以節制之師取勝一大陣磔磔未有然其說噫亦何獨今日哉我朝自太宗

北伐以後未聞以大陣勝之故敵有近日之肆然無忌也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四方有志之士所以私憂過計英雄所以於悒長嘆者亦以天命人心於此必有所發泄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擊之時也猷之來也盡竭其家之貲用以充行橐爲生死辭以別親故走萬里而不知其遠居九夷而不見其陋聞驚風嘶馬而不悽其心耐寒霜徹骨而不餒其志所爲此者期輸微能行幼學立毛髮之功以報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以酬神武相公一日知己之遇若復諱避而不盡言亦自處行隊中人爾猷有所不忍是以望

伯樂之廐而仰首一再號也夫將帥之用兵古人以醫士用藥譬之爲最切今之聽者必爲陳語而不加思猷請以儒生之爲文譬之可乎彼儒生之爲文也必先於識字義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半虛半實某字可用起語某字可用結句某字可用承上接下數千百十字之義俱明於胸中然後下筆爲文整有條理寂寞乎短章舂容乎長篇遂爲大方家之作矣將帥之用兵也凡門下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於數十萬之士卒皆當知其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而短於步孰能於此而不能於彼

眞如儒生之識字義一字不容放過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奇大陣合則大勝小陣合則小勝遂爲眞將軍之兵矣相公神武於駕馭數十百員之將與數十萬之兵不知其皆如儒生之識字義與否猷以謂猶有萬分之一欠者鬭戰之具未修角爭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爾士操一木骨朵持一陣弓矢豈所謂威夷狄不用兵革之利制梃可撻堅甲利兵者耶其失古人之意多也兵未合戰則爲單薄之督兵已合戰則爲混亂之鬬皆所謂將不知兵以卒與敵也猷思□素得志之後我兵素不

利之餘不先算勝求戰以大克一陣安能使其破膽寒心哉然志可以矢效公忠而才貴足以集事氣可以運量宇宙而謀要歸於有成止渴竟難貪於談梅充饑實無取乎畫餅伏望神武相公天地爲量父[illegible]爲仁假猷嚴臺片時從容論對猷所謂未修之具者欲以強弩勝其弓矢銃砲摧其堅銳虎叉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其曰未習之技者謂使諸將士各熟乎一技者也其曰未講之方者謂使一軍共熟乎合變者也又其間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綑制鐃制斬馬刀制虎叉鈎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

序塅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勢之奇願得一一指畫條答於神武相公之前焉猷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古之英雄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易窮則變變則通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非常之功果不得而建也况論天下之事不必其常與其異惟見其理而已若猷言少合理則採而用之使速見於實政閱此方之兵敵此方之□冬春教以知方夏秋用以有勇征伐時出禮樂亦興一時之因革主

張內治聿修千年之準則規模外憂何有智名勇功悉歸於神武相公猷惟鞠躬周旋殄瘁至死雖肉食野烏骨暴沙磔猶生之年也猷前書所謂大負者此也其不合於理而果不適乎實用則付之狂人迂士神武相公亦不失爲好問好察之大智也猷當俛首而退不敢復談天下事矣若猷言不獲盡志不得行虛度日月素叨廪祿雖闕門生入微職再增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乎生民猷歸鄉國亦何顏以見師長對同志哉將有先朝露塡溝壑而已猷爲一度男子塡土未乾而身名俱滅豈所甘心也耶施長綆以援

遠墜之急用有力以濟更生之年振高誼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端有望於神武相公也干冒尊嚴不勝戰慄隕越

再上聯峯翟公書

爲陳愚見以減□事猷自奉使出關過城問禁知經理周密誠一詞之莫贊曾器使虛誠雖寸長亦見錄則非猷所當默之日也但猷一介武士經術匪通固不能修飾文辭以歆聳垂聽亦不暇援證經義爲迂闊空談半生磨礪少小學習不過孫吳之書戰爭之技而已謹以是書明是技爲切近三事以獻深愧

萬里自售特此見乎小道唯願一得獲施或可展其大負也干冒尊嚴不勝戰慄隕越

一曰辯馬步以定勝賊之長技夫馬步之兵技各有宜馬兵之技未合戰而在百五十步之外宜用弓矢疎射己合戰而在十五步之間宜用環刀骨朶砍打步兵之技未合戰而在百五十步之外宜用弓矢銃砲己合戰而在十五步之間宜用虎叉鉤刀鏢鎗圓牌斬馬刀之類夫虎叉上以傷人不得逞其亂砍之刀下以拒馬不得肆其奔突之足獵人用之以拒虎一人可擒一虎而況於馬與人此實步兵之雄器也

鉤刀上傷人手下割馬足所以爲虎叉之佐者也鏢鎗門牌斬馬刀所以佐此二者也鬪之我馬聞□馬羶氣皆驚慄後退馬之不可倡而強也己矣而我兵皆下馬立營以待賊夫下馬立營則爲步兵矣顧於合戰浪殺之時舍步下宜用虎叉鉤刀之長技而用馬上一手所執環刀骨朶之短器則得勢在彼而失勢在此廟算之下勝負之形己見奚必戰之日哉中有獲勝者亦幸爾豈其技之宜乎猷以謂持弓矢之兵宜多兼執虎叉或鉤刀一器兵未合戰則鋒器插地弓矢在手兵己合戰則鋒器在手弓矢入袋量我之長制彼之短以吾之能敵彼之不能又何戰而不勝哉

二曰教技藝以倡邊方之勇敢吳起對魏侯曰主君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搏狸乳犬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猷前言虎叉鉤刀其制之長短輕重其用之進退疾徐各有準節不得傳授亦爲虛器圓牌斬馬刀鏢鎗亦然猷嘗鬻家資以酬劍客得其術之十四五乃知物則之亦有其奧也兵法曰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千萬人兵不每人求精雖多

亦奚以爲必招致教師分布營堡使壯少學習務求眞技實能而後用夫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人有眞實技能則三軍之氣皆壯一鬪賊至各欲自逞一二年後勇敢成方矣但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卽欲教以步技必謂重難不便豈知技成之後盡爲精兵戰鬪無礙縱橫俱可必自喜其技之足爲實用也雖然此一人所用之五法也身爲中二手二足爲左右前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五人爲五以至於五十五百五千五萬五十萬之衆其用法亦如用一人也我太祖兵制上而五府下而五

所皆此義也此戰一人之法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避實擊虛伏陰起陽合正變奇其戰數十萬之衆亦如戰一人也噫安得使猷盡陳其所以治衆治寡鬬衆鬬寡之道哉

三曰重正兵以禦□馬之衝突李靖曰信乎正兵古人所重者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今亦有爲戰車之說而病其不便者謂其難以涉險也豈知古人謂堅壁不戰又謂守則完其壁夫所謂壁者其必有實物也故兵法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兵先守而後求戰則夫自捍之具實不可無但宜

斟酌其制爲拒馬矛一矛御以九人一執旗號八執虎叉之類輕便易駕跋涉俱宜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將猶心制卒如節動分數明白堂堂決而去彼烏敢衝我哉夫兵法以致人爲難故爲多方以悞之術彼固牽然而至羣然而衝形之彼必從之動之彼必應之使吾之所統皆教閱素熟之兵節制素定之衆彼小衝吾當取小勝彼大衝吾當取大勝不然則黃帝太公管夷吾諸葛武侯之道皆誣耶其間用奇之妙欲生擒則開獵網以羅之欲死陷則爲草偶人以焚之似此機械何啻千百但當備其具於平時應其用

於頃刻所謂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非惟士卒不得而知之雖主將亦不得而預知也今歲神武相公在上謀略素定□已開風不至矣苟猶不棄乎芻蕘之言使猷得施乎塵露之見則降城可築河套可守阿不孩輩之頸可繫而神武相公不世之勳成振古之業建矣豈但來能禦去能備而已言至於此又不覺其叫號之疾狂冒之過但自古策士志欝結而欲輸徼能未見信而欲求自見其道或如是也神武相公方將得人於外寗以罪自見之士耶

奉復雙溪程公書

山後九州之民邊鎮數十萬之兵千百年來枕藉干戈不聞仁義禮樂之說崛強驕悍之氣久變於夷慷慨朴直之風幸近乎古且連年苦□之荼毒思欲奮擊發泄而無技草上之風其勢必偃上有所好其下必甚苟合之以文興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齊之以武立營伍定技藝以閱之則二三年可期有成□不足滅矣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之將帥皆驅此方之人而棄之者也宇宙內事宇宙內人類凡如此徒增志士感慨耳猷至軍門上第一書繩墨之語求逞小技雖蒙採行未假以禮及第二書大聲

疾呼求展大頁蒙賜條對召其素號强兵者而折其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而辨其虛則曰吾不當以武弁相待也降尊隆禮大驚一軍翟公眞休休有容之大臣哉歟不爲遇亦不可爲不遇但人情最難慮始居安又易忘危翟公己有息兵之意大同趙公又有客兵虛費之奏存實心以滅□圖奇功以報主不幸目前一時之安得塞責以待遷欲爲宗社長久之謀棄私家於不顧歟求於今世內外公卿間實未遇其人也歟組文不成學劍已悞既不知世之不可有先主又不知己之不足爲孔明近亦賦東征歌以歸寧能

以贊畫空老日月哉若中國外夷之勝負盛衰天地氣運實爲之非一人之智力所能也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止齊節制於混亂之區世以爲迂闊遲鈍也亦宜然歟一南方小子耳披肝膽而窺王公忘死生而志補報談兵於三關之間遍覽邊陲形勢立馬於八嵧之山看破□虛實亦空谷足音也天欲平滅□也當今之勢或不能舍歟如未平滅□歟且卷而懷焉歟敢易進而難退哉名公以爲何如

正氣堂集卷之一終

正氣堂集卷之一

第九葉第五行藉丁民之藉似當作籍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七行鹿藉據宋史作鹿籍

第九葉上兩廣軍門東塘毛公平安南書篇小註第六行面縳之縳似當作縛疑傳寫之誤

第十葉第十九行山菁之菁似當作箐疑傳寫之誤

第十一葉第五行反躁之躁似當作譟疑傳寫之誤

第十一葉第十九行勢聲似當作聲勢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六行預將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十六葉第二十行援抱之抱似當作枹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一葉第十七行少少似當作少小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六葉第三行包桑據周易作苞桑儀徵阮官保元周易註疏挍勘記云石經初刻作

包後改苞

第二十七葉第十七行制挺之挺據儀徵阮宮
保元孟子註疏挍勘記殺人以挺與刃條云
宋本梃作挺閩本經註並作梃
第二十八葉第九行鐃制挍集首名山藏本傳
作鐃制
第二十九葉第三行野鳥挍集首名山藏本傳
作野烏
第二十九葉第十八行修飭之飭似當作飾疑
傳寫之誤

第三十葉第三行辯馬步之辯似當作辨疑傳
寫之誤
第三十一葉第五行摶貍之摶似當作搏疑傳
寫之誤
第三十三葉第二行預知之預見上

正氣堂集卷之二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揭

呈福建軍門秋厓朱公揭

條議汀漳山海事宜

守備汀漳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俞大猷呈為地方事卑職竊謂汀漳山谷地方當

預防其地之變有二當先事而備之機有三漳海地方當預慮其地之變有一當先事而備之機有四其難為之端又有一謹將事宜條開呈報于後

一汀漳山谷地方當預防其地之變有二

其一曰漳詔安縣之白葉峒也去縣七十餘里環以峻險之山惟東一小徑出本縣西一小徑出潮州府饒平縣首惡陳榮玉徒從約百餘人三年之前率然逸出流劫漳泉地方官兵追捕則退據其巢近為彼縣去任知縣廖暹招撫或時有海寇登岸亦調其衆為用但兇人之性實未嘗移故時每出饒平縣等處

行刦卑職營籌之今後若肆惡不悛欲攻其巢穴其策未易若愚以調用而掩擒之則不難於成功也

其二曰汀武平縣之掛坑懸繩寨也去縣四十餘里首惡劉緣徒黨三百餘人緣已故兄劉隆於正德年間流刦贛州地方攻破雩都縣後就招撫歸復其巢劉緣襲父兄之惡乘前年饑荒出刦良民近雖斂迹非其心服官府亦從羈縻之而已處之之法張其勢則彼有山徑之險用數千人而不足密其機則一旦掩襲之而有餘也今後若再肆兇毒容卑職另具方略呈稟乞密示漳南道及卑職遵行

當先事而備之機有三

其一曰練精兵以為先聲也今天下之兵豈有眞技藝可驅以敵寇者哉比贛營之十二教師及各散兵卑職嘗委教以臨戰實步彼於習門面之步則力不勞而足聳人之觀於習實步則勞其力而未必有旦夕之效且其中老弱者多強壯者少故卒難教以眞實技能也贛營如此況各衞所州縣之兵乎近漳南道僉事韓將上杭團操兵六百名召取教師教閱就中選出精壯詹廷器等一百二十名武平縣亦選教頭道正等永定縣亦選教朱富等各五十名俱堪備地方警急發用今乞行各衞量選精壯若干名各所若干名各州縣若干名令其各調教師教以實步先將名字造報一遇地方有警隨地坐名調用不然則臨時挑選無補實用也且一人之伍法同千萬人之伍法敵千萬人之伍法實自敵一人之法而推之各兵習有技藝從而示之伍法則易易也乞容卑職面陳其治寡治衆鬭寡鬭衆之道

其二曰優待技能以勸勇敢也今天下所養之兵亦何惟其技藝之不精哉如弓箭手果勤於學習則所得工食且不足償其所損弓矢之費鎗刀諸手日得工食銀二分只是充一丁之衣食其有父母妻子必

資工商以為養又安能專心致志於學藝哉就如贛營教師正德以前每月給一兩外故彼時得工於技藝之事近則工食與衆兵同上操就役亦同又安責其專習實藝以教衆兵哉卑職愚見以兵貴精不貴多欲以二兵之養養一兵而責其成技自度有難於取信唯各教師則所謂養騏驥者不當與凡馬等也卑職嘗經強以習學被其各出怨言故欲責以習得實步如卑職者以教散兵或者更宜優待以激勸之也其各衞所州縣之兵若選為異等責以習藝必免

其雜差以優恤之庶乎有勸也

其三曰備器械以修實用也嘗見各處軍兵短鎗大僅一指鈎刀長止六七尺彼蓋以用之平時操練或迎送官府便於執持也因仍旣久實用何賴以卑職之弱力嘗一擊之而遂折寧可資之應敵哉試將贛營之兵弔一隊點閱則可知矣贛營且然況各衛所府州縣之兵乎乞行令其所用長竹鎗務長三四丈其短鎗幷鈎刀之木桿務圖五六寸長一丈二尺方充實用也其弓矢衣甲之類亦乞責其修備

一漳海地方當預處其變之地有一

曰漳詔安縣之梅嶺也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餘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桑而衣皆錦綺莫非自通番接濟爲盜行刼中得之歷年官府竟莫之奈何議者謂此村之民舊在本縣海中蛇州居住元至正間其梗化爲非亦如今日當時有司議遷于此今能再遷之內地可也又謂漳龍溪縣之海滄地方舊卽今之梅嶺後因設安邊館以鎭之而民遂就理今能立一館設一官以鎭梅嶺不激不縱漸消其奸惡之俗亦可也不然此方之民卑職不知其所終也

當先事而戒之機有四

其一曰立保甲以爲久安之謀也夫閩海之盜沿海居民爲之爾固非至自他省外國爲今之計必緩治盜而急治民略于外而嚴于內不絕之於此徒救之於彼夫焉能有濟按周禮聯民人於什伍之中浹安愛於追胥之制是在成周盛時且有鄉合之法兄在今日乎必責巡海道來駐漳州令能幹府官一員親詣沿海鄉村挨門報丁十家爲甲甲有甲長十甲爲鄉鄉有鄉長一家爲非罪連一甲一甲爲非罪連一鄉一甲有難一鄉救之一鄉有難鄰鄉救之承委之

官經年累月往來巡視五申三令務至成俗則一切通番接濟坐地之徒皆可漸除一二年後盜賊自然屛息矣

其二曰急攻捕以捍目前之患也每賊在某處爲害報至省城計議募兵召船行移往來須四五十日而後兵船出追賊已遁去矣古謂兵貴神速之義何嘗有乎必預處福州府福淸縣大船若干隻常泊安邊館預定何名捕盜各認募兵夫若干名其餘將領之官一切合用之具俱各預定明白朝有聲息夕發追捕夕有聲息朝發追捕不數日可收成功不然屢來

底追賊亦不能得志於海上一二年後必漸消除也
此亦須巡海道長駐漳州方能令出遂行否則緩不
濟事矣其兵船必發於漳者蓋漳沿海之民慣於水
戰足以制福與泉三府之海盜也
其三曰斷港澳以防拋泊也按三國時吳患晉師置
鐵錐於江中以梗行舟故晉數年不敢窺江左元圍
襄陽患宋之救列椿于江雖魚蝦不得渡此後事之
則也今漳州詔安縣五都走馬溪兩山如門四時風
不爲患去縣及各水寨頗遠接濟者夕旦往來無所
忌避誠天與猾賊一逋藪也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

數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儲備而後敢去日本自
寧波而下者亦可數十日程其須泊而取備亦如之
故此澳乃海寇必經之處非如他澳則患風水防追
捕不得久住卑職見其澳狹廣不能二里許合乞依
倣吳元之法於詔安縣諸山中所產松木擇其小而
長者伐而置植於其中合潮上則沒其表汐時只離
水尺許約所費不過萬餘株足以禦賊舟之拋泊又
令銅山元鍾二水寨時出舟師巡邏以防逆徒竊取
如此可支十餘年之利者也
其四曰修墩臺以備瞭望蓋寇盜之來先見則衆必

不駭預待則謀畫有定國初倭奴爲害故於兩淮浙
東閩廣沿海去處各置水寨守備仍於沿海高阜設
立墩臺以爲瞭望之所聖祖保民除害之規一何詳
且盡哉今者海寇之患不減倭奴沿海墩臺墮廢瞭
望無人故寇得以乘間竊發掩吾民之不備合乞訪
其舊而復之則賊船未至之先村民已知所儆戒欲
趨避則得其方欲捍禦則得從容合衆以乘勢也
其難爲之端又有一
曰無治人以行治法也古人謂用一郡守則盜賊屏
息又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三萬今守令巡海之官

皆如傳舍渡舟幸取一時之安而不顧其後後之人
復蹈之竟至於墜壞而不可支之日矣就如鄉合之
法有周之世所不廢也卑職嘗屢見巡海道建議亦
屢見察院批行數年以來曾未有着實行此一法於
一方者況其所謂海防八要七要八政七政虛文數
十條者乎就如詔安梅嶺一村在吾治地之內非有
名山大川之限肆爲通番接濟打刦殺人之事而官
府莫之誰何未聞欲議處此一村以絕漳盜之本源
況責其能計擒海上之盜乎在巡海道竟年不巡至
漳在察院按漳之日目見其弊則奮然欲爲整頓之

圖不過責人以旦夕之效夫地方積弊固非一月一日所能爲况其離漳之後地方警虞有司多隱而不報而復命之期又迫矣言至於此罪當萬死第問及之而言不敢不以地方切實之政盡陳以就正也憂惶屏營罔知所措

呈兩廣軍門約庵歐陽公揭

論治浪治傜。

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庵歐陽公必進移檄曰不哭孩兒不會抱此處正見人才識耳若復委諸有司恐終歸於談梅畫餅惟都指揮僉大猷慤闖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往來新恩臨機應變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傜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寬嚴張弛大中羣情自是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杜竊推其意則周公之爲酒誥於周之聚飲者殺而於商之沈湎者姑教之蓋有合焉

廣東都指揮使司添註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爲地方事照得新興一縣浪賊引傜賊以成亂傜賊化外之人耳浪賊吾治地之民也今一縣六都浪賊已居其半如欲動大兵而盡剿之則玉石俱焚有傷太和矣爲今之計宜緩治傜而急治民卑職初至刊發告示宣布今日威德各背招賊首皆陸續來見卑職開誠諭之言語諄諄不過曰吾日考爾住止地形而能向化卽係良民如其怙終自取剿滅而已其見守新興各打手皆無實用卑職每日操練逐隊教以分合進退逐人教以攻殺擊刺然此亦僅可備禦猝發之盜且使賊人知卑職用兵之法而有所懼耳若攻堅破巢委非狼兵不可如蒙速調慣戰者千名委肇慶衛勇略素著緣事指揮聶縉統領前來使卑職約束調度待其兵將相知遇有一二叛招村分用以嚇剿三月之後可漸次送回大抵治亂民猶治亂繩難責旦夕之效保妻子顧身家之念盜賊何嘗無之苟治之得道安之得所誠信以致其來威武以

制其背日久則自信服今倘欲遍歷各都教閱鄉兵申諭新民俟新興地方頗安十一月中方往恩平十二月間方可詳開二縣地方事宜呈請更乞容賜月日持久則此方之盜庶幾可息矣

諭附

諭新興恩平賊

爲申明曉諭事往常官府告示人率視爲虛文在今日卻大不然願各鄉村山峒盜賊及各良善之民拭目洗心而諷誦之用建一時維新之化切惟都兵二府作鎮一方職專滅盜安民顧玆都府蒞政之初卽

問新興恩平之賊積年流刦鄉村殺害良善非不能徵兵數萬四路把截搗爾巢穴拔爾根株實恐爾等巢穴之內尙有安分營生通曉義理之人未經宣諭遽然興師勦滅恐爲不教而殺之虐行各衙門會議遴擇委職前來宣布威令許爾等向化自新決不追其既往之愆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疑懼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之重輕易殺之冥冥之中其事好還何苦而必欲爲此也雖然欲種嘉禾必除稂莠賊亦吾民之稂莠也謂我全無殺汝之心亦是誑爾謂我必欲殺爾又

非仁人本心譬如父母生有五子其三爲善其二背逆要害三子父母之心須是除此二子然後三子得以安生若此二子一旦悔惡遷善誠心號泣爲父母者亦必哀而收之蓋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初心耳官府於爾等亦正類此聞爾等終歲爲賊露宿風餐所得亦恆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爾等有田可耕有山可採何不以爾爲盜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則出作入息共享太平其福無涯也乃如今日爲賊出則畏官避仇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勞苦終身漢賊未免滅宗之禍傜賊終受覆巢之孼身

首異處妻子同囚其禍爲極慘哉爾能信吾之言安生樂業吾即視爲良民撫爲赤子我不用招爾不用降相安於無事之天可也爾若習性已成以招背極由於爾官府未見誰何强買肆志於墟市嘯聚布毒於鄉村剽掠流殃乎行旅吾請與爾等從事爾之巢穴東高西險爾之徑路東追西遁爾之出沒南往北歸爾之住止北聚南散以及人數之多寡虛實武藝之强弱精疎爾等無數徒黨潛來首報在官吾又多端參酌如見黑白之明矣吾之敎兵分合有制擊刺有方未可以尋常視之吾爲人誠信仁明不事狡詐

人樂就死爾等果有先見之智徐訪問之得吾爲人之實未必不破膽寒心也吾一旦而動於九天之上發於九地之下汝雖智不及謀勇不及施悔不亦晚乎又不然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半月剿汝不盡至於二月三月一次剿汝不盡至於二次三次爾等財力有限官府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爲有翼之虎量不能飛出於宇宙之外爾賊好自思之毋貽後悔其各營堡打手務修器械習武藝本職即日親臨督教務要責汝實用非比泛常虛應汝兵不戒吾有軍法各都分鄉村良民照依保甲各自整頓本職自攜飯食單

騎詣各鄉村教閱倡率自有一番法令使汝輩敢於抗敵夫民乃安分之人賊亦無賴之人耳民賊同爲人吾何畏彼哉賊以刦民財物爲利民能勇敢殺賊其利又大破巢則米布財物任其自取擒賊殺功則賞銀陞級一旦榮華妻子無僇辱之禍家業無罄蕩之虞亦何故而不同心以自奮哉況汝能抗拒強賊不過時刻之間飛報本職定將親督精兵前馳策應協力搏捕爾民亦須聽信吾言毋自苦於水火之中以上所示實本職肝膈之所披露智慮之所周悉誠信之所激發力量之所優爲南山可移吾令不改金

石可銷吾信不失倘天地鬼神未發殺機則吾言爲仁義之干櫓遂能弭一時之寇盜豈不爲一方寇盜之幸而爲生靈之大幸耶如其不然則星辰易位龍蛇走陸天地番覆亦勢之所必至而無可奈何吾亦安忍坐視斯民之塗炭而與此賊俱生此土也耶

又諭

所謂新民者許其改過自新而不問其舊日之污也乃輒因睚眦小怨良民即數罵其前日過惡新民不勝其忿復招集徒黨以爲報復之計究其所犯俱未有大故遂以背招之名加之新民疑懼而舊性復漸逞集黨復漸多而背招之實遂成似此不禁是新民終無安生爲善之理地方終無寧息之日其勢必至於動大兵以勦新民而禍延於良民者亦不淺誠吾心所不忍也今給曉諭但有墟市交易田土紛爭錢債取討之類新良二民相競許同赴本職或巡捕官處陳告吾官府以官法拘之以理之曲直斷之如其曲在良民輕則量責示戒重則依律擬罪決不輕宥如其曲在新民則示戒擬罪亦決不容姑息夫苟情當其罪則本犯受之亦自甘心其餘徒黨且共惡之恐犯背招之名以累衆人豈復黨之爲惡嗚呼此乃

大公至正之理足以銷人大惡大逆之心而神化之道寓焉耳人孰無保妻子顧身家之念哉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

又諭

爲地方事今與新興縣新民約法三條曾報名在官者各給照身續報者亦各給一張與之嗚呼本職之爲人誠信天地知之神明知之矣新民不於此時各安其生以全祖宗保妻子欲待何時乎本職之兵機變化雖鬼神莫測其有梗化背叛之人本職不能滅汝將誰滅汝乎思之思之戒之戒之生之爲聖世之民

死爲徭蠻之鬼祖宗絶滅妻子同囚一何愚哉從古以來爲蠻賊而不遭誅剿者有幾人哉

一新民安生爲善執出此票者鄉夫打手人等無故擅殺之問以償命之罪

一新民背叛爲賊者本職決無再招之理惟窮追盡滅而已我不滅汝誓不生還

一新民與良民雜處但有買賣錢債田土婚姻之類鬪爭許各指名告官聽拘斷理良民不許集衆用強以激變地方新民亦不許集衆用強以擾害平民違者從重處究

諭新興將逃人戶

爲曉諭事訪得新興縣芙蓉都良民麥伯華等率各村百姓三百餘人欲以近日席捲逃去德慶州地方居住未知汝等無故而爲此背逆之事是何心也汝祖宗墳墓親戚故舊俱在乎此汝等胡無故而棄乎祖宗墳墓親戚故舊哉汝祖汝宗皆爲新興縣之民新興是汝父母之邦也汝等胡無故而去父母之邦乎人從生處樂古之言也雖至微至賤之人行出萬里之外亦欲歸其本鄉至無知是山上之狐也狐生於此邱亦必首向此邱而死念其生之所自也木有本水有源自棄其本源雖生猶死也於心忍之乎汝若以彼處有田可耕而爲是舉吾實笑汝舍熟田而耕生田舍己田而耘人之田不知孰甚乎汝若以彼處可逃糧差吾聞爾縣父母仁慈亦未嘗一日強迫汝汝若以本縣新民爲非汝不安其生今有本職前來撫捕大與前日不同新民皆知之矣汝輩獨不知乎新民皆信我矣汝輩獨不信我乎又今日保甲之法甚嚴吾之倡率勇敢有道正百姓安生之日也況德慶之徭賊比新興爲尤甚乎吾百般推測不得汝衆人背叛之情無乃汝輩愚昧之甚未有明告汝者

甚可哀也甚可憫也聞汝中有良心有知識者亦不肯從汝除另行旌獎外合給曉諭前來張掛果有不得已之故明來告我我必使汝輩得所莫爲禍首莫啓亂階如若故違須是飛出天地之外如不能飛出天地之外而止于肇慶山中吾則以汝背叛之情告請軍門發兵追捕使汝妻子離散父母兄弟同爲獄囚到此時汝則悔之無及矣戒之戒之愼之愼之

諭徭民

爲告諭徭民事爾輩孰爲良孰爲賊住止何山每與何村浪賊合夥由何山徑突出刦何鄉村本職一一

訪知明白外念汝之與吾民種雖不同其爲人類則
同一旦盡滅而種恐亦有傷天地之和今給告示前
來曉諭爾賊徭宜自脩省良徭宜相勸戒不得仍前
放肆其有浪賊竄入汝山即便擒解本職一體給賞
銀兩汝如怙終不悛吾有雄兵猛將或從天降或從
地出搗汝巢穴絕汝醜類汝悔無及矣

諭馬洞新民

示馬洞新民要我勿來剿汝我亦不依鄉都百姓要
我就來剿汝我亦不依有人來與汝說我無剿汝之
心汝亦勿信有人來與汝說我有剿汝之心汝亦勿

信我心中臨時機變雖我不自知人安得而知之爲
汝之計只信汝自己何如我之爲計亦看汝之守己
何如汝能安生本分我是父母之心忠信之人決無
害汝之理汝如怙終肆志我是勇略之將心在救民
除我身未死決無容汝之理今開數條仰具認狀前
來以憑回報軍門施行

諭新民逃走者

公調理新恩殲其渠魁而綏其新附開誠示素與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來不怠新恩之民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迨浙福督府曹公以福建海寇張甚奏公遷福建僉書都司而兩廣督府歐陽公以安南賊臣范子儀擁衆數萬入寇欽廉勢尤劇大奏留公廣東新興人聞之扯衣遮道留者數千父老皓髮皤鬚奪公肩輿以歸數日不得行公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民聞之奔追悲號如失怙恃焉

本職調到狼兵一千名欲以防捕叛招上山爲惡之
盜實係至情各方新民信我者照舊安生其不信我
者東西逃走嗚呼使我果有此心汝欲逃走何方我
旣眞無此心汝逃走日久必至饑寒失所而爲盜矣
地方何時得寧爲此除將獲到雲韓村逃走新民梁
二仔趙安元蘇廷用梁宗遠四名誠心撫諭令其復
業外示仰各方新民照舊安生毋生疑忌其或日久
不去爲盜家中乏食可與汝親戚朋友相借待來春

勤力耕田還之甚而乞丐求食亦可決不可上山爲
竊自取滅亡其今後上墟買賣及出入行路並不許
帶刀用強如違拏來重治

議征安南水戰事宜

按安南永安新安諸州俱南揖大海交州之城亦有左右二水左水可以海舟直抵其地海州一入則彼之長縱俱不敢觸邇糜折逃遁而已我兵逸糧充隨處皆可進攻交人愈難爲備馬伏波當時征之實由水道故能取勝如於越入吳蓋以海舟潛抵其境分道迭進而吳遂大敗也若北由廣西憑祥西道自雲南歸化道路險遠人馬疲勞糧運難輸國朝柳安邊以此致敗故公特請舟師竟盡壞夷舟焚溺甚衆其餘竄奔山谷發卒搜括誅戮安南賊臣范子儀交州大定後之有事安南者欲知水陸

之難易當於平交圖說有考焉

夷賊見在海上此不足滅也從來海賊遇兵無不逃走蓋彼之船隻雜樣兵器不備火藥鉛子易竭而在船之人多湊合山野之夫不必皆居海濱習水者計范賊見在尖山船隻雖多器械難齊能如我師乎我師一至衝散撲滅不過時刻間耳彼如棄船登岸而走就將彼船衝沉燒擄一盡後欲入寇其可得乎卑職十三日離新興十五日離恩平往欽州伏願兵船早至一鼓滅之愚見三條伏乞裁決施行

一東莞在澳大烏船數百隻各有佛郎機銃牌鏢等

器械合於不調用之船官借與調用之船領用事完之日給還大兵船一隻要用佛郎機銃二十門中哨船一隻要用十二門小哨一隻要用八門。

一合專委官一員領銀專買硝五十担磺十担。鉛四十担。不論大小船每船俱分給硝三十斤磺六斤鉛二十斤蓋大船銃雖多而與敵船接戰時少一遇順風相接放銃只是一二回便當取勝惟小船逆順之風皆可行往來開闔惟意所如每每向前放銃一合即收回更互再進故用火藥為多也

一乞着募兵官多出告示及面召各船頭目并管船官嚴令各船兵夫將領過三箇月工食銀就家中買米柴菜鹽魚之類務要足用三箇月就船載去如三箇月之外未發回宜官府接之若彼帶銀往廉州買米非但一時無處可買且水兵登岸則用強搶奪者難計兵船至彼只用頭目一人上岸聽分發其兵夫並不許上岸

諭附

諭安南賊人

公遣帳下陳子萃王仕擢奉檄馳入范子儀營中呼云我天朝欽命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范子儀悔禍當偕我詣軍門請罪便不加兵盡赦爾無知數萬人

之命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其黨懼皆歸怨范子儀是夂散者二萬餘人范瓊阮師董等遂舉兵破之文告之詞其可少哉

大明天朝欽命廣東都指揮使司署都指揮僉事俞為宣諭事照得交阯范子儀屢來侵犯我邊本職奉委提兵前來征捕見駐廉州府念爾輩未知我情擾我邊境地方我未知爾輩之情將爾數千無知赤子之命一時盡行撲滅情意乖隔輕發殺機有傷太和之氣特差舍人陳子萃王仕擢前來查問仰遵照備答明白亦差一二人役同來回報兩情相通然後舉事似亦未晚爾范子儀之心果欲為莫氏復阮敬之

讎乎彼莫正中等男婦一百餘人前來軍門投生衣之以衣食之以食爲之奏聞朝廷聽勘自是事體當然如逆順明於既勘之後自有一番重大舉動莫正中感拜天朝之恩已大喜過望矣軍門向聞汝輩悖逆卽欲興師數萬水陸竝進擣汝巢穴絕汝醜類又據莫正中啼泣訴告此乃汝輩無知之罪倘愛若禍則大讎終難報復軍門量同天地仁如父母姑順莫正中等之情以至今日今汝說莫宏瀷已死鎮南關又說莫宏瀷見在莫宏瀷又節從鎮南關來修貢軍門不受駁回亦欲保全莫正中耳若汝輩不如此妄

作莫正中自有還的道理阮敬果爲篡臣莫正中自有復讎之日乃今侵犯我邊悍逆無禮我天朝自有體統豈肯輕易俯從若與問罪之師當從阮敬而先子儀是汝反害莫正中之事也且汝聲聲欲爲莫氏報阮敬之讎蓋以忠臣孝子自處矣然莫氏是汝之父母也天朝是汝之大父母天下古今豈有侵犯大父母之人爲能孝其父母者乎忠臣孝子之志未明而犯上作亂之形已著故邦叛主之讎未報而大國問罪之師將臨自作之孽范子儀固不可謂智而卽情原心吾亦不能無哀悼於其間也汝若明知不宜

如此妄作但因兵多糧乏所驅則明白陳告仁人君子亦有救災恤難之義汝若都不爲莫氏報讎亦非饑寒所迫偸生于黑子之墟結巢於葦苕之末顧爲蚊虻負山怒螳臂以當車轍何其不知量之甚哉回報文書仍仰不得似前妄誕不恭以便轉達軍門奏請量在不久定奪此事汝其愼之戒之汝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亦不失智者之慮如其愚迷不返吠主怙終以吾師乘汝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檄到詳思回報如律令

論范子儀必可得

卑職前殺賊時有文書去責莫宏瀷本月十一日據峒長黃國憲報稱范子儀同走三百餘人被安南出兵殺盡及據齎到安南管兵頭目申文云安南領兵官屬范瓊阮師董等薰沐百拜謹奉書申天朝欽差統兵俞大將關下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下旬都統使司應襲統主蒙大將來文令起調軍兵徑出萬寧州務將逆賊子儀幷各餘黨擒斬盡絕以正法紀等因蒙此該司仍委親叔莫敬典幷宣撫同知黎伯驪宣撫同知致仕莫敬等督領官屬阮唯阮侃阮玷阮銳黎克惇莫有命阮晉擢阮富春阮文迎范瓊阮師董

等水陸軍兵竝進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攻破逆子儀於禁藤等海仍進駐安邦路宣撫治所分委范瓊阮師董等領將先峯兵隊追擊其范瓊阮師董等乘勝長驅至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連戰大破逆子儀於[redacted]源頭各處收獲逆子儀船艘[redacted]黨數多其逆子儀單身[redacted]岸[redacted]踪唷捕要得逆子儀正身解赴大將[redacted]門但慮逆子儀或走透天朝邊界范瓊阮師董等不敢越境跟捕萬望大將委差官目按兵把截擒捉子儀正身解拿處罪以正法紀以希明

示范瓊阮師董等緣係預師卑職不有帶將印信欠恭幸怨幸怨據此可見范子儀進退俱無容身之地矣卑職除再移檄合其嚴切捕解外合就具稟施行

議處安南四峒

先王王畿之制侯甸綏要荒各五百里蓋以要荒蔽侯甸而衛王畿也宋靈夏之變蘇東坡制策謂欲以全秦委之若中國未嘗有秦者欲以秦蔽靈夏也杜最愛其意今觀馬伏波征安南以黃萬定從征有功留守七峒公議欲復之圖有感於王畿之制委奉之策而嘆馬伏波當交州既破漢成既振之後不能多立漢人以漸變其人與其俗以建萬世之安也我太祖龍興雲南新附即盡配天下書曹於其地其慮遠矣後之有事安南者其尚有攷於斯

查得欽州誌書博是鑑山貼浪澌凜如昔古森時休七峒峒長七人皆黃姓其始祖黃萬定從馬伏波征交趾有功留守此峒其子有七分爲七峒長官司唐宋元以來雖屢奪其職而旋皆復之故向無地方之患至我朝奪之而不復是以宣德之變博是鑑山澌凜古森四峒遂不爲吾有及嘉靖十九年取回只及前失之半立河州沖包思勒諸營毎營撥官一員軍數十名以守之數年以來官軍所費之錢糧已不計曾未得其升合租稅以輸官武職之受罪軍兵之逃亡者已不計曾未得其一民之力以爲用且無事之

時官軍往來其間峒民甚苦於騷擾有事之時以數十脆弱之軍兵相與棄營以散遁當道之人欲多發兵以助之又苦於山溪之阻隔糧運之難通令欲再議營堡不知欲爲目前之計乎欲爲久遠之計乎如欲爲目前之計卑職不日水陸一行則范子儀之事可定目前似不足爲慮如欲爲久遠之計多兵則病於糧而州治亦不能恃此以爲翰少兵則徒爲虛文以了事且不足以弭四峒之受禍以卑職愚見四峒江平等村今日或宜盡復不使短髮之夷與衣冠之民混處仍如前代故事設長官司而降以印綬使

𠫵官為守計其賦稅而歲入之則營堡不立而守自固兵糧不費而民自安也唯防城營內近州治外鄰交趾永安州由內港水路至彼陸行一十五里宜專差指揮一員領打手五百名守之以衛一方之民亦可也卑職又見得廣東一省南臨大海海東潮州府則與福建漳州府合界海西廉州府則與交趾合界潮州於數年之前苦遭漳州白艚賊船之害近蒙召募烏船十五隻兵夫後生千餘人常泊東路柘林地方協同備倭官防守而地方賴以安寧按欽州誌書歷代以來每數十年必一遭夷寇之害而或犯廉州

或犯欽州或犯城治或犯四峒及各都鄉村無一次不稱夷船若干艘是交趾從來犯邊實無由陸路以入者然夷船淺小而長雖三十隻不能敵烏船之一倘念廉欽與夷狄合界其關係比潮州府為尤重乞照柘林事例常置兵船一艘泊于龍門港口協同備倭官兵防守不時駕使巡歷四峒防城各海口則夷狄決不敢入四峒防城等處恐吾發此船以乘其後矧敢迫邇吾內地乎於今事寧之後將兵船量留三十隻及六箇月之後只募二十隻約用兵夫後生千餘名前來替班以後俱以半年一替為例其欽州住。

𠫵都指揮或宜請勅命之使專管東船兵及防城之營四峒之長官司斯為千萬年治平之計而中華外夷之限始截然而不可紊矣愚見如是謹就錄呈伏乞採擇施行

諭附

諭艮黎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猛。于烈。火將者之戒也公於倭□嚴肆屠慘不稱假借於徭黎則殊費區別尤戒妄戮故其衆易攜其信易孚其功易成也公常冒賊惡其不滅也不必功歸於己地方惡其不寧也不必逞刃殺人以為能尤為名言而為將者之所當知也

為明殺伐宣恩信以安艮善以撫脅從事照得賊首那燕那喇那悼那捽等素荷覆載生成之恩敢為犬羊蹢躅之舉逃避深山脅衆艮黎刦掠民財攻圍縣城拒敵官兵謀叛朝廷奉將天罰調遣大衆指日問罪必殺無赦外訪得諸村艮善黎民與其脅從醜類聞我威令各懷驚恐自有謬妄生疑而潛移林麓者有聽奸邪欺哄而甘投賊黨者則汝黎蹤跡盡似盜賊而我軍擒斬必難分辯。矣為照朝廷以好生為德征伐以擒首為功今日大舉專為元惡其諸艮善與各脅從本天地所兼包而版籍所並載者也何忍盡

置之死以傷吾仁哉合行省諭以宣恩信以明善惡蹤跡以便軍兵擒斬者爲此示諭各村良黎與各脅從醜類卽日各歸其村各安其居除給有旗榜到村者更不許妄生疑忌俱候大兵出境爲汝處分安寧外其未給旗榜到村者果有輸誠投招之意許各自擒首惡綁赴統督軍前投到各該統督將官就將發去票文每人各給一張以爲照身不惟釋汝脅從爲亂之罪定行嘉汝擒首報効之功或賞汝銀兩或榮汝冠帶事定之後一體爲汝處分必革有司貪毒之弊必除里書剝害之奸必禁土舍公差需索殘虐之

蠹使汝與民生生無窮若此示到後各村良黎猶自昏疑妄走與各脅從醜類猶敢護首幇亂者㝷則拏戮汝非㝷不體天地好生之德乃汝自取玉石俱焚之災矣再訪得各該亂賊自知必殺往往投入良村亦有容其隱匿者大兵壓境定不汝宥夫生死禍福間不容髮汝各良黎本生者也無禍者也毋自趨禍投死汝各脅從醜類乘此轉死爲生轉禍爲福之機速擒其首速自投撫以免混殺遲則悔無及矣

論處黎長久之策

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夫追貊北方夷狄之國無城郭宮室君臣上下周王遣韓侯爲之立其君長建其城郭則聖人用夏變夷之法蓋如是矣公處黎爲之建城郭設墟市通往來立君長其意蓋出於此云

今之論治黎者曰剿曰撫曰開道路曰立屯田曰連州邑行教化嗚呼剿之不能絕其類撫之不能服其心道路無守之之兵屯田無耕之之民虎狼不可以州邑制犬羊不可以教化移故夫黎賊之禍自有天地國家以來相仍而不息者無恠也愚嘗觀夫天下之物以羣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不逆彼雀羣於雀而不同於鵲鵲羣於鵲而不同於鳶犂

牛不與駑馬同槽犬羊不與鹿麀壘迹飛走之類則然於人亦有之各府州若縣土官之與土民是也此輩在千百年之前其虎狼難馴之性流害肆毒何嘗於今日之黎古人有憂之就其中之力大而智雄者托以功高德宏之名羈縻之以世世相承之官使其以類相統故天下雖亂而土民之受制於其官無敢攜貳也土官雖弱其宗人之相謀者則有之未聞有土兵逐其主而簒之者也此無他物以羣分其性相安其情相洽而其心自不能相背耳然撫黎之策非無土舍以約之不過相伯仲之間耳故服則馴不服

則聚而殺之若夫土官則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
名一方兵柄操於一人一方利權歸於一家內甲陳
百千精銳之兵外村聯千萬應援之衆故土官雖甚
不道橫征暴取於其下敢怨不敢怒也布惡遺凶於
其衆□就死而不敢爲亂也此無他居重馭輕其勢
必不能相敵耳知乎此則今日治黎上策必玩觀乎
物類相從之理而變通於撫剿之間用數年後一次
動兵之費而曲盡其居重馭輕之制則久安長治之
利一勞永逸之便可坐而致矣請乞行諭一時同事
之官就大兵壓境之日於聽撫諸黎之中擇其智力

最雄之長信以孚之仁以懷之義以制之智以馭之
請授以官使其允然獨尊於庶黎之上也請給以印
使其巍然獨執乎治黎之柄也爲之相度地勢以置
立縣治爲之計約錢糧以蓋宮室關道路築城穿池
設墟立市一如流官縣治之盛彼其分界之內有所
產香蠟等貨務集於縣城之市然後外客得就販而
出至於魚鹽等貨亦必運入該縣城市然後內黎得
就買而入其餘賦稅之類聽其自收以養內甲之兵
其各村之黎一有爲非不服聽其自行率兵捕滅軍
門有事於兵則酌量調用其初調四五十名以後漸

調至百人或數百人戰死子爲官男孫爲官孫接掌
印信有功給與冠帶又有功給與實授一一皆如土
官事例也或曰縣邑勢重可以制小黎之輕固矣如
其官男不道據邑以叛將如之何曰城邑之者正所
以籠絡之也勢重之者正所以使其受制於我也彼
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富財利之廣妻妾之盛世代之
榮人情必欲自爲保全之謀而不肯作背逆絕滅之
事矣縱有無知而犯者必不忍舍邑城而入山林也
夫大兵所指第恐其潛遁山林無迹耳若夫據城以
叛雖強如岑猛勢迫之日亦必背棄而走問罪之師

誅一人而別立之其亂易平也況我之所立縣邑不
止一處犬牙相制以賊攻賊自有其道也或曰世襲
之利無故加於有罪無功之人其名器亦甚褻也曰
以夷治夷自古然也茍有利於地方又何惜乎假借
之虛名乎或曰必欲立土官邑城須一立於崖州之
界以屬崖州一立於儋州之界以屬儋州一立於萬
州之界以屬萬州舉事之始費用之多將如之何曰
有天地則有此黎每數年必一亂一剿自古及今吾
不知其幾亂幾剿而所費幾千千萬萬誠如此不過
費一剿之用而足也或曰大兵所臨計日收功陞官

時秩人人皆有遠大之圖誰欲從子以成迂遠之事乎曰每一次動調土兵經過地方殺人掠財平民之受殃亦慘矣自古及今一亂一剿殃民之兵亦屢矣男子生世苟能貽蒼生百千載之利以立不朽之名又何羡公相之貴哉苟貴爲公相墳土未乾而身名俱滅又孰與利及天下後世蒼生者之爲壽且榮哉願軍門試圖之卑職所陳特其大概而已如其可採乞行同事之官各以其中處置之宜條目之詳全備之法務盡所見條開陳報乃軍門從而裁決選擇之進山題本之日卽以此意上請封刀出山之際就便

逐一舉行則地方幸甚天下後世幸甚

料交黎後日之勢

卑職受名公知遇造就之恩願效古人捐軀相報之義未嘗朝夕敢忘但不知何日得遂耳瓊島生熟黎村卑職皆親到其地推誠安撫欲開道路而盡州縣之此正其時詳觀圖說可知也同心協謀惟有方副使一人其餘上下諸公皆苟一時之暫安無千年之長慮棄前功之九仞隱後日之禍根此地方卑職不知其所終矣時下諸黎妥貼亦尚有三十年之安與前次兵後無經理之方者實相倍蓰。也安南老臣黎伯驪稱伊原抱養舊黎目之後伯敦如程嬰立趙孤之義倡亂興兵逐莫宏瀷而篡之奄有交州等府莫宏瀷莫敬典幷其臣數人避居都齋僅有海東海陽二府但一向不敢來萬寗永安住泊蓋鑑前人之誤也計其終當盡歸於黎矣念卑職安邊滅胡實負長策致身徇國乃其素心俟新年正月欲専人至臺下詳陳之

正氣堂集卷之二終

正氣堂集卷之二

第一葉第三行第四行第六行三預字似俱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二葉第五行雩都據後漢書地理志云豫章郡雩都雩古雩字

第四葉第八行木捍之捍似當作桿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十行預處之預見上

第四葉第十二行梁肉之梁似當作粱蚕桑之蚕似當作蠶疑傳寫之誤

第五葉第十七行第十八行第十九行三預字見上

第六葉第九行夕旦似當作旦夕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一行預待之預見上

第八葉第七行論治泿治徭篇題目徭字小註第六行以徭之徭似俱當作猺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論治泿治徭篇第二行第三行第五行三徭字見上

第十葉第二十行徭賊之徭見上

第十二葉第八行搏捕之搏似當作搏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四行番覆之番似當作翻疑傳寫之誤

第十四葉第一行徭蠻之徭見上

第十五葉第九行徭賊之徭見上

第十五葉第十八行諭徭民篇題目徭字文第一行徭民之徭二徭字見上

第十六葉第三行二徭字見上

第十七葉議征安南水戰事宜篇小註第三行海州之州似當作舟疑傳寫之誤

第十八葉第十三行第十四行三担字似俱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一葉第八行以炳之炳似當作焫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三行先峯之峯似當作鋒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四葉第二十行住劄之住似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五葉諭艮黎篇小註第一行猛于烈火據尙書作烈于猛火

第二十五葉論貝黎篇小註第三行徭黎之徭
見上
第二十五葉第十八行分辯之辯似當作辨疑
傳寫之誤
第二十六葉第十二行拏戮據尙書作孥戮
第二十六葉論處黎長久之策篇小註第二行
第三行獻其昆皮赤豹黃熊據毛詩作獻其
貔皮赤豹黃羆
第二十九葉第八行第十五行二邑城字按上
文作城邑

第三十葉第二十行倍屣之屣似當作蓰疑傳
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三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貴李杜編校
鄒山鄭長發閱
復生孫雲鴻重輯

交黎圖說

平交

廣東都指揮使司添註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爲地方事嘉靖二十八年交南萬寧永安等州之夷從賊范子儀范子流范廷眞等作亂叛其年幼

應襲都統使莫宏瀷立營據守于萬寧春蘭庄社累來寇邊犯城蒙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鎭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會本請命職專駐欽廉地方操練水兵防捕夷賊本年五月內兵船次冠頭嶺賊衆七千餘人駕船二百一十隻突入白勒港行劫職親駕兵船抵其港戰之賊敗由山路走回擒斬二十七功級其船盡爲我兵所奪其走回賊受餓及水淹而死者無算也七月內各賊又奪食于如昔貼浪都鄉村職自

龍門親督兵船及原領陸兵太平府通判戴懋督其所部土兵水陸並進連日大戰追至新安海東雲屯等處生擒賊首范子流范廷亘等一十八名徒黨二百七十四名斬首級八百一十一顆奪船七十三隻各兵俘獲男女名口不計賊被兵殺及連船衝破沈水者又不計賊營四千餘間火焚三日始盡范子儀脫身走入安南內地職一面移檄莫宏瀷責令出兵截捕旋據呈送范子儀首級至軍門欽廉夷賊之患一掃而晏然寧息矣職今將親歷水陸道路著圖于後而條說於其前以告後來之有事于交南者理合

呈乞施行須至呈者

計開

一按欽州誌書歷代以來每數十年必一遭交賊之害而或犯欽廉城治或掠各都鄉村每次皆稱夷船若干艘無有由陸路入者夫夷船淺小而長不用風帆又無鉛子銃等器械雖三十隻不能敵東莞縣烏船新會縣橫江船之一自今日以至於百千萬年之後遇有夷賊入寇則呈請兵船以禦之不可一日緩也蓋賊船在海隨處皆可登岸劫掠陸兵不勝其備縱追及之彼則輕搖而去矣故徒用陸兵防禦雖以千萬數亦無濟於事其慎之哉

一圖中山上黑點相連不絕者陸兵往來之路也水內黑點相連不絕者兵船往來之路也

一廉欽由海抵玉山東南北風皆可行唯西風必唱帆使每日皆有五六七分風信只用三日之程若風至八九十分須拋澳避之待風定而後行大抵瀕海之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和風時多颶風時少也

一龍門港內水深而無沙石可以泊舟千有餘艘四方環以大山遇颶風不足為患牙山之外有二石墩船行必避之石墩之外有三沙洲潮退則見盈則不

見船誤閣之則壞三洲相近有東西二門東門寬而浪平由此出外洋即向西行如遇大風則洲墩之北有一澳四面風皆可避然僅能容舟三十餘隻耳如風靜則由洲墩釣魚臺之南行過將及白鱗尾進入沙門之內轉東以入永安州港此港可泊多船四面之風亦不足為患欲往萬寧州則復出白鱗尾沙門西向行入玉山萬橋山大港之中隨處皆可泊船北有小港入萬寧州西出𡸣山為漸入交城水道約程十餘日也此中水面不為不廣但南面自萬橋山以至萬數萬明等山接連甚遠雖有颶風而浪不大起

自此至新安水路三日過萬明山爲海東府轉出南山之外爲雲屯州從外洋東歸至大門復回萬橋山內皆八達四通之水也凡海舟之行觀天之色便覺其日之有風雨察水之形應知其下之有沙石蓋不待智者而後明但能操舟入海者言之皆無有不中也

一自欽州城治至新安一帶約有八日陸路舊皆爲欽州土地宣德之年峝長黃金廣黃子嬌黃建等以四峒二十九村二百九十二戶叛附安南得封經略使經略同知僉事等官世襲守把本峒仍以欽州貼

浪都地置新安州遷萬寧縣於如昔都尋改爲州遷永安州於時羅都之佛淘巡司正統五年朝廷命官招之不至故近日夷賊范子儀得來竊據萬寧州幷挾永安州之夷以爲欽州患矣新安離欽州路遠又迫近於安南之諒山海東等府乃黃金廣等得與夷人交通而謀獻其地故職謂黃金廣等獻地之逆新安之地爲之媒也使當時舍新安而止管及了葛河洲則華夷隔絕又何以有黃金廣等與夷人交通之弊耶夫萬寧各村與如昔貼浪二都相雜而永安之啼雞草埠則切近於龍門港口范子儀既奄有其衆彼皆熟知欽廉之地形虛實者故職謂范子儀等猖獗延蔓之禍萬寧永安之地爲之媒也使當時不失此二州之地吾之百姓又豈范子儀所能挾之以叛莫宏瀷而犯我州城耶反覆論之則明地方之界限辨華夷之雜處誠今日之所當急矣新安之地不必有萬寧永安之地是吾故物決不可使夷人復居之也今請移諭莫宏瀷謂新安萬寧永安等州之民叛亂伏誅其土地各皆荒蕪自今日爲始陸路以新安山爲中分之界水路以帽山爲中分之界彼此之人不得踰越凡貢獻交易之類俱從鎮南關出入違者

坐以重罪陸路之守除時羅都附近欽城峒長照舊外惟貼浪都乞給義民冠帶與獲賊有功峒長黃文愛之子黃世達如昔都乞給義民冠帶與獲賊有功峒長黃鳳陽之子黃世陪職恭見其二子年少貌端可與也以後責其團集峒民編立保甲各自防守仍許隨都自行招集土民耕種附近了葛江平等田地日久成熟然後科差其春蘭等社近海去處又附近新安之地任其拋荒發木成林以爲四峒藩蔽如此則華夷之人路遠情隔風馬牛不能相及年代愈遠形迹愈疎禍階無由起矣其河洲充包思勒防城等

營勢分兵寡有警不能相救乞併立一營共設打手
三百名附于羅浮村中使百姓官兵相爲犄角其冠
帶峒長所轄峒民及班衣之類俱聽管營官遇警調
用無事之時不許肆行騷擾以致峒民不堪違者定
坐重罪水路之守請如潮州柘林事例輪撥大小烏
船二十五隻兵夫後生共一千名常泊龍門港口如
峒長報有聲息管兵官將船由洲墩白麟尾入玉山
以包截之若向無聲息兵船亦要一年一巡至玉山
萬橋等處毋使誅殘之賊潛滋暗長於其間也或曰
兵船何以置于龍門而不置于萬寧港口曰兵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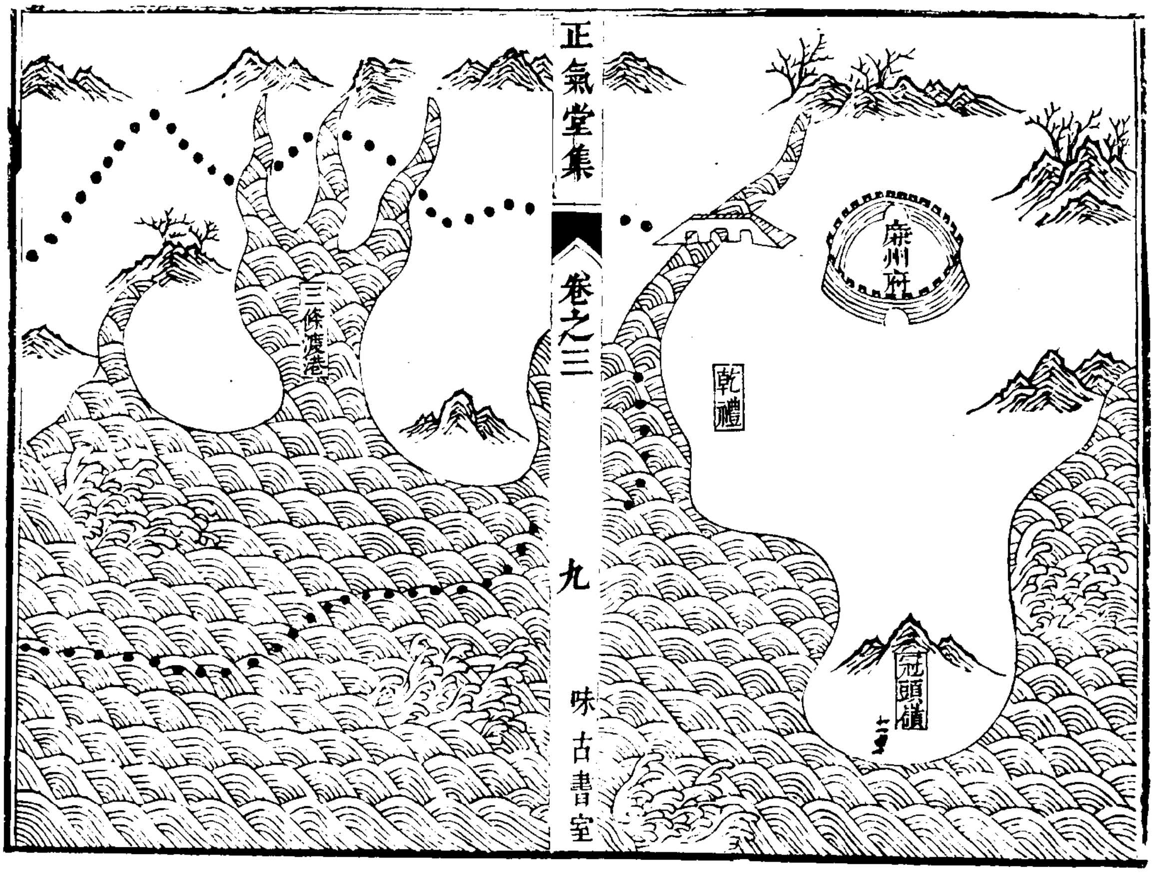
主而爲客吾以龍門之船爲中軍以四峒之人爲間
諜中軍深藏不露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待間諜報
而後發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之形此兵家之勝未
易一二先傳也況君子作事謀始爲可繼也平居無
事之時置我兵於孤絶無人之境必不能久安而道
路之拔涉糧運之艱難職近日追捕嘗若此而幾釀
大禍若久屯兵而求用足不亦難哉或曰何不遷衞
所立城池爲重鎮於萬寧以守之乎曰長設兵船於
龍門以爲華夷界限之防則可若虛糜餞糧以守尺
寸枯瘦之地則惑也欽州空閒不耕之地何限四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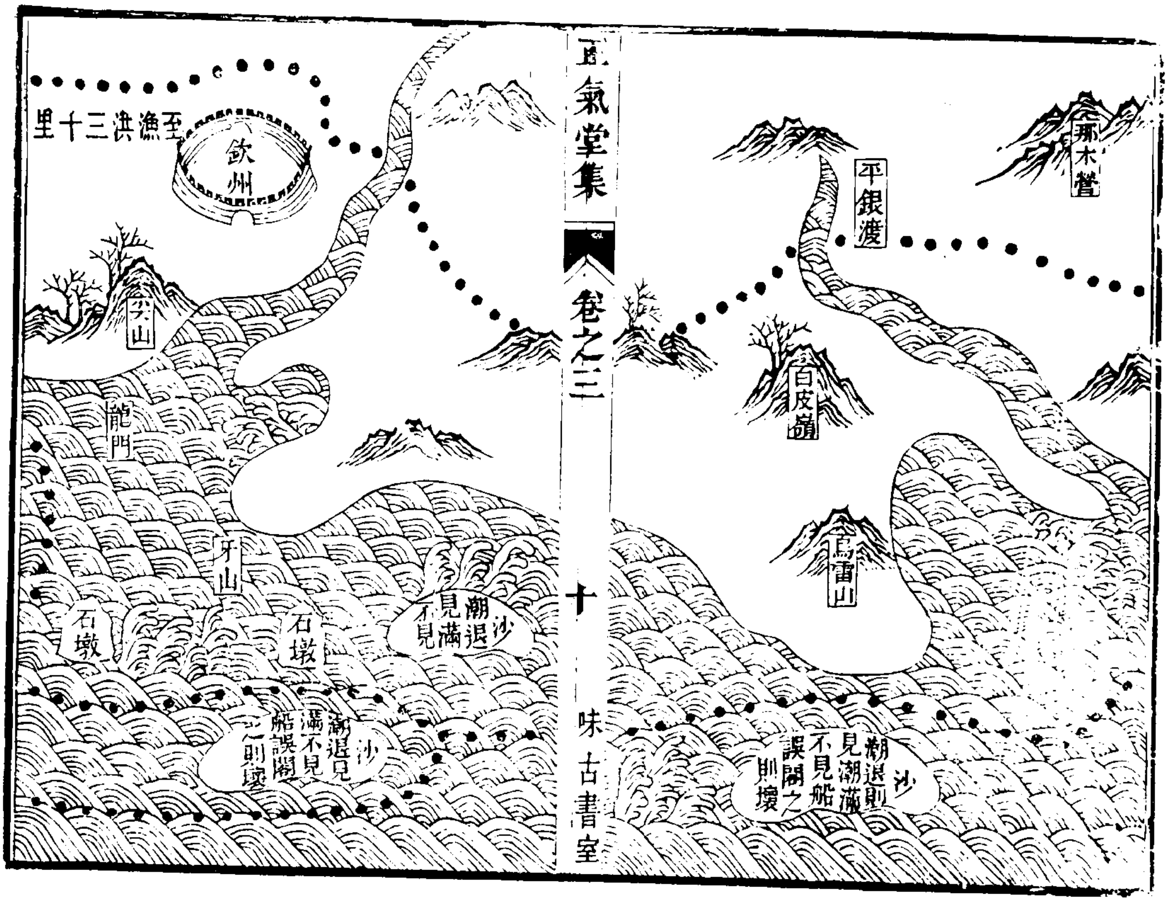
之復幾十年矣費公家之財蓋難計數其所入曾足
以償其所出否乎況華夷遠隔奸宄乃消爲城於萬
寧之墟又切近於夷人之地禍亂相尋則將何時而
後已乎雖然大君子舉動詳愼取與分明故必諭莫
宏瀷知之不然此地今已滅絶無人或待安南別遷
一種夷人來居其地或夷人自能生聚其地亦必百
年而後可是何也蓋海東雲屯新安之地今皆爲墟
必賓彼而後及此其勢亦未易況我有兵船巡歷峒
長緝探爲幹即伐爲蟣即摧又豈容養奸蓄患而至
於爲蛇用斧柯之日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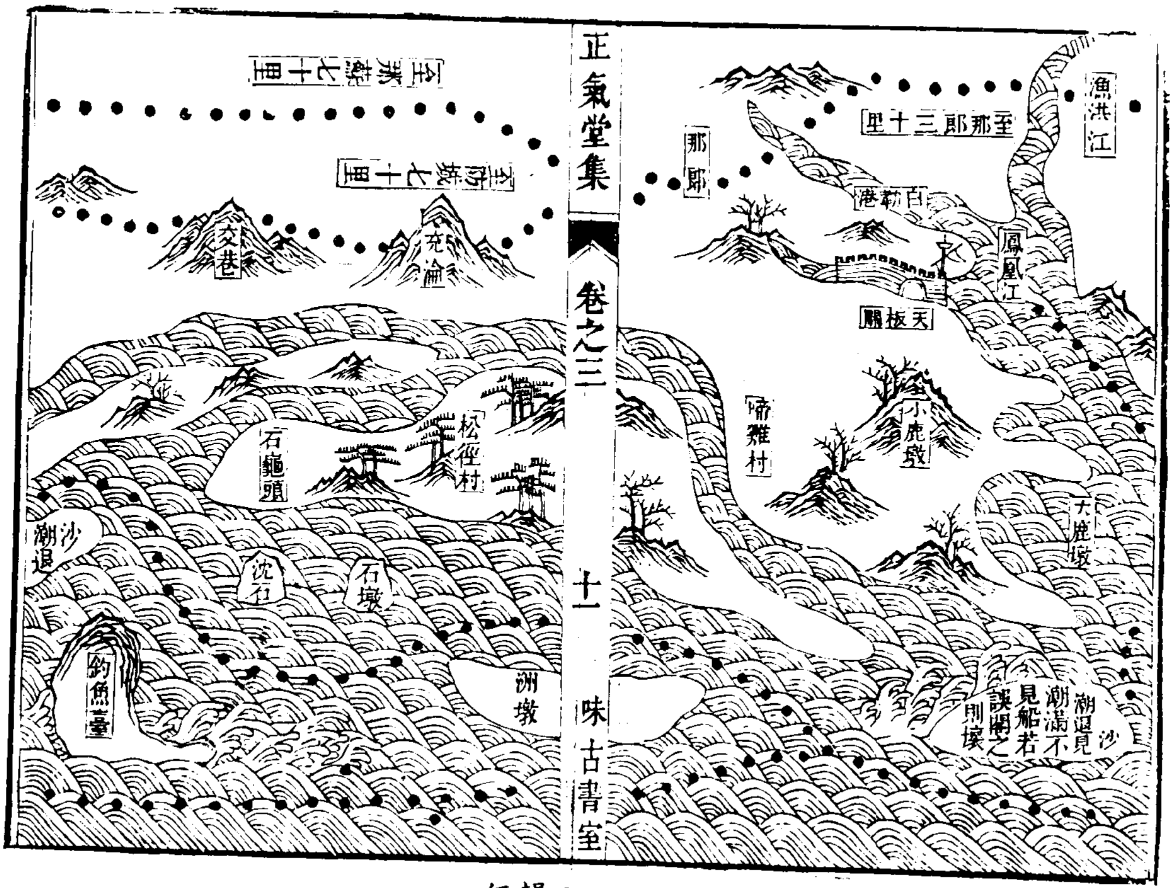
一華夷交界之地既設重兵然非得大將以統之亦
恐無救於猝然之急也按宏治以前之年立有都指
揮守備雷廉日久承平以爲無益而議裁革之者誰
哉居安忘危良可笑也今乞題請駐劄欽廉列銜都
指揮一員永以爲例然必奉有勅命使有警便於行
事或調遣官兵或移文安南俱無所於制不然則有
兵無將任責乏人亦非久安長治之策也
一前項條說嘗見而已未知是否有不信者請詳圖
形職謂後世欲取安南必由海進其各陸路只張虛
聲而已馬援征徵側徵二由海也兵糧器械之類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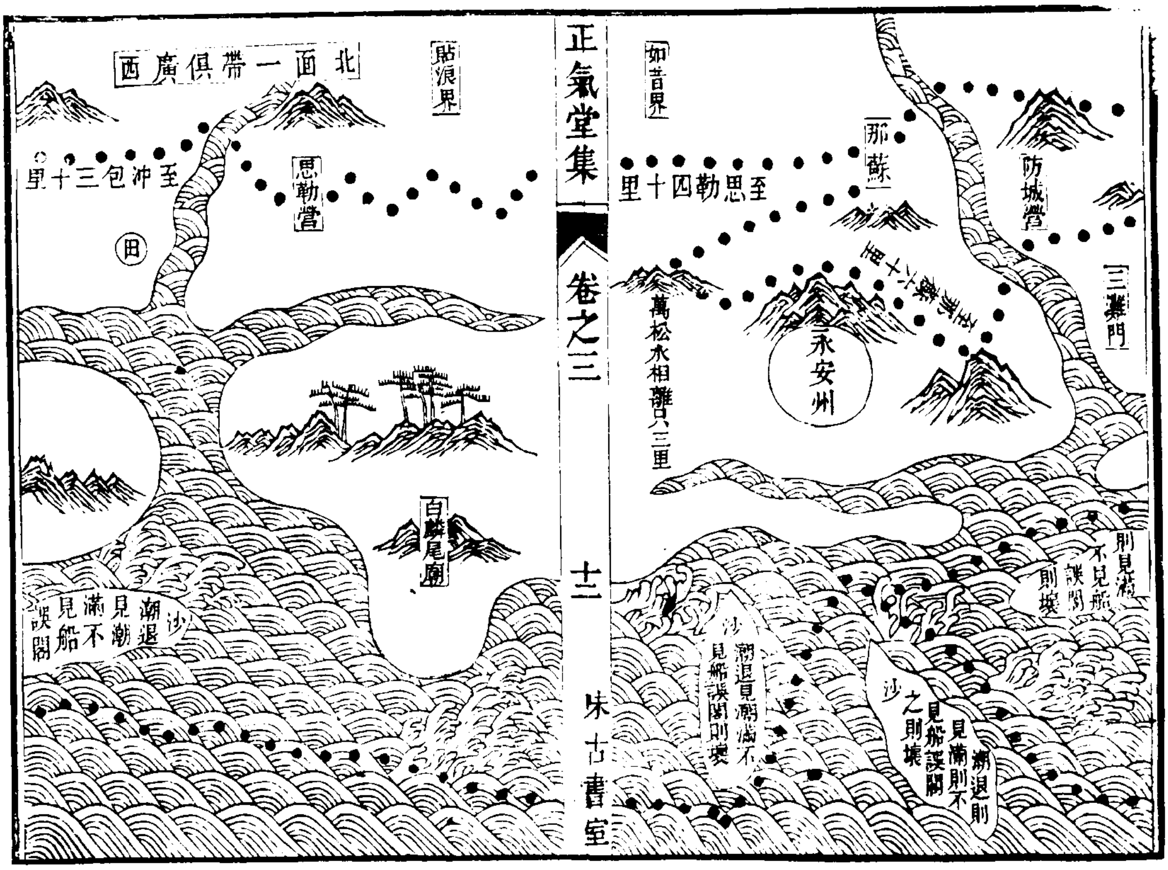
於各兵船上載去甚便漢人征南越王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及越之入吳亦用舟師由吳松江進大抵舟師一到隨處可登顧此先彼不勝其備故無不成之功耳

交黎水陸道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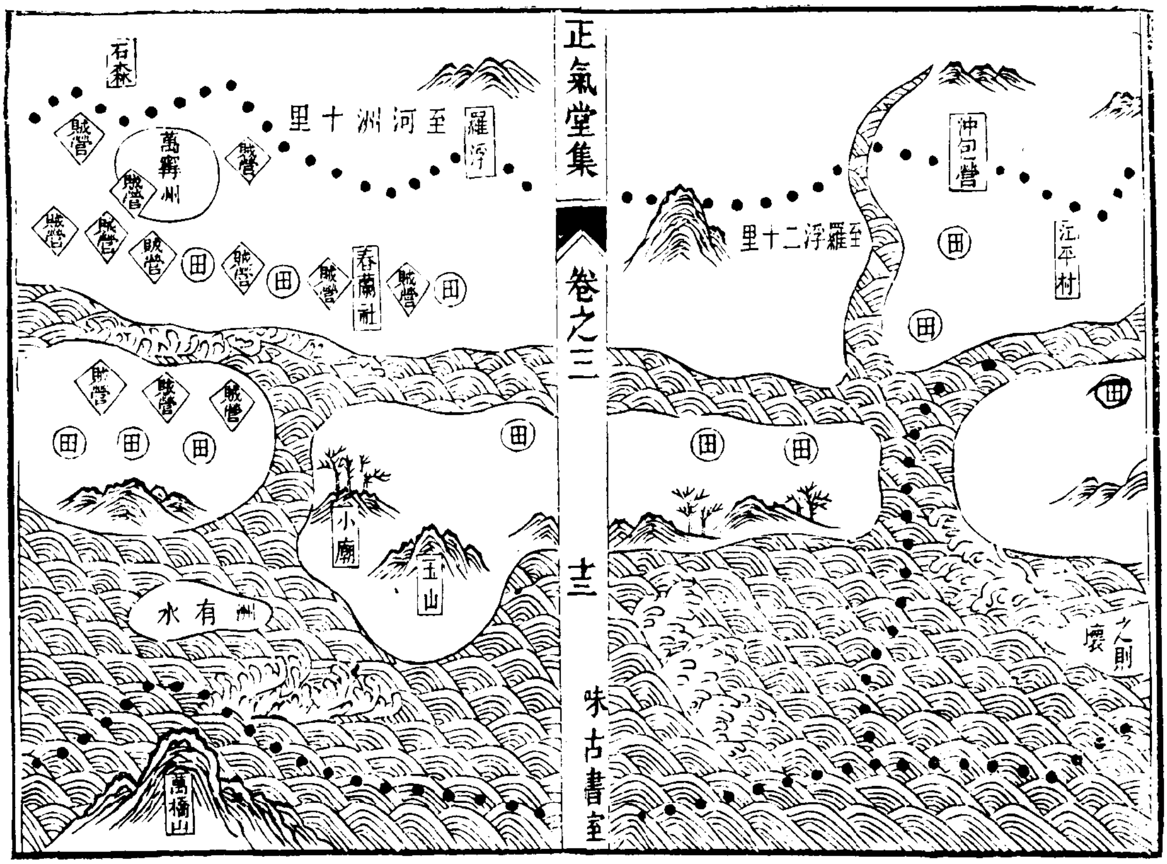



正氣堂集
卷之三
十
味古書室
至漁洪三十里
欽州
龍門
石墩
石墩
沙
潮退見滿不見
沙
潮退見滿不見船誤闖之則壞
平銀渡
白皮嶺
烏雷山
沙
潮退則見潮滿不見船誤闖之則壞


正氣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味古書室
至防城七十里
交巷
石龜頭
沙
潮退
沈石
石墩
釣魚臺
洲墩
那郎
至那郎三十里
漁洪江
鳳凰江
小鹿墩
大鹿墩
沙
潮退見潮滿不見船若誤闖之則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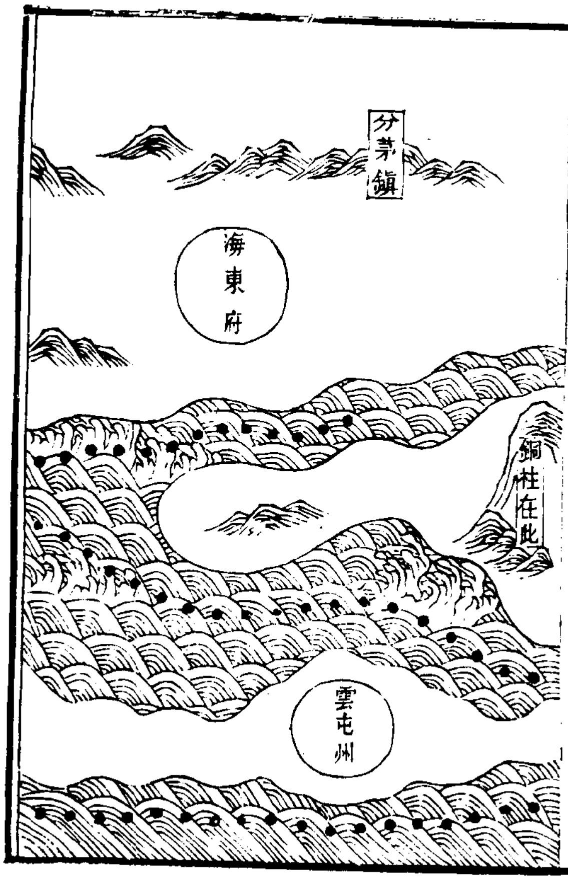
正氣堂集
卷之三
十二
味古書室
北面一帶俱廣西
貼浪界
至沖包三十里
思勒營
白鱗尾廟
沙
潮退見潮滿不見船誤閣
如昔界
至思勒四十里
那蘇
防城營
三灘門
永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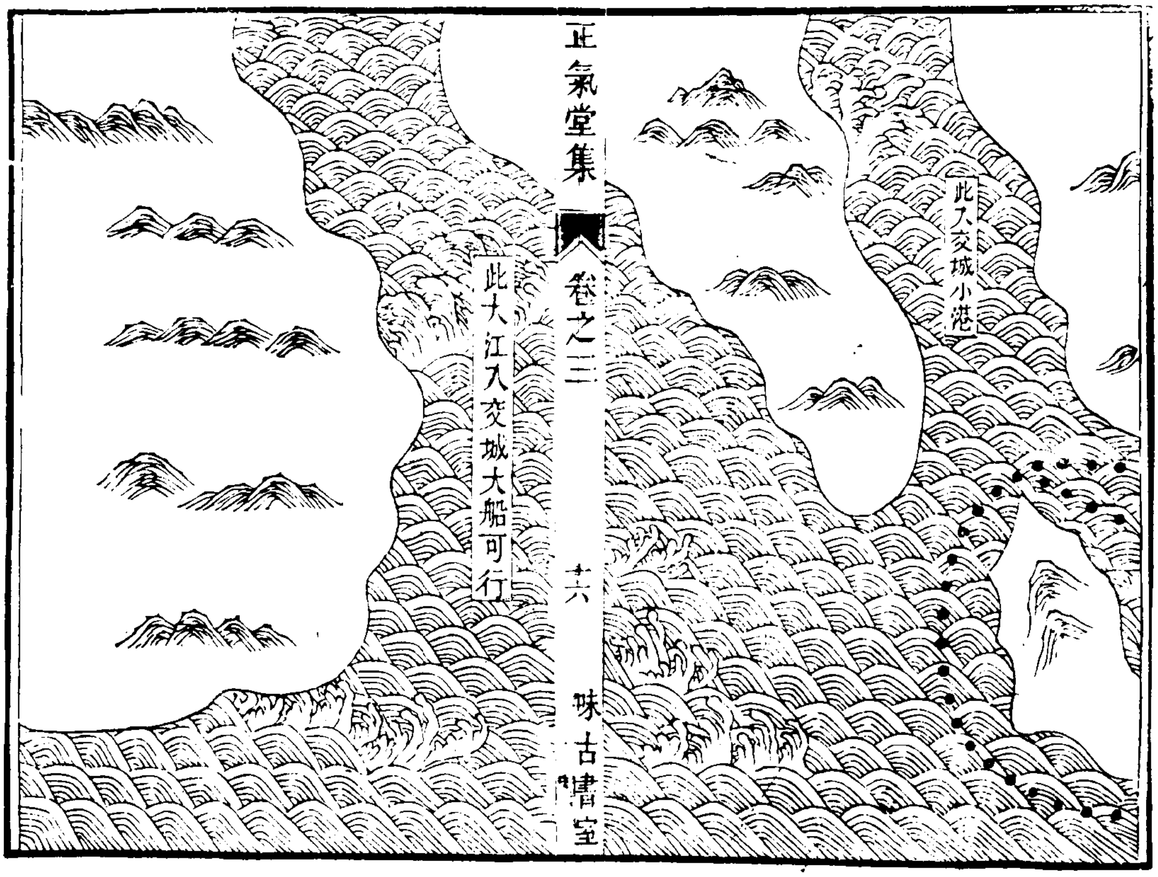
正氣堂集
卷之三
十三
味古書室
至河洲十里
羅浮
萬寧州
賊營
春蘭社
小廟
玉山
至羅浮二十里
江平村

大黃社
洲
萬明山
中門出大海

了葛村
河洲營
河村
帽山
洲有水無山
洲有水
大門出大海


分茅鎮
海東府
銅柱在此
雲屯州

新安有陸路出諒山府
新安州
江大水淺須潮滿方過得大船
觀瀾社



處黎

分守瓊州府地方右叅將俞爲預處兵後地方以圖治安事奉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案驗幷奉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案驗備行本職將地方善後事宜會同查勘諸黎所據地方何處可增設州縣何處可改建叅將府何處道路可通何處屯田可興集議明白會案具由通呈以憑奏請定奪等因又爲捷音事奉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歐陽幷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鈞牌備行本職即便會同兵備副使方將崖感地方量留漢土官兵防守優恤被傷人民安輯投撫殘黎及一應興學校設縣所等項善後事宜俱逐一從宜處置停當作速具由呈奪以憑奏報施行等因夫古先聖王之於夷狄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葢謂要荒之外風馬牛不相及之國耳若夫瓊島黎岐居於三州十縣之中與吾治地百姓魚鹽米貨相通雞鳴犬吠相聞中間雖多高山峻嶺而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平坦道路

竝不必陟危履險居處耕作自有寬廣峒場竝未有據險負固故我兵未集黎賊出刼鄉村最爲便易我兵旣集千谿萬徑皆可以適其巢穴無一次不收威功乃區區一島之地強言夷夏之分乾父坤母所生之同類忍置之於衣冠政教之外俟其爲亂然後從而戮之則其罪豈專在彼乎卽今經戮村分其遺類不甚多能據其遺地移吾兵民以雜居之則其生子生孫耳濡目染乎吾民之言語習尙皆可化爲百姓矣惜乎自古以來能上首功數千於賊勢方張之時而不能駕馭變化一二殘黎於摧敗之後能捐大征

之財數十萬於黎賊未平之先而靳惜乎經略之財數萬於善後之際彼其長養積聚之久復如前日之盛自以爲官府決無制馭之方一有所激復聚爲亂仍動大兵以剿之費用之多殺戮之慘元氣之傷亦其勢之所必至耳近該本職帶西路督備指揮李儲芳會同儋州知州陳澶親至本州管下催抱等黎村及感恩縣經剿之古鎮州峩淺等黎村及會同署崖州印知縣徐希朱親至本州經剿之羅活抱顯及不經剿柳根郞濕等黎村及帶東路督備指揮王廷輔會同陵水縣署印州判鄭鳳親至嶺脚黎停等黎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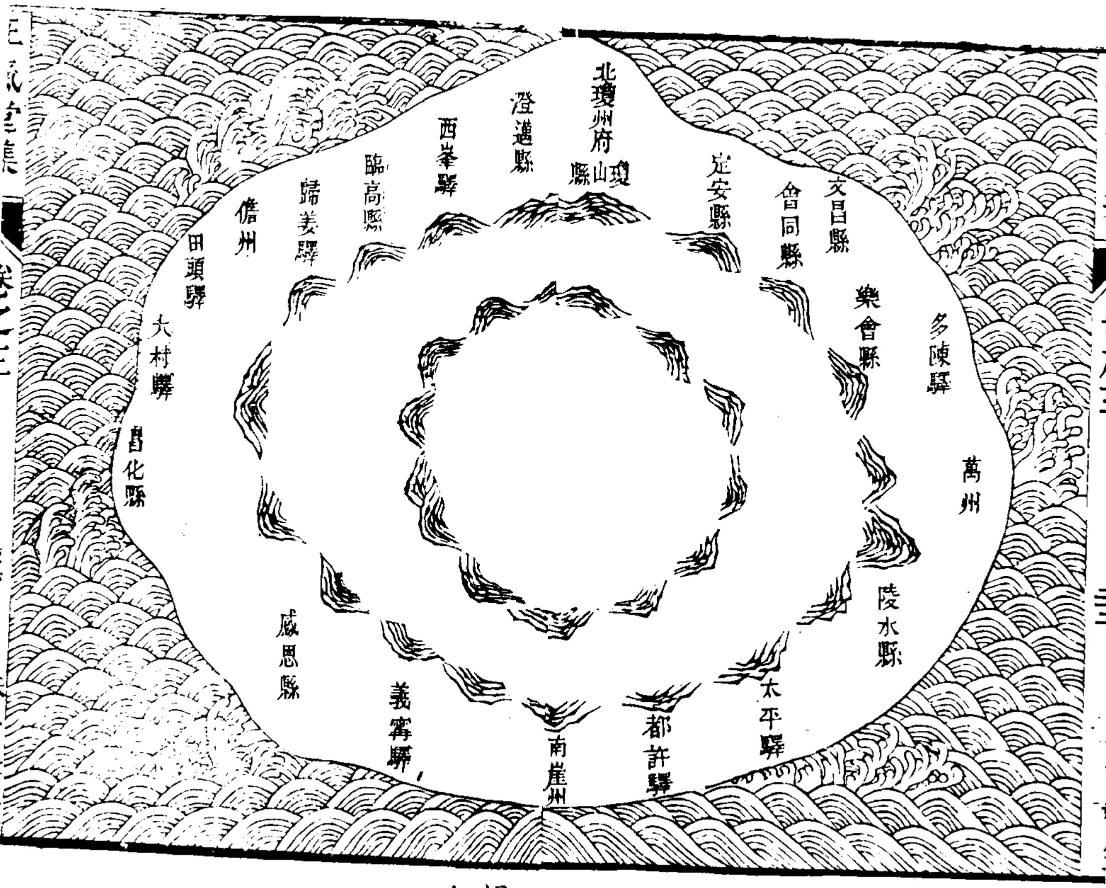
各撫諭生熟黎人及會同萬州知州俞大本樂會縣知縣魯彭定安縣署印典史郭大智瓊山縣知縣林應采臨高縣知縣陳址各責土舍緝事人役招生熟黎人出各該州縣聽撫諭明白外照得本職歷遍各峒備覽形勢撫諭各黎熟察其情果見近經剿地方如羅活峒宜立叅將府遷崖州千戶所於其內抱顯村宜增設一縣古鎮州宜立屯所各有其絕黎田地以收剿平之功仍各宜築城穿池以垂永久之規及各不經剿黎峒合先區處以杜後日之患如儋州之催抱村宜遷鎮南巡檢司及撥儋州千戶所官一員

軍一百名陸水縣之嶺脚峒宜遷藤橋之巡檢司及撥南山千戶所官一員軍一百名瓊山縣之沙灣宜新設一巡檢司及撥海南衛官一員軍一百名各協鎮之以弭其將來之變仍各宜築城穿池以爲他日立州縣之基及各城池之中俱宜盖叅將衙門以便周流巡視若夫道路之所宜通者則南北取直徑過宜自瓊山定安之沙灣大坡頭營磨贊等處開通崖州之凡陽羅活相機遷設驛遞以便官民往來周圍旋轉黎路則宜自瓊山之沙灣開向西偏遞南東轉以復沙灣及羅活城宜暫團打手五百名催抱嶺脚

沙灣城各宜暫團打手二百名各於兵威鎮壓之中寓招徠變化之意間有梗化不馴之徒相機設計去其一二人或一二村以警其餘五年之後事宜已定漸次議掣其各州縣土舍行令更爲里長不許再稱土舍名目該管黎人就編屬之以爲甲首納糧之外不得再加差役其各州縣掌印官務將管下黎人嚴禁童女不得如前披髮紋身男人務著衣衫不得如前赤身露腿其首各要加帽包網不得如前簪髻倒顛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設社學以教之使其能言識字毎一年之間守巡官查考各州縣官變化過熟黎幾村招撫過生黎爲熟者幾村具呈撫按衙門以爲殿最如此經略漸次舉行則犄角之勢日成岐黎之黨日渙政令之布日遠暴悍之氣日消教化之敷日深鄙陋之習日變熟黎既不得倚生黎以爲禍土舍亦不得假熟黎以生奸不數年間皆登州縣之版籍矣又豈有相聚爲亂者哉但欲築城鑿池起蓋衙宇闢開道路團兵鎮壓犒賞招徠費用錢糧不免浩大必欲取足於瓊府之積聚百姓之力役則此方兵荒之後疲弊空虛之甚決無能辦之理大抵以前之人每遇用兵之後亦議及此皆以錢糧困乏議論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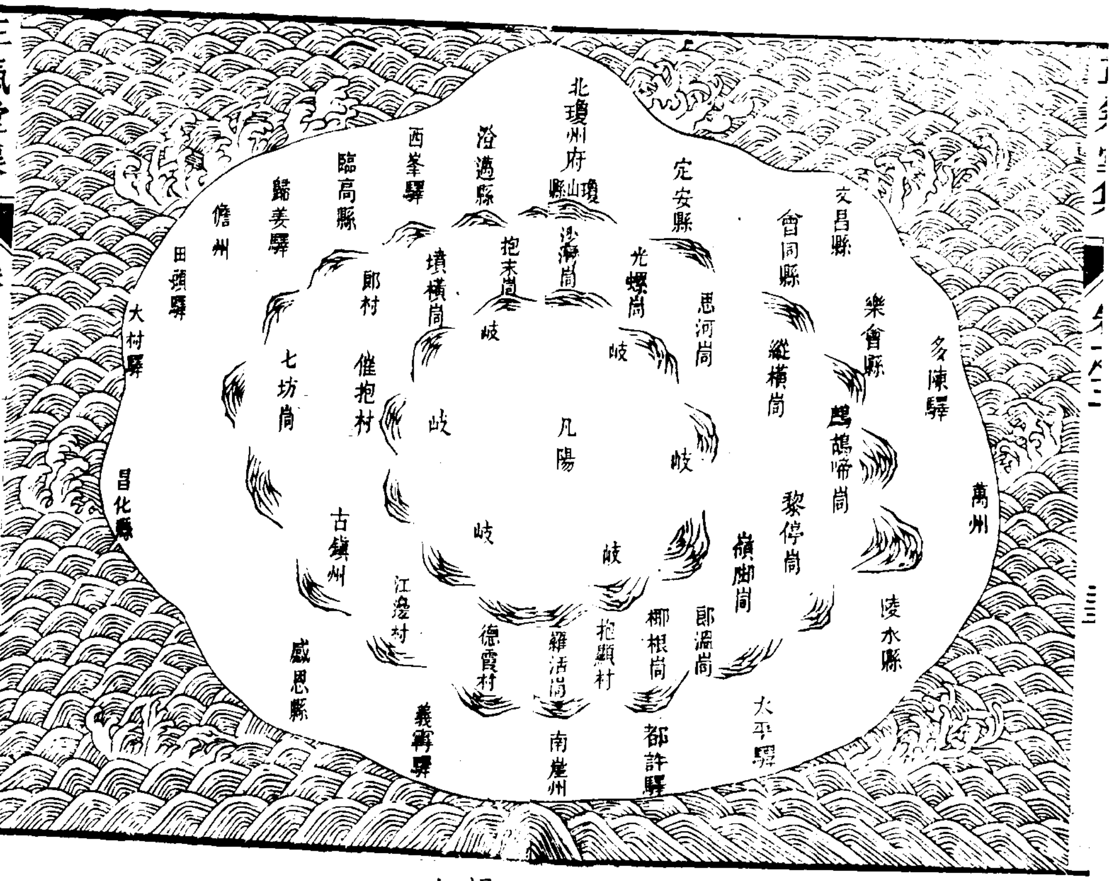
阻壞其事延有今日是以瓊郡誌書毎毎載以爲恨今若鑒前慮後眞知其不乘時經略則每十年之後必遭一變每一變必費軍餉之銀數十萬能於下次一舉數十萬之中量撥數萬以爲經理之資則其省將來之數十萬者凡幾矣況免生靈塗炭之災造黎元生生之福澤及萬世之瓊民者爲甚溥哉倘失今不處職恐後人得復恨乎今日也爲此本職謹具圖十面而立說於各圖之後爲書冊一本回報施行須至冊者

瓊島府州縣相連之圖


北
瓊州府
瓊山縣
澄邁縣
西峯驛
臨高縣
歸姜驛
儋州
田頭驛
大村驛
昌化縣
定安縣
會同縣
文昌縣
樂會縣
多陳驛
萬州
陵水縣
太平驛
都許驛
南
崖州
義寧驛
感恩縣

右瓊州府城由東行一百六十里至文昌縣由南行八十里至定安縣本縣由東南行一百二十里至會同縣本縣由東南行四十里至樂會縣本縣由東南行八十里至多陳驛本驛由東南行二十里至萬州本州由東南行五十里至海邊復轉西南行七十里至陵水縣本縣由西南行七十里至太平驛本驛由西南行七十里至都許驛本驛由西南行八十里至崖州本州由西北行八十里至義寧驛本驛由西北行六十里至感恩縣本縣由西北行一百一十里至昌化縣本縣由東北行六十里至大村驛本驛由東北行六十里至田頭驛本驛由東北行六十里至儋州本州由東北行四十里至歸姜驛本驛由東北行四十里至臨高縣本縣由東北行七十里至西峯驛本驛由東北行五十里至澄邁縣本縣由東北行六十里復至瓊州府城

各州縣生熟黎岐之圖


北
瓊州府
瓊山縣
澄邁縣
西峯驛
臨高縣
歸姜驛
儋州
田頭驛
大村驛
昌化縣
定安縣
文昌縣
會同縣
樂會縣
多陳驛
萬州
陵水縣
太平驛
都許驛
南崖州
義寧驛
感恩縣
古鎮州
七坊嶺
郎村
催抱村
墳橫嶺
抱末嶺
沙海嶺
光螺嶺
思河嶺
縱橫嶺
鷓鴣啼嶺
黎停嶺
嶺脚嶺
郎溫嶺
椰根嶺
抱顯村
羅活嶺
德霞村
江邊村
凡陽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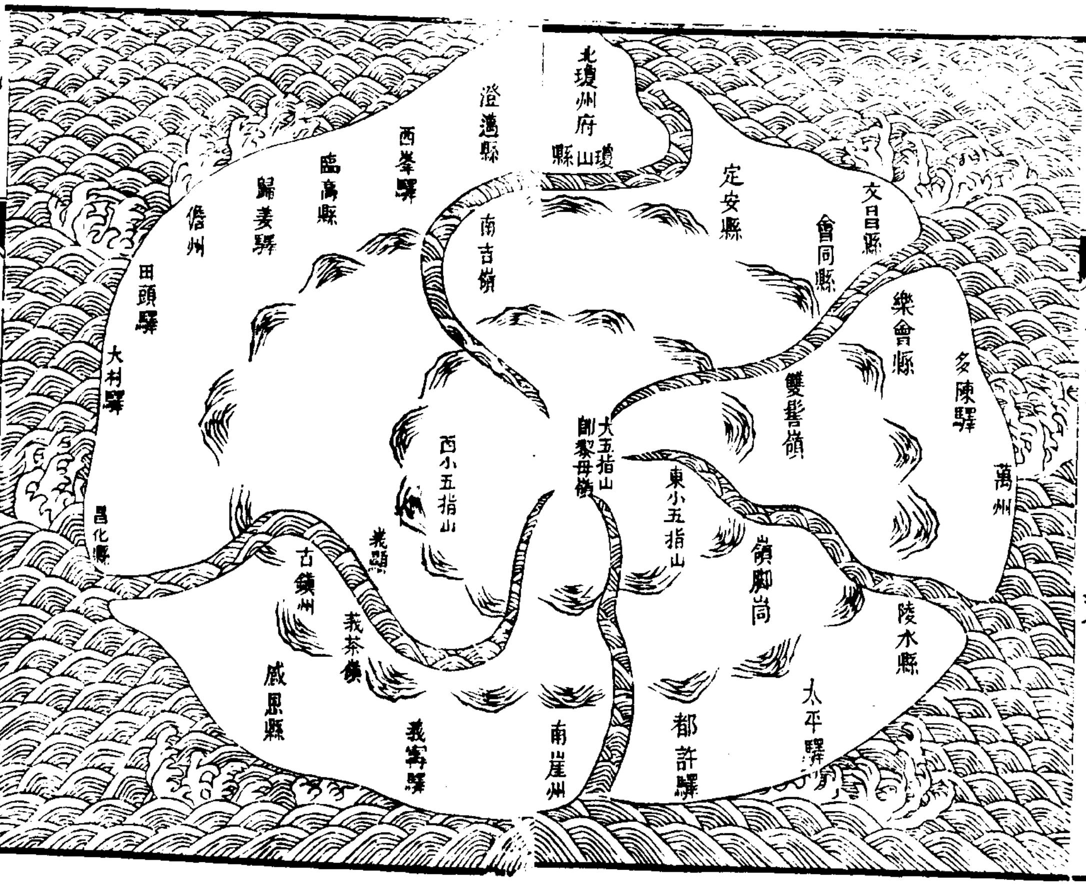
右圖載各州縣生熟黎峒及岐黎也峒者黎村之總名每峒中皆有數十村其中村分屬土舍管者爲熟黎不屬土舍管者曰生黎有舊熟而今反生者亦有舊生而今向化爲熟者有居傍內層山嶺而熟者亦有居傍外層山而生者其山勢環生似有此二層其實由各州縣進各黎峒不必皆越山巔經過其各山邊自有大路可行行不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可至黎峒其中田塲廣闊村落錯居與在外州縣之民村無異也其內層山所包爲岐黎其各山邊亦有大路可行此輩與外層之生熟黎皆結婚姻通有無但與州縣隔遠故足跡少到民間其凡陽村近羅活亦每被羅活人誘出行劫故我兵亦至其地也又外層山外近州縣雜民居亦有歸化黎一向納糧當差與百姓同故不登圖也又各生熟岐黎唯七坊峒首符日昭能盡制一峒之黎其餘各峒皆無峒首唯各大小村分各有村首一人彼雖爲村首其實與各黎竝肩不能制服之也噫一島之小民黎異觀且黎在中而民在外腹心之疾不消四體無久安之理徒勦之而不能撫之則屢叛屢勦其亂不能已也徒撫之而不能化之則屢撫屢叛其亂亦不能已也謂土舍可

以管黎人而官府不能管之豈有是理乎黎人終屬於土舍則黎亂終無能已之日也必欲革土舍絕亂階其道不外乎設衙門建城池爲犄角之形施蠶食之勢以制馭變化乎羣黎耳

其前年作亂乃崖感地方大征之兵分崖州之羅活等處爲中哨抱顯等處爲左哨感恩之古鎮州爲右哨其餘各州縣黎峒竝不動也

其萬州鷓鴣峒黎譬如驕子撫處之方詳于別文

瓊島名山大川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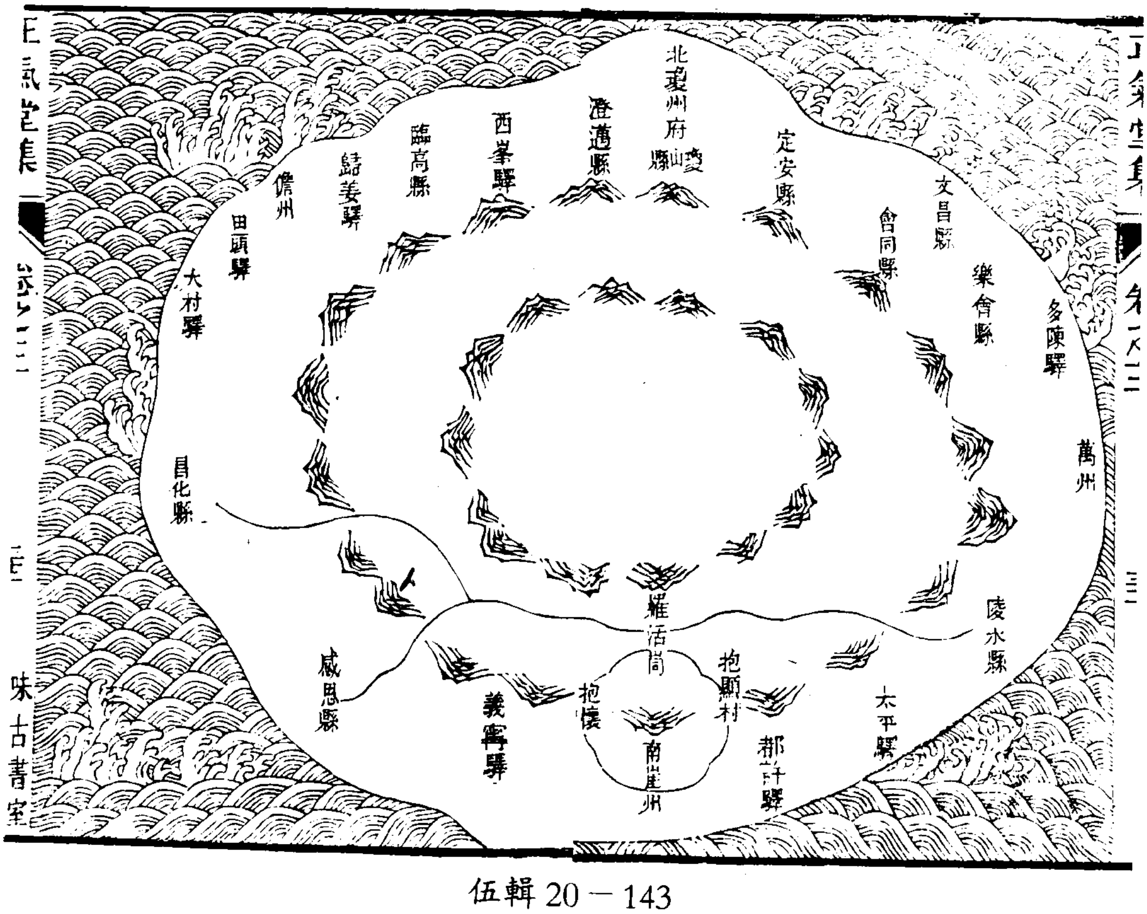

北
瓊州府
瓊山縣
澄邁縣
西峯驛
臨高縣
歸姜驛
儋州
田頭驛
大村驛
昌化縣
南吉嶺
定安縣
文昌縣
會同縣
樂會縣
多陳驛
雙髻嶺
萬州
大五指山
即黎母嶺
西小五指山
東小五指山
陵水縣
太平驛
都許驛
南崖州
義寧驛
感恩縣
古鎮州

右大五指山卽黎母嶺誌書已明言矣俗人呼別山爲黎母嶺者有三瓊山人呼沙灣之南吉嶺定安人呼思河之雙髻嶺感恩人呼江邊之峩茶嶺各爲黎母嶺也元人兵至刻石卽感恩之黎母嶺東小五指山在嶺脚峒西小五指山在峩顯村各於山巔屹起數石高低戟列宛若人指但二山不如大五指山之高且大耳元人兵至刻石卽峩顯之小五指山其餘各州縣界亦各有大山因無關係故不登載也

又大川有五其源皆發自大五指山東一派下流與東小五指水合出陵水入海南一派由抱顯出崖州入海西一派遶羅活德霞江邊古鎮州出昌化入海西北一派由思河峒出樂會入海北一派經臨高澄邁黎峒遶定安縣出瓊州府城入海其餘各州縣溪澗亦多因無關係故不登載也

羅活宜立叅將府之圖

正氣堂集 卷之十二 三 味古書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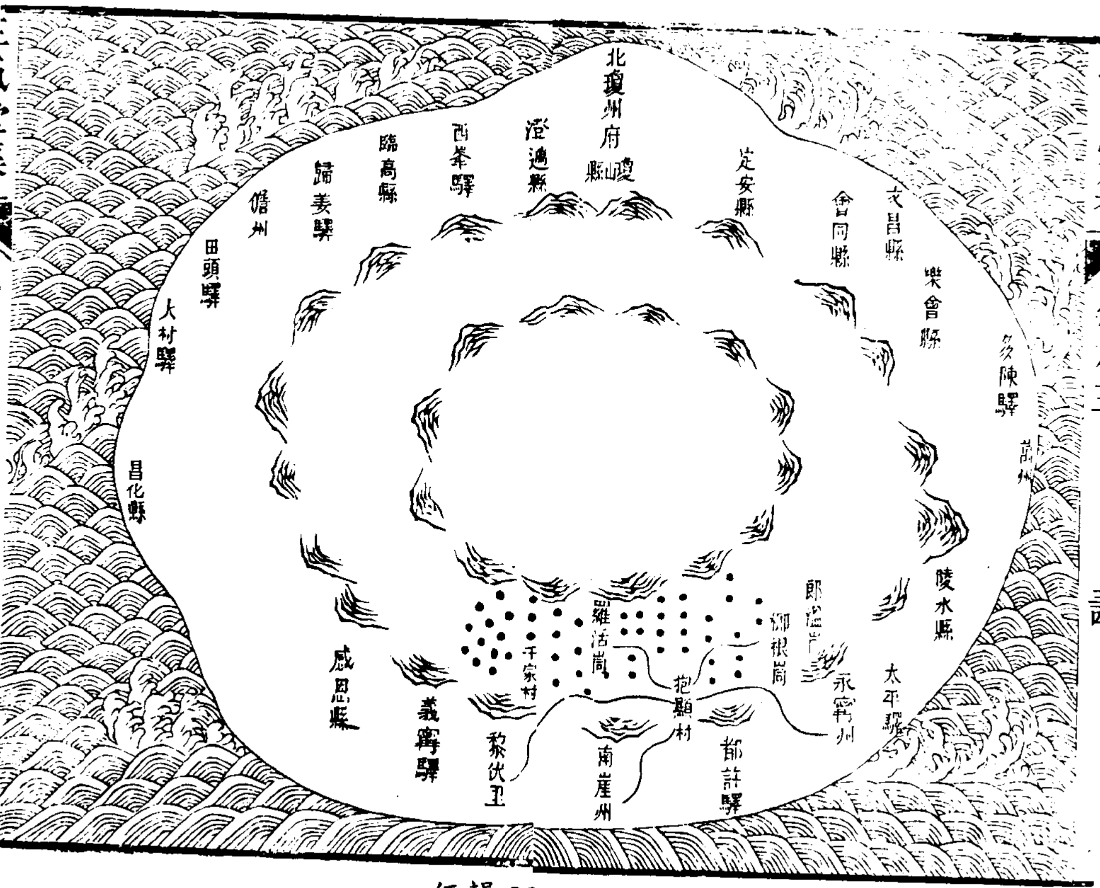


右崖州由西北行約三十里至抱懷黎村本村由東北行約四十里至羅活峒又本州由東北行約五十里至抱顯村本村由西北行約三十里至羅活峒蓋瓊島諸州縣之黎唯羅活徒黨最盛而悍自古以來黎人之變皆觀望本峒若能制服此黎其他皆隨風而靡也今次剿平招下本峒尚有四百餘人合於本峒之抱斐村建一叅將府令叅將官就彼住劄宣諭教化使各黎漸次化爲百姓然叅將官時或出入巡歷他處必還崖州千戶所官軍于中而立城穿池以衞之則扼黎之吭而拊其背千古無黎患矣二三十年後事宜已定將此地立一府治撥陵水昌化感恩并新立抱顯縣及崖州一州以屬之就中取路往來亦甚便也然時下興工必須移見在牙力營打手鄧廉等二百四十一名見在感恩縣打手劉舉等二百六十九名團彼防護候工完之日另議

正氣堂集 卷之三

抱顯宜立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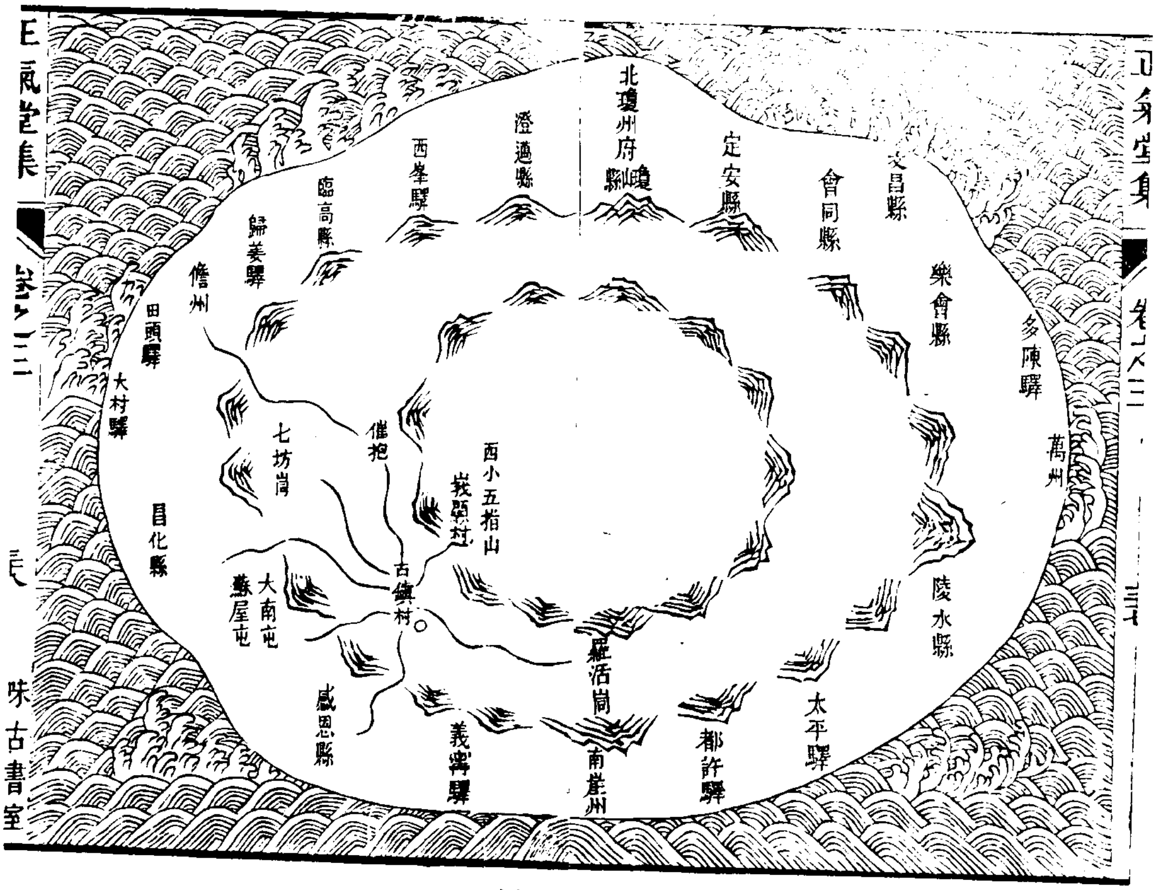
味古書室



按誌書元人平黎之後割瓊山之南樂會之北各地方添絕之田增立定安會同二縣今之抱顯獨不可以設縣乎夫崖州經剿村分今招下唯羅活人尙有四百餘其餘村分所存者有十分之一則其中田土黎人只能耕其一而荒其九矣合除黎人自耕之外將各絕黎田土差官盡行量出給賣軍民之人承耕每兩熟田一畝賣價銀二錢科米一升一熟田一畝賣價銀一錢科米五合四年開荒之後方准起科若此田米數不多須將崖州官民米量撥補之按崖州總計官米四百六十九石八斗九升五合零民米三千四百六十六石九斗六升六合零內除董平鄉官米一十九石七斗一升五合零民米一百五十八石八斗三升七合零原係黎糧今絕黎之田既量歸官合與叅酌除豁可將東界永寧鄉官米二十八石六斗七升零民米二百六十六石八斗零就近撥補抱顯共設一縣如又不敷可將西界之黎伏里官民米量撥湊之其崖州原管郎溫黎峒亦宜屬抱顯本地若設縣必須築城穿池以爲永久之計也圖中抱顯之前後左右有黑點花聚者乃絕黎田土也

古鎮州宜立屯城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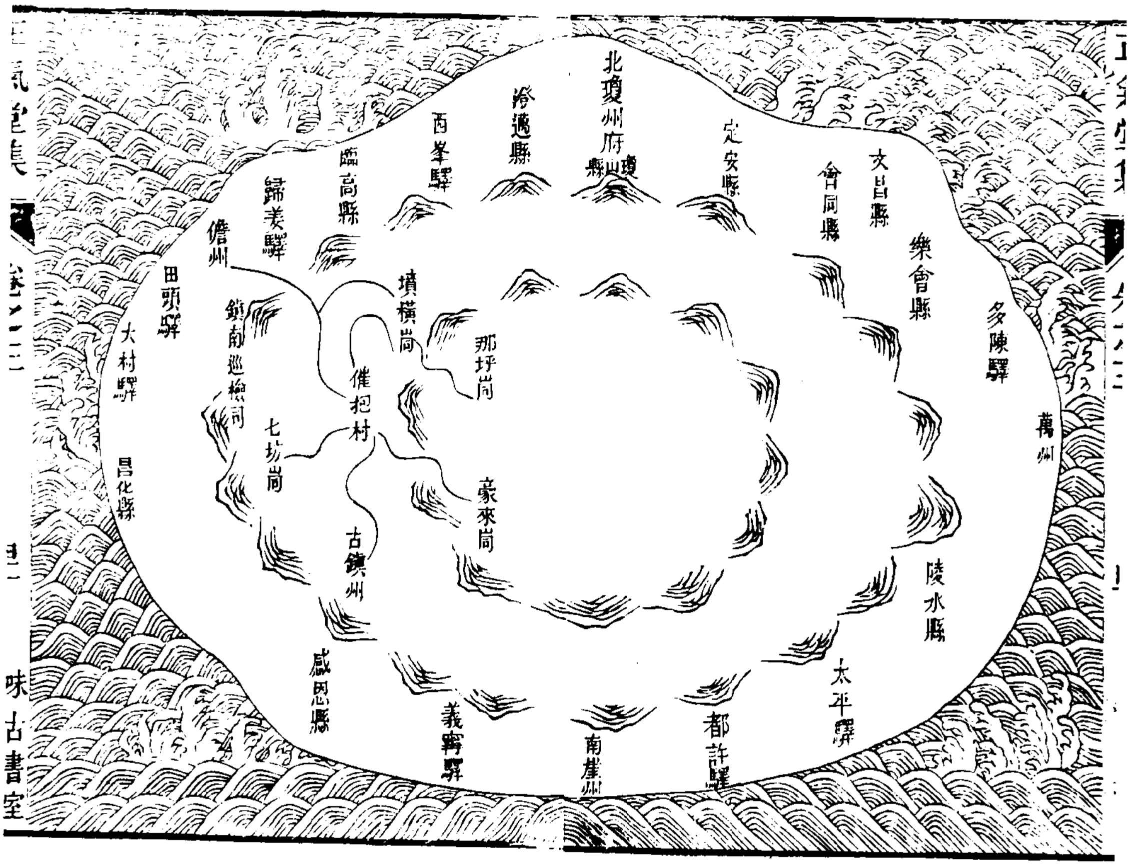
味古書室



味古書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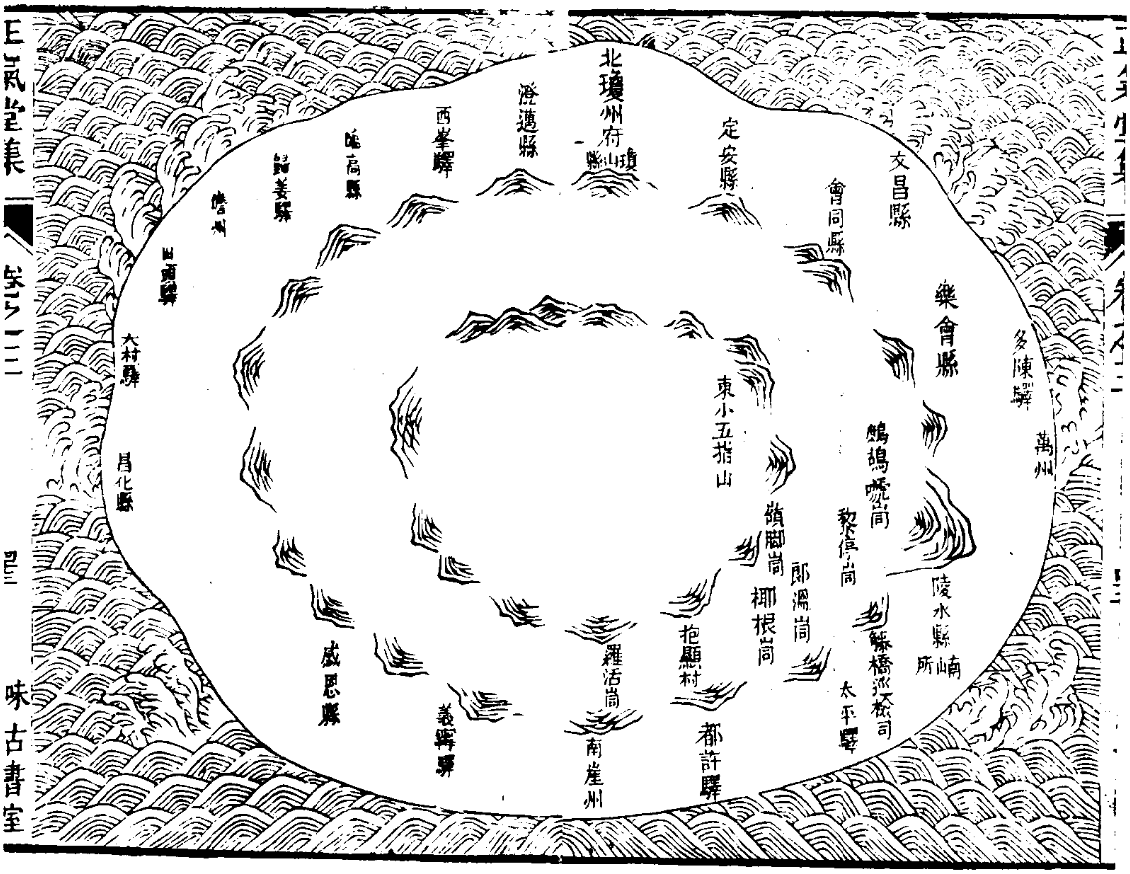
右古鎮州爲感恩縣舊治去昌化及今感恩縣治皆一日之程車馬可通茲無山嶺限隔去羅活二日程去峩顯小五指一日程去催抱一日半之程去七坊一日程七坊之黎近日繁盛已有爲亂之漸合將蘇屋大南二屯軍餘移此聚耕而築城穿池以衛之撥昌化所官一員軍一百名以協守之一以變殘黎之子孫爲百姓一以拊七坊黎人之背使不敢爲亂又感恩之士民咸稱今縣治土瘦田寡亦向未築城穿池以爲防如數年之後事宜已定可將本縣遷復于此其大南蘇屋二屯軍餘欲給領前田合止令每名減半領田十畝年納米三石使其易於辦納但須與工築城之際然後可以分田並有城爲衆之衞則承田者自然爭赴矣又城中宜設叅將府以便往來巡視

催抱村宜遷巡檢司之圖


北瓊州府瓊山縣
澄邁縣
西峯驛
臨高縣
歸姜驛
儋州
田頭驛
大村驛
昌化縣
鎮南巡檢司
墳橫崗
那坪崗
催抱村
七坊崗
豪來崗
古鎮州
感恩縣
義寧驛
南崖州
都許驛
太平驛
陵水縣
萬州
多陳驛
樂會縣
文昌縣
會同縣
定安縣

右催抱在七坊內地又那圩峝幷豪來峝岐黎皆新
歸化其中尚有一二未歸者本州有鎮南巡檢司非
要害之地合遷鎮之仍撥儋州所官一員軍一百名
以協守之仍宜築城穿池立叅將府於其中以便往
來巡視又宜暫設打手二百名振威宣信以變化乎
各黎五年之後議製蓋各州縣去深黎頗遠若不設
衙門以近之終無化之之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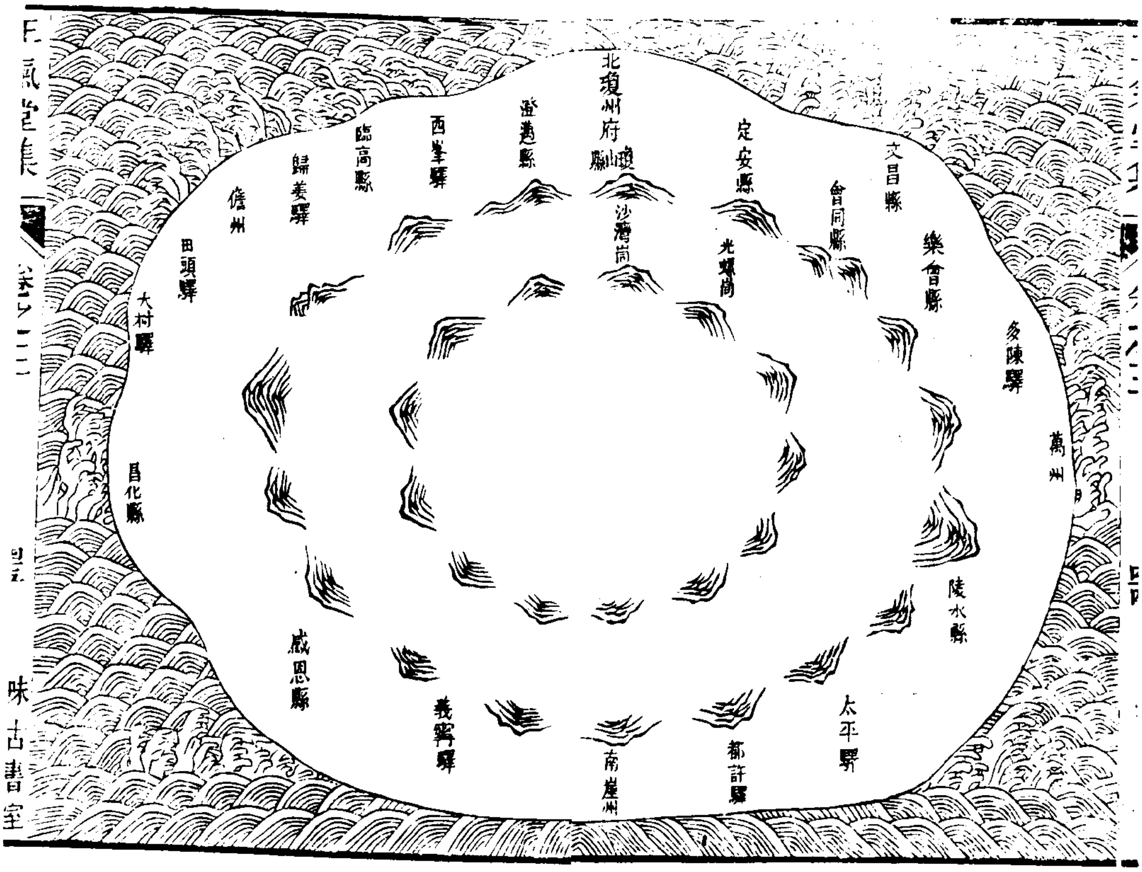
嶺腳峒宜遷巡檢司之圖



右椰根郎溫嶺脚黎停四峒地勢接連寬平黎人繁盛離衙門窵遠有激則聚爲亂今崖州之藤橋巡檢司似非要害之地合遷於嶺脚峒撥南山千戶所官一員軍一百名協守之仍宜築城穿池立叅將府於其中以便往來巡視又宜暫設打手二百名振威宣信以變化乎各黎五年之後議擊蓋各州縣去深黎頗遠若不設衙門以近之終無化之之期也

沙灣峒宜遷巡檢司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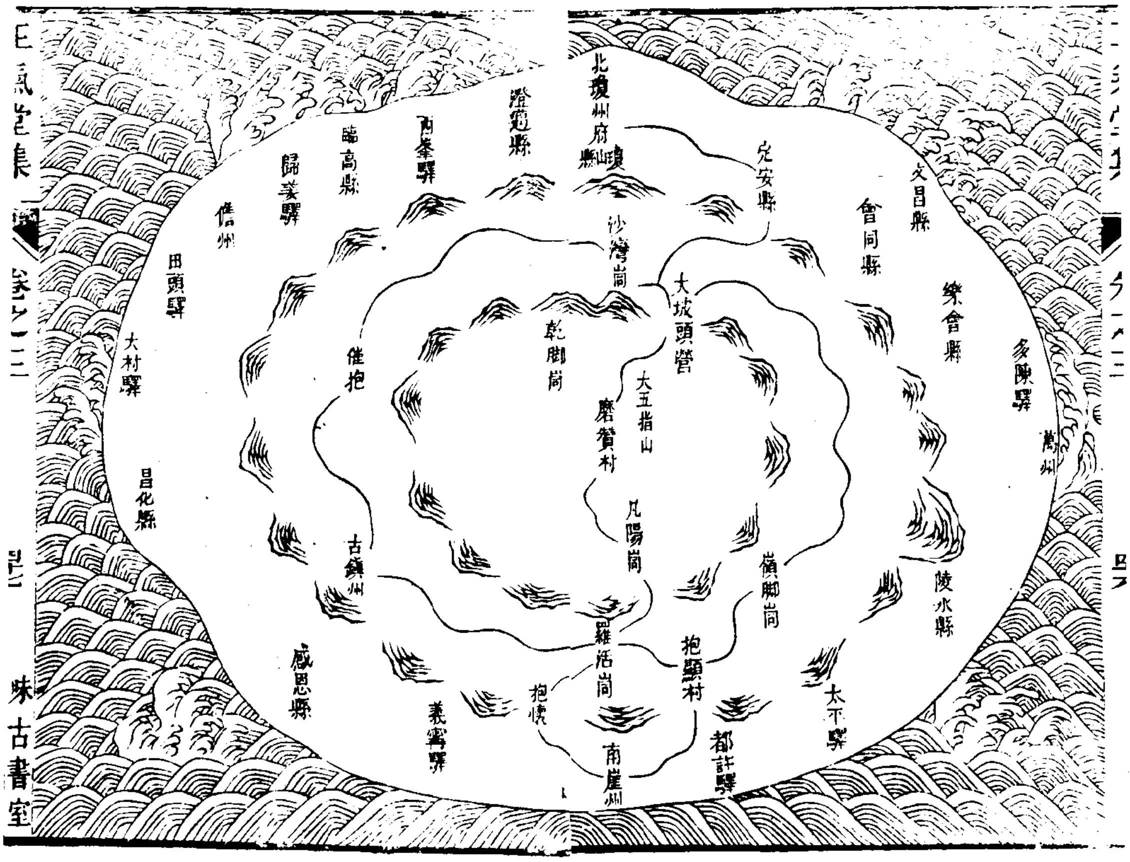
正氣堂集　卷之二　圖　味古書室



右沙灣先螺諸峒黎人見有一變爲百姓之機而未有招徠之耳合新設巡檢司以鎮之仍撥海南衛官一員軍一百名以協守之仍宜築城穿池立叅將府於其中以便往來巡視又宜暫設打手二百名振威宣信以變化乎各黎三五年後將附近之澄邁臨高瓊山定安各縣先已歸化黎民田地制出共立一縣于此似不費力而可成也

道路宜通之圖

味古書室



右自瓊州至定安縣一日程本縣至大坡頭營二日半之程本營至磨贊村一日程本村至凡陽峒一日程本峒至羅活峒一日程本峒至崖州城二日程此南北徑直道路所宜開通遷立驛遞以便官民往來者也又自沙灣新設城起西由臨高黎峒行由催抱古鎮州羅活嶺脚各新立之城經過由萬州樂會定安等黎峒復回沙灣此周流於黎峒之中宣布[redacted]

朝廷威信每年各巡一次漸使歸化乃叅將官之任也

正氣堂集卷之三終

正氣堂集卷之三

第一葉第四行庄社之庄據干祿字書云莊俗作庄

第六葉第十六行拔涉之拔似當作跋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二十行徵二據後漢書作徵貳

第十七葉第一行預處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十八葉第三行千谿萬徑按餘集卷之又二讀黃石公素書篇作千谿萬徑

第二十七葉第十三行蚕食之蚕似當作蠶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二葉第七行住劄之住似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八葉古鎮州宜立屯城之圖古鎮村似當作古鎮州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四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書

復蕭友山侍御書

竊以人才在天地間苟愛惜之培養之則雖中人之材可以立上智之功或求備而淩責之雖上智之士亦將俛首帖耳手足無所措而終不能以自見矣昔

下各官久侍臺下左右其善與否顧豈能遁於明察之外職居外日多相與日疎[redacted]知其行事之實承問無可爲對罪固當死卽欲委曲求[redacted]恐得其失眞之迹以誤臺下知人之明罪尤當死也願臺下諒察然以愚見度之此一時各官濟濟昂昂人負奇氣愛惜培養之仁在今日端有望於臺下必欲求其可論者竊意惟職一人耳觀其不値可言之時恆用晦而不露孰徵其謀不遇可勝之敵惟自守以圖全烏取其勇舉世人所樂爲者而自謂不願爲之其性何險舉世人所不能爲者而自謂獨敢爲之其志何狂此

財所當置閒投散以俟能用者用之願臺下仁育之
恩寓於義正之內使坐輕律受黜而不嬰乎大罪則
職他日圖報當不讓於古人矣其府州縣衛所各官
職有一偏之見不敢不陳於臺下以備參照也如瓊
州府知府張寛猛得宜愚賤咸得達其情誠實由衷
黎岐亦能信其意衙門積弊一切清除部屬常規痛
行禁免立鄉約而寇盜息明剖斷而詞訟平交上下
而無諂無瀆入泮藻而載色載笑一時方仰維新之
治將來必成循吏之名雷州府知府羅仁以愛民而
明足以照其奸勤以埋身而才足以濟其變如冰之

操可保不改於其始慕古之政可期有成於其終此
二守者誠百姓之父母君子之愷悌今世之賢吏未
之或先所當置之任淺之薦兼之奬勵之列以示優
異者也高州府同知王佐律身不問於隱顯守己罔
異於初終行法公平未嘗縱一有罪而屈一無辜馭
下仁恕未嘗輕勞人一力而妄費人一財獄無淹滯
久禁之囚案少上司未完之件境內之民皆有青天
父母之譽清查之委獨擅正大光明之稱今世有此
府佐誠空谷中之足音矣從來亦多有知之者而每
置於奬勵之列獨不登諸薦章其何以激勸後人之

為善乎今日當舉之官此其為最者也又如雷州府
推官柯乾敷幼學無負難事不辭利器每別於盤錯
冰鑑恆燭乎隱伏。尚寛簡之政以休息乎疲瘵。之民
明出納之數以樽節乎里甲之費管稅蒼梧而利莫
能染理刑廣府而民自不冤化州之人咸思其去三
水之人方喜其來隨所委而勞績足稱隨所至而地
方自肅臨高縣知縣陳址設奇策以防禦而海寇不
敢臨其境禁土舍之侵漁而黎人得以安其生里甲
之妄費盡除吏皂之奸欺莫逞黃冊之常例痛革獄
訟之決斷如流海康縣知縣易文亨清戎伍而埋沒

少編戶役而貧富均追徵有撫字之仁斷獄無久淹
之苦為里甲省財無一錢不記於公簿防吏胥作弊
無一文不出於自筆休隆之政已成循良之名無忝
惠州衛指揮僉事李涇閑習弓馬通曉儒書掌印而
士卒悅服防海而盜賊屏迹調征連州部伍明而獲
功獨衆哨守長沙機宜審而擒賊當先神電衛指揮
使李儲芳行己不苟馭下有恩調征守營設法以擒
首賊兵後督備敷信以服餘黎悔少年之失學安意
受教於生乎其後之師慨兵藝之不習自懸銀牌以
賞夫射而命中之士以上推官一員知縣二員指揮

二員均可登之薦章者也若萬州知州兪大本爲政平易而民不稱擾守己淸謹而私不敢干徐聞知縣方逢堯向上之志終始如一有爲之才常變皆宜寗執法而受謗不徇私以廢公廣州前衛指揮使徐濬統兵而紀律分明臨敵而料度不爽惜其近年以來溺志神仙之學無意功名之會耳陽江千戶所正千戶吳祥智識深沉士民親附管印歷年惟知守法以奉公隨征數次每自當鋒以破賊以上知州知縣指揮千戶共四員皆宜以禮獎勵者也夫職所陳可獎可薦各官姑擧其知之略眞者遵復尊嚴之命而實

不敢自以爲當也其在臺下固有氷鑑之明以照之參互之方以徵之必當得其是非之實而不使有差職負僭妄大罪宜受斧鉞之誅將無所逃矣無任隕越待罪

又答選將練兵書

一曰愼選眞將今夫禦[ ]以選將爲急世人皆能言之也至於選將之方必如何而後詳盡如何而後可以得眞將如何而後眞將樂就吾之用則槪乎未之有聞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爲難而況於知將乎苟堂上無一眞將則雖有眞將至其堂下此以爲非者彼必以爲是此以爲可者彼必以爲否心迹相反類於氷炭欲求交濟以成功不亦難與惟有眞將肅然在於堂上堂下有至者不問爲官爲士爲布衣卽以客禮迎而置之幕下與之同居處而忘其勢分同出入而略其形迹有時而莅飮至醉有時而劇戲至虐有時而論古今人才得失有時談天下形勢虛實或硏究經傳以探其蘊藉之精或稽察行誼以觀其學術之正或論蒼生疾苦以觀其惻隱之形或論社稷安危以視其擔當之重卒然而辨以暗昧之獄觀其獨斷之決何如也忽然而施以斥辱之威觀其無懼

之色何如也以此論辯經旬越月則其人之智愚賢否銖銖兩兩皆了然在吾權衡之下矣曾謂眞將之難知哉今世之擧將者不知能以法求之乎否也夫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蓋自其一時之辭色言之耳其曰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則安得而廋匿哉而又參以莊子之九徵太公之八徵尙何患眞將之難知哉惟操選將之權者加之意焉爾

一曰訓練精兵職竊意古來名將凡弓矢疎射之法鈒鈀奮搏之法刀鎗擊刺之法藤木二牌起伏之法皆平生一一窮究其微且不愛其勞而身親學之而

旨得其要法以之訓兵練卒眞知某兵習於某技果有實用某兵若干各精何技可爲前鋒某兵若干各精何技可爲奇可爲伏庶不至於臨期悞用也訓練之初必選其有力而巧者數人教以踈射奮搏擊刺起伏之宜皆純熟無失然後各相傳敎卽古人所謂自十人以教百千萬人之意也其中敎習之則分寸皆有口訣一時未能盡言職有劍經一冊已詳載之矣幷呈覲覽一人鬬法萬人陣法同一理而已知其理之一貫而用之斯無敵於天下矣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由其能以強勝弱以精勝踈耳苟弱與踈雖多

何足恃苟強與精雖寡可以決勝也

奉邱集齋書

念猷負書燕趙空冉日月蹋屬廊廟終涉踈狂幾溝壑此身矣乃仗明公施援長綆褒揚一介錐刀之勞示効非次之任忽膺伏自惟省古有受人一飯而不敢忘况義重山岳仁同天地者乎刻骨剖心不足以報又安敢虧名損實私便身圖以貽知己失人之累哉明公必能諒猷也猷每嘆今之爲理者實政不修文術是競棄本徇末厥弊滋多雖有志之士亦因緣以待後之人而後之人復蹈之世之喪道殆如江河之流而莫之挽矣日承示條約伏讀三四乃知明公以其所愛猷者以愛蜀之民以其所造猷者以造蜀之士敷惠若歌雞鳴申法如臨絕澗二途如爽卽用兼通眞希世之音也明公可謂不負所學矣猷今居此輪翮無取廪祿虛叨而□□憑陵貽憂當宁者尙如往時此猷日夜所以寒心銷志不能不悵悵者也猷聞君子不逝時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明公實天植茂德中興名佐期軌參乎伊望將功冠乎如仁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以兼采猷雖非其人尙願飭固陋之心効犬馬之勞以圖事無遺策功收萬全

搨吉囊之酋係何孩之頸俱啓丹冊竝圖青史不亦千古一時耶明公平日自負有在猷謹拭目傾耳以待時彈冠安能曳尾塗中遊地獨存乎閩中諸當道咸以明公之分相信愛而鄭確南之意尤篤虞東涯翁道己有書復明公且云凡事無不相扶持近未轉達猷之不遭也而明公終始造就之仁見矣

上程松溪書

古人謂受人大恩而不圖補報者其爲子必不孝其爲臣必不忠猷昔歲仗劍北遊遑遑乎無所知遇而相公乃以集翁之一言遂信而薦之以有今日奈何

地相去而事不相屬迹相違而情不相聯馮諼三窟之効未建毛遂脫穎之志未售此蓋丹情之所不安夢想所不能離者也近荷俯賜翰教知□跳梁尤甚而相公夙志不懈抱憤尙猶昔時伏見相公夫子欲以一代綱常任於己欲以古人禮樂興於人今欲奉天子出征伐繫吉囊諸酋長之頸以措宗社之安以消天下後世之患眞小子猷所當攀附其後以報明時謝千古者也顧南北異方萬里相隔萬一旦夕事急勢迫相公雖念猷欲用其錐刀之長猷雖欲不憂一死以明補報之志夫何能及乎念猷於破□之

策半生窮究灼有定見去歲東廣薦巡院以邊事相訪有書答之頗見大意遠臣孤憤不忍終默敬錄其稿差門徒武舉生陳朝及藤牌手王勝王仕擢齎赴門下設陳倘賜寛假使得盡言猷之懷負夫子能聽而信之使猷遂得召入以備遇事之用決當建立尺寸以見平生發縱指示之功歸於相公鷹犬搏噬之能售於小子千載之下謂今日之相資何如耶願夫子熟計之終始造成之則萬幸矣約庵歐陽恩府亦有相成就之意便中乞借一言幸幸

奉李東洲書

小子猷蚤厠儒林學仲尼之道厥後父死家貧不能終所志遂襲先秩碌碌爲武流中人然猶不甘廢棄以眩夢此生常恠世之彎弓兜鍪之夫無揖讓折衝之能者比比而是不知禮樂甲兵詩書介冑致一而已故魚兎雖異筌蹄之制未始不同也乃於甲午之秋操弓挾策繆舉于鄕得與計偕以干明主時遇明公奉典試事進天下之奇傑而網羅之粗陋如猷不自意過蒙物色拔而登之當宁明公誠曠世之伯樂愧猷何足以充騏驥之選耶雖當日不得親拜門牆以請所益而一經品題卽不敢少自墮怠以負

知己懷幼學是明公諄諄之教猷已神授於形迹之外矣壬寅之冬□跳梁猷不自揣應檄抵京叫號於大司馬毛翁之門期少吐微志以掃淸□塵報聖明酬知己也毛翁一見卽有國士之遇而進猷於翟翁翟翁知猷亦如毛翁也遂收之帷幄共籌邊事是年□遠遯不敢入寇未必非二翁智於用人之力也未幾二翁請命擢守備汀漳猷本起家百戸而一旦膺閫外之重寄向微明公之汲引何以至此今復備數東廣得以遊於大人君子之邦則昔之願見而不可得者行且依歸有日矣喜躍如何顧入廣以來

奔走靡遑向隨察院東巡又病巨毒于惠州故久不能致誠門下頃辱先施厚幣兼賜手敎感愧交集罪戾愈重茲者敬脩小啓馳上門下少伸山斗之私或不日得南來可趨門下謝罪兼領面命也不宣

與劉見湖書

鑒影偶質不能改獨指迹慕遠無救於暹古人病紙上之陳語遺天下之眞才者何限此卞氏手所以三刖足而不懼主父偃自願五鼎烹寧投書以自明也夫才爲世用世亦須才古人豈借才於異代哉明公高世之資居司馬之任佐聖天子出禮樂征伐之權

固不可盡誣今世無古人也猷凡陋下品輪翮無取雖非其人顧鹽車之下行伍之中實有忠存乎國家志切乎生民隱鱗藏器之士以待知己之用者願明公窮釣射之術入告我后于內以共成一代偉業豈不爲休休大臣哉苟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士有三去相而不悔辭三公爲人灌園而已非猷所敢望於明公也謹遵命呈稿數篇惟大方家覽敎之幸幸

與黃小竹吏部書

明公宗周孔之道德負班馬之文章受聖天子非常之顧遇膺進退天下士之大任所謂丈夫得志行道於其時者也猷也不才幸忝鄉曲之末願得一出門下以求裁正造成爲向無先容徒切企仰而已前歲幸在章爾實家受愛尊翁竹溪大人茲承尊翁之命命猷以意稟知門下是以敢向伯樂之廐仰首一鳴號也顧今天下之患在於西北即有丈夫出膺其任幸而爲唐之郭令公功成而身不危不幸而爲宋之岳武穆功不成而身不免然其効忠貞之節垂千古之名則奚可奚不可乎而世俗所論皆謂山西多將南方風氣不厚無所比數抑豈知吳子論兵能制六國之勢如摧枯趙充國學兵能通辯四夷之事如指

諸掌豈古今人才能有異哉念猷安邊破□實負長策致身徇國乃其夙心去歲東廣巡院蕭友山公以邊事相訪有書答之頗見大意邊臣孤憤不忍終默謹錄送門下覽裁倘大人能成其志俾得展平生之懷負立振古之奇勳垂千萬載之英聲則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當如何爲報耶惟大人亮之

與黃葵峯海憲書

夷賊四月間入寇者三賴明公督飭戎舟威勢張揚眞足以寒賊人之膽而奪其氣欽州百姓昔遭塗炭今合浦沿海一帶可保無虞此皆明公之功也明公

之功已著中國之威已振地方已受其利猷雖獲罪門下亦必安之但今夷賊決無再來之理議者欲乘兵威深入安南以求一逞夫欲逞匹夫之氣與此輩較雌雄勝負則當爲是舉若中國之待夷狄君子之待小人其大體或不宜如是猷實不敢犯華夷封域之禁以僥倖匹夫之功議者有兵老費財之憂夫范子儀殘醜進退無依聚萬衆於孤絶之島寄口腹於剽掠之餘於理決不能久存再過一二月後自有變而通之之會不然則陸兵可以全掣水兵可以半掣矣若窮追至彼雖一勝之功可決而首惡之頭未懸亦豈可遽然撤兵乎此等大事關係國家大體猷實不敢草草惟大人垂念鄉雅不吝賜教以開當局之迷無任懸仰

與林三泉書

治亂民之術有二或遷將徵兵以芟夷之或揚威積誠以化道之其要皆難責效於旬月之間今海北之夷海南之黎其勢猖獗欲一舉而芟夷之誠當道所不暇及威誠之布其術似迂然嘗見名醫療疾有用攻搏之藥以去疾者有用溫補之藥以扶其元氣久之而邪氣自退者不肯從事新興兵無外調之權賞

無自由之財兩月之間擒斬雖不滿百而威信入人已有六七分渠魁首惡亦得其一二自意假之月日則民憤可盡雪地方可永寧矣不意近將有欽州之行行後又未知如何也適領華翰深佩教愛大才似公天下許多大事待往整頓於會邑乎何有大抵戎職宜專會邑民事素稱繁劇公兼治之兩得其道已令人愧服不暇又何容喙或者老農業勤老馬智專故夫子以爲不如夷吾釋之以得道耶丈夫相期重在意氣倘天假良緣不日恩平一晤傾吐愚衷以就正於有道不宣

與陳希齋書

猷連日自携飯食詣各鄉村嚴督保甲各令立旗制鎗親率歷山越谷教之坐止進退相規相助民心奮激願同滅賊者約二萬餘人新民目見心服求生不暇安敢復反月既明矣衆星難乎其爲光矣今日之謂也繼世賊首譚青蛇猷未至之先謀欲引徭行刦被其徒黨來首猷擒而滅之不用呈解各路聞風皆心懾氣奪也安得大人駕臨此地使猷面領方略以收全功乎福建調洛已到公知之否約翁崖翁與希齋大人於猷均有知己之恩捐軀不足爲報惜乎張

兇未竟闔廣泣歧大人其何以教之

奉林次崖書

東廣嶺西之新興恩平諸縣浪賊數十夥爲民患者三載矣當道委猷撫捕猷至編立保甲教閱民兵一旦用命奮激願共滅賊者數萬人其枯終不服者擒百有餘人而置之法餘賊皆畏威懷信賣刀買犢歸農諸縣生靈方得息肩猷計此一番施爲免動大征數萬之兵保全良民家業性命者難計百姓涕泣攀留當道薦章相繼回閩防海恐不果也何如何如猷誦先生序文見先生憂國憂民之念至今未衰末道

安南云云何其神契妙合耶猷此身許國久矣敢不勉終先生未盡之志惟便中不吝賜教亦先生之道不孤也立齋諸公雅情容另人致謝不宣

與盧玉田書

昨見雙華盡收捕盜同賊爲囚竊以爲收之則當盡收則過矣夫賊之所以爲賊者利也兵之所以勇於撲賊者亦利也卒烏合之士驅之於必死之地責之以不取之廉此以求諸猷口嘗讀孔子周公之書志存乎天下國家之大於義利關頭頗勘得破猷誠不敢一毫自壞以負平生也捕盜兵卒固知其爲市井無賴不得已而用之詎可以聖賢君子之行求之哉割瘦圖安恐傷元氣盡除猛狗家謀或疎大人之論可謂深得爲治之體矣走狗繼狡兔而烹良弓隨鳥盡而藏壯士寒心英雄解體誰與共圖後功哉藩籬自撤外侮日報即用新進後生固不能集事其爲伯夷爲盜跖又孰從而辨之猷此情此意天地鬼神可質於大人之見偶有合焉故敢僭言幸勿爲罪

與胡鹿崖書

新興浪子亦前人玩之耳今或化之復業永不爲非或除其渠魁制其脅從或一網而打盡之不殘一良

民之村不傷一良民之命僕已得其操縱之術矣待到恩平後方開具呈請僕才識庸常不能過人惟平生受上人付託能持無私之心濟之以必成之志故所爲每有天幸也茲有大人在上以意氣相期而時賜教誨僕惟日黽勉以答大人愛民一念耳高致之舉在大人雖決其如天下蒼生何哉彼進退天下士者方欲借才異代以開一時治化高世之才如執事當道其舍諸僕所懼者聖天子奪君大用之期在即諸州不能久借而不肖不能終承求教之私也遠辱厚賜深感至情謹對使拜受如禮餘另容修謝不宣

與蔡鶴田書

奉惠字刻知公以德教人猷雖不肖敢不黽勉負仔肩之功者傷天地之和潛消默奪之教見大人長者以同胞視一世矣猷少讀西銘竊知大旨使潛磨日久亦無不孚但一番被害之家日以盡剿為言猷惟慰諭之而已張弛未竟閫廣泣歧方寸已改造次其難大人其何以教之

與項歐東書

猷志學多年輒在作用處做工夫頻復之厲不能免焉日得親炙先生之門乃於理欲念頭指與本來面目使猷半生夢寐一朝頓醒何幸何幸所苦者特沾化俄頃耳先生倘以猷猶有可教之資再出玉鑰匙以授之使得過鐵門關以不錯此生是又所願也別後道體想已清寧更祈為道統為後學珍愛不宣

與陳南川書

昨奉别見執事辭意憂懇至今猶懸懸不能釋然竊意爵位天下之贅物於吾何有哉達而居是位行吾道以濟人而天下蒙其利其心雖勞其志樂也窮而無位卷是道而懷之其身雖困其心常泰也亦何往而不自得乎疾病者脩道養生之資也恆有懦弱之患則時加調攝宜節而後其年可永彼強壯之夫每有旦夕之虞為自恃其強壯之過也居位自有忘勞之樂多病自有永年之理何用切切為介於胸懷哉願執事順時自珍勿以多慮自擾可也生行見諸公當為道此迫切之情以大人知我真而愛我切故敢以此言進不備

與顏文岫書

憶昔金門聚首五載公以道義教生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以道義勉公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吾二人之相資何如耶古來豪傑之士或清或任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咸成就一箇是而已吾二人之所志何嘗不同耶曩歲承公贈言以橫渠先喜蕉寅談兵後受中庸於文正相勉竊意喜談兵而未聞中庸之道毋乃權謀術數爭城爭地如孫臏吳起之流孟子所謂宜服上刑者乎既聞中庸之道不得已而用之於兵則所謂時雨之師救民之兵如范希文之能使西賊膽寒而喪者乎生平生以天下為任之志雖未能盡遂而得聞中庸之道於文岫君子已有日矣足跡所至旌旗所指皆以報明主救蒼生為念非直恃血氣以蹈白刃者於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發而中節之和卽此道也彼蕉寅之所談子厚少年之所喜豈今日之謂耶願文岫思之向承謂以功成身退之意如醉夢得人喚醒實未嘗一刻忘此雅教顧犬馬之身已委於人其中有不得自由者然決不使爲子房范蠡所笑也何如不備

正氣堂集卷之四終

中國學術叢書

正氣堂集卷之四

第三葉第三行疲斃之斃似當作弊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四行樽節據禮記作撙節

第五葉第十九行奮摶之摶似當作搏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四行奮摶見上

第七葉第十一行係何孩之頸按本集卷之一再上聯峯翟公書篇云阿不孩輩之頸可繫餘集卷之二祭邱集齋都憲文篇云阿不孩之頸未繫

第八葉第十六行摶噬之摶見上

第十一葉第十行通辯之辯似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九行攻摶之摶見上

第十三葉第十六行引徭之徭似當作猺疑傳寫之誤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揭

呈浙福軍門思質王公揭十二首

議以福建樓船擊倭

公經畧瓊黎行善後策冀既厥功而撫巡諸公交章論薦公可大用嘉靖壬子東倭入寇昭城池壞村鎮去還莫何千里蕭然朝命以思質王公以提督浙福軍務以公爲叅戎王公遣使者從瓊逮公公卽圍上方畧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則蝘蜒之醜不足平而蒼沙諸船非足恃也王公善之大調福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公至溫遂入海連日斬俘無數自是浙直海洋千餘里倶以樓船取勝所斬獲無慮數萬倭夷懾适東南粗安蓋始於公之一請思質公之一聽云公嘗曰所謂大將惡在自操凶器與賊格殺顧計算方畧何如耳卽公靖海方畧具見諸揭雖百世不能易也

分守浙江寧紹溫台等處地方左叅將都指揮僉事俞大猷爲地方事卑職原任廣東任劄崖州本年十月初間聞有浙江之命卽時起程緣自崖至瓊自瓊至廣路遙且險兼以渡海阻風十一月中方叩領軍門嚴命無任戰慄恐懼斧鉞之誅自知不免矣然伏自思之今軍門在上伊尹周公之儔匹也其用人或能濟地方之事與否若卑職以道途遙險之故而致稽遲之罪必在天地包容之中使得厠在麾下面受指麾以自効平生尙期軍門成振古之勳圖廟社千百年之福彼海洋蝘蜒之醜奚足道哉今之論海寇者謂備之於山使不登岸是也豈知海岸迢遠到處皆受敵之村海濤汪洋何澳非入寇之路我備東彼忽然而擊西我備南彼忽然而擊北彼由船馳擊其氣逸我由陸奔備其氣勞不勝其備將不勝其擊矣

善禦海寇者船隻器械無一不備兵長兵夫皆素練習勝算定於未戰之先使聞風而自不敢至耳是何也蓋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大船出於福建之福清縣中小哨船出於福建之龍溪等縣元鍾等所銃則責令船主多稅備用官府給與稅銀爾海戰兵夫則龍溪縣之月港嵩嶼長嶼林尾沙坂等澳之人皆可募也欲調募之必差福建永寧衛指揮張文昊泉州衛百戶鄧城至彼先募的當兵長若干人然後令各兵長每人各募兵夫五十人此二官者平昔督兵在

海捕賊慣知水戰所募兵長必得其人兵長得人則所募皆強兵也船必雇募而不用官府打造者卑職自有知識以來每見官府所造船隻或費銀數千兩或數百兩曾無一隻得用蓋官府委人造船就與委人起蓋公廨一同也公廨之屋安有如民間之屋堅固乎此打造之必不能如法也造成之後撥兵看守一月之間一次燒洗略有損壞即當修葺軍兵豈肯視官船為己物時時愛護之乎此造成之船皆不及一年遂沈水莫用也為此卑職除一面差人由福建各地方訪探海賊實息至日另報一面募帶慣熟海

戰家丁三十餘人前來外謹具下情差人先行稟報尚有一得之愚容至臺下面稟

防倭議

竊以倭奴入寇由海岸登劫其患小由河港深入其患大防禦之方在握其機而已夫海岸望洋無港與澳賊舟至此泊閣沙泥欲登擄劫半留守舟陸行深入三十餘里即思回還恐失舊舟無所於歸所劫之貨陸地搬運不勝煩勞原來倭船人已稱載貨難多容欲別奪一舟添用則在內港者不能越岸以下海在海邊者今皆嚴禁而絕無或兵船一乘其後則壞其舟而奪其貨四散逸走如魚失水欲尋船歸海惟恐不得此在我雖忌其陸戰之難在彼實患其無下海之路也然則去歲臨山四門之患亦不為小其故何耶曰此患雖大孰與今歲之蘇松且當時尚有奸民違禁下海捕魚彼得奪漁舟二十餘隻用以分駕然一見兵船追剿即星夜退走之不暇矣然則今歲石墩之患亦為不小其説何耶曰此亦孰與直隸之蘇松乎彼其原來倭舟為浪翻壞追追奔突如得小舟數隻足容其衆亦悠然而去矣彼有天幸得奪大舟三隻下足容貨上可容人故得以遂其貪多之志

然彼有衆八百若海上尚有可奪之船每船撥人三四十分駕則可分船二三十隻其為地方患不又大乎此所賴者亦以大海之中船禁甚嚴無可擄奪故耳至若河港之內一水可到之地殆數百里到處可用之舟殆數千艘故賊一進港即焚舟深入而因舟於我入愈深則舟愈多舟可到賊亦可到賊人來時一舟小者載有百人大者載有數百人計共不過數十舟而已一進河港分駕我舟每數十人共一隻由是而賊人之舟盈千矣由寶山入港可達蘇松府治以及嘉興由赭山入港可達杭州府治由曹娥入港

可達紹興府治由招寶入港可達寧波府治由海門黃華入港可達台溫府治今歲蘇松之患獨熾而杭州寧紹台溫可以晏然者蓋因赭山三江招寶海門黃華江口今歲賴軍門海道明謨熟計造募大小兵船每港百有餘艘威勢大振不敢嚮邇寶山則今春絕無大船一隻賊舟至此窺其無人故得肆然深入而無忌憚也及至六月在蘇州自造大船六隻者募得有兵駕使又福建打造大船十三隻者亦至而蘇州大倉之賊出港遂被大挫矣使此舟設於二三四月之間則蘇松嘉興之禍何從有乎故職以爲由河

港深入與由海岸登劫其爲患有大小者此也然則爲來年之計當如何曰我備益密賊技益窮來年倭患決不若今歲之熾也職則以謂今歲倭患蘇松重而二浙輕來歲倭患恐蘇松輕而二浙重不能無隱憂於其間爾是何也蘇松之守要而二浙之守泛耳蘇松倘得兵船一大枝泊於寶山之下往來於太倉吳松之間則賊自不至而寶山之外絕無山島可以藏賊雖有馬蹟下八山諸島皆相去有數百里之洋賊人不能猝至如有至者即於洋中望見可出船而擊之且東自太倉西至金山不過二百餘里又無別港可進是蘇松之守要而功倍也兩浙可入之路則錢塘曹娥定海海門黃華飛雲諸大江長河於中皆有衆多舟楫賊人得之皆可用以下海其錢塘曹娥雖稱有浪沙之險賊有嚮導乘水小潮平而進亦可直抵內地且海外島澳可以藏賊者不下百數十處而北自嘉興南至溫州相距二千餘里此追則向彼逃遁彼追則往此登劫而舟山一島之民孤懸海上賊無糧米必至蟻附彼島以禍居民故爲明年之計惟在造募多船分添籠子三江定海海門黃華飛雲諸港以防賊舟之深入河港者也而沿海岸邊略有

避風澳分如乍浦澉浦石墩臨山古窯舟山大嵩湖頭爵谿昌國健跳松門隘頑諸澳各設兵船一枝以防賊人之登劫海岸者也又當另設遊兵船隻數枝伏於各島以邀擊洋中初至之寇舟山又宜設陸兵五百名以備截殺漁舟之禁再行申明而澀台告戒尤當加切衛所州縣城池之臨海邊者多添城守之兵慎擇管兵之將嚴責領價修城之官以保固沿海衛所州縣之城池可也然泛漫難支守非其約顧此失彼不勝其勞終不若蘇松之守爲得其要而且逸耳或曰蘇松二浙既周其防來年倭寇勢亦必至至

則何往乎曰揚子江南北兩岸揚州淮安近海諸地方當獨受其禍可不先爲之防歟或曰倭奴驕悍我兵凡與陸戰皆不得利則將如何曰有兵不練與無兵同精兵不練與弱兵同練兵不熟與不練同驅不練之兵以與賊從事此則萬戰而萬北豈待戰之日而後知彼之設伏乃天下爲賊者之常套彼以短刀接戰實非鎗牌之敵而謂陸戰之必不能勝彼者職至今猶未信也而每每爲其所勝者我非素練之兵耳噫練兵實難談何容易以俟君子作防倭議

議兩浙水陸兵事

一杭州教場內合先屯兵五千名選一知兵都司官設法操練不照常套務使各兵自知如何而進如何而退如何而分如何而合平原廣野如何羊腸鋸齒如何我欲設伏以擊賊宜如何卒遇賊人之伏宜如何眞如古人所謂身使臂臂使指焉其各偏裨之將亦同在彼操習皆解其意至來年二月間分一偏將督兵一千名立一排柵營於杭州江口又三偏將督兵各一千名立三排柵營於嘉興之乍浦海鹽澉浦一千名且留原教場以爲中軍臨時分撥策應此一都司官及今閒暇務要親自遍歷嘉興各地方重察地形熟知險易之勢則臨時應敵胸中方得明白然非但嘉興之形勢所當知蘇松近海之地勢亦當知也

一紹興亦宜設陸兵一千名寧台溫亦宜各設陸兵六百名以備緊急之用

一陸兵調取最難如狼兵隨總制衙門調取臨時請用然狼兵之爲地方患則又難以言語盡也淛中團操今行廣東新會縣募木牌手三千名此地出兵募一萬亦可得行漳南道募上杭縣三圖及永定縣各地方新民或慣戰鄉兵共一千名行漳州府募藤牌

手一千五百名行詔安縣募白葉官坡南無蛇等地方打手四百名行泉州府安溪永春德化同安四縣打手共五百名如廣東新會宜借總制轉行若漳南道及各府縣則軍門嚴牌行令及時雇募差官領來如敵抗拒定行參奏

一陸兵勞苦比水兵不同其工食宜一日銀四分

一水陸之兵宜分別明白若原是水兵忽然又撥以爲陸非惟各兵之心志不定而隊伍進止俱非素練何能克敵

一嘉興有陸兵三枝在山宜以船兵三枝在海山海

相資彼此相濟犄角勢成賊自不能逞矣
一浙東浙西宜添造大船一百號內官造三十隻如前年王德等事例私造七十隻如前年王端嗣等事例大船既多俱於正二月間分布馬蹟瞿山長塗石牛等港等海島乘其初至而擊前年雖有此議因船少分布不敷爾

議廣船不宜調

卑職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至江西玉山縣據家丁陳儔齎到軍門憲牌着募家鄉慣戰水兵二百名又於本月二十二日蒙軍門憲牌責催卑職到任及屆

兵一百名捧誦未終驚惶無地茲已入浙期本月二十八日至地方到任行事如地方稍緩卑職卽當星夜馳赴軍門叅謁領受方略大抵海戰以船爲急一時難於打造暫募福清等處大船亦可應用海上之兵實無如漳州各澳之人卑職前已具稟矣其廣東之船不熟閩浙水道彼亦不敢就募若廣東之兵倘得精選亦有可用者但恐選之不精耳卑職前至江西南康縣遇指揮李興已將此情囑之及具書封付本官托廣東海道副使速爲選募送用卑職不勝戰慄待罪

議王直不可招

卑職入浙聞叅將湯克寬見在溫州府乃取道抵溫州本年正月二十八日在處州途中奉軍門憲牌着卑職等剿捕海賊王直毛烈等卽轉往寧波會同各官行事外竊意海賊之所以難與者爲其一聞官兵追捕卽駕出洋不得接戰收功爲可慮耳若夫專泊澳分輕視官兵驅之不去此則脆兵之所忌强兵之所喜也二兇雖猛孰與佛郞機曩時佛郞機船數隻久泊元鍾走馬溪副使柯喬等督兵驅之日久不去輕視官兵何如耶一旦一船先登衆船蟻附彼有大

銃不及灼火礮弩不及發機死者胥溺生者就擒何其快哉今軍門在上方欲振揚威武盡掃海上妖氛夏秋防海之計正當經畫於二三月之間恐未可輕易與賊相從事也蓋王毛爲海上之劇寇浙兵皆不可用閩中調到之船又不過十餘隻威重之損何必戰之日而後知哉至於招撫之說尤非今日之良謀是何也蓋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輸誠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安民從而哀憫生全之許其自新改過或令各復舊居或令聽吾散置使其決不能再聚爲患間有兇性不移者官府卽聲其罪而擒誅之

彼皆無所於逃此則吾力能制其死命而操縱之權在我耳今欲招之是彼之力屈而求我乎抑吾威不能伸姑用恩以息之乎今日之師堂堂正正爲天下所屬望豈宜輕易舉動在時亦有招賊來降者彼其議招之際許多非理之請官府欲求事濟只得屈法以從既招之後出入城郭街市皆十五爲羣佩刀自衛以防人之謀已或強買民間貨物或淫汚人家妻兒官府之力不能禁之即欲設法禁之又恐釀成大患自取激變招撫之罪姑隱忍以聽之路傍之民嗟怨嗷嗷皆曰賊在海上其禍猶未甚今某官受金若干某官受金若干而使賊在城郭之中毒害我無辜之民一時議招之官受謗既深遂同陷罪戾而不能自白此皆卑職所目擊者也且賊之所以願招亦只是一二爲首之人在海日久財本已厚希圖招撫寧家保守其所有耳賊從之所以信服其魁者以其在海指揮劫掠得利也今計每人所畜多不過三二十金少不過二三金而已使無事而坐食不過數月而盡豈有實心願同就撫乎其中或係倭夷或係潮閩廣散處之人豈能舍所乘之舟只從陸乎或合娶妻作家於寧波乎或合各回原籍乎或既招之後仍准

照舊在船能必其不復背去爲亂乎招撫之弊其端甚多一時有不能盡言者卑職竊謂爲今日之計唯在振揚我兵爲急爾卑職至彼會同各官揚言招撫使其不疑軍門就於閩中多發船兵前來添湊卑職計量我軍有十圍五攻之勢可收萬全之功親自督押直抵烈港攻剿李副使等官領兵遏之於山其或天厭兇類一鼓就擒未可知也萬一此賊知機先遁下番他賊又聞風不敢入境兵勢振揚海道肅清然後計議長守地方之策亦可也爲此卑職未敢前赴忝謁斧鉞之誅不能逃矣謹具下情差人稟乞施行

論王直未可擊

卑職近至定海審知烈港形勢潮長則東流汐則西流東西兩頭我船皆可進彼船皆可遁如船衆兵多分爲兩枝一過其遁一當其鋒庶可收功今福船大者僅十二隻只可充一枝之用況其船每隻該用兵一百名者見只有五十名該用八十名者見只有四十名欲將二船之兵合爲一船則兵氣壯而船勢寡欲將潮兵撥湊合船則船勢衆而兵氣弱近雖行調溫州守港兵船將至其計精銳之數特與賊相當而已凡兵與賊相當而決於一戰者以其肆志已甚爲

慮無涯事勢窮極欲已而不容已耳今則可以戰可以無戰也凡可以戰可以無戰一戰而收萬全之功猶有貪兵之議況一戰之間兵卒傷損自不能免殘吾卒以爲無益之戰其不可必矣今副使李文進等議合卑職同參將湯克寬督兵船出海揚威賊遁且勿窮追不遁多方以絕其接濟徐察事機因時應變於本月十八日早行矣

擊王直時風變

時公與武河湯公共擊王直賊舟幾敗而颶風逆發我舟且壞湯急招公叩祈海神以數十牛羊豕爲禱公禱以牛一羊一豕一湯曰君何不多許公曰吾貧無以爲答

也須臾風益猛諸軍號泣震天公笑曰何其快也湯恚曰君既以此爲快矣即當快活時君將謂何日等快活耳今日即與君同投大海齊了業緣豈不快哉頃之風息湯曰若何乃爾公曰某平生心腸快活不識有愁苦事故其詩章柬牘無可愁感嗟之聲

卑職竊見閩浴兵船已到兵形已著難以示弱即於本月初六日督兵船出港初七日進攻具稟外兵船往來泊於金塘木澳初十日瞭見賊人搬貨整帆知其旦夕必遁將於本月十一日早乘潮長進攻有八槳船勇將賊人外欄篾纜砍斷蒼山船勇將賊人哨馬衝倒大兵船直取賊船攻擊一合賊勢潰敗奔山下水者數百人而王直之船其敗尤甚各兵擡船之間水急風高將兵船流吹脫過按於港北欲待潮退全力返擊以收全功不意颶風逆發兵船非但不得駕近賊船且爲颶風吹打出洋顛危至甚欲收泊擣杵木澳俱不可得及飄打至路澳風勢少息是夜戌時卑職復將兵船駕使十二日辰時至擣杵山賊已遁去卑職督各兵船窮追外計其貨未收完風未成況尚不得去番若在馬蹟各澳必當追攻也卑職受軍門重托宜計一鼓收功然後進戰爲當但思兵形已盛攻之亦遁不攻亦遁不得已冒罪一攻賊敗風

作衆所共見但全功不收以致賊遁重大之罪其何能辭

論浙西海勢

卑職統督兵船伏候旗山並不見倭船來往漁洋又無山嶼可以藏伏姑督各船徑往嘉興海洋初十日倭賊四船爲兵船衝沈下水只擒斬二百餘功此天奪其魄自來接戰故能取勝十一十二日各倭船陸續遁出俱向正北駕使兵船各追至金山海外許山大洋脫往馬蹟地方去訖天暮浪湧兵船顛危始得收回寄碇大抵此方用兵不能收功其故有三洋寬

水淺並無山嶼可以藏伏兵船大者用水一丈四尺不得近岸拋泊只於大洋之中試探其水有一丈四五尺卽當下碇此下碇去處離岸三十餘里賊人小舟閣泊岸邊望見兵船在洋四散走遁兵船難追竟日之力莫得近及一也又水淺激浪高湧沙堅大船閣之則壞卽得與賊相遇兵船怯浪慮淺自保不暇安得取功二也又大䑸兵船昏暮寄泊大洋如中夜發風無處逃避不免覆溺各兵來此日夜驚惶雖卑職身先驅之不得不從然非中心所願其氣亦自消沮三也卑職實知地方受害志欲盡滅此醜數月之

間出入風波濱死數次豈敢自愛其身但思三軍司命不得不愼重保全前去臨山壞沈魏子美大船屈死兵只數人今出海鹽蒼山張天爵一船壞舵各兵俱得救免皆有天幸也卑職力非不竭心非不堅其阻於海勢限於風汎不收其功是天使卑職罪戾深重庸何可辭乎謹伏候罪誅具情叩稟不勝戰慄之至

論閔溶受誣

福建指揮閔溶自閩來浙出入風波已半載矣身臨戰陣已數次矣擒斬功級凡若干矣近遭市虎之謗嘗致賢母之疑雖其受謗之端不久自白賢母之疑終能自釋但人有大功於地方未受重賞而反以大禍誣之忠臣義士之志寧無灰哉卑職亦閩人所統者皆閩兵閔溶之謗行將及矣謹具下情稟乞垂察施行

論非眞令倭人降

古來言降者在乎勝負未決之際一受其降則不可以失信今倭人入我疆土殺我人民掠我財物近在漁洋中被兵船戰奪其船勢窮而登普陀山自知必死口稱投降安有異心如有異心彼將奈何官兵耶

官兵誘之降從而收之蓋恐鬪戰之間我兵或有少傷耳兩廣各處行兵用此計甚多何獨於今日而疑之旋滅之寇必欲眞受其降而生之則萬萬無是理伏乞軍門明示以便臨機區處若生致至軍門恐又無死之之理也

論收兵下船之故

賊二十三夜乘雨遁走如山場寬廣卽計日計糧發兵往搜彼豈能終脫其不收功旦夕者爲二十三夜淋雨所阻爾此夜雨至各兵頭無雨帽身無雨衣衣服淋溼行伍散亂若不准收下船賊人夜半來衝不

免有失若待至天明兵氣自然消索安能赴戰卑職每用兵寧後得功必先使各兵不失其所自分不能無罪伏願軍門原亮不勝戰慄之至普陀各僧不損一人寺宇尙存硫磺殿中殿前殿三座其餘周圍小屋皆爲煨燼矣

議擇地立營

職等會議得兵法有言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石墩之賊據險結巢恃以爲固官兵往攻主客之勢既懸虛實之形又判故一遇衝突進不能犯敵之高壘退

不能畫地以爲守其不戰而自潰者無恠也爲今之計合於進兵之日就於逼近賊巢去處擇一便地先立大營環以木柵布以竹簽鐵蒺藜與賊對壘或以困賊使不敢分黨以他擾或相度機宜以出戰倘天厭兇類則可收克捷之功如其不然則所謂不可勝不可敗者已周其算之在我矣柵木約用二千枝每枝大圍一尺長八尺每四五枝貫以橫木二條爲一片每枝相離四五寸多集木匠爲之則一二日可成又用貓竹一百條篾五百觔鐵釘長五寸者一千枝鐵鋤重三斤者一百柄雨篷可蓋五人者六百片竹

簽長一尺者三十担。鐵蒺藜三十担。各用船載至海寧縣用夫運至營所大兵劄隊於前竹木匠百餘名爲之於後不過時刻之間而營可成此營一成凡弓弩手及各處老弱之兵皆可多發以助聲勢則我兵之心自壯而其氣自奮賊奴之技自窮而其氣自奪此實古今攻堅破寨必用之良法事寧之後所備各具皆可存之以爲下次之用也

呈浙福軍門及泉李公揭三首

議面陳時務

卑職前次進謁未賜詳論兵事即令辭退意者蒞政

之始百務紛冗未暇及也昨晚至軍門外承發下傳報松江賊勢牌面竊意進見之際必蒙詢及徵兵戰守之略及承鈞諭又謂各事俱付布政司議報竊以爲左也兵戸二部之諭於今日之事實大相類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事有專責然後可以濟天下之難職竊謂爲今日地方之計所急在於增兵而不在於減兵談減兵於增兵之日則惑矣所切在於用財而不在於省財談省財於用財之日則迂矣所先在於備造軍器修理船隻槓椇而以推托之情億度之必至於臨時大誤也夫徵兵於天下而人人皆精勇誰不

欲如是而必不可得其勢必至於濫徵或於二中得一十中得五而精勇之兵不可勝用也天下古今孰有徵到四方之兵悉皆精勇者哉用財以濟難而一一皆切當誰不欲如是而必不可得其勢必至於濫費或於二分之中一得其宜亦可謂會計之當而地方有賴也天下古今孰有濟變用財悉皆切當者哉今各港船隻槓棋器械委欠修整而艙子門各船爲尤甚爾乞速行查及時修造誠今日之急務也其餘兵戎之事卑職實有一得之見非紙上所能盡陳伏惟不棄葑菲寬暇之餘賜面陳面陳不盡而又條開

以獻庶可悉地方之務盡濟變之略也若隨行而進逐隊而退默而不言職亦堂前燕子不知死所矣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如國家生民何哉不勝戰慄隕越待罪

議整捌河船

蘇松嘉杭湖內地水港交錯委宜多造戰船以禦倭寇見今蘇松二府已蒙軍門周[redacted]允行多方設法成造如已完備卽可防守而嘉杭湖地方事屬一體伏乞軍門獨斷嚴行各府及時差人前來會式各造百隻以備賊人由水港以內侵凡調到各處陸兵盡數發屯乍浦等所以防賊人由海塘以入杭城今日制禦倭奴之急務也

論河船式

公所整捌河船最便於江南浙西故屢以爲請當時用於蘇松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多所成功而六金壩之捷殺賊三百八十級則其功尤奇蓋公將之也浙直雖有製造而旋卽廢閣反罪其制之不善豈非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乎余親見其事故特詳之以貽後之人有攷焉

整捌戰船方可制倭已經具稟外但此方船式有二其一雙塔用櫓其一鷹船用槳誠恐各府縣修造不得如法無益實用合稟乞行各府縣一面辦料打造

或一面修買民間船隻長五丈以至七丈者修改仍令差人前來卑職處授以尺寸式樣然戰船制勝全在器械每船合用佛郎機該六架鏢鎗二百枝竹鎗二十枝木鎗十五枝鑼一面鼓一面小旗五面火藥三十斤噴筒十枝烟礶十箇竹筩八枝鉛彈十斤三爪鉤三枝鋸一張斧一柄鑿一把鑽一把及照此項兵船必福建蒼山下八山之兵方能駕使仍募土兵相兼教閱日久鄉兵閑習然後不用客兵又新到漳兵一枝若有此船與之駕用其長技乃有所施乞勿輕易驅之陸戰徒致傷損

正氣堂集卷之五終

正氣堂集卷之五

第一葉第二行住劄之住似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一行二楊字似俱當作揚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十八行厥浦按本集多作澈浦

第十七葉第四行硫磺似當作琉璃疑傳寫之誤

第十八葉第一行二担字似俱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六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閲
復生孫雲鴻重刊

書

與李同野書

防倭陸兵操練爲難有兵而不練與無兵同精兵而不練與弱兵同練兵而不熟與不練同若動調四方烏合之兵猝然而集猝然而驅以應敵將士之情不

協進止分合之律不知此則萬戰而萬敗也生旁觀一代大小有名之將謂其彼善於此則有之若求其本之以聖賢之學濟之以豪傑之才根之以忠義之資發之以節制之紀則邈乎未有所見聞生固不足以語此亦竊有志感憤時艱欲爲數條以獻於軍門而直以來年之事爲任退而思之今世之待士以術不以誠者未必能用猷非門下不能知亦非門下不能用而門下高飛遠舉又在不日莫如括囊緘默隨行逐隊就中求免罪尤足矣又何必自危其身以當天下至難之事哉且今天下將官進退有許多世情常例生皆不能應之此在位卑之時猶推得過若位少尊則責備者多不早見幾卷退非惟功不能立而禍將隨至矣惟受門下深恩未能寸報門下一日在地方實未忍一日發此言倘榮擢報眞當決意稱疾求退以讓時賢爲之此實生之本心不覺向相知一洩露也既不能俯仰以隨時又不能見幾以早退則張子房范蠡得笑之矣尊教以爲何如

又書

我兵既已久集諸公神算又豫迺日與賊相遇而不敢一決戰其於威重何如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自

信素守此大訓今日決戰之議豈敢輕易言之耶熟計決戰之患不出數端蓋我兵船進港之時或爲狂流所驅逆風所限不得迫近倭船但彼此發銃各有損傷彼被傷者無所查攷我被傷者則昭然莫掩人必執以議我矣此其一也或我兵一至本澳決欲與戰彼即開走出洋我兵追之不及人必以我爲縱賊矣此其二也又或我兵攻破彼大船其間有脫走船一二人將以脫走者異日必多引倭夷再來報復以貽將來之患此其三也三者之外則今日之舉決無喪師大敗之理夫以戰而損傷數人乃兵家之常雖

執以議我亦甘受之若以爲縱賊則爲之自我者當
如是其不在我者又庸恤之若又恐其將來報復而
不可戰則自古及今終無可戰之賊計後來之禍而
縱其今日之橫萬萬無是理也況今日彼勢尚盛猶
欲攻而破之又何必慮其他日收拾殘瘁之餘耶然
海洋廣遠與陸路不同賊不欲戰只欲脫走則海勢
難以遙度乘潮夜遁我兵欲阻而過之誠爲難也大
計已定瑣瑣利害實顧不得矣剏諸公威德在上焉
知不一鼓而盡擒之耶若云諭王直逃去蘇海固今
日所不爲倘以兵力驅之遁去則鄰國爲壑或所不

免也何如何如

復台州陸教授書

夫士方奮微起陋培植義氣於有道之時而以直終
者蓋有之矣其或一擯於人而能以是自執世已不
可多見而況於以直見抑輒起輒仆而其鯁從之操
慎時憂世之忱益有勵於未挫之日者天下蓋寡矣
此生之所以深仰於執事者也執事抱剛大之氣蘊
經綸之謨雖三抑於棘闈左調於天台而其德當益
尊其學當益顯蓋劉蕡下第終爲登科者之愧而直
道事人柳下惠之名歷千世而不衰願執事益以古
道懋勉身之通塞名之隱顯非所論也生屢困場屋
志不自釋及親終就職竊以爲武官雖猥鄙亦行道
地也刻苦游世齊死生輕毀譽以至今日知取信於
孔子而已其用兵制勝則不逮古人遠矣伏讀華翰
佳裁足見意氣追逼古人感愧并集千里神交不勝
注意恨未一面彼此同之此間賊勢張甚又方茫任
匆匆奉復以不盡所懷爲歉然執事盛德終當大用
明時請益尚有日也貴寅諸公及貴庠諸先生俱專
刺奉謝其前惠贈序文諸先生均此附刺倘蒙遣人
分投尤感不一

與陳梅山書

適見鄧城書又領尊教乃知公高尚之志已決竊以
爲過也古人見幾而作蓋知天下之事大壞極弊必
不可爲而人又不我用而不得爲故不得已而言去
去之又且遲遲而其心豈眞恝然忘天下乎今之天
下未必便不可爲當道同事之人雖嘗相負朝廷何
嘗相負乎朝廷未嘗相負可盡委之不得爲乎且見
幾而作易之義也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易義亦甚昭
然可明彼而昧此乎古來豪傑之士志在國家生民
不貴人能用我貴我善用人耳公於用人之道未免

有欠生亦屢以爲言而可盡罪他人乎誠思之大賢君子其稟獨厚其自待獨重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動抑之而愈伸拂亂之而愈堅忍百一千一萬一欲求行吾道以拯塗炭之民以酬君父之恩然後其願始慰爾公有大賢君子之資有大賢君子之學而又有大賢君子之行一爲匪人所沮卽熱中悻悻若小丈夫欲窮日之力以圖去亦大負平生矣托在愛下敢進直言伏惟俯納且爲吏隱逐隊隨行俟大事到手而後鯱當盡力一爲之不亦快乎願台彼爲此毋負蒼生之望可也不備

與王龍指揮書

武林別後會晤無由實因事忙向失脩候茲展敎翰何異面談仁人於弟親之欲富愛之欲貴古人之言信有旨哉生也願學未能但平生宦中所得之俸與軍中所獲之功悉與舍弟而不敢私其子猶旦夕之際以不能盡友恭之道以追古人是懼執事稟英敏之資承祖代貴富基業封侯有階卽二位令弟欲多些產業此自是易求之物雖盡與之庸何傷乎卽上司斷令再貼五百金分與二令弟我爲兄者每令弟再與五百如無見銀則以田地充之可也二位令弟皆讀書明理寧敢復怨其兄而訟之乎願思之不宜

與王遵巖書

生今春有事於普陀適逢天變爲賊所挫然今歲入寇之倭殆有萬餘而生所守浙東四府絕不敢犯浙西有小警軍門亦徵生提兵策應平之惟直隸諸府受禍慘不可言公私之費告乏文武之將皆困天下事甚可憂哉生有微勞不蒙錄賞乃分之宜敢以尤人報國一念終始不渝但思自今以後欲安位立功則甚難世情許多炎熱生皆不能阿附此在位卑之時猶捱得過若位少尊則人將不相容矣故生今日

只隨事行事苟求塞責不爲洸洸赫赫以買名聲倘遇機會卽欲卷退以從諸公於紫帽清源之間歌太平以盡餘年不爲張良范蠡所笑也翁以爲何如

與阮山峰書

猷得廁席左右而頒敎誨不能改心易慮增益知見以求進脩而竟爾負罪門下也耶顧惟古人成材之易而今人成材之難則豈可不求其故淳風未琢道德以同一人之行而衆人共成之間胥相比則朋友忠告而責難廟堂經畫則同寅協恭而贊襄成則羣聚而悅之敗則羣弔而悼之開誠布公彼此無射故

爲士者終其身無不可成之德亦無不可就之業上以安王室而下以享位號無窮也大雅不作此風蔑聞迺今則有大謬不然者平居既鮮切磋之義在位則罕協輔之益士者苟有所建立徒以淺聞陋見所就不遠而妬功忌能者又從而毀謗排擠之居今之日將憂讒畏譏之不暇而何德業之能爲此猷平生所發憤蓋嘗以古人朋友之義自責而亦未嘗不以此義望於人者也從蒙愛於同野公多受訓誨俱自肺腑其忠愛愿欵陶冶於猷眞如父兄之曲成子弟有古人同心之風竊以自幸久矣茲接先生丰度端

重誠信與同野公如出一轍且不以猷爲不足比數而均欲造就進教之甚殷此豈非天將開猷長進之路成後來莫大之勳而得遭際如此耶馳仰日深悅結莫布謹奉手狀聊寫區區伏惟鈞察惠存教音以終盛德猷不勝祈望之至防倭議稿謹呈乞爲削教不備

與王濱湖書

公所言三事築城最急王公竟未築城二年後永春安溪俱邱墟特德化縣官自築一城則民人如故

日者得接光範領教論伏見望高才宏略古貌古心不肖如猷平生所學時可求正竊以自幸閩中士民一沐政教翕變維新指日可期又何幸與承諭閩中諸務緣戎事孔棘方寸弗寧一時未能悉布容再圖之茲以大要三事先獻左右可乎其一察院每歲巡歷必托守巡府縣訪拏地方元惡猷目所及見每十人之中必有五人爲士夫復仇者必有三四人以小過得罪於府縣者其中情罪近眞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一二人欲深求之又非有頑兇不赦之惡解至察院衙門一槩不由辯訴混加嚴刑十死六七刑罰不中惟此爲甚猷意爲民父母就其事發得情之罪而

罪之猶當存哀矜之意又奚忍置無罪於死地乎明公欲爲蒼生造命乞於此事委曲減省幸甚幸甚其一閩中山寇出沒不常山中縣治多無城池泉州之永春德化安溪三縣孤懸萬山之中築城爲衛又其最急近聞建議築造未見決意舉行蓋有待於今日也其一武職各官隈弱不振雖其不自愛所致亦由文職諸公輕抑過甚其氣自不能伸猷以爲生民治亂國家安危咸係於此勞來匡直以作興之誠有望於今日也風雷集只依舊本寫奉中間訛字甚多因忙冗不及校正海圖雖寫舊本而各港澳山嶼皆猷

平生親歷校正已眞但忙速未加顏色均乞勿罪武職可用之官各衛所皆有之因猷離閭日久不能詳知所知者泉州衛千戶陳爵侯廷佐百戶鄧城數員皆出乎其類而百戶鄧城之勇略才能又爲最奇行足以當天下之大事者也言及之而言不自揣量負罪莫大惟高明亮之裁之

上張東沙書

伏聞太夫人奄棄榮養教化所均哀籲無任卑職卽欲匍匐赴弔緣海上傳警日無虛時不得躬致若欲遣人似爲虛意以此遲滯萬罪何辭今伏。福庇漸有寧期不日可叩門下以遂所私第恐轉稽負罪滋甚先此叩稟伏惟長者原亮萬幸萬幸切念今歲倭夷入寇乘去年得志之會人自爲羣分道竊發凡有數起與奸徒鄕導者殆近萬人卑職自四月初一日驅馳戎事及今二閱月與賊親角前後大小一十八戰其中風水不利被賊遁去者三衝沈賊船盡赴水風狂浪急不能取功者二得勝之半者四全勝者九大約生擒斬首與沈死二千餘人未嘗一有所挫衄以爲門下羞總之救於事後因敗爲功當路垂亮纔足覆過一從文法終恐難免然非卑職之所懼也卑職

自結髮習事以身徇國其素所志畜也今幸一當末能盡賊未能使賊無犯正與不職均耳以茲尅責旦夕自引而議者以卑職不當來任此苟祿無事之地因循歲月可幸無罪噫是不知仁人志士之心也使卑職之志不得少行上無益於聖明下無補於地方雖坐橫黃金虛邀浮譽赬顏就列愧死無地使卑職得行一二以其不肖之身幸及未衰供時粗使萬分一效雖從吏議猶畢平生此惟長者之前有懷直陳不必隱避者也卽如日下多事非軍門節制於上海道協贊於內卑職藉壯士死力爲之從事恐沿海地方又不知成何景象則卑職之志未爲不行他亦不足云矣大人君子以爲何如昔自卑職弱冠卽幸望見劒履兼沐政教近陟本兵過蒙奬與國士之遇知己之報卑職實私焉敢竭其愚布於下隷無任戰慄之至

止氣堂集卷之六終

正氣堂集卷之六

第五葉第九行躭當之躭似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十六行隈弱之隈似當作猥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十行今伏之伏似當作仗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七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揭

呈總督軍門半洲張公揭十首

條議防倭事宜

卑職將防倭愚見差人遞呈間奉鈞批本官久歷海洋諳曉備倭事宜仰一一條議要在可行者差人速報以憑採擇施行等因奉此謹將呈內事宜列爲數條呈乞施行

一防倭以兵船爲急浙江北自嘉興南至溫州相距二千餘里各海岸無避風大澳容船不多者若乍浦澉浦石墩臨山古窯舟山大嵩湖頭爵谿昌國石浦健跳松門隘頑江口等處宜各設大船六隻中小船共十五隻各河港可容多船四面颶風俱不爲害者如鼈子三江定海海門黃華飛雲宜各設大船二十隻中小船共四五十隻如蒙即急速募造添湊原有之船務滿前項額數星分棋布倭賊自不敢近其杭

州江頭為倭奴垂涎已久鼈子門兵船一枝尤當極其嚴整也
一賊船來時或三或五在於外洋各島潛泊待至數十結成大䑸方入打劫合用兵船十大枝分伏於馬蹟瞿山陽山石牛港沈家門海閘門九山潭頭玉環南麂等海島乘其初至而擊之不使得以相待合勢而猖獗也每枝合用大船十隻中小船二十隻乞行募造備用
一倭賊獝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陸路追戰兵無素練之律賊懷必死之心勝負之形斯判矣

今若調到各省之兵如湖廣廣西土兵雖不受教練彼亦自有一家紀律足以勝敵其餘各處打手雖素稱精勇亦宜擇一賢能將官嚴立紀律用心訓練使各兵自知如何而進如何而退如何而分如何而合平原曠野如何羊腸鋸齒如何我欲設伏以擊賊宜茹何卒遇賊人之伏宜如何眞如古人所謂心使臂臂使指焉謂賊人得設伏以誘我持短刀以敵我是古來名將之兵法皆為空談耶今皆無其法先戰而後求勝豈待戰之日而後知其不格哉故卑職以為陸兵調到之日團聚教練使就紀律然後分發各地方防守庶乎有實用也
一賊人來時每大船載有數百人小者亦有百十八及至吾境追奪樵漁船隻分駕然後船始多而勢始張去歲浙境漁樵之船雖行嚴禁猶有奸民不遵者故賊得奪其船而駕之擄其人而用之而地方多受其害今歲禁令加嚴民方不犯賊遂不能逞盡向蘇松內港奪船為患乞行巡海道再行申明嚴禁樵漁諸船一隻不得下海可也
一沿海衛所城垣不堅軍士寡弱賊人卒臨遂至陷失乞行巡海道將內地衛所軍餘量撥貼守衛所之

沿海者如其不足又量撥各州縣民壯以貼守之又有一二衛所處要害之地城垣不堅勢尤孤弱如瀝海臨山三山後所昌國各宜撥募到處州陸兵以貼守之庶沿海之城可保也

論浙直海澳風候水勢

卑職督各哨船在陽山等處於本月初八日避風回列港十一日奉恩臺鈞牌着卑職督調兵船直至六七八九團海涯謹候風勢少息及轉東南兵船方可北上緣秋深風候難必况六七等團外海水淺潮退沙見約有十餘里兵船大中二號者俱不能近岸極

小如沙船之類與賊船同方可近岸又不足以勝賊且此各團之海全無避風安澳兵船至彼海外無處可泊故前日去者俱收在太倉港亦且以無鐵錨爲苦也此等事情但審蘇松官兵可得明白陽山馬蹟皆是蘇松海洋兵船旣已至此焉敢不移於彼蓋自定海至陽山北風雖不順然遇東風猶可唱使雖三四日然後可到而一路猶有列港馬目漁山等島可以夜泊若陽山以北日間唱使夜間無島可泊如北風少重則舟楫皆危卑職半生仰慕恩臺思欲一出麾下建立尺寸茲幸得遂所願顧敢自干誅戮爲此

謹具下情差曉事捕盜陳孔成唐宏臣齎稟伏乞垂察施行無任恐懼戰慄待罪

議南直隸宜增兵

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敵則能戰之不若則能避之此用兵之分數也詩稱如山如林如江如漢綿綿繹繹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則有征無戰王者之師其古法蓋如此始倭患張時公以兩廣行兵之法爲言不過十圍五攻之勢耳此易曉也而當事者惜費大以爲異豈知一用不勝又復用之其費且十此乎近者輿化之戰當日之賊不過數千公請以三大將督兵三萬三路進攻果一鼓而平而惠潮成功亦與此類則於斯言爲有徵矣

蒙示黃浦之賊山東勇兵攻之於內太倉水兵攻之於外卑職愚昧竊自思之恩臺此舉關係不輕如或山東兵勇又有嚴律前鋒少卻後鋒復衝交戰之場寬廣容衆長鎗名技得以展布溝渠交錯將領詳知田間汙水已皆乾燥大船外入不愁閣淺水陸約會不至先後與此賊戰各團之賊不來助援此賊旣敗不奔各團合爲大勢是我旣得先勝之算然後驅以出戰大功無有不就矣卑職又思之兩廣徭黎諸賊豈如此賊之悍若有二三千之數必用漢土兵數萬人故每次大征無不成功今所報倭賊有二千餘名傳者又謂共有三千餘此誠勁敵鵰剿之法不可以

卒施欲舉數千之兵堂堂正正以臨之如萬分之一不卽收功或有後悔也恩臺神謀秘略量非常人所可測識顧凡有獻於麾下者孰不謂三千之賊其數不多數千之兵亦不爲少驅以進攻大功隨就凡在麾下者咸可與尺寸之賞卑職則以此方一時上下文武各官俱未經見兩廣用兵之宜卑職察知恩臺必有獨斷之見故敢有出位之陳干冒尊嚴自取誅夷而其心實有可原者卑職又思軍旅重務必面陳而後盡時下北風甚盛此方兵船未能北上賊船亦決未肯出港願乞恩臺示賜卑職趨至麾下伏候數

日使陳其所欲言則螢燭之末或有增於日月之光也無任恐懼戰慄待罪

論李海道受誣

近有傳報浙江海道副使李文進被論此息一到兩浙士民無賢愚老少皆惶懼不安岌岌然有天將傾墜之患此公論在草茅世道治亂之機東南安危之勢咸決於此從古已然其所關係豈其微哉夫在士民尚爾矧卑職共事之久相知之深忍聞之乎茲欲述其盛美恐非口舌所能悉布本不能言之又不得不言之姑聊試言之李海道有雪霜潔白之操有忠

貞純一之心有經濟匡理之才其體悉民隱眞如父母之於子唯恐一毫有傷其心其流通下情眞如使其子饑寒疾苦無一不得不盡言於父母凡地方海徼之孰險孰易將領之孰可孰否士卒之如何處得其宜如何處不得其宜如照灼數計而龜卜也且其勞心焦思起居不遑無一時一念不爲地方計爲生民計爲國家計卑職幸際同時甘竭駑鈍樂爲之用者也士民日夜嘖嘖嘆仰惟恐當道推薦朝廷掄擢一朝陞任而去地方何所倚怙詎意耳目覩記之下尚有忍論之者此何心哉此何心哉大抵彼既去任視此地方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以粉辭迎送之末儀昭天下之賢人求快其私而已於國家安危生民休戚非所知也居今當事之難與懦苟且者徒爾依違遷就玩愒歲月一有擔當任事之人欲秉赤心効力之節不免觸時忤勢而祟怨積毀於其身公論一時未明於上往往躬離廢黜屏棄之禍此風不改誠恐四方豪傑之士聞之寒心解體而國事或者寢以日非乎恭惟相公大人膺天子莫大之託總天下四海之命宅心積慮無一不爲國家生民者也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蕩域外之觀越牽文之度公等天

地明並日月蒞任以來凡濱海之民莫不改觀易聽以共仰太平之治矣其所施爲伸縮豈尋常條格所能測度哉伏願照鑒輿情博採物論如海道李文進果如卑職所陳乞星馳一本保留原任庶使公論明白上以匡贊昕時下以保固地方深得大臣以人事君之體爲國薦賢之忠勳業之盛聲稱之美當與伊尹周公比隆矣此四海士民所祈望於相公大人而卑職自謂必相公大人然後能慰四海士民之望者也情憤於衷詞傷激切倘蒙俯聽速行保全李文進一官實保全兩浙地方士民之命蓋當此時正救火

焚溺之急防倭機宜凡百皆所經練一日而在則事有條理來年倭變可保無虞地方誠爲有濟一日不在則事理錯亂縱有聰明特達之人一旦繼當其任事變浩大機宜叢沓其能不顚倒周章者幾希矣倭變之熾何以弭之地方士民何以安之卑職身覩危懼之日不覺詞之重復情之許露然此心天地鬼神可鑒齏粉之誅甘自受之冒瀆威嚴不勝戰慄

論鄧城可將

竊見近日倭寇蝟集突入內地肆毒生靈死者已爲魚肉生者入於塗炭流徙之形嗟怨之聲皆在憲臺

惻隱之下矣卑職待罪近已二年自知才本衆於樗櫟而力不敢不竭於駑駘節與接戰多賴天幸暫於浙地強勉支撑而蘇松于鄰之警實切於躬防備之方戰守之宜在今日不可不預講者顧募兵造船借糧三者誠爲急務卽當旦夕次第舉行而大要尤在將領得人此古今通議顚磨不破者也然人才難得而亦難知蓬蒿側微之下倘有卓異俊逸之才迹也嫌於疎遠而名或隔於成敗一旦欲自効而使人知之者固難而或欲薦揚之能使上之人信而用之者蓋又難矣自非相與有素灼見其才有實用不能薦

而揚之非際在上之人休休有容之心開誠布公之德又不能信而用之今卑職幸遇憲臺量等天地明並日月虛訪遍及於芻蕘甄才不略夫葑菲似玆不偶之遭不披肝膽之赤不有負於時乎伏見泉州衛右所百戶鄧城技藝精巧膂力超絕勇足以摧鋒陷陣而奮於先登才足以拊衆輯士而得其死力報國之志出於性生顧願得一當而無會破敵之氣決於臨陣能計在萬全而始行爰在結髮與職同學意氣相期凡古兵法陣勢一一熟曉而時能出奇者也向在閩中賊攻劫同安縣庫勢甚猖獗鄧城追至白葉

大戰數日盡殲其黨去冬普陀倭奴據險派要隨處藏伏鄧城身先士卒奮臂一呼勇怯皆應遂得全捷今秋香山賊雖流遁失勢然人知必死似瑕實堅向微鄧城衝其腹心離散其黨恐未可唾手而取也至於舟師尤其長技在閩則有走馬溪之戰擒佛郞機賊船一境得生在浙則自奉檄以來無一日不在海上形勢險易皆能指畫而言特以官在下僚困於資格未得展布以効尺寸卑職眞知其才有實用爲今時難得故不避形迹薦於臺下伏惟明鑒垂察倘以職言不謬特賜引對萬一足採仍試以事破循資之

未議用市駿之先猷不惟城得自効恐亦致士從茲始也如謬所言職甘同罪冒瀆威嚴不勝戰慄

論金山南匯青村宜增兵

卑職前謂今日之計宜固守沿海孤城其次拒賊使不得內侵又次驅賊下海又次大兵征剿也以今計之但使沿海孤城如金山衞如南匯所防守之兵日增而黃浦一港兵船日集則自有拒之使不能內侵驅之使速下海之勢也蓋賊巢有三一在老鸛嘴一在七八等團一在柘林其老鸛嘴七八等團之賊向不分黨內侵者雖其輜重之多亦爲黃浦兵船居其

前南匯強兵在其右耳柘林之賊所以累敢內侵者以青村金山向無強兵可乘其後也如金山青村設有重兵賊必有所忌而不敢分黨以遠寇嘉湖矣今照青村城無水難以屯兵外金山城蒙發客兵二千入守南匯城蒙發鄉兵二千入守黃浦兵船亦頗齊集是兵與賊花布錯居互相疑忌賊人雖悍欲肆深入寧不慮我兵有擣巢之謀乎卑職竊謂南匯所宜再撥所募鄉兵增守金山宜將見在松江守備王杜之兵撥增仍嚴諭各官賊至決宜固守不可輕易出戰如得微功無益大事倘爲所挫徒損軍威其浙江近調到漳兵一千名宜發乍浦城屯住以助金山之勢黃浦港兵船今尚單弱宜調寶山外海沙船前來添守黃浦之兵以船爲營金山南匯之兵以城爲營利則出戰不利則守賊人烏敢內侵賊既不敢內侵必思下海遁去如天奪其魄遲留不去我兵大集刻期進剿焉知不一鼓成擒乎愚見若此恐制馭倭奴萬全之方不越如是爲此具由叩稟伏乞裁奪施行

論宜整搠河船

爲陳愚見以弭倭患事人知海船攻倭我得上策而每戰必克抑不知內地之戰整搠河船以攻之亦爲

策之上者也卑職竊見常鎮蘇松嘉杭湖內之地溝河交錯水港相通惟舟楫之行則周流無滯而步行馬驅每一二里必過一橋或百五十里必船渡而後得濟又其地多水田而少燥園其燥園則皆桑柘之區陸戰於此我之長技委無所施賊之埋伏可以屢逞其何能取勝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整搠河船上搭戰棚傍加遮板多備弓弩火器使敵無勝我之形徐徐漸進俟賊可勝而乘之如賊未可勝我船迫至賊所堅守以待之賊自不敢侵入擄劫如向時矣欲處備船隻宜於前七府屬縣每大縣取

民船長六丈上下者十五隻爲一號長五丈上下者十五隻爲二號長四丈上下者十五隻爲三號次縣小縣取船一二三號酌減其數一號者用駕船水稍八名二號者六名三號者四名就合各縣自雇以民壯工食給之一號約用兵二十五名二號約用兵二十名三號約用兵十五名此宜募浙江之蒼山下八山直隸浙西之鹽徒福建之漳福兵爲之如錢糧不敷選調各衛所運糧出海下班之軍給與行糧以充之一號之兵合選弓手五名鞭鎗刀牌手十名合用大佛郎機銃二門鞭鎗四條竹簽三担鐵蒺藜四千

箇黃旗一面火藥鉛彈弓弩箭神機箭火礶之類隨時量給二號之兵合選弓手八名弩手四名鎗刀牌手七名合用佛郎機銃一門鞭銃四條竹簽三担紅旗一面火藥鉛彈弓弩箭神機箭火礶之類隨時量給三號之兵合選弓手五名弩手四名鎗牌手六名鞭銃三條竹簽二担青旗一面火藥鉛彈弓弩箭神機箭火礶之類隨時量給以上各船兵器齊備賊由兩岸來者不足懼矣又宜每船預備拒船木蒺藜長一丈餘者一箇每遇泊船安於先鋒船前水中使賊人火船不得衝邇每船預備竹水筒三四箇以防賊

人放射火箭通約取船二千餘隻又另造先鋒船數十隻叭喇胡百隻計其水港可通賊所者有幾路每路分委統督官一員監督官一員其運餉有司分督之指揮千百戶皆酌量分委約日刻期各道並進賊來迎戰船兵破之使不得逞仍將四處水橋折斷使其陸路難行然後相機用船裝載調到陸路精兵水陸夾攻一鼓之下可以盡擒矣進兵之際又宜行調海船數枝一泊於金山一泊於洋山一泊於衢山一泊於馬蹟一泊於下八山一泊於馬木港使其走遁下海亦不能脫去若由今之兵無變今之政其用力

太勞其用財不貲職誠不知所終若計數年之費而大舉於一旦則賊入內地者河船足以困而擒之賊在海外者海船足以衝而擊之賊有新來欲內侵者河船足以拒而守之何患地方之不寧耶且一二年後規模已定威聲已著然後聯結保甲民兵使依此法各自爲守而雇募之費亦可以漸革矣

論宜堅固內防

議者謂柘林等巢之賊此時不能剿滅及新賊來合其勢益張而爲患益大賊將若何職則謂各巢之賊不下二萬必有強兵十萬圍而攻之方可取萬全之

勝若由今之兵而增之以狠家四五千遂欲分數哨並進是猶以肉投虎也豈待既敗之日而後知乎剿之既無必勝之算莫若脩內防以為守若不脩內防以為守徒用力於進剿而不能取勝而又益之以新賊其禍將無涯矣故為今之計只宜速脩內地船隻槓椇猛然若虎豹之在山使不敢由水以內侵但有調到陸兵多發屯劄乍浦金山二城使不敢由海塘以入浙其南匯一城多發鄉兵以防守之使不得圍攻而再陷縱有新至之賊決不足懼蘇松二府決無他患卑職委有眞切之見也懇切具稟伏乞多方設

法急造戰船器械以使內防堅固地方幸甚其嘉杭湖三府亦乞嚴行如式造船若徒挨延不行恐後悔無及也不勝戰慄隕越

論兵威未振未可輕動

本月十四日奉軍門鈞牌仰職迎賊剿殺毋違時刻等因奉此切照倭賊肆毒生民塗炭卑職日夜痛心非不欲捐軀滅賊以報知己之遇顧從來計量須整河港戰船方得勝算近到松江勵意改造至今尚未有數隻完備又佛郎機銃全無一架帶來漳兵只四百餘名若卑職自張虛聲前往迎賊欲決死一戰亦不能塞責如望風而奔則損威甚大伏乞鈞裁容卑職急催各府戰船完備器械齊整將各鄉兵分撥坐駕敎閱有素威聲頗進然後與此賊從事倘能收功尺寸卑職之死不敢惜也無任戰慄

論泖湖寬廣可以展布兵船

卑職連日同推官吳時來親歷泖淀風涇泖湖各水港相度形勢見泖淀風涇一帶河路窄狹我與賊遇賊人登岸射箭必難支矣惟泖湖寬廣我兵可以展布乞行湯克寬任環張勢堵截驅之使入泖湖彼追此迎大功可收也若夫河路窄狹之處使賊人弓矢

無所施必須如式多整戰船近日松江整出一十六隻卑職分兵駕用頗覺有勢惜尚不多耳卑職幸在麾下受敎誨扶持之恩欲捐軀圖報實其丹衷至願天地鬼神所共鑒也祇恐不能成天下之事反悞明臺大計徒死不足以塞責不免有遺憾耳伏惟明臺諒察無任戰慄隕越

呈軍門石厓周公揭五首

論宜整用河船

卑職仰慕明臺雄才大畧已半生矣玆者得出麾下領方略與倭賊從事大功可以立建何幸何幸顧此

方地形異於浙東卑職近日至此乃知制勝之形在於整用河船器械已經具陳外若用今之兵以當悍寇豈待戰之日而後知其不克哉賊入內地東追西遁哨探難眞每不得其要路以堵截之彼大海汪洋謂浙東兵船不能遏之於馬蹟是不知海勢者之論也尙容面稟卑職近蒙軍門李調至浙西方得金山之報容事少定囘定海收拾交代卽赴軍門聽指揮倘前所陳蒙賜垂採會總督軍門舉行不患地方之不寧也不勝戰慄之至

論不應張總督之調

此所謂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也

總督軍門之命是亦欲卑職爲兒戲之圖不敢奉行未免取怪卑職蓋思持重養威迹涉逗遛罪也兒戲頑弄傷官損衆亦罪也兒戲頑弄屢壞屢甚東南大事從此不可復望矣持重養威使在我之勢已張計出萬全乃圖大舉一鼓成擒可坐算而見效也卑職於二者之罪計量已審故寧舍彼而犯此廟軍門亮察漳涇一帶見在嚴防全無勝算安得奇功姑張虛勢免其內犯足矣必欲撲滅此賊須有精兵二三萬屯於金山二萬屯於青南三萬屯於黃浦而以此兵三枝總屬於大將一人經略調度刻期漸進斯可收功今旣不能得惟速修河港戰船器械召募閩廣精兵二三千以當前鋒用鄉兵數千以守沿海孤城使蘇松內地賊不敢犯而浙西地方則當付之無可奈何矣募兵之事急差人去猶恐其遲若尙猶豫安責其速贊畫謝德行感明臺之恩欲効報無由願任此事乞將募兵頭目聽其帶去設法選募庶得精兵而又可責其速來也

請多備兵銃

新整船十五隻已完卑職於二十日領出漳涇泖湖

一行然不過揚威而已勢尙單弱未可戰也再候各府造完威勢已張遇賊則可與戰而勝之蘇松地方決可高枕而臥矣惟佛郎機宜多豫造閩廣之兵宜調以備後着大抵我寡可以擊敵之衆者必敵兵甚疎而我兵甚精今日之兵未可以此責之也伏惟明臺亮察無任戰慄

王江涇之捷

倭賊爲永順兵殺敗走囘王江涇被各兵圍殺一千餘功永順兵追至盡滅之矣此舉成功實由永順之兵首破賊鋒所致也須至稟者

賊爲巢柘林盈二萬半洲張公奏調永順兵一萬保靖兵一萬狼兵八千狼兵先到督察侍郎趙公即欲搗其巢半洲與諸將謀咸謂不可欲待永保二兵至合擊之趙怒遂搆張通倭以間數日賊出狼兵邀擊之不利張公曰邀擊且不利況搗巢乎賊至嘉興保靖兵又至與戰亦不利半洲與公星馳入蘇州催督永順兵迎至平望與戰大破之賊敗走回王江涇保靖兵從嘉興追而北永順兵從平望追而南夾擊之賊大敗斬三千餘級趙悔遣人反其疏則己入矣乃揭報朝中以賊爲浙兵投毒死也半洲之功竟爲所掩而致之戮嗚呼冤哉

六金墹之捷

爲捷音事二十二日賊一千餘衝六金墹我兵大捷得功不知其數容另查報

六金墹之捷蓋整捌河船之力也整捌河船允爲內防長策故余於六金墹之捷與浙西之不用深致意焉後之作者尚有攷於斯凡捷書俱不錄特錄王江涇六金墹二者

呈總督軍門在庵楊公揭二首

論海勢宜知海防宜密

自浙江寗波起以至福建之元鍾止沿途俱有港門安澳海中亦有島澳可泊兵船故倭船經此海洋必有兵船出追逐走星散不得成綜即有登岸之寇船亦不過三二隻賊衆不過三二百人而已其直隸一帶惟有劉家河吳淞二港自吳淞起至金山乍浦止一帶岸邊既無港澳及近處洋中又無一島可泊兵船故倭船得以結綜而至至則遂登陸地爲患竊意防倭徵調陸兵已盡天下之選卒未見有奇效若用陸兵所費之半而用之於海則倭患可以漸息如陳前馬蹟韭山衢山岱山長塗羊山馬暮。沈家門石牛港此海中數港爲寗波直隸公共之島賊來必由此數島海洋經過然後北犯直隸西犯寗紹南犯台溫福建此數島者誠爲要害之區也沿海港口直隸則劉家河吳淞江浙江則定海昌國海門松門黃花盤石瑞安平陽福建則風火門小埕南日浯嶼銅山各

該兵船一綜更番巡哨倭奴入寇來則就洋攻之去則出洋追之屢來屢攻屢去屢追日久則自驚畏而不敢復來矣惟直隸一帶無處可泊兵船其勢似難但吳淞江兵船數多將領得人不顧利鈍冒犯風波每每出洋巡哨又望諸臺任人審知海勢不以風水疎虞罪責之斯可以弭此方倭寇之患也若海禁太嚴之說此前任浙福巡撫雲川朱公之所以含冤地下而莫能自白也市舶之開惟可行於廣東蓋廣東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羅佛郎機諸番不遠諸番載來乃椥椒象牙蘇木香料等貨船至報水計貨抽分

故市舶之利甚廣數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處番徒勾引西南諸番前至浙江之雙嶼港等處買賣逃免廣東市舶之稅及貨盡將去之時每每肆行刦掠故軍門朱盧其日久患深禁而捕之自是西南諸番船隻復歸廣東市舶不爲浙患當時倭寇未侵東南無事而巡撫朱節制精明賞罰信必隙將開而先窒機方動而亟除任事不慮其怨逮下必開其誠算計靡爽從諫如流人得以盡其心衆皆願爲之死使其不遭浮議得久在職則其制置愈詳禁防益密如王直之巨猾必不得以恣横於浙東而沿海之奸徒豈敢

出入於倭國今倭奴肆逆東南塗炭乃禁防疎濶大失祖宗之制之罪也而反以罪夫禁之太嚴者不亦過乎蓋倭人之桀驁剽悍嗜貨輕生非西南諸番之比在隋元之世爲患中國最甚其地又無他產僅一刀一扇非若西南諸番猶有椒木香料諸貨可資中國之用者也故祖宗絕之視諸番特嚴而爲人臣子者可不遵守耶卑職於軍門朱久在麾下素知其實故因問及披肝瀝膽爲之一明而不覺其詞之過也伏惟照察

議水陸戰備事宜

本月二十六日蒙提督軍門曹憲牌照得松江沿海餘孽尚且未靖而來春之患莫可測度戰守之策尤宜亟爲設處爲此牌仰卑職卽便會同海防道將沿海並外洋水陸一應設處備戰事宜作速從長計議停當具由開詳以憑覆議施行等因奉此爲照倭賊之來必由海海舟防之於海其首務也必陳前山兵船一哨馬蹟丁興兵船一哨羊山許山兵船一哨吳淞江港口兵船一哨劉家河一哨崇明港一哨每哨約用福船十三四隻蒼山船十隻沙船二十隻共該福船八十隻蒼山船稱之沙船則宜加倍又川沙窪

用工開濬可容蒼山船十隻沙船二十隻在內防守今蒼山沙船各有見在可以修用福船共不滿三十隻悉皆損壞應該及時估修尚缺五十隻必須預期差官前去福建打造其造之法必如卑職前議給稅私募方爲省便然大海汪洋一望千里如遇風雨霧露昏夜晦暝則咫尺之間有不及見而自金山以至吳淞江二三百里之岸竝無澳分兵船欲求安穩無可抛泊賊人之志在於棄焚自舟到處皆可登入故防倭之務屯劄陸兵於此一帶又其最要者也然倭奴長於陸戰別兵皆非其敵必欲一鼓之下使其受

首無遺委非湖廣土兵不可而土兵之用又當擇其主客之勢知其地形生熟之分則勝算常在我也兵法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卑職嘗見本年平望之捷賊自嘉興而來欲由平望以越聖墩永順之兵待之於聖墩賊不得越追而破之於平望賊敗走回欲由王江涇而趨嘉興保靖之兵待之於王江涇賊不得過截而破之於秋母亭蓋我兵爲主而逸賊人爲客而勞耳繼是而六金壩之捷其主客勞逸之勢亦猶平望王江涇也若夫杭州五行橋與夫蘇州胥口之受挫皆賊人先處戰地我

兵率至險易不知不能俟其動而後擊之乃急欲一戰以成功又何怪其反爲敵挫耶故爲來年之計直隸地方必得土兵三萬人以五千劄南滙。五千劄青村五千劄金山五千劄上海五千劄松江五千劄蘇州但有賊來之聲息或於登岸之處或於要害之區驅我兵先處以待之此則百戰而百勝也又賊人深入必搶内地船隻水陸兼進故夫内河水兵戰船又其急務者也内河戰船與海船不同其制有二焉一則三櫓二跳以至於六跳乃吳中之兵所習駕者行走便疾而無自蔽之具一遇賊人矢石只欲逃走逃

走不離有槳船下海而已一爲鷹船乃福廣蒼山等兵所習駕者此船搖櫓駕槳之兵皆伏藏不露賊人矢石不能傷而我船之銃砲噴筒矢石飛鏢之類可以傷敵如六金壩之捷聖墩之阻回來賊皆賴此船成功然三櫓等船取其疾走而不取其鬭戰鷹船取其鬭戰而不取其疾走二者宜相資以相用近日各府解到鷹船與原發式樣大小不同器具則全不備此豈原制不善造之者失其初耳必須早賜差官估改發用如黃浦之屬上海縣地方浦面寬廣合用蒼山船四十隻沙船五十隻分布各港口防守及往來

巡哨黃浦之屬華亭縣地方浦面頗狹合用鷹船四十隻三櫓等船二百隻分布各港口防守及往來巡哨斜塘橋用鷹船十隻三櫓等船二十隻防守吳江之聖墩合用鷹船十五隻三櫓等船一百隻防守蘇州之六金壩合用鷹船十五隻三櫓等船一百隻防守卑職又見今歲倭賊深入太湖刦擄洞庭山頗得大利來歲有至必入太湖本湖原有萬呂大船必須預。整戰棚火藥器械勇兵之類俱各齊備共得十五隻其餘鷹船及三櫓等船臨時取用乃可以破賊也又平望之英德湖賊人深入浙直必經之要路必須

預取大白糧船及軍糧船共二三十隻修搭戰棚并火藥器械兵勇齊備在於本湖其三檣等船臨時取用乃可以破之大抵防禦倭寇松江爲最蘇州次之常鎮則又次之又恐蘇松防嚴或有一二賊船自江而入以犯常鎮必先勁兵一枝劄於常州地方防禦臨時又調蘇松之兵以策應之乃可保其無虞再照金山青村南匯三城孤懸海邊倭賊一至即先攻圍青南各經失事金山幾陷者屢以此節蒙軍門行募鄉兵添守時下土兵未至合無照舊存留及照青南二所各立把總調度金山城大兵少衞所之官類皆

庸常去冬今春被賊圍攻賴有備倭都司劉恩至在內調度乃得保全今備倭衙門改設叅將住劄之處未有定議且叅將之官所轄者遠難責獨守一城合無照依青南事例題添把總一員或軍門查委各衛所閑在都司守備官一員專一在內調度防守庶地方有賴矣

正氣堂集卷之七終

正氣堂集卷之七

第二葉第十六行心使臂之心據賈誼治安策一原作身本集卷之五議兩浙水陸兵事篇亦作身

第三葉第四行漁樵按上下文俱作樵漁

第三葉第十七行列港見上

第四葉第七行列巷見上

第四葉議南直隸宜增兵篇小註第二行第三行如山如林如江如漢據毛詩作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第五葉第七行傜黎之傜似當作猺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五行如照灼數計而龜卜也據韓昌黎送石處士序云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第八葉第十四行預講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十葉第八行第九行二老觀嘴字似俱當作老鸛嘴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行第十三行第十六行三担字似俱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八行第二十行二預字見上
第十九葉第五行馬暮據浙江通志引海防纂
要云賊由東洋經陳錢馬蹟犯寧定者必由
衢山馬墓兵船以禦之作馬墓按本集亦多
作馬墓
第二十一葉第十三行預期之預見上
第二十一葉第二十行受首之受似當作授疑
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十三行南涯按本集多作南匯
第二十三葉第十八行預整之預見上

第二十四葉第一行預取之預見上
第二十四葉第十二行住劄之住似當作駐疑
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八

盧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昱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書

與薛南塘書

或爲王公或罹罪戾當思自有天地國家以來許多賢人君子志士仁人居此位遭此厄生於此等義理得諸君講論有素平生未嘗少負敢於今日有負哉

生受地方重寄不能設策滅寇坐以重罪何說之辭幸主上聖明不即加誅容令自贖則報國未盡之心平生未行之志猶不自此遂已豈敢悻悻然自棄溝壑付天下事於必不可成哉古人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今日之謂也晉齋至生正督兵出海不得回候甚知獲罪想能相諒外覆疏薦疏奉覽見公論未嘗不明兵憲任復庵與東臺書又見時事之誤有因也師出匆匆奉復不備

與岑匡阜書

先是公論用兵十難人持以示相國徐公徐公以示嚴公嚴公椎公之不以關自己

而以關自徐也衙之趙甬江出視師實欲殺公以快嚴故不錄其功公不得已作是書與岑原道岑積學之士趙甬江舊友也當甬江恣橫之時當事諸公悉藉岑為解公之不死於飛語岑有力焉甬江沒胡公以岑為與沈給事草奏論嚴氏欲抵之罪公為求貰於胡公竟得論戍及公就詔獄妾贍客明州岑猶時饋米蔬亦義人也惜其所與者趙耳

公之於猷有生死骨肉之恩不知何日可報昨平望蒙甬翁委督浙直舟師生在陣前督戰凡二日夜人孰不知及得微功各不開報於生生之稟帖只云浙江者令自解直隸者令解兵備道轉解而已武職權輕事體不歸將如之何生家丁四百名只管責其衝

鋒而不許其與人奪功諸臺皆知之也欲得奇功豈非至願但無可戰陸兵而水兵船小委難施展若賊由黃浦出海可冀收功若復結巢又將如何生計平倭大績終屬甬翁甬翁愛知聖主有言見信其志易行不肖如生既荷保全大恩真有捐軀圖報之志倘得侍麾下供獻謀議無前之勳豈難建哉然無人於甬翁之側則不安其身是大有望於公耳是大有望於公耳

與任復庵書

古謂善用兵者貴度彼己之勢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嘗見兩廣用兵每賊滿一二萬必用漢土兵二十萬賊雖甚寡而我兵必甚眾賊雖甚弱而我兵必甚精故每戰必克猷近以此意告牛翁且謂若由今之兵而加之土兵數千即欲分哨進剿既無十圍五攻之形又無敵則能戰之勢是猶以肉投虎豈待戰之日而後知其不格哉適承尊教謂非十萬不可何不肖愚衷偶見合於長者乎抑論事惟理雖世之相後地之相去無有不同乎為今之計只將徵到陸路精兵盡發屯劄金山青村二城舟兵盡屯於黃浦一港使賊不敢出掠然後相度地形較量彼己可攻則

移營漸進不可則守乃為萬全之算昔王翦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初不見信用李信二十萬以敗而後用翦六十萬計其用人八十萬矣今之當道不能省李信所敗之費而每疑王翦所請之多卒之向所謂多者竟不可減而所欲省者竟付之妄費可奈何哉可奈何哉有懷如縷願對同心一吐未知何日可遂也謹此專人奉候起居厚禮未酬尙容尙容

又書

四月十七日幸得小捷此我公神略所致他人何與二十二日蒙總督軍門差千戶王軫齎令旗牌督猷

在江陰策應猷以江中沙淺只帶沙船十隻至唐沙見各賊船俱在黃田港二十七日據劉堂鄧城報二十六日有倭船二百隻賊衆萬有五千人計今歲賊船眼中見者已五六百隻其衆已四五萬浙江差去出使蔣洲秀才報稱一起一千隻一起五百隻一起八百隻此言不誣恐後又有至也何如何如將爲死官惟知委身而已如國家生靈何哉同事如公凡百諒宥不然此情將向誰訴耶不備

又書

鎮撫邵應魁回備道及烏之愛無任感激又謂公道

容比前似覺清減猷心甚不能安伏思公經略地方枕藉干戈神形俱勞而又以大孝之故素食經年竊謂公所持之過也不飲食不酒肉持之於家室之間人情尚難持之於干戈擾攘之場夫安得不清減異常乎忠孝原無二道存此念以報親養此身以爲國聖賢制禮教人欲其可久可繼耳以爲何如

與湯武河書

豪傑之士時命未通措施多蹇或遭患難從古有之大抵聖賢教人素位而行在患難則行乎患難武河今日身居福堂一點忠君之念憂民之心比之平時

宜加懇切如天地鬼神不負善人朝廷聖明准令自贖旋膺大拜當有日矣生意備倭徵召陸兵已盡天下之選卒未見有實效莫若備之於海爲得策也今福船不過二三十隻汪洋大海分布不敷近有有識之士謂海運復則戰船多戰船多則倭患息生欲自題一疏特薦賢弟向日同事海上習知水勢風色可以爲將如立大功准贖其罪若其無功請與同死此猷之義也猷之心也事若得濟則天地鬼神之靈也吾二人結義欲同心協力以報効明時天地鬼神必當呵護賢弟思之日久乃見結義情重以傳萬世矣

與周觀所書

自古天下有事必得當代全備之才而專委任之使百無所制故其事易集其亂易平何獨於今日疑之今世下衰士無全才及事窮勢迫不得已而用其次率皆一曲一能之士徒爲苟且支撐之計將以靖難不亦難乎噫猷亦衰世之士也力不稱任才不如志猶幸我公在上開誠布公取其長而棄其短矜其過而錄其功是以得至今日此雖天地之仁萬物父母之全赤子其恩不過如是古人謂受人厚恩而不圖報其爲子必不孝其爲臣必不忠猷豈敢以是自處

乎願門下亮之連歲倭情重大賴明公夙夜畢力圖惟共濟逮至今日地方得少息肩蒼生得就衽席伊誰爲之今歲地方實切隱憂疏陳八事又付談梅言之縷縷莫知所措直爲明公治地浙爲父母之邦有可以終教者幸賜開示古先聖王制馭夷狄奮武衛而不足故揆文教以孚之脩文德以來之而四夷賓服我公伊傅周召之侶簡在帝心今日之命屬望之意旦有在也伏惟上爲廟社下爲蒼生倍加珍愛以答時望書去神馳無任依依不宜

與王見川書

冀翁尚留此可源源奉候請益得將平生所學盡就求正不意尊駕忽行後會未卜此心旦怏猷在地方椎竭心力未立尺寸事至今日或死於盜賊或死於風波或死於文法膏澤潤草肝腦塗原皆臣子職分無不甘心但五十三年生於人世君父之恩未報忠孝之願未酬目有不瞑耳倘得行勘則公論在庶幾苟延歲月以終平生所志造船之事官私多寡皆無不可惟裁覆得速爲幸不備

與王東臺書

任復庵至承賜教翰歷見肝膈讀董太史書又知公之所以生全猷者無所不用其情猷得一日苟延八世少効犬馬者秋毫皆公賜也前趙甬江有本劾論二軍門亦有言提督軍門云猷責專海戰今取用於陸累戰當先敗非其罪趙老先生以此罪之難服其心莫如以海上之事論之總督軍門云猷雖專職海戰其實取用陸地不得出海曹老先生以此罪之難服其心莫如以陸戰之事論之聰水陸之罪皆宜歸猷諸軍門以爲難服其心是亦包容之過耶近日二軍門深不然甬江所爲皆有保復原職之疏未知如何大抵猷力漸薄無以悅當國元老之心雖兵部累

次奏功趙兵科近日論薦竟不准復原職職之復不復皆無妨但得公論明白雖鞠躬至斃可也然以董太史觀之則都下諸公信公之言而因以信猷者尚多也兵堂楊虞坡猷舊受知於毛東塘時虞坡正在職方因亦受知去歲若非此老猷之禍不測矣此間諸臺以猷不知陸戰而不用之於陸又謂內地舍猷不得不肯即令出海只得隨其招揮而已兵船器械百無一備呈請之文至於再三竟不能得猷之任益重而事益艱誠莫知其所終生死肉骨之功則大有望於公謹此專人奉候伏惟順時珍愛不宜

又書

倭奴屯劄新場諸兵近日盡集或可成擒猷伏見往時之戰各兵初到地利未知兵將未協每爲上人催迫姑驅進戰塞責而以其兵與敵此地方之患所以日深一日也今諸臺在上籌略已定必不蹈前人之轍向諸臺以猷短於陸戰凡事不得與謀今若以猷任其事而不用猷一言請寧受罪誅必不敢輕舉以壞地方之事也茲便謹此奉候起居伏惟照亮不宣

與劉月坡書

翁方至軍中旗幟遂新蜓蜓倭奴蕩平可待猷也不

才受此重譴乃分之宜軍旅之務從事日久凡勝負之形得失之源行雖不得自由其知則頗真若數萬之已竭用孤注於今日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爲尤拙今之新進後生諸將全無一定之見惟以順上之令爲可以塞責如乃翁之事與朝廷赤子何此有志之士所以負戟而長嘆也安得少借前箸盡吐於一世豪傑之前統荷照察雖死無憾先此布悃倚容不備

與董北山書

適見邸報深爲抱怏及見總督軍門爲猷題復祖職并加銜之報以我公之功敘之於首又聞明崖保猷及公疏則尤切也倘聖恩寬蕩不日必有佳報胡爲熱中如是乎我輩在世間下爲蒼生上爲廟社惟自盡其心而已一切身外之得喪窮達何足動於其中士夫在宦途升降真如戲局我輩平日所學何事不能斬截洞貫瑣瑣俗輩又何望耶且聖天子於天下人士非但有無窮之恩而亦有萬里之見有才如公有功德於民如公夫何患乎不任瞻戀不盡之情謹人奉懇倘言不以人廢乞裁留祈仰

與曾龍山書

猷受國恩日深顧以非才不能掃蕩倭奴以紓宵旰之慮死罪死罪復奚言哉聖明不即加猷以死而仍賜恩寵此猷日夜號天地質神明願虀粉以報也所自信者生平此心無多內愧任理以爲期以盡分至於是非毀譽死生禍福則惟鞠躬以聽如子之聽命於其父毋將安所逃哉此非明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不敢露狂衷至此也第思向在浙東時領明公教誨多得長益茲在蘇松惟任顓蒙每見格扞乃知爲士者不可一日無良友之助也去歲有一故友千戶侯廷佐爲事往京辯本猷附書奉候後竟相違顧時

事多虞正需明公正人君子以主國是而明公毅然歸園得無恝然乎有識者覩此又倍爲時事寒心伏冀速起以慰時望草草布悃萬惟鑒存

與董後峰書

古謂士之相與有白頭如新者有傾蓋如故者此其故何耶僕以謂在心而不在迹心同則道同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無相齟齬蓋有所以如故之由者爲之介耳心不同則道不同智愚賢不肖志各有適蓋有所以爲新之由者爲之阻耳近日英德舟中傾蓋中之顚沛者也聽翁高論眞如蘭臭至今種種在耳

惜生非其人不足言如故於大人君子之前耳別後久欲脩候爲戎事孔棘至今猶未寧妥是以稽遲願長者勿罪男子生世禍福利害俱非所慮惟不聞道德之旨而平生所學不就有道裁正斯爲錯過此生耳公倘不以爲不足敎便中乞源源見示以慰吾願請益之私則甚幸矣

與翁一水書

向在廣中往來蒼梧備承雅誼不一而足且承軍門委曲調停使處遠而無離憂制外而無內顧皆執事之賜也感甚感甚別後時正般憂兵革風濤相爲左右無須臾少間竟缺脩候抱歉何如恭喜使節暫借浙中保釐黎民剪滅羣醜在一指揮間耳幸幸蒙諭及猷履危即安曲爲慰撫非班荆之愛誰能及茲猷實迂踈奔走十年借譽羣公之口遂盜虛名比數於人昨者疑謗之積正緣名過而事勢洶洶旦暮叵測惟無事則坐而待罪有警則急趨而赴事存一日之視息則求塞一日之責如是而已僥倖至今每一追惟如昌黎公所謂痛定思痛愈不可忍者然而猷之罪重矣朝廷之恩深矣負重罪者解脫之不易受深恩者報塞之尤難猷才踈術寡兵弱賊強無解脫之

謀而少報塞之効如何如何屬有料理不及種種且因相見在邇備請有日略布鄙私伏惟台亮幸甚

與金存庵省庵書

猷閩微之鄙夫也無他才識獨以生長海濱頗知水道出身武弁宜事戎行此猶奴之司耕婢之司織其本分固然也蒙國深恩超躐至此非有遠猷長策可以展布非有寸功尺緒可以報塞常恐禍過災生日夜屏息而自入松以來賊衆兵寡智窮勇困每見顚躓雖猷素甚相愛者莫能爲猷解雖猷亦不能自解也以此服不職之罪而明爲將士懲戒猷誠心當之

無辭者而廟堂過惜尙採虛名而冀後效舊職雖褫
事權尙在假借之宜視前獨加自敵以下受之感激
終身不敢忘況政揆之地乎況天恩乎此宜何如而
後可以圖報萬一也漢將霍去病有言匈奴未滅無
以家爲猷誠怯懦不能與此海之賊奴一日而共戴
天雖不能滅庶幾願之俟之且以聖明育才之久天
心厭亂之極必有起而當其事收其成爲百姓請命
者猷此時得立旗鼓之下先士卒効死雖膏草野入
鼎鑊萬無恨矣日在會友薛南塘垂示明公於猷曲
加憫恤萬方開救移書當路拳拳引援諸所稱述古

昔名將猶或難之劣劣如猷又何以云夫已麗於罪
重蒙寬宥恩已大矣幸已甚矣尙恐天下之公議難
逃而君子之見責無已則文綱雖脫心神終愧覥息
無恙生氣終微一旦得此於明公雪瑕滌垢令同完
人豫讓國士之分管子知己之賜兼而佩之昔主父
偃讀樂毅書而流涕蓋傷相遇之難千載猶有餘情
猷非異人能無感泣思奮者哉今賊勢日加而兵寡
如故縱有頗牧宜難爲功猷往年叨事兩廣切見彼
中用兵每遇蠻寇作梗經年不息必先發兵把截要
路然後議兵大征或賊一萬必用兵十萬計定而後

大舉兵集而後齊發此所以每收大捷之績也今倭
奴之狡猾兇健十倍於蠻方舟而濟者又十倍於蠻
而我兵船能與賊鬭在吳淞江者福船七八隻在劉
家河者二十隻自餘纔供守禦哨探備取首級之用
而已是令束手待罪則已何論奏最乎妄意得閩廣
大船數百艘兵數萬猷親率不時巡哨大洋以大船
壓之以火藥攻之遇賊必戰戰必有小獲彼見敗衂
亦必有望風逃遁者或不相遇潛至沿邊亦有常戍
之船俟其復歸大兵擊之如前萬無不克如此二三
年兵似可解也若仍以暫費爲惜以浪戰爲快不求

戡亂定禍之術而出支東補西之策則後人而悲前
殆甚今時矣嘗以此指推言之節干諸臺未有力任
不得已俟之臨山之日專議上達不識明公以爲何
如倘蒙賜教指示所繇勉強遵行少冀有効亦所以
忠聖朝而報明公之鄙私也武夫不文意眞詞樸伏
惟亮之誨之無任俟敎

與史方齋書

弟謂願爲縣令兄謂願作將領縣令爲牧民之官將
領爲救民之官易地則皆然也玆思責來備道我兄
山陽之政卓魯不足擅又何用生爲哉顧生爲將領

夷賊內侵驅滅無策不能無待於兄耳兄雖不得身親爲之凡可以助我者不吝賜教是兄之志行也何如餘容差人另布不備

與方雙江書

自吳淞以至斜塘橋港濶水深大福船皆可用自斜塘橋水不甚深而港路尙寛中等兵船皆可用前人不議水攻而每以陸戰致敗是無策也自今圖之則內地決可無虞賊在外者當不攻而自退矣容面請裁不備

又書

壘荷賜教兼以多儀且感且愧何可爲報乎任羅二公相繼迎賊鬪皆不利由此觀之整理小河戰船誠爲良策但得百隻便可與賊從事也洙涇實賊必由之路若堵之于此賊必死鬭難保全姑守斜塘洙涇之間候賊過而追擊之如賊來侵則堅拒之要未可輕易誤事尊裁以爲何如

與張惺吾書

倭寇舊者未去新到者先一起八隻乃舊船其中有貨後二三起共三十餘隻皆自彼島初來今新舊之黨約共三千餘人所幸川東之兵已集破賊之期可俟生意用以搗巢則彼爲主而我爲客凡以逸待勞以靜待動以熟待生其勝算皆在彼莫如按兵未動待賊侵入刦掠然後引兵先處戰地以待之乃可取萬全之勝今年苗兵之取勝皆由乎此其失利皆不由乎此耳惜乎此時上下之人咸不信生之言而生之所恃者祖宗天地之靈耳公以爲何如不備

與蘇松同事諸君書

副總兵官俞大猷書告同志諸君倭寇縱横生民塗炭必須遍求海內豪傑協力共濟况大兵雖集而統領之人原少忠貞之氣各未見有奮揚之才心甚憂

之專令同志葉煥走告諸君速至軍中殺牛祭天飲血爲誓共滅倭夷以報明主之恩以立振古之業以垂萬世之名不亦快哉諸君亮之

與傅鍾山書

大丈夫以意氣相期而亦以意氣相擇雲臺先生豈不爲今世之大丈夫哉愧僕非其人耳爲我問於雲泉先生曰先生懷才抱道遨遊於公卿之間有年矣如有可相資以相成者卽不知先生亦當百一千一萬一以求知使天下塗炭之民早被袵席之澤胡爲栖栖乎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奸從事而亟失時可

以爲智乎古人有謂鴛鴦繡出任君看不把金針度
與人又有謂逢人便把金針度誰肯鴛鴦看到頭或
度或不度其規模之大小自別矣圯上老人欲以道
授孺子三約而三先至是老人之心爲尤切也願先
生寧爲圯上老人可也僕有薄禮將微誠託君爲介
紹請先生一屈至幕中如先生惠然以此禮爲買舟
前來之費可也如不惠然以爲買舟前去之費亦可
也如先生來此各吐平生以相質正懽然魚水遂立
相成之功傳之千古以爲美談亦未可知也如先生
見所見而欲辭去則當使人導之出疆亦不敢於禮

有悖也雖然先生之留與不留其道在僕其來與不
來其責則在君耳君其勉乎哉爲我謝之曰僕向日
伏劍遊京師陳平□三策藐王公驕富貴亦今日之
先生故僕今亦以名公向日之重我者重先生也苟
可以相成不必皆賢公卿苟可以相與不必皆才子
弟而咸欲求必焉則君子之行其志終無時矣願君
以僕之所云者告先生而因以反觀焉何如

正氣堂集卷之八終

正氣堂集卷之八

第七葉第十七行招揮之招似當作指疑傳寫之誤

第十五葉第十七行雲泉按上文作雲臺

第十六葉第十三行伏劍之伏似當作仗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九

廬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杜編次
鄒山鄭晁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揭

呈總督軍門梅林胡公揭二十首

請多調戰船

猷所部船隻除留守倏吳淞江外只督福船十六隻蒼山沙船四十餘隻分爲二哨守洋山馬蹟自三月

初十日以後賊船相繼而至何止百數猷督船無日不與交戰賊所懼者福船耳只因福船太少新造者未至是以不能收功然衝擊追逐使各賊船遁去外洋者甚多昏夜露霧海洋廣遠逸入登岸者亦有數也猷本月初三日蒙巡按及兵備道取回吳淞江防守內地始知恩臺榮任即具連日戰賊獲功緣由差百戶吳銳馳報去後燒船追賊實沿邊各官不知事之罪蒙鈞票即行戒諭竊思恩臺向日舉薦大德感激圖報向未得遂又見恩臺幕下用人凡有一才一能無不推恩使得自効猷感分思奮之日久矣犬馬微誠末由一達何幸而有今日哉倭賊雖勇悍然用功海上定靖可期國初靖海侯吳禎追而捕之於琉球大洋由是不敢復來想當日之患無異於今日彼乃能建封侯之功豈非藉多船之力猷近日在於馬蹟下八山週迴觀看見北一方島澳約有四十餘處賊船來去所必經由如得多船在彼來則攻之去則追之屢來屢攻屢去屢追何患倭寇之不滅乎大抵數年以來諸臺在地方惟日夜經理以求救目前之急故未有暇爲一年之圖者而況二三年乎不爲二三年大舉之圖徒求救目前之急卒之兵未集而力

不厚目前之急且未能解將來之禍亦莫能遏猷嘗見兩廣地方每遇蠻寇作亂經年不息必先發兵要路把截然後議兵奏請大征或蠻寇二三千必用兵數萬計定而後大舉兵集而後齊發如江如漢如山如林無一次不收大捷之功今連年奏請調兵發財猶未有兩廣把截之數往往孤注已空束手無繼此猷日夜痛心願赴恩臺一陳倘得垂採雖潤草塗原以報知己更無遺恨願恩臺察之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方今朝野之人攢耳而聽引領而覗皆謂非常之功可以立

致在恩臺新政轉移之時耳時乎時乎不可復得伏望恩臺一面經理目前之寇一面圖畫三年攻守之規大調水陸之兵懇切一疏上請如兩廣故事勿以近功近罪牽制倭寇有不定猷先請就鼎鑊也猷謹具下情差百戶吳銳叩稟

請練兵

前所憂者江陰上海二城今旣皆解去他處城池已各知預防似爲無虞此皆軍門德威所致也民兵一面先選的當頭目令各自招夾但招兵易選兵難選兵易教兵難若今日記名在官明日卽驅之出戰以

不教之民而棄之乃委之曰鄉兵果不可用而遂革去此則歷年兵政之大弊也伏讀軍門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之諭此眞三軍司命之主生靈何幸將官何幸聞永保之兵將至用以攻賊於內新造福船猷已差人去催不日亦至截之於外必能大破此賊也船兵到恐一時乏糧猷前已具稟伏乞行令蘇州府將米數千石幷火藥預發太倉州收貯遇到卽時給與出洋追捕無所顧慮募兵安家銀兩幷前年合用賞勞衝鋒之類伏乞行發

薦邵應魁侯廷佐

兵將之心每思功罪二字勸懲之典不外賞罰兩端連歲地方有功之官所獲功級合賞銀兩已蒙隨次給賞其退縮之兵及悞事之官亦各經斬首參問示罰惟軍門之恩威不爽故非常之功績屢建職查得原任鎭撫邵應魁計其節次部下斬獲倭首共有三百餘功親斬一十七顆原任千戶侯廷佐督陣催兵斬獲二百餘功親斬倭級三顆此二官者忠義自許才勇超羣生死不恤擒獲獨多合無破格優賞將邵應魁遥授把總指揮職銜充職中軍侯廷佐遥授指揮職銜統領遊兵已經具呈鈞臺未奉明文示照今

春汛在邇伏乞俯念地方用人賜示

議處日本貢夷

職等會同審據蔣洲口稱日本統一之主原任山城地方私稱年號曰天文其餘豐後山口松浦博多津對馬島有馬島薩摩洲大隅等數十餘島竝受太守之名分鎭各方共奉天文政令天文島主近故別立之主僭改年號爲宏治今方二載而干戈爭擾向無寧日原奉天朝勘合俱被火焚惟金印一顆見係山口島太守源議長收管源議長卽豐後州太守源議鎭之親弟也此兄弟二人近歲以來聲勢相倚合行

諸島源議鎮見管之州六源議長見管之州十二蔣
洲等至彼因兵亂路險不得達於山城源議鎮禮館
彼島將齋去浙江布政司宣諭明文轉行各島禁約
過海爲盜之倭亦甚嚴切今歲入寇之賊數少是其
驗也等情據此職等看得豊州乃日本之一島太守
乃小島之一長以彼中之年號擅用於進奏之表不
恭之罪已昭以倭島之一長徑奏夫白頭之章驀越
之責難逭如有印信勘合亦當查照舊例駁其年限
之未及況無印信勘合將何所據而納之乎如其所
求止於假貢買貨亦當照例卻回以絕衆島之傚傚

況金印勘合之請越禮犯分爲尤甚乎但自古聖王
之於夷狄不服則加之以威服則施之以恩恩施而
不至於褻威加而不至於黷斯足以服夷狄之心今
源議鎮敬仰天威遂盡館使之禮恪遵帝令能禁衆
夷之侵今歲揚州之賊雖有數千又直浙沈家門等
處屢有小警要之比諸前歲江北江南共有數萬之
賊似亦小綏而源議鎮綸欵効勞之功誠不可掩職等
再三計議合無將德陽等四十三人暫令泊住海外
石牛港給與薪米魚菜嚴禁其買賣交通聽候軍門
奏請命下之日量用金帛之類獎賞源議鎮以勵其
効順之心另用花紅米酒之類給賞德陽等四十三
人以慰其往來之勞仍令回諭源議鎮再行用心傳
布天朝威令嚴禁各島盡將今歲入犯揚州之倭擒
治以法使二三年後通無倭寇入犯乃許源議鎮
伊國王印信勘合表文照依限期來貢如此則浩蕩
不褻之恩行於天威赫臨之下而邊方久安之計得
於恩威竝用之餘矣其王直等船五隻待其到日仍
阻住泊外海聽候另行呈報處分緣係哨報夷船事
理關係重大職等未敢擅便

議計縛王直

賊據岑港實有負嵎之勢更番以攻之密布以困之
俟其出而圍擊之天果助順或可收功今若恐其遁
去且以大兵分布臨之仍一面攻擊一面言誘一面
令德陽夷使輩寫字與各倭謂我官兵只欲得一王
直許其綁解卽釋其他或可濟也事勢如此其他機
變未能逆知伏乞軍門神略示下遵行

議毛葉不宜久置寧波

職等與王副使議毛葉二人置之寧波保領則難憑
嚴羈則露機寬縱則疎脫又二人時得寄息下船似
非便也伏乞軍門酌裁早賜甲回安處數日以觀機

宜

言一二日當以兵船泊馬墓

盧副總兵來書言馬墓未可泊兵船今再待一二日消息卽親督各船往泊於此賊船大而據險本非易圖若夫成功則有天耳凡人謀所當盡者職不求盡則有刑戮隨其後職愚亦嘗慮及此也伏惟軍門照察不勝恐懼

請發兵船泊馬墓

職本月二十一日寅時得盧副總兵及都司張四維通判吳成器回書俱令職卽發兵船去馬墓一以防夷人逃遁一以挾夷人送王直來投降卽日親督兵船開去餘容另報

自明

軍中之事軍門計算周悉爲謀於數年之前收功於數年之後於中若有神機而其良工獨苦之心惟猷能深知之猷在節制之下平日立有寸功方略皆受自軍門節蒙軍門薦揚之力造就之恩自忖粉身不足言報況軍門所主無一不是豈敢有一毫異同之見甘爲辜恩犯分之人近有讒猷於軍門謂猷具揭帖稟諸臺有知戰不知和之說緣軍門設計誘賊豈

可言和猷實未嘗有片言隻字道及此事傳聞之語軍門誤聽猷雖積誠求白至今未蒙見信人又稟軍門謂猷攻海賊得重財從來行刧倭船安有金銀在內猷自爲將以來每在陣中輒先發令謂只要勇於戰賊貨物悉聽各兵自取令堅金石士卒咸知故每戰得其死力苟瑣瑣與兵爭物僅可行之一次以後士卒不信其誰用命卽所部官兵終始愛猷之深可知無與兵爭利之事人又稟軍門謂猷與岑港之賊有通此從來擠陷將官之常套猷受此謗幾不免於禍者屢又不但今日也然心迹終得表暴者良由天理公論在人耳將官以滅賊爲職賊不能滅又從而通之典法具存雖至愚之人必不爲此矧猷受國之恩最厚而報國之忠自負獨至又安肯自蹈不測之淵乎其定海衛軍餘袁珊原無通賊來歴見問卷案在鄞定二縣昭然可查人又稟軍門謂船兵不肯用命彼賊有大船四隻小船不下數十隻不得出洋遁走竟被我兵燒燬一盡此豈非船兵攻困之功乎軍門爲猷恩主必不信人之言猷恐此言傳布之久聞者不免投杼猷之心迹不能自白謹具下情叩稟伏乞俯賜裁察無任恐懼之至

又

職前蒙行督責戇昧號訴蓋恐積毀所生則父子之間或至隔塞固子無不孝而父有一時不察耳隨荷鈞批原釋且導之使言仰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父母之慈感而垂泣願以死報揭帖一節職委無有職生平拙直更無他腸又恥作反覆之事久居麾下何嘗有一字一語說人是非此恩臺之所能亮也況恩臺之所主者無一不是職既奉節制又沐深恩反敢異議於後耶職待罪兵間多歷年所豈不知誘致爲上策必不得已而後戰知戰不知和職愚必不爲是

說至於指誘曰和斷不忍宣之口而筆之書者職每有稟謂恩臺良工獨苦之心職能知之不意職反不得受知於恩臺而以浮言取罪也職痛自悔責今世大臣休休好士莫如恩臺職身處麾下者累年乃尚有不蒙見察而以浮言取疑是職之不肖有負恩臺造就之盛心爲可愧耳故復瀆稟冀賜察識其微其用兵大計俟劉兵備一二日到詳議另報賊番漢人不滿千可以戰矣吾卒之未可以戰勝之半也吳通判言戇而忠願恩臺再加詳察職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披肝叩稟

又

職昨面稟回來續奉發下專任牌面即於岑港及所城宜揚謂軍門已將大權假我不使他人參之莫非欲激勵水陸官兵建立尺寸以報恩臺平日造就厚恩若又有下人不悟此意復進毀陷之言伏乞恩臺置之勿信不然則積毀之下必至銷骨職不知死所矣職義人也感恩思報頃刻不忘苟有一毫背負之念天地神明當先誅之又何必斧鉞耶伏冀特賜包涵保全猥末俾得專志任事而無驚惶亂心無任戰慄之至

料賊小舟乘夜奔出

職今督廣福兵船徑至岑港兩頭屯泊防其遁走實恐昏黑之夜叭喇胡衝出大船不能追及日夜憂惶未有良策惟嚴督各官兵巡哨不敢頃刻怠玩耳千總婁楠頗知兵務職暫留軍前用

請益加防截

今水陸防守散漫與前不同宜將定海總福蒼船原撥載土漢官兵者盡數取回分爲五枝一枝泊長塗一枝泊石牛港一枝泊舟山渡頭一枝泊馬墓港一枝泊列港併力夾擊決可成功願軍門張主勿聽紛

紛之論以誤大計伏乞鈞裁

請兵糧

各船之兵鈌糧日久除本職酌量借濟外其捕盜能揭借以給之者乃得相安其不能揭借與揭借不能繼者或私逃回或他往投兵捕盜從而拘止之則爭鬬爲讎若不早爲之處精兵盡逃不免雇募土兵以充數恐定海兵船將來虛弱金盤之弊不能免也

自明

今職向日既死之身賴恩臺得生職之爵位又自恩臺與之今日不能滅賊萬死之罪夫復何辭然救援

之權懸於恩臺職懷賜救之望何啻赤子之慕父母職近乃聞讒職者謂以職在背後有不順之語乃致恩臺積怒之深職皆不得知昨張鎭撫同一健步來見職皆悅顏處之聞對人說職有發怒之言職因又得聞如朱倘禮戴都司輩平日所謂皆說職有不順之語職非狂欺之人委無若此背戾之事伏乞恩臺大發電照亮察懇情復有譖言乞勿聽之職在今日惟有號泣求救於恩臺而已他無所恃也無任戰慄恐懼

劾後遜謝

猷伏讀恩臺參究之章以猷名居黎鵬舉之後於不得已之中寓委曲保全之意如父母於子一喜一怒皆有至愛存乎其中感激洪恩甘心隕首此生不能補報期在再生之日終不忍爲負義之鬼也謹具下情叩稟不勝戰慄之至

胡公與李同野書附

俞總戎才兼文武温良實長古有百萬人之將此老近之生甚加愛敬薦舉已七次矣偶以公錯有言不意朝廷處之如此之重今在麾下且蒙知遇爲西北立功猶在東南更望始終成就

幸甚幸甚

論搗巢必以狼苗之兵

公以胡公論赴詔獄得無罪入雲中造戰車破□於安銀子堡總督川貴蔡峯黃公以苗人將爲變奏公充鎭筸參將會嶺南張璉反又轉公南贛總兵官而胡公又奉詔兼領江廣事公呈云云

三省二十餘縣在在皆亂人人皆賊若欲大征未易卒舉乞恩臺案行各提督巡撫會同計議畫圖貼說務得畫一之規萬全之圖然後一面行各省各備錢糧一面行調漢土官兵刻期征剿大抵攻堅搗巢必以狼苗各土兵爲主而附之以漢兵伏乞鈞裁此舉

又收全功則恩臺之名與天壤同久日月爭流矣無任隕越具情叩稟

請保用湯克寬

南方山海近多盜賊流毒數省往往有無兵無將之嘆職查得原任浙江叅將今問重罪湯克寬素負勇畧年當壯盛向因一時過悮遂無自見之期而天下號稱精兵每推邳州湯克寬原係邳州衛官兵樂爲用若蒙保用克寬自雇邳兵數百名前來地方應用果能立有奇功方准自贖如不能立功僨事職甘與同罪

再請保用湯克寬

南方大小文武之官受恩臺生全之恩多矣而職則受恩爲獨深者既未能圖報又不自量爲湯克寬嗚號誥聞廟堂之上咸惜其才欲出此人爲地方用職以天地造化全功望恩臺故敢具此呈隕越之罪戰慄之情屏營而不自知

胡公得劾奉書慰問

胡公竟以王直事得劾上遣中校繫之人有爲公幸之者公惻然曰我自罪廢得至腰玉皆胡公之力也即不幸聽細人之說而以罪委予誠願爲若死矣忘我大德思彼小怨鄙夫之事吾不忍爲也即遣人走京師問云

職初聞報五內崩裂寐食俱廢恨不能奔侍左右少効寸勞及伏讀聖諭乃知皇上注念之恩眞天地父母之爲心非人所易測亦誠知天下大事非恩臺無可勝其任者蹇蹇臣節恩臺見之審矣願益堅初志以報明主之眷以荅蒼生之望職無任誠悃伏乞慈納

正氣堂集卷之九終

正氣堂集卷之九

第三葉第八行預防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七行預發之預見上

第五葉第五行豐州按上文作豐後州似落一後字

第五葉第十五行楊州之楊似當作揚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三行楊州見上

第十葉第二十行列港見卷首

正氣堂集卷之十

盧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杜編次
郯山鄭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書

與阮函峯書

嘉靖乙卯春公以浙江叅將歴南直隸副總兵官與賊戰於平望王江涇六金壩連破之斬首四千餘級柘林之巢遂空矣八月督府尚書半洲張公以視師侍郎甬江趙文華之言論死督撫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而是東撲西烈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公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兵若不知者是遣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淞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

原在能山兵數枝皆破膽難恃今所恃者惟尹叅將兵一枝公度果能一鼓收功則宜即臨慈谿催督舉事若勝負猶不可決或幸而勝賊亦不能盡其黨而不免於流突則莫若以舊兵四圍守之尊駕且至四明少駐優游處之以待二所苗兵至日收功為萬全

也無精兵將至而故遲緩是爲玩寇有精兵將至而故欲速是爲倖功今賊守巢不出擄掠非有玩寇之咎若倖功再戰則與以前領兵諸公不異萬一不利則有無窮之悔猷謹住四明拱候領教幸公來此一議廣兵閩屢被挫若不早令下船休養則終來水戰亦不足恃也公以爲何如

又書

昨見邸報尊㨂閩省不覺爲鄉邦私慶閩省深山沿海俱有精勇之兵鼓舞用之地方久遠之計誠不足慮所少者一二得力將領耳時下福□殘寇無異釜

魚但欲收功旦夕恐取到各府烏合之衆未經申教進止合一之令尚未可用已差人去調狼兵乞再差官齎賞前去取道督往福建庶收全功若使至浙又難驅用也至地方乞加愼重幸勿催迫將領驅必不可勝之兵以圖萬一倖成之功自取無窮之悔而身親戰陣又大非公所宜區區之見不知諱忌負罪莫大而肝膈懇惻之情則已著矣惟高明裁之

又書

適領教併以廟堂之老别柬賜示此老施恩於不相識之人救人與成人於人所不知之地當於佸■之

然施恩於人而不求人知則可愛人之恩而不求知其人則不可願明示尊號使猷得倚寸楮奉謝因益知自勵以無負海内有道君子之愛我者也但觀其柬中有云來諭知之悉矣得非我公先有以啓之者與感激益深劾報何時無任惶悚惶悚浙直地方時下頗得息肩惟江北賊勢猖獗天長六合寶應縣治俱被搔刼不知何如結局耳不宣

與熊兵備書

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此當於今日無事之時講之遲則有無及之悔想高明籌之已熟又幸明

崖在上凡百皆有次第來年之事可藉餘庇以寡罪戾矣何幸何幸使還謹此伸謝尙容不備

與張明崖書

倭奴長於陸戰其水戰則我兵之所長此人人能知而至於多造樓船以長制短從來無有決計者幸我公洞達不滯毅然爲此朝廷選擇而托以成其事地方平寧有期生亦可免罪戾也何幸何幸外疏稿一册奉削教不備

又書

乍離左右無任惘然惟公愛猷在於形迹之外教言

時賜足矣時下浙直地方雖稱少寧而王賊不日將至撫策決不可用剿之又恐收功難全諸老以此重擔令猷獨挑之猷盡其力之所能為者而為之利鈍付之天耳乞公為猷熟籌賜教俾免罪戾感恩何如耶此賊至必皆大船大船只有浙江列港長塗可泊決不能為直隸之患又恐小哨北犯猷欲鄧城領游兵船一枝住守馬蹟羊山伏乞尊裁行委餘情至定海酌量另布請教不備

又書

時下內地水兵相應更番休息省費吳淞劉河江陰

福山之兵相應照舊樓船遣官打造為謀已周青南一帶合用陸兵一萬或八千宜於今冬無警之時調選集於一處擇一賢將領設法教練來春方有實用若待臨時調取今日記名于官明日驅以殺賊不免又有不教民戰之悔也乞裁之不備

又書

大丈夫生世百責攸賴一日在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從古聖賢孳孳矻矻夕昃不遑皆實見其責之不容一日辭志之不容一日息也至於流行坎止用行舍藏屬天與人非己所能與者隨寓而安無入不自得焉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固並行不相悖矣猷無似涉世已久睥睨宇內求洞徹此關而作為之勇者以明公一人為師保也年來蒙在愛下誨諭懇懃顒蒙振發私喜此生為不錯過皆仗明公引教之力詎意公今日得遂高致而猷顧不得終教門下其為不幸何如何如適一得報扼腕嘆恨幾不欲生深為蒼生禍福之憂廟社安危之慮也然猷計此亦一時暫晦耳公之貞誠貫于日月才略塞于牛斗朝野輿論其能終捨公耶大功業大作用猷端擬明公於將來也此情此意露自衷曲赫赫臨之統在鑒照望風耿

耿

與史燕峯書

古人謂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憂其民者可謂多矣求其江湖憂君忠誠懇惻自捐其資以結死士自危其身以靖時艱惟公一人而已向在嘉興挹光範令人樂從而怏覩別後以地方多故不遑致悃奉候獲罪良深恃長者能宥諒之近見趙胡二薦稿知大用有日矣喜慰喜慰伏惟為廟社為蒼生珍愛不備

與蔡可泉書

臺承教翰拳拳之情見矣地方事悵不能面見請裁何如何如江北一帶地名載於疏稿者樓船皆可用乃敢屢自探試得其眞切水淺處亦有但得沙兵引道則不誤也謂邊江沙船可以禦賊乃彼方鄉兵自圖便利之言決不濟事以作哨探之船則可耳裁之

又書

遠辱教儀情意備至感激無任承示地方諸務尤篤同舟之雅東南蒼生一何幸歟江北一帶大船皆可用前疏稿言之備矣如先得一二枝守於呂四江家場七星港一帶則外門守固而狼山瓜洲之內地可

以無虞矣其中雖有沙淺之處但得崇明水稍引導則無停閣之患今江南之鎭江江陰福山皆有大船在彼何嘗患淺水戰莫如樓船善操者莫如閩人雖廣人亦不如寧波溫州又大不如矣紛紛浮議猷居此數年皆付不計只求立尺寸之功以報明主久則爲後脫之弧也夫實功立而浮議騰罪也忌浮議而不修實政求實功亦罪也猷於此關頭見之已明二者之罪皆所不計而心願受在公或不可不計計乎此則無可破之賊矣裁之裁之湖廣土兵速取數千置之北岸又不可緩者也吳淞江劉家河去年福船頗多爲七月異常颶風打破三分之二張明崖差官去造今亦未到其見在各港者數皆不多且各有所屬難以分撥廣船原在直隸者只一十二隻歲裏猷在定海選拔四十隻督去添用臘月二十八日至中洋遇風打破二十一隻只存一十九隻復回定海槓椇損壞又未得銀修整天意每每如此可奈何乎烏嘴銃匠有福建數人在此因離家久欲歸家甚切強之不肯定海匠打造者亦可容送數人聽用王賊數年欲來不敢今既有人去招豈有不來之理或曰彼以猷復任在浙有所忌而不來此皆不可逆料去歲

入侵之寇凡有十餘夥每夥凡數千人徐賊特一夥之首耳此夥雖滅他夥安保其不來猷所慮者無以待之耳水陸之兵皆虛本折之糧尚欠猷前陳八事悉付談梅奈何奈何江上之會實猷夙心徐當圖之差官奉約通泰參將黑孟陽不知到否此人熟於水戰當以兵船之事責之鄧城把總張明崖特本舉薦管領遊兵難委之他邵應魁把總乃猷中軍所用者但二子平日之論俱願出門下効立尺寸公若特題一本取用未必於地方無補裁之裁之餘情縷縷統得會晤之日面悉先此復謝無任依依不宜

與何吉陽書

齔鬟時聞有吉陽先生倡明理性多士雲從思欲分半席坐春風中以領至教竟以不能縮地而不可得用抱愧歎顧自青衿摘芹以來郎有此志每與同心友舊相切劘妄意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合爲一貫有則俱有無則俱無道德崇矣而不能發諸事功文章非所謂道德者也事功文章懋矣而不原諸道德非所謂事功文章者也同根共源無有彼此臯陶伊尹周公之聖即有輔虞佐商開周之業謨訓周官之作仲尼顏孟其道德媲美前代無容喋矣第事功阻於

窮達之異用然皆其所裕爲者至夫文章經緯天地萬世爲憲豈下世豪傑之士得此遺彼或短或長者所能窺測其牆仞哉先正定議却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之說若有等第懸越之分猷竊以爲非言也明公德業之隆文學之富兼是三者而時出之擅名海內爲時山斗猷雖備員戎伍景仰清光舊矣曾子備道高誼迺益聞所未聞緇衣之好更覺勃勃東南赤子瘡痍尚未盡瘳想在惻隱之下神略妙算必有出於尋常規格之外伏冀無恡賜教以砭顓蒙茲者不醜鄙見聊布寸楮就正有道以爲何如且以表夙昔欽慕之私也統在鑒亮餘祈爲時珍愛不備

與胡柏泉書

今天下東倭[ ]時肆跳梁識者抱憂邇見廟堂會稿推薦盡當世名流若我公者又名流中之山斗君子龔征之日正化運方昌之期私心深以爲喜曾子至辱賜教翰憂國之誠愛士之公溢於言表若夫戡亂平亂之才制禮作樂之規旋乾轉坤之略曾子又能備道之猷幸私淑一二矣顧未知何日得從有道門下盡吐平生求正乃慰夙懷耳猷以薄才謬當重

寄覆餗是懼近陳數事冀得舉行可寡罪戾至今未覆過此恐無及矣今夫高張急嶶之調追趨逐嗜之音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曲盡節奏之律則莫有和之者可奈何哉恃道義之雅不覺披露肝膈也曾藏器失時懷寶迷邦猷竊過之然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騄驥於中庭又難責以千里之能猷乃曲爲之處使得展布以報明時亦世道之幸也而此子之意尚若有所不屑恐其所執猶爲非是苟可以立功名濟時艱雖屈己從人古君子亦爲之門下素與善請爲

猷忠告之北都有得力相知更乞移書想懇以成其事亦門下以人事君之夙心乎書去神馳無任瞻依不備

與周蒻崖書

前差人回匆匆具復不盡所欲言尊眷擬正月行當即差人護送也王直輩說今歲尚有入寇之倭浙中想不敢來漳潮二府之間所當防備便中乞與函峯計之南澳元鍾宜多設兵船以待浯嶼爲閩海之咽喉管海叅將宜督大隊兵船於此住泊上下策應又地方大計得主將爲急近以王黎二君爲叅將可謂

得人生意尚須得一大將主張其間斯無齟齬之患尊裁以爲何如人便匆匆草候惟爲宗廟爲蒼生珍愛餘情見於別柬不宣

與李克齋都憲書

猷自別公來浙直四五年間百經危厄共事諸公惟一李同野道同氣合竟爲人搆陷外此皆所謂感恩則有知己則未日望我公出靖東南立不世奇勳俾猷得附驥尾施於後世何啻饑渴茲見邸報喜躍若狂宏才大略如我公者古今有幾江北提督暫爾小試總督重寄計在即日地方之事樽俎發縱有公在內搏噬之勞猷任於外即不能靖東南以答明主謝萬世猷不信也公以爲然否公至江北擇將爲急百戶鄧城公舊所刮目數年隨征身經百戰獲功滿千近以直隸遊兵把總歷廣東都司僉書撫按以賢能保留江北副叅之任得鄧城亦足以代猷侍公於左右也鄧城之外尚有異才容另詳布李同野若得拔來同事亦必有建立願公留意王直等四船近泊浙江海外岑港蓋因甬江差人往招而至也海道王方湖與猷欲發兵攻之總督公以因而誘之乃得萬全近王直先遣毛列葉宗二人來見軍門又令盧副總

兵往舟山諭招王直未知結局何如大抵終用一戰成功則聽之天耳公將何以教之師出匆匆草此候迎不備

又書

承尊命謹按條奉答亦老馬老農一得之見耳願公酌採猷未試用之日受公之知獨深及公大用之日猷未得効報於門下此心何能寧乎雖然天欲以一代中興偉業屬公成之猷在門下効尺寸報平生尚有日也惟公知之於始成之於終則大幸耳匆匆奉復餘容續布

一送來武舉傳應嘉生平以天下事自許相從日久部分合變之節講究頗明但賦性剛介與同輩每不合公詳扣之使盡展其所蘊而後試用之可也

一風角占候奇門遁甲之事猷平生不講故軍中無此人猷每以理度天下事已過半矣又何用一切無徵之術數以亂惑其智慮耶不知公以爲然否

一將領有武略者江南遊兵都司鄧城部伍合變知之最精足以教兵又其臨敵之際每在陣前調度從容閑雅三軍恃爲司命當於古名將求之今世實罕其儷次則劉家河把總以都指揮行事邵應魁明於

止齊進退之節熟於攻殺擊刺之方具乎仁信智勇嚴之德將來建立何可量乎見在中軍金門千戶楊宏舉皆智足以知敵情勇足以作士氣且海上之戰身親百經而熟諳其勢江上領船把總得若而人則地方有所賴也又有一士名曾清河南商城縣人近蒙梅林及張明崖二公以白衣薦受署都指揮僉事充猷中軍官此士才識通敏能道古今興衰成敗之由悉中其肯綮別是一等異才搢紳多敬重之但未試之以事待猷另遣至幕下燕暇之際徐一扣之使盡吐其平生果見其有實用然後大用之可也湯子克寬猷深知其賢思欲保出共事又恐言輕而人不信茲領尊教不任喜躍謹具手本奉乞准據具題使此子得出任事他日必大有建立也又紹興府通判吳成器由三考典史得軍功而陞今職勇略才智庶謂兼全猷每與同在陣前見其設奇制勝綽有餘裕又見其平日教訓軍士整有條理府中管兵同知得若人以任之地方有賴也

一數年倭奴來寇或數船爲一枝或數十船爲一枝由各路以入犯破城只掠財得利卽散回或無船不得回卽結巢以自固候整船而後去各枝非有統一

之主東南財用因之困乏而已不足爲中原根本之患也

一鳥銃爲軍中之雄器前送匠數名與可泉發楊州府造不知造有若干乞令各兵多習此器乃可威敵

一楊州學生員丁介夫亦能知分合進退之勢猷徐扣之彼尚未肯明言公可召而試之本地民兵付之操練或有成效也

克齋李公甘保犯罪將領殺賊立功贖罪疏 附

准鎮守浙直等處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手本前事內開原任分守浙江杭

嘉湖叅將今問死罪湯克寬往歲在任之時屢督奮勇血戰實因倭勢方張兵力未集戰陣失利致問今罪職切見湯克寬忠勇慣戰迥出時輩年尙強壯才堪策勵職情願以身認保軍前殺賊立功如其立有奇功即准克寬自贖如或無功僨事職甘與同罪請乞地方用人緊急煩爲奏保等因到臣爲照臣於嘉靖二十三年任福建布政司叅政其時俞大猷方任漳泉守備資地尙淺望實未孚況其氣貌不揚言詞多蹇頗不爲監臨所賞鑒臣見其慷慨任事忠勇過人因破除常調厚加禮遇

遂爲莫逆之與臣於是時已逆知大猷之必有以自見而私相期許以自奮於功名之會非一日矣旣大猷歷任廣東都司僉書臣亦叨轉廣東按察司按察使無何大猷轉歷福建都司掌印於時交黎叛亂今工部尙書歐陽必進提督兩廣軍務臣即保任大猷留彼征剿竟獲成功其後臣以罪廢家居旋有倭夷之變竊自計度以爲東南大將必得此人乃大猷改任浙江叅將便過臣家益相策勉不謂臣以菲薄蒙恩收錄大猷千里專書候之界上首薦湯克寬若謂生平知己無因受助且恐軍旅之事非臣書生所可克堪必得敢戰將領庶其有濟大抵進克寬以圖報効即所以報朝廷也臣於大猷託分頗深雖信其言必不相負然生殺大柄此豈臣愚所敢干預輒復遷延未敢造次乃大猷復以公移力爲保任臣亦咨訪輿論尙有公言及臣查得今任直隸副總兵盧鏜亦以身陷重獄荷蒙肆赦而湯克寬又以賊勢方張兵力未集罪雖非枉情似可原今朝議會審以有詞再問或亦有見於此臣於湯克寬素無平生止因俞大猷敢以公移出身保任似亦古人之義且臣子對君

之言自合披瀝情素恭候進止固不敢別設浮詞以重爲欺蔽也如蒙乞勅該部再加詳議應否准令俞大猷保任湯克寬前赴軍門立功贖罪及此防春之期是其報効之日也干冒天威無任殞越

又書

傳應嘉性氣偏戾與同事人不合猷每察知必重斥之前已實告矣公幸嚴裁抑之勿使猷負失舉之罪也大抵握機行事須有官職之人鄧城如得命湯克寬如得釋則門下將領不可勝用矣保克寬疏披瀝肝膽精誠切實足與出師之表爭流非但猷與克寬

當以死報且使天下之士聞之莫不願爲効死何振古之功不可成乎曾子清讀是疏躍然思奮容事少緩當令至幕下岑港之夷據水陸之險土兵勢不厚未兵圍不闕決難旦夕成功有領兵劉帶川大參陳雙山憲副具禀軍門欲猷闕一面使賊遁然後追而擊之庶可收功萬一昏黑之夜風雨之晨追擊不及乞軍門致猷輕律論例倘免所請近則二浙生靈得脫水火遠則江南江北可無兵連禍結之憂也公以爲何如八槳船只可用以哨探不可用以攻賊猷見彼中江邊小船用以哨探亦甚便利此中時下甚欠

八槳謹選能造八槳并梭船匠四名來用其梭船須覓至百隻之外每隻載鳥銃手一名大有益於戰陣之用謹造三隻前來爲式又水手六名前來教人習划丁介夫亦偉士也猷甚念之乞發與猷用可乎師申造衣裁布不備亮之

與王方湖書

左坑右谷中間必有可行之路量重較輕天下本無難處之事吾輩讀書明理有至公無私以爲本有中立不倚以爲用而猶有不可爲之事不可處之人不可測之患雖古之大聖人大豪傑適遭其窮亦不能却其來惟反觀之下非有差謬自致之端斯順受之矣王直之事日亦竊以爲憂憂之已甚反思若此質之高明以爲何如

又書

猷以粗疎之資得侍高明之側二三年矣一言一動咸沐至教自今以後少能自立不至於不肖敢忘所自耶但仁離左右即有事變無所請裁顛錯不免深以爲憂便中豈吝終教乎鄙見數條奉覽乖容續思有所見再具奉達閩中沿海之兵一集滿萬豈讓土兵乎公之成績不日可見同志之光何如耶翟麟行

匆匆草此布情餘倘容不盡

漳州出兵地方共可募兵一萬名月港海滄烏嶼牌頭雙嶼長嶼元鍾梅嶺六鼇銅山赤石太倉井尾

泉州出兵地方共可募兵五千名浯嶼水寨神前中左所烈嶼金門水頭官澳西黃劉五店澳頭石井營前白沙石勒圍頭東石蚶江石湖烏蟳深扈崇武福全大澳

先將泉州永寧漳州鎮海四衛不拘見在緣事指揮供吊來選得六員每員令其自選如泉永二衛所分及在外福全崇武金門中左高浦五千戶所漳鎮二

衛所分及在外元鍾六鼇銅山詔安四千戶所各千百戶五員就囑本指揮管領然後合各千百戶每員於前項出兵去處選慕捕盜十名每名給與買辦盔甲做號旗一張幷安家共銀五兩每捕盜給與紙牌一張令其雇募本鄉壯兵五十名牌內說不許生事及強不願之人及說有功如何給賞每日工食幾分取用以離家之日為始散回以至家之日為止務要精壯有膂力能抱石二百斤者方准俱一一說明每兵一名給與銀五錢買藤牌刀鎗或約某時自至某處點齊或差官分投點選務要寂靜不至搔動擾害

吾見閩省之兵欲聚欲散隨取隨足機權在我賊不足滅也捕盜常養在官每日工食銀五分兵用訖即散有事再調

公鎮五嶺時糧餉大乏不足供軍山海寇發旋即徵集事罷而散有司供億不甚苦焉誠所謂欲聚欲散隨取隨足機權在我者昔他鎮歲養客兵二萬費蓋三十萬矣

一素書謂樞極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要知光棍強悍之人與樞梗者大不同柔懦諂媚之人與孜淑者大不同斯不至於失人也

一素書謂智莫大乎棄疑俗呼謂用人勿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此言皆當玩味

一大綋急則小綋絕上官每以刑法迫屬下其不至於錯亂壞事者鮮矣

一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賢士夫每於用刑罰之際常再思之然猶不免有不中之悔況不思者乎

一親隨之人在外假威嚇人高明之人每不能察今日所當致慎也

一光棍便利之人顛倒是非於高明之人之前每不能察而為所惑今日所當致慎也

一可用之官如延平衛指揮王畿泉州衛指揮孫廷槐魏宗瀚福州衛指揮郭杰千戶陳爵又泉州衛千

戶亦名陳爵此陳爵孜淑可托以事

一福寧州宜設守備一員兼水陸防北來入境之寇似當卽題楊宏舉可當此

一沿海城池廢壞極甚守城軍器至有一件亦無者所當急處

一五水寨把總每每央士夫求充我為地方擇官不可輕聽

一出告示不究人已往之事漳州府屬宜多發又宜速發

一五水寨把總宜使之尊重得行其志如二十年之

前勿得輕易更換亦勿使有司故得以挫辱淩侮之
一名衛所武職官須倡之使有銳氣
一永寧衛指揮張文□爲事見蒙阮公取用向時知
其水陸皆可用近聞年大志衰須面試之然後用之
一汀州之上杭永定惠州之長樂大埔各有山兵緊
急亦可調用惠州者須行贛州軍門發用恐山中之
兵只可以攻山寇若剿倭寇恐終不如今議募海邊
之藤牌手也
一兵與民爭理雖直亦要將兵量責其不直最著者
決要重治一二務令所至安堵人不知有兵乃可

一每兵十名內藤牌手六名竹木鎗手三名鳥銃手
一名

與金惺庵書

古今天地只是一理理同而氣合有未見面而如故
又在於傾蓋之前矣理不同而氣不合有白頭而如
仇抑有甚於如新者矣知乎此則猷之得受知於門
下而世之人猶有不相知者良有由也二華胸懷洞
達精於用兵而志存救民眞猷之師久據倭賊蕩平
有期地方之幸猷之大幸但不知何日得抱門下求
正平生耶徐且圖之師中造次裁布不備亮之亮之

與范東濵書

逌教之後公之事業日新猷之智力日困甚矣人不
可無朋友之助南贛之間時頗多事公之平生得大
展布私以爲喜此方山谷險惡故人易生亂安之使
無亂志惟當責之守令練兵以威之則在第二著公
以爲何如汀州衛百戶張源猷舊守備汀漳時所用
之官警敏足稱任使差候臺下乞試用之舟山賊已
下船欲遁陸路責之叅將劉顯等官水路責之叅將
吳四維等官領兵邀擊或可得功但不知能自贖否
餘容另布不宣

與殷舉人書

今有居處相伊邇動止相徵逐而言且齟齬見且背
馳可謂之知己乎有無分誼而相孚不識面而相期
恩若父子情切兄弟可不謂之知己乎大抵中正之
氣德義之眞融液夫精神意氣之微而洞透於形體
聲迹之外從古英雄豪傑之士往往曠百世而相感
隔千里若面談者蓋有不待形而得不待言而喻者
爲之先矣彼覽影偶質倣模求趨而心非其人爲其
失遠矣茲洞公恩相所以救猷於不死明公先生所
以愛猷而曲爲開示蓋皆振古之豪間世之英造物

預餙以主持公是大展經綸以遺天下蒼生之福也○顧猷不肖不足以承之智小而圖大力小而任重不能以一丸泥封重門關以一尺組繫單于頸俾倭寇肆患頻年爲孽上無以紓當宁宵旰之危下無以解百姓倒懸之困不職之罪奚可勝誅乃不蒙顯戮而疊承嘉寵皆賴我聖明天地廣蕩之德諸相公父母愛惜之仁乃有今日猷敢不朝夕戰慄益勵夙心奮竭駑駘期樹功於尺寸以報恩於萬一雖沒身碎首萬死甘之平生無他長獨黽勉忠孝二字從少抵今凡在得失成敗毀譽是非中未敢分毫壞裂以從苟

免也伏承尊教捧讀再三經濟宏略足仭○干城猷已仗公爲師保矣第兵戎冗奪忽教無地時下雖暫妥帖而將來患孽猶在可慮惟冀仁人公溥民瘼在念有可教猷者無靳德音猷望風□仰不勝耿耿所諭洞公處問候容日卽差行不備

與解東泉書

古今志士仁人時運未順遭厄頗多但能以福堂視患難愛國愛民之念終始不二則天地鬼神當默祐之他日所立自不可量也以爲何如向因奔馳不及脩候負罪之大不能自文亮之亮之

與朱文石書

自古人才進退天下治亂升沉之機係焉今時事未寧四方多故道德政事足以振頹而起廢廉頑而立懦有如我公乃不能安於其位識者憂之猷在知遇之下素荷生全之恩其抱憂憤又何如耶但公論在天地間不明之日少大明之日多以猷一身之得失利害驗之可見也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豈能久屈我公哉天王聖明豈可愸然遂忘天下乎茲便專人奉候與居伏惟倍加珍愛以慰蒼生之望不宣

與湯武河書

春正月有書幷薄儀付差人奉候尋不見令弟諸熟人齎還三月間又有書儀付差人奉候至中途有事亦齎還二次書儀俱不得達使我心痛如割賢弟之事今何如了我亦不得知但聞令外父母俱作古人恐逐日費用無所資爲賢弟苦耳恭惟賢弟有匡時之才負報國之忠雖在患難之中勿自衰餒天王聖明必有寬宥之日若東南少定生必取用於北必能爲賢弟一處也茲因人便謹具薄儀奉上外與解東泉書禮亦前次人去不投帶回者乞爲致意不宣

與熊北潭書

吾泉名官宋稱眞西山王梅溪前後乎此雖代有其人要之皆未得與二公同年語也邇者士民來自泉中者咸稱我公一時德政老少安懷不識不知于于如也猷以是知我公必同二公之仁政同二公之寬而感應之速又未知二公何如也顧今天下多故民生日困俟公霖雨以出水火者無限聖心簡在大廈不日豈吾泉一方所可久淹乎近得邱公書謂有牌行爲生立坊不覺愧汗沾背猷也不才十載奔馳主恩民望均無報答矧今又可貽擾鄉邦增益罪戾乎哉倘於本衛之前譙樓之後一從簡儉樹立數字使

後之人有感而興其事業更有大焉不止若今日之卑陋亦公祖大人有以風之耳茲具鄙懷專官奉候不任依依不宜

與曾清書

君今入羅網矣與向日遊乎方之外者不同也有告君言語條開于後君其誦之

一薄功而厚賞造物所忌君宜孜孜矻矻求無負朝廷破格之殊恩四方知己異常之屬望雖一飯之間中宵之際亦不可忘此念如一毫怠玩必不能立天下之事且將有後禍而有後悔矣記之記之

一匹夫匹婦皆能勝予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君今後雖接微賤無所知能之人亦宜虛心不可假前之輕忽傲慢人也記之記之

一淡泊所以明志天下許多大事但從儉約中做去則無待求人心常知足而後大事可做若豐侈自恣必雞鳴而起切切焉以求濟其欲則剛大之氣盡削天下大事咸墮於此矣記之記之

一天下都指揮有列銜於都司衙門者即與三司一同行事無有爭矣有受都指揮之職而未曾列銜於都司衙門者每每二司不准並列紛紛爭論畢竟爭

不過而反取人怍怒亦何益哉汝見布按二司官宜行屬官禮見都司宜外門下轎進後堂而隅坐此等事吾見甚多決不可違吾言君不受遊擊而受吾之中軍便是天意欲成君以一代事業未易一二與世人言也君能不以都指揮官職爲意以處人則後來進步乃不可量記之記之

一君且來此任事然後差官搬家或順路自攜來亦可但座船不用大銅鑼鼓不用打寧寂寂而來如尋常千百戶一般乃可若初得志而遂揚耀後來決難進步也記之記之

一此間錢糧缺少都司官供應甚薄君妻子并僕婢只宜帶至六七人爲止多決不可有家丁來撥一名決不可收只宜空身自來徐徐圖之此處水陸之兵數月無糧見議減革如帶一二名亦無以處之決有後悔記之記之

與唐荊川大史書

猷自涉世以來即聞有唐太史荊川先生倡明理性之學于毗陵之鄉厭薄世俗溷濁而勁軏直追聖賢遺軌四方學者宗之如嚮自顧無似知所歸依久矣計從事兵戎奔疲東西無有寧期此願莫遂比備職

浙直倭患肆熾智短才疎支持不給雖欲假須臾去戎服聽講左右亦竟無由而先生謬辱過聽以猷爲稍可與進附賜佳詠四章慰勉勤勤猷盥手捧讀佩誦弗置深加淬礪奮策駑駘恍若明師之日臨其上也復得王龍溪王遵巖二公屢惠書示猷謂荊川先生每談論間多有意於猷之不肖自愧譾劣何以克當久欲敬脩一楮奉候門下以未躬謁未敢徑瀆茲者又恐稽遲益罪故謹專人薄致問安并披露肝志就正有道幸垂聽焉猷少小時祇奉師訓以爲人大致要從光明正大路上著脚不自揣志向從幼已決扺今犬馬之齒漸高日在得失成敗中未敢分毫毀裂以從卑污第資稟庸下每作用處頻失頻復厲其不免大抵皆緣鐵門關未過耳玉鑰匙之啓不無仰賴於荊川先生乎嘗試求之儒者中庸義疏云中庸者日用事物常行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夫從古中庸莫過孔子而善形容孔子中庸又莫過鄉黨一篇自飲食衣服之微以至事君擯相之大自鄉黨家居之近以至立朝聘鄰之遠平平正正切切實實近人情循天理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實達諸無聲無臭之蘊也過焉者則蕩於矯亢而不

近人不及焉者則局於瑣陋而不中理惟孔子中庸其至矣乎殆使千世之下有志之士玩而求之若想見丰采於千世之上先儒所謂弟子用心之密豈不信哉乃今荊川先生萃造物之秀負世間之英得中庸正傳而直覩堂奧者也故一擬議一舉止皆足以爲軌當世開示來學賢士大夫所仰以爲羽儀赤子蒼生所望以爲霖雨者也比來薦剡交上公論攸歸帝心簡在東山復起伏惟幡然就道推孔子孟軻之學樹伊傅周召之勳以開雍熙泰和之治中庸所謂成己成物之道不於吾身親見之耶猷敢不洗心滌

處致叩門牆以償夙昔依歸之願且冀效蚊虻附鴻翼共翱翔于天地之間則雖沒身碎首無憾也昔張子厚得受中庸一部於范文正公方得進於聖賢之學此生賴以不錯猷今日所厚望於公者寧後於子厚耶不知公肯進而教之否畢吐素懷不覺盈紙伏惟鑒亮爲國家斯文珍毖不備荊川書來云是既見范公以後之中庸而非未見范公以前之談兵也

與黃葵峯都憲書

前差人回荷賜盛儀得知起居佳勝亙感亙慰世變江河生民水火西蜀得公撫治今其庶幾如天下何

哉直浙之區今歲雖小息肩近日王直等數船因甬江原議差人往招前來求商獨海道王方湖公與猷唱論惟有擊之而已利鈍雖難逆定爲之在我當如是耳公以爲何如不宣

奉林次崖書

捧玩師教憂國愛民一念拳拳於八十之年古來聖賢豪傑如師翁者有幾哉仰服仰服猷不才受國深恩期盡瘁以報非敢以官爲家也如爲時所棄當即勇退絕口不談天下事欲壯志至老不衰如師翁恐亦不能也但古人年八十而出者太公也彼蓋平生斂藏翕聚未曾一吐露卒際文武風雲之會而建興周封齊之功若已進而退退而復進如廉頗老而能飯披甲上馬自示可用而卒困於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已老數自請行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伐先零趙充國年七十餘自任可將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子卬光武討五溪蠻馬援年老請行披甲據鞍以示可用而卒致壺頭之厄李靖因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自任爲將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河中節度不求退身德

宗冊罷諸公皆人傑而猶不免此哲士至今非之公當八十之年而欲圖再進之業能無取非於後人乎猷無任恐懼

與袁莪溪給事書

東南之事數年之前公論未定雖直節如公亦受淹抑而況半洲乎近日以來朝野公論昭然大明雖半洲人皆能言其枉而況我公乎林泉日久涵養日深東山一起施爲何可限量鄧子至備道垂愛雅情又推以及渠感激益深圖報無由何如何如茲便敬此伸候與居惟爲天下蒼生珍愛不宣

上兵部楊尙書書

職本卒伍凡流無所比數曩歲抱牘遊京師得談兵呈技於諸公卿大夫之門下而恩臺閣下獨矜其愚而與其志略其戇而鑒其忠乃得北出沙漠南入交黎効立尺寸近歲備職東南功不掩罪復荷恩臺主持國是委曲維護使入湯之禽再生毛羽是以去歲復得効力於山海之間上首功近四千以報明主而有今日噫露根荄於十五年之前而能自信於十五年之後辨品色於十五年之前而能信人於十五年之後亦千載一時之奇事也職敢不思自策勵益竭

駑駘終負至教乎職竊謂當今聖天子在上賢宰相居中百執事濟濟經理於其下嘉靖萬年太平之治眞足以超五帝而邁三王近歲以來倭奴作逆擾犯東南此其志不過擄掠財物不能爲中原內地之患所可慮者民窮財困耳今歲之防職具小疏題請久未覆行指迹慕遠恐無救於遲矣謂之何哉職體恩主愛國之志抱杞人憂天之愚嘗以國家之患惟西北□實爲未決之隄隄決而潰傷人必多故曩歲自見之章頗詳而切大抵欲整武備於久廢之際防禍亂於長治之日不外乎選將練兵二事世之論兵者一矢口卽以此爲言聽之者必以爲常談而不加思此無足怪也選將爲要必何如選而後得眞將練兵爲急必如何練而後得精兵此則天下士所未嘗談聽之者亦未嘗以是究之耳恩臺熟計之□有可滅之勢華夏有必振之威報國有宜盡之忠中興有無前之烈惟恩臺以一身任之業與伊傅爭流名與天壤相弊矣職終年闊月東奔西馳問候之禮疎曠殊甚負罪之大不能自文大忠大孝恩臺立己立人之大致也伏惟上爲廟社下爲蒼生節哀順時倍加調攝無任犬馬依依之誠

上徐相公少湖書

念職卒伍凡流無所比數屬相公休休不以下體而棄葑菲而又爲之於無所爲施之於不望報凡天下文武士負有一技一能者孰不願効死力以報明主與我相公者哉生民永命之福世道開泰之運宗社奠安之休咸由於相公愛士之一念也東倭蕩平成效已著□殄滅行將復見後世讀史之人談及伊傅周召事業之盛當多一稱賞矣非敢佞也職今駐劄雖在浙此心實未嘗頃刻忘直前夏秋之間親哨至羊山茶山遭風變亦以此處爲直隸外藩故不敢

不一至耳近聞直隸欲添提督輿論欲以浙江海道王詢推禱深為地方得人之喜職去冬至浙王詢即同渡海冒風露共圖舟山之賊竟成雪夜之功秋毫皆詢之所計畫今歲生擒沈家門之賊設略誘致皆出於詢其前任水利道有事於王江涇諸處後為分守道從後於沈庄。諸處亦皆有顯著之績且其誠心足以結士忠心存乎報主勤心急於集事地方大小之務無一不在於夙夜兢惕之中職自來與各官同事未見有若詢者使得膺提督之任事權無所於制功業何可限量先靖東南後靖西北是詢之志也亦

詢之才所優為也職知相公好賢之誠故樂道人之賢於相公之前不覺其喋喋耳干冒隕越無任悚慄

與譚二華書

公以都督浙直諸軍事仍開府定海自是舟山平朱家尖賊滅海上無警者二年矣東南殺賊無慮數萬籍海樓船為多耳及賊直府糾倭人數千要中國為市今兵部尚書督府梅林胡公與公計擒賊直奏闕下天子震怒必欲此賊盡無脫者賊負險柯梅不可盡督府以罪在都督詭之於朝有旨召公赴詔獄囊不滿百金時譚公為浙東海憲檄郡中盡給公在位時供應金千餘公賴以行妾媵客於明州傑然也多譚公給之

猷志非不如古人才亦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止於是吾不信也平日得意受用正是中庸素位而行一章而今而後得盡力試之豈容少負所學哉嘗慨世人因怨忘恩猷今又敢使善人君子慨我耶我公垂愛至情不畏嫌少避不因時易心他日當國家大事卓有定守終始不渝於此可見此身不復生還俞氏子孫尚當世世講之萬一君恩猶許再効犬馬餘力其効報門下決不肯多讓古人也二書謹領投努力崇德皓首為期公其勉之不宜

又書

猷十九日早進越城青衣布襪加帕於帽繫裙於衣

步至察院行臺有一材官執拔支牌出猷隨以入循牆而走伏於巡按周爺之前上到單一幅忽聞堂上有聲謂且去會省聽候即三四叩頭躍跳趨出一艇西矣觀者云此亦丈夫一奇事猷曰行當至廷尉視此為尤奇敢述布之執事胡唐張三位爺爺有酒欲祖我於蓬萊郵舍猷以罪人不可侍尊貴力辭免回思宇內人才在昔伊傳。今也執事詩書所載少見其匹方庶幾竭駑駘礪鋒鍔奉萬分之一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亦欲以見區區効報之誠今則已矣其志尚若皎星謹因還使稍申微衷猷叩頭叩頭四月十九

日寅時也

與李同野書

感高誼懸懸再三計不久可至麾下謝敘茲姑不多及猷事悔翁初以福建巡按有本論之故有此行後見無本甚悔今爲猷作書與東樓乞淮北邊立功東樓對猷差人言語甚有保全之意廟堂諸老咸議欲淮立功今又有坡翁及翁之書平生願報朝廷報知己一念因此得遂喜躍何如今秋之防薊鎮爲急乞翁再移一書懇波翁專書與東樓湛泉取至軍中立功斯事易濟今之邊防若欲堵賊不得入境必兵力

十倍於賊其精勇過賊亦十倍是必不可得矣惟訓練精兵一枝俟賊至而出奇以擊之使其大衄而退有所懼而不敢復犯此則今日至急之務然爲之有要施之有機非面陳不能悉乞將此意詳達於坡翁今猷此身已許坡翁與翁若不轟然做一場何以謝萬世乎匆匆不備

又書

猷約七月初一二方得進城投文了事之期尚不可卜初擬必欲至北邊一効力以了平生報知己今觀東樓之意似欲發猷福建立功事與願違奈何奈何然猷遭此變已自分爲入湯之禽矣賴諸救濟之力得生毛羽此德此恩非尋常所可擬猷身一日在人世敢一日不思補報乎宣大之事弊壞已極爲翁者不更難乎猷見兩廣猺黎諸賊散處山中少則數百人爲一部多至一二千人爲一部其欲出流刦必先傳箭招集成一大勢然後䠞日流擄如林如山到處官兵不能拒敵惟傷殘地方既多㝠門不得已題大征之本命下之日徵兵數萬內外堂堂正正壓臨其境各賊負攜父母妻子散遁深山更不暇聚集一處向官兵發一矢者即有一二部走遁不脫太山壓卵

之勢無不碎矣此一征之後便有數十年之安猷意□之勢亦與此類或者謂欲爲此舉將徵兵於何處猷意合宜大之兵約近二十四萬共選一十五萬可以大舉矣但恐廟廊諸公無有肯主是說者不然則招集流民許給荒田不科糧稅團築營堡多備器械各自爲守使賊至野無所擄堡不能攻空騎而退亦救時之一策高明以爲何如練兵之說舉世人皆浪談猷實有眞切之見而世人又不善用之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猷且退卧淸源抱志自娛筆之書以謝天下萬世俟我翁當輔弼之任而後彈冠何如匆匆

布謝神與書馳伏惟慈鑒不宣

獄中上書

獻聞之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言者妄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其勢誠急其情誠不能已也今夫地之美者善養禾相之仁者善養士自古而然也恭惟恩臺相公居上台之位贊中興之業何天衢於盛世越千載而垂績其造就於金紫之階者咸一時俊彥之士有古大臣休休之風其生全人於危難之際者皆一時倜儻之夫有大君子浩浩之仁故天下之英豪翹首俊賢抗足無

不願出恩臺門下而恩臺之心方且以聖天子付托之重而惟日惓惓以以人事君為急務毋於在內在外有功有罪之中求覽名世之真才以為匡時之用維此一念非但天下之人知之神明亦知之矣而歷年以來卒未見有出類之才足稱恩臺任使之意者是士負恩臺耳恩臺何負士哉念獻卒伍凡流輸翮無取始以百夫之長致操節鉞之權秋毫皆由於恩臺之造就曩在直隸治師無紀以坐罪黜自分將歸延陵之皐俯農圃之埸沒齒而已又蒙恩臺大破常格起之於罪廢之餘授之以艱大之任數年以來刻志自効頗見錐刀以不負恩臺造就之盛意詎知其竟為舟山之事獲罪耶乃又蒙恩臺力庇只從提解猶恐獻為涓涓之夫面命獻差人傳諭謂必曲加扶持止於立功繼且復任勿用憂苦夫恩臺於獻造就之於平時大臣度也保全之於臨難慈父恩也終始懇惻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獻居四明奉領恩諭既藏之冊衷復率妻子焚香告祝謂獻有吉星扶庇不但可以全其生而且可以畢所志矣日者差人奉稟又辱慰諭如初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獻窮自計獻受恩臺厚德不思補報是自古無義

士也恩叨門下期圖補報則恩臺之門諷訓詁傳詩書講儒墨說元虛之士濟濟彬彬何可勝數所謂畫不操燭日有餘光所少者豈獻若人哉獻伏自惟省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心忠獻他無所長惟忠義一腸與生俱生上足追乎古人下獨異於今人故平日受人絲髮之恩未嘗敢忘而縉紳諸公類多為獻先容於恩臺左右者夫皆有所試而然雖無根之毀亦時有進然皆不俟獻辯久而自明蓋子以人不間於父母之言為孝士以天下之善人好之者多為非不肖恩臺之終始愛

猷者其必有見於此乎然舟山之功所以不成猷之所以不受知於軍門而每以通賊之言加之者何哉此事有大謬不然者其本末未敢一二白也固父有一時不明而子不可以不孝是可觀猷爲人立心之本色矣軍門之終不能知猷心者亦有其故語曰積毀銷金積讒摩骨軍門之下有都司譖猷於左右也猷職爲總兵其部下之兵不滿千人其各調到漢土之兵各有軍門差官管押而統之以中軍都司號爲軍門親兵猷當於陣中捉指揮朱先部下退縮之兵一人欲就陣正法竟被彼取去謂此軍門親兵豈他

人所敢妄治及師老無功爲公論所不容乃巧言譖或軍門以罪委猷豈知猷爲總兵而無一都司之權韓盧抑而不縱騏驥絆而不試夫何以責其捷巧乎且一戰二戰之間不得收功其責在猷至於一年之內漢土之兵大戰者何啻二三十合則皆軍門親臨穿山調督而中軍統領大兵出戰進止之律猷分毫不得干預其不能收功是皆誰之咎乎耿介之志不伸抑鬱之懷靡愬猷之不見知於軍門者天也非某氏之子所能爲也猷退洗心而內訟實不知其所從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制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者使金與金相忤火與火相爛則燋然俱不得其所矣此義軍門所當知也猷今日遭此不難伏匕以自明然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知窮力困者之所爲曩爾之生尙何足惜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死之計也況軍門近亦有悔意曾作書與羅中翰達臺下爲猷乞貸不知曾入台覽否也然軍門之情見矣旣罪論其初又恩施其末人孰無惻隱之心哉猷自許國以來平交賊征黎夷剿倭奴大小百有餘戰擒斬之功何啻萬計其餘移文調度不在陣中親督者俱蒙

軍門不錄也猷結髮脩身白首無違一發不中百發盡釋以今而觀竟何如哉夫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惡賤哲之亂也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在義士之列乎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有過則計有功不計爲國者之所愼猷固不足惜雖軍門胡近日被論之事尤望恩臺念此而極力保全之庶可服天下豪傑之心鼓將來擔當任事之人也猷輟食發憤假寐興思謂自托門下以來動與時戾事與命違愆咎山積咸荷生全撫臆論報願誓肌骨惟在南方仰慕光靈延頸企踵思欲自致無由假翼茲幸借便艮風得遂瞻依

倘以方隅之多事博求兼采重向日立功千金之諾畢猷生平報國未盡之志使冬枯之條復榮陸沉之羽再振乃猷丹情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猷竊惟今日邊方之患東南與西北同急猷欲報效門下若悠然南去則補報無日恩臺平日愛猷而造就生全之意孤矣猷爲負義不能報恩之人則生不如死天地鬼神可鑒猷心願恩臺諒察乞致猷於大同軍門麾下立功一則使猷得遇知己行夙志一則使猷問候有期効報有機且猷至邊方果能訓練一軍勉力尺寸少舒當宁之憂亦莫非恩臺救拔得人之所致也

伏惟倘加垂念曲賜哀憐廣其容於江海之大溥其澤於雨露之甘振高誼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猷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揮泣具陳又恐犬馬之誠不能動人猶猷之誠不能動恩臺憂惶屛營不知所措乞賜少加意念於猷之所言不任恐懼戰慄具稟

與程後臺書

猷鞠躬三十年功不掩罪甘心對簿夫復何辭所恨者負公厚情雅教無以爲報爾梅翁於生猶父母於子一喜一怒皆有至愛存焉生自昔至今自今而後惟知感念梅翁之恩而已決不敢有毫髮怨忿之意萌於其心忍作負義之鬼也公其諒乎曹琚回匆匆草謝倘容另致不宣

又書

猷三月間有小啓奉候備布感激生全之情不知曾達門下否山農起居久不聞良快良快大抵希賢希聖之士憂世樂道之心諄諄然語人利欲交熾之場不尊弗信自古然也今位日尊道日行以語人夫誰不信但狂瀾既倒波流日下反之不力其勢不易而道喪無朋行衰寡助猷深以爲懼邦畿千里人才盍

嚮之區有定見定力足與同立吾道之赤幟者有幾人便中希有以教我猷六月間家眷南回梅翁差人護送并賜夫馬火牌猷益感難忘矣猷今歲居雲中見同野公所經略知天下事儘可爲又細思之亦非一介豪傑能爲得盡計冬間欲回部乞歸農圃作一經以傳來者倘得遂願領益有期惟爲一代道統珍愛是祝不宣

與史玉陽書

史玉陽痛公逮繫遣人具五百金贈公於楊州

罪棄之人荷翁高誼錫以多金緣此得生皆翁之賜

世天下事未可知區區一念報國之誠未信自此遂已灰沒以報門下當不多讓古人其識猷之言以驗他日不宣

上徐相公陸太尉書

猷數年以來荷恩臺生全之德高厚莫喻近日事尤賴垂救乃有可生之機恩臺用心若此豈他有所爲哉駑蹇奚忍自棄望恩臺終始生全之則萬幸爾容對簿畢事方就臺下領教誨爲知此一行不爲朝廷着生受禍之一機乎須至禀者

上陸東湖書

猷仗洪恩至雲中與同野公細籌邊事實有可爲之機蓋有此天地則有此夏夷有此夏夷則自古以來皆互有盛衰惟存乎其人爾卽如人言夷勢之強則由後九州之民屢遭盛衰之運當盡泯沒矣何能至今猶存乎今所慮惟財用不足同野謂當婉曲處之俟頗有成效然後上請也軍門張前陳數事猷所見正偶與之合今一二日欲往謁之果軍門有力行數事之眞意猷當誓志輔之二三年後必有以慰知己以人事君之盛心也謹禀

上內閣諸老書

東南之事今讓賢者西北之事未遂夙心猷實日夜惓惓圖立尺寸以答知己以人事君之盛意若卽推用地方則不免爲俗套所拘仍復不能展布伏惟恩臺鑒亮西北之患日深一日其所關係恐非東南可比乞以猷充總督軍門叅謀聽委練兵一二年間如無成效甘受欺罔之誅爲此謹情叩禀

釋獄與同獄高抑庵書

讀書數十年不如共君數夜話之教益別後遂不通一音懷想之極反疑此會爲夢中而道範雅教又儼然在上乃覺非夢可笑可笑宦途中蕩蕩坦坦不一

相遇於清平閒適之時道中庸位天地育萬物之章以相勉乃遇公於古人誓不入之地說素患難行乎患難之旨以相慰可笑也亦可嘆也積義餘之多以驗公取商賄之少以自私一人兩截上下皆知公之受枉矣知之者多憐之者惟僕而已莊生無食七日之言信有情哉三場魁首事屬前定退作一經以垂來世公之事業朝市山林綽有餘裕僕也無似世受國恩休戚與共東倭□時事多艱誓心報主願灰肌骨相愛如公其將何以教之然公夢得鹿僕夢失鹿士師夢判人鹿乾坤千古身世百年做到了都爲

眞慶果誰榮誰辱誰是誰非誰得誰失哉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還蜀在邇再會叙別恐不能得謹此布懷不任依依不宣

與王方湖書

猷事京中諸老平日相愛相識者固極力扶持不啻若父兄視子弟之事其平日不相愛不相識者到此時亦羣然和之此見天地間公論未嘗泯而天理在人心者亦未嘗不昭然原其所自皆猷平日叨受教誨之功而我公又每每過揚於士夫君子之前所由致也古人謂信友乃可獲上信乎今當遠別教音日

疎進德無助修業之心已半銷沮知吾心樂否耶伏惟別後垂愛賜教與相親相邇之日無異則萬幸爾猷今決意往大同諸老謂此特暫寄足不久當有處也

與雲臺山人書

同野及守巡道羡公文章嘖嘖以公不來一會爲歉又有一管糧魏正郎素善古作云公之作眞足追古人此皆論文章也生傳述臨難寄托之情於諸公之前又譚二華周梅崖與同野書皆道其事同野出以示諸公咸謂人常道今世無古人於今忽有之又皆以公不來一會爲歉也公不來竹山亦不果來天涯索居公知我樂否乎我無以答公待作望雲存思篇幷敘其事使後世之人知之可也生今歲在雲中得展夙志一二眞知天下事儘可爲又細思之亦非一介豪傑能爲得盡計冬間將乞歸農圃時與公話平生歌太平豈不大快哉公其許之乎不宣

正氣堂集卷之十終

正氣堂集卷之十

第二葉第四行謹住之住似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七行搔刦之搔似當作騷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五行列港見卷首

第四葉第七行住守之住見上

第四葉第十八行孽孽似當作孳孳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二十行隨寓之寓似當作遇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六行後脫之弧據周易作後說之弧

第十葉第一行想懇之想似當作相疑傳寫之誤

第十一葉第一行摶噬之摶似當作搏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八行肯棨之棨似當作綮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十三行第十五行二楊字似俱當作揚疑傳寫之誤

第十八葉第十行搔動之搔似當作騷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一行預毓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十一行仞干城之仞似當作任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八葉第十三行唱論之唱似當作倡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一葉第二行必何如選句按下文必如何練句似當作如何本集卷十一兵略對篇云必如何選而後得真將必如何練而後得精兵亦作如何

第三十二葉第六行沈庄之庄見卷之三

第三十三葉第十七行伊傳之傳似當作傅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八葉第六行摩岢之摩謹據

御定康熙字典手部摩字註云古與靡磨並通

第三十八葉第九行當於之當似當作嘗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九葉第一行催朽似當作摧朽疑傳寫之誤

第四十一葉與史王陽書篇小註第二行揚州見上

正氣堂集卷之十一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昊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兵略對

原任鎮守浙直總兵今立功俞大猷蒙大司馬相公楊賜授兵略因命大猷備開練兵事宜謹爲兵略對具報于後今南倭□時肆跳梁論防禦之方孰不曰在於選將練兵其實亦不外此二者至於必如何選而後得眞將必如何練而後得精兵則未有論之眞切者也莊生謂九徵至則不肖人得堯之禪舜必歷試諸艱選將者知乎此則豈有失人之悔乎然施之有要用之有權玆姑不敢詳及惟練兵之略請論其詳可乎主人曰兵有所謂一人敵者有所謂萬人敵者大將之學宜在於萬人敵一人之敵其不宜學乎對曰兵之精否其機實繫乎此大丈夫出當天下事志能矢効公忠而臨事施謀貴於有成才可運量宇宙而下手工夫宜在切實一人之敵在將不宜學在兵不宜不學兵既不宜不學爲將者苟未之學則

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欺之而我兵之習於藝者亦惟以虛文之套爲倘故終年練習而竟無精兵無恠也曰技藝亦兵中一淺事而子首以爲言抑亦有至精至微之理存乎對曰教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爲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强且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於人之巧有一二勢而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而歸於一二勢有一二言包括之而有餘有百千言形容之而不盡詎可謂其無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但爲兵者可使由之而不可

使知之耳曰□所恃者騎所精者射踐蹂之勢如林如山步技雖精何能取勝對曰以步兵勝□自古而然李存勗以騎兵列於前步兵爲後衛解幽州之圍擒斬以萬計岳武穆以斬馬刀破拐子馬晃錯以下馬地鬬爲中國之長技李陵橫行匈奴用荆楚步卒五千人卒之債軍降□者不知步卒只可出奇以襲□不可深入以致困耳從古得志於□孰非步卒之功乎曰□之來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安得練成精兵數十萬以當之乎對曰既謂精兵則不貴多李陵岳武穆之兵何嘗多乎曰以我之寡當□之衆其機若何對曰堂堂正正兩陣相當則難也或據山險以邀之或乘惰歸以擊之或昏夜以攪亂之或列車以沮止之而後從而衝之則無有不破者矣曰九邊之兵咸以環刀骨朶禦敵若何對曰此積習之弊而無有識破此機者環刀乃一手所用之器□在馬上以此器破我我兵見□每下馬立營只以一手之刀仰首以禦之彼高我下萬無取勝之理骨朶則頭無寸鐵豈能傷人所謂制挺。以撻人之堅甲利兵豈不惑乎曰今之教兵當用何器乎對曰有鈎鐮刀者

割來亦便鏟去亦便上足傷人下足傷馬

有虎叉者

上可叉人下可叉馬有龍刀鎗者

砍人亦可鏟人亦可此三器者其柄俱止長七八尺庶殺入陣中便以運轉紛紛紜紜鬬亂不亂也又左手執圓牌右手執環刀滚殺□馬亦我兵一長技也曰弓弩銃砲乃兵中之長技而子言未之及何也對曰此正兵常用之器也愚所言教練者奇兵也主於衝殺奮擊以取勝耳曰各器之習計當幾時然後可用對曰學易而精難非積累日月則不可若不待其精而用之不效反誣習藝之無益夫豈可乎曰積累日月無救於遲則若之何對曰今兵氣猥弱

所當速振無異七年之病欲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矣乘今□運之衰未有奸雄生於其間可及時教兵以挫其氣斯可爲久安之圖也曰人各有藝亦宜教以陣隊乎對曰此亦不可不教也陣隊之法卽一人所習之法也一人之鬭有五體焉身爲中二手二足爲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於五萬五十萬人之鬭同一法也曰九邊之兵積習已久一旦欲苦以習藝恐其心有所不甘也對曰若苦之習藝而得精兵以爲用雖以二兵之養養一兵亦可也蓋習

藝之兵非酒肉不飽衣鞋之類亦易弊壞我能以二兵之養養之及其藝成之後則精兵一人可當百人之用何惜不爲此乎曰步兵亦用馬乎對曰亦宜人給一馬俾得治力節勞及負錙重且每步兵十人兼以馬兵二十人戰車一乘兵十人以上共四十人爲一隊遇敵則戰車列於前弓弩銃砲之用如常法步兵以馬交同隊馬兵爲管相機衝入賊陣殺擊車兵十人專備割取賊級事畢總查功次論賞曰戰車亦有制乎對曰獨其輪橫其長軸直安雙股長矛輕便易運遇坑則數人可擡而前一則前拒一則治力一

則束步伍也曰子於此法曾試用於平日乎對曰向在兩廣受知於軍門歐陽用之新興恩平之間頗有奇效及至浙直地方曾無寧息之期動調各路之兵非市井負販之夫則田野鋤耰之子今日麗名于官明日驅以應敵豈得從容閑適教習以待用乎近於去年十二月賊遁之後幸有巡海道譚副使志同道合共選壯兵六百名議以加倍之養整備器械召請教師立程訓練二三月間兵氣自倍象山兩戰果與往常之戰大不相同志方行而遂有他沮豈非天未欲平治東南乎曰兵必選而後教其法何如對曰選

其目有神氣力能舉石二百斤以上年二十以至於三十者而教之斯可責其成效也曰九邊之鎮何地宜教兵爲急乎對曰愚嘗聞教於君子矣居庸遮東以至山海關各有邊牆可守秋冬調集各路兵馬分官管束分地責成而邊牆之外又有□結之以恩使爲我用□騎所向半月之前可預知而隄備之而又不時耀兵以威之決可保其無虞惟春夏之間容兵未集恐賊乘我虛尤宜設法防備又訓練一軍以備緊急截殺似亦不可緩者至於宣大地方亦宜修理邊牆以拒零賊至於大舉之賊雖有邊牆亦不可

特惟宜修理營堡使壁堅野清賊無所掠乃可絶其窺伺之心然營堡之修宜以地稱人如或人不稱地則改大堡以爲小堡要於可守而已然此方之兵豪傑之士固多驕悍之徒不少駕馭有術乃得其用倘此二鎭各練精兵數千人俟□騎深入而大破之由是九邊之兵皆推此法以練之豈不足以寒□之心乎曰教閲之初必數千人而後可乎對曰且選數百人厚養而教之果見其有成效而後多選多教亦可也曰選兵教之皆予身自爲之抑別有可用之官乎對曰武臣之兼有技藝愚之所知者僅有五六人

才難不其然哉曰京師之兵不宜選教乎對曰此天下根本之地尤所宜急選數千之兵於大教場之中教之數月有效無效廊廟諸公耳濡目見夫豈有遁情哉曰東南地方教閲之方何處爲急對曰江北沿海地方一望平垣。近者軍門李調度得宜馬步相兼以禦倭賊其有奇效宜也然狼山一帶兵船尤不可缺如遇風雨之朝晦冥之夜不免疎失但能沮止使不入犯瓜儀留都惟邀擊之使就海邊平地易於撲滅即爲功矣江南蘇常鎭三郡之守在於劉家河崇明福山江陰鎭江之兵船而松江之守則自吳淞江黃浦以至斜塘橋實有天然之險守之以水兵可高枕而卧故此江南地方水陸之兵俱宜訓練浙江沿海戰船宜依舊額修理堅固時其兵糧修其槓棋亦可以得志於海上惟陸兵名數雖多教練無法恐終無補於實用福建之兵素負勇敢五寨之船補足原額參將三員各得陸兵三千而教練之亦足以滅賊但漳州海邊驕悍之民今處自危之際每思相聚爲亂若不及時處之將來之變當在蕭牆之內可不愼乎曰浙直福建今後宜調土兵乎對曰數年之前調到土兵精勇者多可以得功近歲以來眞正土兵只

有一半而中不堪戰者已多其一半則沿途收拾船夫挑夫充數冒糧而已一旦遇賊前鋒未接而後隊先潰且往迴擄掠驕悍難制何能得其死力乎曰河南山東之間每有妖術惑衆其究當若何對曰此不足慮也烏合之衆一敗即潰即今東南西北地方多事戰務素講何將可用何兵可徵俱可指屈而知其與十年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亦大不侔矣曰由子之學行子之志亦庶乎可觀吾猶懼天下有言浮於行者子其勉哉對曰相公於愚嘉其志於十五年之前信其行於十五年之間生全造就之於十五年

之後此其際遇之奇誠千古一時之會豈可以尋常論乎然愚篤信相公負伊傅周召之才知其必能立伊傅周召之業自昔至今亦無有不徵者今而後不能自策駑駘以附驥足之後成中興太平之功何以謝萬世哉然必有貫日之誠而後可以立格天之功天下有志之士幸而得際雲龍風虎之期有協恭和衷之盛無圓鑿方柄之沮寗肯甘於自棄以負平生哉識其言以驗他日作兵略對

大同鎮兵車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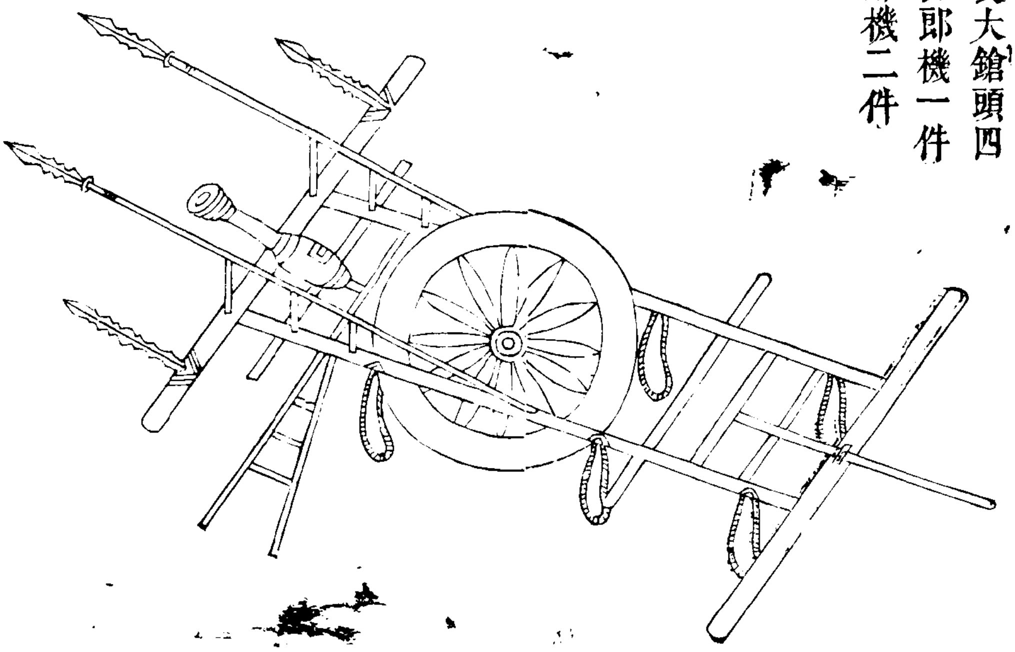
一兵法謂車勝馬馬勝步盖步兵技專擊刺而馬有

踐蹂之勢故步不如馬車則能禦馬之踐蹂而中又有銃砲之雄器擊刺之精兵追逐之馬兵是一車而兼乎馬步之長故非馬所能敵也

一車制獨其輪輪大徑四尺六寸直施大木二股各長一丈二尺前橫一木長六尺幷上面兩直小木共裝大鎗頭四件大佛郎機一件挨牌二件小月旗二面布幔一幅二大木中橫三小木以便推運每傍索三條以便掛肩挑扯後中安小直木一枝臨敵用乖覺管隊官一人把之一車運轉中節不差皆由此一人如舟之有舵舵之舵工是也前有二脚止則放下頭之使無東西之倚後有二錐止則插入地中使無前後之移車身幷輪幷車上銃牌鎗共重不滿三百觔以十六人分班推之雖遇崎嶇危險皆可翼扶而進行則布以為陣止則列以為營式具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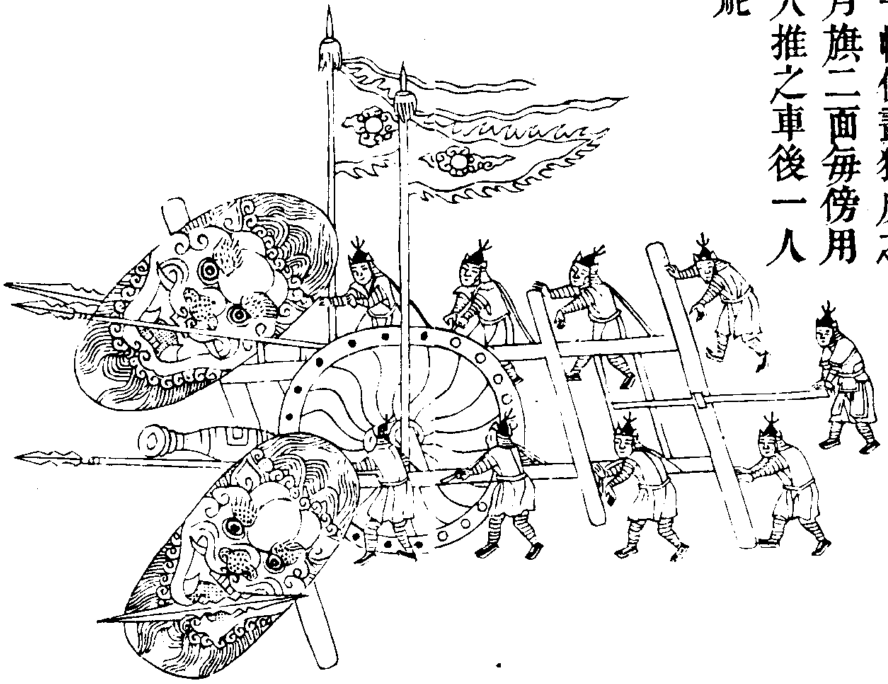
車第一式

車前裝大鎗頭四件大佛郎機一件小佛郎機二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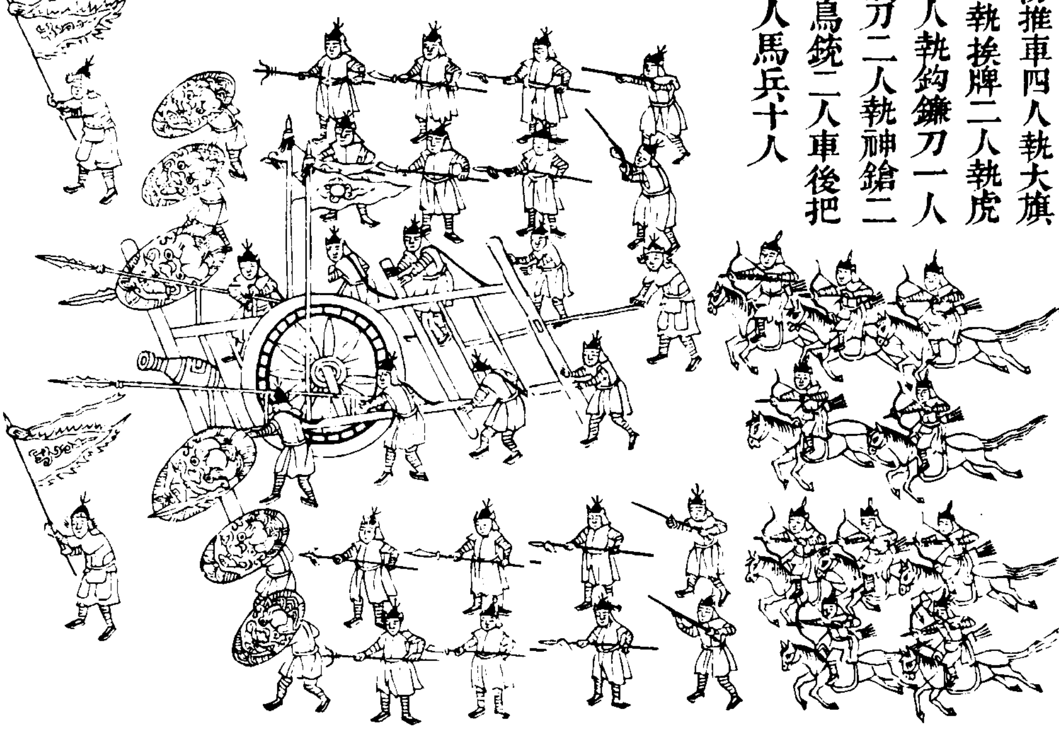
車第二式

車前安皮牌二面布幔一幅俱畫獅虎之類月旗二面毋傍用四人推之車後一人把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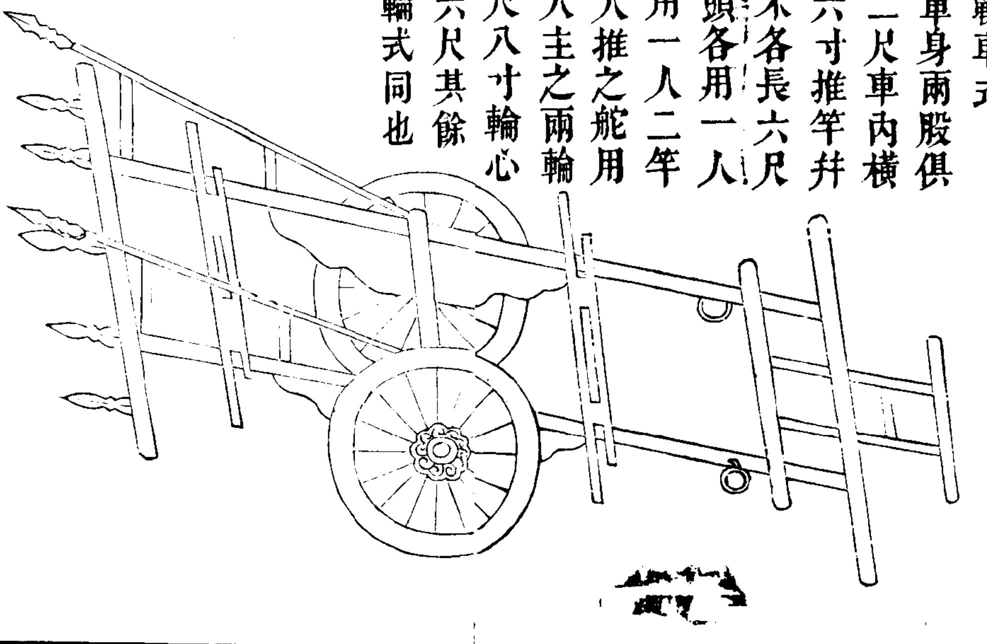
每傍推車四人執大旗一人執挨牌二人執虎叉一人執鉤鐮刀一人執撥刀二人執神鎗二人執鳥銃二人車後把舵一人馬兵十人

車第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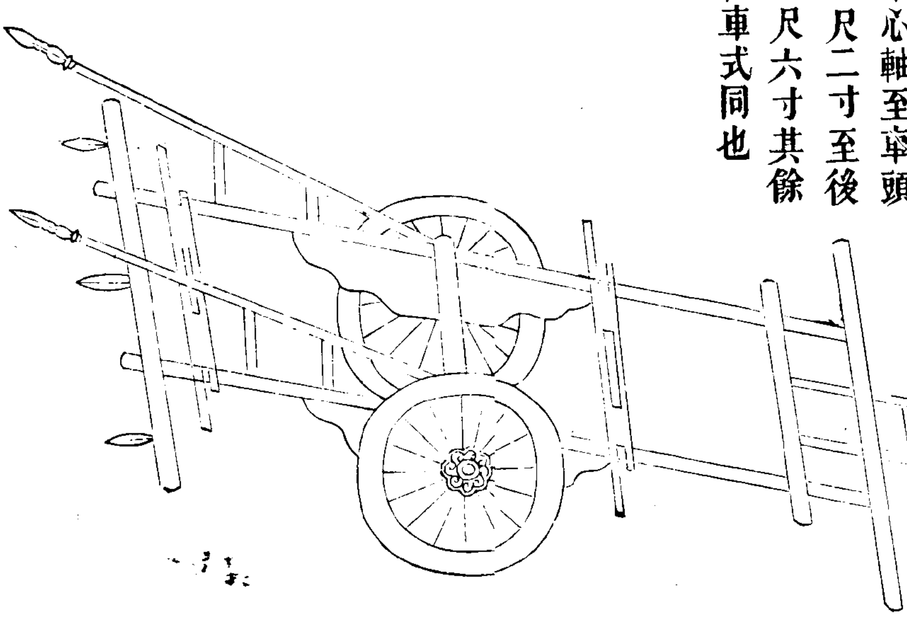
續製雙輪戰車式

雙輪戰車身兩股俱長一丈二尺車內橫寬二尺六寸推竿幷車頭橫木各長六尺推竿兩頭各用一人中間亦用一人二竿共用六人推之舵用雙木一人主之兩輪徑大二尺八寸輪心軸亦長六尺其餘俱與單輪式同也



續製雙輪糧車式

糧車身兩股長各八尺自車心軸至車頭橫木二尺二寸至後橫木五尺六寸其餘與雙輪車式同也



一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也技之器有大旗有挨牌有虎叉有鉤鐮刀有長短撥刀初教各令以木棍習手足攻擊之法爲總訣歌八句使其知所持循曰陰陽要轉兩手要直前脚要曲後脚要直一砍一挑渾身著力砍後即鑿砍□無敵約教二月之後已知大意則擇其足之便利者爲牌手力之強者爲大旗手爲叉手手之便利者爲鉤鐮及長撥刀手其餘爲鳥銃神鎗短撥刀手各習二月之後則攻擊之法得矣蓋用棍如讀四書分習牌叉旗鎗等手如各習一經四書之理既明六

經之理亦明也由是而懸賞以鼓舞之行罰以督責之明制節以整齊之申禮義以化導之積之日月之久兵不有勇知方子路之言欺我矣

一古人言車必言強弩葢古時火砲之法未備若今一佛郎機豈十架千斤弩所可比一鳥嘴銃二架千觔弩亦不能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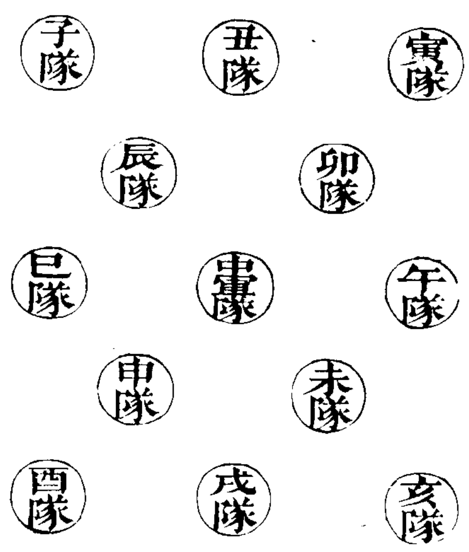
一車一乘用兵五十人爲一隊內大旗手二名牌手四名叉手二名鈎鐮手二名撥刀手四名以上共十四名習精各技夾車兩傍遇敵出車前衝鋒破陣推車之事不與也習鳥銃手四名習神鎗手四名習佛

郎機幷帶提銃四名習短撥刀手四名以上共十六人分爲二班相輪推車及守車而已戰勝之後撥發割取首級論敘之日以衝鋒破陣者爲首功也各兵竝不許置行李於車上每四人給與馱馬一匹唯輪該推車之人所執兵器准於車上安之另馬兵十名以備追逐管隊官二員一員執車上青旗督衝鋒兵破陣一員掌車舵及督兵守車其官軍人等俱要腰懸環刀及帶弓矢於馱馬備用

一合十三隊爲一小營內一隊爲中軍其十二隊爲子隊丑隊寅隊卯隊辰隊巳隊午隊未隊申隊酉隊戌隊亥隊共管以千總官一員把總官二員內一員督衝鋒官兵破陣一員督兵守車

一合十三小營爲一大營內一小營爲中軍其十二小營爲子小營丑小營寅小營卯小營辰小營巳小營午小營未小營申小營酉小營戌小營亥小營管以叅將一員

一合小營之操車與兵皆少只可演一面出戰若四面拒戰必待教有大營車兵也又各隊兵出戰宜張翼兵伏兵亦皆待兵多然後撥用也臨操之日平明俱至教場中路大南首向北劄定如左



臨操時中軍吹號笛管隊官各執月旗齊至中軍千
把總引分兩路行至將臺前禀起操聽發放訖回至
中軍及各隊中軍放大銃一聲打得勝鼓子隊起由
中路西邊向北徐行次丑寅卯辰巳中軍午未申酉
戌亥各依次行至將臺前轉過中路東邊向南徐行
至南首原劄之地鳴金一聲得勝鼓止各隊照北向
北劄定中軍吹長聲號頭一聲各隊官軍俱坐地馬
兵亦下馬坐地各食乾糧及再整衣甲之類中軍吹
號笛各管隊官各執月旗至中軍聽發放畢各回隊
畢中軍吹雁聲號頭一聲各官軍起立馬兵上馬中

軍磨紅旗三遍各隊軍吶喊三聲大小銃齊放先操
車陣中軍點鼓午卯辰巳四隊徐徐行出子丑寅三
隊之前而止每隊放大小銃共三箇亥酉二隊行前
與子丑寅三隊並列共五隊徐徐行出四隊之前而
止每隊放銃如前其九隊之車更疊徐進書曰不愆
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徐行數疊之後中
軍擂鼓九隊之兵更疊吶喊趨進其止齊亦如前法
書曰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戰勝收
回亦宜更疊與進戰之法相同蓋兵進輕退重進易
退難故古人謂雖克如始戰否則敵皆得反而乘我

退回之際如賊復至則各隊兵復進復收皆如前法
也九隊之車回至原地中軍吹長聲號頭一聲各隊
官軍俱坐地馬兵亦下馬坐地休息良久中軍吹雁
聲號頭一聲各官軍起立馬兵俱上馬中軍磨黑旗
三遍各隊軍吶喊三聲大小銃齊放操步戰中軍點
鼓其四隊與五隊各隊長一名督兵守車又一名執
青旗引衝鋒步兵出戰點鼓徐行擂鼓趨進及戰勝
收回復進復收及馬兵隨隊一如車戰之法也教小
營之操如此由小營而大營由大營而一師由一師
而百萬於中出戰之法雖有變化不同然莫非常山

蛇勢耳

一千把總至將臺前禀請演武藝回至中軍吹大銅
三聲馬兵下馬立中軍出五方旗於營前齊磨打得
勝鼓各隊長執青月旗引衝兵執所習兵器依次徐
徐行出中路兩傍列立金響鼓止中軍磨紅旗點鼓
各隊牌手俱出中路擺齊擂鼓各牌手齊演鳴金一
聲收立兩傍次磨黃旗演叉手次磨白旗演鉤鐮手
次磨綠旗演攩刀手其點鼓擂鼓鳴金收立俱如前
法各畢打得勝鼓徐徐收回原隊金響鼓止中軍出
黃旗於營前磨打得勝鼓各隊長執黃月旗引通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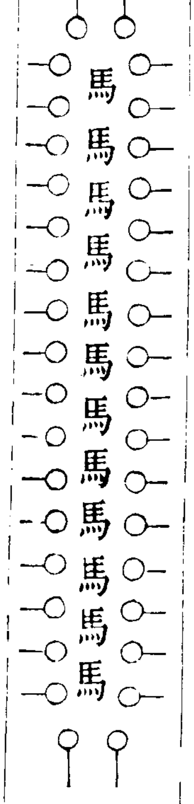
之兵執棍依次徐徐行出中路兩傍列立金響鼓止磨黃旗點鼓各兵執棍進前擂鼓交擊一合金響收立兩傍又磨二次又交擊二合收立畢打得勝鼓徐徐收回原隊金響鼓止中軍吹長聲號頭一聲各隊官軍俱坐地馬兵亦坐地千把總至將臺前稟操訖回至中軍吹鴈聲號頭一聲各官軍起立馬兵上馬中軍放大銃一聲打得勝鼓出五方旗引子隊起由中路東邊向北徐行次丑寅卯辰巳中軍午未申酉戌亥各依次行至將臺前轉過中路西邊向南徐行歛回演技之後又演棍者葢各技皆鋒利之器難以對比故每操必令以棍交擊驗其生熟若出征則不帶棍也

以前乃小營操法近日還有七小營合教以堅守之法而戰亦在其中也

一掌號一遍各兵煮飯二遍食飯三遍出路邊依原編隊次立定中軍傳令前營吹大銅打得勝鼓後各營亦吹大銅打得勝鼓各車魚貫直行馬兵總分為二大哨一在前一在後如左

馬○○○○○○○○○○○○○○○○馬

如塘馬報有警中軍傳令前營鳴金鼓止後各營亦鳴金鼓止各營車分兩列直立車頭俱外向前兩車頭向前後兩車頭向後馬在中為直營如左



前營立定點鼓擡就背險之地中軍磨白旗放起火三枝各營就後面八字分開為偃月營如左

前營立定鳴金一聲鼓止中軍吹長聲號頭一聲官軍俱坐地各食乾糧及再整衣甲之類中軍吹號笛各千把總至中軍聽發放畢各回營畢賊來近車百步之間中軍吹雁聲號頭一聲各官軍起立馬兵上馬中軍磨紅旗各隊官軍吶喊三聲大小銃齊放賊若怯遁中軍磨黑旗各隊官軍吶喊一聲馬兵出追再相繼吶喊數聲約馬兵追二百餘步中軍放銃三聲馬兵回營賊若近車三二十步之間中軍磨黃旗三遍點鼓管隊官一人執青旗領衝鋒兵壘出擂鼓壘衝賊敗中軍磨黑旗各隊官軍吶喊一聲馬兵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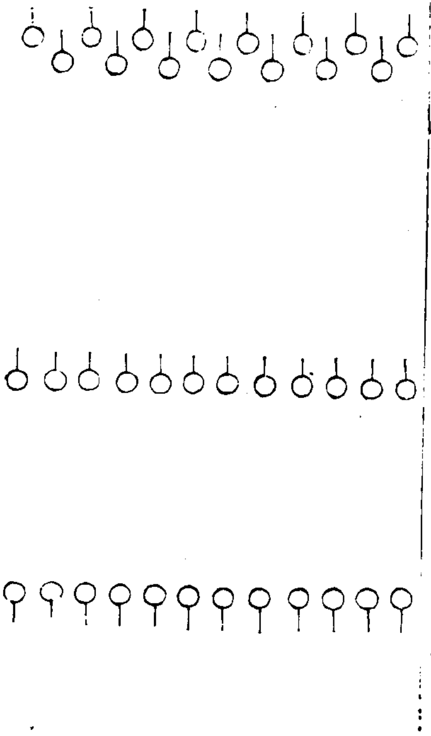
追再相繼吶喊數聲約馬兵追三百步餘中軍放銃三聲收馬兵一面鳴金壘收步兵訖中軍吹長聲號頭一聲各官軍俱坐地馬兵亦下馬坐地休息良久中軍吹雁聲號頭一聲各官軍起立馬兵上馬中軍磨綠旗點鼓後列車不動前列車分先後壘行擂鼓壘衝賊敗中軍磨黑旗吶喊一聲馬兵出追再相繼吶喊數聲約馬兵追三百步餘中軍放銃三聲收馬兵一面鳴金壘收車訖中軍吹長聲號頭一聲各官軍俱坐地馬兵亦下馬坐地休息良久中軍吹雁聲號頭一聲各官軍起立馬兵上馬中軍放銃三聲前

哨馬兵先行中軍及各營打得勝鼓後哨馬兵隨後各回散

如選教十三營成共該車一百六十九輛即可就寬廣之地立營將車分作三班一班居前壘衝一班居中約離前班二三十步防賊遶攻前班之後并左右又一班居中班之後相離約十步車頭向後使賊不得攻我軍之後如此鏖戰真有轉員石於千仞之山之勢也進退止齊之法俱如前班法如左

法俱如前班法如左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右言教兵之方技藝爲先節制次之而其要又在於申明忠孝大節以化導之使心知乎親上死長之義至於用兵之際條約尙多唯信賞必罰四字則太山可移吾言不可爽金石可銷吾令不可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廣西選鋒兵操法

欽差鎭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都督府右都督兪爲軍務事准欽差巡撫廣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手本照得省城係藩封重地隄備之計不可不嚴雖歲調有土

兵三千及湖廣戍軍輪番防守但土兵不諳紀律虛冒尤多戍軍更替無常僅堪城守茲欲簡稽訓練別爲一軍使緩急調遣有賴方可以振揚威武愼固邊防查得桂林中右二衛見在食糧旗軍共二千五百餘名而營撥外差及各衙門役占者居十之九又西北二營原設打手三百三十名月支布政司年例軍餉銀兩與振武營弓兵一百名係於附近各巡檢司抽取團操皆專備遇警截捕之用今則打手以供送迎弓兵以充雜役是豈養軍設兵之初意哉已經軍門節行淸查坐委都司王德懋督率操演但統領不一訓練未閑徒屬虛文未臻成效況本官已奉齎捧之行若非另行責成何以圖裨實用及照都司錢鳳翔戎務備嘗韜鈐素講司閫閫中習知練兵之法相應不妨印務專一督理除行布按都三司幷守巡桂林道行會都司錢鳳翔幷督同桂林府捕盜官速將中右二衛旗軍內挑出六百名二營打手募足三百名振武營弓兵查足一百名通共一千名俱要逐名挑選精銳各用小牌懸註年貌不許一名代替不許一名差遣都司查照閩浙操練之規編立隊伍督習

技藝鎗牌銃箭務使專精起伏進止務使諳熟申以號令定以賞罰必使湯火可蹈溪壑可赴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一遇地方報警隨所調發卽可督率剿捕殺獲功級照格給賞如有奇功軍門定行具奏破格優敘退縮逗遛者必治以軍法不宥轉弱爲強全在此舉毋得沿襲往日下操旗鼓常套分合彌文取笑市童貽侮醜類是所切望於今日也操練之初都司常專管理俟有次第毎都司二次該府捕盜官一次本院毎日發旗牌官督看仍各赴院回操該道時加督視稽其勤惰本院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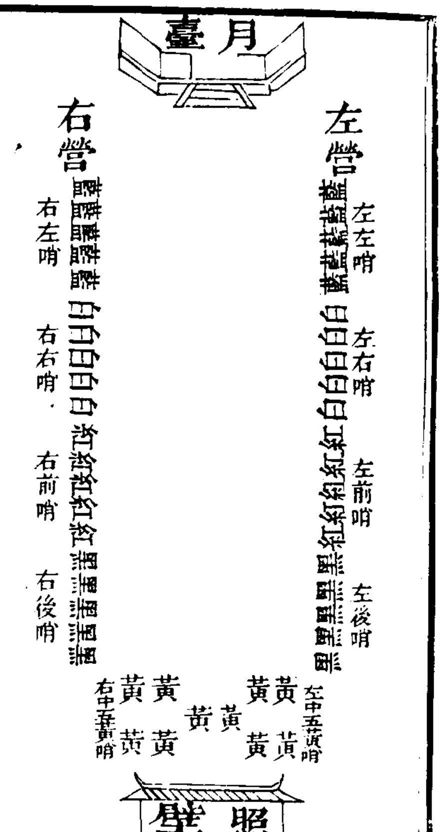
時親臨閱視而行旌戒賞罰決不爲文具已也其合用領哨官員并旗幟器械火藥犒賞等項該道與都司一併酌議通詳以憑施行如該道出巡則該府捕盜官會同議報毋得互分彼此致悞軍機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鎮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准此隨該都指揮錢鳳翔呈送把總哨官隊伍冊一本到鎮卽與錢都司及會胡分守道劉分巡道府駱通判訂議操法送撫按裁正停當外合就行示武職各官及各大小頭目遵照施行須至示者

廣西選鋒兵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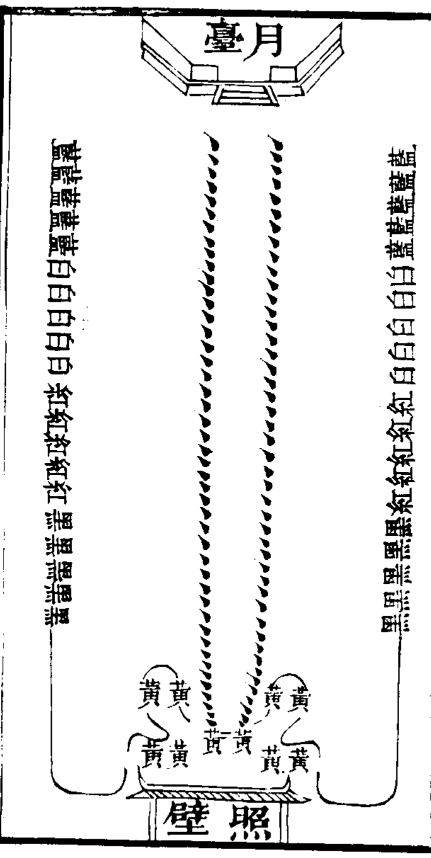
一兵法以五起數今兵左右二營各分左右中前後五哨又每哨分左右中前後五隊

合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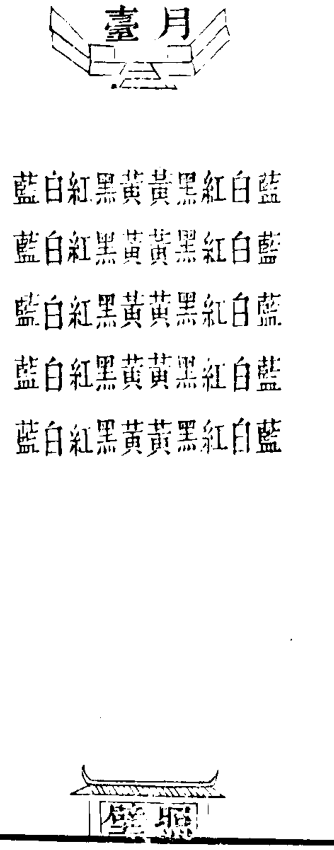
一該操之日各哨兵天未明先至教場排列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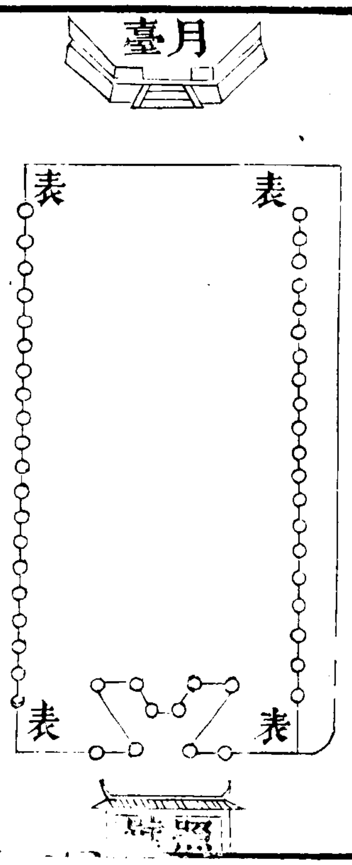
管操都司至教場將臺放大銃三聲打得勝鼓把總哨官出石坊外接至月臺上坐下鳴金鼓止把總哨官依次叩頭畢把總禀請舉號招哨隊長發放卽吹雙號笛哨隊長各執本等旗依後開次序至月臺前兩邊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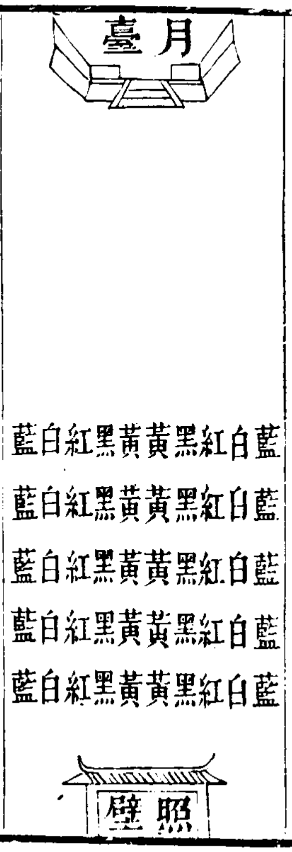
左黃黑紅白藍各隊挨次出左行右黃黑紅白藍各隊挨次由右行至月臺前兩邊立定擊鼓一聲左右黃直立兩行于中黑紅白藍各依左右立兩邊如左



擊金一聲齊跪哨長高聲呼叩頭月臺上發放起去擊鼓一聲齊起立定擊金一聲照前兩邊立定將臺打得勝鼓左黃五隊從背後轉左黑紅白藍隨之右黃五隊亦從背後轉右黑紅白藍隨之各回至信地鳴金鼓止把總稟起操即上馬至中軍營將臺打得勝鼓十哨各點鼓徐行右營藍哨先行左旋各哨隨之演發兵行路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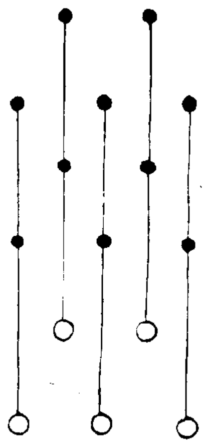
約黃色哨至照壁前將臺鳴金三聲照原行之序立定將臺吹大銅三聲官兵俱坐地馬兵下馬各休息少頃將臺吹雙號頭官兵各起立馬兵上馬將臺打得勝鼓各哨點鼓徐行一轉又量黃哨至照壁前如報賊在近之意黃哨中軍放銃一聲左右黃哨各五隊直立兩列于中左黑紅白藍各隊挨次直列左黃哨之左右黑紅白藍各隊挨次直列右黃哨之右如左



各立定將臺吹大銅各官兵坐地馬兵下馬食乾飯整草鞋諸事黃哨中軍吹雙號笛各哨哨隊長先起至中軍聽發放訖回各隊訖將臺吹雙號頭官兵齊起立馬兵上馬演疊陣勢將臺樹白黑二大旗中軍出白黑各二小旗入白黑四哨催兵出戰對月臺直去如賊尚在五百或一千步之外白黑四哨自點鼓各兵徐行俱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數疊之後如賊在五十或一百步之間四哨自擂鼓各後隊疾衝出前隊之前而止四哨兵出之時中營撥馬兵分兩翼包賊兵徐行馬亦徐行兵衝進馬亦衝進戰罷四哨鳴金退回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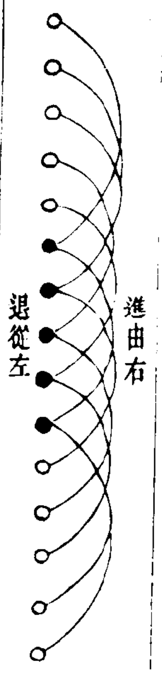
如前進之法馬兵兩邊立定候四哨兵回入營中軍四小旗回中軍訖將臺鳴金三聲馬兵各照原路徐徐回去中營形具于左

疊陣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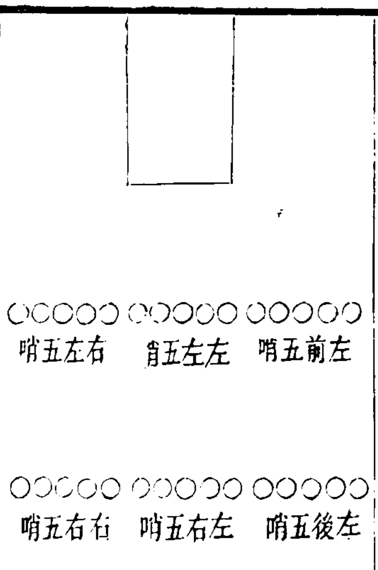
四哨及馬兵俱收入大營訖將臺樹藍紅二大旗中軍出藍紅各二小旗入藍紅四哨催兵出戰對月臺直去先點鼓徐行後擂鼓疾衝鳴金而退及馬兵出兩翼演疊陣俱如前法及收入營訖將臺出黑白紅藍四大旗演奪前蛟勢中軍發小旗入各哨催兵出戰鼓進金退疾徐止齊諸法俱同疊陣勢進由右退從左形具于左

奪前蛟陣



右勢演訖各兵收入營訖中軍徐徐點鼓演滿天星陣形具于後

滿天星陣



遇單日前一列居前後一列隨之遇雙日後一列居前前一列後隨操練臨敵同也

右陣中軍點鼓各隊兵徐徐行出左前左左右左右前橫列於前左後左右右右右後橫列於後共爲兩列每一隊前行各有一隊後隨以護之前隊遇敵後隊非緊急不許越雜點鼓一齊徐行擂鼓前隊疾衝後隊疾隨步伐止齊俱如前法退則將臺打得勝鼓前後隊齊轉身徐徐行回此乃大捷之勢不用更番疊退也各隊兵收入營訖把總騎馬至月臺前稟操畢收兵將臺打得勝鼓各哨點鼓回兵左營藍哨先起右轉各哨隨之徐徐而行各至早前信地劄立黃哨亦一面照早前五花劄立把總稟收兵訖

兵法謂兵以正合以奇勝又謂先出爲正後衝爲奇又謂奇變爲正正變爲奇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又謂不愆六步七步止齊不愆六伐七伐止齊步者敵尚遠徐徐行去也伐者敵已近鎗刀擊殺也又謂以鼓進以金退又謂坐作進退疎數疾徐又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又謂整隊

禁聲宜用鐃又謂常山蛇勢前後首尾相救應又謂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今日操法至簡至易易知易從實於古人兵法無一字不合至於翼兵伏兵老營駐兵又宜臨時酌量我兵多寡用之今兵二營十哨中二哨爲中軍藏精銳以備策應不輕出戰其八哨亦不肯一哨齊出故疊陣先只出四哨如賊分一頭從一傍來又宜發一頭去應之分二頭從兩傍來又宜發兩頭去應之如賊數頭齊來則奪前蛟或滿天星齊出以應之乃可必其取勝其中至要之方又

全在賞罰二字平日操練一步行錯必治臨陣之際一步行錯必殺但賞在先罰在後則可與赴水火苟不知各兵勞苦全無鼓舞之恩惟以威驅之夫何足以服其心哉此營乃因其挑選見在一千之兵而立法引伸觸類則數千數萬數十萬其法亦不外是也法雖至簡至易其中鬪亂不亂變化不窮之妙則與曲禮經禮中規中矩之節同其微奧故君子之道始於人倫日用終於盡性至命始於灑掃應對終於精義入神何莫而非由粗以至精乎昔孔子答衞靈公

問陳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實以軍旅之事能如俎豆之禮周折不亂陳在其中矣惜靈公不能再問後人遂眞以孔子爲未學軍旅告靈公也學者合大小精粗之理而玩索之始得舍粗迹而求之高遠神怪則惑也

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習技藝技藝精則膽自雄前所教伍法乃總管之技藝也正伍合戰奇伍衝應奇變爲正正復爲奇相生相救膽有不雄者乎又有一人之伍法一人之技藝學者所當玩究人身居中二手二足爲前後左右是一人有生成自然之伍法互爲奇正變化不滯夫誰與爲敵五人五十人五百五千五萬五十萬人之法實自一人之伍而推之微乎微乎技藝必先學棍其牌刀鈀鎗狼筅諸器之法皆由棍法推之愚故曰用棍如讀四書牌刀鈀鎗狼筅如各習一經四書之理既明六經之理自明也又弓矢大小銃砲殺人於百步之外牌刀鈀鎗狼筅擊鬪於數步之間長短相衞彼此相資乃可取勝愚嘗用數十年心力求得其法著

爲劍經各把總哨官取讀而習之以轉教哨隊長又轉教各兵則總營之技藝既熟一人之伍法皆精可以全爭於天下矣

隆慶五年十二月　日

正氣堂集卷之十一終

正氣堂集卷之十一

第三葉第八行制挺見上

第四葉第十四行錙重之錙似當作輜疑傳寫之誤

第五葉第十六行預知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五行平垣之垣似當作坦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七行方柄之柄似當作柄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十二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書

上李克齋尚書書

公既無罪唱。談於諸公之間欲制兵車營以大破□在廷諸公多可其議而嚴公終惡公不許公竟出鎮五嶺越明年大舉入寇至河西務而總督東江楊公伏誅

近伏見聖諭欲恩臺相公揚運謀破□仰見聖心知

人之明惆念蒼生之切猷反覆思之不運馬隆之戰車參以李陵之步卒而時出衛將軍之縱騎未易破□以慰聖心承教戰車非馳擊之長技恩臺於兵觀其深矣必有戰車有步卒有縱騎乃以全取勝之策而委任權力未得在手姑次第爲之猷於兵車操法已詳言之謹幷車式奉覽古人戰車只用自衛而車中雄器惟稱强弩今則一車有大小佛郎機三門鳥銃神鎗共十筒豈强弩所可比古人戰車用雙輪一遇崎嶇險阻便覺滯礙今則車身長大與之相等而只用一輪上山下澁快便無阻古人戰車運以牛馬

今則用人推運倉卒成營隨意所如故堂堂正正撻向賊人大營且守且攻無堅不破是戰車爲破□之首務然戰車必三百輛爲一營約用步卒一萬人而虎叉鐮。鉤。撥刀挨牌乃步卒之長技故步卒所當教練也有戰車有步卒非有縱騎難取全勝故又必得騎兵一萬人按藏於車營之中又得騎兵二萬人佈伏於四方之要路俟賊被兵車截斷衝散而後騎兵或從中發以乘擊或自四方要路以邀截此雖□有十萬之衆可坐計其必敗區區世俗之將藉家丁數百人掩襲一二以爲功者恐未可與同日論也猷

南歸之志已久決矣而尚濡滯者以一時在廷之賢公卿咸有知己之稱或者九邊之兵勢當振□之氣運當例在今聖君賢臣相遇之時時乎時乎難得易失承賜問及謹布腹心無任悚懼伏惟慈亮具稟

又書

兵車之制猷於恩臺有合步馬兼用猷之意即恩臺之意也委令權力不同施爲自當有序此則不無望於平生知己一人以成此志爾天下事如今日猷生平所學至於今日當論社稷而不論一己論是非而不論利害論萬世而不論一時若得任京營副將製兵車三百輛教兵一萬人以爲九邊禦□之倡社稷久安之圖使在廷公卿皆得知猷之所以爲猷萬世之下皆知恩臺之能造就猷此實猷之至願也其次則得在同野屬境使得練一軍乘可爲之勢大破□□一二陣以報同野知遇之恩馬革裹尸所不恤也俺荅數十萬衆已至河套不日必東渡猷伏見北方將帥驍勇絶倫可當偏帥之用者儘有而求其通古今達事變重意氣篤忠貞足係社稷安危者其誰與歸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陰雨已有兆廟堂之上猶不畜養眞才博求策士爲

綢繆之計非猷愚所敢知東南地方雖倭患尚未能息比之□緩急輕重大有不同故欲立寸功馳名於一時則安於東南欲立大功垂名於萬世則宜於西北一身之生死利害在所不計猷之志願如是惟恩臺知猷之深必許而進之陳青田處承爲先容此雖父之於子情亦莫踰也待同野之任後當圖躬赴叩謝并受安社稷福蒼生之宏略無任瞻依恐懼具稟

又書

猷事恩臺苦心其念舊雅乎其兼存爲天下得士之

心乎若止於念舊雅猷不日當請歸田里不敢重相累若爲天下得士則南北中原之事銖兩分明經略有要莫有如猷者安得不時時鳴號於知己之前乎猷知恩臺不以狂見罪故借言至此劄付已蒙付到窮旅得省此費敢不知感蕭以望義士也猷甚念之願恩臺造就之渠當捐身圖報無任祈仰具稟

又書

時南畿官軍以糧餉不給賊殺黃侍郎驕不可馭乃以李公爲尙書而公書云云

今之言撫馭驕卒夫誰不曰在恩威二字然恩必如何施而後下人懷其威威必如何立而後下人誠其

服恐未易與世人言也蓋懷其威者非無故而私其恩者之可致私其恩則人必以爲諛己而不知感不知感則有無厭之望矣誠其服者非無故而擅其威者之可臻擅其威則人必以爲毒己而不服不畏不服則思爲自全之圖矣然則今欲使人懷其威誠其服其道何居曰就其所有事以行吾撫馭之方而已爾操練也者是兵之所有事也爲之立其分數分明之律以教閱之從而試習之其小合吾律者則小賞之大合吾律者則大賞之其小犯吾律者初則姑恕之終則併治之大犯吾律者初則小治之終則大治

之如此行之半年之間軍令漸行軍法漸張威恩漸多犯法漸少雖驅赴水火可也矧有跳梁跋扈者乎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恩臺其可不慎哉猷忝愛一日之知敢披肝膈陳之左右以備採擇

又書

鄭公鄒山云此書當與孔北海薦孝章書同看肝膽忠義眞偉男子也

猷結髮與鄧城出當天下事亦既効有錐刀以售乎生矣今猷爲時所棄不日且南歸竊自惟省與城偕出而不與偕還江漢之君少原之婦得無笑猷乎城若幽死猷亦寧願戰鬬死生不同歸故間死將同遊

太虛以了結義業緣也人疾病則呼父母窮困則呼天恩臺猷與城之天地父母也城之勢亟矣恩臺不憐而救之其將何望乎雖然天下第一等事非天下第一等才不能任而才如周公後世稱之亦必資天下之士以共理恩臺周公之匹儔輔弼一人以開中興之盛治其素所懷負求天下之士必欲得其氣呑一世而才經百鍊者以爲搏噬之用猷與城其人也雖嘗負恩臺而窮通時也成敗運也恐恩臺知人之鑑猶未爲爽若緣是而終棄之謂必不能捐軀以効報是誣今世之眞無古人天下後世其謂恩臺何哉

憤激之辭干冒尊嚴死罪死罪而志有所存願恩臺諒宥不任恐懼隕越具禀

又書

鄧城得釋秋毫皆恩臺之仁也鄧城當何如報其子鄧銓當如何報欲當如何報其云圖爲來世犬馬者恐遠而無徵惟願於今生圖之伏惟恩臺鑒諒無任感激具情叩謝

又書

猷差去官銓乃鄧城之子猷之門人也其才肖於其父其志肖於其師恩臺欲致士當知此子猷昔薦其

父今又薦其子可罪也亦可笑也恃恩臺高誼能諒宥爾不任恐懼具禀

與譚二華書

近在雲中得領翰教把翫再四眞若面談回憶柯梅同疊對敵臨事共懼一景象也來鶴亭中連榻山農夜分論道一景象也嘉賓周旋妻子寄托西墹分袂生死爲期又一景象由今而觀皆爲陳迹孰能爲我一紀劉孝標之廣絶交論可以無作也

又書

記得公每與猷論破□須用戰車猷平日亦有此意得公之論益信今與同野議製蓋詳稽歷代所用之車而損益之欲其行無窒礙然未經大豪傑一面見定其可否於心終未安謹命匠以寸代尺造一小式專人送上乞不吝數金打造一輛令人推運驗試尙宜如何損益賜示更改大抵天下實用之器皆從古豪傑各出所見因時損益然後得歸大成傳久無弊車前原有布幔不曾畫上信賞必罰之令遵教增入陣圖後矣近閱上谷雲中舊誌見漢唐以來守邊諸公勲業最著者其所施爲亦不過如彼於中欲求其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如古之方叔吉甫亦難

也而皆足以擅千古之名故猷謂欲與一代之豪傑爭品色宜安於東南欲與千古之豪傑爭品色宜在於西北公以爲何如白尙金覓未得或已鶴化荊川公平生所學恐都是傍門不然何至速化今天下學道之士不無自疑謂明敏卓異如荊川而至於是而止於是吾欲成何事哉然則沮天下好道之士者荊川也悲夫公向曾以此語詰周江郎不知亦曾以此詰荊川否既脊在四明不惟不凍餒而且得煖飽茲行又承厚贈又北山所賜亦莫非公之惠骨肉之親何能過此舟山之戰不利不以爲怯有事先後賜金

死非分財多與者之可比公眞猷之鮑叔愧猷不足
方管氏恐孤我公定交之盛意耳如何如何山農起
居久不及聞吾道中有定見定力如程後臺蓋鮮也
惜前在舟山干戈匆冗中未能一叩其精仁以爲己
任不亦重乎斃而後已不亦遠乎如此而富貴如此
而貧賤如此而患難如此而夷狄猷自謂得領公之
玉鑰匙開過鐵門關矣其許之乎至於欲再求聚首
請益實丹心至願不離於夢想者如今冬著野服之
計可遂尚擬得償此願也餘情縷縷不能宣備伏惟
照亮荷荷

又書

此車兵一枝如中原有事驅以從之則無堅不破也
公之自視與古之豪傑有儒者氣象者其何如三代
遺才者其何如龍圖老子其何如今之豪傑卽古之
豪傑隨所遭而各成其名爾滅倭破囗以衛社稷公
之餘事受知明主功成制禮治定作樂名與伊周爭
流道與日月爭曜此猷所深望於故人前書不奉答
其意故有所在也猷今歲居雲中見同野所經略眞
知天下事儘可爲又細思之乃非一箇豪傑能爲得
盡況有知己若虞坡克齋東江諸公於內又有同野
與公爲之於外復何用猷爲哉是以浩然有歸志望
人望己之間亦各有算也易地則皆然信乎

與李同野書

聞囗向來闖營由崞忻徑去太原又聞已破原平驛
山西此番殘破必甚如何如何囗由東歸有七八分
由西歸只二三分雖不可料亦可料也兵車自當與
決一戰惟先處戰地以待之則逸若臨時奔赴求戰
則勞耳

又書

兵車擡營一戰氣勢頗揚公移皆據實叙報也雖官

軍數人傷損而□自入關以來恐未有如此堂堂
正正摧其鋒者非但入關以來恐數十年來未有此
也唯公詢訪此戰則知其詳矣不宣

又書

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猷翹首雲
中初志豈不欲借便晨風振六羽而刻鐘鼎使千古
之下多一快談事有不如人意天地氣運實爲之而
我公故舊之情久要之好見矣惟竭人之忠盡人之
歡猷不能無愧焉耳猷馬首向南歸田有日乾坤內
事種種可憂同志如公一擔任之猷爲太平不遇之

人亦所甘心馮叅將適至猷姑留數日詳授以進止節制之方庶不虛立營之意計三月十一日乃起行容續布不備

又書

猷十五日到代州回望陽和眞若在於雲霄中故人色笑㦙想日漸恍惚邑勝悵怏時事方殷猷恝然離去豈不爲薄義之人第思久戀此方寸勞莫効徒以盡歡竭忠望於人於義有大不安若果有地方重寄把握在手恐亦未必碌碌如時輩兵車之練雖有一年其實只有三四月工夫取效之微無足恠者昨欲

草具數條聞之當宁因時事不然中止大抵此方事如今日必欲收拾整頓舍猷之外決難其人事如今日猷不一擔當爲之則終無可爲之日可爲之人矣可柰何可柰何

又書

猷前所以安意南來者一則恐久住相累一則以數年宣大諸公一秋卽內遷公亦不免此例無所用猷竊計此任非一年二年可還□事非一年二年可了權已到手担在肩上震于其躬只得認眞做去天地助其氣槩鬼神佑其忠烈安知不大破醜□報千古酬聖王哉爲今之計除分布防守照依坡公舊法外必須另立奇兵一營造車五百輛練步馬兵共二萬人設大將一員叅將一員統領教閱俟其深入迎擊之須造鳥銃五千管若奏乞工部製造恐不能如法若軍中自造須得一好官專督如用文官則董僉事極好唯歸田之心已切似難强留次則紹興通判吳成器可也如用武官則見任台金叅將戚繼光又原陞福建都司今緣事在直隸聽用邵應魁又原任福建叅將今立功黎鵬舉皆可用大抵必須南邊之官乃勝此任鳥銃藥方一向人秘不傳今寫方呈上

亦須專責造銃之官依方製造分給庶有實用若非依方製造之藥則此銃爲無用其佛郎機若庫中無多亦要添造其餘鎗叉鉤鐮俱要多造如有分守大叅之缺則譚二華見丁憂在家可奪情起來共事以備他日巡撫之任蘇鎭之患在春不在秋在久不在近三年之艾今日不蓄則終身不得其可不以爲急乎胸中百萬猷實有之古之豪傑不敢多讓公所眞知言聽計行且不責其速效古人豐功偉業豈難立哉千載機會在此一時一代之下有我二人而又相知之深不能相資相濟是古來皆無豪傑也猷實未

之信猷居南方依次而轉豈無高位豈不安逸但思
祖宗二百年養士人人俱求退避則廟社之事將誰
任之天柱地維將誰撐持所以日夜切心不能已已
公既爲高千古之人物不可思立高千古之事功乎
猷今日所切在報公之恩行己之志即有憂患或與
公同之或以身代之乃見今日交誼不下古人官之
崇卑俱所不論帷幄中必有軍師世豈有軍師如猷
者麾下必有叅謀世豈有叅謀如猷者軍中必有大
將世豈有大將如猷者猷今惟公用之以爲大將以
爲軍師以爲叅謀皆無不可自謂必有相報耳去歲

大同少試三千之兵內五百練有四五箇月其餘或
三月或二月或一月耳使其馬步相資訓練經年何
患其不可驅赴水火乎願公熟籌

與戚南塘書

把翫教音文章道義忠精才略當於古人中求之若
夫今世生足跡已遍歷乎九垓豈有如執事者哉吾
黨有人斯道不孤昔人喜而不寐之言信有徵乎出
以與同野諸公讀之無不擊節稱嘆思欲一見其人
而未可得生近閱三鎮舊誌見漢唐以來守邊諸賢
勲業最著者所施爲亦不過如彼於中欲求其蘊之

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如古之方叔吉甫者亦難也而
皆足以擅千古之名故丈夫生世欲與一代豪傑爭
品色宜安於東南欲與千古之豪傑爭品色宜在於
西北但未知天竟何如命竟何如由人乎哉不由人
乎哉天於一代豪傑果不虛生則若存齋翁若東湖
翁得事秉輔相之任若虞坡翁若克齋翁得專司用人
之權若同野翁若二華翁得有督撫大展其運用之
略若生與公輩又得盡替以盡其搏噬之能新此乾
坤以報明主傳之千古使讀史者增一快談然後私
心始慰此則區區今日濡滯三宿之本心時人所未

知謹以布諸執事燕趙之間眞正豪傑皆伏而未露
求未得其人義勇之士儘多而尙費裁正西北事體
苟得如前所云機儘可爲近日兵車三千當□數
萬大挫其鋒邊方之人謂百十年來無有堂堂正正
若此一戰惜馬兵未得在手故獲功不多觀生近與
李克齋書可知其略也然生今歲在此獲功三次督
撫薦章十有二倘爾淹抑自謂此一付肝腸眞是鐵
做至今不肯灰墜但未知將來如何爾去歲辱厚情
無以爲報茲又繼之感佩何可忘雖然天旣生僕而
又生公爲社稷也奉報自有日惟公努力自愛皓首

爲期仍教音時賜以慰邊塞逆旅之懷不宣

上趙方涯書

猷卒伍凡流淪落窮旅辱大君子相公垂賜愛念生全曲就雖此生捐糜恐未能報此莫大之恩也久不聞與居艮用懸懸特請同翁差官奉候恭惟相公道宗孔孟志存社稷真足廉頑起懦以轉移一時顯隱善類拭目以視塗炭蒼生傾耳而聽願相公益加珍愛以慰時望猷結義二友湯克寬鄧城近荷洪恩審得有詞猷寧再投閑數時候二友終得辯釋之日同効死力以報朝廷酬知己也伏惟慈諒無任屏營具稟

又書

猷罪應重坐荷恩臺曲爲保全其心豈有他哉亦以猷尚堪策勵可立尺寸以報國恩爾今猷此身爲國家之身爲恩臺之身不敢恤也然道喪無朋行衰寡助古人以爲憂若鄧城者與猷同讀書十年同在軍中二十年其才略遠在猷上與猷誓心結盟願共効死以不負明時不意一罹罪網未得釋辯總督胡公原題分布兵船逼挾王直城與有功今次獨遺比例奏辯伏乞俯念人才難得准行兵部一查萬一得從末減與猷再生餘年雖墮膽抽腸爲報亦不敢辭不然是從古無義士也猷無任誠懇隕越具稟

上董潯陽書

猷無似謬辱一代大儒生全造就雖此生捐糜來世犬馬當圖報萬一斯可以見古忠義之士相公以爲然否今聖主中興君子道長在相公則爲君子之領袖立吾道之赤幟昇平有機善類胥慶猷託分於知己者哉前軍門張因得相公之書每推望外之惠向已具情稟謝矣郭全仁文謨武略迥出時輩不問知其爲相公弟子此方督撫巡按諸公咸知敬重伏

惟始終造就萬幸萬幸猷投荒外已歲餘矣便中亦望早爲一處以終夙愛又萬幸萬幸無任依依之誠具稟

與程後臺書

近梅翁有書與同翁反爲猷懇乞終始造就此又見梅翁父母愛子之心也猷若未先朝露敢爲負義之人乎孔子顏曾論道言志於洙泗之間飲水絃歌而自得堯舜禹皋明良吁咈於一堂而德教沛然于四海是洙泗之樂樂得其道唐虞之樂樂行其志猷於梅翁同翁之相遇其初心豈不欲兼樂道行志而有

之事有不能盡如人意者洙泗之樂有餘唐虞之樂不足翁當自知之然天生豪傑既相知而相遇自當相資以相成天果欲平治天下翁與梅翁同翁二三君子必後先相望一一皆吾身親見豈徒付之空言而已哉猷爲斯世斯民實大有望於諸公也人便布此區區無任依依不宣

又書

近屢見邸報知聖上勵精求治尤勤於昔時在百執事又終日惕若以正萬民爲己任陽德方亨君子道長正我公利用大作以不負所學之時矣延覽一世

友天下之善士其得人於上下當大異於猷便中亦使猷得沾私淑之教可乎猷之得人於上若同老者知己感恩胥有之也若梅老者豈所謂感恩則有知己則未耶雖然此其罪皆在於猷也由信友而獲上猷今日之受知於梅老實有加於往昔終相得以用世有其機矣敢不益自黽勉以不負二老不世之逢哉其得人於下率皆狂狷一偏之士豈中行上達之資雖在孔門亦不可多得耶近有鄧子銓者相從於沙漠之野論議於立馬之餘於堯舜精一執中之旨孔子性與天道之秘頗加玩索伏讀公近與猷教翰其志躍然願得先生以爲依歸積誠脩悃特把門下大抵翁猶江河也飲之者隨量而充亦猶黃鐘也扣之者隨大小而應一鑄之後當換一胎骨矣茲因行便具此伸候不任依依不宣

上楊東江書

績武經總要兵略對車營操法并稟軍門揭帖及近復克齋翁論車戰稿奉乞覽教臺下欲上此疏蓋古聖賢之所爲豈今世之人所可同日語但必有一種眞見讀經略數年之後兵決可強□決可破地方決可安則可如行之數年之後諸事之不振皆如舊日

又不如惟以此心推行於地方而不必見之章疏也一命之士苟存心焉於人亦有濟況秉一方之大節鉞者乎臺下有是心其效當立見倘祈寬暇之餘賜盡其愚無任隕越之罪其稟

上徐存翁閣下書

恭惟門下之士受生全曲成之恩者固多恐受恩獨深無效寸報者惟猷一人爾生何以列於君子之林死何以見古忠義之士猷所以日夜思惟不能不遑遑也前部中欲用猷留都實奉恩臺之意其濟不濟恩臺終始之惠昭矣然一職皆受恩之地何適非報

恩之區不敢以官之崇卑自疑矧猷身未先朝露何
天之衢端有待乎猷在邊方見有豪邁之士可振作
者必以誠信結之咸得其心大抵年少者多又不知
其遇盤錯果如何也老成練達得一郭震今陞狼山
總兵有燕趙慷慨之節有齊魯文儒之風將來宇宙
事內欲整頓收拾不可無震也謹布下情不任悚慄
具稟

與黃葵峰書

憶昔嶺南共事每一相遇必劇論當世扼腕與嗟自
今日視之其當扼腕與嗟者又大有甚於數年之前

也柰。何柰。何猷近至都下謁廟堂諸老其中儘有竦
然獨立以開中興太平之治爲心者時雖未秉事權
然以消息往來之理推之其幾亦已見矣猷私心者
得公內召與二三君子同寅宣力則朝廷正矣猷事
得平日相知如存齋。徐公約庵歐陽公虞坡楊公晻
山周公淡泉鄭公東湖陸公後屏盧公安峰劉公少
巖傅公方崖趙公倡議於朝故平日不相知者亦皆
翕然和之東湖且出助千金存齋。亦有金助乃得保
全也公有書與諸老便中爲致意謹并奉告使公知
天地間未嘗無好人也

與薛南塘書

公平日教我者自出門以來可謂無負矣公亦以是
許我矣公今有牧民之責矣其可不期無負吾會諸
兄弟向日所切磋之意乎重慶近號難治借口士夫
者多吏胥吏衆然士夫多與生交厚尙廉靖耻干有
司生所知也吏胥布滿上下衙門以奔走書辦之能
多機械舞弄之術惟昔守東莪嵩陽公正嚴教乃能
使之斂迹若近日有五知府之稱是皆明不足以察
此之過也公欲行善政當知所法而知所懲此故人
致祝第一義思之愼之竹屏先生在此相處眞若異

姓兄弟考其平生力學倘行慕古敦孝嫁無歸之女
助貧困之士名實孚於一鄉十應科舉四登取列而
數奇偶遺昨至都下如常例所受則府首領縣佐之
官曰吾安能僕僕於上司之前且俗套稱呼又非儒
者之所屑故寧拜受五品散官此其志節大非今人
可及採風勵俗善政首務此公若回當以高士之禮
處之仍賜送一扁以爲爲善者之勸何如不宣

又書

近承教翰并惠扇荷荷聖賢事業亦有志之士爲之
尤循良吏乎願公勉之鄉士夫之中其賢者必不常

王公門宜時就而禮之其非賢者時常相接當思所以遠之此宓子賤治單父之政也以爲然否生練兵事畢不進則退矣不一

與史玉陽書

蒙難北來行橐蕭然仗公高誼資賜多金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此其時也生猷於瀕死之時也恩與父母等非但猷當感激圖報猷之子孫當世世感念也古之義士一飯之恩酬以千金不知千金之賜爲酬當砦何夙夜惟思寧肯多讓古之義士耶願翁鑒亮東南之事今讓賢者不敢復談西北之事以爲己任廟

廊諸老無不垂愛軍門撫按亦盡相知計當効有尺寸以慰故人相期之盛意茲便謹此伸候與居無任依依之情不宣

與陳春臺書

昨者武林獲奉顏色上下今古伏見執事文擅經世道足匡時義重友生仁存赤子蓋飛軒絕跡一舉千里將來所造豈可限量私心感仰夢寐不忘後會請益其在何日乎東南之事人已棄我不敢復談西北之事方爲己任同野交誼足擬古人計當相資有成以慰故人相愛之盛意也茲便敬此伸候與居不任瞻戀之私努力崇德皓首爲期公其勉哉高第公之故物也何容贅不宣

與王賓南秀才書

數年兵間殊曠問候負罪不能自文兄之愛我以心而不以迹故能見亮也造物於兄其如何乃淹屈至今大才晚成其信然乎科場明年又近兄其勉哉暫閉戶再讀西銘之句兄其許之否茲在雲中有兩句云以一身直任天下之事廊廟亦憂江湖亦憂以一身無累天下之物富貴亦樂患難亦樂兄以爲何如

與方雙江書

別後奔馳曾無寧日失候起居負罪莫大近在雲中得公大膺之報喜而不寐者數夜公盛德大才任此不難輕車熟道又不費力誠地方之大幸也敵意江南有險可守事尚易處嚴整吳淞江劉家河一帶兵船則賊必不得犯江南嚴守黃浦以至斜塘橋一帶則南匯之賊不得犯松江嚴守聖墩吳江一帶則平望之賊不得犯蘇州何如何如遊擊趙綸王珏謀勇俱優雲中名將也茲赴臺下聽指揮遇警俾領北兵必有可觀又原任遊兵把總邵應魁水戰之將無出其右公詢之衆卽知其人取而用之必有成效也不

一

又書

前趙王二遊擊行曾具小啟奉候想達慈覽風汎之期謦報不傳此可見大豪傑俄傾經略之妙將來太平之幾矣何幸何幸竊謂戡亂非難得良將爲難而大君子生世能薦人之賢者爲賢而能薦救賢者於患難之際爲尤賢今若湯子克寬雄才偉略身經百戰勝不驕而挫不怯皆公所目擊而親知者數年以來諸將輩出足爲克寬之儔匹者誰乎公必欲得良將以滅賊恐非此人不可且渠今在患難得荷救援

之恩必當捐軀以報而一時之賢類千載之公是孰不頌公之高誼哉猷已爲人所棄惟耆志以圖西北之功誠不宜復談東南事特公素垂愛而深念湯子之才未盡用且廊廟諸老無不惜其才而嘆其冤苦欲爲之而無機故敢僣陳之左右伏惟鑒亮不勝厚幸不宣

與王本會書

君平生行己立心未嘗一苟茲得與南塘相切磋其進脩當不可量也其勉乎哉士志於道隨分而樂其常其爲匹夫何愧於爲卿相公可以自信矣茲便匆匆草候不宣

與曹東川書

猷向在江南竊見我公用兵有律思欲一吐平生以求裁正爲上下分隔文武途歧竟不得借片時劇論猷雖知我公爲殊絕人物而公竟不知猷天下英雄苦不得相遇旣相遇又苦不相知此振古耀今之業所以難成惜乎猷立功事蒙梅林論功題贖此方督撫會題留此練兵三四月間教練兵車覺頗有緒若教成數千人或至萬人必可破□近在董北山處見公防秋十議中有步兵決勝馬兵及練兵選鋭諸説

可謂得其要法惜其條項太煩論奇處太多故聽之者不能卽按而行爾昔人謂教正不教奇蓋正可數言而盡奇則千千萬萬言之而不盡公倂奇處詳言之無怪乎聽者之藐藐也雖然猷一見之則知其爲振古之高論匡時之要法矣猷所願附乎青雲之士以施於後世在當道則坡公同公在東山則公也其許之乎天下奇功非忠精自信常變不渝如公與猷者不能爲也以爲然否久不聞輿居不任依依謹專人奉候外兵略對操法及同公二次題稿奉乞裁教容另請不宣

與李同野書

曹東川本論公落職而公猶可其議如此

昨在董僉憲處見曹東川防秋十議其中儘有可行者但其說奇處太多故人不能信而行之矣前在江南與猷處日淺故向不曾相對劇談今猷見其議甚喜之即具書差人奉候稿奉覽不知公可差人請來此一議地方事否大抵得士若此老畢竟經歷多了其說自有可行處但恐來此不免館穀之費則在尊裁也不盡

正氣堂集卷之十二終

正氣堂集卷之十二

第一葉上李克齋尚書書篇小註第一行唱談之唱似當作倡疑傳寫之誤

第二葉第四行鐮鉤按本集多作鉤鐮

第三葉第十行傳求之傳似當作博疑傳寫之誤

第五葉第十七行搏噬之搏似當作搏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五行同疊之疊似當作壘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五行斃而後已據論語作死而後已

第十葉第十四行二枩何字見卷首

第十葉第十九行担在之担似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八行搏噬見上

第十八葉第十一行二枩何字見卷首

第十八葉第十五行第十八行二存齊字按本集多作存齋

第二十葉第二行甯子賤之甯似當作宓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四行俄傾之傾似當作頃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十三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杜纂次
鄒山鄭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揭

呈諸閣下論經理嶺賊宜設州縣

公在大同新制兵車營會以其車數十輛步騎數百人當□十餘萬衆於安銀壂□救死扶傷追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嘗有此挫衄同野以其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嚴公不喜公公亦不欲以己拔長奪邊將印佩一年之間章疏

賢公者二十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寇蘋峯黃公以湖廣急則請之湖廣鎮筸叅將之命又下矣諸苗皆承昔之時調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相戒不敢動歲辛亥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於閩廣誠一任之如郭子儀之於吐藩耳詔以公爲南贛叅將在湖廣得命即上是書遙料賊勢及事後收拾宜早議建州邑大抵五嶺之間林箐蒙密延亘千里誠宜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教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臧常不足乃可久安無事而世之議者多以設官之多爲費夫以盜賊之地養治賊之官朝廷無所利焉斯已矣以設官之擾省用兵之費公家無所害焉斯已矣況治平之久自可併縣乎五嶺長策莫右於此當其事者幸加之意

本年九月初五日得邸報轉補南贛地方此乃恩臺

造就曲成之恩無任感激喜躍思竭駑駘以圖報稱大抵此方之寇皆吾治地百姓一大征即了與倭奴[ ]之莫知了期者不同猷舊時任汀漳守備住。劄武平地方往來於南贛惠潮各縣之間地利人情頗知其槩究其亂本由於三省合界彼此相推小患不翦釀成大患每數十年必一次大征乃勢之不得不然正德年間總制陳節制四川湖廣貴州兩廣福建江西七省動調漢土官兵四面圍征方得蕩平聞既平之後議設縣治於合界適中之處不知何故不果乃至今日猖獗之勢比正德之年尤甚天下事不一

勞不能永逸若挨延玩視曠日持久其靡費既不止於一勞而終實不能免乎一勞之費惟乞恩臺鈞裁地形大略猷謹爲圖奉乞鈞覽容至地方查實另行開報總督胡恩臺向後憫念提攜之情諄復切至猷每對人言謂恩臺胡於猷眞猶父母於子一喜一怒莫非至愛今又得在麾下猷喜躍無任便中伏望恩臺一言扶護不勝祈仰之至此間苗情亦急舊規必待交代猷已束裝待交至即一面稟軍門董委官交代一面即便起行馳赴地方百惟恩臺終始造就曲成猷捐糜爲報不敢惓也無任恐懼具稟

呈提督軍門北川陸公揭二十一首

論用嚮導計度兵糧

呈爲乞行剿除山寇巢穴以靖地方事奉軍門陸憲牌照得饒平大埔程鄉等處賊巢奉旨會剿事在必舉中間事宜恐各道議處未盡今照叅將俞到任久爲名將老於用兵必能詳知合行查議爲此牌仰本官即將會剿事宜逐一查議停當以憑施行奉此照得大兵進剿以知地形爲先如此縣所屬之地形惟此縣之人能詳知之若令他縣之人開報終不免於影響必須每縣各取其畫圖帖。說一張仍着各選嚮

導多者二十人少者十人務能知圖中之賊巢險易道里遠近共有幾巢每巢徒黨若干人又良民村分幾處每處若干人俱能一一講說明白差有極產識事體監生或生員或省祭二人管領前來聽用每縣必十人二十人者蓋有知此巢而不知彼巢知彼巢而不知此巢必須多取以備叅互辯。審各縣嚮導地圖畢集於軍門逐一審辯。明白然後合畫大圖一張酌量周圍進兵該分幾大哨每大哨合用兩司官一員爲監督叅將或都司一員爲統督各該用兵若干各畫大哨圖一張又酌量每大哨該分幾小哨每小

哨合用守備或指揮或千百戶一員爲哨官各該用兵若干各畫一小圖又何處要害應該把截合用官兵若干審而又審議而又議務有十圍五攻之勢然後總計該兵若干每省該幾哨各該兵若干又設調取何項漢兵或土兵充用然後又總計其合用錢糧如兵初調至犒賞該若干進山犒賞若干出山犒賞若干每月該行糧米若干魚鹽銀若干約三箇餘月該共若干賞功銀若干先期運在何處收貯鋤斧鋸鑿鐵鎖號布號旗之類該若干火藥若干大小銃若干各項錢糧各省各處如何處辦行調漢土之兵酌

量地方遠近刻定日期一面題知一面將大小哨圖貼說并前項嚮導與大小哨官用鐵鎖鎖押導引不使臨時脫走一齊進攻眞如太山壓卵之形烈火燎原之威豈有不糜爛焦枯者乎嘗見兩廣及湖貴地方從來大征大略如此如苗黎之山可謂險矣其徒可謂衆矣兵進之時有據山爲巢以自固者亦終當破滅其實不見有聚衆一大枝與官兵接戰及流突遠出者蓋官兵抵巢各賊之心在於保固父母妻子惟逃生之不暇而自無固志耳惟兵後不善處則數十年生聚又有一次之亂乃其山勢之使然天下事不一勞不能永逸若姑息玩愒遷延歲月其所費旣不止於一勞而終又不能免乎一勞之費也具呈伏乞裁奪

論施爲古今不同

古人事業亦是今人爲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古豈甘視古人別是一等峻絕神人爲不可企及乎至於局面不同作用各異要於成功成名足耀千古而已譬有病於此者秦緩扁鵲嘗用此方治而愈之今二醫復生所遇之病同於昔人恐亦別有治愈之法而不必復執用乎昔日之方伏見恩臺斷斷

休休足稱古之大臣才誠相合足成天下之大事職生平願附青雲之士以施於後世今遇恩臺其人也是以敢忘愚陋瀝肝膽特獻其切實之言以備採擇隕越之罪自知莫逃伏惟慈亮不任恐懼具稟

論各巢兵與土兵不同

職細思之調各巢之兵乃時下救急之計若大征則數巢之兵只可用以把截決難恃以進攻蓋此兵與廣西湖廣土官之兵自是不同土官有功則賞無功則欲削其爵奪其權官府可以法制之其所管之兵目有功土官賞以田地立爲頭目令其管人有罪則

削其田地革其頭目正以軍法故職每遇土兵犯法只管與土官作孽必欲其送出犯法之人與官府正法如大征進攻之際其土官分某路進攻某某等幾村賊首幾名賊從共幾千幾百人如賊首不能得賊從不足數領兵官則切責土官土官切責土兵晝夜搜山務得賊首務足原分定所攻賊人之數又或賊人據寨自固土兵則劄營與賊巢逼近日夜設謀用計必破此巢而後已又土兵見軍門所差押兵之旗牌官舍甚知畏懼或在地方生事官舍皆得自治之又土官如宣慰知府知州之類見督兵指揮之類分

毫不敢無禮是土官兵雖云難制而實易制賞可行罰亦可行數巢之兵只可行賞而不可行罰似易制而實難制又土官兵來路已遠兵進則齊進兵回則齊回數巢兵與賊相近進攻之後必將賊人至微之物搬運回家必不待軍門號令散兵而先自解散雖役頭目亦不能約束之也故職以為難用大征以進攻也伏乞鈞裁

論招撫欲誠征剿規模欲大

嶺南兵見在會昌共計不及一千五百恃以進剿惟此耳會昌鄉兵陳知縣云進剿難用分巡道來取援兵甚急姑發陳明進兵二百四十與之龍南未到之兵審各頭目云十一二方到亦令廖催陳淵一枝去用大抵此輩只算一小鵰剿若大征必步步劄木寨且守且攻盡絕其黨而後已今鄉兵難責其如是但得些功必自散退職恃軍門斷斷休休有愚見二條陳乞採擇施行一初十後乞牌行各道及各縣令將各兵暫且退回將常密切差人打探如程鄉等地面山賊流出外省行劫星夜報來以憑督發近到苗狼兵同各鄉兵先搗其巢然後隨其向往截殺務使盡絕無有餘類此行雖云密切其實欲使賊聞之有所

懼而未敢流出也又乞刊刻告示多發各地方張掛諭山中之寇皆朝廷糧差耕鋤之赤子一旦為奸人所惑皆變為賊其中有良心者諒亦有所未安在各地方受害之人豈不欲官府一鼓而盡滅之乃快其憤在朝廷與軍門之心則謂一家之中做賊只一二人尚有妻子父母女兄弟之類五六七八人者大征之兵一進俱無遺種朝廷軍門好生之心大有不忍譬如父母生有數子其中有一二為惡欲害數子父母之心不得已欲將一二為惡者除去然後使數子得安其一二為惡者一旦翻然改悟向善則為父母

者必喜而許之蓋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不殺其百姓者乃朝廷軍門之本心也今行調苗狼等兵不日將集若說盡許投撫俱不進剿俱是虛噴之言賊亦不信但欲盡數誅滅此心果有不忍爲此牌仰該縣掌印官將發去告示分發山中張掛不拘有名無名爲首爲從之賊但肯眞心改圖願聽撫處即便具狀赴該縣投首轉報前來本院自有一般善處之方使各自新之民必知軍門安撫眞心決非詐誘之計各縣官原有父母之責務要體悉此意多方勸諭但能招得賊人一百就撫是該縣救活數百人之

命招得一千就撫是該縣救活數千人之命其陰騭亦甚大乃見該縣官之才能也不然苗狼等兵不久自集一網剿滅矣等因前一行使巢中之賊懷疑不敢出刦後一行假招撫之名以延緩日月軍門一面計畫爲大征之舉畫定兵集一鼓之下并饒平大埔程鄉各縣之賊一日而盡吞滅之特談笑之間耳見今各地方之賊共有七萬職昨稟謂軍門今日所遇是總制陳巡撫周之時非陽明軍門之時也故主張欲定規模欲大方能收蕩平之績答朝廷蒼生之望也不任隕越恐懼叩稟

論早安撫使賊不出

聞差千等四鄉人因欲立功將賊黨誘回不與梁賊等行者尚多逃在各山今黃鄉兵與四鄉兵會合搜山想必得多功正德年間總制陳巡撫周所獲之功大率類此此禍根所以延蔓至今梁賊等賊尚有三千餘人未曾受挫於官兵平日聲說若官兵征我我必突出江西受招然後回巢出江西是賊素心受招亦賊素心俟其突出招之莫若乘其未出招之此誠在該道與該縣官之任嶺北分巡道想不久至惟程鄉縣無一好官管印該道向不選爲足怪耳伏乞刊

刻申明招撫告示切責各縣官招撫如汀州之連城上杭武平永定長汀俱當多發告示安撫此爲今日之急務賊不久決出龍南兵當盡數留布要害防之庶無臨時之悔切照武平之嚴前象洞黎畲金鷄嶺及上杭長汀二縣各地方乃賊出入必由之路舍此二縣之路不能飛出江西此則漳南道及三縣官及守備之責尤宜令其屯兵堵截不可遂將各兵解散以鄉爲蠻各縣素稱有兵如其無兵猶可諉也既有兵不督堵截何說之辭願軍門嚴文督責說破機括使其用心但乞勿謂據職具稟恐生嫌隙永定大埔

程鄉三縣嚮導至爲急切伏乞催取叩稟

取鄧總兵

呈爲乞賜取用將領事照得嶺北地方常被廣閩之賊流犯賴有各巢之兵可以調用而時有將領乏人之嘆況今計議大舉征剿尤宜多得良將職查得原任直隸狼山副總兵鄧城勇冠三軍身經百戰大江南北建功頗多閩廣山川聚米能悉近因詿誤蒙總督宣大軍門李取在軍前聽用立功亦已建有奇績但南人南用地土風氣乃爲相宜伏望軍門俯念地方以得將爲急而用人之際使過亦是一道賜乞批

允職即呈總督宣大軍門李處乞將本官發至軍前與職共事必有可觀如其無功僨事職甘同罪無辭

論程鄉未可輕進

職論事切直不知忌諱荷恩臺垂賜教責未即加誅感懼至今方寸未寧其自勵之意謂自今以後只宜捐犬馬之軀以順令不可論得失之形以逆聽伏自思惟犬馬之軀其何足惜得失之形所關匪細不得已又爲恩臺一陳之征剿事勢至如今日職於依期進兵之日已知之矣亦非但進兵之日知之承委之日已知之矣程鄉一縣之賊共有二三萬人與饒平大埔之賊相等何在彼欲用土兵十萬漢兵尚須二三萬而在此欲以各縣有名無實之鄉兵了其事乎初十兵進猶有狼苗兵兼進之虛聲故梁賊出奔巢穴盡搗梁賊一離其巢即在石窟松源地方此地方處處皆賊盈二萬餘所幸招撫告示刊到不與梁賊合黨雖不與梁賊合黨若官兵進至其地則巢巢自危數萬之人同日而動如何收拾職有見於此是以稟乞一面安撫一面退兵自守一面議圖後舉不意恩臺怪責之後而併剿之令又下矣今上杭兵欲進松源而松源嶺有萬人把截職同徐知縣督兵欲進

石窟而石窟逕有數千人把截使官兵不得進猶爲無咎萬一進至彼地彼主我客彼衆我寡恐壞恩臺之事其罪不小且過此以往各兵糧餉又難處給今討梁賊等妻子同行決無遠遁之志而近日至止又與程鄉縣治相近彼有狼兵三千自能追滅之三千狼兵追滅梁賊則可必欲併剿亦萬無是事伏乞恩臺一牌專責嶺東道追擒梁賊又一牌行漳南道督兵防截如賊入境即便追殺又乞將原刊告示多發與二道將松源石窟諸賊不與梁賊合黨者善處則此賊知威知恩使不再出行刦矣職即趨回稟議或

欲大舉撲滅之計定而動出於萬全亦無不可或力有所不逮留此新撫各鄉之民以爲設官建州之百姓以貽千萬世之安二者職皆有定略俱待回日請裁職竊謂賊巢搗盡我兵不損三省獲功三百有餘此舉鵰剿僅有天幸獨不見農夫之耕於田乎鹵莽而耕則亦鹵莽而穫若鹵莽而耕欲其穫之大有無是理也職向謂此舉草率只算一鵰剿鵰剿之兵望其收大征之功亦無是理也昨回報之呈似可備以題知其末即將大舉之事併題其辭亦順若此時不令職回報又恐饒平之事在廣東計已周全在福建

江西防截進攻俱無預計諸又不免臨時草率也此事草率猶可收拾大舉草率則將奈何伏惟慈鑒餘情容面禀不任恐懼隕越待罪叩禀

議建州

呈爲申議原奉奏准立州以杜三省盜源以圖長治久安事照得江西廣東福建三省合界山中近年以來盜賊生發至有數萬見議征剿於中有一征剿而永無後患者有用兵之後所當善處以爲永久之圖者如潮州府饒平縣之三饒地方去縣治不遠南濱海邊大路其中田地豐饒禮義教化所及自古以來未嘗爲亂近因張璉一人倡禍不早翦除乃至今日故職謂一征剿而永無後患者此也惟廣東之程鄉興寧江西之安遠福建之武平數縣之間重山疊嶂藏奸伏慝賊首周三官等作亂於永樂之年王霄讓等作亂於景泰之年鍾世高等作亂於天順之年高安等作亂於成化之年陳玉良等作亂於正德之年其初皆因小寇竊發各縣相推不即撲滅釀成大患凡各賊猖獗之時其殺戮良民官兵不知其幾千萬命各賊剿平之日其糜費官帑百姓之財不知其幾十萬兩故正德之年蒙巡撫都御史周查訪程鄉興

寧安遠武平四縣之中雖山嶂重疊實有許多寬廣平地膏腴田土抵因離縣太遠政教不及民易生亂議於適中去處建立一州以四縣屬州管轄奏請准行撫按備行守巡道轉委四縣知縣張欽周旋等約會踏勘議割程鄉興寧安遠武平四縣之地以立州治以四縣屬之彼時會案間有各縣大戶因見立州各自圖便程鄉爭立大柘村安遠爭立李福濘武平爭立武平所互執未定官府又因征剿之後財用困乏遂從停止殊不知每數十年一亂一征其糜費財物殘戮民命均不可計算然則一勞永逸貽千萬年

之變亦何憚而不爲乎前歲蒙南贛軍門范委官會
勘奏請建立一城於程鄉之豪居都太平營動支官
銀五千餘兩築造城垣五百丈設通判一員住劄其
中統馭各鄉之民見在興工築城職之愚見謂設捕
盜通判終非經久之計且去來無常心志不定安能
實心撫卹民庶聖王之所以制馭四方者以其有禮
樂教化爲維持之具耳如有州縣則必有學校鄉飲
酒禮四時祀典民日由之習之庶幾改惡從善囿於
德化而自不知惟歷年建議將成而止者亦有其故
蓋欲以新設之州隸於廣東布政司則武平安遠欲

其隨州以遠屬於廣東布政司則難也欲以州隸於
福建布政司則興寧程鄉安遠欲其隨州以遠屬於
福建布政司則難也欲以州隸於江西布政司則興
寧程鄉武平欲其隨州以遠屬於江西布政司則難
也其互相爭立近地以圖便無惟也職今議州治惟
因近築太平營之城五百丈者以爲州城在程鄉縣
合割豪居鄒坊木溪漂洋崖子寨黃竹寨五子石草
龍逕蒲灘鐮子窟老虎戰曹田葉田石窟都巡檢司
大峯嶂梅子畬香爛嶂莩園下畢老河仙花洞田坑
瑞下洋牙頭紀溪角鹿子坑木郎南流差千鷓鴣籠
雞籠嶂用狗樹下鷺仔石烏石溪上畢義化垻頭豐
順巡檢司河陂水河頭章田東石八尺沈田畬腦黃
沙坑桂竹上眼推子嶺山棗凹韓塘石井黃畬硿頭
社下硿上肥田坑小柘大柘村石圳村上葱等鄉村
務湊劄米六千石在興寧縣合割郭坑滿坑蕉坑大
信大帽山黃坑尾龍歸洞雁浮十三都等鄉村務湊
劄米二百石在武平縣合割蕉頭垻軍營橫坑九過
高嶺伯公凹等鄉村務湊劄米三百石在安遠縣合
割李福灣青龍寨南橋黃埔張安寨丹竹樓雙橋河
嶺八付保項山腰古大鍾藍背發頭嶺等鄉村務湊

劄米二百石通共米六千七百石立爲一州惟以安
遠一縣屬此州以此州屬贛州府江西布政司此州
既立得一賢州官則一年之內教化可行於各爲亂
之村其安遠縣黃鄉等處設立鋪遞州官往府縣官
來州及一切公差人役往來俱經其地則三年之內
皆爲衣冠文物之區矣故職謂用兵之後所當善處
以爲永久之圖者此也但行勘之際各縣之官或有
以割地爲難而偏執陰沮其事者必多獨不思征剿
之師乃仁人萬不得已之舉永久之圖其利溥其功
遠省日後無窮之費活千萬年元元赤子之命誠今

日有地方之責者所當矢心以共成其美者也

議立州以安反側使得專意饒埔

徐賊就擒乃嶺北兵發剳檀嶺待梁賊者事出不意以逸待勞實仗軍門神威豈人力所能致梁賊有奸細在各處打聽龍南兵發去必知而遠遁莫如且依漳南之議撫令回巢恩臺再申告示諭以欲立州之意將程鄉各賊盡數安下使我得專意於饒埔之事後或用計或用兵不患不得梁賊不然必致兩悞也

再請堅意立州

征剿事乃一時之功建州實萬世之利職所以笑前

人之未工者以其見未及此爾豈天意有待於恩臺耶伏惟垂採行議其仁及於千萬世之赤子者亦豈淺淺哉

申改州為縣

呈為申議原奏准立州以杜三省盜源以圖長治久安事查得本職原議於廣東程鄉興寧福建武平江西安遠四縣共割米六千七百石立為一州可以壓制各地方今奉行查四縣會算共有人丁三千二百八十七丁糧米二千零五十三石三斗六升九合似乎丁糧數少欲再着割湊則各縣差徭實恐難支合無比照崇義平和事體建立一縣於近築太平堡城內仍以此縣隸。於贛州府江西布政司其安遠縣黃鄉等處設立鋪舍傳遞公文誠為便益及行詢審鄉導人等俱稱如欲立州則黃坑尾龍歸洞可以屬州如欲立縣則黃坑尾龍歸洞照舊屬於興寧縣為便

議添設松源縣治

呈為添設縣治以弭三省盜源事照得程鄉一縣共有糧米一萬三千七百石其地北接福建武平縣西北接江西安遠縣西接廣東興寧縣東北接廣東大

埔縣及福建上杭縣南接廣東揭陽海陽縣周圍延袤千有餘里徑過三百餘里且重山疊嶂深徑叢林錯雜其間足以藏奸而伏慝每數十年必一大亂每一大亂必動數省之兵征之數次乃得蕩平其錢糧糜費固為不貲其殘傷民命塗原潤草如麻如縷見。之誠可寒心聞之莫不酸鼻故職於先次用兵之人每疑其不為善後之計是以貽有今日之亂耳適今聖主中興之運又值仁智廉明在上諸當道若不多方周處以貽長久之安得無取疑於後人哉職竊以弭盜之方教化為要惟地方廣遠教化不及法度不

行其每生奸慝無怪也職近建議以程鄉之石窟義化長田等都湊與寧安遠武平相連之地量割糧米共立一縣蒙軍門陸奏准立為平遠縣職近又遍歷程鄉山峒詳觀形勢訪之故老參之衆議皆謂平遠縣地方乃歷來盜賊生發之地既立此縣則程鄉西北一帶可以久安而江西之安遠會昌舊為盜賊出沒之區江西一省皆共流毒之地自此可以無慮矣惟東北一帶龜漿松源等處賊巢與大埔之磜坑杉塘看牛坪等賊巢上杭之三圖上下水等賊巢相連每每朋合為亂上杭武平二縣乃其出沒之區福建

江西則其流毒之地也程鄉之糧原有一萬三千七百石今割長田義化石窟地方近二千石湊立平遠縣若又將石窟龜漿大河遞南而東至三河又由三河遞北至上杭之接灘周圍河內之地如程鄉之新村黃祐石門濁水坑清塘蒲上花樹塘苦竹凹鴨母岡磜頭百上磜普竹坪直遞藍枋欄盤畬小落湖寨高思員鋪龍牙上營練坑大塘龍牙下營大地龜漿白藂前鑊頭遞麻坑頭油坑裏鷓鴣坑圳頭鷓鴣凹豬子壠塔沙小鋪紙山高山倒車梅較楊坑象湖黃沙茶山松口上圳山口塘腹嶺松口下圳官坪上界

溪銅盤下上井中井下井鮮水塘堯塘松林下桃溪塌桃溪鋪石螺崗橫遞荷嶺倒坑捲龍頭黃沙小荷畬玉漿白葉畬案背橋下市羊角灣下東山閣石寨共約割米二千餘石大埔之杉塘看牛坪磜坑石上上杭之溪南三圖上下水贊龍窩撫民館忠村磜上淋水畬高圳吳坑石圳峯頭公館下田子石碣打禾石下遞上塔嶂樹潭大連溪石笋坑搯灘橫橋石鼓坑黃坊上遞上田子磨石坑又新立平遠縣之北角鋪陂角榕樹下灌頭烏渡溪員子山大坑頭曹田葉田三縣共約割米不等湊立一縣於松源大洞地方

屬之福建汀州府仍以三圖撫民館改作總兵府以伸威營總兵官時常往來巡視則上杭武平一路永無盜賊出沒而福建江西可以久安無虞矣及照長田義化石窟三都原來糧米其數尚多原議該都小村不無遺落近日程鄉縣又不詳查回報總計糧米尚不及二千石之數須待平遠縣官至日聽軍門委官公同踏勘但係前三都大小村分之米盡數割入平遠縣其添立之縣松源都則盡割龜漿都則以河為界亦候新縣立成之日差官踏勘務足二千石之數又平遠縣原議通判館及造城已經議有錢糧相

應照舊支用以通判館改作總兵府尚該起立兵備道平遠縣并縣學教塲營房等項合用錢糧又總兵衙門及城尚該派添錢糧俱應贛州府出辦其松源新縣一應錢糧俱應汀州府出辦職之愚見已經具呈去後近准守巡各道議謂程鄉原有一十八里糧米一萬三千七百石只因地方廣闊管理不及易於生亂今可分爲三縣每縣六里其一照舊其一於平遠縣其一於松源大洞俱屬之潮州府其原議安遠武平上杭別省之地不必割取紛爭其說亦是爲此具呈伏乞照詳批議施行

添設上杭三圖縣治

呈爲乞賜俯從民情添設新縣以絕盜源事照得近日閩廣各地方山寇生發乃數十年一次之變及經剿之後即有數十年之安惟福建汀州府上杭縣溪南三圖之賊則百餘年來無一年秋冬之間不嘯聚一二千人出外行刦略經撲殺而不能馴服向化故閩廣山寇共推此賊爲宗祖其餘皆效尤之流裔者也職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單騎親至其地宣諭軍門威令遍觀上下水諸村巢乃知其山深路遠地險林密逈異他處近雖立有撫民通判專管但往來差委不常道政齊刑且無其法况望其能以德禮教化化民哉夫政必久然後能易其俗民必親然後能道之善惟縣令乃可望其有此爾隨據本地方民溫文遐胡嘉道李萬昌童萬珠等七十三户人民連僉狀告切見溪南地方東接永定西毗程鄉北仰上杭南聯大埔四面相通易於誘惑兼以恃險不免作亂近雖添設撫館但往來不常厥居致使人心玩法地方不寧不如添設縣治爲便且峯市附近又通閩廣要路地雖褊小猶可以爲善邑只得告乞轉達俯順民情變禍爲福等情到職隨帶同各民公到上下水之

間踏得地名河頭坪一處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縣城就近撫治合割上杭縣來蘇三圖一里人丁三百二十丁官米五十二石三斗八升四合二勺民米三百三十二石來蘇四圖一里人丁四百二十八丁官米六十石五斗六升二合一勺民米一百三十七石溪南三圖一里人丁六百九十七丁官米一十八石三斗二升四合五勺民米四百四石永定縣溪南一圖一里人丁四百四十一丁官米四十二石三斗九升七合八勺民米二百六十五石六斗四合二勺溪南四圖一里人丁四百三十四丁官米三十一石

九斗三升六合民米二百五十石七斗二升四合二勺以上共割五里計共人丁二千三百二十丁官米二百五石六斗四合六勺民米一千三百四十四石三斗二升八合四勺計共官民米一千五百四十九石九斗三升三合設爲一縣其來蘇溪南各圖之田中間原有別圖之人承買將糧收去別圖者候設縣已定聽該縣官清查收回本圖立戶當差蓋有地則有糧地因圖轉糧隨地割斯公無告困私無偏損而亦可免混雜紛爭之弊然上杭永定共割五里在二縣之民必以削地爲難殊不知此方未寧則二縣首

受其禍此方既寧則二縣先獲其福矣其合用錢糧宜於汀州府八縣丁糧通融派辦在八縣之官亦必以擾民爲辭殊不知此方未寧則八縣首受其禍此方既寧則八縣先獲其福矣至於八縣出辦不敷臨時再行議處其撫民通判合當減革其衙門地窄城小可改作總兵府往來坐鎮如蒙准議乞批漳南道覆議無異題請建立且職近奉兵部劄付以保全善類爲首功以斬獲爲次功果有實心投降者不係首惡即便釋放與之更始仍要隨宜安插一切事宜計處停當務令得所等因今三圖地方大賊首饒表次

賊首葛禮生既皆就擒其餘徒黨合當遵照撫處乃苟取一時之安而已必欲久安不亂委當俯從溫文選等各民所告爲設新縣撫治化導乃無日後之虞故論設縣以安地方則此爲當設之最急論絶三省盜源則此方盜源當絶之最先者也再照上杭縣衝要之地原有四十里今割三里只存三十七里恐答應不敷查得長汀縣見有五十九里合量撥附近上杭之平源丹溪等圖二三里湊補庶爲均平爲此備由呈乞行議題請施行

議羊角水爲驛

十月二十三日呈爲地方事奉軍門陸批據贛州府會昌縣知縣沈桂揭呈一議立縣司以絶盜根一議練土兵以罷鎮守各緣由前事奉批仰俞總兵查議停當報奪繳奉此查得會昌縣羊角水爲江西要害之地往年議築城堡一座會昌所撥軍五十名委百戶一員統領在彼隄備近因鄰境廣東程鄉縣豪居地方盜起流毒三省議將豪居設立平遠縣以絶盜源但羊角水原係水陸通衢此縣既立則閩廣士夫并兵備總兵及公差員役時常往來自武平至會昌及平遠至會昌各有三四日程夫馬遠涉甚難以羊

角水之地在於中途再立一縣其議亘是但周圖僅是丁糧最少之縣似難分割合無添設一驛官吏舒一員名於羊角水城中屬之會昌縣而以贛州府屬之寧都興國二大縣徭編銀每季一百一十兩解發此驛答應夫馬船隻廩糧之類候驛設之後宜減宜增再行酌議庶接遞適均而民力不至偏累矣及照贛州府要害之地有二羊角水與石城縣是也近議羊角水設把總會昌縣照舊再設守備而石城縣尚未議及合無將會昌守備移劄羊角水而以羊角水把總移劄石城其羊角水撥會昌所軍一百名又總

兵衙門原有南韶上班旗軍八十名郴桂原有上班旗軍八十名俱移劄羊角水將舊日軍堡修築與其團宿平時以守備管東防守有警聽總兵調用其石城官兵另議則守得其要而地方永保無虞矣緣奉批仰查議停當報奪事理爲此今將原奉批揭具呈繳報伏乞照詳施行

請迫張璉巢以致其歸

公向爲胡公論其違制今乃矯其成命卒以此致璉而縛之使當時不主張此策則張璉結局不知竟何景象也

職奉總督軍門胡鈞牌云張璉離巢出刦自投死地宜速出兵擊之若俟其回巢據巢自固必愈難圖職計張璉雖離巢出刦其妻子財寶尚在巢中非棄巢去也我若以大兵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俟其還以數萬之師乘之如拉朽耳且三省會戰當有所在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如張璉見大兵勢盛決計遠去則東南騷動益難圖矣遵依題知師期率兵前進不敢面從以誤軍門大計也無任恐懼

擊張璉請早發援兵

廣東原議賊數只萬餘今觀前之流出漳縣者稱七

八千近流出永定者稱七八千在巢者何啻二萬合而觀之何啻四萬廣中銳兵不來會攻渠魁疲於攻彼下駟職恐其至璉巢亦是強弩之末伐逆之師豈可如此廣東原議張璉大寨只開賊徒四百用兵四千規模不宏謀慮不周尚何說哉爲今之計惟當使我一哨萬全耳思恩狼兵初入巢時連破數寨豈不勇銳只爲兵數原不及二分之一勇銳者亦原不多又兼九土官各管不過數百人非若東蘭等州一官管下萬人號令賞罰可行也前蒙軍門屢示丹竹樓黃鄉兵聽調策應至今無到伏望差官催督此二兵

幷標下龍南兵俱來與張璉大決一戰以靖東南職營今與璉巢相對鼓聲相聞烟火相望豈不危險顧國家之事唯知盡瘁而已伏望慈察早賜援兵速滅醜賊無任恐懼具禀

兵至賊果歸巢

本哨兵四月初十日方到永定冒雨兼程往平和剛應十八日尅期若拘由南靖之說尙須遲數日也賊聞兵至必歸已屢具禀幸皆如所料今惟願廣兵早至或丹竹樓黃鄉之兵至則成擒矣

再請援兵

軍門尅期已經題知不容時刻遲違本哨遵照抵巢豈意各哨之兵不以合攻張璉爲要而日張虛聲於外萬一張璉爲虛聲嚇懼棄巢遁去山山皆路本哨孤軍一枝相連爲營尙恐不支若分發守把其勢益弱豈能截遏欲掣回平和縣守把庶保不由此遁軍法有進無退未敢輕犯謹叅政至乞令速來會議必有奇着以報軍門須至呈者

計擒張璉

本月初九日未時有賊一夥執旗前來挑戰浙江把總陳其可策馬獨前喚其一人打話諭以軍門只欲得張璉其餘悉皆不殺且一體重賞一人轉告衆賊各前聽諭職遂以軍門近日寫印告示與之領去初十日淸早二人前來山下訴狀職又寫懇惻票四紙與之各賞之銀一兩且爲之謀云汝欲謀璉我將兵劄出東邊汝去報璉來援就擒解送等語十一日淸早有三人來至山下名賴應先者赤身上山來遞禀帖口說今日不得明日必得又寫票與之說如謀誘不得須明攻之汝等集衆開旗我差一官來督徑去攻擊如欲官兵助勢亦可如汝欲專成此功亦可又與之降者不殺黃旗一面他說午後來回話餘候另報今將訴狀幷禀帖抄報施行

廣兵執張璉

郭玉鏡江滿淸劉剛等果擒張璉解送間有賊李逢時黃景政往報張門二叅將於本月十四日帶兵數萬直來包圍江滿淸寨迫取去張璉職思欲發兵必有爭鬬之禍姑只聽之要之始事在我得功在彼職與張璉對壘一月廣兵無至及聞張璉已擒乃帶多兵長驅取去今賊在山在寨尙有萬數郭玉鏡等俱不敢來見惟望丹竹黃鄉之兵早至掃平伏乞速催前來

請散兵

㺚賊就縛徒黨幾無遺類四方小醜自當寒心天地殺機一發之後必繼陽春職竊謂此一大舉汀漳元氣消索但得官兵早散一日則斯民早沾一日回春之恩況惰歸之兵羸病將半銳氣全無強之使當他敵恐難收功職向日已屢奉稟伏乞恩臺鈞裁多刋告示大布陽春之澤懇諭合屬之民使改舊從新必有數年之安敢有不悛然後再行秋殺之威庶用力專而成功可必爲此謹具下情叩稟

正氣堂集卷之十三終

正氣堂集卷之十三

第二葉第三行住劄之住似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行帖說之帖似當作貼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六行第十七行二辯字似俱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三行虛噴之噴似當作哄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二行各卿之卿似當作鄉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一行預計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九行糜費之糜似當作縻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十二行抵因之抵似當作柢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十九行糜費見上

第十四葉第三行住劄見上

第十五葉第十四行舖遞之舖據正字通云舖

俗作舖
第十七葉第三行舖舍之舖見上
第十七葉第十五行糜費見上
第十八葉第十七行第十九行二舖字見上
第十九葉第二行第九行二舖字見上
第二十五葉第四行而搏之搏似當作搏疑傳
寫之誤
第二十七葉第五行釆援之釆似當作來疑傳
寫之誤
第二十八葉第二行就縛之縛似當作縛疑傳
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十四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綿次
鄒山鄭 旻校閲
復生孫雲鴻重刊

書

上張總督都憲書

盛蒙知遇未効涓埃此心愧歉何日可忘近推湖廣叅將取道偃師期赴臺下候示教誨及至渡河乃知聖心簡注榮督山陝已於本日就道兩地之隔鄙願不能遂可奈何乎大抵□之運盛極當衰中國之氣當大振作今其時矣竊意非練步卒製戰車決不可破其踐蹂之勢此惟恩臺能知之惟猷能行之去歲大同制車不過一百乘教步卒不過三千人安銀子堡之戰抗□數萬之衆而摧其鋒上下之人夫誰不知求其志存報國心切救時必欲以天下事爲己任者恐惟同野與恩臺而已然才爲世用世亦需才千里馬易得伯樂不常有恩臺在上以千里馬骨視天下士何患無追風逐電之才以爲用乎猷南去矣犂庭之績側耳以聽謹布肝膈無任依依

與李檢庵書

侍教連日沐以恩光顧以顔色感激良深其何爲報稟糧諸事仗翁庇賜既得足用他又奚求今而後不能日夜孜孜料理地方諸務以無負我公盛意何足爲猷哉大抵苗人之事惟外焉多方撫處懷以誠信之恩內焉整搠戎陣示以威重之勢二者而已整搠戎陣陸續有文移希我公裁行撫處事有恩威在前苗人畏服故連日之間先撫者絡繹出見無不欣悅而歸者匯二三寨約數月後皆出見容另報

又書

譚二華戰功傳奉覽大抵業欲專門事貫經歷天下事㮣如此況於兵乎伏見我公意氣才略甚與二華相類宇宙內事不過宇宙內人爲之豈待借於異代公與二華皆他日撐柱宇宙之大丈夫一會之後私心懷慕願爲終身之宗不意領教未多又將言別連日怏怏竊爲此耳天於良緣每每靳人何如何如然天地寂寥宇宙紛紜眞正豪傑似公者幾願乞自愛以膺大用以立不世之勳猷願足也不宣

與胡廬山書

沅水侍教連日感激之私其何可忘顧在行隊之中未能盡露肝膈吐平生以求正深自抱歉爾今世下襄盈天地之間皆人欲譬江河之流愈趨愈下其將何時而返乎原其所自盡由於道學之不明耳間有有志之士亦嘗交結同氣馳騁古人然或心違其面或終渝其始求其有定見定力幾人哉故有教人講學又教人勿講學者終始奪之也講良知者徒得前人之糟粕雜神仙者反以吾儒爲下乘而日配天者又昧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家立一幟人是其說噫此道學之所以益不明世變之日下者又何足怪君子之道中庸而已人倫日用而已外此皆異端也

恭惟門下文章高一世復以聖賢實學爲己任道統紹千古復以民物失所爲己憂猷每讀古史傳見若而人者雖在千古之上猶起企仰願從之私而忘其世之相後況躬遇門下其人哉昔周濂溪先生爲南安司理河南二程夫子卽執贄往從猷志不覺勃然若二程矣門下其許進否乎今世高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皆鑿鑿可信如執券取物者吾得二華公茲又得門下謂今人盡不如古者誣也人便敬伸候不任瞻依之誠不宣

與陸公子書

痛哉苦哉天奪湖翁思主之速祉稷誰爲柱石善類誰爲岍嶸受恩深重若猷者圖報無日矣痛哉苦哉猷聞訃慟絶復甦設位奠哭三日顧何能盡此心惟有來生効犬馬而已奈何奈何恭惟公子大人純雅之資柱石之器足繼湖翁之美私心爲慰倘猷身未先朝露敢一日一刻忘我湖翁及公子大人使千古之下不以義士齒猷哉惟冀公子大人推湖翁之意俯垂愛念世講不忘萬幸萬幸外奠文一軸幷菲儀因時在患難窮困之中聊哭我私而已尙容尙容餘惟節哀順變不宣

與魏恪庵書

道學不明久矣眞如江河之流愈趨愈下欲求之曠年不遇同志神仙術數之説高明者皆爲所乘且反以吾儒精一之傳性命之旨謂皆與之合一而無二義道學旣無由而明世變將何由而反哉恭惟我公體純淑之資躬大雅之量文章確渾與董賈同風道德實踐繼思孟正脈慨天下闤闠之習陋時人怪誕之談每接高論而退未嘗不嘆詠願學但陽春之曲和者爲難積痾旣久不能遂瘳所謂見西施之容而歸憎其貌學邯鄲之步而反失其故猷之謂也歲月如流山川阻修不知何日再立門牆促膝抵掌上下堯舜周孔之學如昔時爾努力崇德皓首爲期竊在下風側俟終譽書不悉意統在鑒亮

與張浹溪書

向荷尊翰諄諭拳拳與公違別十載始得相邇邇一書或竟不能一會而復離去人生聚散之迹眞如萍梗奈何奈何世人泛泛交誼殆皆視以爲常猷與公豈應如是世人指天日説肝膽有未足信者公之愛猷無聲無形之際令人感刻莫忘豈世人泛交可同論耶山中之寇一時甚難處稟諸老揭呈乞裁教大

抵非大征不得了不然則後來猖獗之勢恐有甚於今日公以爲何如東望武昌不任依依不備

與金松澗書

昨具啓專人奉候茲不及詳地方事欲大征自有大征之規欲鵰剿自有鵰剿之規此舉旣不成大征亦不是鵰剿已詳告軍門以猷言爲然但業已刻期不得不依期進若探他兵進然後發我兵策應則不免遲一二日豈軍門刻期之令乎寧可依期獨進而無功不可觀望後期以獲罪武平徐大尹之見是也羊角水兵初九日早發矣想與武平之兵同進夫歲恃

梁賊兵以剿葉槐固已誤矣今日恃葉槐兵以剿梁
賊豈不再誤乎爲之在我當如是若夫成功則天也
尊教以爲何如不備

又書

天下安危關係此舉而若兒戲可奈何哉若全巢之
賊來攻我軍豈不危殆雖然猶決不懼請勿慮乞催
丹竹樓兵及軍門標下兵及調永定胡雷撫溪若廣
東果無兵來在我亦當做一好結局今惟固守養銳
待大兵至耳其兵糧須催漳州速運又平和可發銀
高價收買此不可誤小篆哨兵孤危已行令前來合

哨猷未暇有字報軍門俱聽處行但有稿即速示廣
東兵聞亦有形只在一二日集矣昨二十日賊犯猴
兵營四方齊攻果得王鳳陽等兵衝賊乃潰散人人
同曰一辭其功不小所許之銀決不可無也四月二
十二日

又書

猷細查原議冊廣中中哨王詔之兵專一進攻中饒
各村當於尅期之日至信地乃今不到必有其故不
容已稟陸軍門乞行督催非衆之也我嘗夜間所見
火光乃是前哨兵火在饒平教場者彼該剿亦有中
饒一二村其未至者力未暇及無怪也惟中哨之兵
事屬專責爲可怪爾浙兵在眼前尚不至又何望丹
竹樓黃鄉我師老困不能無慍糧米只是不得齊足
如得齊足五日一大運專撥兵一枝去護何妨號布
乞速發換昨賊頭帶竹帽身有號布雖數步之間亦
不知爲賊也前差請兵人有回否軍門陸到上杭否
希示三十日

又書

三省尅期會剿巨賊張璉是正經題目我哨照題目
做遵照尅期至信地攻剿今與大夥巨賊對壘半月

餘而廣中會剿之兵全不見形巨賊率大衆日來攻
戰萬一賊分一半攻戰又專分一半絕我糧道則本
哨之兵豈能久支乞以此意通行稟報不然段大巡
必以我哨此數時何不報功爲詐事勢至今已若只
中哨王詔兵亦恐難攻烏石等巢必須稟請兩廣軍
門通催左右中前後各哨照依原議併力合攻乃可
成功又須懇請軍門乞發黃鄉兵來添乃成奇功賊
窮不上西巖山必突出流遁我之陳坑上下坪須得
好兵屯截撫溪兵聞已點齊因何不到王瑾兵且令
來此護糧爲要也不宣五月初五日

又書

郭玉鏡來見事可會作一帖稟軍門猷在敎下決敢擔當此事就收此輩為兵他說若用立功決可得璉猷意用之一則糧道無阻一則璉不能由此路夜遁一則以賊攻賊其功易成待他開名送來猷自有方法遣之但須軍門主張於上若事有緒請發大白牌幷差官齎旗牌來護其妻子猷與他說汝等助吾作兵我自有大兵去攻張璉汝省上司如何惟得汝十二日

又書

丹竹黃鄉之兵若早至則大事皆我哨了也今又止之恐難得滿數之功如何如何廣東來奪璉猷不退一步則我兵與前左哨兵今日必爭而殺矣其誤事豈小且亦在幾希之間耳不爭而殺幸也猷今愁此輩旣撫之使殺璉今我不得璉而又殺之於事體決未嘗公將何以教之但西巖山賊尚多若丹竹黃鄉之兵不至恐未能收拾使功足數也幸已之十四日

又書

林朝曦尚未獲有云尚在大山有云逃入招撫村有云欲走入永定尋契家猷已多發懸賞告示差人四散挨捕然此賊今為獨夫縱不能得亦何能為乎況終亦難脫也為萬世開太平公之平生也三圖立縣懇乞贊成祈仰祈仰

又書

古松十月初九日題林朝曦捷音本有候命梟示三省之句且又造程鄉功冊起馬之息尚緩三饒覆本尚無報三圖之縣諸公咸謂宜立若行府縣議恐可否不一竟難成事機會一過後來繼今其心志不能如諸公千萬世之太平不得開豈非公與猷之責乎謹人候奉我公覆報

又書

前因李文彪事海洲極力諫阻軍門不納其諫一牌與海洲頗欠順海洲自入與軍門辯之亦頗動氣軍門謂我此牌一行本道一行漳南道不過欲激之耳非有他也陸公性頗急而必能辯白黑如公者乃其平日言論所敬服者我輩幸勿以此小節而病其平日可也文彪子事已往者同墮甑但軍門意尚不休猷與海洲日毎婉言之竟不肯從必欲大舉公私皆困之際狼兵傷損過半之後決至不可收拾智者莫能如之何也何如何如漳州有秋泉在猷難行事一

也此方事尙多陸公不肯放二也若至漳州極少亦要三千兵在手錢糧不能繼三也今姑候明旨到則不得不行雖然猷至漳必有一番作用以奠安一方所望我公同志不吝終教則萬幸耳不宣

與陳海洲書

本月十八日總督胡公文至金松澗處著各哨本月十六日進兵文書後刻期二日到而發來兵二枝尙不見形又不知何日可到軍令如此教人如何遵守還是兩廣軍門將令不差也譚二華兵至乞達軍門令來共事可乎人便此候不備

又書

孤軍入賊穴幾一月廣兵在遠方攻小寨報功竝無一兵至璉賊之境今惟候公發丹竹樓黃鄉兵至卽進圖璉尙得事濟公之功爲上也近日上饒諸賊具狀來投欲圖璉立功自贖已許之看一二日何如如未能得璉猷欲因而撫之使反戈刃璉此或可遂也人便此候不宣

與譚二華書

公以浮萍隨風聚散喻友朋可謂親切矣昨雖連牀兩宵而彼此情話俱不得盡相資相成其在何日計當不遠起復爲金革之變禮魯公伯禽曾爲之夫何足訝猷只恐鄰邦之間欲不盡法則事不集欲執法則易生他議李一吾所謂五難者是也願公思之若在浙在閩則無不可饒平之賊不征必難了事不知梅公恩主之意何如乞公贊成其事地圖一張奉覽諸葛生高士也猷欲其領鳥銃來助陣亦乞贊成幸幸師出匆匆裁候不備

又書

猷姑先督兵往應尅期尊駕雖後二三日臨亦不妨但不可不一臨使猷饑渴不能慰耳謹再人迎諸容

面不盡

又書

與賊對壘二十餘日廣兵不來援兵未至賊衆兵寡未敢決戰伏讀大教伊呂之略夫豈多讓今世握重柄當大事有如公則智士皆願奮謀勇士皆願捐軀何賊不可平乎公再思之此中事必來共議乃可收拾幸勿遲疑璉賊今爲獨夫餘賊各願生擒以獻縱未卽得大抵數日後賊皆反戈以攻之矣且看何如匆匆布候不備

與楊宏舉書

聞考在金門甚喜慰知君必能推我之愛愛金門之人金門之人必能推愛我之意以愛君也其勉之但不知進步在何日深爲君憂而未能爲助如何如何興泉地方不意有今日我心欲來廓淸一番未知得遂願否不宣

與桂少江太守書

平和詔安二哨之兵與賊對壘無日不戰皆公在內調度凡百供應不乏故兵將用命若是但得廣中兵早至破賊必矣天下事不一勞不永逸計巨寇撲滅在各方竊發者當自定也惟既定之後復民瘡痍不

無望於愷悌之父母爾人便敬此伸候興居統容面布不宣

又書

捷賊就縛皆院道諸公發謀亦天奪之魄脅協從之衷致然耳地方惡其不寧聖心憂其不慰功之在廣者猶在閩他所不敢計也竊謂破賊擒王功止搏噬前已居中制外百供不匱苟非其人將何恃乎猷於今日凡百賴藉門下乃知蕭相國之功眞當刻於淮陰之上也班師之日擬親叩謝未知得遂否容當圖之謹此布復不宣

與盧璧山書

聞公有卜子夏之苦不覺爲公心碎蓋此變猷前已經故知公有不能自排處然命也數也古聖賢君子夫誰無此變不得不自排耳容另人奉弔平和哨狠兵十八日即抵巢連破數巢得功五百餘張璉得報奔回十八日由小山路到巢聯數巢之賊來攻狠兵營自已至申不退狠兵因連日攻寨氣力疲困頗有懼色猷自督龍南兵來策應忽然山頭揚出龍南旗號狠兵擂鼓欣躍龍南兵自高衝下其勢莫禦賊遂潰奔斬獲雖止數十解圍之功爲大也猷今督各兵

爲營與張璉巢相去里許煙火相接鼓聲相聞只候廣兵不至張璉時常相犯已請軍門陸再催丹竹樓兵至即破之矣尊駕乞來此使猷得受方略易於收功豈不幸歟猷欲詔安兵來合哨有功則共不知邵揚二公之意如何有便乞一字問之

與邵甘澤書

公向欲猷督兵入巢使璉賊回顧果如神略也但猷入已深廣兵未至璉賊聯數寨之賊日來接戰公向謂三省六哨之事惟漳州獨當之猷今則以深入之孤軍當全巢之劇寇其事一也雖然不入虎穴安得

其子本哨自入巢以來得功近七百今只候各哨兵至同日進攻璉賊在掌股矣猷已與楊秋泉約進攻之日彼此相爲應援有功則共之也秋泉舊相知想不相拒惟公念共濟之義甚幸也不備

與趙桐崗書

猷孤軍入深與巨魁對壘賊恃黨多日來攻戰兵恃營固壘出邀擊相持幾一月廣兵惟在遠地收拾零賊至今無一人至張璉之境萬一此賊遁走罪將委誰且彼兵疲於外攻縱至其境不免爲強弩之末如何收功已屢稟軍門乞發援兵并催廣兵俱未有至

奈何奈何聞公遠行在邇不得面別心甚懸懸書去神馳不任瞻依

與鍾㕘將書

承教諸容面不多及上饒嶺腳社之人猷於本月初九日在陣呼其一人前來打話諭以利害與以軍門陸告示令擒張璉立功初十日據狀來訴情願擒璉自贖十一日據其稟帖約在一二日得璉其情亦切十二日果反戈擒璉解送間有李逢時黃景政往報前左哨帶多兵來迫取去見有千戶王節在寨爲質生以謀雖出於我但彼勢兇銳若與之爭必有鬬殺之禍故唯唯讓之大抵地方事已了八九矣念此輩先係被迫爲賊今又擒璉解報情有可憐信不可失已與漳南道金公議令併爲三四寨給以有功招撫四字黃旗安插待兩廣軍門示下若兵至彼必驚疑聞尊哨得功已多不然尚有許多未順之寇可殺不患無功足數恃公有昔日之雅敢請姑緩此方之兵以全軍門恩信而公之陰德爲子孫萬世享受者無量也何如

與張惺吾書

猷生平在天地四方恆以救人爲心於人亦多有濟

何獨於今日而疑之公不知猷將誰知猷公不信猷將誰信猷賊首惡其不得何必功歸於己活人是猷素心何必問軍門之榜公試審嶺腳之人未獲璉賊之先猷與之招撫告示票文若干既獲璉賊之後猷與之安插告示票文若干及爲行文止退右後二哨之兵則可監猷心矣公志在生民才足經世兹得同事誅暴救民皆仗威靈恐天下事猶有大於此者倘期得効尺寸於門下也

與歐東田書

東田今露頭角將來事業何可量乎天下人傳謂曰

眞廬江之友也世何曾無賢爲無賢者用之耳生近
又督兵剿程鄉連日獲功千餘又獲大賊首數輩一
面用生議設總兵以鎮壓之設縣治以變化之大抵
可貽千百年之安矣生數年來欲乞歸田爲無替手
今公既出我平生報國未盡之念付公一担任之可
無後憂矣我二人平生學問做人有許多相資處故
謂公爲我師可也謂我爲公師亦可也公進我退倘
有金針一要訣候不日至泉面告可乎不宣

上存齋相公書 時嚴公方解相位

古來賢相事業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其首務也然
施之有漸操之有要此在恩臺自有權衡猷言之贅
者欲恩臺相業必與伊尹周公爭流於宇宙爾絕二
省盜源立平遠縣已得其要猷近日親歷各巢詳觀
形勢須於程鄉大埔上杭之間再立一縣則永不生
亂待事少定即當建白此方事須猷經略一二年乃
可但聞南畿事欠妥帖此根本之大者猷當任其責
北邊事近甚於昔猷身未先朝露尚欲立尺寸以報
明時與知己猷言之實能蹈之身非所計官之崇卑
亦非所計願恩臺察之猷萬里馳稟不敢具禮蓋體

恩臺之心然則將何以爲報乎惟奮不顧身以報朝
廷即所以報恩臺也伏願爲社稷蒼生益加珍愛

又書

福建之事近得泉州衛指揮歐陽深奮力爲之以威
而擒其不悛者千人以信而收其投降者萬人活無
辜民命蓋不可計數彼中巡撫近已題薦矣猷謹薦
知於臺下倘得破格用之後來南方重任可付此人
也又譚叅政綸近補福建管糧彼豈敢犯名教就此
官乎惟用之兵革乃禮之變彼無以爲辭此人與猷
志同道同不論在南在北但得相資相濟必有大建

立以報恩臺也

與陳春臺書

高第是公故物探而取之未足深喜惟此物一到手
則志氣自伸才略自長道德自宏從茲進益皆不可
量猷深爲公喜者此耳其勉之哉人生得爲男子又
得高科不自勉求與古聖賢豪傑並駕以負平生所
學良可惜也同志之士目中有幾惟公可以此言進
想不爲訝不任祈仰之誠不宣

與王賓南秀才書

覽公與思責書悄然念公公之於生何久涼涼也公

高才絕學當得祿養久矣尊翁九十菽水不足以歡誠爲可恨不尤愈於生之欲養而親不留乎謹具白金爲尊翁一朝之歡何如不一

與周雲川書

泉有郡賢守惟稱眞西山王梅溪二公二公當無事之世成此非難也今日之難視其時不啻百之使公早得膺專城之寄決無今日今朝廷特簡公以來還定撫集其究安宅旦夕可冀也桑梓有怙不勝欣慶匪佞匪佞猷以非才謬膺重寄計其事體與泉中等而事後撫綏亘圖欲得百年無事實仰望於公之處

泉者以爲則做公視天下一家也幸不以猷之愚而棄之經畫機宜不憚悉示則公之道又行於此方矣謹此專官馳奉起居虔乞教言幸毋金玉爾音不勝遠禱外惟爲廟社蒼生加玉不一

與顔山農書

後臺作古人公無同志猷落莫于雲中又乏賞音此公所以言歸視吾夫子歸歟之嘆信爲有情不識貴鄉之才子弟亦有一二斐然足擬曾點卜商諸賢乎猷今年六十矣每思夫子耳順景象恍恍惚惚又思吾心此理與形俱生十五之年此心通也未嘗減也六十之年此心通也未嘗加也今謂夫子年漸高德漸進豈吾輩學問至於今日全未有進益耶又猷二三年來浪迹於燕趙晉楚吳粵之區見宇宙如此其大學士大夫如此其衆堯舜周孔之道不明不行佛老術數處士橫議恣肆於天地之間無有爲吾道立一赤幟以排之思欲見公發一慨談以求質正而公相約之書適至喜何可言猷茲十一日自會昌下贛約有數日住于彼專人候迎至彼一敘彼此質正之下或有以開千百載之矇瞶未可知也幸毋有遐心不宣

與楊秋泉書

立事功易處世間人難猷實坐此病每每受抑公亦不免如此或曰爲人易爲官難爲將官又難吾二人者其同病乎此也可奈何猷急欲至漳一領教因此中事關係甚大又有朝命恐不果矣惟公勉力功名以答明時救蒼生他不必計也不宣

正氣堂集卷之十四終

正氣堂集卷之十四

第三葉第二行世下裹按本集多作世下袠

第九葉第十五行能辯之辯似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四行就縳之縳似當作縛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十六行搏噬之搏似當作摶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八行怱然之怱似當作忽疑傳寫之誤

第十六葉第五行一担之担似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集卷之十五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杜編次
鄉山鄭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梓

書

與諸司會呈諸軍門書

嘉靖壬戌閩中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府讓溪游公宸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上怒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與戰於崎頭死焉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

都督戚公提浙兵未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移檄速戚公作滅倭議會新督府二華譚公綸至得議甚喜且移書於公日萬勿速戰以四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大將分道並進滅之賊騎馬躍走者盡陷溝中無一漏者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逗遛語於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爲嘗興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海運數日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日吾爲將三十年不取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尊於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蔭子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甫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甚少至於眞知公則惟綸一人乃不爲衆楚所咻然又不能爲公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姑自治兵一節言之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

愛蓋誠似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似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知及之仁能守之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此生自謂知公之深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

為乞賜大舉撲滅攻陷郡城大夥倭寇事竊照遇異常之變必設異常之謀方可成異常之功今日興化府城為倭賊攻陷可謂異常之變也必欲復此城滅此寇惟以前日之兵用前日之謀則既不能禦此寇保此城於未陷之先又安望其能滅此寇於既陷城之後乎然所謂異常之謀者何也曰大舉之兵是也興化府城既可攻陷則福建通省之府城皆屬可憂

是福建各府州縣皆當出兵輸糧以共滅此寇以弭後來之禍也非但福建一省竊意天下十三省皆當出兵輸糧以共滅此寇以弭後來之禍也若使此寇無所挫衂將興化寶物子女盡載而歸則倭賊必以中國府城亦爾易圖吞國而來則浙直福廣沿海之府詎能保乎天下奸雄竊發之輩以為倭寇能陷府城如此之易必生睥。睨。窺伺之心其禍曷可勝言興議至此心寒骨悚敢有一毫悅生惡死之念非為人臣子之義矣然所謂大舉者必興三四萬之師備三四萬之糧六七萬之財遲之數月之久然後可使此

賊一人一板不返也今之第一義乞即差參將二員各督兵船一枝往把三江黃石二港一面督造叭喇胡小船各五十隻與用使賊不得由海脫遁劉總兵督兵一萬由北而下俞總兵督兵一萬由南而上戚總兵督兵一萬由西而東各漸漸劄營移至興化賊屯處所合為堂堂正正之陣共成十圍五攻之威大振太山壓卵之勢一鼓殲滅此醜以快天下人心合用糧米差二員齎銀分投浙江廣東收買前來三江黃石二港給散合用精兵在俞總兵者聽於南贛汀漳惠潮募用在戚總兵者聽於浙江等處募用在劉

總兵者聽其自行取募或調苗兵與之若以急功之心。為之今日徵兵一枝方至在將官以為倘未可戰上人三文五令迫其決戰而敗敗則兵遂散去明日徵兵一枝方至在將官以為倘未可戰上人三文五令迫其決戰又敗敗則兵又散去財亦多費功竟不成唯有歸罪將官而已亦何益於事哉此乃以前各處用兵之通弊可為今日之鑒戒如蒙准議一面先差參將二員守把二港一面行劉總兵住。劄福清俞總兵住。劄惠安戚總兵住。劄仙遊各一面把守一面聚兵或行借廣東江西浙江各鄰省或搜括本省布

政司鹽運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見在庫錢糧不問起運存留各項之數盡行查出委各監督道支用除行各按撫衙門外緣係乞賜大舉撲滅攻陷郡城大夥倭寇事理職等未敢擅便伏乞遵照施行

興化滅倭議

竊謂欲滅平海大夥之窮寇使分折其勢而滅之一策也而中有疎遁者使連結其勢而滅之一策也則無餘類矣使之分折而滅之者何也海上兵船退泊他澳使賊得分一半入海而從追擊之陸路戰兵遠離屯劄使賊得分一半從陸而走而後擊截之入海

者或遇昏黑之夜追尋無蹤則一功不得追尋有蹤擊獲多寡亦未可預度陸截者或昏黑之夜邀擊其半或得其十之二三而已故日中有疎遁者此則據今日兵勢言之只可望其若此耳使之連結而滅之者何也俞總兵營見結於秀山劉總兵營見結於明山其二營俱且仍舊一面速催戚總兵之兵早到地方俞總兵分兵一半與之合勢前去渚林咽喉之地橫結數營仍於營前自左海邊起至右海邊止約二里之地立爲一字排柵柵外乃開深溝日夜固守使賊不能陸遁然後多用叭喇胡船及三板船裝載大小銃直至平海衛岸邊將賊入船隻盡行擊壞賊水陸路斷麥米食盡一網收之寧有孑遺或曰戚兵若到共有二萬何不迫城大戰以收速效孑爲久巧之圖師老財匱其將若何曰世之論征伐者皆未遊宦兩廣故談月日遷延則以爲異若曾宦遊兩廣者則知其爲非異也如張璉賊衆萬餘漢土官兵十七八萬糧米十五萬銀二十餘萬整備於一年之間圍攻兩月而後成萬全之功若林朝曦陳紹祿衆亦盈萬官兵止二三萬臨之遂被挫衂延至今日尙未妥貼今倭賊有二三千從賊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鬬官

兵之數僅與相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被其挫衂東南大事去矣我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遁走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則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於前故曰可使無孑遺也或曰倭賊攻城每每易破今言攻彼之難何也曰攻者虎也守者羊也其破之易固宜矣若守者皆虎而攻者未必虎賊相機衝出勝負蓋未可知堂堂王師以討窮寇廟算無術先戰而後求勝乃今世用兵之通弊今日豈可復蹈之哉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只喜

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竊意天於此賊似有欲盡滅之意離興城不他遁而往崎頭勝歐兵不他遁而入平海皆自投死地進無所之矣乃今以臃腫之勢未易遁走姑食麥以活旦夕故曰天欲盡滅之也今夫奕者急鬬則脫雖有所獲亦不能多遠布則固可以多獲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如戚副總之兵未必卽到到又欲別用須早發銀一萬兩限二十日之期泉漳汀之間可得雄兵一萬添屬劉總兵比之客兵尤爲得力矣自古當事之人每有建議不能取信於當時而多取信於後代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蓋有由也作滅倭議

與讓溪游公書

猷以兵事經歷頗多知識頗審昨於恩主之前雖未盡吐求正然前會各道呈今滅倭議大意具見事求可功求成虛誇。支吾之言能順承人意於一時於大計竟何補願恩主熟察猷今日舉動萬一有誤豈獨關閩省之氣運天下之氣運實係焉察之計之勿以狂愚爲罪是幸

又書

戚兵到乞尊駕至營調度其各枝兵孰銳孰不銳合三營之兵分布擊賊爲有餘爲不足必如是而後萬全若不如是則不萬全門下俱目見之然後知猷前者所執爲未必非是也猷目疾已愈承垂念感荷不勝不備

與福建軍門二華譚公書

猷爲世之不知兵者迫令速戰不得已著滅倭議惟公能諒之也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而後成天於公不謂無獨厚之意也此時南風已猛新倭只福清至七八百名閩地次第靖安矣取臺兵亦可猷意客兵傷者病者難補福建汀漳之間任選任補多多皆辦其要只在訓練訓練猷今又得其深矣徐共圖之如見欲調兵則漳州府漳平縣之永福長泰縣之高安漳浦縣之濠溽龍溪縣之藤尾共可得兵五六千人皆精勇可用公至省乞將戚兵速發仍乞速至營指揮則大功收矣吾二人者相期欲靖閩寇。茲得遂願共相期於扶社稷澤天下之願皆可預卜其能矣不宜

與戚南塘書

猷與賊對壘不肯輕戰專候公大兵至併力收功世

人皆以猷爲怯爲迂唯譚二華及公能識猷心賊在數日欲遁願公速至人皆以爲公遲亦惟二華及猷能知公之心也諸容面不宣

與李抑齋書

海中有許朝光兵船環圍之猷與劉總兵相連列營於東蔡一帶亦扼賊之吭也只待戚兵二三日到即議進攻讀公壯猷非深於兵者曷能道但此非旦夕所能辦今之當事者急則以烏合之兵不利之器責將官以寡勝衆以弱勝強之能緩則散兵省財之文一日三至爲將官其何能展布乎雖然閩事今有蕩

平之期矣讓溪公回籍聽勘代之者譚二華三五日間可至省也此公平日與猷論兵於公尊教一一相符其與猷交誼之厚相信之篤蓋可追於古人俟至猷當以公教呈之必就門下求方略安閩地矣公文詞壯麗韜略精深讀者自知振奮有才如此用之不盡可奈何哉不宜

與葉瞻梅書

平海之役猷倡議困守使賊不得遁待我兵厚賊食乏而從收之幸皆如所料然始而駭中而疑者衆今其翕然定否也唯聽之耳高明如公想能原亮也苟教惓惓令人企仰無已會晤其在何時乎不宣

與陳梅山書

公近在莆樞衣盈門不知所講授者如近世之人謂造道之言而行在其中抑惟會此道於一書無文之始要於踐履之粗求至止於盡性至命之微窮亦可達亦可推之四海而可推之百世而可乎欲與公同志一劇論更僕未可終如以意相通則一言可晤不知尊教以爲何如不宣

呈總督軍門北川張公書二首

請留徐僉憲

徐僉事恩信入於潮州各縣之民與賊已深新任之官其才略雖數倍於徐亦須朞月而後臻此況未可必乎竊意徐若一離地方必有意外之虞若再留之非有專道之寄本官又難行事莫如恩臺初意改徐代李乃於地方之慮爲得策也伏願鈞裁施行仍乞明行徐知使爲地方之心無替於前不任惶悚

再請留徐僉憲

徐僉事事似宜決行若待議定則無及矣古人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三萬若徐者何啻十萬前者送部之說於地方之計左也伏乞恩臺察之爲地方擇官

恐不容緩不任惶悚

與南贛軍門堯山吳公書七首

議以賊首伍端征倭

潮倭近奉明旨督責甚嚴猷來廣本爲潮倭因總督軍門在惠不得不往謁及稟取兵糧不意惠州有事山寇失利適猷至遂以委猷並不言及潮倭言及潮倭則謂此易事乃延緩至今兵亦不集功亦不收可奈何哉今軍門已行猷與吳總兵議且將見在兵數千督往潮州會剿伍端有衆萬餘姑欵處之簡其衆二千往征倭可取則取之亦不爲遲昨承教許兵相

助同舟之義何篤兵須取路山程鄉仍乞鈞牌著程鄉縣多備船隻候兵至用餘容續布不宣

伍端用命

伍端等兵至中途有一二人倡言惑衆謂我爲僞招欲誅殺之把總俞尚志翁思誨即同伍端立斬二人衆心乃定正月初七日到潮陽分毫不敢騷擾不宣

宜緩諸巢而急征倭

藍松三賊聞大兵至退回舊巢既回巢不流突且宜安之免阻我師昨至長樂因葉丹樓賊數千阻塞大路猷以牌諭之彼即退入山中如此山寇到處皆有君節節與之從事一時未能收功不得前進剿倭又如總督張之於伍端也梁參將督兵與吳平戰不利饒平各兵俱散回大抵此等劇寇必須大兵齊集計定而戰乃可成功若調一枝兵至即與一遇無有不被挫者猷至彼尙欲諭招吳平須吳平不合倭則功易成也容續不宣

伍端兵不宜數數迫戰

伏讀公謀定後戰數語千古兵法盡在其中非深於兵能道其眞切如是哉伍端之兵不宜數數迫戰猷與同事之人辯論屢矣彼亦不過欲功速成大計關

係不暇恤耳茲集大兵進止遲速猷自主之要於成功以報諸公耳蔡汝蘭將勇兵強調來潮用決可成功但潮之新倭非旦夕可了此兵一來便難回首山寇蘇阿普藍松三未知流突何方葉丹樓近又至與寧向往難測汀州江西似當慮其流至伏惟尊裁如山寇勢緩乞將蔡汝蘭兵發來合剿專人請示不宣

欵吳平用伍端以大殺倭寇

吳平輩猷至潮自有欵之之方須使平不與倭合然後倭可剿也伍端用之爲兵一則以賊攻賊兵法所貴一則惠潮地方可無流毒之患但剿倭事不能急

須畫圖貼說分哨明白堂堂正正四路漸進十圍五攻之勢成太山壓卵之形張乃可收萬全之功願公詳示方略以教不宣

論山寇多宜撫剿竝用

猷正月二十五日在潮州承賜教且圖山寇猷業已至潮與倭從事頗有次第竊意山寇流突總在域中徐皆可圖倭寇奉有明旨如不早滅入閩合䑓猷罪難逭矣藍松三余大春數百人猷款之于程鄉之西洋回兵乃圖之已專人奉告劉萬淵聞漳南道已招回如欲圖之未可草草似去年蘇阿普龍巖人漳平

令何以見殺欲剿此賊又須差官先至該縣畫圖貼說計兵計糧圓而攻之庶可成功又未可如漳平令之草草到處地方盜賊塞道必欲逐起用兵糧餉難繼兵亦不足猷意蘇阿普必不可宥之賊決宜圖之其餘草寇皆宜隨機處之用以爲兵則爲精兵安之舊穴則百姓免受其害此雖非上策亦斷非下策也吳平勢大圖之未易一准投招使當閩新來之倭則潮積年之害半月之間蕩然矣不宣

吳平得功

吳平近日得功實公前日行賞以鼓其心耳撫平亦一時權宜不然近萬之衆與各倭合益難處矣

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十九首

論地方事勢

猷今歲七月間入廣專爲潮倭至惠謁總督張適有事於伍端等賊失利遂以委猷猷至營查各報効狼兵稱一萬者實在不滿二千此蓋廣兵極弊之政頒兵官朦蔽軍門不及知只云有兵若干如何不成功不知其不成功之由在此耳猷即行通查呈總督發回仍乞正調大州之兵數萬月久無至總督軍門奉命休致猷始因伍端苦求招撫順而款之責其殺倭

自贖伍端將賊首溫七等六名送解仍挑選二千精銳聽猷差官督往潮州會剿倭寇倭寇之中有吳平衆萬餘欲立功自贖若出眞心則倭易破若無眞心尙費力也聞尊駕撫臨在卽喜何可言恐新榮任未得移鎭伏乞定委二司官一員前來監督接濟兵糧幷賜方略示猷遵行仗名公威靈或可收功其餘廣東事情尙多有懷如縷尙祈面領敎誨也不宣

慮福建倭寇流入潮州

此間倭寇一離鄒塘被兵追剿脅從者盡散回家殘倭亦不多伍端等兵隨後追去想亦可了唯閩倭已

至漳浦縣界來潮只三四日程彼有大兵追此無大兵禦將若之何福建每用兵必四五萬每費必十餘萬以前之倭每每避閩入潮一入潮即爲久住淵藪無兵可剿之滅亦無兵可驅之去因軍門遠申請動經月餘信息多不的確相視以延日月而已伏望明公早至潮郡使猷得面領方略以展布其搏噬之能實大幸也

請豫防惠州伍端兵勇而不擾

惠州當有重兵以防倭之直奔一時調徵不及若以伍端之倒處葉丹樓則地方少一巨賊官府得一枝

精兵乞與各道議行伍端兵非但見敵奮勇其經過屯劄之地秋毫無擾於民亦從來官兵所希

用兵不宜急迫

堂堂之兵不在急迫要於成功而已若兵未集而勢尚弱或兵既集而機未便皆不可輕舉挫鈍猷在軍中自有定慮乞賜寬假使猷得以展布猷每次成功以此每得罪於諸公亦以此也謹情預告

論徐僉事才性

徐僉事道誼才略實不易得數年所成之功有本者如是非倖也但其居功有未純善令人不能容且從而忌之前者百川北川二公但知其賢而略其他故得其力以共成大功伏惟慈察

調兵在兵目得人

潮民猷出示四方募之爲兵日久無應懼猷隊陣伍甲稽察之法密耳子弟攻父兄名公之見何其眞切乎閩兵亦不免有此說顧募兵之法惟在頭目得人斯無弊也猷所用頭目皆數年相從兵間而閩兵多猷舊役前請四千後請一萬者已皆分投差各頭目充哨官名目往汀漳之間調募矣此兵集日進退止齊之法中明數日即就紀律與倭從事不患不成功

矣

條議潮州用兵便宜數事

此間事情重大須猷躬赴門下盡吐陳之而名公信之則不患偉功之不立古人一見歡如魚水其隔千里似面談者必在一見之後也區區之心欲求一見倘在許進之列荷推如故之愛則猷得以遵信而展布成敗利鈍猷不爲恤名公亦不以是論猷矣顧事勢急迫猷不得離此可奈何哉所賴名公精神意氣超越千古凡猷所具聞者必能洞照而俯察也謹具下情差鎭撫俞尚志禀請裁示

一新倭將近揭陽者哨探人報有云一萬二三千有云七八千要皆大約言之大抵盈萬也審之被獲眞倭說是日本薩子馬人此地方人比別島者爲強

一舊倭原稱二三萬人後因徐僉事等用計散其協從及節次攻剿見存不滿千人不與新倭合夥然緩之則不相合急之則合要之用大兵攻剿不問其合與不合也

一新倭後至一起數千因河漲用兵船守之不得渡連日操兵及暫募山海各兵與戰擒斬近百功由舊路回或是詐回不日當復來未可知也

一時下各省可用之兵第一則浙江次則福建浙江兵不可卽得故取用福建以應一時之急此賊自舊年十月間犯福建攻仙遊彼中有浙兵二萬餘兼之閩兵萬餘亦且徐徐計議整頓兵馬至十二月終乃一戰解圍尾追南下擒斬雖不爲少絕滅之績亦竟未收但閩兵與賊從事已五閱月逐程追賊一入潮境則彼事了矣潮兵追賊益急則賊入益深而鬬志益專凡□入犯官兵向鬬則馳馬出邊山賊流刦官兵向鬬賊回戈入巢倭賊有一萬人官兵力能剿其五千其五千亦無遁處必與官兵死戰至於盡亡而後已蓋□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入巢爲生路倭賊以死戰爲生路兵法謂入深則專不得已則鬬觀此之故乃知鄒塘之賊屢被官兵戰攻而不能收全績者有由矣

一先調福建兵四千者爲舊倭也不日可集續報新倭勢大再調一萬因差去人阻水行遲須閏二月二十後方齊至潮共可分爲三大哨每哨五千人尅期圍攻賊若敗衂必流奔逃生惠州狼兵分爲二哨王詔領撫民范志與曾景茂等兵爲一哨共爲三大哨由西南迎來合攻可以破賊矣乞令王詔及鍾門二

參將督兵由海豐取路約閏二月二十後至揭陽聽猷尅期會剿

一事至今日錢糧不得不多費潮事因惜費故倭賊數萬以潮爲淵藪年久不散福建事前亦以財竭不用兵故有興化之變一二年來內帑發銀兵威乃振廣東庫藏時下空乏固其然矣然欲望濟於內帑則不可得似當多方處辦斯可濟此大艱猷之一身許國已久此則計當就滅萬一不滅以身委之豈不慨然要之能成天下之事以報國恩報知己是夙志耳願名公亮之

一閩兵之調是救急一著其第二著將用何兵新會之兵不可用狼家大州分者可用浙江兵或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兵皆可用但調取非旦夕可至師益老費益大將若之何伏惟名公裁之或一面行調東蘭各大州之兵令嚴催急可應用也

一乞催糧賞道領帶多銀前來潮州府接濟

一調到各兵俱臨春奔晨進則死敵退則死法工食一日二分不足以養妻子名公行議欲加各兵聞之躍然思奮大抵不能如浙兵在閩之例只如閩兵在閩日給三分之例爲中正也乞於未進兵之前暫行

支給以鼓衆志如倭事已寧不永爲例

一廣西慶遠守備亦孔昭乞取發猷處委用

一賊若流奔猷督大兵隨其向往攻剿乞行沿途縣分買米備用

一本色行糧米須廣城各處買一二萬石來用若全仰潮州恐悞事也

一硝磺亦乞於廣城多買發潮州府備用

諭用奇難以滅倭衝鋒兵無定名

舊倭前募兵四千者一二日至齊調度整頓使盡就律約在望前猷親督進剿可使盡滅以了前件也新倭甚猛悍其數非止二三千未易與也猷乃再取葵兵一萬名猷得此兵用所謂識將意識士情如心之使臂指方可望其成功若夫鄉兵操兵三三五五不成片段東避西撑故習成風雖十萬亦難用也土官之兵緩難及事賊已入境勢如燃眉猷慨然以身任之恃名公而已用奇之教甚是兵強將勇賊衆且堅用奇以破之如伍端屢得功是也兵不強將不勇如念六日之戰堂堂正正以多敵寡且不能取勝又烏可以出奇望之乎山賊出一奇以敗之即遁回巢倭賊雖出十奇以敗之其患根終不拔舊歲興化之役

精兵三萬堂堂正正故收全功今歲閩中浙兵僅二萬雖用奇敗賊一二次不過驅之出境而已猷請賊入我境決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使其片甲不返則事得速了若調兵一枝不能取勝又合散兵而去將見遷延愈久費用愈多事不得了數年之潮事然也今日可又若前人乎興化事壞然後請內帑三十萬以收功今日又可俟納於內帑乎各兵行糧每日升半方足食用一旦奪其五合彼實不願衝鋒兵加銀一分其不衝鋒得以工食非衝鋒藉口也且衝鋒兵無定名今日此一枝衝鋒明日彼一枝躍然曰我欲

衝鋒爲將者觀其氣壯卽許之故衝鋒之兵唯當臨
時懸銀以作其氣不在工食之加也今工食或照舊
二分或再加五釐亦可其米決當照舊與之升半伏
惟名公裁之新倭近舊倭只四五里徐僉事使被擄
贖人者反間其間遂相猜疑新倭卽離去揭陽山中
與福倭隔六七十里此實天奪倭賊之魄亦徐用計
之奇也王詔所領之兵且宜住海豐差人哨探然後
取路至揭陽合剿新倭後面一起探哨謂有三千人
因河漲以兵船禦之不得渡退去見劄鳳凰巡檢司
離河三十里伍端部下之人俱聽順其令吳平性愚

鈍其部下多有不聽順者觀其投招雖出誠心尚疑
官府之未誠故其欲出兵立功不免瞻前顧後不能
如伍端輩之慨然但彼心果誠終無異志猷自有術
以遣之如其不誠復有叛意猷有重兵自足以制之
昕下且善處之一意了新倭事然後驅使回閩安插
也待與徐僉事議報門下以便題知不宣

狠兵宜在海豐

狠兵只宜在海豐取路來揭陽一則便會剿一則阻
賊去路若發來潮陽則遠猷已行王叅將矣廣城各
處哨船乞多調來惠州聽用賊勢甚多梁叅將謂二
千者妄報也不宣

調東蘭等兵

猷言第二著合調東蘭等兵偶與尊意相合不知名
公已籌及第三著又非猷愚之。所及也名公調度發
縱出於尋常萬萬猷獨不少効搏噬之勞乎不宣

議再添兵一萬

天欲爲蒼生平禍亂故生名公又生猷者欲充名公
搏噬之用凡有稟請俱荷俯允千古遭逢惟此一時
猷敢恤此身哉猷謂倭勢之盛必須大兵圍攻方可
盡滅料始及終如辯。白黑決不有一毫差悞做到今

日已有七分工夫矣何謂七分猷兵方集卽劄後與
前有烏石之賊後有蘆清之賊欲專向烏石又恐蘆
清之賊出兵之後故與徐僉事議移營與蘆清之賊
對壘兵賊相去只二箭地唯中隔一水深四尺許可
以徒涉逐日挑戰打銃賊亦有一二損傷此皆未足
以收大功欲收大功決當再調萬兵來當一面則可
追蘆清之圍而攻之亦不過二十餘日事耳賊見兵
盛迫近其巢欲尋烏石之賊合夥流突則大兵已當
其前欲由山路遁走又恐大兵衛其後或只且住蘆
清不敢動移然兵氣已振賊氣已縮已有七分工夫

再得一枝大兵合攻乃收十分全功也十圍五攻收功萬全猷能自料以寡擊衆小戰獲功非猷所長也萬全之功衆所共見欺罔無所施以寡擊衆小戰獲功欺罔粧飾虛多實少雖有大智識之人亦鮮不爲所惑願名公熟察乃可以用猷而責其成功天欲亡賊必奪其魄使之久住蘆淸待我再調兵至一鼓擒之必無遺類如去歲興化故事興化之役猷固執其必如是乃收全功當時之人皆不猷信信猷者唯二華一人噫天下事未易一二與世人言也願名公察之天欲名公平禍亂今日之功豈止如興化事乎吳

平并各頭目向化眞誠驅而用之與伍端同其部卒有一二不向善者或有之容徐處之不宜

伍端兵欲歸耕田可以堵賊之前

伍端兵欲歸因而遣之萬一賊出海豐就近令統兵一枝堵其前亦一助也此兵之歸謂欲及時耕田爲盜之心已無矣似當亮之闔兵須一戰有功乃再募尊教甚是托擊蘆淸出不意以與泐水之倭從事尤爲奇算卽遵行容續報不宜

議辭福建軍門二華譚公援兵

以前諸事俱該徐僉事奉報初六日兵攻蘆淸倭巢甚固兵不能登鳥銃對打各有損傷兵收退賊開門衝出兵復衝去賊走入門復閉如是者數合賊入門在後者被兵斫死甚衆只取得功六級其餘因賊銃多發不能取功兵每戰雖被暗銃中傷但死者死傷者傷生者勇氣益振蓋爲紀律所拘不得獨進獨退耳譚二華公特差人來欲發浙兵助戰須四月終無營乃發來又云行糧月糧須廣東處給猷意四月終我兵決了此賊辭之不妨尊意乞示以報二華

九龍山之捷

本月二十夜三更賊由中窖大埔寮遁出猷行湯克

寬王詔卽催兵追逐至九龍山一帶共擒斬一千三百餘功賊由此遁者有由也賊被困已久全無鬭志故我兵傷者只二三人又殿後拒兵者皆眞倭今所得功眞倭甚多與往常不同所餘眞倭或有二三百人從倭四五百人奔入山中向潮州路行官兵追至百里之外因雨淋無糧姑且收回侯探有實迹另追計其從賊決分散眞倭決是尋船入海容哨探另報不宜

處柘林叛兵

舟兵以糧乏不給叛擾廣州廣州非公轄地督府自湖吳公請於朝以公平之此其

首計事之書也其後成功要於料事之初不爽自湖公上其功於上日兪大猷機謀神密而運用不窮智略精詳而施爲有序收羣策而行間諜料敵如在目中撫商夷以助折衝制勝歸之掌上削平諸寇兵不留行戡定百蠻功無與二眞方今東南之大將抑他日西北之長城公移書於徐僉憲日叛兵撲滅自湖公雄略卓越千古邈其故在休休不自用一念耳爾公相得何其快也

昨南頭沙船至叛兵遂遁若白石船與兵船合揭篷前去叛兵遠望見決星夜開遁此事終無了期竊謂宜一面整兵備糧爲遠追之圖一面欲撫做到中間有機可乘則爲之庶易收拾伏惟尊裁

集兵船以攻叛兵

叛兵事決爲攻剿之圖亦須旬日後乃可齊整香山澳船猷取其舊熟用林宏仲者數船功成重賞其夷目貢事已明諭其決不許猷候制出各號帶即差人分發此澳船幷南頭船白石船尅日齊至合攻此數日且言招以欵之賊與白石人相持一時似未遁走如恐其遁走草草臨之亦難取萬全矣乞裁之

處叛兵當有次第不容助長

猷荷知遇厚恩効錐刀圖報其本心也顧處事次第自當如是不容助長今且待其送船至然後以難責之以計欵之忽然而動破之必矣若夫知機先遁委難必其不然所恃威靈在上天心助順必厭其惡而奪其魄賊自不能逃也其餘風聞之言或有或無皆不可知惟不以賊遺後人乃見明公與猷之作用耳不宣

料叛兵不我疑

兪尙志已回烏船六隻龍頭划四隻橫江二隻已到白船一隻哨船四隻明日到二三日前彼中得虛報謂澳中人欲來攻他兪尙志謂決無此事衆乃釋然波羅之報旣虛昨此報又虛率有眞息報彼必亦以爲虛天欲奪賊之魄每每如此且勿實告兪尙志也

令一細密人去何如不宣

計叛兵必伏誅

哨探人三十晚自彼回謂各船尙在三門各徒分財不平或在山或在船不相和合湯克寬今午到白蜆衆兵船今夜方到齊四更決同開去仗神武可以畢事矣不宣

與莫吉亭海憲書

公言某慮事每多算一著此類是也

叛兵尙留九大船不送見泊三門軍門必欲猷得此九船幷其首惡數人今尅三十日晚出兵至彼攻之

合用米乞先發五百石備用恐賊知風遁走以爲長
追之糧又恐兵船由前門進賊以哨馬及龍頭划由
後門淺水出來肆前攻我公星夜差人至石壁地方
催續取橫江船十餘隻及趙陞哨船馬賢哨船四五
十隻俱來驛前防之此文乞卽行但勿明言行府催
米須念九日申時乃發至府也此舉賊不知風先遁
一鼓殲之必也如知風先遁雖延旬月終亦成功所
恃軍門神武我公威靈天心厭逆必奪其魄俾入吾
網餘容面領不宣

與徐僉憲書

東莞叛兵近日撲滅自湖公雄略眞卓越千古邇其
故在休休不自用一念耳公他日當此大位宜以爲
法不宣

上徐相公書

南方之事經略不過如是無足深慮者竊以爲當今
國家安攘之計惟□爲急耳而其中之大要又在
於強兵足食二者而已也強兵之法無過兵車足食
之法無過轉輸斯二者皆非常之事也要必待非常
之人而後濟於文得一人焉以經理轉輸仍使之得
舉其所知而用之則財不可勝用而食可足也於武
得一人焉以經理兵車亦使之得舉其所知而用之
則既教而後戰而兵可強也若徒用常才出常計而
欲其成非常之功恐萬萬無是理願恩主相公博求
而精選之則自有足稱任使者古人不借才於異代
豈可謂今世無其人哉職固非其人但憤□之恣
橫患兵食之不足遇君相之聖明慙尺寸之未効茲
年已踰六十一旦先朝露塡溝壑終不能酬平生報
知遇莫何以見古忠義之士於地下耶伏惟恩臺諒
察不任戰慄恐懼

奉報京師諸老書

潮惠地方今無倭寇此皆廟堂經略有方所致近蒙
兵部發下集計邊疏職再三玩讀無遺策矣內一段
謂練兵之法全在練膽於兵法尤得其深但膽如何
練或尙有至精至微之法存也每十人中八人習火
器二人習弓矢此又超越千古之妙略職竊謂非車
以爲之閑衛則火器無所施車制從古以來人異其
法職平生考究試造試用屢矣其在大同所製者雖
有益實用比前古不同今在南方考究再造登山涉
水皆不礙比之大同所製又輕便矣職豈敢妄言駭
世倘取大營督造一試果無實用甘受欺罔之誅獨

不見城中多銃則賊不敢近近者多傷死是銃得城以爲衞城得銃以爲威車者有足之城也與火器相資則可以破□矣此法一行非但可破□於一時千古之下相傳取法其功無涯也職年已六十平生抱此未得展布以傳後死必不瞑目千古一時之事業廟堂之上不俯就相成誠可惜哉狂目之罪伏惟慈宥

與自湖吳公論□書

本兵欲與伊呂爭流者觀其集計邊疏言火器而不言兵車言戰將而不言大將言用財而不言生財不

知猷何日得一至部下詳陳其說以獻也尊教謂轉輸之法可行於今猷思之喜而不寐敢求大稿賜示或猷以富食強兵二事自陳於天子亦可或猷言兵名公言食亦可古人事業亦今人爲之耳若視古人峻絶不可企及則國家將誰賴耶願名公教之

奉報兵部尚書克齋李公書三首

廣湖倭患已數年矣今歲用兵頗得其要此後決不足患山寇視倭尤爲易與山川崎險此滅彼生難使盡滅此輩以險爲勢不時擄掠截殺之兵一至則退而據險爲固其實截殺之兵其數不多故賊得以恃險若夫大舉之兵十圍五攻何嘗有不破之巢不登之險乎汀漳惠潮今有三處居民水火行旅塗炭州縣縮弱比舊三巢爲尤甚焉軍門素知只因庫藏困乏未議大舉以次議舉三年之間漸次蕩平不然不知所終矣一巢爲河源之小長江其賊首舊名吳鎮繼之者爲亞二馬五陳倫等數人有衆數枝共近萬人韶州之翁源南雄之始興廣州之從化每受其害又一巢爲八萬洞葫蘆畬劉子秀等在海豐縣地方有衆二千相連爲勢惠來縣之黃眞侯大才共有衆二千時出二縣刧掠往時自惠至潮之大路今無人

行驛舍荒蕪民村草莽深可慨嘆又一巢爲漳州之梅嶺在詔安縣地方此地方之人相尙爲賊或在海或在山爲漳潮二府之害已數十年一向議征未有決策近日賊首吳平回居其鄉其衆益逞此地不征則閩廣之患終不能息梅嶺與八萬洞小長江其地無險而廣必用多兵乃可殄滅其各地形猷未嘗查其大勢則在目中謹圖其略奉覽然南方之事如此而已要之不足擾名公之懷猷所望於名公與□從事爲千古豪傑所未爲之事業使天下後世知我皇明有名公一人足以報千古耳猷近接虞坡恩主

賜示集計邊疏細搜讀之目其言火器而不言兵車言戰將而不言大將卽具二啓奉稟諸老謹稿呈上其言火器而不言兵車猷已詳言之矣其言戰將而不言大將猷猶未敢明言之其實古今天下成大功立大業戰將之功少大將之功多所謂大將者學足以通古今識足以包夷夏氣足以運宇宙忠足以貫日月今大司馬應旨陳言不及天下之大將何其以寂寥視今世[redacted]哉噫治日少亂日多有由也猷不於臺下一陳之抑鬱之氣不得一吐一旦先朝露塡溝壑目

何能瞑名公以千古之豪傑爲己任猷之今日不得不仰號於門下也或先南營而後北營或先北營而後邊營願恩臺圖之千古治亂之機括在恩臺一人其可以尋常策士獻計陳言視猷今日哉猷無任瞻依激切之情具稟

又書

恩臺書附傳應嘉人者只一次亦近日方到卽差人同赴回報將行間又奉賜示名公爲社稷爲天下蒼生可爲切矣顧所憂者只在南而不在北在山寇而不在□何哉剿山寇如掃落葉去一層又生一層欲其盡淨亦無是理謂其能爲地方大害以爲深憂亦不足煩也有此天地則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此盜賊自古及今景象皆如此如其猖獗之甚則二十萬之費十萬之師堂堂正正環而攻之何嘗有不敗之賊何嘗有不破之巢何者山川崎險賊之所恃也大兵一進步步爲營與共其險我勢日張賊勢日促困而攻滅之此必然之理耳若久安長治之計則莫若衆建縣治如平遠一設則程鄉一帶之賊不得越平遠而武平上杭會昌諸縣皆得平寧矣時下之賊猷前揭所言三處者當用力近日韶州有流賊五

百人敵殺守備此守備不愼重之過非賊之強也軍門已發兵追之如不散想可得也猷所拳拳者唯北事願名公留意欲舉將才須得其堪爲大將者一二人以報上求斯可望其建一新之勳但不知何日得躬至門下借一箸將宇宙內忠孝大事機權大節南北大勢盡吐於名公之前一共籌之亦千載一奇事也願名公圖之不任隕越具稟

又書

猷受知門下在二十載之前比二十載之間備歷富貴貧賤患難夷狄時得上下乎一代縉紳公卿人士

益至今日銖銖兩兩籌之熟矣揭中所稟益審已捷
力知天下事必猷乃能濟得幾分必恩臺乃可造猷
以共濟第其所言不免與新進策士上書陳言者等
又欲人不以新進策士上書陳言者視之亦惑也唯
恩臺不以為惑則幸甚耳不任隕越具稟

與南贛軍門堯山吳公書

戚將軍在閩督制兵二萬有事則並集無事分為二
班以更番此可謂有總兵之名而亦有其實者猷在
地方寇至兵集寇亡兵散集則視寇之多寡而酌其
兵數以給糧散則一兵之糧亦無從處且集兵之時

少散兵之時多兵雖散也而軍牢皂隸門廚書手官
舍馬夫轎夫扛夫等役又義士謀士死士家丁之類
皆當從厚供給乃可責其同歷乎山徑林叢之區當
風雨霜雪之苦出入於寇盜鋒鏑之場若夫縣驛供
應只可用之於官道一二日間若用之三日之後則
盡逃去矣又一日之間柴燭紙劄必須添買犒賞之
費亦不能嗇猷為參將時面訴其情於北川翁覆議
如前常川供應此外又有洪道謙朱相等兵共一千
一百餘亦常支贛中錢糧今者猷知贛中錢糧缺乏
盡將此兵發回唯前項長隨人役勢難盡去今名公
裁革每日只該銀一兩四五錢委難充用猷計自八
月初一日起至十月終共減不過四百餘金贛中雖
乏必不係四百餘金之有無若猷少此則無以蓄妻
子養死士況今移鎮之初更端之際名公俯推四百
餘金以惠一國士如猷者使猷又得推此以養門下
之死士又使猷至潮得依以為例其恩溥也高明如
名公以天下為己任如名公厚處一國士如猷異日
就門下圖報豈但區區嶺表事哉願名公裁之不任
惶悚不宣

又書

猷至汀得聞地方諸事謹奉告於名公願加察焉強
賊竊類殃禍生靈極其慘毒誰不欲禽獮而草芟之
俾無遺類然後神人之憤泄而限於錢糧之困乏兵
力之未足不得已為招撫之說耳雖然招撫而得善
其終者亦鮮矣何者彼為賊之時鄰村鄰境讐怨之
家何限寗能容其保首領以善終乎鄰村鄰境奸貪
之徒何限寗能使其享所有以善終乎今日向官府
密報謂某人陰結某夥之賊欲再出為盜明日密報
官府謂某縣某夥之賊行劫某處又且密托生員省
祭之有心智者向官府上書獻策謂某賊其勢不大

其黨已離圖之實易且不費官兵只我鄉兵四面攻之可得盡滅但得官府一牌或官兵一枝以爲聲勢足矣官府見其說之可聽計之可依遂從而許之及兵進之日四方觀望或未交鋒而散走或先泄機使賊皆遁出將賊家物件雖極微細亦盡搬去彼賊遁出流突不得收拾其責在官府而不在此輩此輩實因爲利而以害遺官府耳願名公察之猷又見汀州府照磨周徵者以身任事置利害是非生死於度外抱抑鬱之懷不得一吐於名公之前心切悲之伏惟名公召至臺下聽其所談加察其心而亮其無他遂

以一方之事托之不疑猷知其必有可觀不煩名公東顧矣不任隕越不宣

上杭溪南三圖之人自賊首饒表被擒之後一心聽撫並無出劫因去年上下水二村之人自爭買賣互相仇殺上水之人熟於衙門向稟官府謂下水之賊可滅且謂彼自能滅之官府久憤此賊即信上水之言聽其攻殺及攻殺無功下水之人流出程鄉各處官府又見事無收拾復招回下水安住爲今之計必欲剿之須精兵三千錢糧三箇月隨其遁走向往而窮追之庶可收功若復草草決不能了事也猷意動兵窮追費數千之金只可泄一時之憤莫如決意立縣以此數千之金添立縣之費實千萬世之利猷昔與金僉事爲此議欲設縣於河頭坪而以周照磨爲縣官猷之識見原無遠大若金僉事者亦可謂邁倫之智公溥之心其議似可依也

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

虎名搤山君威雄百獸有爪與牙耳兵者將之爪牙也虎無爪與牙亦常獸耳猷無爪與牙亦常將耳今戚將軍爪牙具備其稱雄虎於天下固宜猷實歆之願名公成猷志養猷威使猷亦得稱雄虎於天下其

感恩何如哉千載之下其謂猷與名公今日之相遇何如哉亮之亮之

又書

殘倭事中國人聞猷帶大兵至願出就撫但從來納降必兵勢盛是彼求我機柄在我兵勢不盛是我求彼機柄在彼前議募兵誠不可緩況春汛不遠因以防禦是爲兩得近得戚總兵書云彼中潮兵三萬春汛盡集五月以後分作三班每班一萬時常操練閩中只倭寇一事兵勢如彼廣中加以山寇多夥而兵勢如此猷如有兵在手滅倭之暇尚當爲明公宣力

於各地方不敢自限自逸惟名公亮焉

與福建巡按海山陳公書

前差官代迎已具啓候茲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尊教可謂切中粵病之膏肓閩中只倭寇一事耳有警則二三萬之兵齊集無事亦留一萬之兵更番操練粵中山有山寇海有海寇惠潮又有倭寇寇至則兵集寇退則兵散猷部下曾不得滿千之兵常屯操練請之以前軍門則委之錢糧困乏錢糧困乏固矣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各地方生靈受禍日慘盖坐此耳今歲掘井濟渴幸賴自湖公大破常格發糧與兵乃得

收拾遯猷至潮見春汛不遠西有未盡之殘倭東有不靖之吳平請取五千之兵於軍門至今未示觀其來書似亦以錢糧困乏爲辭猷竊謂虎豹之威能制百獸者以其有爪與牙也兵者將之爪牙也虎豹無爪與牙與常獸等將無爪與牙亦常將耳軍門使猷得擅爪牙之威廣中山海倭不能盡滅之斧鉞之誅甘受無辭也名公以天下蒼生爲念者在桑梓必倍留情便中於自湖公處爲借一言無任祈仰不宜

報福建總戎南塘戚公書

吳平徒黨頗衆向以萬倭在境恐其合夥故權處分今如不悛自當剿滅或者姑俟春汛新倭消息如何乃約會衆行或三月或四月乞公尅一日期見示大抵公陸兵由漳來猷陸兵由潮去閩船兵由北來廣船兵由南去不患其不破閩中水陸之兵俱有見在廣當臨時調取日期宜早賜定乃可整備唯機計欲甚縝密使賊疑信莫決不得走遁也

又書

其事欲密其機速不得須先滅其在海大小船然後困攻於陸不然彼必由海遁去一時不能收拾也

與福建軍門南濱汪公書

潮中時下水陸俱無兵如欲會剿乞約會於三箇月前方可齊備伏乞鈞裁

與兩廣軍門自湖吳公書十六首

請早調兵船掩擊吳平船隻

吳平事閫中決用兵平有大船五隻小船三百隻徒衆盈萬閩中兵興平必率衆由船入廣則責專在廣矣爲今之計乘其船隻見泊梅嶺丙港先調兵船突至彼港將其船隻盡數擊焚使其水不能遁只得窮守土圍中待斃彼欲陸走入潮則一水未易渡廣有兵迎閩有兵逐又何患其不斃如入漳浦地方廣兵

亦當前追與閩兵合勢伏惟名公察之度之此事今日不一費速圖恐廣海之患無涯也不宣

謝吳公具書內閣本兵詳論處吳平時心迹

吳公書略附

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閩師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猷罪故大猷亦隨衆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不爲計欵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剿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令大猷

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有所行出於人情之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歟芳林壑之想旦夕惟勤非故爲將官飾罪以自持固恃念與人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却而不以達是不忠也

古之士爲知己者死夫男子一死當與太山爭重而可易之乎但士生於世學古人之道行古人之行寂寥宇宙無有知之一旦得出於今世周公之門下能畧其迹而知其心卽所謂與生我者等則是士也豈不慨然嘆曰吾爲之死可也此一說也然君子貴成天下之事士者得遇知己隨所委托盡心力以任之生死利害付之不顧又能忠以成謀智以集事足爲知己之報始雖以死自期終則不區區於一死是乃士爲知己者死之正義也噫猷爲此言何耶感名公知己之深未能效一死以爲報一旦先朝露塡溝壑何以見古忠義之士於地下雖然名公旣知猷於始必知猷於終猷必不敢負名公一日在位則一日業官孜孜任事視前益力豈以禍患將至而少有怠心

如世之小丈夫哉禍患福澤猷視之皆如大虛浮雲用之則爲霖雨爲舟楫以濟天下不用則著一經以垂來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雲影裏大笑一聲與大虛同遊豈不綽綽乎哉恃愛一發狂論亮宥亮宥

請釋蔡儒

蔡儒前日討滅殘倭一節功不可掩其他恣肆容或有之兵中用人去其貪與詐用其才與智耳

請釋鄭禹蹟

猷部下識吳平者數人鄭禹蹟葢先未嘗識平乃猷

去年用之遊說出入平營或受其財物勢所不免猷自有使貪之方灼奸之智何至為此輩所愚猷用間鬼神莫知親信之人莫知賊間在左右因而用以反間則有之彼惡識猷心中事哉湯𥟖將追平時猷密以數金賞鄭禹蹟令隨白船以去看事勢緊急即見湯任其事使得收拾今查禹蹟有數罪委應重究觀其以身委猷每每不避生死聽猷使入賊中遊說知義而不知禍此其罪一也禹蹟與湯無相知之素一旦為解其事遂欲與之共成相知之功此其罪二也及至潮州吳平聞閩兵將至即馳去閩中與兵接戰

禹蹟不能阻之是不能以一髮繫千觔使不墜此其罪三也禹蹟負此數罪猷決不敢為其回護因差出未回容回日即送臺下治之使後之士不輕以身許人也王鷹者以前南贛諸公每用之入三巢後受人謗言乃疑而罪之及猷用之乃屢有效噫間士非猷不能用也

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橫

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又能尅金豈彼物能尅此物而終無能尅彼者哉所以能使之遞尅而反自尅者天工之巧主張於其間耳五行不能自逞也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將之巧能使之耳商夷用強梗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三門之役神妙之算恩威之布彼亦心服今欲翦之豈無良方若以水兵數千攻之於水陸兵數千攻之於陸水陸並進彼何能逞此夥所用兵器惟一軟劍水戰不足以敵我兵之刀陸戰則長鎗可以制之無疑也惟鳥銃頗精大銃頗雄軍令一嚴肎死一衝彼自破也往歲詔安走馬溪夾板數隻同日而亡猷所親見即如人言商夷難制則自古及今廣東禍患無時而已五年居民消散己久安有今日今與之

大做一場以造廣人之福竊謂唯名公能操縱之權唯猷可勉効鷹犬之勞失今不為後來無望惟錢糧宜多費商稅有數年之絕耳願名公熟計

一戰賊大船必用火攻從來人用火攻鮮有成效猷有新法與人不同也　一賊所恃者龍頭划然賊不過一二十隻我兵則用七八十隻以多制寡何患不取勝分人督造數日可辦也

大征二源豫請詳審要害移建縣治以省重費以圖久安

時吳公請於朝以十萬之師與二源之役分兵五路以憲臬統之屬公總董其軍

爲議善後以圖久安事照得二源之賊已經動調大兵征剿其各首從或就擒戮或零逃林莽見今追搜期在盡絕但恐山林廣遠一時追搜倘有零遁未獲大兵難於久住。則善後之議所當加意善後有二立縣治留兵將不立縣治四五十年又當一征不留兵將二三月後死灰復燃然兵將與縣治並設而並立錢糧不足難乎其久爲今之計查將在山賊徒之羣聚者以大兵追剿之散藏者以大兵窮搜之再加月餘工夫其庶幾矣然後推委智勇老成遊擊戴沖霄題陞叅將職銜將見在親兵一千名又加以指揮陳

璘伍惟統兵七百名立一大營於象嶺以南韶道兵一千名委守備吳良知管立一營於黃峒以惠州道兵一千名委守備姚允恭管立一營於長吉屯以廣州道兵五百名委指揮王憲管立一營於板嶺各聽叅將調度撫殘賊使回鄉招田主使管業如有羣聚之徒則撲滅之一面行三兵巡道計議割河源縣長吉都上下五里又割翁源縣黃峒雪峒磜頭又割英德縣象峒茶坑共建立一縣於象嶺此地去惠州府陸路四五日程去廣州府陸路亦四五日程欲屬廣州府則水路須遶由惠州經過欲屬惠州府則該府

錢糧困乏此縣又立不成其歸一無弊之論在於各道計議也但設縣請官築城造冊約一年方得畢事此將此兵當以一年爲期縣事已畢方議裁撃及照往常大征各處地方猺獞之賊相兼計其猺山綿連幾千百里其徒黨在各山幾萬千人所征之地有限所剿之夥有數不能遍征其地遍剿其夥者尙多也大征之師一進有此地逃去彼地有此夥逃去彼夥且其地僻在深山夷方百姓不得居耕縣治不可立也又各山不經剿之徒在四方者尙多兵營不可立也故班師未久殘黨復集者無怪其然也今二源中

間周圍百里膏腴之地數年以來被諸賊盤據爲巢賊巢之外盡皆良民既剿之後立縣可也立營可也零散漏刃之徒不爲兵營所得必爲四方圍民所得其將何所逃哉竊謂此征之後立營設縣千百年之安可保又何慮其有事後之患如有後患本鎭不敢辭責也爲此合用手本貴部院請煩裁酌施行

移縣

切惟建立縣治本欲息盜安民然控制地方當圖經久長策分都制里關係匪輕置吏增員事體實重苟非可貽於日後徒加縻費於目前故建縣有徇一時

之急而未暇擇其要害之衝者有關萬世之利而未暇究其事體之便者謀始弗臧則善後難繼要皆經國者所宜炳幾而矢謨也照得潮陽縣黃坑洊水二都黃藤埔白馬寨南山等村賊首楊繼春趙阿白等乘倭寇山賊之亂而竊伏草莽嘯聚殺人靡不為害但各村鄉田同井平曠坦夷無山箐重密之巢穴無歲月逋竄之奸謀是以一舉而卽撲滅不勞餽餉之費不待調兵之煩當時一二巨姓告欲立縣卽為請建普寧縣治於洋烏都鐵山下地名旱塘割潮陽縣洋烏洊水黃坑三都以隸之業已銓官鑄印矣夫建

縣誠是也然洋烏之地沃壤平田一望百里村落相聯煙火可接乃潮陽肘腋之區不足為藩籬之捍且見建縣治之地東北去潮陽六七十里而近西北去揭陽六七十里而近西北去長樂則五百里而遙西去海豐則五百里而遙故長樂程鄉之賊巢聯絡。於惠來之山徑者彼不得而控制之海豐吉康八萬洞等賊巢逼近於惠來之藩籬者彼不得而犄角之是以惠來之民復有千秋鎭設縣之請則欲割惠來龍溪之一都湊海豐石帆坊廓之二都共為三都以成一邑割潮陽隆井未盡之半都以添補惠來移大陂

之驛以附新邑本鎭嘗親歷其地覆審要害之衝而籌度盡善之策竊以普寧既建於洋烏又建一邑於惠來民窮財盡既不堪二役之並興而公帑告詘兵餉不支豈復有餘銀可濟二邑之木石且惠來再建一邑於千秋鎭則控制亦不能及遠盜賊仍萃淵藪亦猶潮陽增建普寧於洋烏也今乘普寧已設之官未築之城因其便易之勢而移建於惠來雙派屯地方仍割潮陽縣黃坑洊水二都增割揭陽霖田一都又增割惠來龍溪一都又增割海豐吉康一都坊廓半都共五都之半皆屬之普寧其普寧原割潮陽洋

烏之一都轉割補以惠來以抵龍溪之數縣治立於雙派屯正當潮陽黃坑洊水惠來龍溪揭陽霖田海豐吉康四縣之交其八萬洞葫蘆葦三溪龍潭員山高埔龍窟洋口陂溝田子宮山等賊巢皆控制連絡在於管轄之內雖長樂程鄉等山賊之出沒亦適當其咽喉足遏其來而防其逸省二縣並設之費制諸縣賊徒之命而揭陽海豐二縣之分割實為有益於地方普寧之一縣增入三縣之都圖則與潮陽惠來揭陽海豐四縣之錢糧亦足相當地方相連犬牙相制而盜賊自屛息矣此稽諸地利既為天造地設之

險探諸人和亦爲得道多助之謀而郎諸事體亦為
事易勢便長治久安之術均有賴焉者也其惠來原
議移大陂驛於新邑今普寧既移建於雙派則大陂
驛一帶官路仍可通行無虞似不必改移以滋勞擾
且驛既改移則官舖亦隨驛遞而改不免多事之紛
更而普寧一縣上司公差之來往亦加揭陽之規例
則雖無驛遞亦足以供應矣爲此合用手本幷畫圖
一紙前來貴部院請煩裁酌施行

傷破雲溪之慘

李亞元巢堅固攻開者只二三處一萬之命無路奔

出我兵之功亦只從攻開處入及火大發遂皆走出
故獲功及俘獲人口只三四分之一其在煨燼之中
者殆萬餘猷次日往看枕藉滿地烈哉慘哉一戰而
枯萬骨甚無樂有此事天討在上非臣作威也名
公以爲何如死間之士數人皆生出兵死者只四人
傷者不過三十人耳不宜

論撫河源剿從化機宜

河源哨賊只存舉林四百徒魚潭二百徒藍灘二百
徒大席二百徒五峒五六百徒俱先差官在內督守
及李亞元巢破後又差人再入各巢諭之謂李亞元
乃第一名賊首生之不得故攻之其餘已撫之巢俱
聽處分不必驚疑彼皆遵信猷了從化回日自有以
處之決不使此方更遺賊根天下事有大有小有緩
有急從化事大此間事小從化事急此間事緩要之
皆所當了皆猷肩上事也別哨兵所以不得利者賊
已團聚我兵猶照原議分枝兵分則勢弱安能當團
聚之賊河源和平則各合爲一哨以與賊戰是以能
保全和平乃王副使之見河源則二道計議之力也
今從化賊稱數萬其各哨狠兵已皆被挫難恃猷提
全哨之兵以往欲收全功委亦未敢自必今去從化

有謂猷兵宜分三枝前往者夫十指分鑿不如合拳
獨擊河源哨漢兵七千四州狠兵殺手二三千不過
一萬耳賊勢既重以此全哨兵當之猶難豈可分乎
猷今議請郭大叅將龍門哨狠兵急取一枝往守從
化縣其二枝付王叅將同猷兵尾賊前追亦須哨探
的實徐徐而進漸近賊營先爲不可勝以待賊之可
勝不敢輕率以自取困願名公勿相催迫聽猷相機
行之決有以報命一月之後則賊可破二月之後則
地方可告寧矣猷原雇募汀州山兵謹星夜差人去
取二千五百名如從化事未了得此兵可以了之如

從化事已了則王世喬林奇芳決當殲滅者舊兵已疲得此新兵亦足收功也伏惟名公裁教不宣

衝鋒兵不責取功

猷督上杭漳州新會兵六千及贛州坐營王如澄所督兵二千共八千每二千爲一衝鋒哨每哨許其衝鋒銀八百兩責其專一衝鋒破陣窮賊所之而追之務令各賊潰散使狼兵及各枝兵取功其衝鋒兵不責其取功也魏遊擊帶四州狼兵除留守老營約實五千王參將帶東蘭兵約實二千餘守備楊宏舉及梁高見守京灘之兵可驅策者約有三四千共湊前

衝鋒兵約二萬其數雖只與賊相等我兵有正有奇有合有分賊衆無紀安能當官兵之節制哉往常大征之兵賊奔大山草草了事爲無總統故耳今日不大收蕩平之績猷豈能辭責哉天心厭亂名公指麾於上無毫髮爽若復草草了事後之人其謂今日何哉

請立營撫處零賊

善後之將欲得其人郭大參與猷議須留戴遊擊及吳艮知領兵三千立二三營於黃峒水源之間相爲犄角撫殘賊回鄉招田主管業遇有賊則追滅又一面議立縣治爲久安之計則此地可期永寧矣猷故謂賊首散遁者不足慮所可慮者黎黟不散不免用兵萬仞山頭進步爲難常勝之兵益當慎懼猷日夜思惟不暇安寧者此耳善後之事當舉行於班師之前若師已班零賊復聚雖有智者不能也此今日第一要務勿謂猷將東歸隱而不言伏惟裁之

封刀之後不宜輕易殺人

河源民邱一鼇者去五峒山誘招在山零逃賊二十四名下山安插襲殺一十八人走去六人且自報功於魏遊擊隨又招下三十人又襲殺其半乃擅益茅

屋住於中峒欲收在田之禾夫封刀之後官府亦不輕易殺人唯宜一意撫招奸民妄爲如此地方何日得寧乎猷已差把總前去責令大席新民挨捕又令如有在山零賊不問首從俱准招撫復業尚未回報又軍門差把總包堂在水源專行招撫之事已行令多方招撫矣然此事在各縣官耳不然地方終無寧日也不宜

留殘民以立縣治

前令送各賊首即塡給軍門免死票宥其妻子及全園之人又三次五次給告示安之矣舉林鶯疑逃山

者及分出近地耕田者數日被搜山狠兵殺有四五十人苦來求告卽止各兵勿殺其殘餘之民驚懼不遑此後決無他患況欲立縣於水源留舉林以爲陸路之中火主人留藍灘以爲水路之主人庶便後人來往猷艮有見於此也地方惡其不寗既寗矣必欲盡用吾武以快憤不可也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尊教以爲何如

駐師淡水三戰而得三賊魁

時王世喬糾衆二千執郭同知殺百戶御史以閩詔殺之王世喬乃與李元立併衆四千掠東莞之北以賴時淸衆二千掠東莞之南御史小川王公謀公殲之公日今兵已老當再調其壯者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便糧餉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由今觀之信哉吾以東莞爲網淡水爲吭三扼其吭一網打盡一戰而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淸三戰而俘王世喬四戰而盡王之黨自出師以至班師五十日耳非名公多算何以致此哉

賊魁既得宜闞淡水以誘賊之出

干將莫耶稱神劍非謂其終歲露刃以逞以其神之所在物遇之自屈耳故兵稱神武攻心伐謀類咸如此殘賊男女老少盈萬負嵎據險驅兵與戰穴中鬭鼠其不能收功猷知之審前縛王世喬後猷欲闞師誘出乘而殺之王叅將輩堅執不肯猷不得已從之初三戰後賊惟死守猷因其再告懇而再誘之謂官兵所欲誅者王世喬之黨必了此乃可復朝廷賴李二黨脅從之徒能爲我生擒送出然後撫處決不失信今一依猷令計數日後全功可收地方可寗此攻心伐謀之上策也

謝吳公詩賀得子

吳公詩附

虛江兪將軍總帥二源功成飲至遂於八月九日有允閒之夢人以爲不妄殺之應走筆賀之

老蚌生珠古所難況逢萬姓凱歌歡太平
讌罷傳湯餅將種分明接漢壇

小兒八字猷不得知但得一代名公佳句善言賜奬便是命好待少知事猷卽以此意告之使知感恩報德於無窮也名公功德在人申祐自天貴子之生理數必然計猷事竣可親拜賀尙容不宣

謝吳公奏轉廣西總兵

夫能能大能小能屈能伸升雲潛雨流川塞淵何所

不可士志於道力到功深華去實存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進退與奪崇卑貴賤之間哉猷向未聞道竊有志焉顧其浩然自得之眞每得於師友講習之餘其視千古之前千古之後一切興衰成敗之迹亦已洞然矣寧以人爵崇卑少介於中而自貶其所謂天爵哉名公前後見示二疏稿竊已窺見於中有不得已之情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名公能知猷之心猷非木石寧不知名公之心乎玆接邸報粤西事盡如所請謹此伸謝不宣

與萬履齋書

猷學無準的半生荒迷及得就正門下始覺有得益嘗夙夜孜孜求盡性分內事以不負名教矣同志之士有以人不猷知爲慍猷竊謂舉世皆不之知無害也但得受知於今世眞儒如名公一人猷可以自信矣玆聞榮擢爲師事未畢不得躬赴餞別伏惟照亮努力崇德窮天地亘古今以爲期是在名公有可終教猷者能勿吝猷決不敢終負也不宣

與吳松川書

即日進迫黎永元巢令各賊自送永元出則免其罪倘得遵依是大幸也不然又不免一番殺戮矣君相之恩海深山重賜猷歸田無任欣忭感激惟大征事猷必收拾妥靖以答名公以後之事付之賢者猷於地方心力已竭顧此失彼才不足耳今決不可一日滯留猷不了大兵之事是不忠也了此而復滯留是不哲也願名公慈亮餘容行時另致謝私不宣

與張松陵陳羽泉書

兵氣頗銳欲決一戰戰而大勝亦難收拾賊必據此爲巢爲久住計此時將如何裁猷決計莫如乘其懇請退兵全斗橋誘其出而追殺之我兵氣銳可以驅策若得功不滿千請受失律之罪從猷言則有好結

局不從猷言必有不好結局勿謂猷今日不言也到不好結局處請勿咎猷前事已誤今可再乎不宣

上徐相公論征三巢書

三巢之征非難非易如以爲難從古及今何嘗有不破之巢不滅之寇哉但使大小文武之心協十圍五攻之形張則剿平之績可指日而收故曰非難如以爲易則日費千金而後十萬之師舉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故曰非易然三巢之寇其來已久數年之前贛庫多藏無有唱。大舉之議是以有今日之猖獗失今不處又不知二三年後是何景象也職嘗謂人

臣之義奮不顧身者豈必以身死事哉凡身任國家之事自有一番是非利害不厭於妬功忌能者之口遂得摭拾以議其後故人多避事而不肯任忠臣義士唯知爲民爲國之當急若事後之利害是非甘心受之而不悔是奮不顧身之義也三巢之事惟斷乃成則在恩臺其在外擔當任事之人恩臺誠當亮其志之所存職鷹犬而已有發縱於上自當効力於下決不至悞大計亦願恩臺亮之無任隕越具稟

與南贛軍門堯山吳公書四首

論鄉兵不可用

鄉兵之不可成功者有故也兵法謂引兵侵入諸侯之地入深則專不得已則鬬又謂諸侯自戰其地曰散地夫引兵入他人之境離家已遠無有歸念志專殺賊若鄰近賊巢之鄉兵持一飡之飯一升之米與賊從事紀律不知老弱並出彼此觀望朝出戰而暮思歸誰肯步步立營志專在戰如戰得利卽將賊物搬回來來往往半在營而半在家頭目亦不能禁之其或失利更無再聚再戰之志也又我兵衝逼賊巢雖極猛悍之賊一二日後自不能羣聚以與兵戰蓋其各懷保妻子之念戰志自灰也故曰自戰其地爲散地賊尙如此鄉兵之自戰其地其易散何足怪若雇募之兵原在彼鄉如遇有警亦不過散地鄉兵耳唯雇募遠征則爲官兵有大小頭目以約束之有紀律以節制之不容其獨進獨退故足恃也鄉兵募兵之不同其由如是其實募兵卽鄉兵耳

請專以勁兵一萬截賊之出

二源之役初議兵太少幾於不可收拾三巢事可復如此乎二源之賊盡集於從化可追而擣滅之三巢賊一出卽入內地縱然追滅之是非口舌亦難銷也況未知追至何處乃可滅之爲今之計須責一有力

量將官專督勁兵一萬劄於要害之處不與進攻之事只待賊出追殺如不能追殺此皆將官之責然後講分哨進攻之兵噫進攻之兵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願名公擇其老於兵事者與計之不宣

再請以勁兵截賊之出

戚總兵兼管此地則猷誠不可多留一日進退出處少有不明不決世之爲士者得以笑猷矣願名公以德愛猷俯就猷志以前事業猷視之如夢幻泡影若又濡滯再了一事以覬會留難退易進聖人有訓士少有志者必不敢犯伏惟慈察撫剿並用變化莫測

名公偉略猷知之親切所慮者惟恐逸出如前年故事前奉告謂須得精兵阻之於外猷見各賊其初擕挈妻子流遁不遠一爲官兵衝散妻子已失人數不多飄然長往官兵追之每不能及耳願名公計之不宣

論惰歸之兵不可用

二源之役狠土兵八萬廣福八千又加以贛兵其勢厚也賊東西奔遁到處遇兵到處授首今其餘威尚足以恐喝三巢而使之遠遁然其惰歸之氣不能窮追必至不可收拾此時將如何哉猷雖愚陋料度終始自知尺寸不差久則人皆能知之猷初意了二源事即奔虔州與名公面議或大舉或小舉或撫彼或剿此如何把截如何進兵俱有畫一之計然後奉以從事此則議從猷建功從猷收有差悞猷自當罪今欲舉大事徒以數字遺猷令督兵往和平哨道無圖把截無兵猷必不敢奉命猷今已矣請催戚南塘至贛共議如猷所云庶可望其收功農夫於田力勤而功多則其獲必多若鹵莽而耕則亦鹵莽而獲又如欲請多客必張盛筵若借人殘筵以請客必不能使客醉飽也願名公俯從猷言早催戚將軍一面計之

然後舉事斯可萬全披露肝膈布此區區亮宥不宣

正氣堂集卷之十五終

正氣堂集卷之十五

第二葉第十七行脾脫似當作睥睨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八行第十九行三住字似俱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十二行預度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六行虛誇之誇似當作夸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十七行預卜之預見上

第十四葉第六行摶噬之摶似當作搏疑傳寫之誤

第十四葉第十二行所希之希似當作稀疑傳寫之誤

第十四葉第十七行預告之預見上

第十九葉第二行如心之心據賈誼治安策第一原作身本集卷之五議兩浙水陸兵事篇亦作身

第二十葉第七行宜住之住見上

第二十一葉第五行第八行二摶字見上

第二十一葉第十行如辯之辯似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七葉第三行慱求之慱似當作博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六葉第二十行萬倭之萬似當作舊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八葉第六行生縳之縳似當作縛疑傳寫之誤

第四十一葉第一行二夷商字按本文題目及下文俱作商夷

第四十二葉第四行久住之住見上

第四十三葉第二十行糜費之糜似當作靡疑傳寫之誤

第四十四葉第十五行聯終之終似當作絡疑傳寫之誤

第四十六葉第五行官舖之舖見卷之十三

第五十一葉第一行前縳之縳見上

第五十三葉第十九行唱大舉之唱似當作倡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五葉第八行摶滅之摶見上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昱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奏疏

懇乞天恩亟賜大舉以靖大患以光中興大業疏

念臣向在地方平倭無策罪戾深重陛下不即加誅仍令戴罪立功自贖感激聖恩不知泣下雖捐棄微軀莫報萬一矧今復授以浙直之任加以鎮守之權罪方積而恩先渥功未建而賞已隆草木無知尚思含榮犬馬戀主豈無獨切者臣竊見倭奴自入寇以來已歷五載向者其黨數千人積而滿萬今至五六萬人矣向者惟犯浙之東西直之蘇松今至深入楊州鎮江矣即今賊勢雖稱少退如來復至黨益多而入益深則留都根本之地不免戒疑東南塗炭之民何時袵席臣夙夜憂思多方詢訪追迹前事冀建後功大抵賊勢方張之始倉卒應變誠難為謀今兵興既久賊情可知若不惜一勞以定大舉則永逸之效

可以立成但計一年謀始之費不免倍前年所費之數兵久費竭一時似難卒辦誠用臣之策毅然必行而無疑則併將來多年之費可以盡省矣臣惟倭奴之來必由大洋而漸近於內港已乃遂入於內地夫內地之人非田野鋤耰之子則市井商販之夫皆陛下養育太平良民不聞金鼓不識兵革一見賊至魚驚鳥散理固其宜故不如防之於水然水有江海之異其地形之險夷不一有可泊兵船者有不可泊兵船者至於大洋以外欲就諸山隨處結營隨班分哨常得勝勢似足以賴然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幾如黑夜故有相遇而不可擊亦有未必相遇者惟我兵之規模素定議論不易勿驕於一勝勿沮於一敗勿責於近效大洋雖哨而內港必防內港雖防而陸兵必練水陸俱備內外互援而又求得其人以共理之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如是二三年而後可耳故今之制兵水兵常居十七陸兵常居十三亟斷而行期必滅賊乃為上計臣又惟糧賞軍器火藥之類凡軍所需皆取給於府州縣之官武衛開府之初事權未定動受牽制既因怠緩致悞又被騰謗成禍使臣終日驚惶求白心迹之不暇

雖有孫吳之才艮平之智亦難展布何況庸陋如臣者乎臣太息而不能自已抱憤而不敢自默謹條列八事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分設正兵夫倭奴之所以悍而難禦者非眞有過人技能也兵法謂深入則專不得已則鬭乃見倭奴之悍耳我兵所長足以制彼者惟在樓船高大足以壓之火藥足以焚之然大挫之功尚未能收者何哉蓋我之樓船每港不過數隻通浙直而計之不滿百隻其兵不過數千人而已耳今歲賊船連結而至者凡幾艅每艅凡有船一二百隻其黨共有五六萬人多寡之勢相懸若是又安望

其能收大挫之功乎臣請於堪泊兵船地方如江北設樓船三十隻於儀眞瓜州江南設樓船三十隻於鎭江孟子河又江北之狼山江南之江陰福山及江中之塘沙馬沙褚家沙共設樓船九十隻南風俱泊於各沙之北北風俱泊於各沙之南又江北之海門通州吕四江家塲七星港一帶共用樓船八十隻江南之劉家河吳淞江江中之崇明親舊縣二沙共用樓船一百五十隻寧波府之定海舟山大嵩爵谿昌國等港共用樓船八十隻台州府之健跳海門松門等港共用樓船五十隻溫州府之黃華盤石瑞安平陽等港共用樓船六十隻又內江每樓船十隻間以邊江船五隻外江每樓船十隻間以蒼山沙船共五隻寧台溫每樓船十隻間以蒼山八槳船共五隻各爲小哨共泊原派港分無事則在港防守有警則合勢攻捕並不許遠離巡哨故名之曰正兵請於今年十月間照依原估樓船尺數除一號者大而難駕不用外只造二號三號各一半責限年終各到地方以應來年正月之用乃可及事如正二月不到則有噬臍無及之悔矣然船在江海波濤之上數年之間或遇恠風之變不免又費修造則當付諸適然之値不

可因咽而廢食此臣懇切條陳之一也又曰多設遊兵夫倭奴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由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前里西倒球千邪淸水馬蹟蒲奧丁輿長塗衢山羊山普陀馬暮等奧經過然後北犯南直隸西南犯浙江請以浙直共設樓船二百隻蒼船一百隻分伏於前項海奧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爲正兵之輔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亦請及時委官督造應用此臣懇切條陳之二也又曰間用鄉兵夫樓船二號者合用兵七十五名三號者合用兵七十名

請令督造之官就福建雇募慣熟水稍二號止四十五名三號止四十名前來地方選募熟水鄉兵二三號各三十名雜用其中使本地鄉兵日久亦能駕使樓船而不必遠募於他省矣此臣懇切條陳之三也又曰議設將領夫自用兵以來添設職官以便行事迄今奏請不已幾如冗員十羊九牧誠鮮實效臣亦聞且見之矣但以前所設參將只可統握陸兵水戰滿千之船數萬之兵分屬各把總布於各港奧若不專設統領之官則脈絡不能相貫臂指不能相使其何能集事乎請以江北一帶各哨兵船江南一帶各

哨兵船寧台溫三府各港兵船下八山各奧兵船共設水戰參將四員時常往來經理有警相機調集而臣復往來於水陸各參將之間隨時調度斯綱目張舉分數明白橫海之勢已成倭奴之氣自奪此臣懇切條陳之四也又曰訓練陸兵夫直隸自吳淞江遞南而西以至浙西之海鹽縣浙東自鼈子門遞向東南以至龍山所皆地硬勢陡一如釜形潮水少退便落深窪而又山無回抱四面受風難泊兵船此則宜以陸兵防守請將調到各兵幷募本地鄉兵相兼訓練分而教以牌箭鎗刀之技合而教以坐作進退之方直隸青南一帶用八千名浙西用三千名浙東用一萬名各聽陸兵參將調度此臣懇切條陳之五也又曰糧餉及時夫陸地之兵附近府縣鄉村隨處皆可取糧一遇缺乏即赴有司告請可以急濟惟兵船則遠在水上一或巡哨出洋風逆難返不免旬月遷延而海上無人之境又無買辦之處故各把總及領哨之官造支管下兵糧必須及時給散則緊急進止俱得便宜乃被各府州縣正佐之官承行之吏多方刁勒每延至數月不肯散給及有報警之息臣奉總督軍門之令事機在於頃刻各兵月久無糧向臣苦

告爲其懇催亦被慢視悞事以致形之章疏謂令其哨捕則稱無糧不知此乃不給糧者之罪乎抑稱無糧者之罪乎今後如正月之糧延至二月終不解與各官給散二月之糧延至三月終不解與各官給散聽臣指名參奏庶無臨事之悞此臣懇切條陳之六也又曰訪薦異才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後建士有負俗之累而每能成不世之動自古然也今東南倭患已及數載而戡平之人率未嘗見蓋文儒則有繩法之拘武弁不免介冑之局求之未廣故得之甚難耳容臣會同巡撫衙門多方求訪但有超逸

之才可與共圖甚平之略者試用有效疏請任使倭奴何患其不滅哉此臣懇切條陳之七也又曰量處漁船夫採魚乃浙江沿海之民所賴以爲生禁之誠拂其情縱之不能無弊今欲聽其採捕因而爲兵則彼船甚少難以勝賊合無行令各府縣之官預先曉諭毎漁船大者二十五隻爲一艅責其合造樓船一隻以爲兵船小者五十隻爲一艅責其合造樓船一隻以爲兵船就將所造樓船丈量明白造册通報照依雇船之例逐月給與稅銀其駕船兵稍則照依雇兵之例給與口糧斯大小相資各有實用而浙江沿

海漁船數千隻可得樓船一二百隻爲一大枝矣此臣懇切條陳之八也右臣所陳八事皆東南最急之務行之不可少緩而臣願身任以竢其成者倘言不以人廢乞下該部覆議果不爲迂疎之談亟行督撫諸臣及時修舉一二年間生民水火之患不能漸息東南財賦之供不能如常留都根本之地不能奠安臣甘萬死無辭也若日復一日亦復如是徒爲苟且支撑之計不務遠大長久之規則東南地方臣實不知所終臣之一身何足恤哉願陛下發天衷而垂神聖亟賜大舉地方幸甚臣實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懇乞天恩辨明下情將功贖過疏

臣原襲祖職福建都司泉州衛前所百戶嘉靖十四年武舉中式陞本所署正千戶嘉靖十七年八月內蒙福建巡海道副使余錢委領兵剿滅海寇楊志新等九十餘名嘉靖二十二年蒙兵部咨送總督宣大軍門聽用嘉靖二十三年三月內陞守備福建汀漳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內督領海兵在於元鍾蒲澳戰擒海寇賊首康老等大小船七十隻生擒八十餘名攻沈下

水五百餘名本年七月內蒙巡按福建御史金城委臣領陸兵戰擒流賊雷士賢等五十餘名本年十月內蒙巡視浙福軍門朱紈委臣領陸兵擒滅流賊湯信四等一百七十名本年十二月內陞廣東都司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內蒙兩廣軍門歐陽必進委臣領陸兵往剳新興縣陸續擒斬賊首譚元清譚青蛇蘇青竹等併各從賊五十餘名顆二十八年六月內復蒙委督水陸官兵擒斬安南夷寇二十七顆奪獲夷船二百一十隻本年八月內復委督水陸官兵直抵南安萬寧等州擒斬賊首

范子流等一千一百二十四名顆其餘黨餓死山林
及沈溺于海約有萬餘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內復蒙
委督右哨土漢官兵征剿黎寇擒斬賊首符門欽等
一千二百三十名顆本年七月內陞分守瓊州府地
方右叅將本年十月初一日准廣東都司咨為捷音
事陞實授都指揮僉事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內改
任分守寧紹溫台等處地方叅將嘉靖三十二年及
三十三年督水陸官兵在於松門普陀列。港昌國臨
山觀海柯橋等處海洋地方陸續擒斬倭賊共一千
餘名顆其餘沈水者不計三十三年十月內陞提督

直隸金山等處地方海防副總兵官三十四年四月
二十九日統領永順土兵幷各鄉兵在平望地方首
挫賊鋒斬獲倭首二百餘顆五月初一日又親督前
兵在於秋母亭地方敵斬倭首一百六十餘顆本月
二十二日又同任兵備督兵於平望英德湖堵截敵
斬倭首二十四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又親督把總
劉堂及指揮火雷王世科等兵船在於大小赤洋敵
斬倭首四十四顆八月初一日又親督指揮鄧城等
官兵在柘林地方追斬倭首三十六顆又本年前後
月日調督把總婁宇等及各鄉兵幷各把總等官陸

續擒斬三百餘名顆本年十一月初八日督把總劉
堂兵船在於寶山等處衝沈賊船大小八隻擒斬倭
賊一百七十餘顆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內陞鎮守浙
直總兵官本年四五六七月在吳淞江口營前沙茶
山等處督把總劉堂指揮鄧城鎮撫邵應魁共擒斬
九百餘名顆本年十二月在舟山邵澳督桑植土兵
斬倭首一百四十顆本月陞署都督僉事照舊鎮守
地方三十六年四月陞署都督同知本月十九日在
沈家門督把總張四維誘擒倭賊四郎大郎等五十
二名十一月內奉軍門胡宗憲明文大張兵船威勢

挾誘巨魁王直葉碧川其餘黨盤據岑港臣親督官
兵圍困使其終始不得流突至三十七年三月二十
六日有外洋倭賊船隻至小姑渡頭要來合黨臣隨
督調叅將張四維等官兵船追至九山譚頭海洋斬
獲倭首四十一顆本年四月內有朱家尖倭賊前來
響礁門合黨臣又調督叅將張四維等水陸官兵擒
斬二百八十二名顆其餘賊黨初於本年七月初二
日移遁柯梅臣隨督叅將劉顯戚繼光張四維都司
戴沖霄等劄營近巢更番攻戰陸續各有擒斬餘黨
窮困自造船隻欲遁該軍門胡宗憲行臣陸路催督

叅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叅將張四維等督兵船聽候剿殺三十七年十月内已具揭通稟知會外續又准海道副使譚綸手本會撥福船十隻每船預給米一百石銀一百兩蒼船十隻每船預給米五十石銀五十兩約足數月之糧交委叅將張四維督領計料賊遁必經要路大木坑澳分預先埋伏俟其遁去截追至十一月十四日前賊果由本處遁走臣時正督劉顯等兵在陸攻戰一聞前報當即一面差人催督張四維於大木坑截追臣一面親督兵船追至沈家門地方續據張四維報稱追至福建命山海洋生

擒賊二名斬首一十四顆臣彼時仍欲自行窮追但思臣職任浙直總兵自有地方重寄一則沈家門遁向東南卽係福建海界非奉軍門號令不敢擅離一則臣原無奉令預給違追行糧不能前進一則時值冬月北風猛急波濤之中一篷南向瞬息越境何日可歸一則時正交春賊必乘風復犯本境合回定海整兵防禦臣有此四者是以遵照譚副使手本內事理行令張四維帶領原給銀米兵船前去窮追俱經呈報軍門知會訖至三十八年三月内臣督領中軍親兵同海道副使譚綸在於象山地方斬獲倭首一百餘名顆已經呈報軍門類題外其張四維前去阻風至今年四月方回到浙况前賊一向被困岑港柯梅不敢突出爲患地方並無失事續蒙軍門胡宗憲叅臣不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提解送問若不具奏切思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叅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叅將張四維等兵船剿殺原只令臣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繼而譚副使會撥船隻預給米銀交委叅將張四維計料要地埋伏大木坑俟其遁去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已明屬之張四維臣只合行文境内催督後臣行委張四維前去本官繳有印信

揭帖呈文逐一可查臣於催督之責未嘗敢違也痛思臣自百戸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於山林峒絕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躍之險濱死復甦何啻數十經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其章報無錄者又不可勝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剿平東南之殘寇期効尺寸破滅□以慰聖心實臣夙志軍門胡宗憲爲御史時曾薦臣二次及爲軍門薦臣五次去歲爲總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各衙門薦臣十有餘疏併以前科道及平倭事例所載薦保之章頗多

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如蒙伏望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療臣從何故違節制准臣自贖仍乞發臣有事邊方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聖恩於萬一臣無任激切籲天哀懇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蕭以望抱齎謹具奏聞

爲乞賜大舉撲滅襲陷郡城大夥倭寇疏

臣於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伏接邸報荷蒙聖恩陞臣署都督僉事鎮守福建南贛惠潮等處地方伸威營總兵官臣卽馳赴漳州地方會同巡海漳南興泉等道及行撫按衙門會議竊照遇異常之變必

設異常之謀方可成異常之功今者興化府城爲倭賊襲陷可謂異常之變也必欲盡滅此寇惟以目前之兵用目前之謀則旣不能禦此寇保此城於未陷之先又安望其能滅此寇於旣陷城之後乎然所謂異常之謀者何也曰大舉之兵是也興化府城旣可襲陷則福建通省之府城皆屬可憂是福建各府州縣皆當出兵輸糧以共滅此寇以弭後來之禍也非但福建一省爲然也竊意天下各省皆當出兵輸糧以共滅此寇以弭後來之禍也若使此寇無所擄掠將興化寶物子女盡載而歸則倭寇必以我沿海府

城亦爾易圖設或空島而來則浙直福廣沿海之府詎能保乎天下姦雄窺發之輩以爲倭寇能陷府城如此之易必生睥睨窺伺之心其禍曷可勝言興念至此心寒骨悚敢有一毫悅生惡死之心非爲人臣子之義矣然所謂大舉者必興水陸三四萬之師備三四萬之糧六七萬之財調度周密然後可使此賊一人一板不返也爲今之計先差將領二員各督兵船一枝往把三江黃石等港一面多備小梭船分哨使賊不得由海脫逃合用精兵就於浙江南贛汀漳等處選募陸兵三萬臣督一萬由南而上再委大將

一員督一萬由北而下副總兵戚繼光督一萬由西而東各漸漸劄營移至興化賊住處所合爲堂堂正正之陣共成十圍五攻之威大振太山壓卵之勢一鼓殲滅此醜如或乘夜由陸南遁卽隨往追殺務盡其黨以快天下人心合用糧米差官二員齎銀分投浙江廣東收買前來三江黃石等港給散若以急功之心爲之今日徵兵數千方至在將官以爲兵力未厚尚未可戰上司三文五令迫其決戰而敗敗則兵遂散去明日徵兵數千方至在將官以爲兵力未厚尚未可戰上司三文五令迫其決戰又敗敗則兵又

散去財亦多費功竟不成唯有歸罪將官而已亦何益於事哉此乃以前各處用兵之通弊可爲今日之鑒戒臣除會同各道行各撫按衙門會議一面先差將領督押兵船守把各港一面聚兵相機合剿外爲照調募兵勇人人奮激誓共滅賊成功可期奈緣公私皆困銀米並乏展布甚難伏望皇上軫念地方重務乞勅該部再加詳議速行借濟廣東江西浙江各鄰省或將本省各府州縣賦稅常額之外再行議處或按括本省布政司鹽運司及各府州縣在庫錢糧不問起運存留各項之數盡行查出聽撫按官行委

各道監督支用庶軍威得以大振見在倭賊一鼓成擒之後仍聽臣照依原議仲威營留足兵五千名副總兵戚繼光量留兵三千名各參將量留兵二千名時常操練以禦春汛新到之倭斯免有將無兵之嘆地方可獲久安矣若兵食既足原議之數臣等不能時常訓練調度殺賊以靖地方甘當萬死之罪其何辭乎臣干冒天威無任恐懼屏營之至

前會剿議（今兩軍與總兵船相去只一二日程不能約會合剿可見也）

劇寇吳平見有大小船近二百隻衆近萬人結巢於海與深澳半在寨半在船以前之事言之無益不復言矣近奉明旨閩廣會剿猷初得報即具文通行謂宜行福建海道廣東海防道猷及總兵戚約至適中之地面議事宜剋期合攻諸公乃以猷言爲迂遠猷之愚見蓋覩往常攻剿巨寇皆當計定而後舉事斯有征無戰收功可必若先戰而後求勝未必遂取全勝又二省大舉夾剿之師一備一未備實其所遇事勢之不同閩廣之官易地則皆然若責廣謂怠緩指閩謂猛於從事皆未考易地皆然之義也何也閩五水寨各有兵船福興泉漳沿海地方不過十日之程督府總戎檄書馳取官民船隻旬日可集廣中原無

水寨兵船又道里遼遠一公文來往非四五十日不能到而東莞民間烏船時出海南各處買賣官取數十支船非月餘不能集船集而後募兵兵集而後修整槓椇又非三二十日不能完美撫按諸公非不嚴文督限其勢自不能速耳此在人者不可必豈敢故自怠緩乎又二三月風色與八九月同船自廣來潮俱要唱風不可以時日計此在天者不可必豈敢故自怠緩乎故謂欲會同夾剿必須二省會約廣省船兵計若干時日方可齊集閩省船兵計若干時日方可齊集以彼量此期限相就其有後期罪之無辭

今督置之不論惟一面嚴懈催責不知在廣當事各官雖負難委之罪實有無可奈何之情召陵之師齊侯宋公與江人黃人會盟于貫又會盟于陽穀會而又會者何哉蓋所以堅江黃之約使之脩矛繕甲抹馬膏車預治犄角之具乃可約會以伐楚齊桓之慮深哉或曰賊勢猖獗急於焚眉約會從舉如何及事曰兩廣大征之兵皆因賊勢猖獗而後議舉方其猖獗之時大兵未集只是一面權宜調度防禦一面行議兵糧具奏允日然後處糧調兵各有一年半年之久然後大征之役成夾剿吳平當算一大征之師事

屬兩省不行約會安責其一旦齊備乎今閩之舟師又於八月十五日進泊深澳港如春初矣此必計定而舉必不使賊遁如春初也大收全捷之功可必矣功之在閩者大福之及廣者宏矣猷之私議萬一攻賊未即下猷請催湯王二叅將大小兵船百餘隻水兵共五六千名前來聽總兵戚調度以閩中水陸之兵爲主以廣之水兵爲輔以一箇月爲期一號一令俱出於總兵戚水陸進攻如其功成則大功在閩矣廣中不敢並論萬一攻又未下閩中陸兵一萬掣退只撥水兵五千船大小一百隻聽猷調度猷請廣中亦調陸兵一萬湊二叅將水兵及閩水兵亦以一箇月爲期水陸進攻如其功成大功亦歸於閩蓋首事在閩廣亦不敢並論其或不能滅賊成功猷甘自受罪不敢委於他人雖然徒手搏虎無米爲炊非人所能若水陸兵集火藥器械本折月糧廣中二道早計呈請無一不備賊豈有不滅哉賊豈有不滅哉作會剿議

後會剿議

前會剿議爲攻海寇吳平作概其有會之名無會之實其故何哉勢不行也以天下之地形考之閩居東

北廣居西南潮居閩廣之間爲海寇淵藪而航海之舟以得便風爲主此順則彼逆彼順則此逆如閩省發舟東北風便不數日可抵于潮廣省舟師自西南來逆風而行須月餘乃可到廣省發舟西南風便不數日可抵于潮閩省舟師自東北來逆風而行亦須月餘乃可到又兩省會城相去幾三千里文移約會差人往還須四五十日兵機之事變在旦夕約會至日欲依舉行時異而事體不同矣故從來剿賊兵難會合彼此之間不求其故反相歸咎而潮海劇寇相繼弄兵從此無寧時矣又閩中舊有五水寨近該督

府壁擲精采百倍賊勢輕則一寨自當賊勢重則量
調別寨策應故閩中海寇不得終逞廣原無水寨向
未設有官船有警則調東莞之烏艚新會之橫江海
寇隨起隨滅賴有此耳此二色大艘乃各縣富戸主
造在海營生毎得十倍之利各厚養慣戰之夫名曰
後生一可當十其船共有二三百隻隨調多寡一呼
可集故無不滅之賊何意十五年前浙直總督胡公
行取一百餘隻往彼剿倭皆拔其大者及至彼處日
久損壞片板不返其尚存船隻速年被賊攻焚殆盡
雖尚有一二或再造一二又被官府取去載兵日久

損壞及爲賊焚奪主者坐此傾貲無復造船覓利之
志而向日之後生壯夫皆消散無存矣邇來劇寇曾
一本橫行海上東廣雖新設六水寨向未設有戰船
兵悉皆臨時募集脆弱之夫望見賊舟不戰先潰海
近日事急方議打造并搜擄民間次號船隻追捕其
豐東塲雷港三次大敗可鑒也今春總督兩廣張公
檄愚至東廣協理建議造船募兵于閩南下剿賊賊
平之日分發新設六水寨防守仍示曉民間富戸許
令造船營生決不調取載兵斯數年之後船不可勝
用諸公不以爲然蓋信廣中士民執稱彼省尚有二

色船兵可用愚謂此省之船吾昔用滅安南海南各
起巨寇豈不知其可用顧今與昔迥異如前所云耳
諸公雖亦信從又共執欲造船於廣調兵於閩愚謂
造船於廣賊乘未備入焚將如之何諸公曰見有叅
將收拾廣船大小五十餘隻廣兵四千餘名足以防
守一齊衆楚愚且奈何哉姑多方款賊使其遲疑不
敢入犯延至六月已經半載賊不信我矣造船委官
日延一日並無一隻完備雇募福兵初到無船可駕
只在岸上安宿賊船乘風忽至廣船之兵望風先潰
一如前時福兵無用武之船不能展布廣之官兵無

以自誘遂倡福兵從賊訛言愚飭冐謗興招各兵劄
營教塲請督府委官點查除傷死者數十人餘皆名
名實在委官試其鄉音辯其服色無有假代以報督
府留一半駕新會順德新造福船其一半差官押回
沿途並無分毫搔擾巡按三湘王公臨別云昨查福
兵名名俱在惟廣兵只存三四百愚曰名公出此言
復何贅獻述告督府熊公曰此我對三湘公之言也
但今計將安出愚曰王翦請用六十萬竟且從之募
兵造船於閩若速舉行譬之畜艾去疾疾去猶有期
也不然廣事不知所終愚之一身誠不足惜如地方

何督府熊公甫任即決計行之總督張公復列數條命愚登對遂蒙俯從選擇先委同知林君持資入閩愚亦隨至幸撫按三司諸公咸篤恤鄰之義無分土分民之意造船募兵諸事皆概然允行昔申包胥乞師秦庭泣盡繼之以血而後許之我今二人不待此者蓋其所遇與申包胥異而精心誠意形於謁見之初亦與申包胥有不同乎二省會剿茲又奉有明旨廣造船於閩大小八十隻不久竣工而督府塗公面定會剿方略整搠兵船百餘約期同發堂堂正正乘東北上風與賊從事犄其角而維其足計收全功指

日可待噫閩廣相去其勢何邈人持所見其論難合今日不期而協謀于一堂合兵為一家乃天心厭亂聖上威靈有此安排之巧又溟海風程雖數萬里到處穴巢可數而知賊食易盡兵糧有繼橫海之勢既成洗海之功垂收矣顧遵衆建議終始堅持南方重務確任不拔一何愚乎抑匹夫之志不可奪者由實見得是耳苟可以報朝廷濟時艱成天下之事又何是非利害足介於其中哉作後會剿議以識其事

讀梓人傳

柳子厚謂梓人者不執斤不持刀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曰斧曰鋸衆工之環立者皆視其色俟其言而後斤者斲刀者削莫敢自斷然則古稱大匠者其斯人者歟彼其心術專而能知體要者歟欲搆巨室必求大匠欲治天下必求其賢知類於大匠者苟治天下者進衆工之技與為大匠者等責大匠之才謂不能兼斤刀之末欲求天下之治必不可得也噫何其明於搆巨室而暗於治天下也哉愚終得為大匠乎為衆工乎亦隨相呼而應之耳柳子又謂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主為室者將樂去固而就圮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

人也其或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噫愚終得為良梓人乎不得為良梓人乎顧主為室者何如耳謹識于振威座右

秦醫

晉人有病已七年矣覓醫於秦禮意甚殷秦醫曰畜艾三年病乃可起王○者曰速愈之速愈之烏附一湯王者洞下亦危矣忙急之際致危之因未暇推究遂信秦醫而疑之幸而元氣尚固四肢猶強得少安焉乃始悟秦醫之言為可信病起之期為可待禮秦醫

之意復如初也君子曰晉之病人亦善悟也方秦醫之初至而禮之者常理也及身危而疑之者人情之變也少安而復禮之如初者知病起有期必資秦醫之艾也愚之不得爲秦醫也噫

與林竹山書

養蒙以正是爲作聖之功然養之有要使其便於體認易於持循則善教善繼兩得也今敎咨岳以養正爲急過此恐欲動情勝將扞格而難入竊意欲以敬之一字事事指令體認使得其持循之要則終身受用不窮其日間說書乞字字句句令其曉得說書非

徒說書乃是古人教人爲賢爲聖之方學者學此非徒欲假之以取科第乃是吾身要行得書上言語乃可以言學也噫世俗之學只認得要取科第無怪乎正人君子之不多見言之令人發慨竹山生之同志故敢以此言奉瀆咨岳讀不得書成做得人成則生之願足矣其詳雙山能達吾意其實做得人成自然讀得書成其不肯讀書者蓋不知做人也世人徒責子以讀書不責子以做人是之謂不知要

代張半洲子辯寃疏

爲瀝血陳情懇乞聖恩賜錄軍功事嘉靖三十年倭奴侵境二三年間勢日猖獗皆因文武將臣徒執拙速之古法以致每戰之不利臣父張經原任南京兵部尚書蒙世宗先皇帝以其先任兩廣提督功績懋著特令總制浙直福建軍務竟被奸貪趙文華嚴世蕃誣坐老師未戰之罪竊念臣父馳至軍中見得問罪之師有征無戰僥倖一擊前人屢敗天朝堂堂與小夷從事國體攸係速而果拙何貴於速遲而果巧何嫌於遲又見得浙直見在之兵卒皆市井之夫平日不經戰陣當其累敗之後決不可再如前人驅羊敵虎之悞乃一面行令各地方堅壁淸野一面行調

廣西田州東蘭湖廣永順保靖等處土兵數月之間方得齊集又料倭賊屯據柘林列柵數層濬河數重設險爲固未可急迫倖功即發各兵圍困使賊乏糧逸出然後乘之斯可收功萬全豈期奸逆嚴世蕃父子恠父轉官無謝囑伊黨惡趙文華假托祭海爲名明言宜送銀三萬兩臣父但求事濟功成以報君父身非所計無銀可送文華驕計不遂於原調二省土兵未至之先日逐迫父將見在市井之兵再戰欲其亦如前人之敗可以叅論及二省土兵將至之際又復不問地形日夜催迫一則欲驅各兵馮河攻柵使

功不得成亦可指以叅論一則恐士兵旣至大功之成出於臣父而彼不得攘故叅陷之奸計遂決乃叅本方發數日賊被困饑餓潰走臣父遣永順等兵截之於平望又遣保靖田州等兵截之於王江涇等處二三日間大戰數合擒斬倭賊二千四百餘名顆此爲大敗倭賊之第一次繼此以後到處之兵皆知倭賊有可破之勢累累有擒斬之報江南地方得有今日之太平者其源實始於此此誠賴先帝威靈在上而臣父之始終籌畫處糧調兵持重養威卒收萬全之績一一盡如始計天下士類道傍小民其孰不知

臣父獨苦之心卽當時兵科都給事李用敬等及近日御史某等各奏疏可以察父之寃矣而趙文華嚴世蕃乃攘爲毒藥之功同惡相濟欺天罔人莫有甚於此事況臣父於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在於教場洪等處斬獲倭首二百二十餘顆又十一月在乍浦金山等處擒斬二百餘名顆又三十四年二月內自柘林以至上海擒斬八十餘名顆又四月二十等日在於乍浦等處擒斬一百四十餘名顆又於福山河陽等處擒斬一百二十餘名顆又五月內在於平湖地方擒斬一百二十餘名顆逼共平望王江涇之捷約有三千餘名顆俱經陸續奏報痛念臣父捐身報國夙願已遂夫復何辭顧今嚴世蕃趙文華俱已坐罪臣父之寃昭然明白恭遇皇上御極明詔涣頒罪之虧枉者許卽辯明天下臣民莫不懽忻鼓舞臣爲人子敢不披瀝血誠爲父陳訴于君父之前近查得諸臣原係嚴世蕃誣害者如王忬尹嗣王儀朱方等俱蒙皇上特賜辯明超錄臣父之寃事同一體伏懇聖恩浩蕩憫念忠魂勅下該部將臣父張經兩廣浙直功次載在部册者逐一備查特恩卹錄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正氣堂集卷之十六終

第一葉第七行楊州之楊似當作揚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七行親舊之親似當作新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十四行第十五行第十七行三奥字似俱當作澳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十五行馬暮見卷之七

第五葉第八行第十一行二奥字見上

第七葉第五行預先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十六行住劄之住似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二十行南安按上文作安南

第九葉第八行列港見卷首

第十一葉第三行第四行第六行第十四行四預字見上

第十二葉第七行預給之預見上

第十七葉第四行抹馬之抹似當作秣疑傳寫之誤

第十七葉第五行預治之預見上

第十八葉第四行搏虎之搏似當作捕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葉第十三行辯其服色之辯似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葉第十五行搔擾之搔似當作騷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十七行王者按下文作主者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編次
鄒山鄭 昱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征剿古田事略

討古田賊呈 隆慶元年三月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為議剿占據縣治刧庫殺官積年巨賊以安地方事照得廣西桂林一府為全省首郡原額田糧一十三萬餘近被獞賊占據歲徵不滿六萬

就如所屬古田一縣去府僅百餘里其田土縣治則盡被獞占據已經五六十年然此賊之惡不但占據土地而已也宏治年間襲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年間攻陷洛容縣可謂惡之大矣然又不止此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越入省城刧去庫銀數萬兩明殺參政黎民衷嘉靖四十四年八月復越入省城雖被官兵挫退但聲欲掠擄官庫刧奪[illegible]王府其罪惡亦已極也在前恣肆無忌類凡如此此後復有不測之逞事變更加重大實乃至明至著之形不待

智者而後知今年撫之明年撫之撫諭之令方發而鄉村之警報日至今日刧村明日刧村官兵已不勝其防備而省城之警又屢報矣即今省城四鄉設堡設兵比前益繁刁斗夜嚴無時休息眞如大敵常在城下殆非盛世景象軍民困弊之極各願與賊早決一戰以釋終歲之苦大抵嘉靖四十三年以前諸有地方之責者絕口不敢稱兵懲於三厄之敗及洛容之陷遂謂古田之賊狡猾難制其山林叢壘崎峻兵不可進即如所懲古來何能開縣於此地古來何嘗不用兵於此地三厄洛容為謀不臧之故遂棄全縣

聽賊據以為巢永為各處地方之害正所謂因噎廢食也四十三四年間兩廣軍門吳實嘗感慨奮發具疏大舉封奏之際而大征二源之疏適允行矣二源之征既已奉旨當先彼而後此一也廣東之兵多取於廣西調兵赴彼則此地無可用之兵二也廣西錢糧從來借辦於廣東彼方用餉其勢未暇及此三也時又該守備卜禎呈稱撫過附近該縣長安新安吉艮新興上四里獞老莫七星黃秀洪羅金牙黃澳賤等三百二十名及招撫鳳凰巢首惡韋銀豹韋狠兵等五十四名於嘉靖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俱至

古田縣遂督同該縣哨守千戶魏艮卿署印典史廖元諭以不殺之仁各獞情愿棄獞爲民納糧當差投遞甘結到倘公同各官犒賞省發回村住種其首惡韋銀豹韋狠兵等雖今招撫日後有變事難料度又下六里之獞則全不聽撫等情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十三日據廣西都司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朱憲牌據分巡桂林道揭帖據古田縣典史廖元稟稱新撫獞人黃公英來報有賓州八寨賊徒突來古田李家尖山鳳凰等巢首賊黃銀鳳黃送金梁萬管韋狠兵王朝猛等家分劄待招各賊四百

餘徒齊集往刦全州湖廣寶慶府據稟到縣尤恐不的責差家丁簡諒旗軍李十九獞老莫七星抵巢詢訪果有前賊假言行刦全州寶慶爲名意在復舊越刦廣西王府是的先謀不識姓名細作五名到省窺探作脚通行隄備及責從長議處以絶禍根等因該署副總兵事右叅將王世科會同守巡等道嚴督軍兵多方防禦賊知我兵分布週密不敢突出隆慶元年二月十九日據守備卜禎稟稱被賊透入永福縣東關廂盜去鄉官梁寶家牛隻又據稟稱二月十八日清明節被賊殺死毛峒里祭墳軍餘侯廷受三月二十日據守備甘棠稟稱被賊透入興安縣東關廂殺死民人張榮行刦家財一空三月初九日據守備卜禎呈稱本月初一日夜被賊透入永福東關廂鄉官梁寶屋後捉去小女一口年方六歲三月二十三日據古田縣典史廖元稟稱據獞老覃隆居走報南賊招古底上宋鳳凰獞賊目下要挖王府金井又據稟稱古田獞賊查有五十餘年不加殺伐安有不爲賊者譬如荊榛不鋤則害稼也因前二次越城大肆猖獗卑職以撫處爲由巡緝地勢審據一二曉事獞老稟稱其爲惡者不見兵加中爲善者亦有傚尤之

志者將惡者除滅使我爲善者玉石有分益知守法自享太平等語係干地方機宜稟乞裁處四月初二日據守備卜禎稟稱被賊在於攬灘堡管下上平灘行刦公差承差莫倘德胡應仲船隻彼有倘德等走脫其船內行李刦去一空見奉察院朱嚴切督議期絶禍根等因四月十八日據南鄉哨指揮田義稟稱被賊在本鄉地方西村伏草擄去小男一名殺傷民婦一口同日又據本官稟稱被賊在本鄉地名大岩底擄去看田放水民人三名四月十九日據蘇橋堡千戶劉虞武稟稱被賊在何家村廟前嶺背殺死不

識姓名民人一名同日據古田縣典史廖元禀稱鳳
鳳賊首韋銀相韋狠兵韋掌印韋付財韋掌權等數
十餘徒由柴江隘越出行刦是的本職得報即差千
戶徐鉞督同把總余正等福兵馳往賊出隘口截殺
各賊聞知先退回巢本職切見此方強猺惡獞盤據
山箐出沒靡常屢叛屢甚雖嚴加防禦極顧此而失
彼雖時加鵰勦實譬小而遺大縣治在萬山之中防
守官兵及署印官之命懸於羣盗之手原有人戶一
千二百三十八戶糧米一萬七千有零今差猺則無
出辦俸貧仰給於會城以道途則無往來文移邀截

於中路故縣令初至則避住省城遙巡而不敢入且
山巢險惡黨與蕃多比之他處賊徒大相懸絕從來
權宜羈縻未敢倉卒輕動相沿至今而府江荔浦縣
之滕朧三峒陽朔縣之碎江合江俱相繼傚尤勢不
可制矣然用兵貴乎持重慮事貴乎萬全與其輕動
以圖僥倖之功孰若大舉以爲久安之圖會觀利害
詳慮始終必大征而後民患可除必設守而後後事
可善不然百萬生靈日被屠戮而不救是棄民也民
漸盡絕合省之山峒田地不免皆爲賊有是棄地也
隨該本職具禀兩廣軍門吳蒙批此賊應大征何但

今日况又有今日耶前此所難者東賊多錢糧無措
今幸東省已寧不煩大旅俟新總督軍門至一議大
處本官計議速報奉此備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朱
准報謂西人頻罹寇甚當迅掃磐據頁固之醜以收
拯溺救焚之功固不可先時而動亦豈可後時而靡
等因遂查得近縣上四里尚有向化獞人猶可撫也
下六里已無可化之人不可撫也此六十年逋誅之
劇寇若不亟行盪定則古田陸沈永不可復爲今之
計合將上四里夷獞分別善惡原係向化者推誠撫
諭令其照舊住種勿復驚擾間有爲惡不悛者併與

下六里爲惡村巢痛加誅戮噍類無遺其應征獞賊
巢寨首從賊徒逼查明白酌量地里遠近分派七大
哨一曰風門二曰思管三曰總甫四曰三門五曰龍
坑六曰蓮塘七曰都狠合用監督司道官七員統督
將領官七員又分三十八小哨每哨領兵指揮一員
管隊千百戶二員共用指揮二十八員千百戶七十
六員每大哨各用兵一萬名共計七萬名尅以期限
一齊攻勦必使犂庭掃穴悉拔根株而後已仍另調
各州土官目兵一萬四千名整搠器械先到地方於
未進兵三箇月之前同到七哨路口相擇地勢各立

一大營每哨各用兵二千名行責統督官自募鳥銃手各二百名并前兵分住。日差乖覺緝事人內哨探賊中虛實險易仍用計撫諭羈縻挾取首惡其果不應剿之村差人護守勿致驚疑又日夜設伏防賊奔遁邀殺或隨其向往追剿勢大則飛報本職大中軍策應本職大中軍營應用廣東福建兵一萬名先剳都狼傜大兵進入然後移至縣治適中之處立營若賊結夥出擾何處地方則相機前赴截殺或各哨所攻之巢有據險未下則相機前往合攻何患此賊不盡誅滅乎古田之賊爲通省峒賊之所觀望此賊既

盡誅滅則諸寇必皆褫魄落膽或相機鵰剿或推誠撫處其機皆在我矣再照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見今廣西藩庫匱乏廣東節年用兵亦欠裕餘若非請之內帑借之鄰省其局能支又兵行糧隨合用本色糧米當先措處請乞撫按一面題請錢糧一面預。先發銀四萬兩差委藩司參議一員專管各哨糧餉親去湖廣衡永等府糴買運赴桂林府廣儲倉積貯臨時發運隨兵支給仍發銀五千兩付右江分守道於柳慶等府糴買運赴洛容縣又發銀五千兩付府江兵備道於平樂富賀等處糴買運赴永福并兩江巡檢

司庶幾緩急有濟其犒勞進山出山賞功銀牌銀碗銀花肩給口糧等項及緞紗紬絹布疋花紅紙劄筆墨顏料藥材牛酒魚鹽號頭旗榜與夫軍火器械開山鍬鋤斧鋸鐮刀等項俱乞查照軍門先年各處大征規則動支軍餉銀兩預。發布政司收貯委官買辦管理。事完造册繳報騎征馬匹取用不敷乞行動支官銀預行左江道收買四百匹每一大哨約發四十匹倘餘馬匹給隨征達官騎坐并。本職處用仍聽候軍門差用又裝兵運糧船隻。亦合預行打造及行各府州縣雇剳至期請乞軍門預先移鎮廣西省城居

中調度其分督糧餉供事等項官員俱乞查委又往時調兵多在冬末方到開春進山彼時賊人米穀既藏雨水又多溪澗泛漲進則難攻困則難破豈能久駐成功及夏散軍招撫殘徒無春可耕不免再聚擾。百姓今乞數月之前行調各兵務在九月初間聚齊霜降以後進山彼時賊人米穀未藏雨水又少攻則易克困則易破十一月冬至以後散軍十二月招撫殘徒次年正月安插停當殘徒得借牛具種子思春可耕必不至於掠民活命又大征之法惟在奪險陸有地名二。厄者乃前人失事之所也兩峯壁立一

徑綫通毎倒樹以塞其中挖坑爲穽於下數賊守之兵難衝入又一水名牛河其流頗悍惟小舟可載四五人舉掉有聲則兩崖之賊霧湧而出以高逼下人莫能當故必奪此二險則水陸之險皆爲我有可無仰攻之勞且有直馳之便既克之後將三厄牛河之險併力處之永絶後艱可也至於征後之守尤當詳議不然雖征猶未征也故老相傳皆謂宜立土官謂其資性相類可以制殘孽之黨水土相宜可以勝瘴癘之害有稱逼近省城恐他日有尾大不掉之患此則其慮之之過也昔韓襄毅破藤峽之後割猺地以

畀土官開州縣以扼賊嶮潯州之有武靖梧州之有五屯平樂之有永安是皆經略故事之可考者古田下六里險要之地原設有長安富祿二鎭巡檢司合將巡檢革去就查從征土舍中有力量子弟自願帶兵耕守此土者卽將壘山之中田土撥與畀以冠帶給以印信爲土巡檢隸屬該縣耕守其地仍許招集殘獞安插耕種永爲各官土民初年聽其自收次年照例徵糧有事聽調爲兵盡如各處土官之例葢歴年猺獞之亂皆由無主今既有土官以爲首領又無巢穴以爲憑據雖欲作梗不可得矣上四里桐木鎭

巡檢司故基中有聽撫未剿獞村種類亦須如長安富祿二鎭改設土巡檢鈐束必使犬牙相制儼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庶可漸化爲良也三鎭既復縣治自然可守合查通省資深賢能縣官一員題陞府佐赴縣到任修舉政務其原流移別縣寄住有籍百姓數雖不多亦合招回再行編戸安插給補附郭田地耕種准其三年免辦糧差其聽撫未剿猺獞審度如果眞心向善方纔編入版圖以附新民永爲赤子本縣見在哨守官軍一百名乃桂林中右二衛各所花撥者既平之後比照先年桂林右衛中右所改調五屯

所事例查將中右二衛原未分有守城信地空所官軍計足二百名者盡數附入該縣爲守禦千戸所則軍無更班之勞官省行糧之供與師之始通行議定班師之時照議舉行則征守之法皆善而地方之久安可期矣緣係議剿占據縣治刦庫殺官積年巨賊以安地方事理擬合呈請除應分哨道官兵數目賊巢險易遠近進剿行程里數日期及算求無遺功務全收此則責在本職相應備細繪畫大圖一張及分哨小圖七張貼說明白另行造報外其錢糧善後合候行各司道及各參將會議畫一造報爲此除行巡

按衙門知會外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討賊議上 元年五月

今之議處古田劇賊有曰兵力不足撫之可也不知將之於賊將欲剿之必固撫之是我以撫字愚賊則撫爲無妨若全無剿之之圖唯持撫之一字聽賊終始愚我其爲計之左無愚智皆知之不待贅矣有曰兵力不足或剿其左臂或剿其後門或剿其牙爪或剿其聲援則大巢黠寇自然寒心而畏威愚竊計之四者之說宜一時並舉乎必不可得也或先舉其一調兵遣將須用百倍精神積日閱月乃可一旦舉事

多可得功三四百少不過一二百漏網脫遁其數尚多殘燼復燃勢將大熾收拾招撫復用精神百倍而後此事可了歲月之遷延已久兵將之精神已疲一時共事各官陞遷亦將過半則終無併舉其三之理也此謂於古田大計何如耶大巢黠寇依舊如虎豹之在山果曾寒心畏威乎否耶又有謂用兵三萬一直抵鳳凰一直抵大巖溯水二處剿平乃及其餘此則談何容易宏治正德之年用兵各止五萬卒致挫衄愚昨議兵酌用十萬之數議者猶云尚少須十五萬方取萬全曾謂三萬之兵可了此百年大事乎由前之說唯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由後之說以一二劑之常飲而欲去腹心積年之痼疾笑前人之未工忘己事爲尤拙歲月則已蹉跎矣李信之二十萬已置之無用矣王翦之六十萬竟不得不議從之矣愚弱冠從軍及今皓首料敵之能同於老馬故敢以此事爲己任求售平生報國未盡之志自愚倡議於始自愚收拾於終當無毫髮差爽萬一此志未遂身先朝露後來繼今之人其才其志或過於愚其經歷地方之多熟見賊情之審恐未必有如愚者或謂錢糧無措將如之何此則廟堂之上當有長策使福建之

餉處於倭賊猖獗之始可以無興化陷郡之大禍使興化郡破之後不處數十萬之餉則倭賊之猖獗至今猶未已也廟堂之上獨不以粵西一省視同興化一郡乎自今議請急於拯溺救焚猶爲積艾之始痼疾之起指日可望失今不積則粵西地方必至無地無民如里諺之所傳愚沒何以見古忠義豪傑於地下乎言或過激志有所存作討賊議上

討賊議下 元年六月

愚既爲討賊議議者是其議而以兵集賊遁爲疑愚則灼知賊之必無所於遁者有五焉蓋嘗度以天下

之理矣狐生於此邱死亦首向此邱鳶飛於天駕長風而往何所不可然日飛夜止必不離於四五里之間魚遊於河生長於上流者止於上流生長於下流者止於下流彼非不受弓餌之驚終亦不肯高舉而遠去此無他故土有以戀之也含熟而就生物類且不能自決此其一也又嘗度以天下之勢矣兵興之際數月之前先立七大營分定信地撥兵把截賊三三五五携幼扶老挈子帶妻以潛逃勢必就擒若一千二千爲一夥衝出亦各有老幼妻子之累官兵一擊亦無不潰散就擒者也此其二也又嘗度以天下

之形矣賊欲走貴州必經南丹獨山二土官之地欲走湖廣必越邊山義寧欲走八寨必經柳州欲走脩仁荔浦必渡右江各灘兵興之始宜先申諭二土官防守其邊山義寧柳州右江各要害俱有防守之兵賊必不能越遁也此其三也又嘗度以已前之事矣宏治之役大將方面被其襲殺是賊在本山未嘗遁也正德之役兵不敢侵入苟且了事是賊在本山未嘗遁也不但此也歷來大征瓊黎張璉林朝曦伍端二源各賊巢非不堂堂正正調兵議食于一二年之前並未見其有脫遁者此其四也又嘗度以自然之

天道矣天之於賊必奪其魄累聞虛報而不見兵至及眞有兵至而反以爲虛報中有曰兵至吾據險而與之敵不必遁走者半有曰兵多拒敵不過莫如先走者半彼醜皆唑唫無能之夫非有大智識大頭目能號令乎衆人終日紛紛爲慮不決直待大兵一至欲敵不得欲走不及載胥淪亡而已此其五也或謂如子所言賊終待刃而不遁乎曰古今無不滅之賊亦無不遁之賊賊山之中又有大山叢林密茂石壁峩巍賊必投遁之處尚多也如總甫哨則有鳳凰巢大蟲山石牌巢馬騮巢龍坑哨則有藤浪巢川巖巢

三千巢潮水巢老莫巢馬浪巢三門哨則有龍角巢陰山巢思管哨則有水頭巢死馬巢王武巢石盆巢古洛巢風門哨則有古城巢軍師巢雙塘巢蓮塘哨則有思鸞巢都狠哨則有牛河三厄諸處賊於平日將穀米埋藏各山有事則向彼藏躲藉以爲命或偶爲官兵衝散走去別山不數日亦潛回此山尋食然皆賊之唫計也官兵住久何嘗有一巢不攻破一山不窮搜賊人米穀衣服之類藏埋各山者何嘗不盡被狠兵搜去也往往賊米被兵搜盡唯食樹子草根延命旦夕兵進二月之後搜獲者猶有人形三月之

間皆是行尸矣但官兵進山三月疲病亦已過半其勢不得不班師後人恆追說官兵再住月餘則賊盡絕此說誠是但不知宵兵以疲勞之病身處強弩之末勢欲再住搜亦難也愚每論至此欲另調狠兵三萬待前師已班此師復進困搜殘徒使不再聚盡餓死於林莽間然今議欲立三巡檢各領兵一枝就彼住劄善後其意亦同抑又反覆思之賊走各處大山須兵勢極厚乃可窮搜愚前議用兵十萬識者以狠兵十萬實數只可五六萬必欲一勞永逸須調十五萬方可得八九萬實數斯賊可盡殲而地方可望永

寘續考軍門吳去年上廟堂揭亦云此賊連絡五六百里必用兵十五萬始可保其必克此則今日急當議籌者也作討賊議下

用兵三義 元年十月

用兵之義有三曰截殺曰鵰剿曰大征如流刦之賊事勢急迫不得已而應之只將見在之兵不論衆寡驅與從事或邀於險道或伏於曲徑敵可勝不可勝一時皆不暇計此之謂截殺之兵又如賊在巢穴之中久爲地方之患急當一擊以使醜賊知警民憤少泄此亦當密計於數月之前動調輕兵務要精強不使脆弱者雜於其間多不過五六千人少不過二三千人有若鵰之擊鳥卑飛斂翼一擊卽去不復顧戀此之謂鵰剿之兵又如巢穴之賊其徒繁多四出流刦截殺之兵不勝其應巢遠路險鵰剿之兵不可卒施此則大征之兵不可以已但謂之大征徵兵積糧遠近皆知堂堂正正分道並進宜以數月爲期不能限以旦夕錢糧又須多備不致臨期缺乏世人用兵明此三義而後舉事則後悔可無若鵰剿矣用兵太多機自難密計餉不多竟致告乏兵未出山賊復恣肆委曲收拾反驕賊志此無他鵰剿之義執認不眞

所致耳若大征矣用兵太少旣無圍攻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守困之方賊遁無把截之兵賊衝無迎戰之兵此無他大征之義執認不眞所致耳二者之義執認不眞名爲鵰剿其規模則類於大征名爲大征其氣象則類於鵰剿是故大征鵰剿之功兩不得收愚於此義知之頗稔非其有過人之智敢倡爲違衆之論蓋在兵間三十餘載目擊耳聞乃奴知耕婢知織千愚之一得耳謹書以告同志

古田近議 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鎭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右都

督僉爲議復古田以伸國威事准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手本奉總督兩廣軍門劉鈞牌前事合用手本到鎭煩照來文內事理請將古田賊情計議合用兵馬糧餉約計若干作何計處應撫應剿有何方略目前之石畫善後之長策會議停妥希由見報以憑轉報裁奪施行等因准此案照古田之賊惡極罪大法當征討本鎭前議似已詳明即依舉行如不能收一舉之功奠百年之安本鎭罪責其何敢委聞粵西士民之議欲令各州土官分撥族人統領狼兵奪占其地數年以來每以此意諭土官咸謂待大征之後

乃可爲此此可見士夫之論不過道傍之言今日議之明日議之今年議之明年議之數十年來會議之文數十次題請之疏十餘次畢竟不見着實舉行地方何時可靖又有謂只用狼兵實數一萬五千雇募兵五千責一將官領入古田屯劄不計歲月使得展布當剿者剿當撫者撫俱聽其自便不從中制此一節議苟得賢能之將任之亦可貽二三十年之安本鎭竊以爲憂此兵進入久則三年近則二年乃可望其有成二萬之兵月糧犒賞等費每月約用銀將及一萬以二三年計之當用銀二三十萬似此多銀將盡備於舉事之始乎將隨時處置應用乎二三年事更改不常在上之主其事者在下之同其事者陞遷去矣帶管與新任者能實心挑任如前人乎錢糧必至不繼軍兵必至潰散賊志益驕地方益壞歸罪將官亦何益乎又有謂只用二三萬兵進入或撫或剿施爲一翻數月之間其事可定此則決無是事宏治正德年事可鑒也萬一有尺寸之功數月之後賊志益驕地方益壞雖有智者不能善後又不如隱忍不舉使後日之人不得媒孽乎今日爲尤愈也爲此合用手本前去布按二司守巡二道請煩會議施行

呈總督兩廣軍門李公 隆慶四年五月二十日

鎭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右都督俞大猷爲議處古田早定撫剿大計以復縣治事奉總督兩廣軍門李案驗准兵部咨前事案仰本官照依備云該部題奉欽依及原行事理會同布按二司掌印官并該道守巡再加酌議作速具由通呈詳奪等因奉此隨該左布政使郭應聘等與職會議回報外今照原議總統哨兵馬該本職督領又分七大哨都狼哨該署都指揮僉事錢鳳翔統督總甫哨該原任副總兵門崇文統督思管哨該遊擊將軍丁山

統督風門哨該署都指揮僉事董龍統督蓮塘哨該原任署都指揮僉事魯國賢統督龍坑哨該柳慶叅將王世科統督三門哨該潯梧叅將黃應甲統督已上通共八哨俱已議明但照兵要全在用謀用謀貴於預定各官所領哨分道路未必熟知賊情未必灼識善惡未必查明且從來征勦統督官能設法差人入巢用間謀搆首惡不問善惡村分一意安撫往往天奪賊魄墜我多方以悞計中及兵進之日宜勦者勦宜撫者撫其機在我賊皆莫逃收功最易合無請乞軍門早發坐委各官鈞牌令其先期二三月前親

至各哨附近信地去處訪募可充間諜之人令其入巢遊說使地利賊情我得盡知善惡村分咸以計籠則首惡可以先得兵進之日事半而功自倍也爲此具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一未盡事宜 六月初五日

前件應撫應勦村分新舊册開載皆欠明白今既分爲七哨合責各官先至附近地方多方查審各另畫本哨之圖備細開載限七月終呈報貴院及本鎮以憑給牌聽各統督當撫者撫當勦者勦但照撫之一字從來兵賊相愚之情也方賊勢猖獗我兵未集以撫求賊賊以撫愚我故撫未久而旋叛大舉兵集賊心驚懼以撫求我我以撫愚賊使賊不得遠走大兵一臨分別誅勦無一次不收全功者皆用此詭道也今日大舉如數年以來聽撫不叛者又從勦之是殺降也仁義之師不如是也如近日議兵乃聽撫者是畏一時之威入我籠絡之計決無縱之之理各統督官承委之後速至附近信地地方多用乖覺之人入內安撫出計用奇多方悞賊只要成功不必責以用計之信也况此大舉重在

善後必殺伐之威大振所餘之賊不多且皆殘弱然後立土巡檢司以管束之後乃可善事乃可久若大征之後彼衆尚多且強必賴重兵以鎮之則善後之事難成雖成亦難久也本鎮竊謂今日大舉殺伐之威宜大振者此也抑本鎮有隱憂焉十年以來狼兵疲於東征精銳者銷削甚多恐又不似正德宏治之時也正德宏治之時尚不能成功又何可責之今日乎笑前人之已拙忘今日猶未工異時之悔恐不能免罪歸將領所當甘受如地方何哉又往常他處地

方作起之賊爲害興師征討數月之後二萬之賊剿得一萬其未剿一萬即行撫處而地方遂靖譬如乍發之疾數劑之藥可使即瘳以後漸次調養則餘邪自退而元氣自復如舊也今古田之賊乃百年以來之大患見開應剿之賊若征剿之後只剿得一半又撫得一半恐此一半將來漸盛善後之兵不免漸衰地方無永寧之期譬如久病之人用藥倒倉不施全劑致其病根惟除一半尚存一半前藥之力漸微尚存病根漸長竟歸於亡而已恐又不如當日姑且聽

其憮憮猶得苟延日月爲尤善也事關利害不得已直言之違抗之罪自知難逭但恐事不萬全他日獲罪爲尤大也萬不得已欲從節省取通省哨堡食糧募兵及州縣民欵五千六百名給與行糧每名每日一升八哨各發七百名添用

善後議 六月三十日

議者以古田之事不難於大征而難於善後此誠爲地方經略久安之要言愚竊謂善後之難不在於既征之後全在於進征之時其言似相反而事實相成也今夫大征之師兵馬如林眞成十圍五攻之形八人精勇實有決水轉石之勢賊據險巢則器械具備足攻之賊衝出外則策應精兵足截之捜扒。三月兵多困病則有新調之兵足代之困糧於敵不久食盡則有本色之糧接給之似此大征賊之元惡大憝無不就戮縣多徒黨亦十誅七八其三三兩兩藏避林穴得免者兵後招下不過喘息行戶善後之方多處錢糧設立土官爲千萬年長治之計可也如錢糧不足設兵防守爲百十年之安亦可也其何後之難善乎是何也進征之時多方求善其機由我征後之議

因之而善此理之所甚順而事之所必有者也若賊據巢而圍攻無具賊衝出而策應無兵兵食盡而本色無繼兵困病而新兵無代捜扒。不久而賊多生逃兵方退出而散黨復聚欲設土官則無願承之人欲立營堡則無久供之糧不得已招撫收拾只可致數年之粗安後日之人猶得譏議乎今日也是何也進征之時已未盡善征後之議欲強求善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噫斷藤穴昔年之事征善而後亦善也古田從前之事後之難善由於征之不善也然則今日欲爲善後之議盍以往事爲龜鑑乎作善後議

答巡撫殷手本七月十七日

爲軍務事准廣西巡撫殷手本據統督都狠哨都司錢鳳翔呈本哨兵進路道及原任副總兵門崇文覆議緣由備用手本前來煩將前項兵行一帶道路逐一計議孰爲利便希報過院以憑施行等因准此查得都狠及總統哨兵合依門崇文之議與三門龍坑總甫三哨同由洛容路行毋庸再議但照兵進貴齊又必止而後齊故止齊之義古人所尙也然大師之行每日止可三十里多則四十里若兵止齊於賓州遂定尅期自賓州至各信地尙有二十六七日之程

於中不令再止再齊則進山開刀必有先後不齊之弊合行監督道在賓州查點齊到明白之後自州督發第一日都狠總統二哨先行本日三十里至思攬堡二日三十里至龍降三日三十里至遷江四日三十里至三印五日三十里至來賓六日過渡四十里至迦恩七日四十里至穿山八日三十里至威寧九日三十里至柳州大江十日過渡計十日程又賓州第二日該發二哨亦須十日方到柳州又第三日發二哨亦須十日方到柳州又第四日發二哨亦須十日方到柳州以上分四日督發共得一十三日其中或有雨水諸事妨阻亦須再算二日計該十五日程此十五日行糧須賓州給七日來賓給八日使各兵便於挑運又自柳州起第一日發都狠總統二哨本日三十五里至磨石鋪。二日三十五里至東泉堡三日三十里至三板橋四日四十里至洛容縣計四日程又柳州第二日發總甫龍坑三門三哨亦須四日程方到洛容以上分二日督發共得五日其中若有妨阻須再算一日計六日程又自洛容起第一日發都狠總統二哨本日四十里至攬灘堡二日過江四十里至理定三日三十里至山腳村四日三十里至

永福縣五日四十五里至都狠隘又自洛容第二日發總甫哨亦五日到總甫信地第三日發龍坑三門二哨約三日程可到信地以上五哨從柳州至信地各共十日之程合於柳州給行糧五日洛容給行糧五日又自柳州發風門思管蓮塘三哨與都狠總統哨同日第一日三十里至牛塘二日二十里至白沙三日三十里至大埠四日四十里至東山墟五日四十里至石涙村六日四十里至融縣中間再算有阻一日計七日程又自融縣起至各信地不出二三日連前共算十日該柳州支行糧七日融縣支行糧米

三日由是論之十餘萬之師一止齊於賓州賓州未
齊決不可以意料度先發再止齊於柳州柳州未齊
亦不可以意料度先發既止而齊之後又須以都狼
總統二哨到都狼之日爲期諸哨開刀日時尅與二
哨相合然後一面塡硃字於鈞牌空處發與各官一
面回報則先後不齊之弊可無也又八哨之兵既至
信地必須各給行糧四日或五日聽其進山食用以
後或得賊糧或用夫運支給另行也又賓州柳州各
有監督發兵可以無悞其風門思管蓮塘三哨統督
合先至融縣督押都狼總甫龍坑三門四哨統督合

先至洛容督押其總統哨聽本鎭差官前去督押其
賓州柳州洛容融縣及七哨信地合行分理糧餉官
先運本色糧米至彼聽候支給庶不臨期有悞又進
山犒賞及祭旗等項俱該柳州給與各州土兵又各
過渡去處須令府州縣多備船隻又合行左右江兵
備道及各統督及催兵牌內俱說如各州土兵出柳
州路便者許徑至柳州待齊聽尅期督發不必遶去
賓州也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煩爲查照施行

先發各猺獞村告示 八月初五日

爲軍務事照得征討重在首惡脅從自來罔治邇者
欲動三十萬之兵討古田六十年背叛之賊只爲韋
銀豹一人但能先得此一人則該縣十里之元元皆
易處分使得安生不但此十里也各府州縣山峒猺
獞皆得安生也獨不見近日永安州香爐寨之事乎
大兵圍困三箇月潘扶雙等將賊首潘公林縛送其
餘脅從悉免其死不但潘扶雙等免死雖潘公林之
子亦免其死當時縛送潘公林不但潘扶雙等共議
雖潘公林之子亦與衆共議故潘公林之子亦同得
生此乃近日之事衆所共知軍門一令堅如金石信
如四時詎肯食言汝古田十里之人可不自求生路

乎汝鳳凰巢一村之人可不自求生路乎汝四方諸
峒之人豈可自尋死路乎爲此示諭如古田十里之
獞能縛送韋銀豹卽不加兵於十里地方如鳳凰巢
衆獞能縛送韋銀豹卽不加兵於鳳凰巢如韋銀豹
之宗族子弟能縛送韋銀豹卽不加兵於宗族子弟
然非但不加兵也不問何人縛送仍給賞銀五百兩
汝衆思之又思如致韋銀豹逃走三十萬兵到汝地
方汝之身首異地妻子就戮宗祖絕滅地赤山枯禍
慘可勝言哉又韋銀豹若逃走經過猺獞之村如能
擒解一體賞銀五百兩如不擒解大兵先剿經過之

村及諸峒猺獞與韋銀豹有舊好者往投逃生許卽擒解一體賞銀並不追論日前之事如敢故意窩藏在村先剿窩藏之村嗟各獞猺亦人類也遵吾令則生違吾令則死生死之關不能自辨眞禽獸也大兵所加是殺禽獸非殺人也汝至此時悔之無及須至告示者

稟總督軍門李公八月十五日

稟古田賊不但首惡不逭諸村亦未聞有逭者此葢天奪其魄入我撫誘之計也諸州土兵本省用之想當早出亦必足數完百年不完之公案以報地方答

朝廷在此一舉然莫非仰奉恩臺經畧也須至稟者

進兵續議

爲軍務事據古田縣申送本縣十里善惡村分手冊到鎭據此案查先該本鎭照得見行各統督官備開善惡及各聽撫村分中有古田縣近撫者而統督不及知合行古田縣通將十里地方村分明開要見某村從來爲善某村向爲惡先於何年月日聽某官招撫近於何年月日聽某官招撫某某某村見未服招務要詳細開造手冊送鎭以憑酌量轉行七大哨聽統督官塡圖發各領哨官及土官依行庶免他日濫及之議也已經牌行古田縣署印主簿廖元會同把總王綱查造去後今據前因行間又准巡撫殷手本前事行據古田縣申繳主簿廖元名色把總王綱查過該縣十里善惡村分地方險易手冊到院內稱安和安甯永安三里全惡向不聽招通應剿除但數十年人跡罕到地方險易村分增減皆是傳聞恐未的實此地方近永福縣合行康守備弔取蘭麻新安二堡熟識該里緝事及地方人再審方爲實據等因又經牌行守備康仁查報去後今照前因合行會查以便塡發合用手本前去煩將古田縣開來善惡村寨

地方險易再查明實仍分別某村某寨應屬某哨撫剿某哨給旗榜安插希報過院以憑塡發各哨統督官查照施行准此照得天地以春生萬物而止之以秋聖人以仁育萬民而正之以義古田十里之中長安新安新興吉良四里雖向稱服化而中亦有爲惡者其仁良崇良永盈永安安甯安和六里則從來背叛爲惡而服化者少矣但論賊獞之罪惡多年載之公移者多端必獸獮而草薙之斯可以洩神人之憤惟念天地以好生爲心黷殺實仁人所不忍如罪人可以盡得而地方可保永甯雖有前禽之失不傷天

地之和乃今朝廷及軍門興師動衆之本心各哨照
領孰無是心獨不體念及此乎其古田縣册所載不
服招者當一鼓盡殲不容疑矣安和安寧永安三里
全惡總皆該剿之數其地方險易村分增減俱已先
行各統督自查亦一面行守備康仁查報到日另行
也其稱聽撫者係隆慶四年四月初一日以前招者
雖眞僞不同皆宜差委的當人員將軍門發去旗榜
齎往古田縣差人兼同差去各村張掛仍著本員役
在村守護如有官兵犯擾輕則細打一百重則依軍
法斬首務使本村男女盡得保全待我事後設法變

化永爲良民可也如差去員役敢因而索取本村獲
人財物查出俱依軍法重處決不輕貸其四月初一
日以後就撫者在我既已會議興師乃多方用計以
愚賊使不逃遁在賊見兵形已著乃勉強聽招以愚
我欲苟免一時誅伐其實兵退之後兇性不移必復
爲地方之患此地終無平寧之日所當圖而攻之剿
其勇壯俘其老少或散藏密莽則盡搜之或聚據險
巢則攻搗之或越出遠遁則窮追之庶不虛今日聲
罪致討之舉爲地方久安長治之圖也除將該縣原
册抄白仍逐村下另塡係某大哨信地或應撫或應

剿亦俱於各村下塡明發各統督查照以今册所塡
爲主其以前各項圖册所載多不相對不以爲憑則
撫剿之義不混而仁義並用之道昭也又都狠一哨
地方半屬古田者照册外如三厄一帶上下船埠上
下牛河上下塔山雞籠大長寒水小蕩里望茶山喇
查等村係先年伏殺馬紊議馬副總兵一向罪大惡
極近六七月間方聽都司錢鳳翔招撫當與四月初
一日以後聽撫之例同剿其始龍江雙塘移馬一帶
各村一向爲惡但道路不便當暫安撫候兵進之後
另議爲此合用手本幷抄册一本前去貴院請煩裁

酌施行

稟總督軍門李公 二十六日

古田賊近來修整險巢及搭茅房於古田之大山密
林中全無遠走之意向料其技只如此大功不患不
收也須至稟者

手本行巡撫殷幷各道 九月二十五日

爲軍務事查得都狠總甫總統三哨兵行該原任副
總兵門崇文議稱遠由象州脩仁道里頗多勞兵無
益莫如由金竹隘路行爲便乃從其議今謂此兵經
過金竹隘等處去賊二三十里之遠賊有不聞不見

不走者乎然則大舉調兵賊全不知乎大兵集於柳州賊全不聞乎遂路發兵使賊不疑賊果不疑乎此賊欲走何不走於官兵未見形之先乃走於官兵壓境二三十里之日乎又謂龍坑三門二哨之賊必驚向彼中逃逸所謂彼者未知指何地方若謂融縣二哨官兵猶未至賊必假道蓮塘走入大羅山又假道思管風門走往上油崗誠是矣然則融縣三哨之兵先至融縣蓮塘之賊聞知先走入大羅山思管風門之賊聞知當先走往上油崗不待他賊假道而後走而此三哨之兵將無賊可剿矣本鎮細思毎次大征

並不見大戰之賊攜老扶幼挈妻帶子遠走者況今師期已近兵形已昭賊欲遠走者先走矣不遠走者或結巢矣或逃入近處密林矣竊料其結巢及逃近處密林者多而遠走者少也若謂兵至二三十里之外賊見而後走其說似迂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煩行王叅將欲先發融縣三哨則聽之其都狠總統總甫三哨必不可遠由象州脩仁遠路以勞疲我兵也須至手本者

稟總督二華譚公 十月初六日

稟古田進兵在邇猷聞邊報急未暇憂古田深爲薊鎮憂名公忠孝文武天地鬼神默助其間封侯事今可立致私心爲慰破□非車實難人不信猷併不信名公此實關中國夷狄之氣運人力不與焉唯名公加娘努力古田事明年二三月間有捷報也非車兵不能破□非猷不能練車兵猷不避贅申稟願名公之圖之也須至稟者

稟總督軍門李公 十一月十四日

稟爲軍務事叅將盧鏑兵於十月十一日到桂林據原發古田防守名色把總張存德稟稱本月初二日同把總王綱集各村獞將沿江灘淺水道開通以便

糧船來往獞人各願効勞乞先發廣兵五百名住。都狠隘令陳泮帶一半住。劄上船埠令余學源帶一半住。劄始龍江口召獞同守要衝保其村坊等因據此隨行叅將盧鏑督把總黃士暘部下兵六百名前去都狠隘防守又把總王可興部下兵七百名會同陳泮前去上船埠又把總陳亮部下兵七百名會同余學源前去始龍江口各劄營防守水路運道仍嚴戒各兵不許侵奪各村獞人一草一木并行盧叅將往來三管調度候大兵進日另行外理合具稟

稟總督軍門李公 十一月初十日

稟爲捷報計殺手歹方面官首賊事本年十一月初十日辰時據古田縣稟准主簿廖元牒把總王綱張存德手本稱本年十一月初四日據獞人莫金線等報警到縣職等議定王綱就於本日夜密差哨官鄭聰林世德許玉朱祿陳和督同精勇家丁王興王明張進等一十五人裝做獞人同莫金線引抵社歲村地方伏路擒殺至本月初七日夜四更亥時分據家丁王興走報殺得帶案手歹方面官首賊黃朝猛首級一顆大小功全是的至初八日丑時巳該王綱獲到前賊首級在哨除查驗完日另行撥兵解報外等

情據此理合稟報須至稟者

手本行巡撫殷 十一月十七日

爲撫諭變夷事照得古田之賊惡極罪大神人共憤大兵一進全功之收在指日矣查得臨桂縣西鄉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共三圖之黃家九寨莫家四寨獞村其田地雜於民居之中不過先年奪占吾民者合無乘今大兵征討古田之際行都狠哨監督龐副使督唐李二知縣各不妨原務多出告示令該圖各排年前去各寨招諭聽各排年招其平日相熟者或三十家或二十家令其盡報丁口及其見有田地就作本排年下甲首照依吾民納糧當差永爲化内赤子勿以獞夷自處其中若有一二恃強不服者聽軍門量發官兵剿之若各村不知悔禍全然不服則移發大兵盡行剿之九寨四寨踐爲平地不滿千之獞盡數誅戮特呼吸間耳此職言其大略也若夫多方設法推誠布惠使盡歸化不用殺伐實有望於貴院也及照此夷既爲編氓之後田地聽其照舊耕管納糧當差並不許排年人等執稱某田是我祖田被占某田是我祖田被占欲與取討以致此輩不得安生所當嚴禁也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請煩裁酌施

行

與殷石汀公書 十一月二十一日

前議以思恩兵由張山隘進攻始龍江賊思明兵由胡源隘進攻始龍江賊那地兵由都狠進攻船埠里旺牛河各村遶由沙牛隘進攻始龍江賊今思恩兵不來移去思管猷與龐憲副錢都司議當酌量緩急輕重爲之蓋始龍江賊向不服招又在深山之中其勢重必乘兵強壯急攻之乃可下船埠里旺牛河一帶獞村近皆聽撫安住在村與之卽來開河送船皆聽吾令其勢輕所當緩處今議以那地兵由張山隘

進思明兵由胡源隘進盧叅將帶兵一千五百由沙牛隘進合攻始龍江賊其船埠里旺牛河等二十餘村逐村俱差一役賫旗榜住守誠意撫之候事定之後果見其眞心歸化聽官府編屬排年爲甲首則盡生之可也或戮其平日爲惡頭目一二人亦可也其近古田各村待與王綱來當撫者盡差人役住守當剿一二村亦聽王綱督見在古田之兵取之其徑頭二村長力村茶山二村各村亦係當剿之數但不在道路之傍待兵進數日後另發兵剿之如臨尅期泗城兵到卽以泗城兵由張山隘進那地兵同思明兵

由胡源隘進如泗城兵後尅期至則酌量發去策應此議猷三人同以爲當不知尊教何如伏惟賜示遵行不宣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十二月二十五日

竊計鳳凰之賊陸續走去始龍江逃生以兵不進始龍江也人看見說是始龍江賊招他要來攻兵營其實兵營定已久萬賊何能攻但始龍江賊多攻之不可不多算今定以那地兵五千由張山隘進思明兵二千幷武緣賓州兵共一千五百由胡源隘進思恩二千同梁高兵由始龍江口進盧錡兵二千由安息江口進王綱張存德幷猷兵且守古田城待兵進二三日後另行始龍江雖路險賊多但四面兵進賊無不敗之理思恩巡檢黃揚乃猷素用此兵故本官昔告欲來該道只得從之他兵自有鳥銃一百門其強可知也四路所進之兵皆強故知此賊易破破了此賊然後移接各哨先聲所至不費力而功可成義寧淩守備把截兵少又撥平樂兵三百與之添用矣餘容續布不宣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十一月二十八日

猷二十八日申時至古田縣治一路皆山嶺至縣治

乃一廣洋城南臨溪古人建縣治於此地亦不差一路大溪水見今乾涸之際少用人力糧船可行大用人力中等座船眞亦可行若春夏秋之水則全不用人力諸船皆可行三厄舊時樹木森密賴前日鳳凰獞來砍塞路一番近盧叅將督兵鋸截其所砍大木而再加開闢遂成康莊大路若非前日獞人大砍一番今次費力倘多章酋倘未到手恐須大兵圍其巢乃可得也自都狠至古田不數里卽有一獞村今皆聽撫竊意欲復古田須加意撫安此一路之獞以爲官府公差往來主人欲留此輩爲過客主人必須處

立一頭目使以夷治夷然後可容另報糧船初一日乃得到縣因一船只有二人駕太少使然決保無他虞也不宜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 十二月初一日

韋酋不容於族人四方之村又皆知其爲奇貨欲圖之走無所之乃令伊第二亡子之婦招贅之壻於大蟲山中開一穴內有數尺寬可容一二人睡其口只員二尺可容一人蛇鑽而入入後以草掩口多備乾糧充食其子亦不知也今已購得此壻領懸賞去取矣壻乃良獞村人令其兄弟五人在縣爲贅限夜間

相機送來不然此五人不容放矣要之此賊決難脫也不宜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十二月初一日

韋酋已爲王綱廖元張存德購得惜其人年老一拿倒即氣絕取首級至縣矣此雖三人之功實賴軍門及諸公名公畫策於上而應邵二憲副及門副總兵錢都司用心計謀故成此功也不宜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 十二月初二日

古田之獞黃姓有六千人韋姓有二千人莫姓有三千人陶姓有一千五百人門姓有一千五百人吳姓有二千人廖姓有三千人二酋既得之後其餘惡賊殺不勝他日尾大難掉後決不可善殺太慘恐傷天地之和心實有所不忍二者誠難處顧此殺機天地發之名公主之猷何與焉乞詳示教猷唯有奉行耳

手本行巡撫殷 十二月初四日

爲軍務事照得古田三厄之路一向難通者爲重疊高山夾路兩傍大樹密蔽見天處少近日開路雖頗見天然山樹叢密伏奸藏宄行人不便職志欲盡伐各山之樹使其濯濯而後已人以此事難於下手謂職有昔人移山之愚本月初四日職親帶良獞三百

人至中厄試伐一日似可下手如旦旦而伐之功決可成但獞心頗嗜利欲求工食職意與之工食不知何時可了不如總包與獞老隨其用幾百人幾日可了只與之銀若干可也今照紀功金僉事將至古田合用手本前去貴院煩行本道議報施行

與殷石汀公幷郭華溪公書 十二月初六日

各哨報功尙少此不足爲慮蓋大兵進剿賊有大勢來接戰一鼓勝之獲功必多此賊一村一老有一老管十人者又一老管二三十人者無總管之酋可督衆出戰惟將谷米先搬山林石穴中兵進則散藏林

中自以爲得計各兵初進安營必志求定十日半月之後尋得藏糧屯聚之藪乃引大枝兵往攻賊不能支又散遁他處其糧米等物盡爲兵得散遁他處必乏食而復回求糧被兵三三五五漸次擒斬是以大征之兵俱要三個月後乃收全功今次若再遲兩個月封刀善後事特易易耳善後事王世科回報三州願承且看其說果眞則甚善也如其不眞某自有久安之畫也運糧猷再遣郭希才帶哨船十二隻共兵八十名去督盧梁二哨兵原因師期未至令其劄營於龍門船埠等處以護初運之船今則各發入哨豈

可致之無用況自浪平至古田猷始終認保自泡口至永福則原有認之者大抵各村之獞宜剿者剿不剿者撫撫之從而用之非有重賞難得其力猷能得其方者唯重賞以結其心耳今護船無兵猷行該道令將平樂兵三百發郭希才領護然用兵護糧者非欲其護糧也欲其灘灘下水挽船故兵護一次即稱苦也向議另有護糧之兵三百今何在乎又原議每船水手三名今只二名何哉船之行遲向謂船自永福抵古田只用二三日程若十船五船二三日程儘到得唯二三百隻爲一綜欲其首尾相應彼此助力如之何不遲遲惟名公諒之不宜

稟總督兩廣軍門李公 十二月初七日

稟爲軍務事照得原任副總兵王寵於十二月初一日隨軍進山不意患病姑准回去廣東另行具呈乞賜照舊批發總兵郭成處候其病痊就彼立功爲此恐懼具稟施行須至稟者

、與黎同知書 十二月十一日

各哨之賊鳥驚魚散逃竄山林今唯屯兵持久先搜奪其食賊必盡就戮也善後之策三厄樹木宜盡伐其道路東出永福北至義寧南向洛容西抵融縣皆

宜開通今皆一面用工想此一番經略仗軍門及諸公指授決可貽長久之安也容續布不宜

與郭華溪公書 十二月十三日

石汀公欲猷善後之畫寫呈名公石汀公亦一稿送名公聽裁正石汀公雄才大略古伊周之儔匹猷何敢擬其一二乎三個月困賊是必然之事其中又宜節次切責各哨使足原議應剿之功如三月不得了石汀公原議再調兵續困二個月此時又當舉行也不宜

手本通行 十二月十五日

爲善後事立狼兵爲三鎮善後如其願爲從之可也此不失初議也職久覘各州無此實心縱有實心以狼治獞不過力制之而已安得久安長治乎但職至今未敢明言者恐各州果有此實心不可孤之耳職之意以古田黃韋莫廖吳門陶陸羅岑白諸大姓不相降下三月之後賊殺已慘其倖生者招之下山行戶而已唯我之令是聽其各安撫村分魂魄亦皆飛散敢不遵奉吾令卽於將退兵之際令各監統官督廖元王綱招撫擇其大姓之有才略者數人立爲里長聽其自報本族某某某等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

人爲甲首各造册回報明白然後差官逐里逐甲查量其田地其諸大姓之外有小族人家聽以近就近附入大姓下甲首其流移各州縣之民近多來告復業爲其查還田地使與獞人雜居其牛河村宜移守備領募兵五百名屯劄據上流以抗沿河至永福及至都狼諸村撫獞而三厄之險始龍之沖皆可永保無虞其下六里適中之地立一大營用募兵二千名設叅將一員住劄營中統之古田縣治之內分巡道住。劄屯募兵五百名備用仍移一千戶所足軍三百名守禦三厄及落馬徑之木費工代之必令其濯濯

而後已自船埠至永福沿河一路由始龍出義寧一路由三門出洛容一路由風門或蓮塘出融縣之路俱宜開闢使車馬可行縣治之城如圖改築其牛河縣治各軍兵俱聽叅將調度如有一二村不服化仍爲惡者聽叅將巡道會議發兵鵰剿似此行之三年之後兵可漸掣矣善後大略如此其中條目甚多隨時酌行然其至要至要者必文武大小之官皆有宰割山河之才忠信篤敬之行則百年長治之事業豈難致哉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請煩裁酌施行

手本行巡撫殷　十二月十六日

爲善後事查得三門出洛容風門出融縣俱有古跡道路相應開闢以便通行除差報効省祭官蕭守鉷前去風門哨聽統督都指揮董龍調度將風門哨自寺背村起至融縣止道路又差百戶傅陽生前去三門哨聽統督左叅將黃應甲調度將三門哨出洛容縣道路各應該如何開闢轎馬可行無阻詳畫一圖計議明白合用人工若干石匠若干斧鋸鍬鋤若干諸費共若干其開山砍樹或只雇獞人或雇百姓逐一開報前來以憑施行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請煩轉行各統督查照施行

與殷石汀公書十二月二十八日

龍坑藤涙巢已攻下梁高兵先到與有功今據王參將稟潮水有一大巢數小巢賊甚多事情重大須乘各哨兵力尚銳發往合攻其各哨有一二在山之賊且置勿問待各巢攻下各山之賊其何能逃乎猷即日親往仍行三門風門總甫都狼蓮塘思管各統督限正月初三四至彼會合舉事也不宜

與殷石汀公書十二月二十八日

乞賜懸賞票發猷收何哨兵要認衝鋒先登險巢者將票與收爲定果然是他衝鋒先登破巢執票來領

銀不論功級即給與之他哨不得來爭也不宜

與殷石汀公書十二月二十九日

始龍原賊亦不過七八百徒此中人迹從來不到無眞知之者鳳凰之賊走遁彼山皆虛傳也侯廷佐所報之功即始龍江之功湊都狼共三百四十五其脫刃雖尚多實不如前日人言之甚今亦不得不留兵守搜至三四月後乃盡掣夏間節奉尊教惟恐猷混殺猷節訴曰猷亦仁將也決不有此猷恐各統督無所遵持乃行令古田縣造印信册明開某村某年月日聽招納糧某村向不納糧聽招及册送到猷乃請裁於名公曰隆慶四年四月初一日以前兵形未著其聽招之村當一意撫之不必問其眞僞其四月初一日以後聽招者是見兵形已著畏威聽招求免誅戮安保他日不背是皆應剿繼承名公手本謂宜逐村逐哨爲塡應剿應撫明白發與各哨遵守猷又遵照塡明一樣造寫十餘本通行則此撫剿二字定於四月初一日前後廖元王綱皆不得知而謂其有私實枉也願名公察之惡成樂敗自古而然猷當之猶有人諒之元與綱其何能當哉猷今唯欲以安撫大計責之先入古田用事數人猷同數人者挑之其不

能久安猷先願受罪其浩城伐木開路一切合用錢糧之事乞多取各府縣賢能之官來共成其事則千百年之業可建也其數人者決不可傳干錢糧也此間善後必得寬嚴相濟之人乃可願名公於目中求之不宜

手本行巡撫殷十二月三十日

爲軍務事查得征討之師撫剿並用古之道也向者議兵之始在上在下在位不在位之人皆以混殺之事相戒勉本鎮苦言其不至有是而人莫之信及師期將及兵勢大張應撫應剿之村紛紛滿地皆如醉

藥之魚奔動於羅網之中廖元王綱再三分別慰諭彼皆不信本鎮憂之乃於本月二十八日親抵古田喚取各村應撫撞老前來推誠諭之指天示之每村差官舍一人賫執軍門原發旗榜護守其村及兵進之後善惡不混此念少慰其各哨統督不向山林石穴之內尋賊耽耽然唯稱護守不遁之村有一二潛賊欲併殺之以圖多功至有一二撫村已被襲殺擄掠飛報本鎮即差人查拿猶得救存其半又有密詐全殺而本鎮不及救者即如各統督之意非有制帥主張於其間則混善惡於同焚干天地之和氣豈足

稱王者節制之師乎大信已失三四月後收拾之際不大費力乎今欲處此有二道焉若慮目前之功少不顧久遠之大計則任各統督混爲之可也若亮本鎮能分善惡於大師張皇之初必能行操縱於事定收拾之日則姑聽總統之議將各大巢攻打明白然後次第處分必使應剿之徒不得漏刃應撫之衆咸得安生則久安長治之基本自此而益固也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請煩查奪施行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正月初七日

初六日王世科丁山董龍盧錡梁高等兵先至潮水巢下圍攻登奪其下面巢四層盧錡兵得功三十其各枝約共得功三十初七日早錢鳳翔兵到同各哨兵再攻賊滚石甚多其上層之巢不得登錢鳳翔兵得一十七功本日申時猷同門崇文魯國賢到令各哨分認信地劄柵防守使不得走計以後各哨兵輪攻必有能取路襲登者此巢大約與山灣巢相類而尤高幸其背後多樹可攀援而上之處尚多猷已周圍看過其收功似易於山灣也馬涙巢黃應甲圍攻半月無水窮極今日已入應甲套中其功約有五六百潮水水井已爲兵據計其所藏之水亦不過數日

耳又扶臺山中有一小巢董龍見發兵攻又哨探人報上宋界內有天塘巢一面令思管蓮塘都狠分兵往攻又近江地方木皮石牌山中有一大巢一二日後門崇文帶兵去攻今須一面困攻此巢一面分兵各處攻打各破後乃分兵往攻陽朔及里定南鄉等賊計皆在正月終時可發也不宣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正月初八日

適會黃應甲議蕩平之後立屯田千戶所於六里如五屯千戶所之例其說亦通此議若成以他招下殘黨編爲屯甲屯軍以已剿之賊之田召民居耕幷原

撫村分立爲里甲似乎愈於立巡檢也容再集衆議
務求可長治之策而行之要之事至今日決不患其
不長治也不宣

與殷石汀公書 正月十一日

三州事王叅將開諭之切今已願領献今日同王門
二將及東蘭韋起雲尋看常安鎮城基擇於土名馬
嶺地方田洋廣大正居潮水隘口可以立司明日献
要同門去三門地看擇叅將衙門處所其富祿鎮則
宜立於舊鎮基地也其桐木鎮或立土或用流須再
議東蘭那地認文王叅將即日取具呈報此鎮立成

不患後之不善惟持久之說決不可移後斯善也不
宣

手本行巡撫殷 正月十三日

爲軍務事照得本鎮本月十二日同原任副總兵門
崇文左叅將黃應甲前去三門看新叅將營地有富
豪橋地方田洋廣闊一河水前遶臨河可以立營其
土司一立於馬嶺去富豪橋五十里一立於上思窰
去富豪橋三十里一立於縣治之北曰嶺背去富豪
橋五十里古田洛容二縣各去富豪橋五十里融縣
去富豪橋六十里又二將共議謂土司近地晉田甚
多儘足管用其三門之外有地名常安墟田地合當
踏出設一屯田百戶所則三門雖險內外皆有衙門
而長治之畫益密其叅將營兵二三年後可以漸減
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院請煩酌議施行

與殷石汀公書 正月十四日

諸地方事爲之當有次第献昨已具大略請裁唯乞
嚴行各哨務遵献令至於下手做時不免臨時變更
與所議不同然決當收拾得淨使地方有千百年之
安献責乃塞也前文上不及說平田慈峒九寨能門
已私與錢門二人約決當有處境內在山者定要持

久窮搜在村者一一當處但不宜急碎江事門將議
欲併涼徑天井簡斷上笑俱一掃入寨事黃暘有的
見候少暇介親至臺下聽指授此人一聽其言論即
知非凡品能集事者府江事且看該道如何議彼方
山林廣遠賊徒不多難以得功亦須用久困工夫此
地方事決不敢遺後人之憂扶臺巢已破潮水巢尙
有積水苦利巢須集各哨之兵圍攻工夫尙多然必
破之而後已不宣

與莫吉亭翁書

二廣地方久亂不寧皆因公論不明献升沉不定者

屢屢欲棄此倣屣而不可得名公功在東廣猷所詳
知而使得遂高尚之樂猷尚何說乎閫在制中不得
躬弔謹差官代伸伏惟台亮不宣

手本通行 正月十六日

爲類報功級事本年正月初四等日據風門哨都指
揮董龍稟報陸續共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一顆俘獲
賊屬二口奪獲器械四件又據總統哨坐營中軍官
侯廷佐井原任叅將盧錡稟報陸續共斬獲賊級六
十三顆又據策應哨領兵原任叅將梁高稟報陸續
共斬獲賊級三十四顆又據都狠哨都指揮錢鳳翔

以下闕文

稟總督二華譚公 正月十七日

古田事二首惡尅期前後先得功次未及一月半有
四千餘三四月後可近萬無一節不如猷前議三土
巡司今又立成千百年之安可期也京營施爲何如
可得行志否千萬年事業可不置猷於麾下俾効尺
寸報平生乎願速圖之遲恐兩廣又有留本兩廣事
業猷做二十餘年不過如此如此耳爲此專人叩稟
施行須至稟者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府書

古田功已五千餘再加持久工夫不患其不能久安
第恐萬骨枯之譏不能免雖然此舉原不爲封侯爲
除暴救民耳識者自當亮之名公以爲何如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苦利之賊四方未聚者帶米不多昨已有男女數十
來見錢都司約今日俱下因別統督下兵有忌其成
而壞其事猷即行諭謂五哨攻圍賊乃驚懼功成衆
共毋得阻壞大計即於本月早克破矣潮水巢且判
數日分之何患不破猷向以陽朔事正月盡可舉計
當如約東蘭諸州今始願者皆因名公威信感之於

上王叅將用力於下乃有此耳彼初數時見各山之
賊穡巢既多藏林又多恐收拾不淨盡付之故有推
意近見七哨之兵合聚龍坑巢賊連克林賊窮搜其
長象頓異故遂慨然躭○認猷向以後之決可善者蓋
有以卜之今請詳言封刀之日首功幾千且勿論試
看賊婦見能生賊子者賊童女及長能生賊子者賊
童男及大能爲賊者今被各哨俘獲二三萬計賊男
女在抱未能行者棄死於林莽又不可勝計賊之根
苗翦拔殆盡計其日後生聚繁盛非百年不可猷卜
其能久安者此耳然非名公經略之周識見之明擔

當之果何以臻此或者以斷藤之功此爲過之眞確論也一百年陸沉之治地三大征不能攖其鋒之強寇豈斷藤一隅小寇所可比乎名公之功當與日月爭流矣猷何幸諸司道諸將何幸會逢其盛哉不宣

書通行 正月二十三日

潮水巢茲二十三日早破矣連日攻破此方大小賊巢十餘搜獲林莽之賊亦甚多待休息各兵數日卽分往陽湖南鄉各處攻剿回日收拾古田門庭內外原暫撫村分及撫村之藏賊者而事乃大定也府江之事待該道府議到酌量兵力爲之容另報不宣

與殷石汀公書 正月二十四日

猷念五日回古田王世科黃應甲梁高盧錡欲有事於里定南鄉俱往馬嶺休息門崇文欲有事於涼徑等處回鳳凰休息錢鳳翔曾國賢回古田縣休息董龍回自營休息俱欲有事於陽朔至二十八九䖏定日期照圖各赴信地攻剿容再酌定將圖并說奉裁丁山聽回原營了事潮水高險前以名公懸賞票一張三百者與人無有領者又加以一百者一張共三百兩有王參將部下安隆土官認領猷卽以二票交王參將轉交本司官兵卽於二十三日五更潛登賊巢絕頂自上攻下賊乃潰敗衆哨之兵齊登遂盡破賊首級總有七百餘尙未查明事亦奇哉後之言征討者將不說斷藤而說古田也何如

與殷石汀公書 正月二十五日

八寨事待令黃賜赴謁叩之可以決策也黃賜之意肯認住守王參將說思田守備住剳田州爲昔年田州之亂也今住彼無益可移住八寨牛河有守備領兵五百住剳據上流以偏制下流決可無虞只要爲立哨船十五隻或十隻不用再立堡也始龍地須剿事將定招撫之度其殘黨之多寡乃可定議日後之事也不宣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正月二十六日

府江之事鵬剿必無一功從而招之賊將益肆貽笑後人非計也不得已則二萬三千實兵以一箇月爲期或庶幾也然有二難焉強弩末勢在土官許以實授許以冠帶無不願從惟恐土兵疲而多病思歸散回雖土官不能制之猷向經見此事容與各土官商之又二萬三千之兵內除五千陸路進者就合在此去猶可其一萬七千由水路進合用船一千二百隻於中大小不等每隻算載十五人益往常[illegible]取船都說

不許小船充數其實臨時十隻之中定有一半小船只可載五六人者乞名公酌處碎江諸處事容另具圖說呈裁不宣

與殷石汀公書 正月二十八日

今日之能得不出於前日之知止然此等事業自有道如名公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大虛何足掛牙齒間猷無似幸得一日聞教於門下矣但文武大小諸臣殫慮戮力共抵于績莫不有尺寸希冀亦人情也如有所試孔子亦譽之又却萊兵齊人歸我汶陽龜陰之田孔子直書之不以為嫌故曰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惟名公以義居功猷何敢賛猷何敢賛

與殷石汀公書 二月初二日

先後次第猷籌之審也內面一收拾即當繼之招撫而兵以分內事完遂息散各統督亦自見功足而志遂怠必難驅之遠出且南鄉陽朔事不容已故不如各哨老營俱留兵一半看守而選其強者一半去外面做入歸宿原營責其各完本哨界內撫村之藏賊者而事乃定今計自二月初一日起了陽朔南鄉須半月久回來了古田界上之事又半月久又回來了四里之事及七哨尚有未了之事共得一月計在三月終此時方可算功若干作捷本稱一面報捷一面封刀往常大征只三個月今次定要乞加一二月使無後悔此議猷節節申言名公亦節節見許若持四五個月久地方不得久安猷罪何敢辭乎惟名公堅持勿移萬幸萬幸不宣

鵰剿古田之外獞賊圖說

一陽朔碎江合江應分都狠風門蓮塘三哨進剿

蓮塘哨官兵二十九日自古田起至都狠初一日休息初二日自都狠行往黃村栗塘波村過桐陂灘計三十里至蘇橋往蘇橋峽行十五里至

符田橋又十五里至蒙村又二十里至大灣日晚過計八十里計程一日初三日自大灣啓行二十里往木洞過高橋又十五里至會仙墟又三十里至三塘墟又二十里過羊角營至川山堡日晚通計八十五里計程二日就日晚自川山堡星夜行由翠屏堡金雞堡都歷堡白竹寨五十里至遇龍堡先差人役賫旗榜九面於哨頭前行令其守護白竹寨民村西牛塘獅子派都罡四寨獞村川山底下塘寨猺村本哨官兵自遇龍堡取路經廣和里南獞村約二十里天

明至茶溪口憑鄉導唐班欽李九梁向田梁得
鑾等指引賚領旗榜二面號頭二百五十個起
集彼地種山白猺進攻源頭竹山金寶頂等賊
巢後山一面分兵把截茶溪口緊關隘路以防
賊遁荔浦朝天思鷲等賊巢
都狠風門二哨官兵幷總統哨官兵盧參將募兵
把總陳亮等二百名二十九日自古田起至都
狠初一日休息初二日自都狠行往黃村栗塘
波村過桐陂灘計二十里至蘇橋往蘇橋峽行
十五里至符田橋又十五里至蒙村又二十里

至大灣日晚通計八十里計程一日次日自大
灣啓行二十里往木洞過高橋又十五里至會
仙墟又三十里至三塘墟又二十里過羊角營
至川山堡日晚通計八十五里計程二日就日
晚發行先差人役分投賚執旗榜十五面守護
忠善里林江都林平岩平嶺都歷榜村言村松
明伏江一帶民獞村分仍分兵一枝於哨頭差
人賚領號頭二百五十箇旗榜二面先自三江
口往杉木界屯劄令鄉導唐秀錦梁宗林梁銀
推去滇集彼地種山山猺進攻碎江合江後山

一面分兵把截杉木界緊關隘路以防賊遁黃
源隘走過蘭麻理定地方大哨官兵憑鄉導梁
金谷唐金理梁義保唐文參陳二梁祥貽梁文
相等指引約行四十里進剿大染都麻利學言
村陣方石門樓大水田烏塘鳳凰嘴等一帶賊
村直抵碎江合江竹山源頭金寶頂等賊巢前
山按圖白牌村分撲剿
一上笑視斷涼境天井應分總甫哨幷巡檢黃暘
兵進剿此一地方乃門參將謂決宜剿且認自
當猷後議加以黃暘兵

本哨官兵二十九日自本營起至古田初一日至
都狠初二日休息初三日由都狠行往黃村栗
塘波村過桐陂灘計三十里至蘇橋過馬灘由
黃洞民村穪家墟四十里至臣洞堡通計七十
里計程一日暫劄分爲四枝就晚五鼓發行
第一枝自臣洞堡往星江民村上行過星洞民村
約五里抵剿視斷賊村
第二枝自臣洞堡往星江民村下行過新寨上笑
民村約五里抵剿上笑賊村
第三枝自臣洞堡約行五里抵剿七里歲磨石嶺

二賊村
第四枝自臣洞堡約行二十里抵剿源境天井等
賊村
理定南鄉應分龍亭三門二哨并盧叅將募兵把
總王可與黃士揚等一千八百名梁叅將募兵
一千名馬叅將兵一千名進剿
各哨官兵二月初三日自馬嶺發行七十里至新
村獲村又十里至攬灘堡日晚通計八十里計
程一日分為大小二哨
一小哨自攬灘堡啓行七十里至牛擺堡日晚計

程一日就日晚自堡前崖頭過江經洛容移居
民村憑該堡鄉導軍人李大頭蔣晃熊甲十四
指引抵地名南隘把截以防賊遁象州武宣脩
仁地方仍進攻理定南鄉後路
一大哨自攬灘堡啓行過江憑鄉導排年李恩丁
文影軍人孫彥青蔣文恕江晚張淮指引抵剿
理定南鄉一帶賊村
其南隘小哨宜先發一日
鵰剿龍門船埠里旺牛河圖說
一錢莖兵俱限某日晚至蘇橋錢某日晚至永福

某日天明起說要去大夷搜山徑赴龍門攻剿
李德禎思明兵俱同去
一董問錢取鄉導某日晚宿都狼某日五更由都
狼後山出大夷剿大夷小夷浪平泡口等村
一王綱兵仰久住船埠與該村人往來相厚使無
些疑至某日辰巳時下手上下船埠有一賊走
脫是汝之罪也
一黃暘同黃處兵某日五更自古田縣起徑抵里
旺牛河前後包圍夾剿
與殷石汀公書 二月初三日

此圖說不可使見住永福各官知又門叅將猷曾探
之曰此我招撫者不可失信其目下帶用者多彼村
之人故亦不敢使知剋期聽錢都司輩自彼填來猷
在古田得期即發兵去應如九如平如慈須都狼哨
兵回了老營仍自始龍出張山湖源隘方免脫遁其
期在了此圖之事之後已與錢約明其處沿河一帶
要兵大半自外入小半自內出又有自兩傍夾來者
方免脫漏前二十七日手本云陽朔三哨之兵事畢
又有別用容另具圖請裁諸公看不明白何哉圖說
今日露出實尙太早無奈諸公相迫又內面事有許

大機關委難詳言願勿相迫聽猷自處沿河之事及
內事猷一向只說有先後次第何嘗有一字一句說
不做乎試觀三月半三月終是何等景象此時乃定
猷功罪其實七哨之兵三月之後多持一月則古田
多二十年之安多持兩月三月則古田多四十六十
年之安此猷一向言之名公亦一向見許今日諸公
又何逼迫欲速乎京觀之說既威戮其首又恩與其
骨仁者之用心也且使百年相傳不敢萌爲惡之念
但須三月半間方可舉行永福船去祝豐渡兵乞責
其差官押去等候如悞事即罪差官庶不悞事也不

宣

與殷石汀公及各司道書 二月初四日

古田事有一大主張則土司亦可屯田亦可里甲亦
可雖然孰信之哉孰信之哉說出不過常談其實有
大道理存焉而人多不肯從耳大主張惟何曰持之
久而又久久也久而又久將無一賊得生故曰土司亦
可屯田亦可里甲亦可也噫未易一二與人言也惟
願名公裁教不宣

與殷石汀公書 二月十九日

噫爲將者亦難哉天地以春生萬物而止之以秋一
義也冬寒之極而陽春繼之亦一義也猷從少讀書
最喜張子厚西銘一篇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旨亦時
玩味乃爲將半生未嘗妄殺使無辜之人稱枉而各
地方之事亦未嘗收拾不淨使後患復滋茲者古田
之役其始也諸公皆曰愼毋濫及猷曰然猷亦仁將
豈至有是遂爲之查其善者設法以撫之查其惡者
盡力以剿之其中也諸公曰撫村之中有惡者遁藏
宜併剿之猷曰然此事無村無之但諸大巢未下一
動百動必難收拾宜盡用計誘處團住勿令散逃在
山及其終也大功告成方欲痛處一番以貽地方長

久之安諸公今又日誘殺不可殺降不祥謹奉命謹
奉命猷嘗謂敵國爭雄與王逐鹿降者殺之謂之殺
降古田之役乃朝廷討罪之師若云降不可殺則大
兵臨境之時人人畏死皆來乞降是無一賊可殺若
云兵不厭詐多方以誤又欲爲地方長久之慮則凡
用計誘處之賊將無一人可留顧今功級及七千之
餘人以爲慘而諸公之教又云誘殺決然不可恐傷
天地之和猷獨無是念哉謂殺人安人則宜慘謂仁
可過義不可過則宜勿慘猷唯諸公之命是從耳猷
一向建議謂往常征討三月之後不得不班師後人

恆追論其早以致根芽復萌今日事勢恐又移論於後人也猷一向欲持久四五月乃班師則報捷之疏亦當在四五月之後今既將前殺功級類奏矣又欲不殺計誘之賊矣此後留兵之費必有議其虛糜者矣雖然此賊大懲創之後又經設立三鎮留兵各二千又設兵備叅將把總募兵共三千又經改縣爲州從今日始如能推誠設法以撫安之使得及時耕作爲養生之計則千百年之安可致又何疑乎猷今令王綱廖元將前議刻小票多印分發數日之後仍親往十里撫處停妥之後猷及兵備叅將又同去撫處

一番不患其不久安也名公以爲何如

一給告示招撫 二月十九日

爲眞心招撫殘獞復業及時耕種事今自二月二十二日以後專意招撫決然不殺一人特令把總王綱主簿廖元親到十里各村推誠招撫但有生存獞民卽便盡去投見聽其造册編甲撫安團住及時耕田以爲養生之計今既爲我百姓每人賞汝米一斗禾種一斗汝今後宜納糧當差不許藏伏路邊殺刼行路之人如有此等發兵又殺汝悔又無及但今後有別犯法卽以官法行拿治罪決不用殺也須示

代王綱廖元招撫票 二月十九日

爲化獞爲民以圖久安事照得汝等數年以來撫諭汝等皆不聽從今日大征原聽撫者保全身家我心甚喜其不聽撫者妻子被戮家破人亡我心甚惻今我卽日親自前來招撫汝等有幸免兵刃得生者速來見我汝能以父母視我我卽以子視汝當爲汝圖千萬年之安也汝宜信之不宜如前疑惑大兵今月剿汝不盡下月定要剿盡今次剿汝不盡下次定要剿盡汝今速來見我勿再貽後悔也須票

報捷題本

鎭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臣俞大猷謹題爲仰仗天威蕩平積惡剿寇恢復久沒縣治恭報全捷事臣於隆慶元年正月十六日欽奉制勑前來廣西鎭守到任節奉提督侍郎吳總督侍郎譚行臣將征剿古田事宜開報臣查得古田通縣田地被獞賊占據六七十年近又越入省城刼庫殺官法在必剿卽將應剿村巢首從賊徒逼查明白酌量地里遠近分派都狼總甫龍坑三門蓮塘思管風門七大哨畫圖貼說并合用狼兵募兵數目及善後事宜備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朱將臣所議備

題為乞賜責成督撫酌議經略計處兵餉亟加征剿以圖安攘大計以靖地方劇寇事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議合候命下移咨總督張會同巡按御史朱總兵官俞大猷備將前項征剿事宜再加從長會議隆慶元年九月十五日題奉聖旨是欽此備咨總督兩廣兵部左侍郎張行臣卽會同都布按三司將應剿古田合用兵糧事宜會呈奏報去後又於隆慶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奉總督兩廣兵部左侍郎劉案驗為議復古田以倬國威事行臣及都布按三司會議酌處該臣議照古田獞賊必剿無疑前次所議

假已詳明又經回報外續該提督南贛汀韶軍務都御史張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山東道監察御史劉各將古田事宜具題該本部覆議合候命下移咨吏部愼選才望素著加以憲職前去廣西巡撫事俟其成方取回京隆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題奉聖旨是銀兩准發四萬兩去欽此隨該新設巡撫廣西地方都御史殷於隆慶四年四月內前來到任日夜勞心殫慮廣集衆思計畫征剿兵馬錢糧稽查七哨道路界限選委文武大小官員用謀先擒首惡一應行調漢土官兵等項軍機事務俱各議行該提督侍郎李巡按御史李再行計畫詳密又該提督侍郎李委原任叅將梁高領募兵一千名先總督都御史劉咨送原任叅將盧鏜於巡撫都御史殷處委領募兵二千名添臣坐營官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侯廷佐部下名色把總黃處等兵為總統一哨策應又奉提督侍郎李案驗及准巡撫都御史殷巡按御史李手本各撥臣方略令臣於應撫村分將發到旗榜差人守護不致濫及又令左布政使郭總監七哨軍務又令管糧右叅政柴督發原任叅將梁高領兵進剿龍門督名色把總張存德郭希才百戶趙軒濬河護運

又令原任叅將盧鏜督名色把總陳亮王可興黃士揚等兵奪據牛河三厄險要以便官兵深入又令監督副使應督統督都指揮錢鳳翔官兵進剿都狠副使邵督統督原任副總兵門崇文官兵進剿總甫副使鄭督統督右叅將王世科官兵進剿龍坑統督左叅將黃應甲官兵進剿三門左叅議龔督統督原任都指揮曾國賢官兵進剿蓮塘統督遊擊丁山官兵進剿思管統督都指揮董龍官兵進剿風門又令原任叅將馬良匯領兵把截洛容原任都指揮李懋元領兵船把截永福江道原任都指揮張啓謨領兵把

截蘇橋守備淩文明領兵把截義寧守備許文領兵
把截柳城守備王懋德領兵把截融縣原任守備金
策領兵把截懷遠又令各哨官兵將應剿村巢尅期
齊於隆慶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卯時開刀照圖進剿
又令臣預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親入古田縣七哨適
中之地四面調度又令紀功僉事金進住臣營紀驗
功次先據古田縣主簿廖元幷防守古田領兵名色
把總王綱張存德報十一月初五日戌時殺獲帶案
手刃方面官員首賊黃朝猛首級一顆十二月初一
日又據古田縣申主簿廖元名色把總王綱張存德

督兵於十二月初一日寅時擒斬刦庫有名首惡韋
銀豹首級一顆此大賊首二人既先授首由是各巢
首從賊徒望風奪氣每戰輒潰而官兵破竹之勢成
矣陸續准據各監統官報稱攻破村巢擒斬首從賊
人首級緣由併自古田之外平素勾連結夥及見今
窩賊爲惡獞村次第發兵攻搜自十二月初一日起
至十九日止陸續攻破東山石玉龍口車田上下雙
塘平江低塘愛寨託江羊徑鳳凰上艮山峽深寺飛
蛾渠歲龍角思鵝龍豆芒崗石碑大巖淵水古丹石
村麻行桐壺黃寨西陽擔江等山巢寨生擒首賊莫

松香斬獲首賊黃千里黃銀陋韋萬魁黃振虎韋狠
講黃萬日吳銀漢莫福猷梁掌權吳銀滿黃狠暖韋
銀花黃伏田韋晟羅韋全報幷擒斬從賊共一千一
百四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八十一名口奪
獲賊牛五十八頭馬十二匹器械一百零一件又二
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各哨官兵漸次移營深入克
破豬牢明村苦累洛要石皮移馬二千藤浪深里馬
蝗等山巢寨幷把截等官兵擒獲首賊黃朝猛男黃
天返斬獲有名刦庫首賊韋付才吳公來韋掌印幷
擒斬從賊共一千零七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

百一十九名口奪獲賊牛三十九頭馬四匹器械四
十四件又自本月二十五日起至隆慶五年正月初
五日止各哨官兵又漸深入陸續克破龍旋四寨石
山古城馬嶺鴨崗等寨生擒首賊莫福環莫明秀斬
獲首賊韋扶倫韋朝符韋公亞陸萬全陸金丙廖公
罕廖公州黃振平幷擒斬從賊共九百一十八名顆
俘獲首賊黃朝猛男黃天亂妻韋氏黃朝次妻劉氏
幷各賊屬男婦共一百零七名口奪獲賊牛十四頭
馬七匹器械四十二件各賊敗散奔合潮水馬浪苦
荊等巢據險拒敵該哨請兵策應隨該提督巡撫行

臣親督七哨官兵於正月初六等日齊赴潮水巢併力夾剿各官畢出羣策晝夜攻圍各賊勢窮死守矢石交擊相持半月未下各哨官兵一面分剿扶臺馬浪苦利諸巢一面挑選死士乘高奪險該巡撫殷給懸賞小票倡募先登有安隆司官兵認領票文與泗城州各出驍銳土兵於二十二日四更出賊不意乘雨透上絕嶺埋伏黎明放銃開刀賊衆驚潰山下諸兵接應攻擊各賊盡被擒斬馬浪苦利諸巢相繼俱下計自本月初六日起至二十八日止生擒首賊黃鄉官斬獲首賊韋公政韋狠金黃公勸韋金旺并擒

斬從賊共一千八百八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五十名口奪獲牛三頭馬三匹器械一百三十四件又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至二月十六日止督發各哨官兵分投搜剿碎江合江涼境天井上笑視斷列學理定南鄉豐軌等處巢寨并各把截策應官兵共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一千九百九十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名口牛一百零三頭馬八匹器械一十件自本月十七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又分投搜剿結龍牛河里旺龍門等處巢寨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四百四十八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六名口牛

四頭馬一匹器械一十件分計各哨自十二月初一日開刀起至二月二十八日止總統哨共擒斬過八百七十一名顆共俘獲過賊屬男婦二十二名口牛馬一十四頭匹器械三十七件內本哨策應叅將盧鏘獲四百五十九名顆參將梁高獲一百五十九名顆都狠哨共擒斬過六百二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零九名口牛馬一十三頭匹器械一十一件總甫哨共擒斬過五百八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四名口牛馬三十八頭匹器械一十五件龍坑哨共擒斬過一千五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

八十名口牛馬三十頭匹器械二十二件三門哨共擒斬過一千八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百一十一名口牛馬六十六頭匹器械一十件蓮塘哨共擒斬過五百三十七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八名口牛馬三十二頭匹器械一百零九件思管哨共擒斬過六百七十四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零一名口牛馬四十三頭匹器械六十二件風門哨共擒斬過六百一十五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三名口牛一十頭器械三十件各把截官兵共擒斬過二百二十三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十五名口牛馬十頭

四器械四十五件以上通共擒斬過首從賊人賊級七千四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千零三十三名口牛馬二百五十六頭匹器械三百四十一件給榜撫過良獞六百六十五村該臣逐次行令各將功級人口牛馬器械幷獲功首從知見員役及銜鋒先登軍兵備開逕解紀功道查驗造報其總統哨功級俘獲行令就近解送監統都狠哨查明一併轉解紀功道紀驗類造外其各山堅巢百餘爲賊所恃俱已攻克間有殘黨潛逃石穴林莽者卽一面會行招撫安插永爲良民今後地方可保乎寧此皆仰賴聖

上神武廟堂經略提督巡撫巡按計畫布按二司及糧賞監督紀功各道協謀各將領土官兵卒用命之所致也除敘錄功績掣留官兵改縣爲州設立衆將把總千戶所土司善後及臣開報未盡事宜俱聽提督軍門及撫按衙門查覈明白奏報外緣係仰仗天威蕩平積惡劇寇恢復久沒縣治恭報全捷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齎捧謹題請旨

古田竣事

相逢盡問事何如我亦九夷一度居此日但能行篤敬他時可使戸詩書柔非剛克功常罔恩用威施化有餘閑臨千年今再見却疑天地果無初

又

徵雨弄晴夏亦寒獞民今卽吾民看頻年貼說逢人問此日眞圖縱目觀野史豈無書往事時賢應有鑒愚肝白頭孤劍酬明主歸去從今天地寬

議剿府江兩岸獞賊哨道

鎮守廣西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前軍都督府右都督俞爲議剿府江極惡蠻賊以肅江道事照得平樂府江一線之水乃二廣相通之咽喉兩岸盡皆猺賊除長灘堡以上歸化灘以下各賊稍聽招撫頗畏軍

威不甚爲惡惟小結大結大小桐江小龍大龍小背大背彪灘巴江大小黃牛一帶灘沖最爲險惡先年僭號首賊如小明皇通天將等皆據此出刼殺死指揮劉用仁林楠殘害軍兵刼船殺人不可勝計元惡雖經擒戮而黨類仍復嘯聚蓋恃其高山密林巢穴深險屢招屢叛無可奈何歷年當事者屢議征剿皆以兵力不足忍寢以致賊肆無忌前年糾衆刼船殺死監生王文堂已經本鎮會議屯糧調兵鵰剿呈請前軍門譚批允行間適軍門譚陞遷北上繼以廣東參事未舉今照各賊積惡有年虜戮商民視爲常態

甚至刦殺官兵船隻罪貫已盈不容再宥但查東西兩岸之賊遠近約有萬餘若往年用兵合用六七萬之數今𦾛涌朦朧三峝等處近方加兵頗已畏服暫給榜招安如再敢不悛另議外其餘賊徒雖只近二千之數惟因山嶺重疊林木叢茂賊可逃藏其間必須兵多屯久窮搜困死使其盡絕乃可久安今該職會同兵備道督令平樂所掌印千戶劉承緒領哨百戶李環陰陽官蔣茶協守昭平土族岑仁拘集鄉導人役將應剿府江東西兩岸賊徒合用兵糧等項分別哨道幷道路險易遠近村巢賊徒多寡立營把截

去處及鄉導人役畫圖貼說分派東西中三大哨一東大哨合用漢土官兵實數共六千八百二十員名分為四小哨一小哨領哨把總三員哨官三員管領田州土兵實數二千五百名分為水陸六枝一水路兵一枝領哨把總一員管領田州土兵六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小黃牛灘登東岸憑鄉導引路二十里抵剿中古折賊巢一水路兵一枝領隊哨官一員管領田州土兵七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巴江登東岸憑鄉導引路二十里抵剿上古折賊巢一水路兵一枝領哨把總一員管領田州土兵二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小背灘登東岸憑鄉導引路二十里會合陸路官兵夾剿桂沖賊巢一陸路兵一枝領隊哨官一員管領田州土兵四百名自平樂府發行由陸路憑鄉導引路四十里至桂沖山脚暫劄候四鼓啓行又十里會合水路官兵夾剿桂沖賊巢一水路兵一枝領哨把總一員管領田州土兵二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大背灘登東岸憑鄉導引路二十里會合陸路官兵夾剿石口賊巢一陸路兵一枝領隊哨官一員管領田州土兵四百名自平樂府發行由陸路憑鄉導引路四十里至石口山脚暫

劄候四鼓啓行又十里會合水路官兵夾剿石口賊巢二小哨領哨把總三員領隊哨官四員管領向武州土官兵實數二千五百名分為水陸六枝一水路兵一枝領隊哨官一員管領向武州土兵三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廣運堡大龍灘登東岸憑鄉導引路約十五里抵剿稿賤沖賊巢一陸路兵一枝領哨把總一員領隊哨官一員管領向武州土官兵七百名自平樂府發行由陸路憑鄉導引路約三十里至黃坭山脚暫劄候四鼓啓行又十里抵剿黃坭嶺賊巢二村一水路兵一枝領隊哨官一員管領向武

州土兵二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大結灘登東
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會合陸路官兵夾剿葛家
崗賊巢三村一陸路兵一枝領哨把總一員管領向
武州土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行由陸路憑鄉導引
路約三十里至葛家山脚暫劄候四鼓啓行又十里
會合水路官兵夾剿葛家崗賊巢三村一水路兵一
枝領隊哨官一員管領向武州土兵二百名自平樂
府發舟順流至小結灘登東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
里會合陸路官兵夾剿糯崗賊巢三村一陸路兵一
枝領哨把總一員管領向武州土兵六百名自平樂

府發行由陸路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至糯崗山脚
暫劄候四鼓啓行又十里會合水路官兵夾剿糯崗
賊巢三村三小哨領哨把總一員領隊哨官一員管
領福廣官兵鳥銃手家兵共一千二百名自平樂府
發行由陸路憑鄉導引路約三十里抵剿石崗賊巢
四小哨領哨把總一員領隊哨官二員管領土族岑
仁狼兵五百名殺手柳兵一百二十名共六百二十
名分爲三枝俱水路進發一枝領隊哨官一員管領
土族岑仁狼兵一百四十名新班柳兵六十名共二
百名自昭平發舟逆流至蓬沖登東岸憑鄉導引路

約二十里抵剿下古折賊巢一枝領隊哨官一員管
領土族岑仁狼兵一百四十名舊班柳兵六十名共
二百名自昭平發舟逆流至雷霹灘登東岸憑鄉導
引路約三十里抵剿下古折賊巢一枝領哨把總一
員管領土族岑仁狼兵二百二十名自昭平發舟由
思勤江入逆流至槐灘登岸憑鄉導引路約三十里
抵剿下古折巢一西大哨合用漢土官兵實數九千
二百五十名分爲五小哨一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
隊千百戶五員管領南丹州土官兵實數二千五百
名分爲五枝俱水路進發一枝領哨指揮一員管領

南丹州土官兵四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磅碌
汀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磅碌賊村一
枝領隊千百戶一員管領南丹州土兵五百名自平
樂府發舟順流至象磯埠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
十里抵剿象磯賊村一枝領隊千百戶二員管領南
丹州土兵六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猪牙灘登
西岸分爲二小枝一小枝領隊千百戶一員管領土
兵三百名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小陳大甲二
賊村一小枝領隊千百戶一員管領土兵三百名憑
鄉導引路經小陳大甲二村沿山脚密過又十五里

抵剿馬尾沖賊巢一枝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南丹州土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大黄牛灘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十五里抵剿大黄牛賊巢一枝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南丹州土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小黄牛灘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小黄牛賊巢二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下雷土官兵實數七百五十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彪灘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彪灘沖賊巢三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龍英州土官兵實數一千五百名

分爲二枝俱水路進發一枝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龍英州土兵七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小背灘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小背村賊巢一枝領哨指揮一員管領龍英州土官兵八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大背灘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大背村賊巢四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隊千百戸四員管領思恩府土官兵實數二千五百名分爲五枝俱水路進發一枝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思恩府土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廣運堡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田沖賊巢一枝

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思恩府土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廣運堡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五里抵剿大小亮二村賊巢一枝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思恩府土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桐江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十五里抵剿小桐江賊巢一枝領哨指揮一員管領思恩府土官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桐江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大桐江賊巢一枝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思恩府土兵五百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蓮花汀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二十里抵剿蓮花汀賊巢五

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隊千百戸三員管領思恩府土官兵實數二千名自平樂府發舟順流至龍頭磯登西岸憑鄉導引路約十五里抵剿洛口四沖賊巢一中大哨合用土官兵實數五千七百五十名自平樂府發行由樂山里官路人馬通行八十里一日至新開堡八十里一日至石面山民村暫劄分爲三小哨候晚啓行一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隊千百戸一員管領歸順州土官兵實數二千名自石面山分爲二枝一枝領哨指揮一員管領歸順州土官兵一千名憑鄉導引路約四十里抵剿義洞賊巢一枝領隊

千百戶一員管領歸順州土兵一千名憑鄉導引路約行四十里抵剿栗峒賊巢二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隊千百戶二員管領果化州湖潤寨土官兵實數一千二百五十名自石面山分為三枝一枝領隊千百戶一員管領湖潤寨土兵五百名憑鄉導引路約行四十里抵剿高淚賊巢一枝領隊千百戶一員管領上暎峒土兵三百名憑鄉導引路約行四十里抵剿仙家賊巢一枝領哨指揮一員管領上暎峒土兵四百五十名憑鄉導引路約行四十里抵剿久洞賊巢三小哨領哨指揮一員領隊千百戶一員管領鎮

安府土官兵實數二千五百名自石面山分為二枝一枝領隊千百戶一員管領鎮安府土官兵一千名憑鄉導引路約行二十里抵剿魚狗賊巢一枝領哨指揮一員管領鎮安府土官兵一千五百名憑鄉導引路約行二十里抵剿藍景畫眉賊巢及府江丙賊巢倘有未曾出名人不及知者隨時接剿其犒營把截犒賞魚鹽船隻馬匹軍器火藥紙劄藥材等項造册明白外其善後事宜俟各兵進剿事有次第另行議詳為此備由具呈

正氣堂集卷之又十六終

正氣堂集卷之又十六

第三葉第十行王朝猛按集首功行紀明史本傳名山藏本傳俱作黃朝猛

第五葉第九行差猺之猺似當作徭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四行磐據之磐謹據御定康熙字典石部磐字註云通作盤

第七葉第二行分住之住似當作駐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十五行預先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

之誤

第八葉第五行第七行第九行第十行四預字見上

第八葉第十四行搔擾之搔似當作騷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二十行二厄按下文作三厄

第九葉第三行舉掉之掉似當作棹疑傳寫之誤

第十四葉第九行峩巍似當作巍峩疑傳寫之誤

第十四葉第十七行唌計之唌似當作癡疑傳
寫之誤
第十五葉第七行住剳之住見上
第十八葉第六行一翻之翻似當作番疑傳寫
之誤
第十九葉第五行預定之預見上
第二十二葉第三行第十三行二扒字似俱當
作爬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四葉第四行磨石舖之舖見卷之十三
第二十六葉第五行第七行第十三行第十四

行第十五行第十六行六縛字似俱當作縛
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二葉第十一行第十二行第十三行三
住字見上
第三十五葉與殷石汀公拜郭華溪公書篇小
註十二月似當作十一月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八葉第二十行谷米之谷似當作穀疑
傳寫之誤
第四十一葉第十八行第十九行二住字見上
第五十葉第十四行躭認之躭似當作擔疑傳

寫之誤
第五十二葉第六行第七行第八行五住字見
上
第五十七葉第四行龍亭按本卷多作龍坑
第五十八葉第五行第十一行二住字見上
第六十一葉第四行虛靡之靡似當作縻疑傳
寫之誤
第六十五葉第五行預於之預見上
第六十五葉第六行進住之住見上
第六十七葉第七行絶嶺之嶺似當作頂疑傳
寫之誤

正氣堂集目錄

近稿
重建諸葛亭記
贈大司馬自湖吳公還朝序
奉送欽差兩廣總督大司馬二華譚公應特命召入京序
贈大司馬北川陸公棨召南部序
兵部覆本 附
贈文 附
議稿 附

續閩議稿

正氣堂集近稿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重建諸葛亭記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居之崗曰臥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臥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為天

下後世之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祚謂先生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以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為相亦優為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閫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為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居於外哉將治閫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中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為將臣者豈遑一

日使居於內哉故蕭何爲相韓信爲將而漢興魏徵爲相李靖爲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瘦神困兩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臥南陽夫南陽北邇中原南連荊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通都講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

劉元德公既有帝王之量又爲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爲矣苟得其人爲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爲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爲如蕭何如魏徵先生爲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眞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元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惟托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徬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相或將攬機總握甚非先生之所樂爲也楊□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爲家主之法先生亦

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窮而國敵先壁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橫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至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氷玉共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貞則霜雪爭嚴精神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啟伐開國之勳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墜淚於

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爲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恨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廉憲近轉右轄周公俶副憲曹公天祐吳公文華程公大賓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大參莊公應禎余公敬中少參張公冕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

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贈大司馬自湖吳公還朝序

天地以一元陶鑄萬彙而清淑閒值之氣獨隆於聖賢夫萬彙並生苟無聖賢彌綸曲成於其閒則萬物何由而育天地何由而位人類亦幾乎熄矣然古今天地負閒氣而生莫如孔子蓋千萬世始得一人焉卓乎不可尚矣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益伊尹周公之相三代則一世乃得一人焉自此而歷數世僅得一諸葛孔明議者以三代遺才與之而王業偏安漢室不竟尙多未愜人意是閒氣之在古今若不多見

其見於上世者猶隆見於季世者甚嗇士君子論世尙友將誰與歸孟子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今我先皇帝君臨天下四十有五載考禮定樂經文緯武側陋明揚凶族伏誅雍焉與二帝同大三王爭流今聖天子應五百年昌期始登皇極蕩蕩巍巍之德次第施爲之政咸有超古振今之規模而文武臣工師師濟濟帝王之佐後先相觀蓋自有天地國家以來未有盛於此時也大司馬自湖吳公挺生其閒初涉藝文卽有經理四方之志及登顯科官至大司馬志懷霜雪性廸中和身所經歷能爲蒼生弭切近之患建久安之基二三年來督撫兩粵島夷巢寇獸獮草薙威加而刃無濫及時詘而師不糜費紛紜事至一照無遺因革畫定萬世永賴且師暇論道洞見千古一切異端横議排之唯恐不力六經奥義闡發垂世昭如也茲承命召入方以公豐功無前擢未稱報覩公之志直欲以二帝三王之道事其君而以二帝三王之佐處其身他非所知也猷從執事之後嘗推天地之閒氣而信公考公之經略而信古人故斷然以帝王之佐位天地育萬物之事相期而不疑也公素謂今世公卿能知猷之深莫如公予

則謂今世之士能深知公唯猷耳顧世人所以須公咸多其已著之績猷之所以期公唯在振古之動夫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士懷是志有限於位分而不能遂者今公際可致之位涞洸乎日新而彌盛望公獨深予意有在未易一二與世人言也公尙思之哉五百年之閒氣不可虛千萬世之道統有所屬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唐虞三代美傳一時光流千載必如是而後同志之願慰其可不勉哉

奉送欽差兩廣總督大司馬二華譚公應特命召入京序

今聖天子志高百王氣蓋千古欲得上策制馭□
以二華譚公嘗敎南方溿沌之衆盡爲節制之師滅
海倭殲尙寇歷奏成績聲稱著聞命召入內圖茲大
計議者謂破□騎非用車必不能取全勝愚謂人之
才非兼具將相必不能用車昔周公輔武王嘗用虎
賁革車矣而周公乃身衣鐵衣手秉戈鉞步伐止齊
之節躬自爰整乎陣閒方能無敵於天下所謂兼具
將相之才唯周公可以稱之及宋李忠定公亦嘗倡
論車戰以人推竿以車衝敵制非不善而終不見之
實用志士至今惜之夫李忠定公忠義相臣其選也

責其執銳披堅誠非彼所能愚伏見公一聞召報卽
命匠製車命兵推試長短尺寸之妙用心思智慮之
極致疾徐變化之不窮坐作進退之中律若轉員石
而下高山之勢若決大川而奔濱海之形雖百萬□
騎當之必碎此皆公天機悟會識見超詣乃能爲此
非但可施於八輔而實可行之九邊非但可用於一
時而實可傳之萬世非但可得志於漠塞之內雖直
擣長驅芟獮醜類於瀚海之外皆無不可其與世人
談車戰而不考車制循舊法而不能出新意者何啻
十百千萬之相懸耶復命匠鍊鋼爲鍪命愚取式爲

銘曰吾將與爾將士相從事於紛紜鬭亂之際指揮
於雷風呼吸之頃庶一舉而破□擒王答我聖天子
酬百王報千古之盛心啇觀諸象棋之法守則車布
四隅以爲固戰則車任縱橫而不窒砲者古人以機
發子今人以火發子雖有物障限於其前亦可貫之
以擊敵至於出奇逐北收功殘局則非馬不可而所
以運用乎三者則兵也今之車戰蓋合車馬砲兵之
全勢吾爲督帥發縱指示於其中實得萬全之勝算
詩不云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又云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噫公相臣也自許若此其光大激昂之氣殆與

日月爭耀風霆同烈天下之士聞之孰不感發踴躍
立頑起懦願附公之末陳以自見尺寸天生大有爲
之君必生名世大賢爲之輔雲龍風虎之相從此其
時歟公志周公之志學周公之學談道統則根據乎
六經論性命專攘斥乎百氏蘊之爲大忠大孝行之
而緯地經天固無一不合於周公之所爲而兼具將
相之才足與周公並美吾且不知其孰先而孰後也
抑愚又有臆說焉周之興也有師尙父持入丹書慷
慨鷹揚當時之人猶不以年棄之故能左右周公共
立振古之勳李忠定公之世不得若人以共事功之

不竟此亦其一端也夫貧用老成人周公以之而與
周無老成人可用李忠定公之功乃不竟於宋前事
之匆忘後代之元龜古今人非不相及曾謂堂堂天
朝培士二百餘年無有願學師尚父其人乎公誠求
之得若而人以相成宣犂庭掃穴之威於四夷宏考
禮定樂之化於中華愚雖不及自効於今世周公之
左右但傾耳而聽聞公建第一等事業不負生平相
期報國之願足矣雖然古今天地一大負荷寄公一
身可不慎歟其夙夜恐懼淑淑孜孜不忘所有事俾
幾微毫髮能不忝所有事此乃周公之所以爲周公

而天下同志所重致意之大要也公其勖哉

贈大司馬北川陸公榮召南部序

聖主制世御極獨觀於昭曠之道以天下賢理天下
享無毫髮爽故能宏化於陶鈞之上裕如也歲辛酉
嶺表盜起江閩波蕩上命大中丞北川陸公來鎮虔
州秉鉞專征令文齊武不及二載殲其渠魁二百有
奇滅其徒黨萬二千有奇慰來安集其脅從使歸化
從善者殆數萬計初公蒞虔客有爲公壽者以玩弄
各酋之術前人用之盡矣今何施而後可公謂古人
事業亦今人爲之若視古人別是一等神人峻絕不
可跂及國家大事將誰賴耶譬有病於此昔人用此
方藥治而起之今日有善醫者所遇之病與昔人同
將盡執古方以治之乎抑又有起病之方視昔人取
效爲尤神乎猷竊以前人所遺岑黃諸崗於一時摩
手之安遺後世刻骨之患賴公殫力畢慮威信並宣
近方帖然若公今日之所殲滅者則悉拔其根株所
慰來安集者皆棄戈爲編民豈復有以么麽之夫率
岩藪之衆世世與有司相亢喜則馴怒則逞無復上
下之禮者哉故有謂前人有所啟發於今日者有謂
今日有功於前人者有謂先賢後賢伊呂伯仲之間

者有謂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者夫達人之
言其意不同亦各自有算也廟堂之上聞公談笑折
衝不動聲色建此殊勳以爲嶺表之事本非難者其
初守臣張大言之耳不知公於雍容和緩之中持多
憂多懼之志古人謂每一出師頭髮爲白自公觀之
信有情哉今南方已定廟堂之上有隱憂焉留都悍
卒中原幻徒朔北天驕皆欲藉公經略以奠廟社千
萬年之安議疏上請帝心簡在遂以公前進亞卿之
職暫召南部本兵意者留都中原事定則北部大司
馬之任迅掃□塵之責將盡屬公矣公聞命慨然謂

留都悍卒乃祖宗二百年豢養之手足既經一代殊絶人物統馭區畫足銷其氣而奪其魄乎兹行也周旋其閒但使部伍有序訓練有方恩威無忒賞罰不偏雖驅之赴湯蹈火以捍頭目衛腹心且不敢辭亦不忍辭矧有犯上作亂者哉中原妖幻惑人已深捕急則散法寛則聚雖不過賈誘財貨以恣一時之欲一旦倡禍亦不免有滋蔓之勢如在數年之前人不習兵猶爲足慮近歲以來南北多故何將可命何兵可用戰如何而動於九天守如何而藏於九地乎皆灼照而數計卽旦夕有變可以制之無難其何足煩

聖慮哉若胡北天驕縱馬南牧時肆憑陵苟且支撐日甚一日夫國家運天下之財充各邊之用歲不下數百萬但我分而力寡彼專而勢盛其不相敵無怪也欲求永逸之計當爲一勞之圖以數年之費而費於一舉運武剛之車以爲營縱橫衝之騎以爲陣入則併力大舉制萬全之勝出則乘勝長驅建犂庭之績其庶乎邊境將士可脫甲高枕於數百年之閒而當宁比顧之懷可舒矣猷聞之曰噫用公之心行公之言是有餘矣猷也無似願從後塵以畢所志然嘗聞之有貫日之誠而後有格天之業立功必本於立德乃俊偉而無可瑕議公忠果正直志懷霜雪慈仁殷勤允迪中和心無塵雜行有規方憂國愛民之念神明可質三令五申之文金石可貫立德以爲立功之基存誠以爲運才之地故心之所欲山谷峻險不能限也世運通塞不能限也其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成之功美傳一時烈餘千古有本者如是耳今聖主在上宵寐嘉猷延佇忠實鹽梅之和屬有望焉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讚與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懿與民休息守在四夷使天下之人舉手加額曰平平蕩蕩之世復見於

今日皆我聖主逸於得人之明效則公之能事畢矣敢僭爲公識之

兵部覆本附

看得御史李參稱鎭守總兵官俞大猷奸貪衰鄙放縱不法所當從重究處僉事金柱等會勘首功誤信衆口均當量行罰治及稱黄朝猛先期解級再行查勘眞實各一節爲照總兵俞大猷素著聲名兹者討平積寇恢復古田朝廷已論功行賞其解報韋銀豹首級一時審驗未眞又已奉旨免究今巡按御史復行參論多端果

如所言是大猷冒在得之戒舉平生而棄之誠
爲可恨但恐薏苡明珠之疑難辯而貝弓走狗
之喻堪嗟蓋大猷自束髮從戎驅馳疆場多樹
勞績今老矣一旦摧折太甚或致有他故則南
北諸將聞之寧不垂首喪氣扼腕而太息矧文
武同功一體今武臣親冒矢石功成而身不免
焉乃文臣坐享其功其何以服將士之心乎且
兩粵遠在萬里鎮守其地者事權體統自來隆重
誠以土官蠻夷觀瞻所係匪輕耳若處置一或
失宜則蠻夷將藐視將帥後來者益難展布非

所以存大體而示遐方也但俞大猷身爲主帥
既遭論劾心迹未明其勢難以留任須當議處
布政使郭應聘吳承熹副使陰武卿僉事金柱
都指揮王德懋通判駱惟儼指揮魯鎮知縣李
蒙亨勘功未的法當罰治但眞正賊首既已擒
獲似亦可原合候命下將俞大猷行令回籍聽
勘員缺本部照例會官推補其被劾事情移咨
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及咨行巡撫都御史會
同查勘的實具奏惟復念其功浮於過姑免深
究仍令回籍聽候別用金柱王德懋郭應聘吳

承熹陰武卿駱惟儼魯鎮李蒙亨合無免其罰治
但恩威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至
於黃朝猛首級有無可疑仍行撫按官查訪明
白先行奏報奉聖旨是俞大猷著回籍聽用

贈文附

曩予習聞南北烽警輒思古鷹揚士殄忽之展
策得前代季世瑰偉之績亦未始不項項吟望
慨今者盛時之希遘也游上都鄉歐陽尙書語
東南事非虛江不可了予起訊虛江誰氏尙書
曰沈智飈勇晉江俞公某是也吾昔於征交得

之今以正言忤督帥謫逮者其人也異時覯予
友二華譚公見語曰是公文武忠孝子儀趙充
國流也即西北事亦非斯人不可了乃予適得
與公共事辰沅驩甚又浸知公邃於性命之學
遂相指爲深分既予別君踰十年公歷江廣屢
平劇賊盪山倒海鬼乎傑烈簡不勝書矣今又
征復西廣之古田手挈完疆上還天子而予方
起草野自楚遷西廣又遇公獻俘闕庭蒙恩階
上公晉祖秩且重公久瘁因逸公歸以需別簡
縉紳學士咸極榮誦又歎公之未竟用也閫帥

錢君某王君某因謁予文爲贈錢君言古田之始征也人言勢糾公乃著討賊議二篇而畫始定比成功咸出所畫迄無遁語嗟乎此特公故素耳而何足以盡公夫世之求才亦艱矣彼梟雄果關世之求之未嘗乏也而百不一二英略制勝世之求之未嘗乏也而千不一二文武忠孝世之求之未嘗乏也而萬不一二乃若上通性命之學負荷宇宙之大毀譽不以淆死生不以二斯則自姜牙以後世未始求之亦未始有之卽有之亦未始知用之卽用之亦未始知竟

用之公嘗爲予語學首知止夫知止者則誠所謂宇宙其身而不以毀譽死生殊也世之經師儒碩涉其藩者蓋亦鮮矣其他安能知公而用之乎予猶幸公之屢試而用也而公之不竟用也則曷疑焉雖然公歸矣予聞廟堂欵塞納貢非徒喧食醜□餌也意將有爲舍公則孰爲薦揚士公行姑輟竿綸俟之旹隆慶五年重陽之後三日賜進士大中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前兩奉勅提督楚蜀學校泰和胡[redacted]拜書

鎭閩議稿

隆慶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欽差鎭守福建福興泉漳延建邵武福寧併浙江金溫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俞爲軍務事准

欽差監督軍務協堂兼理驛傳福建按察司副使鄧手本奉欽差提督軍門殷軍令牌事理煩將閩省路寨水陸客土官兵籌計某處險要應用兵士若干某處稍緩應用兵士若干陸路兵勇每營幾哨合用若干名水路軍兵每船大小各用若干名卽今客兵應否漸汰土兵應否募練沿海弓兵應否盡復依山應

否減半土著之兵應於何處海澳人民堪以召募足備戰守原計歲餉今奏豁丁二米四併議復弓兵約去銀六萬餘兩而益以機兵銀大略相當果否足敷各該水陸歲支糧賞等用與夫土兵長養月給工食若干及常規汛畢軍兵放班水兵留戍併掣修船隻諜殿官捕等項悉照原行一一通查某項尚當變通某項止宜仍舊希俱計議明確逐項登荅由覆以憑轉詳裁奪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前項應議事理開立前件逐條登荅於後請煩貴道裁酌轉報施行須至手本者

計　院

一某處險要應用兵士若干某處稍緩應用兵士若干

前件以水言之烽火門與溫海相連銅山與潮海相連不時有彼方賊船入犯險要爲最故二寨士著軍兵汛畢之後不宜盡掣然不但二寨爲險要浯嶼能遏漳州沿海之盜源尤爲險要之區南日小埕海洋廣遠盜賊之出沒無常巡哨不可不嚴亦未可以稍緩目之其各軍兵均當月月防備陸路福寧與溫州相連倭賊在浙登岸者被兵追逐

每由福寧流入閩境故險要爲最然此皆數年前之事今無是矣但既稱險要之區必當豫防其患見在土兵六百餘員名似宜照舊防守容職不久巡歷其地酌量另行議報詔安縣與潮州相連潮之山賊少有由詔安入犯昔年張璉諸賊盤結於饒平縣山中往往由平和縣路入犯自張璉剿滅之後無是矣故陸路不用設兵以防之或謂陸兵之設爲海賊登岸者非爲陸路之賊曰海洋廣闊到處皆入寇之路海岸遼遠何地非受敵之村賊忽然而來忽然而去陸兵奔救則無賊矣故水寨之巡哨宜密且可追之於外洋陸兵之設以待登岸流走無船之賊耳

一陸路兵勇每營幾哨合用若干名

前件近日營兵以十人爲一隊與古人以伍起數之意相背但習傳既久人心已安一隊十人則依之唯今立營或三百人或二百人皆可不必拘定六百也

一水路軍兵每船大小各用若干名

前件閩省今日防備在水而不在陸陸兵宜盡銷水兵宜時時齊備整搠嘗觀昔時水寨有常住之

兵以海洋賊船出沒無常耳近年以來始有防汛之說蓋爲倭賊之來多乘東北風之便在我之防惟於此時加嚴每寨設大船一十二隻每隻捕兵共六十六名中船一十二隻每隻三十九名八槳船八隻每隻一十三名通每寨官舵兵共一千四百七十九員名內軍兵八百七十二名官捕兵共六百零七員名名曰防汛及汛期已過則軍兵盡掣惟留官捕兵看船此以防倭寇則是矣不知北風少時南風又多矣閩廣海洋之盜不時生發忽然而至有船無兵必致疏虞爲今之計但遇汛畢

之日於十二大船之中選留堅完者六隻每隻足
兵六十六名中船六隻每隻足兵三十九名八槳
船四隻每隻足兵一十三名常川在寨聽把總有
警發用及不時巡哨庶乎有備無患其餘大小船
隻照舊發去估修

一卽今客兵應否漸汰土兵應否募練

前件閩省沿海之民素稱勇悍倭賊初犯浙直水
陸之兵皆募於閩衝鋒破陣皆推讓閩兵但彼時
募去之數多不過一千餘人有募去一千名頼
兵者方破得一陣不容休息但各地方報警不問

倭有幾千俱令忙奔策應今日曰頼兵明日曰頼
兵必使頼兵疲死殆盡而後已有募去一千包紅
頭兵者方破得一陣不容休息但地方報警不問
倭有幾千俱令忙奔策應今日曰紅頭兵明日曰
紅頭兵必使紅頭兵疲死殆盡而後已故閩兵非
不可以敵強倭每以少敵衆耳何嘗聚數千人或
萬人爲一軍擅十圍五攻之勢以與倭從事乎浙
兵之傳有此名何嘗不以少敵衆而敗乎何莫非
擅十圍五攻之勢以取勝乎但土兵之募向無頁
法而練兵似未易談有說在後

一沿海弓兵應否盡復依山應否減半

前件此議已當無容再議

一土着之兵應於何處海澳人民堪以召募足備戰
守

前件沿海澳分如長樂之松下澳福州之南盤後
營沙場澳口共四澳莆田之崎頭石壁吉了三港
口晉江之石湖深滬祥芝圍頭東石石硎南安之
石井營前蓮河同安之澳頭劉五店官澳神前列
與海澄之砧尾赤石林尾嶼長與海滄月港斗
米漳浦之鎮海赤湖陸鼇銅山雲霄詔安之南詔

梅嶺元鍾以上各澳之人本職數十年與浙廣之
賊從事皆用之有效衆知職之意職識衆之情若
今緊急一呼近者三五日遠者旬日外雖二三萬
人皆可集如賊有一百徒則五百之兵可以破之
賊有一千徒則五千之兵可以破之或守或戰皆
無不宜也

一土兵長養月給工食若干

前件兵貴精不貴多練兵則先練一人其一人已
精以教十人無難也世之言練兵者皆虛也何以
言之蓋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習技藝技藝

精則膽自雄世之言技藝者皆虛也人身居中二手二足爲前後左右盖一人之身有天生自然之伍法其用以正合以奇勝先出爲正後衝爲奇奇變爲正正變爲奇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此一人者能變化用之可無敵於天下矣又自一人而推之五人五十人五百五千五萬五十萬人之戰其法亦不外以正合以奇勝先出爲正後衝爲奇奇變爲正正變爲奇奇正相生如環無端而加之以不愆五步六步七步止齊五伐六伐七伐止齊進以鼓退以金坐作進退疏數疾徐有律紛紛紜紜混

混沌沌不亂則此一軍者可無敵於天下矣職之所言如此似乎至繁至難矣試將市井平日不知兵數百人撤之教場之中三令五申之下可驅以赴水火非徒能言之而已也是何也蓋古人之法似繁而實簡似難而實易人皆可知而可從也竊意省城教場內宜將舊時鳥銃手留一百名以千百戶一人管之令其時時演習行長樂縣選送松下等處五十人福清縣選南盤後營沙場澳口等處二百五十人其人俱要年二十五歲以下乖覺勇健可管十人者該縣註造年貌籍貫送來聽本

職發住教場營房先發教師教之技藝各已精熟然後教之營陣務令各知其中深意有愚蠢不足教者則更之每名每日給與銀三分三釐卒然遇警賊少則驅此以應之賊多則令此三百人每人自募其親鄰後生共十人聽此一人爲甲長管束之開示之則須臾之間皆就紀律可與賊從事也但此三百人平時每人每日工食三分三釐及爲甲長則與之四分臨時所募之兵每名要先給銀三錢安家工食亦每日三分三釐又教技藝必先教棍其牌刀鈀鎗狼筅諸械之法皆由棍法推之

職嘗曰用棍如讀四書牌刀鈀鎗狼筅諸械如各習一經四書之理旣明六經之理自明也又弓矢大小銃砲殺人於百步之外諸械擊鬪於數步之間長短相衛彼此相資乃可取全勝職嘗用數十年心力求得其法著有劒經發教各兵人人可習而知也但教兵木棍用力擊打易折必須官府議買約每人三四枝發與管兵官給之牌刀鈀鎗俱要預先議造應用如此訓練各兵不免疲困衣鞋之類亦易損壞必須時有犒賞其鳥銃手一百名兵三百名必須選年少指揮一員名色把總一員

管束之此二官者亦須一面力學技藝玩味操法
如不用心卽責治更換如用心學成則破格薦奬
其火藥牌刀鈀鎗等械須一面差官聽職發式估
造備用也夫一人之技藝一人之小伍法也一營
之伍法一營之大技藝也教兵者合而玩之始得
興化留鳥銃手六十名行選莆田之崎頭石壁吉
了莆善三港口之兵共二百名泉州留鳥銃手六
十名行選晉江之石湖深滬祥芝圍頭東石石硱
南安之石井營前蓮河同安之澳頭劉五店官澳
神前列嶼等處之兵共二百名漳州留鳥銃手一

百名行選海澄之砧尾赤石林尾雙嶼長嶼海滄
月港斗米漳浦之鎮海赤湖陸鼇銅山雲霄詔安
之南詔梅嶺元鍾之兵共三百名通前三府所募
之兵及鳥銃手年要二十五以下乖覺猛健可管
十人及合用木棍諸械俱如前議舉行每府之兵
亦要選年少指揮一員把總一員管束煩請各道
先將指揮把總起送前來省城聽職發同省城官
兵教練俾各精熟曉悟然後各發教師同去教習
如此通省教練之兵不過千餘人而數萬精兵實
寓其中職言之職自願行之必與時套不同隨地

方有大小之警職願以身任之必有效驗以報地
方也

一常規汛畢軍兵放班水兵留戍幷掣修
前件汛畢各寨宜留堅船一半軍兵足數防守及
放船一半修整前已議明唯五水寨分守地方非
原設水寨舊規似當再議查得原設水寨舊規烽
火門上哨至浙江界下哨至西洋山與小埕會哨
小埕上哨至西洋頭下哨至松下與南日會哨後
因倭警紛紛小埕把總傅應嘉倡議更改以小埕
下哨止至南茭令南日寨上哨至南茭與之會哨

本官素恃其才人皆從之南日下哨舊至於泉州
之岱隊與浯嶼會哨乃縮而止於平海衞去南日
寨咫尺之間耳浯嶼之上哨遂越至於南日寨下
哨至於大担○其信地為獨遠也今日似當改正小
埕上哨至西洋下當哨至松下與南日會哨南日
上哨至松下下當哨至崇武與浯嶼會哨浯嶼上
哨至崇武下當哨至鎮海澳與銅山會哨銅山上
哨至鎮海與浯嶼會哨下哨至潮州南澳庶乎各
得其平但浯嶼信地似亦獨遠當有以補之查得
與泉道見集各縣機兵六百名皆海邊長於水戰

之人合請軍門發大船三隻中船五隻八槳船六隻器械槓椇齊備聽把總秦經國帶兵領駕在泉州車橋地方拋泊上哨至崇武與南日會哨下哨至圍頭與浯嶼會哨名日浯嶼策應哨其修船犒賞及修整器械火藥諸事俱如各寨之例惟工食聽該道於各縣民壯工食內處給自今行之以為定規也

六月二十七日

為軍務事准監軍道副使鄧手本頃將見在南路客兵一營土兵一營北路土兵一營中路興化客兵一

營土兵一營泉州客兵一營福清土兵一營省城客兵二營再加詳議應否留放由覆以憑併詳施行等因准此照得北路土兵一營暫當留用前文已明開南路見存客兵一營土兵四營豈非此地與廣之惠潮相鄰而備之獨慎乎本職竊意漳州在在之民皆可為兵本職嘗於旬日之間一呼而集二萬人破大勢倭賊於潮之神山滿惠之金錫都破大勢山賊於河源翁源惠潮之民知之惠潮之賊亦知之或以張璉及倭賊當時擾犯漳境鄉兵何以不能拒敵曰鄉兵卽募兵也但為鄉兵則散漫無統三三五五不成

隊伍強弱並出見賊而弱者先走又朝出戰而暮散歸無有久持之志故曰諸侯自戰其地曰散地若此鄉兵選募在官則有把總約束哨官約束隊長隊長約束甲長甲長約束兵前隊接戰後隊衝應聞鼓而進聞金而止進退止齊鬭亂不亂則鄉兵之應募者皆精兵矣今者南路客兵一營卽當遣歸土兵既見有四營每營選年二十五歲以下者一百人內鳥銃二十人兵八十人共四百人其兵俱要選其人之乖覺可管十人者聽該道總委指揮年少者一員名色把總一員管領其指揮把總先遣至本職處授

以武藝戰法已有所得然後發教師同回本處教兵一遇小警奉此以應成功不難如遇大警一兵合募平日相知相親勇健者十人就聽此一兵為甲長管束之臨時酌量事勢大小久近每名或與之安家銀三錢五錢六錢其工食此一兵平日每日三分三釐及管十人為甲長則每日與之四分十人者皆三分三釐但木棍鎗刀牌鈀火器平日要多造藏畜以備臨時發用而督造尤當依式精利不容虛應乃可其中路興化客兵一營宜遣歸土兵一營宜留鳥銃手六十名選兵二百名泉州客兵一營宜遣歸土兵合

用鳥銃手六十名選各澳兵二百名福清土兵一營係上府人併省城客兵二營俱宜遣歸職原議欲省城留鳥銃手一百名選各澳兵三百名必欲多備則福清再加留鳥銃手六十名選南盤等澳兵二百名其各府募兵敎練諸務皆與漳州之議相同此事職有眞知眞見願以身任及䝉厥成地方之人能知之也但散客兵不可無漸約一營雖去半月之久然後再發一營其犒賞路費之類比前事宜加厚月糧則一日不可少庶不失其心爲此合用手本申明前議回覆請煩貴道裁酌轉報施行

七月初一日

爲軍務事准監軍道副使鄧手本奉欽差提督軍門毆批據本道呈議調撥船兵預防廣賊林鳳等突犯緣由奉批依行興泉道會同團練道議擬的確呈奪省河船隻聽臨時請發仍會總鎮衙門酌議報繳奉此備用手本煩照備奉批呈內事理酌議停妥由覆轉報等因准此照得賊首林鳳雖稱閩人其徒黨則多雷廉瓊之人向在此三府海洋往來偷珠熟於彼方水勢而在山又有熟人接濟計此賊決當再回彼方若來住泊南澳則與林道乾莫應敷朱良寶諸巢

相邇彭湖海上無人之境又閩之兵船亦其素慣以此逆知其必不來此二地也向在甲子澳今在白沙湖是已向西退去矣且其白艚等船三十八隻烏船只五隻五隻烏船豈敢犯閩境敵閩之大尖艚船乎其爲今之計銅山水寨大小兵船宜照舊修備防守不可拘於收汛浯與兵船宜整搠一半聽候策應銅山秦經國所部兵宜發福河船大三隻中五隻小六隻照依近議只策應浯與又元鍾澳決不可泊兵船勢小則賊船忽然而至難以抵敵勢大則港路多淺一時出船不及故大勢兵船只宜屯泊於銅山與浯

與聲勢相連自有虎豹在山之威也若林道乾朱良寶等兩廣軍門撫之出於誠心其召募水陸各兵爲他盜耳職前議謂水兵宜時時整搠防備正與團練道之見相同恃吾有以待之意也惟陸兵則決可盡擧無容疑也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道請煩裁酌轉報施行

七月初七日

爲軍務事准欽差監軍道副使鄧手本奉欽差提督軍門毆批據本道呈詳准本鎮手本會議練土兵等項緣由奉批兵貴精不貴多古今確論也閩中自羅

倭患當事者欲摠參兵以自衛而又重客薄主每年募浙兵數營防守於陸間遇倭從海上來復係水寨土兵禦之往往獲功而客兵未始下海見賊動輒稱其可用此皆影響之說非有眞知灼見也該鎮建節東南勳名夙著經略桑梓謀慮甚周況願以身任及臻厥成擔當之勇視伏波不必讓焉本院才非軍旅謬叨封疆之責倘論議偶合地方或不相宜決不敢徇人以自貽累該道速將議過事宜轉行各道一一查行共成其美耕當問農不必更疑惑也見在客兵原題冬汛畢另議見在土兵照舊防守俟該鎮新選

澳兵千餘人教練有成以次遣歸新兵或選諸在營或募諸各澳聽便水寨會哨策應一面先行此繳奉。此備用手本煩爲查照調督等因准此合行召募土名教練爲此牌仰義士楊茂等三十名即便前去福清縣連盤後營沙場白鵠澳口等處每名選募兵二十五歲以下乖覺勇健可管九人者各九名開具年貌籍貫赴鎮點選送監軍道發縣覆查明白另行造册送鎮委官及教師教練技藝及教以進止分合戰法其九兵工食以到省點選之日爲始每名每日工食銀三分三釐其募此九兵義士即充甲長名色管東此九人每日支工食銀三分五釐俟各練有成效一遇地方小警即督此甲長及兵共三百人當之如遇大警則將二百七十之兵各陞爲甲長每日支銀三分五釐每人令募親鄰相知者九人即聽其管束指教其舊日甲長即陞爲哨長每日支工食銀四分管新陞甲長九人併新兵八十一人通共有二千七百三十人破格懸賞使當大敵其向前衝鋒則前練甲兵三百人任之夫何大敵不可破乎今次選募決須年只二十五以下又要壯健乖覺以憑親選如將老弱不堪或報住址澳分籍貫不實者定行重治不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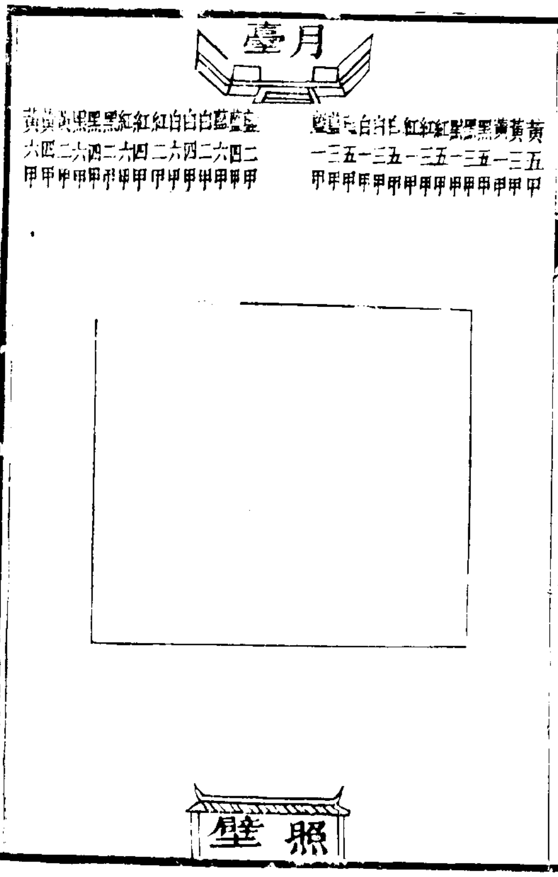
欽差鎮守福建福興泉漳延建邵武福寧併浙江金溫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俞爲軍務事該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殷及欽差監督軍務協堂兼理驛傳福建按察司副使鄧欽差整飭福州兵備分巡福寧道兼管清軍福建按察司副使宋議募土兵教練隨募得福清長樂海邊義士三十名令其充爲甲長每名各募到兵九名共湊三百名委指揮儲廷相督同把總雷懷忠管束訓練委索精技藝鎮撫陳居仁督教師郭子省等先教棍法蓋棍法如士者之讀四書四書既明六

經之理自明棍法既明鎗鈀刀牌狼筅諸技之理盡得之矣仍一面將三百人立一操法不時赴教場操之要知技藝者一人自用之操法操法者衆人合力之技藝也等因續該福建布政使司分守福寧道兼漳州地方左叅政陰會議募興化沿海土兵二百名鳥銃手六十名欽差巡視海道兼理邊儲福建按察司副使陶福建按察司團練道僉事梁會議募漳州沿海土兵三百名鳥銃手一百名欽差分巡興泉道兼管兵備福建按察司僉事喬會議募泉州沿海土兵二百名鳥銃手六十名各行委指揮把總管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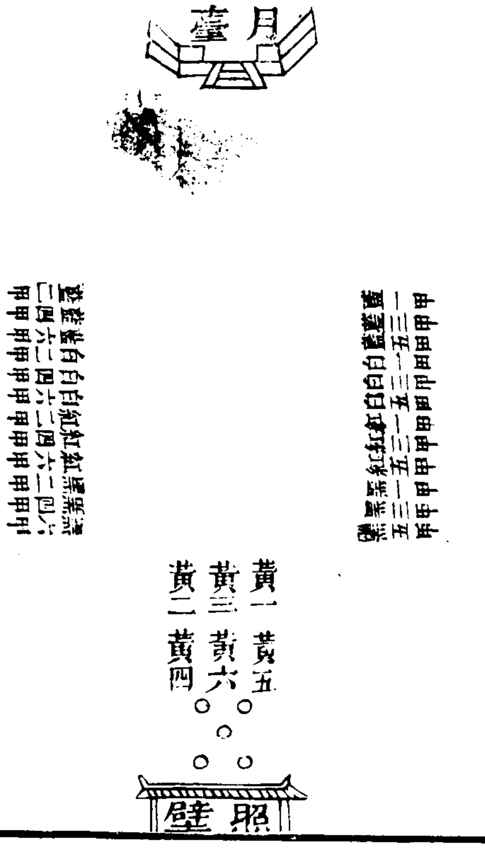
後其各操法已經各道議將省下見操之法酌量增損就於各府教練外今將操法開具於後

計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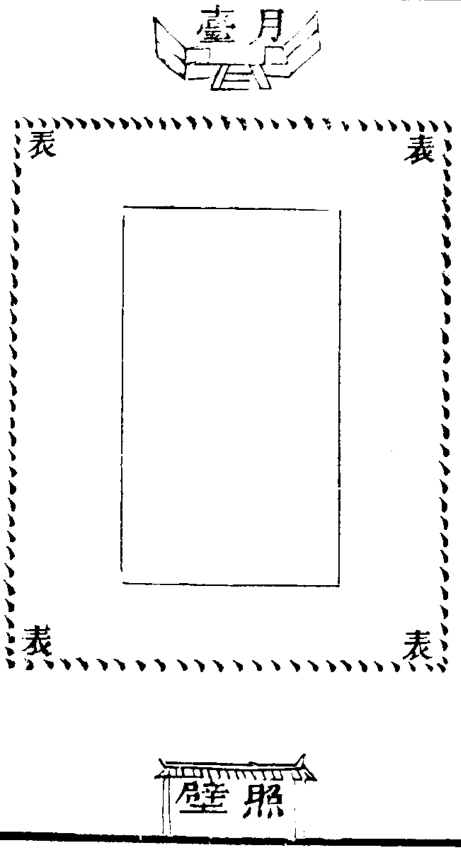
一該操之日天未明甲兵先至教場排列於月臺東西如左畫教場早前有大營軍兵操演恐其相混且劄此地候大營軍兵操畢散回然後發此兵出前排列聽操



指揮把總至教場將臺放大銃三聲打得勝鼓甲長空手至月臺南二邊跪接二官上演武堂鳴金止鼓甲長各歸隊將臺上點鼓忽甲長引各兵出列月臺前面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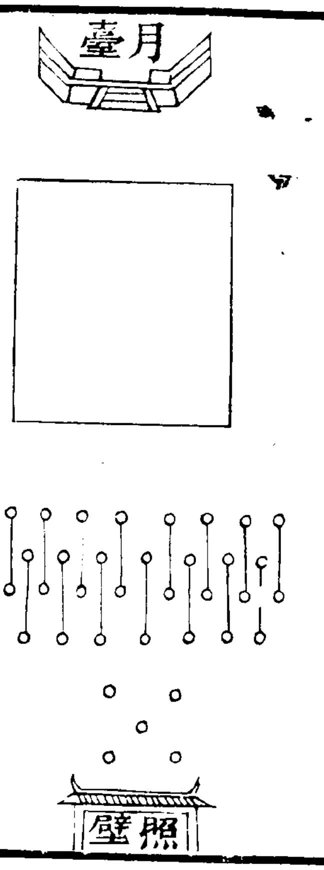
右各立定鑼手稟舉號招甲長發放指揮把總操諸事俱鑼手稟■上司操諸事俱指揮稟將臺即吹雙號笛各甲長依次至月臺下兩邊立定將臺擊鼓一聲甲長合立月臺下將臺擊鼓二聲甲長齊跪叩頭聽發放堂上說起去甲長齊起立定將臺擊鼓三聲甲長分立兩傍將臺打得勝鼓甲長依次行回原隊訖鳴金止鼓鑼手稟起操執表者各至信地將臺吹小銅三聲中軍點鼓三十甲兵照依原編次第魚貫而行藍白二色兵行盡黃旗一二三繼行盡五方中軍旗繼行盡黃旗四五六又繼行盡紅黑二色繼行演發兵行路如左



約黃色甲兵至照牆[redacted]塘報來中軍稟前面有賊中軍放銃一聲各甲兵卽各劄立戰伍立定中軍敲鼓邊數聲各甲兵坐地收整衣鞋食包飯諸事中軍吹號笛各甲長起空手至中軍聽發放訖寂寂回隊中軍吹大銅三聲各甲兵齊起立中軍吹小銅三聲兩頭四甲兵先行爲翼兵以防賊人包陣非有緊急不許接戰其餘各兵演疊陣如賊尚在一千步之外則點鼓徐行各以後隊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賊尚遠兵徐徐行去故曰步也）數疊之後如賊已在五十或一百步之間中軍敲鑼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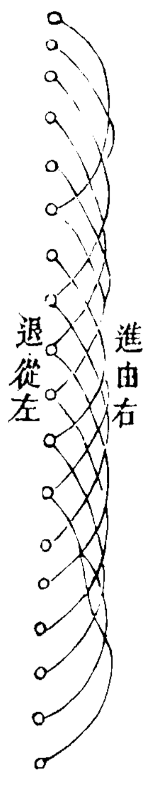
鳥銃齊發中軍擂鼓甲兵疾衝亦以後隊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曰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賊已近用兵器擊鬬故日伐也）又前隊合戰後隊衝出卽兵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先出爲正後衝爲奇也旣衝之後則後復居前爲正前復居後爲奇合數衝而觀之豈非兵法所謂奇正相生如環無端者乎戰罷鳴金退回盡如前進之法翼兵亦漸次同退

疊陣勢



各甲兵退至原信地訖中軍敲鼓邊各甲兵坐地休息少頃中軍吹大銅各甲兵起立中軍吹小銅演奪前蛟勢先點鼓徐行後擂鼓疾衝鳴金而退俱如疊陣之法唯兩翼因兵少不用待兵多臨時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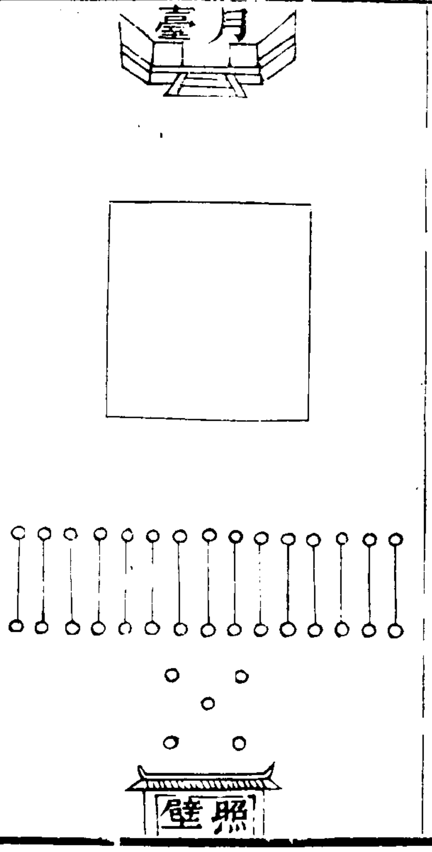
奪前蛟勢



[redacted]勢演訖各兵收[redacted]中軍徐徐點鼓演滿天星

[redacted]勢此勢止爲[redacted]併力而前其形[redacted]

滿天星勢



右陣各甲兵一齊徐徐行出每一甲前行各有一甲後隨前隊遇敵後隊非緊急不許越雜前疊陣亦各有隨兵其意同也遇奇日則奇隊在前遇偶日則偶隊在前點鼓徐行擂鼓疾衝步伐止齊俱如前法戰勝而退則將臺打得勝鼓前後隊齊轉身徐徐行回此乃大捷之勢不用更番疊退也各甲兵退至原信地訖鑼手至月臺前稟操畢收兵將臺打得勝鼓回兵照前出兵行包表外至照牆前[redacted]東西信地劄立鳴金止鼓暈抽數甲出演武[redacted]點鼓收回月臺東西邊休息堂事既畢打得勝鼓發甲兵回營

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習技藝技藝精則膽自雄教甲兵以陣法乃衆人合力之技藝也教甲兵以技藝乃一人自用之陣法也二者皆精膽有不雄者乎但二者之法其理一也人身居中二手二足爲前後左右屈伸變化有正有奇相生不窮此一人之陣法也合衆人爲一軍其奇正變化之法實自一人之技藝而推之也兵法每稱奇正步伐前已言之明矣又謂以鼓進以金退又謂坐作進退疏數疾徐又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又謂整隊禁聲宜用鐃又謂常山蛇勢前後首尾相救應又謂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故今日操法至簡至易易知易從實於古人兵法無一字不合至於翼兵伏兵老營駐兵又宜臨時酌量我兵多寡用之今甲兵三百名量制此法以教之引伸觸類則數千數萬數十萬其法亦不外是也法雖至簡至易其中鬬亂不亂變化不窮之妙則與曲禮經禮中規中矩之節同其微妙故斲輪解牛藝之至粗者也而不疾不徐得手應心一朝解牛十二而芒刃不鈍皆有至精至神之理存焉故君子[redacted]始於人倫日用終於盡性至命始於洒掃[redacted]終於精義入神何莫而非由粗以入精乎昔孔子答衛靈

矣問陳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實以軍旅之事能如俎豆之禮周折不亂陳在其中矣惜靈公不能再問後人遂真以孔子爲未學軍旅告靈公也學者合大小精粗之理而玩索之始得舍粗迹而求之高遠神怪則惑也

教技藝歌訣

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　前脚要曲　後脚要直
一扎一揭　偏身着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右教練技藝又教練陣法不計月日習之則人人皆精水火可蹈即有大警以各兵充甲長各募兵九人而教用之則旬日之閒可得精兵數千古人謂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教萬今日練兵正合此義也

隆慶六年九月　日

正氣堂集近稿全卷終

正氣堂集後序

儀幼抱槧鉛庸心經傳自唐虞典誥以來至六朝而下凡聖賢經世之文與夫仁人君子之所以立言垂世皆得聞矣嗣是議論不在於朝廷存心不在於天下而區區炫燿詞章譬之持罇罍以醵飲適爲捧腹之資安能如瑚璉之器韶濩之音陳而奏之廟堂之上哉凡有是弊者悉悖乎經傳非聖賢仁人君子之心也不可傳也向在海內聞鄉有中原名將俞虛江公儀以出游京師或以馳覽古蹟所至疆域山川公以討寇致力中原東西南北蹤蹟相左毎竊寐以不獲躬逢爲媿歎也及公以朝廷命鎮百蠻儀方游宦東廣獲以鄉後進謁見復領誨言得覩公正氣堂集三復莊誦知公研窮於六經子史而取材於秦漢六朝又貫以宋儒道德性命之說根極天理人心熤然盛哉細觀篇章則惓惓於君父心無頃刻而不在朝廷至於南倭□□之猖獗公則循行青海翦除掃蕩妖氛殄滅戰陳之法則祖黃石之書而寓孔明之奇至於山川之夷險區宇之形勝中原之要害財賦之贏縮又議論復書推誠布公初無滿假之志薦賢任事交遊延覽則盡乎當時天時風雲之變水陸舟車

之法器械弓矢之微舞劍之術一以究心見於諸體之文言莊而理至义典確而不靡誠經世有用之文千古可傳之策非如長亭送別祖道與歌祝壽問安私情之贅也眞所謂清廟明堂瑚璉韶濩黼黻一代後有志者取之以建後世之功則公之精神在乾坤不磨矣前人有云觀詩者如辨珠玉須另具一眼文亦如此公文似礦金璞玉雋永有味且句法中有聲響此所以折衝樽俎福及生靈皆所以養成正氣實事業與文相通之驗也儀也後二十年生忝居鄉誼喜當代之有文章且得質疑當世之事而執子姪之

禮敢僭撰末簡他日野史中備詳公之大功以足一代之典云時隆慶二年孟夏念四日龍水縣知縣鄉晚生林鳳儀頓首拜書

正氣堂集後序

正氣堂集者都督虛江俞公居官之所關白建明應感酬酢之作也集以正氣名者言居是堂而作之皆本於義集所生要歸於忠孝仁義之正者也余從公遊四方將遍矣故得手捧而私誦之獨早雅知居是堂出是集名之非謬非徒工於言語文字聞諸人者也私心獨念以苟得不以時文爲累當獨秉是集任校閱之勞令盛行於世不敢私也茲既編次敍行於余友思責李君之手夫李君之才十倍於余編次敍行可無遺憾矣余何幸逸享其成而肆力之也乃作

而嘆曰古人謂文章者經國之遠猷不朽之盛事信斯言也夫誰不屬意於斯哉顧非人焉難於強而爲之也今斯集已行讀之自有定論其垂不朽與否人自有知之者但就其中之大者言之何者非經國之遠猷哉蓋其英心傑氣吐露於發軔之初若無難於立當世之奇功雄謨廟略開陳於嘗試之後思以身爲國家立億萬年之大業是由前則侃侃乎董賈之風由後則渢渢乎充國持重方叔壯猷之烈也夫今之人士苟有數言之微不倍於聖人之道有裨國家之大計非出於學術講習之正者鮮能之公蓋受節

鉞之重寄非有論思潤色之托者其雄於作若是乃知公之學自有所在其精華之發越皆根於正氣之爲用也嘗言公之聰明才識迥異同輩而文章節行道德經濟獨任弗疑讀書以六經爲宗篤信固守絕不爲異端小道所亂尤虛心降志於師友之間學問資承卓有源委公之平生如此可以知斯文之所從出矣然道有貴於耳之所聞而忽於目之所見重乎古而略乎今者此固世俗好惡之私要亦其人之取信乎人者未至也公於斯集之言何者非嘗於事而身試之哉蓋才猷之盛喧赫耳目功烈之所積誠自

於羣志而當其心久矣故集未行則人信其人已行則人信其書亦理有固然者余茲復忘其愚陋勉就一言於卷帙之末者亦以雅知其名之非謬作之有本預言其必見信於世焉耳方今皇猷黼黻人文丕著當世之士苟徒樂春藻之浮華以爲粉飾太平之具則於他尚有取也若曰聖天子勵志中興宵旰邊陲思馳驅塞垣海徼之下致吾忠而戮力焉則斯集也其秋實之甘口也耶則斯集也其秋實之甘口也耶龍飛隆慶元年春後學林養素頓首拜書

正氣堂集後序

嘉靖乙丑秋八月夢鯉以提督海防奉天子命會閩師剿海上逋寇自惠陽趨潮州議事於廬江俞公開府之正氣堂將出公持近所刻正氣堂集相示且曰此記事之書耳余得捧而誦焉迺喟然歎曰是可以觀公之深矣昔周公當周初興般頑未殄破斧缺斨馳驅東征吐哺握髮[redacted]勞天下之賢是宜無遑著述而周禮[redacted]書上自朝廷下及要荒其疆域廣輪澤藪之形田乘伍兩車旗之數於凡建置沿革巨細畢舉聖人蓋以己所經綸致太平之迹不如是書之後世

無所考而承焉則其仁天下之心自我息矣而周公豈爲之哉漢稱洛陽賈生通達國體丙魏有聲明習故事今天下事體之大者寧有外於□□南蠻乎公結髮從戎以至秉鉞其所跋歷籌算大都不出此書東南則交趾降矣而平安南之書已試也珠厓定矣而處瓊黎之策可考也日本喙矣而王江涇滅水等戰之捷可據也獨嶺海之間叢菁巨浸爲逋逃藪且薙且蘗昔人謂攻之不可暴取者公且致力剗而平之矣乃若西北則固夙所自許而馳志燕然者故兵略之對蔚乎廟謨兵車之法善於制勝蓋傳所稱中

國長技而帝王之道出於萬全者也公之言曰言不獲盡志不得行雖玉關生入而身名俱泯豈所甘心又曰此法一行非但可破□於一時千古之下相傳取法者其功也無涯是其心豈嘗一日不居膺桑乾北耶茲軍旅劻勷馳驅靡鹽而惓惓以是編爲亟將使後之當其事者有所考焉其所以仁天下慮後世之心謂之師周公者非耶是故□□也倭夷也安南也閩粵也而四夷之守固矣車戰也樓船也火攻也陣法也而制禦之術妥矣劍也槍也虎叉也弓馬也而擊刺之法精矣至如料敵之明應卒之奇薦賢之

慮服頑之裕善後之遠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則稱曰仁義節制之師而孫吳所不能兼信矣今世之通達國體明習典故者庸非其人耶蓋公得天地正氣而善養之故其措諸事業皆正氣所磅礡有以培國家元氣而壯其神氣者也豈特浩然之氣溢而爲文也哉世誠因其文而考其績求其心而師其意則所以繼鴻大之勳維悠久之業者豈其微哉嘗聞馬伏波平女側二條駭駱越人奉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撫慰嶠南所至振威武示禮義民守其法不敢渝是書也吾見畏威懷德者皆奉而守之無違矣則後之誦

讀之者其必傳也又奚疑哉公所以仁天下慮後世之心於是乎寄矣然則雲臺山人所編次序述雖謂之於公有功可也鯉不佞敢序諸卷末旹嘉靖四十四年仲秋望後五日賜同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奉勑督理海防莆田兩川翁夢鯉希登拜序

正氣堂集近稿

第三葉第四行淡薄據諸葛亮誡子書作澹泊

第五葉第二行糜費之糜似當作縻疑傳寫之誤

第十葉第十行灼照而數計見正集卷之七

第十葉第十八行比顧之比似當作北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二行難辯之辯似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一葉第十八行預先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三葉第十四行大担之担似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六葉第十三行預防之預見上

第二十七葉第一行彭湖據福建通志及臺灣府志俱作澎湖

第二十八葉第十四行土名之名似當作兵疑傳寫之誤

林序第四十二葉第十四行預言之預見上

翁序第四十三葉第十三行斂歷之斂似當作

斂疑傳寫之誤

翁序第四十三葉第十六行叢菁之菁似當作箐疑傳寫之誤

翁序第四十四葉第十八行側二據後漢書作側貳

正氣堂餘集目錄

卷之一

詩

飲馬長城窟

送姚星湖

同許西浦進士游南庵

秋日山行

送皇甫蓮塘少叅

和林竹山詠菊

有感題普照寺

辰州晚泊

秋日山行

挽楊指揮仰嘉

別李克庵僉憲

雲中南歸題八角樓絶一首律一首

過桃源洞二首

贈陶指揮

贈周澱亭叅戎

次韻寫懷二首

有感題普照寺二首

秋日山行二首

哭陳北泉外兄

挽丁碧崖

弔黎太夫人

哭陳高峯

挽陶指揮

題還珠祠

挽薛養呆

舟師次馬幕和李次山二首

別林竹山海上用韻

又和林竹山韻

和詠海舟歷卒

提師海上聞丁爾寶榮遷因想諸君同升之盛

和胡先生一首

送李毅齋秀才南還

送程習齋郡守三首

送龍對山汀邑侯

讀嚴氏南還稿

挽莊石江先生

挽黃賓泉先生
奉和督府百川張公題東坡祠韻弔古一首
寫懷三首
平山和汪西譚憲副韻
壽吳少巖七十一
弔烈婦王孺人詩二首
挽何支峯太守
勉李季春
贈武河湯將軍擢鎮狼山短歌行
送吾野黃隱君游羅浮

書新安程母汪氏太恭人節壽榮封卷後
送會兄洛江

卷之二

雜著

武舉序齒錄序
贈大司馬北川陸公榮召南部序並啓此篇已刻近稿茲有小啓故復載之
題雲臺山人望雲存思冊序
讀武經總要後序
儼庵薛先生序

贈古儋守崑泉陳君榮遷序
贈南川陳大夫致政歸桂林序
送童教師序
送李竹屏歸蜀序
蕭門雙節序
明贈某官直庵薛公墓表
上兵伐謀論
安國全軍之道
發微四章并序
易亭說

卷之又二

雜著

贈大司馬自湖吳公還朝序此篇已刻近稿茲不復載仍存題目
奉送欽差兩廣總督大司馬二華譚公應特
命召入京序此篇已刻近稿茲不復載仍存題目
奉送粵西僉憲石洲林老先生考績北上序
讀黃石公素書
孫子十三篇註解後序
重建諸葛亭記此篇已刻近稿茲不復載仍存題目

雲臺山人文集序
稟兵部侍郎自湖吳公揭
與姜鳳阿書
稟大司馬楊
稟大司馬楊
稟大司馬譚
稟大司馬譚
稟大司馬譚
大司馬譚回書附
稟大司馬譚
稟大司馬譚
大司馬譚回書附

卷之三
祭文
驅疫文
祭海文
祭風伯海若六纛文
祭黃遊所太守文
祭邱集齋都憲文
祭陸粟湖太尉文

祭李同野都憲文
祭徐貳尹文
祭鍾省庵文
祭譚封君文
祭章爾實解元文
祭陳君晦文
祭鄧太安人文
祭王昆文
祭鄭秀才德賁文
祭李指揮文
祭趙太夫人文
祭劉東掖都閫文
祭陣亡義士黃遜等文
祭歐陽東田都閫文
潮州祭韓文公文
祭何文峯太守文
祭陳清吾文
祭何大洛親家文
祭傅都司文

卷之四

劍經

正氣堂餘集卷之一

盧江俞大猷著
思貴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鍥

詩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主恩重似山有身誰復恤臣十有五着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惓將騑驪。逐時好生民疾苦勉勵心晚得明師廡刑老允然自負把上老此老閉門六十年考編韜鈐內外篇上下古今三百戰列陣爲圖闢其元[redacted]韓[redacted]項數起五孔贊將軍居左右樊噲將軍爲前[redacted]公居後信居中奇兵出入正爲主卩少嘗學一人敵十盪十決無當沮奇正陰陽手足身以一敵一術如此返視老人韜鈐皆敵百萬人觸類耳連年西北動風塵□入三晉荼赤子驛往驛來氣亦橫未聞向北發乘矢天子羽檄飛四方願求壯士滅腥膻臣世受恩二百年臣身受恩又倍前古云主憂臣應危君今養臣不如犬不勝犬馬戀主情昂昂欲繫吉囊頭壯士

長欽期不至藩國（鄧鉞字）相期未果行匹馬辭親向長
衛生人死別會日無西河之水流東河丈夫義重水
豈殊驅馳六月拜燕山三策藐說公卿問東市買甲
三千葉葉葉光明照體寒西市買馬高纏鬉宛轉絲
鞚鐵鍜鞍正陽市上買寶刀摩沙。三日神氣豪七月
直擣居庸去土木城中傷往事雁門谷口戰場平遼
人戰金金人勝從今追弔皆陳迹更論誰敗與誰成
鎮朔相公（兵部尚書翟公鵬）坐幕堂狂臣抗疏相公前兵弱
營虛縱橫語相公聽之心竦然軍校嘲臣軀幹小相
公信臣腹中寬授臣銳武三千士彭彭車馬閻重闕

西風八月渡河垂盼望朔方城巍巍套荒草長城空
巍當時建議棄[redacted]駐平[redacted]鏑飛鳴衝
城堵嗟臣疾作還報[redacted]東路將軍
欲爲馬革裹西路將軍欲爲鐵鋤埋臣笑將軍見求
大戰死腐肉烏食哉臣生係國安危身臣功未成身
未殆生身不爲世輕重生不如死死何埋九月二十
至威遠長城已改秦人板天暮道遙馬思喂引馬長
城窟下飲忽然四面起寒色氷合水凝飲不得吁嗟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主恩重似山有身誰復恤
十月征騎出長城煙火沖天燎草榛口口北遁數千

里露報明主口患寧師凱相公問如何明年防秋術
更佳非干口強我兵弱責實練兵應破他有勇知方
出征伐自是干戈中禮樂黃石此語流人間誰道神
兵不留訣由今之兵無變法故事襲沿靡日月相公
聽之復竦然方略相資意未輟忽膺寵命自天推錫
臣分節守南壘盤桓志士感知己相公亦歎今願違
君恩許歸客滿庭不聞親娘喚兒聲子兒去時母猶
健莫是思兒始病侵吁嗟吁嗟涕交零不爲徐庶爲
王陵人生忠孝兩字斬何能慰母九原心泥蟠天飛
應龍神先賤後貴和隋珍烽火若通泰上谷九重羽

書更召臣老農老馬寧有知孔子叓吾稱不如庖人
治庖祝人祝[redacted]宜天地正氣人須稟不
臨大節孰辯。[redacted]海角水中萍梗漢中雲
數奇飃颻功未就自許慷慨志猶存夏雪冬雷天地
合志士滅賊心未絕何日掃清唵哪塵復當飲馬長
城窟

送姚星湖

高行謝時流襟懷一輪月語臣必依忠語子當力竭
君今往帝京我尚在南越前席拊髀咨於君莫言咄
誰云萬里分聚首應在忽

同許西浦進士遊南庵

城下有孤寺超然異人世有客喜優游約我尋幽地我攜來此間期作判年計詭劇各有能日及夜不替有時說元虛本來忘一切有時納薰涼洞門四不閉有時發浩歌直上達天際長思乾坤爐萬物自巨細上下極千古慨想皇王帝挾此舟與揖大川共誰濟摘得山下芝爲我民夷劑五百年此遊山川間氣繫

秋日山行

溪漲巨魚出山幽好鳥鳴丈夫不逆旅何以及蒼生

送皇甫蓮塘少叅

就首想丰采於今仰止餘文章唐盛世道學宋眞儒理國君才裕匡時我計迂還期鞭[redacted]千里共馳驅

和林竹山詠菊

秋色有幽種偏宜逸士栽雨餘猶溉灌月入每徘徊贏得黃花插何妨白髮催東籬人去遠此度爲君開

有感題普照寺

春遊窮渤海延岸訪希夷灘石千年澗山龍一派奇霧濃嗟世昧風反怪舟遲忠孝男兒事鞠躬不盡期

辰州晚泊

泛泛長江水飛飛萬斛奔尋津愁日隱橫渡歎時昏風急流移石氣豪酒滿尊明朝湘下過一棹轉乾坤

秋日山行

一氣何年闢崔巍列服荒壯心秋鶚振征旆曉風揚宇宙傳巖雨江湘祖逖航古來多肉食幾輩任綱常

挽楊指揮仰嘉

將軍年尙少器宇迥非羣義重千金散時危一劒聞豈知南北別遂作幽明分同志從頭數於今誰似君

別李克庵僉憲

迢遞乾坤任此身逢君歡喜別君顰君歸事業山中了應念世間未了人

雲中南歸題八角樓絕一首律一首

漠北風塵未掃開雄心回首重徘徊登樓笑自題名去千古知予曾此來

飮馬長城水正寒佇看萬里起鵬摶風霜不改忠臣骨日月常開志士顏笑有迂籌經海國愧無偉業勒豐山乾坤北望頻惆悵三宿雲陽未渡關

過桃源洞二首

隱君當日是誰臣無討滅秦只避秦我愛留侯仇報後始從辟穀學修眞

立馬溪頭一問津當年誰隱爲逃秦而今聖主求賢

急欲隱洞花也笑人
贈陶指揮
將軍騮馬鍛金鞍轉戰長城水正寒[redacted]
質心隨曉日照長安神龍雲雨交時躍[redacted]
處看今古惟稱知己少驅山塞海事無難
贈周濂亭叅戎
將軍軒輊豈常儔萬古乾坤一著籌磧地功名追頗
牧際時事業踵伊周古劍離井聲名重長劍倚天神
氣浮蹇蹇鞠躬臣子分逢人莫道爲封侯
次韻寫懷二首
正氣堂餘集 卷之一 六 味古書室
萬象森羅本一圈誰能維地復擎天綱常最爲周元
老禮樂應卑魯兩賢此日海蜃收厲氣何時□馬絕
歸驀寧知名世無乎爾聖王運逢五百年
忠孝誰能兩字全相逢且莫惜流年匡時我拙平□
策悔古君眞命世賢島上久無鰍鱔舞宇中今喜鳳
鱗鮮請君爲製霸田曲分付樂工布管絃
有感題普照寺
南冥萬頃久閒鷗帶礪皇圖眞咽喉今古英雄多遊
旋乾坤王伯度虛舟夕陽山寺連僧話壯志雲臺弔
古遊自許登臨原有屐明朝直上九峯頭

又
黃河有水自天來得派憐君未識源磧地功名藏管
晏待時事業轉乾坤百代衣冠崇聖學[redacted]
王言信知閒氣今初萃忽見龍躍[redacted]
秋日山行
風急秋深曉更淒飛旌轉度石羊西搏天鳥宿幽山
樹縱壑鱗潛湍水溪時序空捐頻看劍君恩未報喜
聞鷄素書昨日遺知己淸海何堪長巨鯢
又
升險方知世路迍憑虛流覽一澄神烟雲紫翠浮秋
正氣堂餘集 卷之一 七 味古書室
色山水丹青絕俗塵眼底東方指畫盡天邊宸扆徘
徊頻何時忠孝願償滿紫帽峯頭獨整巾
哭陳北泉外兄
結髮看看爲弟兄百年大半絆虛名淸源久約投簪
去北野相將入夢淸暫仗天威開寶劍驚聞來雁帶
哀聲最知近古如兄少沒後人追月旦評
挽丁碧崖
乾坤宦海波濤久回看春風憶舊遊驚說壯夫爲異
物喜聞白髮健經秋投簪准擬共杯酒歛派言歸拜
土邱昔日先生歌舞地今荒花草使人愁

弔黎太夫人

當年奉檄謂君賢今日翻教范母憐不爲斷葱將信杳祇令投杼更生捐片雲北地心應折驄馬南枝日已穿萬里棲遲歸未得帝恩特下慰黃泉

哭陳高峯

昔日山齋接短檠多君奇節一青萍欲攜同志共勳業每對名公道姓名泣出都門人獨劒笑之雲外馬單行白雲飛處頻回首惆悵于今負友生

挽陶指揮

世事盈虛一局棋君先一着倦飛時無窮事業欲看

子有限光陰忽委誰朔漠訃聞鄉思急沅江旌動馬行遲追君剬慭今成夢萬里臨風一寄詩

題還珠祠

先是合浦珠去遂罷採及公爲令珠還邑人祠之而採珠之役復與爲廉民苦矣

合浦珠還事亦奇廉民從此患瘖痾誰能爲我逐珠去我與斯民共祝之

挽薛養呆

伐木風不還今古幾心知我與養呆君相期弱冠時養呆方弱冠春容作聖資奉母勤昏夕兄弟相怡怡結交一然諾盛衰永不移孜孜蓬牖下三冬功已施下筆欲借書長篇天馬馳數奇辭場屋抱忠靜自頤生平忠孝事視君作刑儀我善君有助我過君切規君云違初志猶有友人爲會逢天地塞東土蒼生病尚擬咨籌策共見民物熙嗟君忽化鶴良朋不慭遺昔爲暫別離今作長相思腸如車輪轉一日九迴斯悲悲重悲悲良朋今有誰

舟師次馬幕和李次山

海上春來晴復陰遠山樹色雨中森揮戈回憶十年事報主何妨二髮侵世治頻呈芝鹿瑞時危方見栢松心明朝試看神功歛碧海青天豁我襟

又

浪傳海上有天仙顧我原非夙世緣丹在吾儒民未壽道登彼岸誕無邊名。鴻。但得垂千古玉液何須煉九還自愧君親多欠事一肩忠孝濟川船

別林竹山海上用韻

朝發重關下暮宿虎存頭一棹。一回盼青天豁我眸指日上勳奏諧君藿食謀古樂信可作七德付長䄂

又和林竹山韻

東風三月汎羽檄馳海陬將軍誓滅□船旌逐浪浮慷慨長不寐談笑看吳鈎壯士願飲血奇士爲吐謀

夜占北極斗朝望唇氣樓左右能供命千里行不留
海外十年事人言垂七旒君恩山岳重豈爲一身侯

和詠海舟睡卒

日月雙懸照九天金塘山迥亦燕然橫戈息力潮頭
夢銳氣明朝破□間

提師海上聞丁爾寶榮遷因想諸君同升之盛

萬里滄波四月天鳥氣一掃仗時賢將軍號令如雷
迅震起羣龍躍九淵

和胡先生一首

驅馳北伐復南征臣子委形是踐形一枕封侯東海

夢乾坤此日喜清寧

送李毅齋秀才南還

先生蹤跡遊八埏嚴溪今日泛歸船望夫山外江浪
石古有霞仙養汞鉛紫迴劍離中夜過慷慨長歌神
劍篇此劍一雌又一雄雌者向爾沈九淵賈生十八
稱才子買臣奏賦氣昂然但看斗文痕未泯有日配
雄飛上天吁嗟乎靈物自古同一處雲交雨合是何
年

送程習齋郡守三首

世爽江流下君今岸立髭春風吹草木夏日散鵾膺

誰允行陶意同宜借寇情他年分節鉞願授一麾旌
山頂復高樓重登檍舊遊雲飛鳶教子風乘鶴尋儔
密樹蒼藤古層巒翠竹脩變遷欄外態縈曲郭東流
客席遲芳徑天心布野邱萬川涵曉日三省界通郵
使節高懸旆騑動待點頭浮生嗣半日酩酊試吳鈎

送龍對山汀邑侯

世流久不返民瘠視越胡汀邑民安俗曉堂坐晏如
春雨滋芳圃秋蟾浸籧渠垂車班白滿離亭楊柳疎
感應神如彼聖賢道豈迂此志持終始彰郡民共蘇
赤子平生念於君實起余當宁憂西顧得賢非一途

君才須用世銅虎看分符

讀嚴氏南還稿

貝性至今猶未見九原誰謂慟平生天道好還人須
畏不在其身在子孫

挽莊石江先生

脩髯長嘯一僊翁跨鶴何時上太空彭澤高踪成往
事草堂清詠散秋風亂離我在乾坤內典則誰堪桑
梓中回首舊遊今漸寡慕公高誼更無窮

挽黃賓泉先生

不二儕房寄舊蹤幾年借榻臥秋風先生得意詞章

外小子苦心讀句中鋒鏑救民疑太俗[redacted]章受命總
非窮可憐經載斷書問[redacted]洒戎舟春雨濛

奉和督府百川張公題東坡祠韻弔古一首寫
懷三首

遨遊自疑披飛仙到處湖山相映旋好句驚人疑訕
語奇才動主歎當年惠陽鶴唳聲聞野崖浦珠光夜
射天早信盛名能積毀逢人且結喜歡緣

登覽飄然跨鶴仙興豪日暮未言旋憂時蒿目三千
界命世後公五百年檻外大江流漲海望中孤嶂勢
擎天未能滿御綱常願到處隨因結道緣

乘興登臨我亦仙笑看坤轉共乾旋泉生海眼無枯
日石潤山根不記年跨岸虹橋分曉色呈南龍劒倚
長天與公論世雖相後尙友今來亦夙緣

半日登臨半日仙何時共聽凱歌旋驅山塡海非難
事射馬擒王憶去年(壬戌公計擒張璉)督府相公三尺法溝
渠赤子幾聲天笑談一挽銀河水淨洗甲兵解業緣

平山和汪西譚憲副韻

師出平山麓鐵衣帶雨霏風雲天際動花葉霜前微
(謂花腰蜂葉丹樓二賊魁)白馬(賊巢)雖天險神兵亦世稀犁庭今奥
嶺何日朔方歸

壽吳少巖七十一

八十老人載後車興周封國氣昂然[redacted]壽考還盈
百麟閣相期尙十年

弔烈婦王孺人詩 二首

(孺人平遠令王君化之配[redacted]新建縣也吏部以王爲賢授之邑尙[redacted]崙王往平之或云已爲賊所執孺人遂自殺聞者烈之)

破□誰傳夫爲□天將烈節付孺人莫言慷慨輕生
易男子事君幾致身

不顧兒曹不顧身矢心同作穴中塵是非千載從人
定身任綱常世幾人

挽何文峯太守

一老不憖遺邦人哭考妣先生愷悌風百世聞興起

勉李季春

夜讀陰符曉未休壯心欲繫單于頭腰間帶血雌雄
劒談笑覓封萬里侯

贈武河湯將軍擢鎭狼山短歌行

聖世衣冠來萬國自西自東自南北治極蠹生數相
仍蠢頑千紀恆作慝長江自古稱天險三沙環峙嵩
明側浪酋無故敢弄兵長江南北民大棘推轂屬爾
先將軍功蓋天地安社稷羨君方當弱冠時躍馬揮

戈手擒賊畫日錫命到君家將種寧馨人共識一劍
我亦磨半生寂寥宇宙孰爲雄世人[redacted]名滿則怠相
逢誰與論孤忠蛟川見君蛩然喜虎[redacted]猿臂一男子
三尺雕弓丈八矛目底倭奴若蚍蜉[redacted]遂爲莫逆
交剖心相示寄生死孔融累世稱通家子孫世講願
若此君戰北郭北我戰南城南君騎五龍馬我控連
錢驄時時戈艇截左馘歲歲獻俘滿千百功高身危
古則然讒口眞能變白黑赭衣就道爲君冤君自春
容如平昔上書殷勤願貸身議下三臺氷未釋顧我
無幾亦對簿獄中悲喜見顏色君相聖明日月懸譜

者亦顧傍人言貸勳使過盛世事戚弧依舊上戎軒
大江之南嶺海表君如文豹初罝羅拔劍畫地指白
日蛟騰鵬舉共飛翻三澨九龍跨海征天地震怒鬼
神泣君今擢鎮狼山曲雲龍何處更相逐春風離樽
不可攜短歌遙贈亦自勖古人萍梗論交生乾坤寬
着男兒腳一度男兒無兩身獨擔綱常憂覆餗皓首
期君更努力秋棋勝着在殘局燕然山上石岩岩堪
嗟近代無名勒與君相期瀚海間回看北斗在南關
犂庭歸去悅龍顏不然縱封侯王事亦閒

送吾野黃隱君遊羅浮

羅浮本是神仙府古何傍有蛟螭舞我向龍門一劍
舒須臾妖氛化塵土公今此去詩百章張仲之名播
千古白雲深處遇赤松爲道乾坤大如許[redacted]肩力負
世幾人惟有良工心獨苦吁嗟乎塡不滿吾願孝和
忠報不盡深恩君與父我今欲從之遊乾坤有缺付
與後人補

書新安程母汪氏太恭人節壽榮封卷後

寶婺高懸橫碧落縹緲下射人間明直向北堂多照
耀祥光瑞靄紛輕盈堂前書母天和茂起居容與樂
昇平玉女葆眞惟納氣服食月象內華凝春光三十

孤鸞寂柏舟永矢勵幽貞一雙鳳雛劬訓育文采豈
許常人幷與游瘦得應知貴毅然斷杼要其成兒孫
滾滾充鄉賦仲氏權奇籍甚聲縱橫綵筆明光殿曲
江春宴快登瀛展采素絲淸譽滿緋衣繡斧何崢嶸
密線丁寧出補衮重貽褒命報棠纓蘭芽茁玉森庭
止斑綵兼翻宮錦禎承權祿養輕麟脯九霄兒復傳
銀嬰年來耄耋綏繁祉愛日義和長駐轡雲外逍遙
度金母見說瑤桃實生吁嗟天下失道久道在婦
人有餘榮

送曾兄洛江

紫雲文會春聚冬散己丑歲冬洛江告同同會諸友各依韻一詩送之

多君下筆思春容文藻春花綠間紅麗澤締交當代偉爲龍喜合數人同皇王帝伯磋磨盡天地古今進退中義重不須傷作別百年回首論雌雄

正氣堂餘集卷之一終

正氣堂餘集卷之一

第一葉第二行駢驪之驪似當作儷疑傳寫之誤

第二葉第五行摩沙據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註云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疏云以手摩沙出其香汁

第三葉第十三行孰辯之辯似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五行舟與揖之揖似當作楫疑傳寫之誤

第五葉第四行傳巖之傳似當作傅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五行愽古之愽似當作博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二行衣寇之寇似當作冠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十二行剔歷之剔似當作敭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十三行名鴻似當作鴻名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十六行一棹之棹似當作掉疑傳寫
之誤
第十葉第一行唇氣之唇似當作脣疑傳寫之
誤
第十葉第二十行鴟脣之脣似當作鷹疑傳寫
之誤
第十一葉第八行班白據儀徵阮宮保元禮記
註疏挍勘記班白者不提挈條云閩監毛本
同
第十四葉第三行蛩然喜據莊子徐無鬼篇云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
第十四葉第十七行秋棋之秋似當作楸疑傳
寫之誤

正氣堂餘集卷之二

盧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雜著

武舉序齒錄序

聖天子龍飛十四年夏四月吉昭武宴樂天下文武士十六十五人大猷生叨席右拭目觀諸君子相望□□乃揖而起曰凡筮仕委質委名委年貌策于公則

禮然然而諸君子得逼知其年之少長如序蓋又有道焉諸君子咸欲以身許國者移時某友於某年月日在內閫左右蹇蹇訏安社稷與奸雄激切論難臨大節不能奪在外之君子聞之當數指而歎曰吾某友闊別凡幾年今年年幾何所為赫赫事功凡幾節後來繼今尚有幾多甲子年月未衰耄可盡施其胸中所未盡又有某友於某年月日在外閫運機出奇使大戎奉頭遠竄畏懷聖天子威德數十年不敢知塞草荒盈在內之君子聞之亦當數指而歎曰吾某友闊別凡幾年今年年幾何所為赫赫事功凡幾節

後來繼今尚有幾多甲子年月未衰耄可盡施其胸中所未盡嗚乎深哉茲達忠之大道見於相序之間也諸君子所志咸欲以身許國者則誠如所言云耳矣吾又懼世間有枯槁瓦礫無補生民祗自慚愧焉耳則茲序也不既虛矣乎諸君子尚深以為勖哉謹序

贈大司馬北川陸公榮召南部序 並啟

陸公刻公序文於虔臺且命總戎論南北事如通諸掌書之以為他日左驗非但以其文也

伏以遐壤底寧幸荷慈父之仁帝心載豫遂

篤重臣之眷虎賁散野司馬歸朝手足無憂腹心是賴是以仲山甫之城齊也吉甫頌之使適其歸穆公虎之平淮也宣王寵之于周受命今南畿之內戎政孔乖而二廣之靈屬望光切故特簡卿陪久膺托重龍光日邇旅旆戒期念某卒伍下流輸溯無取幸叨從事之末得藉先驅之奮受縱指以成功資賞賚以得士罪幸免於再棄罰獲錫於重膺伊誰之恩我公之德也今袞衣且歸已見思於東人而御帶行賜不親睹其盛事瞻依益遠受成何從是以敢忘效顰之醜少附贈言之義益特紀今者經濟之宏規為他日建設之左驗用表下衷敢曰能文伏惟台慈鑒納薄賜俯諒不任戰慄之至

聖主制世御極獨觀於昭曠之道以天下賢理天下事無毫髮爽故能宏化於陶鈞之上裕如也歲辛酉嶺表盜起江閩波蕩上命大中丞北川陸公來鎮虔州秉鉞專征合文齊武不及二載殲其渠魁二百有奇滅其徒黨萬二千有奇慰來安集其脇從使歸化從善者殆數萬計初公蒞虔客有為公籌者以玩弄

各酋之術前人用之盡矣今何施而後可公謂古人事業亦今人為之若視古人則是一等神人峻絕不可跂及國家大事將誰賴耶譬有病於此昔人用此方藥治而起之今日有善醫者所遇之病與昔人同將盡執古方以治之乎抑又有起病之方視昔人取效為尤神乎猷竊以前人所遺岑黃諸峒矜一時磨孚之安遺後世刻骨之患賴公殫力畢慮威信並宣近方帖然若公今日之所殲滅者則悉拔其根株所慰來安集者皆棄戈為編民豈復有以么麼之夫牽叢藪之衆世世與有司相亢喜則馴怒則逞無復上

下之禮者哉故有謂前人有所啟發於今日者有謂今日有功於前人者有謂先賢後賢伊呂伯仲之間者有謂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麗者夫達人之言其意不同亦各自有算也廟堂之上聞公談笑折衝不動聲色建此殊勳以為嶺表之事本非難者其初守臣張大言之耳不知公於雍容和緩之中持多憂多懼之志古人謂每一出師頭髮為白自公觀之信有情哉今南方已定廟堂之上有隱憂焉留都悍卒中原幻徒朔北天驕皆欲藉公經略以奠廟社千萬年之安議疏上請帝心簡在遂以公前進亞卿之

職暫召南部本兵意者留都中原事定則北部大司馬之任迅掃□塵之責將盡屬公矣公聞命慨然謂留都悍卒乃祖宗二百年豢養之手足既經一代殊絕人物統馭區畫足銷其氣而奪其魄子茲行也周旋其間但使部伍有序訓練有方恩威無忒賞罰不偏雖驅之赴湯蹈火以捍頭目衛腹心且不敢辭亦不忍辭矧有犯上作亂者哉中原妖幻惑人已深捕急則散法寬則聚雖不過貫誘財貨以恣一時之欲一旦倡禍亦不免有滋蔓之勢如在數年之前人不習兵猶為足慮近歲以來南北多故何將可命何兵

可用戰如何而動於九天守如何而藏於九地子皆灼照而數計即旦夕有變可以制之無難其何足煩聖慮哉若朔北天驕縱馬南牧時肆憑陵苟且支撐日甚一日夫國家運天下之財充各邊之用歲不下數百萬但我分而力寡彼專而勢盛其不相敵無怪也欲求永逸之計當為一勞之圖以數年之費而費於一舉運武剛之車以為營縱橫衝之騎以為陣入則併力大舉制萬全之勝出則乘勝長驅建犁庭之績其庶乎邊境將士可脫甲高枕於數百年之間而當宁北顧之懷可紓矣猷聞之曰噫用公之心行公

之言是有餘矣猷也無似願從後塵以畢所志然嘗聞之有貫日之誠而後有格天之業立功必本於立德乃俊偉而無可瑕議公忠果正直志懷霜雪慈仁殷勤允迪中和心無塵雜行有規方憂國愛民之念神明可質三令五申之文金石可貫立德以為立功之基存誠以為運才之地故心之所欲山谷峻險不能限也世運通塞不能限也其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成之功美傳一時烈餘千古有本者如是耳今聖主在上寤寐嘉猷延佇忠實鹽梅之和屬有望焉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懿與民休息守在四夷使天下之人舉手加額曰平平蕩蕩之世復見於今日皆我聖主遴於得人之明效則公之能事畢矣敢僭爲公識之

題雲臺山人望雲存思册序

雲臺山人與史方齋禮齋偕余讀書清源山中陟絕巘俯懸崖探幽竇窮清泉無往不到飫茲山之趣者十餘年迨予出有事四方二史買雲臺山招山人以入援葬地於山人山人既葬其親意殊得眷戀茲山不出者十餘年迨二史登第而山人之廬燬於賊余

因招山人以出會與覽普陀天台之勝而山人意終賢雲臺山諄諄不釋口也會余蒙大難以其家屬山人山人滯明州不得歸日念雲臺山因作圖爲望雲存思而名公才士各有詩章以紀其事蓋皆多史君讓地之義與友之厚矣余又以其語襲之不已贅乎夫人子之於親也屬毛離裏其情性通焉血氣同焉奉其喜怒教訓之常侍其啟居寢興之節習其嗜樂懽歎之情層見而疊出方去而忽來不知其所由起起而至於不可制有不待求之於夢寐覯之以精神而時得而見之其口有不能自言誠莊生所謂不可解於其心者豈其有所望則其思存無所望則其思不存耶顧天下之人其與吾接而爲吾心之所不可解者蓋亦多矣豈獨其親哉今夫身處廊廟之近則與國分形共氣同其憂患之情而負暄獻芹之忠亦自得於江湖之遠是不可解於君者也少小意義之交遂爲終身之所宗仰布衣邂逅之投雅爲萬務之所倚藉是不可解於朋友者也而莊周之所謂不可解者惟親也其於君臣之義特其分之無所逃焉耳彼未嘗食君之祿事人之事宜其無得於君焉不可解之意而所與友者僅一惠子舍惠子之外誰可與

語者而亦涼涼焉如彼彼蓋遊於方之外其所以據乎人倫者不至也亦無怪其所云之如爾矣今余既眷眷然不能解於山人以自安於富貴而山人顧踽踽然欲解余以去以自安於貧賤山人殆莊周之徒所以據乎人倫者不至也故特書之於圖端以訊世之賢人先生併以質諸二史使評余之與山人果孰是而孰非孰得而孰失也

續武經總要後序

孟子曰今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猷先師趙虛舟翁平生鑽研惟在易書顧不遑他務獨以

其大指發揮於韜鈐二編編雖工亦善陣與戰爾於孟氏之意何其遠也嗟乎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詳哉其言之也夫尙兵之世忘戰爲急廢兵之世達戰爲要孟氏之救民也切故抑兵而伸德先師之衞民也深故講兵以翼德實並行而不悖也且孟氏亦病今之曰我善云耳非去兵不用也戰國之時七雄虓闘分裂諸夏夸詡之徒矜能喜功往往以干戈自善講張列國求中其主之欲其勢不至於盈野盈城不止也充一白善之心其禍憯矣孟氏斯言固潰流之隄障乎不然一怒以安天下茲所致意者與今先師纍

括是編秘藏不露對人口不談兵臨終不授其子蓋知用兵之難不敢輕言以誤毒天下也於孟氏惻隱何軒輊焉歟也無艮幸辱其知以是編猥嘉惠者豈腔子惻隱未嘗喜兵之心爲所預。試也耶迺今時事孔棘東南毒痛幾無如矣倉卒需求無救於患然後知先師是編艮工獨苦之心也受教以來微得肯綮伏念蒙國厚恩節膺重托凜凜隕越不敢斯須輕舉佩服先教毋致失墜者也日月不居瞻慨靡極若不廣是編以傳於世則先師積學苦心其將落乎罪其何辭用是惴懼以付諸梓復僭爲續編附於其後以見其理之近而本於人之一身微而根於易數之自然俾用世之士讀此而有得焉於憂國愛民之志咸可施諸實用而無負矣乎昔文中子教授河汾魏徵如晦輩親領衣鉢顯仕於時竟未聞有推揚所自以表於世學士至今非之歟而後知免於戾夫

儼庵薛先生序

古者鄉有舉里有選而人皆尙行一有脩身飭行之士獨異於衆必論而薦之以通於天子之廷錫以圭璧榮以秩爵遂得以夙昔之所脩於己者推以及人事業洸洸施於當時名聲籍籍傳於後世是士爲不

泯矣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後世取士易之以科目而人皆尙文故必騈四驪。六道古語今角奇頡夸富厚以炫燿有司之目而聳其志然後可以攀龍鱗附鳳翼高舉於天池之上是則大丈夫生於後世之所爲顯且貴者也然而尙行之風微矣閒有有志慕古之士孜孜於草萊之中循循於聖賢之矩終其身而無聞者何限故夫尙行之世非無文也所重在行空文無由以自見也尙文之世非無行也所重在文獨行不能以自售也予方以是爲慨適余友養呆薛君惟可出其先翁儼庵先生行狀示予覽玩之際眞欲作

之於九原之下而忘其世之相去也先生事親孝與兄弟友處閭閻愉而有禮教子以義方不以文辭貧而好施身居市賈耳不釋古人詩書導之以榮顯觀其意貴賤若均日姑爲道而已耳噫先生可謂無愧古者尚行之士也使其生於唐虞三代之前必不終爲側陋之民惟其生於唐虞之後不願與人爭鄭衛之文以取名於當世世亦無由知焉雖然先生有子惟可其行非不如古人其文非不如今人亦將出其所學以爲軌一世凡先生未爲之志惟可將盡爲之先生之道其不爲終泯也弖行且以區區之意入告

我后必科目選舉二法並行方可盡收天下英俊之士蓋有感於先生耳倘遂弖所志則由今而後巖穴之下有好古敦行如先生或如先生之子惟可者庶乎其不無聞於世矣

贈古儋守崑泉陳君榮遷序

聖王法天創制文武並治文以象陽未嘗不濟之以陰武以象陰未嘗不濟之以陽譬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各殊其用而關絡脈理周流無間是文武臣工所出之途雖異均乎有民社之寄乂安之責國家設藩臬抗以閫司設府州若縣抗以衛所凡以寅恭和衷望諸臣工俾宣布威德於畿輔之外而廣聖化於大同也文武臣工罔不師師然精白一心以祗承休命故聖化遐通治功滋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此之謂也慨自道學不明官箴毀裂功利塗啟疑忌隙開士以文進者多務名勝而寡實用以武進者恒逞小智而叛經術甚者歧而二之黨同而伐異視爵位若傳舍而秦越其百姓吏於土者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固已鮮矣況望其能營久遠之計廓廣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同吏於土者求其和志以相懽悅顏以

相接免於下穽固已鮮矣況望其能折節相下竭忠共濟以樹鴻業於不朽哉間有耿耿之士思彙征以報國脩身之徒願比周以行志則疑忌者又從而陰壞之使不獲竟其張弛及其弊也夷狄得以犯中國以身徇君父之難者誰與小人得以擠君子持正論以保全善類者誰與盜賊得以虐良民舉數載水火之陷溺不崇朝而手援之者誰與此砥礪名號者所以有憤時之戚而寅恭和衷未始不須於志同道合之人也余奉命守瓊懼黎之暴民又懼民之淪胥爲黎也兢兢以布利除害移風易俗爲急其初倡亂者

翳奉檄職若魁以示薄伐矣而就撫者將衣冠而禮樂之民之困踣於黎者將袵席而奠安之求會通之法捌永久之規欲得合志同道之士以爲助蓋幸而得君君所治之州僅爲瓊一支郡耳其所治之州之黎君旣有以綏和之矣且視他州邑亦無異於其所治之州余之所區畫者君旣不以爲非而懽然舉行之矣君之所區畫者余或以爲未盡是君亦翻然無所於執也嘗與余冒瘴癘之毒歷感崖之墟探諸黎之窟撫其殘創之衆遺以後日之安申飭封疆圖回治理俾聖人大同之化漸被荒徼君之助獨多焉居

無何則尹相之命已下夫以君之才之善之學之正行將以仁義輔導其王恪守侯度以擁衞天子貽宗藩億萬年無疆之休王也以得所助爲喜矣同事如余者寧無以失所助爲戚也耶方今當宁求賢若饑即旦夕召君而授君以重寄也其尙升余以爲君之助也哉兹别也余不忍閟君之美而忘其一時共事之情也僭序以識之

贈南川陳大夫致政歸桂林序

夫懷德抱藝之士不願虛生於世要於售已之志而後快而名位之崇卑不與焉然志之售也有難有易而售其志之易者則莫如宰相與守令夫宰相佐天子而率六卿其慶賞利休已得議其可否其禮樂刑誅已得參其廟謨則其志易售固其理也而守令者其所操之權勢去宰相遠矣乃亦易於售厥志何也豈非以其分親乎民民之有冤易訴而已得以理其冤有欲易請而已得以聚其欲也與國家置郡比之侯邦畫壤履封圓其民於內者殆方數百里上命太守以典之而貳之以丞以明威德則有其柄以飾喜怒則有其具朝令之而民夕以從夕禁之而民朝以止溢於體而伸於氣丞非卑官也存康濟之志而得

任是官則政足以適心功足以協效位雖不可望於宰相然志之得售則與宰相等矣余於南川陳公益見名位之崇卑不足論而深快其志之得售於時也公起家鄉進士以行能考最累擢爲瓊郡二守公之守瓊也理餉於兵事方殷之時使士無饑色而民頌其才圖安於師凱平定之後使市不易肆而民頌其仁退食燕閒環堵瀟條一物無所有而民頌其廉強族武斷之夫正色挫之積案莫斷之獄片言折之而民頌其公壓嬌靡依之孽公培養之蒙袂緝屨之儒公振作之而民頌其惠適心之政覃乎四達協功之

效應若影響至動聖天子賚之明當道奬之公之志售於治郡章章若是則由此陟休顯踐崇階無難也顧一旦托疾投簪速於去瓊蓋見夫志之旣售遂視彼名位眞若飄風瓦礫無一毫意必於其中余嘗以言詰之曰士之得位行道恆患協恭之無其人今典郡者松陵張公也其施爲注措出於仁人學士之術絕去委儒俗吏之習余方慶公所事之得朋又何去焉公語余則謂余抱去志久矣不敢蚤有所請者以未有賢守在也松陵公至矣余去復何憾焉夫公之來也以欲售其志而來公之去也以旣售其志而去

公之進退可謂綽綽爾矣瓊之搢紳人士僉惜其去莫不涕下適余謀所以留之余乃告之曰公不可留矣公哲於盈虛之理審於去就之分察於榮辱之塗故浩然置簿書之鞅掌舍軒冕之焜耀鴻飛鵬舉矰繳不及如申公以力行一言見信於漢廷之公卿郎可終其身於蓬蒿之間而不悔馮道歷相累朝卒斃其軀於機務之下蓋公之所笑者也又豈可留哉予志固有在而所居之位適當其所難使得展布四體竭愚忠効微勞以盡售夙志嘗不使爲公所笑也余辱公道誼之契寅恭之雅於其行也姑次其淺陋之識答問之詞兼述搢紳人士願留之情以爲別敢曰能文哉

送童教師序

客有白雲道人者謁予自謂有覆冒陰陽之術以乾坤爲父母坎離爲匡郭元含黃牙被褐懷玉知白守黑神明自來予曰客之術則工矣惜乎有體而無用也凡吾儒作用之大始於盡己之性而推以盡人盡物蘊之爲仁義道德施之爲禮樂刑政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而吾儒之能事畢如此也而術非吾所願聞也客又喜談兵自謂明乎返禽洌宿之術凡出從青

龍凡入從天門韋光從亥月厭從戌逢山化爲山逢石化爲石所如無敵矣予曰客之術則深矣惜乎言數而不言理也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而術非吾所願聞也客曰噫吾以小術自私久矣今而始聞乎君子之大道也願先生不棄衰老鄙人請無吝盡教以使吾生不爲錯過可乎予則嘉客有翻然之志而願授之者也於凡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

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莫不傾其奧以語之客亦虛意盡聽之朝夕相從點掇不倦嗚乎客亦可謂善變矣古所謂逃而歸儒者得非若而人與一日清坐客曰吾領誨已多愧無爲報然吾嘗學劒頗閑其技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吾其庶幾矣予曰是亦小道第能盡其要亦足爲用人選士之資由是客亦盡語之予亦虛意盡聽之其曰陰陽曰奇正曰埋伏皆秩秩有文理予曰精矣可以觀大也凡陰陽奇正埋伏之用於一人者如此推而左右乎百千億萬之衆亦莫不皆然不亦大乎所謂君子不

器雖小道有可觀者詎不信耶由前後觀之客與予有相資之義也且聚樂歲月情洽而志孚令人有不能舍客使去然彼固遊乎方之外者竟告去急書此遺之以見予惓惓之意云

送李竹屛歸蜀序

士生於世信道篤而自知明出處分情卷舒異用適於義焉耳故有得乎聖之淸者或隱居以求其志或避世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鎭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庇物以激其眞芥萬金而不盼屣千鍾其如脫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耳又有得乎聖之任者以先知先覺自許而以匹夫匹婦之不獲自愧此其心願於慮而身當其勞雖百一千一萬一必求達其道而脛不拔胼不毛所不恤也淸者見之謂之淸任者見之謂之任窮居而不怨大行而不疑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屈伸變化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孟子謂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今君竹屛先生者可不謂淸乎先生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弱齡游藝淵流浩瀁晚得道體升堂覩奧嫁無歸之女助貧困之士名實孚於西土雖十應卿選

四登取列而數奇竟遺無怨天尤人之意見於言而近以太學弟子抵銓部人咸謂先生雖不能大行其道苟得拜一命於人亦必有濟不知世變江河相沿莫返悠悠六合皆私其身希世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閒抗塵容而走俗狀乃可怙其人爵之榮若儼然作矜莊之色則難乎免於今之世此於平生所學何如哉古之仕者蓋以官行義不以辱官其官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而陶靖節不爲五斗折腰千古稱之原乎消息之運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先生

其瑶然矣故寗受奉訓大夫以歸縉紳士夫聞之莫不同聲歸高於其行繪爲圖壯之圓剏雲峪擁貔貅越奔沙幰流霜淩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恆岳軌出蒼坂蓋狀先生雲中之行也其弟大中丞周。野公傾德雄略海内推重予以爲依歸久矣及見竹屏先生乃知其家學淵源所自而周野公則又得其任者也清與任在天地間不可相無之道也非清則頹風孰爲鎮靜囂俗孰爲軌訓非任則人綱人紀孰爲荷負天經地維孰爲撐柱各因其遇而天下隨之易日隨時之義大矣哉閩盧江俞大猷頓首序

蕭門雙節序

聖王制世御俗舉天下婦人之有顯節者隆以崇表之典雖所以勸天下後世之爲人妻實所以勸天下後世之爲人臣也夫聖王欲爲人臣者之勸盍禮異乎履潔願忠之士以樹激勸之聲亦何不可乃獨多於女子婦人哉蓋文言以妻道同臣道古人並臣綱於妻綱妻以夫爲天臣以君爲天其理一而已自太朴既虧道喪眖昏六合之内皆私其身者也爲人臣者私其身以事其君患失而心已亂見利而志先隳臨難爲苟免之圖見危無致命之勇定國是則無其智濟時艱則非其才情欲之勢熾如焰火道義之風冷如灰燼彼固讀古人書平日以忠義自許。折人之圭擔人之爵分人之符受人之祿乎君言論慷慨願委身報國者其自壞類多若此而且縱橫其說以自解昂然自以爲德色實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惜也聖王欲以崇表天下重節之臣而不得其人故有婦人焉若陳李二氏之節衆議所以歸高遠近無不同聲乃從而榮以崇表之禮誠欲以此風彼耳故夫一崇表之間凡鄉閭之義舉之者學校之勘評之者縣府之爲申達者督學之爲覆詳者巡院之爲扁

旌者撫院之爲會奏者一代文人學士之爲詩序傳歌以詠其美者二氏之子若孫之能表揚其親之志者夫孰不有爲人臣子之分也哉口誦而心竊怵詞達而志企陳夫人與我同然也今而後天下之爲人臣者能以名節相砥礪可托於世而列君子之林謂非得所效於二氏者歟然予平日嘗得之師友之論謂夏侯令女之節可以爲難矣而必至於割截鬢髮毀劓耳鼻然後免於見奪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悶足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歟今如陳氏年二十有六而寡李氏年二十有九而寡均

爲有制之分同際多難之時或頻遭荒歉而屈旋以養其子或備嘗辛苦而竭力以教其孤終始不移其守至身以報所天凜氣與霜雪爭嚴丹情而鬼神可質踈初有欲奪之者而旋亦不忍李則無親踈長幼皆能信其志靡他不敢萌欲奪之念乎是以知二氏之節無殘膚傷體之苦有求仁得仁之休非徒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然則二氏之節方之於古其殆伯夷叔齊之倫乎叩馬之諫不行首陽之居遂決辭粟之志已堅采薇之餓自甘唯二子

之誠心精意足以暴天下故當時之人皆能成其高尚之操而不之奪也然二氏之節同出蕭氏之門二子之高同爲孤竹君之子此又由於詩禮家傳之素秀氣精英之萃有非尋常人所能得也乎則願天下之爲人妻者家有二氏之賢而不必適遭其窮以自顯天下之爲人臣者人含二子之貞而不必適逢其變以成名斯則聖王作勸之盛意爲不負也乎大有所感僭爲之序雖不足以揄揚大節彰示來世亦以俟同志者錄焉

明贈某官直庵薛公墓表

乎方弱齡與今重慶守薛君天華同研席嘗及侍其考直庵公公純篤君子敦厖朴愨庶幾古人可以警世表俗興起閭閻者也乃今不可作矣悲夫始乎聞公之言論質直無枝辭蔓語而往往諧於大道考其行一如其言世俗所趣者公有所不爲公所爲者世多不肯爲人固未嘗以公爲異己公亦不持物我但任其率直而已因稱之曰直庵性至孝見人有禮於其父母者終身隆事之或慢公公固不與較至慢其父母怒之終身與人謙謙然遇不平則又悁忿直之不爲阿互鉤曲自言無他能惟有直腸死當不腐其

自信如此以是閭黨咸敬信公有大事輒取衡於公鄰有韋節婦者守志艱苦典當褒表里中旣上其事于官不利於韋者謟公沮壞之日韋與公家對楹彼得請樹桓公門牆不爲所掩抑乎幸公爲子孫門第計公拂然曰吾豈私吾子孫禆鄰母之節不白於世乎其人慙退公乃與衆請之益力嘉靖庚戌詔表韋氏門是年春公之子天華舉進士亦大其門今天華之子應鍾已舉鄉試第二天之報施善人何其彰彰乎公有從兄家千金死無子有庶弟兩人貧甚嫂氏不肯後之詐懷姙陰抱他兒而以金賄其親屬及貴

勢者令其釀覆爲親兒也又謀曰不厚賄直庵公滅其口事且不就則唱公以三倍之賄公頓足曰吾忍以賄亂吾宗乎後從兄者必其弟也諸冒賄者百計不能奪竟以庶弟後之居嘗不事生業耻於爲利恆曰吾非溫飽之惡牟此者卒敗德乃一切不問致羸取足事其後親老家日落則稍稍治生縮衣節食給弟妹之嫁娶務娛豫其親不以私妻子公更兩娶中年子衆而食益貧又趣天華輩就學困於無資閭門皇皇公未始動容變色比天華舉於鄉爲有司推重衆方變情㳂勢雜沓當路以抵射爲賢人謂公苦貧

今幸有子得從衆如此矣公竊不喜乃獨喜天華能守其家法無所干趣今天華文章行誼有聲中朝當卓然著功業如古人者皆公之遺念予輩昔與天華友者凡十人皆獲侍公之教其七人者以文科並庸而予乃就武稍有植立至有今日又公之餘化也公生不爲仕宦貧無以爲生智巧不如於衆人而教行於家波及於士類傾信於閭里雖尺度量衡有所不辯。而人不忍欺之較之機械幸生以儌一時之富貴者其賢愚得失何可同日語哉人傳公嘗遭父疾夜出召醫陰雨經叢塚間有巨祟披髮持盾伺人公叱之祟投澤中水震蕩有聲人多駭異之夫以公純篤之行可質神明鬼邪見之投匿理有固然又何足異哉公諱時通字德亨享年六十有九嘉靖乙巳冬十二月某日卒卒之夕會鄰舍有避火奔依堵門者欲無許公叱之曰何不仁耶亟自啟門納之令皆得所公就寢無疾而化豈其誠慤之心通於性命憂患之至而不迷於死生之故耶以某年贈某官公初娶范氏繼娶魏氏云云

上兵伐謀論

吾聞聖人之服人也以道晚世之服人也以詐力以

道服人者脩其道之在我無意於天下之服也無意於服天下者然後能服天下以詐力服人者欺其弱寡之在人有意於服天下驅而勝之而已耳是故伐謀之兵脩道以服人者也上也上兵無兵也以伐交以伐兵以攻城詐力之道勝焉耳斯爲次爲下矣是何也聖人之兵民不忍謀也亦不敢謀也不能謀也請以不忍謀與不敢謀不能謀者之形而詳論之彼犯順之人將誰與謀哉其所與謀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愛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爲其所惡以

謀其所好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謀其父母者也使人之手足自謀其頭目者也於理有之乎愚故曰聖人之兵人不忍謀也傳曰德威惟畏孔子曰我戰則克天下苟不知聖人之仁則已苟不知聖人之道則已夫苟知聖人有慈祥愷悌之仁則必知聖人有剛健果決之義苟知聖人有帝德廣運之道則必知聖人有乃文乃武之威是故聖人之有所舉於天下也諸侯之國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愚故曰聖人之兵人不敢謀也吾又聞聖人之待天下也甚厚而法制之御天下也亦甚密聖人之臨天下也甚親而禁令之防天下也亦甚詳是故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教焉有攻左攻右不恭命者拏戮之法焉有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之制焉傳曰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愚故曰聖人之兵人不能謀也夫曰不忍謀可見聖人非有心於爲天下之媚也而天下之人中心悅而誠不忍焉者也曰不敢謀可見聖人非有心於爲天下之威也而天下之人中心懼而誠不敢焉者也曰不能謀可

見聖人非有心於爲天下之防也而天下之人中心屈而誠不能焉者也吾今乃知聖人以不謀伐天下之謀大化溥焉而已耳天下以不謀歸聖人之道大順應焉而已耳大順大化渾渾焉已矣噩噩焉已矣愚故曰上兵無兵也雖然上兵之兵尙矣是二帝三王之道也二帝三王之道不以兵爲兵者也晩世之兵以兵爲兵者也抑豈知我善伐交安知天下之無善從我善伐兵安知天下之無善陣我善攻城安知天下之無善守惟其不遇乎善從善陳善守者猶或可逞也一旦而與右己者遇焉則難以數得志矣此晩世之兵所以代往代來代翕代張代存代亡勝不勝無常也孫子所謂爲次爲下也抑孔子嘗以上兵之道倡於春秋矣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嘗以上兵之道倡於戰國矣曰以德行仁者王又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彼一聖一賢蓋深惘夫大道之隱欲躋晩世於上古之域者天下有信吾言而行焉則二帝三王之道可復見而後聖賢之惘解惜乎春秋戰國之世下衰也權謀術數之道盈天下惘不可解也孫子氏猶能以上兵伐謀爲言吾不知於孔孟之

意得乎否也吾獨取其言有合於聖人之道也是爲

論

安國全軍之道

論曰謀國有坐勝之道惟持重者得之天下之事常成於持重常敗於小不忍小不忍者任情而輕事矜已而不能㝯物欲快其一朝之忿而不虞後患之相尋也敗人者人恆敗之而況未必能敗人者乎則亦自敗而已矣危人者人恆危之而況未必能危人者乎則亦自危而已矣國之有兵以安國也擇將而授之俾全吾軍也柰之何舉軍與國殉吾一朝之忿也

持重之君必不以怒興師將能體君之心必不以慍致戰有弗師師爲義師有弗戰戰以止戰坐勝之道孰過於此善哉孫子之爲論也請得而言之夫兵之所自來也其起於爭乎爭之所自來也其起於凡民之情乎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序卦曰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雖聖人無如之何聖人殺民以息爭亦曰天下之情一也盍嘗自反而已矣惟持重爲能自反能自反則能自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如其理之所是也雖怒猶不怒也故有滅人之國而天下以爲仁殄人之世而天下以爲義其有不出乎此者彼此

各安其分而莫之敢踰故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越厥志者其諸任情之所爲乎情之易動者莫如怒令於上而必於其下之奉行者亦莫如怒怒於上而慍於下持必得之計濟之以不可奪之私淬鋒搖毒橫決四出而莫知所底也危乎殆哉決水之道必思其壑鄰國爲壑仁人之所不忍也無亦復有以吾國爲壑者乎不然則鄰國壑矣而下流益障吾能無淪胥以壑乎天下之必洩其忿而使人無受之之地未有不反諸其躬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安人所以自安也全人所

以自全也史佚之志有之曰重怒難任陵人不祥黃石公之志有之曰所以優游恬澹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人固不可以獨傷意固不可以獨快凡人之情有四順而施之亦順而報逆而施之亦逆而報玉帛之事以喜相好兵革之事以怒相加唁弔以相哀燕饗以相樂是皆有國之恆也其有施焉而不報者乎喜怒哀樂均是情也比而思之概可識矣彼小不忍之爲害其亦弗思而已乎思所以安國思所以全軍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自有不容以輕舉妄動者矣君不敢輕用其武非徒曰無輕敵也誠不敢輕吾之國

也臣不敢輕用其鋭非徒曰無輕賊彼民也誠不敢輕吾君之師也威有所當加理有所可屈惟能屈於所當屈而後能加於所當加是故聖人有不怒之威不殺之武不戰屈人兵之將斯則坐勝之廟略而持重之極功也嗟乎以秦穆公之爲君孟明之爲將而逖非偕怨不能自克兵連禍結垂及百年信乎持重之難哉趙王使趙括代廉頗將則得在將失在君魏使辛毗監司馬懿之軍則得在君失在將其成敗可覩也君與將兩得其道者其惟漢宣帝之用趙充國乎璽書勞問雍容紆徐制勝於萬全還師於衽席其

氣象何如也雖然充國之策幾阨羣議者亦屢矣以益知持重之難其人而安國全軍之果無他道也

發微四章 并序

獻讀先師趙虛舟翁所授韜鈐內外篇者有年領其大旨知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不自揣作爲劒射陣三法以衍其意如右顧於根易元奧未極敷暢玆復著發微四章以檃括之然後見先師輪精蒐繹窮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書之數九軍八陣之法自宓羲文王四聖而下逮漢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所著雖小大不同而同出天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聖賢垂世之典宗祖符契之大昭如日星其有功前世不槪見耶學者玩此而自得焉當知獻所論者一本其所授自然者寫之云爾若穿鑿附會則獻豈敢

第一章

獻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爲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

見乎離致役於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風雲上下不動爲衡兩端不動爲軸卯酉相當爲衡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地陣於巽爲風陣於艮爲雲陣於震爲龍陣於兌爲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

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黃帝之陣天也衡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軸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爲奇一三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各一奇而開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開於

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猷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爲正以合中衍而爲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爲九聖人則之制器尙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數以九府而作圖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一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以羲之易禹之範大撓之□同出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正而險所以爲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正而動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周公

之陣三軍爲正游闕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爲正車馬礮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旁擊爲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蕩居後爲奇及乎臨機制敵變化無常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勢爲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強合以

爲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爲準則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之卦爲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无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爲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

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爲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爲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爲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无咎離貞坤悔爲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因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嚚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三四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係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敦陣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瀕於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陣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变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

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翦之於著旣善于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峙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繫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

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強爲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爲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爲第二層十相連而爲第三層五相連而爲裏層合而爲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爲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爲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爲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爲第三層巽震恆益相對而爲裏層亦合而爲一者也圓圖之卦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

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南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折自无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爲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外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廓如衞如營周迴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爲八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爲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與誰歸

易亭說

予觀世人學易取以占吉凶決趨避而已噫易止爲卜筮之書則其道亦甚淺也孔子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夫觀象玩辭則爲子依孝爲臣依忠而與易理爲一趨向超出乎六合志識洞貫乎三才其得天之祐吉无不利皆在於未動而占之前矣林君號易亭亭者君之所居而以易名予是以見君之於易蓋有得於觀象玩辭之日也林君其深於易乎

正氣堂餘集卷之二終

正氣堂餘集卷之二

第五葉第二行灼照而數計見正集卷之七

第八葉第十四行預試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十二行騈四驪六據柳宗元乞巧文作駢四儷六

第十三葉第十七行瀟條之瀟似當作蕭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十九行蒙袂緝屨據禮記作蒙袂輯屨

第十七葉第十行卿選之卿似當作鄉疑傳寫之誤

第十七葉第十八行摩滅之摩按古通磨

第十八葉第四行周野按本集多作同野

第十八葉第二行折人之圭據前漢書揚雄傳作析人之圭文選引解謿同

第十九葉第十四行企疎之疎似當作竦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一葉第九行悁忿據賈誼新書作冒忿

第二十一葉第十五行禆鄉毋之禆似當作俾

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十行殉勢之殉似當作徇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十八行不辯之辯似當作辨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四葉第十三行拏獲見正集卷之二

第二十五葉第三行溥焉之溥似當作薄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五葉第十四行而衆星拱之據儀徵阮宮保元論語註疏校勘記云釋文出衆星共云鄭作拱按拱正字共假借字

第二十六葉第十行柰之何見正集卷首殉吾之殉見上

第二十六葉第十七行盍嘗之盍似當作盖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九葉第十一行致役於坤據周易作致役乎坤

第三十二葉第九行開國成家據周易作開國承家

第三十二葉第十一行邑人不戒據周易作邑

人不誠儀徵阮宮保元周易註疏校勘記云
岳本閩監毛本同石經初刻作戒後改誠

正氣堂餘集卷之又一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雜著

奉送粵西僉憲石洲林老先生考績北上序

君子有常交曰心也親而後交誓而後信是未可與謀交道也予慕石洲先生之風有年矣歲乙丑一登其堂歡若平生遂定交焉無何先生轉官西粵予亦

奉命來守茲土源源聚首上下論議情乃加密茲先生奏課北行言别矣夫歡合憂離恆人之情今日交情爲何如乎獨無惘然之色見於顏面何哉天下雖大猶一家也東西南北雖異其趨實不越於一家之內其所經營不過一家之事耳孟子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苟責其締恩狎結綢繆常相聚於一堂其勢必不可得孟子之意必不若是迂也蓋君子以一家視天下而各以善士待其身方其合也相切磋相觀感語臣而忠語子而孝語夫婦而順語兄弟而悌語朋友而信膏澤覃加乎百姓精誠可感乎

神明文章必關乎世教武略必施如時雨唱之而必和之謀之而必從之道德元同曲折合符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信有情哉然君子足迹眞若萍梗人非鹿麋豈長爲羣則有時而離亦勢所不能免耳唯聚首時此心分形之後亦此心心可相信於聚首之日亦可相信於分形之後隨其所居之位必不戾於夙昔相語之素東極西垂南極北垂天各一方何其邈也身所遭際參差不齊何可意必要之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音善士所遇千變萬化皆不出乎日之相語善士處之必無毫髮之爽彼此

皆能相量也故人但知善士有形骸之分而不知其精神之相通人但知善士有兩地之違而不知其隔數千里如面談然其合其離恆人不知合離之微善士自知之矣則今日之別乎與先生均無惘然之色夫何疑乎況先生之志昂乎若千里之駒聳乎若獨翔之鳳必運經綸振綱紀於朝端攘夷狄興禮樂於當世而後先生之願遂因雲灑潤乘風載響乎志存焉企稷契於上世瞻伊傅於中古乎與先生期友古人躋今世而唐虞三代之向有日也又何合離之情足介於其懷哉雖然都門之下天下善士之藪也先生此行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其交益衆然木秀風摧堆高流湍先生之道高且秀矣世路險巇同能相忌願先生愼之擇之豫辨之早則凶終隙末後悔可無其有見善而盱衡扼腕遇才而揚眉抵掌休休然有大臣之風者此在先生當脩誠愽。求以爲德業之助且使乎亦得比諸君子之林不徒索居遐方至老無聞則今日交情傳之千載有餘光也尙圖之哉

讀黃石公素書

秦禁挾書法最嚴老人以素書授子房如爲秦吏摘得當究所從來故詭其詞及秦滅漢興子房能不忘

本訪求於徐淮卜釣之間老人喜其道已行必又有教之於其終乃眞以穀山片石卽昔授書之老人而從祠祀之傳怪至今何哉乎少小得是篇藏之篋中每檢書見之必喜誦每誦必十數遍不手釋今夫千谿萬徑循而由之皆可以適國諸子百家循其中之至言皆可以入道但諸子百家致力於事事物物之末矯強於其外而後持守於其中也聖賢之道始之以格致誠正修而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始之以戒愼恐懼而終之以位天地育萬物明體而後致用也志道之士合而求之力到功深華去實存殆不知

天地之爲大古今之爲變一朝一夕之爲近上下百千萬世之爲遠浩然之氣塞乎兩間無入而不自得也學而至是則諸子百家之言有合吾聖賢之道者既皆取而用之其有未合吾聖賢之道者皆能正而援之以歸於道矣予喜誦是篇其志有存乃從少至老猶苦望洋非惟聖賢大道茫然無得其於百家諸子之言可愧尚多噫衞武公之詩其可不知玩詠乎

孫子十三篇註解後序

閩清源隱君趙虛舟先生古黄石老人之流也生於承平既久之日以人不知兵爲懼結廬閉戸不求聞

達著韜鈐内外二篇及註解孫子十三篇然終先生之身無有知者二書幾藏於名山而不行於世矣逮今總督兩廣大司馬二華譚公得之把玩契合益深於兵一舉而平島夷再舉而殲尚寇行且掃□穴縶土蠻報聖主謝千古矣以粵西大叅石坡莊君志存軍國重務出十三篇註解托梓廣傳以愚爲先生弟子既梓傳其韜鈐二篇此書之末亦宜有序噫公之才得先生而充先生之志得公而行其道相成其事相須亦古今宇内一大快事乎世有私淑人善變易新巧之詞掩爲已出固不足論乃若漢子房受黄石老人之教爲帝者師卒藏其書而不傳是書行則先生之道傳之千古光若皎日公之賢其視子房遠矣謹識以告同志

雲臺山人文集序

聖賢道統之傳一貫二字盡之矣彼枝枝葉葉望洋泣歧欲與曾子爭唯何哉予近作諸葛亭記愧不得古人之心致書乞雲臺先生亦作一章以啓吾憤稿成遺予鏗然大呂之有餘響也章中明言予平日好譏彈其文詞若有憾噫予過也予過也誠有之矣居嘗與先生論一貫之旨先生以千百年來周子一者

無欲之論獨能契摘其蘊予謂周子教人以凡學聖之要夫子示人以一貫萬之道意各有存先生作色曰固哉誠於訓詁之陳說也予謝而退乃知先生稟資雄邁於古聖賢經傳能出新意以發人所未發者尚多生平著作叢珠連錦高如垂天之雲深如沈淵之蛟淡如長江靜流順下無痕奇如江流遇風怪形百出而不可測豊如太和氣至萬物皆春不但一木之榮一華之麗而已儉如經生學士繩步尺趨不敢有一行一言逸於規矩之外予於先生之文取以自淑且不暇敢復致譏彈之語於其間况先生恂恂德

心汪汪軌度行峻一世識洞千古其事親孝生養死葬之禮凡先聖所講論者古仁人孝子有一節可取者先生皆身親力行盖得孝道之至體其處友重意氣與予交三十年如一日洗我以善過則相規予奉逮對簿以妻子托之周旋終始今友朋間常以爲美談先生之文有本如是是可傳耳又予每當軍國大事兩端持疑就質可否先生一言而決予志乃定以先生之才使其得時行道爲公爲相則伊傅周吕之業亦不難致惜其早辭場屋不求聞達有大負而不能一施故托其意於篇章庶幾後世有知者雖然今

世名公卿如二華諸公咸以先生立言本於立德當於古人中求之聖天子勵精新政求賢無方側陋之揚必自先生始然則先生之道當有日大行膏澤且被於一世豈徒其文之足爲世軌也哉

稟兵部侍郎自湖吳公揚

華翁軍門別時云即有單本薦猷具本在華翁覆行在名公古來士遇知已孰如猷之今日得遇千古豪傑如兩名公哉猷倘不能建獨異之功千古之人笑猷也兩名公不能成猷志千古之人得無竊笑乎激切布懷無任惶悚謹稟

與姜鳳岡書

猷伏讀福建前年武舉録知名公於兵得其深矣名公他日未嘗用兵而願得其深豈所謂指山畫谷得於不出戶之儒耶若猷終身疲於道路而險要不及知寧不負愧要之天下之理一而已耳一理既融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孰以貫之其何不洞然名公朝夕周孔玩詠典謨所謂有文事者有武備其深於兵又何足異猷自弱冠矢志滅□疾呼於公卿之門於今三十載世無有知之者悽悽然苟立尺寸於南方是何足多茲幸自湖二華二名公知之眦於二華翁處

見名公尊札似亦爲猷之知已心已馳於燕然矣而不知者又將棄之猷安得不負戟長歎哉伏自思維廟堂此舉關係中國夷狄之興衰中國之運果當興夷狄之運果當衰猷之道不終廢未可知也猷車制詳見小集同志之士可推而得其制度之悉已一一陳獻於華翁猷身不用而道用夫復何憾古聖賢之道行在萬世何必皆於身親見之哉惟名公有以教之不宣

稟大司馬揚 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稟恭惟恩臺受皇上眷注之隆社稷蒼生所藉以受

禍眞伊尹周公之儔匹豈漢唐以來名卿碩輔可同日語哉念職受知近三十載回思三十載時廟堂名公今尙在位爲社稷大臣獨恩臺一人又思三十載時荷恩臺造就今尙得効犬馬不負當日期許之恩者恐亦唯職一人是職之遇恩臺三十載如一日事非偶然必當有不偶然之勳業以報平生而後此心始慰職當日仗劍謁恩臺以燕然之事業爲期也以後諸恩臺以職爲南人唯用於南顧今南方已寧職之初志尙冀少酬於恩臺之門雖摩頂放踵亦所甘心伏惟恩臺之亮之也但職年已老人皆以老視之

南方各地方之功止此而已無所用職謹具乞休本上伏乞垂憐曲成則職受恩臺終始造就之恩願効來生犬馬之報何可忘耶爲此具稟無任恐懼須至稟者

稟大司馬楊 六年正月十七日

稟昔人謂天下有道公論在朝廷職之得有今日者賴廟堂公論之大明耳此身何足恤哉節見邸報沿邊□□降服廟堂受降之議可謂見高千古矣乘此從容閒適之時修內政以有待尤爲知當務之急但內政之修必須切實一月有一月之效一年有一年之效然後可以言修職竊見各鎭操練尙是舊日之法萬一旦夕有事恐未必能建無前之績譚恩臺病間已向愈豈可使久食於家歲月如馳機會難逢願廟堂之圖之也職滅□之氣當老猶壯若再錯過數年血氣漸衰報朝廷報知己志終不酬死何以見古忠臣策士於地下乎南方之事得一賢軍門而久任之綽有餘裕將領如職者不謂不多卽不用職亦不患其不蕩平北方之事職獨負眞見倘蒙試用於譚恩臺麾下得盡展布平生如無一番異常事業可報千古職甘自赴瀚海而死豈待刑誅乎謹具下情叩

稟伏惟察職素志勿又爲南方軍門請留徒失千載一時之會天下後世其謂今日何哉無任恐懼戰慄須稟

稟大司馬譚 七月二十五日

稟社稷事猷不能無杞人之憂揚恩主既回吏部則兵部決當屬恩臺任大責重難而又難此其時矣猷夙夜思維我天朝綱紀法度甚嚴十三省決不足慮所可慮者唯在□□此事必須君相文武一心然後守固戰勝願恩臺明以示猷猷不知有此身矣且勿說破□一事今日朝端文臣足匡社稷者誠多矣不

雖武臣之中有可與論大事決大疑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幾輩如尙少也似當速求以共致中興之治也
亦乞明示適見邸報匆匆馳稟尙容續布須稟

稟大司馬譚 七月二十七日差人賫去京

稟前聞報擬恩臺必內召今果然矣恩臺今日當此
大任豈可不取猷侍左右猷雖老其氣之壯足淩霜
雪貫日月萬世而下當謂恩臺眞社稷之臣猷亦昭
代一丈天也猷平日愛國厚恩受恩臺厚恩苟慮患
愛身如社稷事何如恩臺事何萬世而下以猷爲何
如人乎然猷所云云者不但爲滅門一事也恩臺昔

謂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智及之仁能守之可以托。六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今廟堂之上文職之中固
多若人但不知武職之中若而人者有幾也願恩臺
之圖之也須稟

稟大司馬譚 八月初六日差人賫去京

稟職陸續具稟躊躇候命莫非欲以老馬之能求助
賢智之用螢爝之末乞增日月之光與古今干進之
士蓋大不同想恩臺能信之茲有應襲舍人陳志學
赴替祖職謹具下情伸候不勝犬馬戀主之情須稟

大司馬譚回書附

公得報卽飛使而來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惟僕默
識之耳公謂今日事體難而又難僕謂只得忠而
又忠才而又才之人乃堪辦此而誤以兵樞付之
不肖何敢當何敢當業已馳疏闕下力求解免、
中不敢言病而言才誠以人臣義在致身卽輿疾
就列分亦宜爾惟才有弗稱則國事攸關何敢不
自量也必不得請在秒秋方可就道但無緣與公
一會柰。何或者相見亦有期耳爲今之計惟是文
武同心慱。采人才布列中外卽爲第一義他蓋不
必論矣人還輙此奉報不盡所懷幸惟涹亮

稟大司馬譚 八月十四日

稟近二次差人往京復具二稟帖恐猶未得投謹再
錄稟適蒙賜示數語眞爲今世之大丈夫古所謂社
稷大臣也猷前將行李自贛州發至南滸待猷由福
建杉關赴門下將社稷蒼生事劇論一番然後入南
都不意隨有福建之轉弗遂所願在恩臺當以罪猷
在猷悔恨無及也邇得恩臺入當社稷大計之報猷
彈冠束裝心已馳於燕雲之外自謂侍左右決在不
遠臺教乃謂或相見亦有期夫或之者疑而未定之
辭也前次失之遲今次可不早乎今之中外求其忠

而又忠才而又才足以辦此文臣之中恩臺可謂能自料而亦能料人者武臣爲誰指可多屈乎抱忠積憤若猷安得不仰首疾號頁戟長鳴乎恩臺辭疏不言病而言才之不稱猷近自陳疏不言老而言才之不稱致身之義何其偶合乎前軍門吳自湖公塗任齋公殷石汀公紀功巡按王又池公各有薦本謂猷宜用於北謹錄上願恩臺至部一查可援証以對人言也廟其下情激切叩稟無任惶悚要知猷之所以汲汲欲舍南而之北舍易而就難實有真見在其間且非但爲備口一事耳唯恩臺能知猷之心與古今

于進之士正大不同未易一二與世人言也須稟

稟大司馬譚　八月十四日

稟恩臺以猷爲老乎猷兒咨榮之母今又得孕兩月猷去[illegible]在廣西因家眷已盡回家乃買得湖廣一女得孕此八月是產期又房中尚有一二可望者算命先生謂猷運今方亨通故其氣體強健如此恩臺如不信待猷至臺下時試選三十好漢各提鎗棍以猷一人獨當不令其披靡辟易請就斧鉞猷日暮道窮勢誠急也平口壯志報國雄心竟不一試恨遺千古當有憐之者願恩臺之圖之也須稟

大司馬譚回書附

昔不肖與公有事海上嘗從容問曰太公年已八十矣乃遇西伯後若干年乃佐武王有天下何其壯也公應之曰彼有敬義功夫安得衰不肖當時深服其論乃今又親見其人矣夫人臣之義莫急於薦賢乃有臣若此而不引之同升非忠也昨或者云云蓋前此權不在我言之於人者其辭當切今事權以下元本闕

正氣堂餘集卷之又二終

正氣堂餘集卷之又二

第三葉第五行慱求之慱似當作博疑傳寫之誤

第十葉第十一行可以托六尺之孤據論語作可以託六尺之孤

第十一葉第七行秒秋之秒似當作杪疑傳寫之誤

第十一葉第八行柰何見正集卷首

第十一葉第九行慱采之慱見上

第十二葉第十七行鎗棍之鎗似當作槍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餘集卷之三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杜編
鄒山鄭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祭文

驅疫文

嘉靖某年聖天子命官泉州衞千戸俞大猷領鎮金門所其氣行行能鋤一切殘暴以使而所老稱男女手于然有不獲其所即面赴訴之咸即爲之平日有父老來告曰所城男女老穉受疫鬼之厄不獲其所亦甚矣父母獨不思以平之耶我則聞之始而駭中而疑終則奮然而揚曰疫有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疫無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疫鬼能動於人而爲禍福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但君子爲人父母凡可以生全乎天下者當無所不用乎其情耳乃復奮然而揚曰吾爲聖天子命官受重印文篆四方整如凡陰陽有不和之氣不平之事許我命官明以告天子幽以白上庭我則卜此月十六日印行牒文以與城隍土地以及各社廟上下神祇爲我將疫鬼偏頭削額

隻日反耳昂鼻吐觜斷臂矮足一切妖名怪象數獲
數報我則一時義氣激發卽欲盡滅其黨而後快我
則復思之疫鬼自游蕩以來無有明戒之者不戒而
殺謂之虐我則於此月十八日率墠所千百戶等官
借所中父老用羊豕香果酒之禮祭而享之從而示
之戒疫鬼聊試聽之吾聞一正足以正百邪我則帥
以正人無敢不正疫鬼祟吾土則故犯干正之律矣
吾聞忠孝之家不可入我則平生仗忠孝且以導其
下疫鬼祟吾土則故犯干忠孝之律矣疫鬼有律而
自故犯焉我則以印文而往白於上庭我則有師尙

父文王氏陟降在帝必能以吾志先容以激上帝怒
上帝將不利於汝疫鬼矣且吾土諸人商賈糊口朝
夕不能自計一臥若病老親色菜孺子呼饑呻吟可
哀窮苦百狀豈有厚物異味可求媚於汝耶卽不幸
而死亦爲不平之鬼以與汝輩奪衣食較雌雄勝敗
務洩發其夙怨而後已且汝輩亦前修罪刧數多故
我上帝用譴責汝以至於今日也而今復恣意不修
其終酆都地獄之不能超出也已且天地以好生爲
心汝輩則專事乎殘滅天地生人壽夭有命汝輩則
不奉正命而殘滅乎人是自背乎天地矣罪莫大乎
背天地於是乎無以爲容矣且吾有忠義同志之友
如漢關雲長彼嘗擒殺蚩尤之黨而血漬下土
吾有激烈同志之友如唐之鍾馗能制服一切妖魔
而口啗食之吾此二同志聞吾土之有汝此禍也必
務擒殺啗食之而後已且吾有名劍磨礪半生當不
讓古之龍泉莫邪鋒芒露時當使上射斗牛下斬妖
氛何獨汝疫鬼乃敢與吾抗耶且吾闢儒家詩成鬼
神號泣況吾之告戒喋喋也耶吾今告汝汝其以吾
所祭享之物飽醉一番俛首帖耳南浮海而去匪惟
吾一土之人獲安抑亦汝疫鬼知幾而作自至之福

也如其冥頑不悛肆眚如昔是汝疫鬼怙終逆命之
罪莫宥矣我則聲汝罪惡明告天子幽白上庭召集
古義勇激烈之同志露脫名劍之鋒芒以與諸疫鬼
從事大椎槌汝碎爲土瓦大斧剖汝切爲膾胙大鼎
烹汝糜爲爛羹大海淹汝大風鼓汝大雷擊汝大電
焚汝蕩爲物變化爲冷灰自身首之不能保免又何
能相聚爲祟以索食求媚於人世也耶疫如有鬼宜
聽吾戒毋貽伊悔尙饗

祭畢金門病者聞疫鬼相招渡海而去數日後金門人無復疫者

祭海文

天道惡逆而助順鬼神害逆而福順自有天地國家以來未嘗爽也夫何二三載間殺機發而常理紊星宿殺而龍蛇走夷狄得以犯中國盜賊得以暴良善小人得以乘君子至於東海倭夷得越滄海而禍吾土者尤其最熾也曾謂所惡害者逆所助福者順其道宜如是耶爾東海之神昔嘗厭之於海門之境琉島之墟使王師得盡殲其類今日何獨不然耶今猷奉聖天子之命督率都指揮諸將士擇於本月六日吉舟師出次於瞿羊諸島以與倭奴從事誓不與此賊共生此海以報國家養士之恩固我將士之心而助順福順其職則在海神謹情叩告神其格之尚饗

祭風伯海若六纛文

欽差提督南直隸金山副總兵官俞謹祭告於風伯海若六纛之神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黎庶之於元后事無大小皆當竭力致身以求濟茲以夷狄而入中國實古今之大悖逆以中國而討夷狄乃帝王之大征伐猷等爲人臣子自當矢心滅賊更喜邊方黎庶皆能效義爲兵萃一代忠誠於海濱知神明所宜助順爲萬世瞻仰於此舉爾風伯安得忘情二十六日寅卯時兵進用火攻之神其發順風以壯吾師務使一網網盡此醜也尚饗

祭黃逸所太守文

嘉靖十七年夏五月越朔七日泉州衛前所正千戶俞大猷謹具一豕一羊奉奠逸所黃老先生大人之靈曰小子大猷自有知識時已有志乎上古之英而竟落莫宇宙虛跡湖海亦每怪天下人士可人意者卒無幾人修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庭者往往而是也旣而來守茲浯燾逸所廬而造焉臞臞然一長者質而出處則難進而易退質而懷負則達孝而大忠質而古今人物成敗得失則呼噓擊節上下若流令人有不願虛生欲收拾整頓之而忘其時位之相扞格

小子大猷竊以可奉而宗之以爲主者環今之天下惟吾逸所也柰何天地山川鬼神不遲於同民而爲旱祟者繼載而至今戊戌之春饑色餓殍相仍塗野逸所與西浦相謂曰如之何坐視斯一方之人餓而死也以自當道大巡中溪李公節推小越張公則曰是吾有司之過也然賑饑有二難錢穀難吾有司辦之矣戶數難是在二鄉先生乃逸所快然任同之東偏辱小子大猷後西浦公於西偏小子大猷素無知能日則惶惶客有東來者輒殷勤求訪逸所之規爲

調度[redacted]式乃知逸所自承事來竭心力以爲一字一數成[redacted]筆之凡仗以生者無慮百千萬命然而逸所之心力竭形神弊病且漸而卒不起遠近聞之若喪考妣夫考妣人所自生也若今同民饑且旦夕盡死逸所類賑而生之以謂考妣奚疑然死以一逸所而生以一方之民固逸所之志無所遺悔也古者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今世無死於其官者逸所其死於其志者歟古謂志士之英起爲秋栢之實安知吾逸所之精誠不化而生長松以千尺産靈芝而九莖者歟今世士大夫闒闠利欲醉死夢生不獲善其終

者衆矣求一日之死如逸所之惺惺者又烏可得歟噫正人端士栽培長養若彼其少傾覆摧折若此其易者何歟其果出於偶然聚倏然散而造物亦無主宰於其間歟嗚呼造物者不可知時不可爲頑懦之夫誰起而震之長民輔世情實有所未竟孤恨懸日遺怨挾潮長慟而失聲者豈特小子大猷一人哉尙饗

祭圳集齋都憲文

嘉靖某年某月某日門生俞大猷聞大恩師集齋翁圳先生之訃因兵事戒嚴不敢擅弃乃爲位於武平公[redacted]讀易軒奠而哭之曰嗚呼翁之生世也初試於縣[redacted]而民有父母執政於侍御而國有蓍龜督學於南畿而士有儀刑爲尉於兩京之廷而獄訟以平復大發洩於撫蜀之日而國威以振人曰翁之志已酬而才已竟矣猷獨恨翁有未酬之志未竟之才也翁之於猷非有積素累舊之歡也適友人歐陽德深述猷平生以告乃進猷而語曰今聖人在上制禮作樂文宣武馳可謂休矣顧比年□跳梁憑陵三晉赤子胥溺當宁懷憂大丈夫居今世不以自任抑虛生矣天下必有隱麟藏器之士伏於儒人之中吾當

物色之以共成一代偉業也猷聽之躍然盡吐平生於翁之左右翁概然以國士相許力薦之司馬遣戍二朔方籌癸卯邊事□聞之是年不敢入寇翁曰茲小試矣然而阿不孩之頸未繫也無何司馬請命猷南守翁且曰用非其才越年秋□果入鴈門而出紫荊翁之隱憂未咽食也今年五月翁歸待召命獨謂猷曰卽有北邊之召當不與□俱生子宜及時圖勉輔吾志以報國恩柰何敎戒之言猶屬于耳不二月而翁之訃至矣嗚呼壯圖摧於厄運長才屈於短日才志未遂而身先死國患未殄而天不憖遺猷[illegible]

[redacted]恨恨者此也感時永懷痛心自忖施重山岳義
[redacted]灰沒今天下名公尙有憂國奉公如翁者俾猷得
借晨風振勁翮効錐刀之用立毛髮之功以副翁愛
國一念知猷平生者耶猷猶未忍負翁者尙勉圖之
尙饗

祭陸東湖太尉文

嘉靖歲次庚申十二月望日原任鎭守浙直總兵官
俞大猷在陽和客舍聞太保兼少傅左都督大恩主
東湖陸公之訃設公神位大哭三日聊具牲儀爲文
以奠之曰維公少負雄略壯登顯科致位三公承寵

匪蹉民望如草澤若春波文武縉紳表儀是荷調維
鼎鼐公相協和刑措不冤民用頌歌嗟猷小子受恩
獨多陰賜千金以恣貪啗造就生全骨肉莫過聞公
之訃五內崩陀軀若可代何惜頂摩策長日短天道
謂何鞠躬而斃朝野露歌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名垂
丹青千古豈磨吁嗟我恨豐山同莪。溟海同沱山海
有窮我恨不跎哀哉痛哉尙饗

祭李同野都憲文

嘉靖壬戌歲冬十一月朔鎭守南贛汀漳惠潮郴桂
等處地方總兵官侍生俞大猷謹以牲醴遣官致祭

[redacted]大副都御史同野李老先生之靈曰嗚呼
哀哉[redacted]與同野相期共任天下事今其虛矣夫交
道不[redacted]翻雲覆雨張陳凶終蕭朱隙末古今交誼若
予與同野二人寧有幾耶曩者倭患方殷東南弗靖
協恭和衷抗志掃淸數年以來人得以成法相繼同
野與予實當其始之難也及同野被讒浩然西歸吳
山分袂予謂平居歡笑指天誓日皆未足信惟公在
蜀而予在浙乃見交情別幾二載同野以書見遺謂
別後交情今其若何予深爲愧以公受讒十事表白
於縉紳之間廊廟之上使公之心迹得明尊專節鉞

於晉趙之區夫天驕陸梁予負戟抱犢久矣方思無
緣至公幕下以共圖之不意其忽有大理對簿之行
予亦以書遺公謂別後交情今其有望於公乎公乃
具幣走价白予事於縉紳。之間廊廟之上致予於雲
朔製兵車教習陣出大漠之外破數萬強□於安銀
之墟壯懷其少酬矣無何而嶺表盜起禍延數省聖
天子留公久鎭命予南征臨別之際相期數語忠孝
節義具見言表其大意則以當今國家之患終[redacted]□
□制禦之方在於多製兵車訓練將士或按[redacted]以挫
其鋒或犂庭以滅其類君父之恩可報[redacted]兜可

除南征竣事願共北伐以終吾志嗚呼臨別之言尚猶在耳而公之訃音至矣豈知白守黑取坎填離其說竟荒鞠躬盡瘁斃而後已公之臣節斯爲無忝在公則策長日短圖壯運厄在予則道孤無朋行衰寡助在朝廷則撤一藩屏少一蓍龜在蒼生則喪一父母失一帡幪嗚呼天乎予今而後其無意於天下事乎天地失色一老不遺禮樂未興千載流恨公如有知匡我不逮成公夙志可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貳尹文

嗚呼昔先生之在寧也其位僅止於哦松其別寧而

去也於今歷幾乎星霜而寧民之思先生也至於立祠肖像伏臘俎豆而不能忘豈先生之治寧別有其方故使寧民之德先生也如此其徬徨嘗聞先生之政務在以德化民鞭朴不事囹圄爲空惟一念之慈祥上徹蒼穹下究乎匹夫匹婦之心去而益思久而益彰今而令子存齋公首陟台司承弼重瞳經綸皇化調元執中搜羅元愷布列廟堂百僚師師共致熙雍聖天子溯源窮委崇極褒封是固存齋公奉先生之敎大行厥志亦天以先生之及寧民者深故大昌厥後以報公於無窮也與猷以職事驅馳茲方摳衣祠下無任肅恭聊薦荒詞仰止高風尚饗

祭鍾省庵文

惟公生稟山川之秀長登甲第之榮立朝而正色直言以行幼學之道牧民而道德齊禮以遣赤子之寧一世民物皆將望公以普霖雨一時士類方將仰公以爲儀刑云胡一疾不起梁木其萎泰山其傾予雖不及躬拜門牆領公之敎而私淑之下慕公獨切而哀公獨誠靈如有知來格來歆

祭譚封君文

嘉靖辛酉孟秋望日晚生俞大猷謹具牲儀奠於大

封君譚老先生大人之靈曰惟公壯歲窮經卓乎先覺修道立德爲士正鵠志不大行怡然以樂篤生諸子傳以正學指源導委開關啟鑰如鑄大呂如琢和璞昔有達人嘗祝公壽謂公晚年陰符道究演道淑身神遊仙圃演法敎子名昭宇宙斯言有徵公心何疚乍聞遐升哀情衷搆遠致吾私儀菲辭陋靈若鑒享如在左右尚饗

祭章爾實解元文

嗚呼吾會中兄弟夙昔聚首其志囂囂然言子必依孝言臣必依忠傷哉爾實咸未酬此而遽死也爾實

家素無資父母垂老二三弟且弱爾實之志在祿養善養者[redacted]皆虛矣聖天子制禮作樂百凡舉動論是相執爾實之文章末技猶爲當世重使盡施其本志與吾輩後先安知其不振兩漢而上𨿽焉與三代同和乎爾實死矣忠孝未酧其關國家盛衰之運係吾輩作用之機豈不大歟玆固吾輩所以哀爾實而心不能恝亦爾實所自爲哀而目不能瞑也重今日之撙酒決契闊於死生爾實有靈其亦舉吾樽而滿引如夙昔之聚首可也尚饗

祭陳君晦文

江漢之君尙悲陸履少原之婦亦哭亡簪君晦少從我遊同歷乎患難夷狄而不二其志且多材多藝時出其所能以助我所不能古義士豪客子何慊乎哉遠遺我而死吾獨哀乎同患難而不同安樂同夷狄而不同中國情旣重於簪履當何如其悲哭太武之高吾恨居其上浯海之廣吾恨迴其角君晦其知之也耶其不知之也耶

祭鄧太安人文

嘉靖某年某月某日鎮守浙直總兵官俞大猷謹以庶羞之儀奠於鄧母太安人權氏之靈曰猷向有安南之役安人命其子城曰汝少孤吾撫而敎汝以至今日汝能從俞之後効立尺寸吾死目瞑城以書來相告猷謂吾夙從母命有雲中之行遂抱終天之恨而可復貽於子乎邇者猷與倭寇從事於東南城又以安人之命相告乃拔而置之幕中二三年閒城能不負安人之意譽建奇勳由百戶起家歷陞通泰叅將同升有期安人猶及見之乃一疾而遂不起果使子城抱恨如猷昔日嗚呼傷哉猷與城交遊半生安人於猷有猶子之愛安人殘燈苦節七十年以義方敎子猷嘗私淑其敎而時與子城以忠孝大節相戒勉者皆安人之遺也聞訃之日哀悼獨切固其宜哉

禨閑敎存天愴雲晦巖崩木摧鶴化神蛇東海含情朋山寄淚安人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哀哉尚饗

祭王昆文

自古皆有死與其碌碌庸庸而壽孰與轟轟烈烈而夭使人皆惜死卒有君父之難其誰救之使亂臣賊子將肆志接踵而無所忌憚也王昆追賊獨先迎刃戮賊而爲賊刃返戮兩傷俱斃深可哀悼夫子曰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王昆其人也世固有讀古人之書擔受人爵祿者其於死生利害之際類多

昏迷而不能自決其視王昆不反多愧乎哉予大有所感爲文以祭尙饗

祭鄭秀才德貴文

海中劇寇之犯吾土也吾令指揮傾上舍黎兵藤牌手束伍待戰吾度賊衆兵寡不可迎其朝銳之氣兵不宜客而宜主追賊亦不可遠恐氣竭伍亂敵得反而乘我秀才鄭生實負高世之才以吾所令爲怯挺身前向揮兵同登賊中流矢數人鄭生乃斃於賊銃之下由是兵遵吾令與賊相持久而各退賊知我兵不爲所誘以後不敢入犯境內得以全寗所可傷者

鄭生之一死耳然鄭生之死世人所共傷吾獨嘉鄭生之能死而惜其死之早耳今□跳梁聖天子思死封疆之臣有如饑渴使鄭生移今日之死死於漠北封疆之外則當宁之憂舒而廟社有所賴矣吾又嘉鄭生之能死而足爲世勸也□陵迫畿城如蹈無人之墟得非守封疆之臣無有如鄭生者今而後聞鄭生之死怯夫勇懦夫有立志不顧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急願効赤心之忠以作長城之鎮者皆鄭生有以風之耳鄭生之英既爲秋柏之實矣如其有知來格來歆尙饗

祭李指揮文

嘉靖三十八年歲次己未十二月戊戌朔越[illegible]日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謹以束帛之儀致祭於寶峰李大人之靈嗚呼天之生人或有異於衆人才可爲世用者爲甚難且可用之才又遇有知己者薦之使得顯其名於世爲又難知己者能薦之盡其誠焉耳矣而用不用則係於君相若能薦之又能必其人之用俾得大行其志而功業垂於無窮則爲尤難也寶峰李君之才余能知之余嘗觀其氣奮發而宏毅察其中誠實而淵深誠用世之士也余知之而

能薦之至再至三冀其將大用於世也厥後余有他阻而君能以軍功顯廟堂方有請君叅戎之議命未及下君遂以一疾而終才不爲世用志不行於時也嗚呼哀哉人孰無死而余獨悼李君之深者爲天下惜也余辱交於令先君見寶峰君之賢未嘗不爲彼先人喜又且度吾力能拔之以見於世今竟未大用而淹歿寗非天哉余方有事京師聞君之訃痛曷能已又不獲趨赴柩前以哭我私嗚呼彼蒼何心不賢者常用而賢者常困乎抑或賢者取於造物者既厚則必爲造物者所嗇而待之薄歟聊具束帛專人走

弔靈其知來鑒誠尙饗

祭趙太夫人文

趙毋年九十有六曉亭事之周旋克盡子道蓋自搢紳士夫以及愚夫愚婦莫不知也乃一疾而遂不瘳吾甚怪之曉亭曰吾毋教我必以義方方我守欽州與賊相持吾毋憂之使人遺我曰卽有失守則國威自汝喪而有何面目見我耶吾雖奉毋命全孤城以歸然吾毋憂子以及其國心神傷而疾自此作矣吾毋事神無老壯必以誠秋八月當其久齋之候也雖疾篤且死口不嘗粱肉之味一如昔時但形體弱而

疾竟不能起矣嗚呼傷哉世之憂國而憂在女子彼讀聖賢書受君直而息若事者何可勝數天下失道道在婦人彼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談道義於平居無事之時一臨死生利害而遂渝其初心者天下往往而是也其視趙毋不反多愧乎哉吾觀趙毋憂時之切立誠之極則其生平爲婦而相其夫使貴爲毋而養其子使貴且賢蓋趙毋之餘事耳百年之壽天之報趙毋者亦已厚矣雖孝子之心戀慕無窮而四時有代謝之運萬物有消長之期不惟孝子無所用其情雖造物亦自不能私假於其間吾弔趙毋哀之至而感之深爲文以告之尙饗

祭劉東掖都閫文

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六月甲子朔越初四日丁卯提督直隸金山等處地方海洋副總兵官俞大猷謹以牲醴致祭於金山備倭都司東掖劉君之靈曰人孰不死死固貴重於泰山人孰不壽壽必有以傳千古邇來倭夷犯順東掖與予相從事蹇蹇匪躬蓋數年也始因三姑風變予以東掖爲死矣而竟獲生於金山近者轉守金山予以東掖之事業將洸洸乎不可量矣而竟以勞瘁成疾死於金山嗚呼傷哉金

山之人當世視而祠祀以報東掖東掖之死豈不謂有泰山之重而垂千古之名乎東掖可以無恨也予所傷者時艱未靖同志者鮮壯圖如君而摧於厄運長策如君而屈於短日君如有靈爲山河以壯中國之氣爲風霆以寒醜夷之膽不亦有以助我耶哀哉尙饗

祭陣亡義士黃遜等文

爾等生長閩中天與忠義從予多年驅馳千里近殄巨寇於浙東遠掃南夷於嶺趾予所以得至於斯蓋爾曹辛勞所起方將飲馬於河津與諸士凱歌而共

舞日者陶宅倭奴穴居野處簡爾出師促魚於釜謂必滅此而後朝饔豈意反罹爾於陽九貪一勝以窮追暗後算之莫覩後途倒戈前敵莫禦遂使轟烈先驅卒血刃而沈湑當斯時也草木皆愁山川無色天地爲爾震怒鬼神爲爾飮血金鼓失聲旌旗如裂予對劒以徘徊益撫膺而哽咽嗚呼金風旣高易水長寒夕陽西下村草秋殘悠悠戰地永帶愁顏壯士何在一去不還抑人有言脩短有數天實司之人乎曷故人誰無生生貴立功人誰無死死貴得所爾等生不虛生死猶不死勇激羣衷名垂千古忠肝義膽曬

懸荒郊憤氣英魂横衝牛斗予卽誓士報仇蕩殲醜口以祭爾靈馘首爲俎所望生爲英雄死爲神武陰相我旗默揚我旅結草秦郊陣前躓杜厲鬼雎陽旬中滅史予將遣人收爾遺骸瘞之淺土且䘏爾家使無失所玆先陳奠表我哀慕若皆有知來格於此

祭歐陽東田都閫文

維嘉靖四十二年歲次癸亥夏五月朔署都督僉事會生俞大猷謹以牲儀奠於亡友福建都指揮僉事東田歐陽公之靈曰古稱士爲知己者死名之爲士天地綱常此身攸係而區區於一知己慨然以死許之豈爲無其故哉夫士生於世學古人之道數十年未有知之者則嘗私自歎曰苟有知我者雖爲之死可也是士之自處則然也彼其爲士之知己者則嘗愛惜曲全以天地綱常責其負荷求其能成天下之事以報君親相安於勇功智名之俱無然後水火塗炭之民有所利賴以奠安嗚呼吾於東田之死不能無悲亦不能無恨悲者謂其宇宙內許多事業尙未盡做而至於是而止於是然而死忠死孝死於知己之■其古志士仁人之流矣恨者謂爲東田知己者徒知其志之所存不知其時之未可羽檄交馳督責

日急必欲其致此身而後已正兵法所謂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是謂靡軍嗚呼悲夫知己者乃適以靡已使古來爲士之知己咸若是焉亦何貴於知己也哉東田往矣成仁取義夫何憾余所悲者廟社之事欲俟東田輔以共濟者今皆虛矣少小同讀書相期以報明時澤斯世種種論議今皆莫酬矣壺山帶夕陽之雲淸海鎖恨結之霧余悲東田之情與此山海同悠悠於千萬載之間而莫能解也嗚呼哀哉尙饗

潮州祭韓文公文

維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三月朔日欽差鎮守南贛汀漳惠潮等處地方仲威管總兵官署都督僉事俞大猷謹以牲醴祭於唐昌黎伯韓文公先生之神曰猷自少小讀公文章見其小者入毫纖之內大者罩天地之表取爲文章之則蓋買其櫝還其珠而不自覺也及長而研究其義乃知公之道德見於政事忠孝達於民物取爲進修之資蓋囫圇躐獲魚兎而始有所得也茲有事於潮挹公廟貌東考當年過化之蹟恍乎吾身親炙景行興思感今追古益知男子之生天地間必潛聖賢之學身負綱常之重自有經

綸之謨制創之權足以及民物格幽明窮天地亘萬古而不泯一時之顯晦得失等之太虛浮雲何足介於其懷千萬載而下人心之好善不改其仰公爲山斗自引長而弗替也猷之與公論世相後七百餘載志之相期則如一日公其鑒哉尚饗

祭何文峯太守文

維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六月望日鎮守南贛汀漳惠潮兼管湖廣郴桂地方總兵官署都督僉事俞大猷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明故中順大夫潮州府太守文峰何公之神曰嗚呼口天其於有潮之民何其鞠凶空窮如斯之棘也方張璉煽禍三省會師凡百軍費多出其境蠻寇倭夷騾山驟水民心如焚不若無生蓋五六歲矣天子深憫此邦特勅余與督撫大臣往平其亂而吏部又奉上命重其守以公爲之蓋淘金於沙取珠於浦而僅得之非如尋常以資敘遷還而已也公在潮蓋長府既竭民賦不入之時而梧鎮軍需經用大詘且不得請內帑金余以二萬之師戰於境上凡百軍費俱取給於公公固須臾而辦也每與公論事請成多中機會卒使沿潮之賊次第就殄蓋公之勞爲多嗚呼公其有取

於民耶則公之殁而潮之民籲天請代公之殁而潮之民巷哭罷買以爲無取於民耶則諸百供億如蝟毛聿興非從天降地出而須臾可以責辦君固藝於馭務而圓於應機其精心惻意有以喻於民民不得盡其辭而公亦不求盡民之情也於是積歲牘案決平如流民以不冤鈞金束矢得以濟軍供而紓時詘公無所染焉其玉潔冰清有以信於民而劑裁理解足以弭乎變使潮之民復得借公於他日則其容與優游之下當必有以悅安而強教之者乃其忠瘁之竭奄然以終天之於潮之民何其鞠凶空窮如此之

赫也君子之才不試於艱急則無以見正學之功人臣之死不死於揭瘁則無以為祿食之勸公之死則固足做有位而試眞學矣且國有勤事之典於公焉何憾第當今天下尚多當為者以公之才吾方望其糧運不匱如漢之蕭何轉輸有法如唐之劉晏使得以靳管四夷而吾君無復封疆之慮者是猷之志也而今則已矣誰可與我共功者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淸吾文

維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七月庚寅朔越七日丙申欽差鎮守南贛汀漳惠潮等處伸威營總兵官署

都督僉事俞大猷廣東等處遊擊將軍魏宗瀚謹以牲醴致祭於忠義烈士淸吾陳君之靈曰適予二人奉命征討稱王逆賊鄧延鳳黎永元輩鄧據東崗有眾盈萬黎據溪頭有眾五千大參郭公曰孰能為我開黎使二酋不合滅彼而後及此萬全之功也淸吾君自贛門外聞之擁盾直入請行郭公喜而禮之予猶難之君固請余曰以我不若王鷟而不以一事屬我耶遂行數日後遺予書曰吾能化五千之賊使執黎出獻請只誅黎而撫其衆我因以得生是我之能也是我之智也我以一人活五千之衆是我之仁也如兇人終不可移不執黎出獻則官兵不容不攻賊盡就戮我因以不免是我之忠也是我之義也是我以一人之身為地方除五千人之害也嗚呼君之所以自處者審矣余之使君非使君以死也方東峒之賊一鼓盡殲予乃三五宣諭於溪頭謂能縛獻黎酋其餘皆如淸君所請賊怙終不悛遲疑閱月淸吾執刀磧地以與賊決謂汝衆不依吾令吾有死而已惟汝五千之命同日而殃良可哀悼耳余乃移師於金埇去賊十里許以恐喝斯賊使獻其酋而釋其衆而冀以全淸吾也彼賊乃且先期出伏遂與兵鬬吾節

制之兵聞鼓即進不三合而賊無遺類守巢之賊遂加害於淸吾矣嗚呼正氣之在天地之間與元氣並行蕩蕩天地非有正氣扶植於中則元氣亦幾乎熄矣若我淸吾慨然一死元氣類焉今兩廣軍門錄奏優䘏蓋嘉君之功而豈是以償君之死哉予與君交遊三四十載相切磋者節義文章相期待者忠孝事業半生光景幾遇陰晴平日悲喜幾經沈浮吁嗟吁嗟今復何說說長悲長愈說愈傷死生交情木折濤翻我淚雙涓涓隨江水水流漫漫瀉我憂腸已矣已矣吾今誰與相資共成天下事矣借此一奠聊表素

衷惟靈斯格鑒此誠通尙饗

祭何次洛親家文

子向慕公慷慨高誼才志異俗以予之子爲公之壻期以共做天下第一等事傳千萬世不意公之功名久淹未奮吾子且早逝然公志不少餒其愛我之情與吾子在時無間也逦公得與順天鄉薦予意大才晩成夙昔相期當不虛也去歲入於讒者之言微有疑隙今歲數貽我書巳悉悔消且其自許之壯昂然若在於雲霄之表予不但以明春魁天下許公每與賓友論及謂國政新清之際行將添一大賢諫議矣

乍聞訃報五內俱裂天於賢人君子何付其所稟之厚而靳其享壽之薄耶以公才志出當天下事其何所不濟公之早世實蒼生之命窮同志之道否也其可柰何哉寫哀走奠長江帶淚秋山含情神其鑒之尙饗

祭傅都司文

維隆慶二年歲次戊辰十月望日鎭守廣西總兵官征蠻將軍署都督同知俞具牲遣官祭於鍾山傅君之靈曰嗚呼君之氣何轟轟君之才何烈烈使以予言爲然養之以理義出之以中和其所就未可量今若是焉悲夫尙饗

正氣堂餘集卷之三終

正氣堂餘集卷之三

第二葉第十二行糊口據春秋傳作餬口

第五葉第十三行柰何見正集卷首

第七葉第十行隱麟按正集卷之四與劉見湖書作隱鱗

第七葉第十八行柰何見正集卷首

第八葉第十六行同莪之莪似當作峩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十五行大漢之漢似當作漠疑傳寫之誤

第十葉第十四行鞭朴之朴似當作扑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十二行機閑之閑似當作閒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十五行熟與之熟似當作孰疑傳寫之誤

第十六葉第十行梁肉之梁似當作粱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葉第五行買其犢之犢似當作櫝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三葉第五行縛獻之縛似當作縳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四葉第十四行柰何見正集卷首

正氣堂餘集卷之四

盧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瓠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劒經并序

猷學荆楚長劒頗得其要法吾師虛舟趙先生見而笑曰若知敵一人之法矣詎知敵百萬人之法本於是乎猷退而思思而學學而又思思而又學乃知天下之理原於約者未嘗不散於繁散於繁者未嘗不

原於約復以質之先師曰得之矣夫首之大嘴牙之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手足之大指爪之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身之大手足之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爲用也凫以掌大而不能棲鶩以嘴大而不能啄鳶以翼大而不能擊狼以尾大而不能掉鹿以角長而困豕以肉多而喘駑以鬣濃而鈍虎以項短而力兔以前短而狡鷄以爪細肩廣而善鬪犬以毛淺尾鋭而善獵疾病之人手足軟掌者懶臍腹彭亨者倦頭項癭瘤者偏腰膂薄弱者痿前急後曳者蹶無不有勢存焉聖人制兵師之陣必有奇有正必有

從有伏必有揚有備必有前後有中央有左右必有握奇必有游闕其陣不一各有輕重饒減盈縮遠近疏數之權度大以稱小小以稱大人以稱地地以稱人無不勝也然則舍萬物之情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一人之鬬有五體焉一身居中二手二足爲之前後左右有防有擊有立有踢一體偏廢不能爲也唯伍法具於一人故起伍之數必五人兩之數必五伍隊之數必五十卒之數必四兩一車車之數必五乘偏之數必五隊軍之數必五偏陣之數必五軍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一人之鬬身體手足皆

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之於前屈於右者伸之於左使皆屈而無伸與皆伸而無屈僵人而已耳雖具五體不能爲也故伍必以三人爲正二爲奇什必七人爲正三爲奇八陣必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五軍必三軍爲正游闕二廣爲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人之善鬬者一身四肢屈伸變化有無窮盡之形故前正而後奇忽焉正後而奇前正聚而奇散忽焉正散而奇聚車正而騎奇忽焉騎正而車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萬人之變化猶一人之伸縮萬人之從令猶五體之從必無不勝也然則

舍一人之身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上古聖人覩之於
於天察之於數驗之於易推之於度取之於身證之
於物曲盡其理而立爲伍法以教人可謂明且盡矣
忠臣義士志可以矢效公忠而學必求乎實用氣可
以邁量宇宙而謀又貴於有成彼覽影偶貫豈能改
獨指迹慕遠何救於遲也耶猷謹將所得要法著爲
劍經以告後人世有眞丈夫當亮予志

一用棍如讀四書鉤刀鎗鈀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
六經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
矣

一總訣歌

中直八剛十二柔　上剃下滾分左右
打殺高低左右接　手動足進參互就

一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　柔乘他力後
彼忙我靜待　知拍任君鬪

一總訣歌

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　前腳要曲
後腳要直　一打一揭　徧身著力
步步進前　天下無敵

一習鈀簡步十進足如環無端進一足中平當大壓
又進一足壓死又進一足小壓又進一足壓死又
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大壓死又進一足高小
當又進一足小壓死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
大壓死

一鈀習步法

中平起大斜壓他大飛天我轉角趕上壓他再大
飛高我小高直當即小壓下他小飛高我小高直
當即小壓下他再小飛高我大高直當即大壓下
過小他抽直殺來我再大壓過小他入我大上角

我用身力轉角趕上略收低他再入我大上角我
轉角對手直殺去跳回一步他打來我伏回即趕
上大起一掃下再跳回中攔止大壓小壓已粘他
杆即大進上鏟死他

小直當　小斜壓
大直當　大斜壓

一總訣歌

視不能如能　生疎莫臨敵　後手須用功
徧身俱有力　動時把得固　一發未深入
打躬急進鑿　後發勝先實　步步俱要進

時時俱取直　更有陰陽訣　請君要熟識

一習步法

起中平　推牽　扁身殺　丁字回殺　旋手進五步殺　跳退三步原位　直挑進五步殺　腰力挑打　滴水獻花　殺　跳退三步原位進打穿後手馬前鷄啄進三步殺　馬前斬草進三步殺　跳退原位　打洗讓他先起穿後手　抽回　弔翦抽回　三脚並進五步　大門趁棍走進殺　小門趁棍走進直符殺　洗　倒頭直打　直起磕　打殺擺腰進三步　翦　殺

跳退原位

一總步目

直破打剃大翦　小翦　揭（用手力）　上扁身　滴水獻花　弔翦　下起接　讓高低俱有　大單鞭壓　子午　陰陽　下起穿手上　喜鵲過枝　趁掘走　走馬回頭丁字步（大跨）　鷄啄谷。高攔兇棍　直鑿　閉腰翦　三脚峙　倒頭　馬前斬草　上捧鑿　小翦下小起　小單鞭壓就手鑿　下扁身　二龍爭珠直符送書殺　齊眉殺（後手高妙）□順勢打盤山托　定四步行　固

一侵他一尺（如上攔殺狀）直破打他棍（打下作敗狀亦可）就進步侵四五尺小門一揭（或流水小翦他起我揭）大進步對手鑿或再大進步倚他棍尾直剃下打他手或頭急變扁身中攔殺

一侵他一尺直破打他棍就進侵四五尺小門一揭

一小翦（近他手一尺爲妙）走脚過一大翦（近他手五寸爲妙）急變扁身中攔殺

一侵他三尺直破打他棍他過枝向小門來傷我我急變滴水大進步捧他棍若他棍不起我就小門進步（若鉤刀就將他剃來）扁身中攔鑿結尾若他棍起我棍

粘他獻花直破打落急變二龍爭珠大門手兜殺

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徑進步大起棍從小門去打他手不論中不中須急退丁字回他決進我小門來傷我此時我一揭一進壓剃落打他手決中矣

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急退丁字一步急大進步弔翦他手急收回原勢立他進來打我我就大門下起接他一大翦急變扁身中攔殺

一兩人小門對打對揭須急變（急變時勿使他揭著揭著則不及矣）大

門下起接大翦（或順勢打）中攔殺或於揭時卽用小翦變大翦中攔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不進前腳不折後腳不能勝（須知有順勢折腳是逃閃之法）

一兩人大門齊對打我且將棍提在高（連腳抽回些些）遲斯須進步壓打下卽進變扁身中攔若我打去他棍提回讓我我須勿將棍尾打下只進步對他胸喉直殺去

一我從大門順用單鞭壓深入他用力來抵（若迫近）大翦我離了子午若迫近我急抽就下面過小門掛

他手上一殺他用小翦我一揭一殺或急抽過大門翦殺或又過小門倒牽若不迫近卽打下小門作敗狀

一我從大門順入他用力來抵大翦我離了子午我大進步就小門急起滴水去捧他如前第三段者

一我起流水漸進他決來打我手我將腳坐下直對他手一捧或殺皆可又他來打我手我從小門一揭接或大門一起接要在我右手前七八寸之間與他棍尾相磕一響爲度二門起俱繼以翦急變扁身中攔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棍尾在地下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須兩手捧高使打不下）

一兩人大門對打我讓他先起就揭他小門用小翦變大翦（卽鐵門鍐）殺若他小門來壓我急就下面過大門翦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他弱我用強他強我弱讓兩在高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便進接連打殺李良欽師父每每用此二步

一喜鵲過枝有四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他下隨用大翦一也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小

門讓他下對胸殺去二也他直平打來我坐腳過枝進步小門殺他三也他平直殺或打來我折後腳（卽順勢）大門翦殺四也以上過枝俱在下面過入他棍二尺卽過

一治伏棍低棍須用小翦離他手前一尺之間他急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飛風箭亦可）急變大翦殺亦可（又我小翦他他抽走我急進步起高棍打他須二步折過小門）

一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趁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又一大翦扁身中攔殺

一大門接兕棍有五扁身中攔接一也高捧接二也下起磕三也我棍略横離前手一尺受他打一下四也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各接後須急用大翦繼之以殺

一他鷄啄我須起兕棍入翦他手前二尺之間他連起我連翦我鷄啄他起兕棍我讓他先起穿他小門手上我接兕棍步亦可

一他直殺來須進脚向小門翦或向他棍尾小門起變大翦或端的直破閃腰翦凡翦後須用進殺都不如定四步坐直趕上

一凡小門一揭一打一打又一揭終無結尾必須乘揭用小翦如鐵門鎖過大門結尾或將身抽退他打來我就大門下起接翦打殺結尾

一凡起手要打要殺俱要在他門內一尺之間未可將手勢發盡待他趕來傷我他手勢已盡此時或大或小或翦或揭或自大下起接各將他棍死了然後進步扁身中攔結尾無不勝也法曰後人發先人至知此決不可一發便要傷人徒使自勢發盡為他人反傷戒之戒之

一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贏

一我單鞭壓他變馬前斬草我且大進一步硬用手力他棍自輸

一小翦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一凡棍動時須要把得極堅固方有力

一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務對他手直起直落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離他身五寸即離亦須即直

一凡日間將棍一打一揭自習打揭俱要自聲久則自有力高不過目低不過膝

一凡小門殺須在他手上方無後患大門亦然

一三脚畸打須要習有大解又定四打要習

一彼抽退勿急追彼急進勿遠離

一腰力為上後手力次之前手力又次之

一棍提起手陽殺去及打去俱手陰陰陽最要識透

一他棍頭略起我不意向大門二尺位坐腳一破翦進殺又或不意用獻花破進

一兩人侵入之際他滴水捧我急用倒頭

一我滴水入他小門他用倒頭我坐後腳急殺去認定他胸

一他大翦我壓他他用滴水捧我進步將棍取正掛

他然後倒頭
一插他金鎗變坐腳殺
一他起高攔若迫近趕上對胸殺
一他起高攔我徑趕上迫他如殺狀打下前五步大門
接隨時用俱可抽讓亦可有抽讓有不抽讓須知之急折腳順
勢剪一步更妙
一他小門打來或低殺來急折進前腳橫壓他棍尾
然後二步折打他
一他開大門我折後腳就下起徑殺他大門略剪意他
開小門我進前腳就下揭起徑鑿他小門

一他起流水進我後手略高牽就進步殺大小門皆
然
一直符送書殺
一我大門壓他坐身退欲過枝小門我就進前腳對
棍直殺去須後手高前手低直符送書步用
一他起高棍我略進入待他落大折過大門打他半
棍一下就進殺丁字回頭亦可須知有順勢不論他棍打落打
不落我都是如此
一兩人揭打我因手避之順侵打打時不可沆自棍不使他
揭得須後手出在前手脇下去打則他揭不得

一直符送書殺難揭
一用流水打他棍他棍起我就揭進剪打
一大門連打連揭忙時將棍變流水打他棍他棍起
我就揭進剪打
一將棍出長掛膝上鷄啄打
一鐵門鎖打慢慢進回頭又如鐵門勢大進步困打
一他盡手殺來我徑折進前腳過大門對手殺去不
與他棍相粘或折過小門亦此法
一大門哄殺他壓我我過小門假作敗狀他決殺來
我一揭折進殺或打

一我初起高小門殺一尺他進來我卽過大門高攔
打下收下攔殺上或再待亦可
一凡小門殺來待來將到手丁字回一揭折進殺則
中矣
一下哄待他剪向上直符送書殺上大門哄或打他手折腳
伏下小門殺或伏下待他來一搊殺更妙
一我將棍略高略侵入地來接我卽丁字步滾下殺
一他起高攔打我折進大門將他棍尾或半棍敲下
進齊眉殺須知有順勢敲時切不可沆自棍
一凡進殺須急丁字回頭退方穩

一大門高哄殺去四五尺他來抵壓我回頭牽進殺

小門亦然

一梗直大門哄殺去四五尺待他來抵翦就翦他去進殺小門亦然 須知有順勢丁字回頭亦可

一侵他三四尺低打抵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大進趁棍進殺

一梗直哄殺去四五尺任他打或揭我就尋他虛處大進殺去

一凡他棍來我避他抽退我急隨殺極妙不急則不可去

一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牽伏下他趕來我一牽揭進鑿

一我打棍後繼以殺殺後大門即當採洗洗而後殺小門須小牽

一兩棍相交他抽回伏地開小門我直捧慢慢指去待他發殺然後揭牽或翦進殺他

一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腳折過分分將手反陰陽蓋殺去 莫非後發先至之意

一他將棍打下丁字回頭伏我就移腳去就他棍尾連打連揭使他忙直進殺

一凡他棍打來我順勢敲一下就扁身中攔兼大僻連連疊革進去破鷄啄亦是如此

一兩人大門對打連幾下待他忙時急抽回讓弔大進步打

一大門起高棍打移步盤山托

一拏定直符送書大小門托避他打

一直陽手殺去陰手打壓下大門殺臨手待他翦過小殺

一坐低閉四門

一將棍滾他一下侵入他自然提起須再一敲將他

棍死盡然後殺須記得疊疊敲他

初教滾手直入 次教大粗打揭亦要直

後教輕牽順勢待他臨身二三寸之地全用折腳

又有閃退法 有跳退法前足先起或齊起要知採與牽不同

要在哄使虛乘之

一破直殺有七一步閃腰打二步折腳二步滾二步流水

一我扁身入深此時不顧性命了只兩目認他胸前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上。

一他大過枝小直符指去一步他小過枝大我亦直符指去一步

一凡直符殺不礙他棍尾

一我過枝小門用盤山托亦可用直符步亦可

一大哄過小待他來小壓急過大覇殺葢哄多則容易也覇而後殺則無後患也中有順勢須知之

一凡進殺先軟後硬今後勿用打

一破高攔務先順牽後覇殺殺去待他落即轉要知順牽與覇不同

一殺在小門待他來即過大門覇後殺如小門先牽

後殺之理但須防他回頭牽他回牽我又過去小門

又曰盤山托大折過小

一直入打覇他臨手一殺待他覇然後過小門容易

一對棍低入小門一小揭小覇殺或待變

一他疊打揭我對打二步對手殺大進待他打下大覇或殺

一我大入他過小門我就坐進前脚就他棍中滚入然後大打進殺

一他滴水我對他手慢慢指去待他動即坐脚覇下進鑿

一小門有揭亦有大揭與獻花不同

一他坐低我正好折過小門打

一凡將棍直指慢慢侵人待他動欲打我我就殺他

一他欲殺我我就進打他手

一何嘗叫人勿打要哄他棍來就我打若打他棍著響一聲便可進殺

一何嘗叫人勿殺要哄他棍開殺去勿使他打著方可殺深殺後在大門即洗小門即揭牽

一但凡接高棍須防他盤山托就坐下小覇

一他大門單鞭坐脚直滚入殺我折進前脚過大門直符殺他

一俯身揭順勢剃急接打未如俱要習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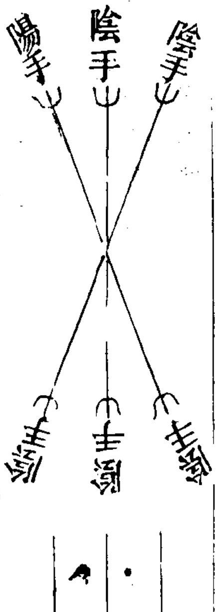
一鈀對刀他入我四角我四下不相粘後手起高殺自思出扁身中攔兼大僻丁字步要大僻他起高我就趕上剃扁身中攔殺要後手高平胸去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揭務要小剃又要疊疊押去大亦然手動時即下定四步門戶方密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對手穿入小門隨將兩手捧高手動時即落定四步寸寸打上隨他小門殺

小門壓大門殺大門壓他起大高起上剃要就殺
或先接後殺他起小高起上大接或揭小剃
右此一步乃棍中之正兵不能離此以取勝者也
不勝亦不能敗
一打時須記得進殺千萬千萬
一大門迫他壓抵我抽下過小門如殺狀他決盡力
來小壓急急抽過大門剪殺此步極妙
右此一步高打來亦要如此哄急翻剪殺且鐵牛
入石我揭起打下他方揭起我就抽他手邊過大
剃打亦可

一雙入大門對打他力雄我急變丁字步打用身壓
之然後變
一他小門殺來急我坐進前腳就他棍中滾入連剪
二三下然後殺
一鈀大門空起勾下勾步絕妙又有下流水勾不又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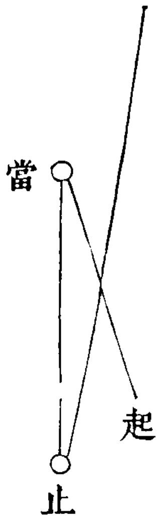
一對手直起對他身打落如是走離大并直起為上
好
一他刀下來我或大門流水勾迫或小門流水俱不
又他刀如棍用須繼以對手大請起又起勢時就去大門流水去亦可
一大門扇出他刀尾伏回待他來不拘他刀高下俱
對他身直起他不來若近或他刀不高亦請得起
若不出他刀尾就將刀壓下對面直起有閃身
一小門陽手扇下陰手請起凡請起如不著即急對
他身他刀扇下大小門皆然

一他刀中攔直來我直就上壓下　中攔有拔步有
順勢轉角步　又有鈀過他身將他身勾來
一我出中攔鈀他直打下我將鈀抽大門起上壓落
如我用棍步須勿使他打著
一凡他起我亦起他落我亦落俱要隨他
一凡又起他迸對須順他勢或左或[illegible]送落凡下又
起亦然須知步步進腳
一凡被他刀入角即便坐退後腳秤起
一凡我伏回他只中攔立不來我就偷後腳進去深
扇入有與

一他高攔打下我就大門揭起不用陰陽手只直捉
起則我在上而彼在下矣他若將棍如打下爾不
打下當我揭起則彼下則我輸矣總不外棍深入
在上者取贏若我棍打沈了他打來我用別步皆
不及只直硬起妙
一將棍竪把住用身勢棍頭高慢慢侵入他大門來我
大門接一下只離一寸他小門來我小門接一下
只離一寸待他何門死我盡身入
一鐵牛入石我打去他揭起我將棍尾勿墜就將棍
尾倒抹上一下卽大剪他手或卽打他手他打來

我揭起卽入殺他小門極妙極妙
一凡接他大剪鷄啄妙皆如此
一直磕一聲就殺去不用拔剃亦甚緊矣惜無困死
人棍之法大抵用拔剃爲是
一凡左右門打來俱用手前一尺改他棍尾凡左右
門殺來俱用棍尾改他手前一尺蓋他打來勢重
必須吾手前一尺方接揭得他住他殺來手輕又
要過枝必須用吾棍尾改他手前一尺
一學到上下高低硬軟直破打上下接俱是一手法
方是有得但直破順勢打是一套去接是做二節
去初學未易語之後手初曲後直硬處須悟得前
手脈須悟得
一我單鞭上他過小門若入深卽用直符送書殺若
他入淺則不可恐他揭起只用趕上直打凡殺來
大小門皆如此例
一凡過小門殺來我就行過小門就他棍尾對手直
打下若變過大門殺來我就行過大門就他棍尾
對手直打下妙妙
一總有三節
接高攔一脈磕一拔後手一尺剃一進殺接抵打

來亦然
一直破對打脈磕帶抽後手剃相連後進殺
一入中攔只用一脈磕帶略拔剃五寸一進殺若未
侵入他棍未死亦用拔用手一尺剃下進殺
一踏過他小門進入如前法但自棍橫勢送進上中
攔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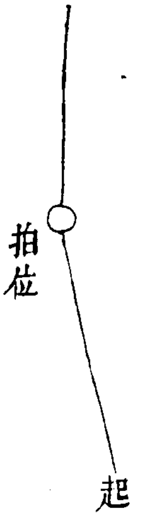


此當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贊之曰我朊他傍前手直當後直加拔有神在中學到此一貫乎萬矣

千千萬萬步俱有拍位

一轉陰陽不可太早臨時一下乃不費力明之明之折脚不如直入

右李艮欽之傳學到此一貫乎萬矣



右劉邦協之傳中開有拍位不用拔剩洗落只撒手殺則又緊矣但無困死人棍之法大抵前用拔剩為是小門亦然

拍位

右在偏頭鬪時得之教師林炎者其詩曰壯士執金鎗只用九寸長日月打一轉妍將見閻王

三教師原來合一家

一千言萬語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一句李艮欽之所以救得急者都是前一下哄我去然後轉第二下來接救故救得速故能勝也

一不外乎後人發先人至一句不外乎不打他先一下只是打他第二一下

一俱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只要快便又要似進實退而後進則大勝矣

一須要習上攔大小門剩下攔大小門剩下攔小門剩頗難須用功習之

一兩人大門對打對迫忽然變大僻兒猛打下甚妙

兩人對鷄啄亦如此變

一二龍爭珠殺就採下不用提起棍此全是手法前後手俱有法正教師童炎父所謂臨時取之力也我朊他傍亦是臨時取之力須要悟他臨時取力

口訣

一但凡打敲採洗俱用後手工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起不高打不重蓋只是有前手之力無後手之功故耳

一伏回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即起彈殺我也記之記之

一全書總要只是乘他舊力略過新力未發八字耳至妙至妙此只是我胣他傍之秘旨語到此則不能復加一言矣

一凡此意味體認得真亦有七日不食彈琴詠歌之趣也

一滚剃後須再提上當翦死他棍然後殺記之記之大小門皆然滚是他低平直殺來我棍在高迯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尾相遇順滚至他手殺他身剃是他高打來或高殺來或他雖扡定未動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棍尾量一尺之處與他

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大小門皆有滚剃順（原本缺一字）至他手殺他身此滚剃之不同也下起磕彈何以不滚剃磕既響一聲恐他棍開或沈無橋可乘故必打翦然後殺

一先侵二三尺一打坐身沈棍頭他必進殺我就下起磕一響大進步打翦或丁字回打翦然後扁身殺他喬教師日彈鎗則在下面橫捧亦起磕之法但在下面橫則無不響之理矣童教師日一聲響處直千金彼失隄防我便贏是也依喬教師之說乃知伏回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卽起彈殺我也

記之記之

一翦打急起磕起磕復急翦打翦打復急起磕相連而進彼從何處殺將來微乎神哉破金鎗之第一法也穩而能勝習之習之

一他打下我揭起我哄他欲打下而實不打下待他盡力揭起力使過了卽趕將他棍剃下

問如何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曰明破此則得其至妙至妙之訣矣蓋須知他出力在何處我不於此處與他鬬力姑且忍之待其舊力略過新力未發然後乘之所以順人之勢借人之力也上乘落

下乘起俱有之雖盡書鉤刀鎗棍千步萬步俱是乘人舊力略過新力未發而急進壓殺焉我想出舊力略過新力未發八個字妙之至也妙之至也前言拍位都是此理

一小門進對打須斟酌用之恐力大之人一挑打我走難離矣大抵小門只是哄他不真要打或殺爲穩

一與用左手人對在小門須坐極低在大門大折足過打

一他用極長軟鎗或竹鎗我須坐身將棍頭提高慢

慢追上待他下面殺來即變一攔粘定用黃龍轉尾步趕萬無一失

一學至於此則身手足應心全不扞格矣學至於此全不看見他是鎗是刀只認定對他手前殺他身而已若他打來亂時必須忍略退回坐足下中平待少頃他來即用磕手法進自勝總是以靜待動以逸待勞道理微乎微乎李良欽每每如此

一大門大侵入磕小門不可大侵入挑大門大侵入磕則彼必死無疑矣小門若大侵入挑恐彼力大挑不起則難救矣若挑聲一響然後大侵入打他

又何妨

一他棍起就進步直當去不待他打落低攔亦然

一大翦下起手要直平不曲

一但凡先一下打他棍他自然提起再趕上直當大僻中要有順勢

一剃後待他起進步直當

一齊打下讓他起趕上直當如鈀步

一小門更勿直鑿只哄他棍起就過大門直當剃打

一兩人對鷄啄大進步趕入對棍尾剃又起進殺待他起直當去

一他過我小門我須將前腳入將前手棍起占了小門大開大門隨他變不變俱剃打下

一曲腰將棍尾略壓他他棍起就他大門下起直當去

一打忙時須要認空處殺

一對手鑽去須在他棍上

一打到中間忙時須記得收下再起

一我打他接我須不與他接著只是埋下引他打下我起接則我爲後發先至

一我打不與接著即轉小門挑起進打亦是後發先

至之理

一打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即急再直當去則他自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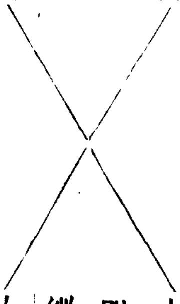
一我入被他打覺敗即急跳退記之記之

一師父初假意殺來或打來我或接著或挑著決不宜貪心就進去傷他待他動我再或接或挑進去傷他

一打認棍打咀認棍咀剃認棍剃入認棍入挑認棍挑凡舉手俱要認他棍若認人不認棍之說是彼棍已敗開了只管認人坐去也

一尋鎗頭就死求贏
一將棍頭低穿入他棍下或左邊一起一剃或右邊
一起一剃起要有響爲度總是一理
一咱是腳去手去剃是腳去手回頓是腳去手去剃
是腳去手回

鈀法



小當　小壓
大當　大壓

四者相連如環無端微乎
微乎鈀之用其止於是乎

一凡直當之後打下不如進腳坐頓下打下則自勢

盡他反當我頓坐下則有有餘之勢如他再起則
再當之大小門皆然
一凡鈀遇軟殺人須照我原大扇趕爲氣勢容易服
人凡遇硬進步起角入須不離分寸如今所製鈀
謂入他爲穩
一大門輕打他棍一下他用力來抵即丁字步大進
打彼自屈矣
一大當大頓坐小當小咱坐他大壓我偷過小咱坐
他小壓我偷過大頓坐千步萬步此段盡之
一今以後打步少只是當死他棍然後鑿他

一千言萬語總是哄他舊力過去新力未發而乘之
一鈀所以終對不得鎗刀者鎗刀有哄鈀哄不得人
也
一響而後進進而後響分別明白可以語技矣
一山東河南各處教師相傳楊家鎗法其中陰陽虛
實之理與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門拏他鎗手
法其不妙是撒手殺去而腳步下進今用彼之拏
法萘我之進步將鎗收短連腳趕上且勿殺他只
管定他鎗則無敵於天下矣

射法

一烈女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
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閑而慮周
一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爲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
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孟子謂羿之教人射必至。於
彀學者亦必至。於彀自是射家要法
一持弓矢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
一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固
一凡矢搖而弱皆因鏃不上指也
一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
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

假於目也必指未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箭皆知鏃
方可言射 妙
一審者審於弓滿矢發之際今人多於太半矢之時
審之亦何益乎
一審者今人皆以爲審的而已殊不知審的第審中
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
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
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
直不中爲何
一射法中審字與大學慮而後能得之慮字同君子

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慮焉
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
必加審焉而後中的可決欲知審字工夫合於慮
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一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決不可不從
之
一馬弓決要開至九分滿記之記之若七八分亦難
中也
一馬上把箭須以左手將箭二枝連弓弝把定又以
一枝中弦掛便其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

便決要從吾言
一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愼勿低而不及也此人人之
病記之記之
一場中射須要業業恐不中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
意都如無監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
慢一枝知鏃過一枝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一凡中的之箭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閒暇中能必之
未有忙忽而可取必者忙忽而有中者亦幸耳
一凡射至五矢之外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決不可
因不中而自忙若忙則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也

一陳貞可來書
弟正値弓折求無所得而公之弓適至豈啻饑而
得食渴而得飲云乎哉日思知鏃二字未得了然
而公札敎適來豈啻憤而得啓悱而得發云乎哉
乃今能發執事之意曰所謂知鏃者指之自知也
非有假於目也目欲注乎的也所謂審者非止審
的而已也亦欲審指之知鏃也又非以目審之也
以心審之也心趨乎的而目自注乎的心審乎指
而指自知乎鏃鏃之至指也有景象焉指知鏃之
景象則不假於目而弓滿矣審用於弓滿之際則

氣閒矣審之又審則致精矣到此地位工夫又難管見如斯不識於公果有合乎但生也知之非難行之爲難疾之痼也已成得之新者未熟雖以夫子循循誘人而鑽堅仰高瞻前忽後猶夫故耳蓋力之未竭不敢遽望其所立卓爾而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訓敢不以此自勵乎哉

一復陳貞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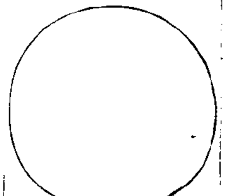
來書發明射法已得之矣乃謂行之爲難何也昔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僕則謂射之所貴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當道監臨於後無中的與不中的足愁於前無觀射千百人於側無同偶而射之人於左右從容閒適自始至終其不中爲何審令氣閒爲主也餘法皆自氣閒得之也審令致精不得與審令氣閒並論微乎微乎先生其學而思思而學自當手舞而足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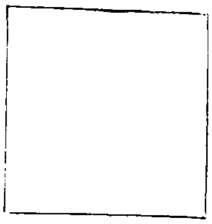
營陣四形

駐陣二形

圓形



方形



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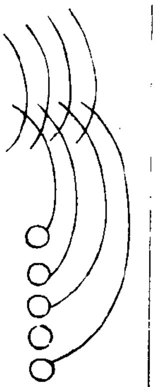
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圈爲隊一畫爲行先筆之紙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爲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用功須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

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戰陣二形

三疊勢

奪前蛟勢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

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擂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爲正後衝爲奇奇復爲正正復爲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可禦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五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

千古兵法盡在玆乎倘得數萬之兵教閱經年東倭其何能逞今之爲大將者先事欲求滿千之人而教閱之亦不可得臨事則與之以烏合之衆望之以旦夕之效責之以寡勝衆以弱勝強以疎勝精之能夫安有是理耶忠於謀國者願加之意

正氣堂餘集卷之四終

正氣堂餘集卷之四

第五葉第十六行雞啄谷之谷似當作穀疑傳寫之誤

第十四葉第二十行梘下空急穿上上字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作下

第十八葉第十六行或左或□元本缺一字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作右

第二十一葉第十八行教師林□者係
仁廟廟諱第二字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謹避作炎今從之

第二十二葉第十三行教師童□史者係
仁廟廟諱第二字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謹避作炎今從之

第二十三葉第十一行滚刺順下原本缺一字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直接至他手字無缺

第二十五葉第三行全不杆格之杆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作扞

第二十八葉第十一行烈女傳之烈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作列

第二十八葉第十四行第十五行至於彀之至據儀徵阮宮保元孟子注疏校勘記云閩監毛三本作至

第二十九葉第三行太半矢之太據無棣吳之勤重刊紀效新書本所錄劍經作大

正氣堂續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與郭華溪書

與龔春所書

與胡廬山書

與蔡蘭溪書 未任吾泉之先

與范東溟書

奉殷克齋書

與史禮齋書

與宋陽山書

與周洞岩書

奉殷克齋書

與李思責書

與陳斌峯書

與葉友書

奉殷克齋書

奉殷克齋書

與許大尹書

與林錦峯書

與沈友書

與蔡水南書

與徐鳳竹書

與梁集齋書

與方采山書

與徐鳳竹書

與陶晴宇書

與鄧后江書

與鄧后江書

與詹咫亭書

與徐鳳竹書

與柴定宇書

與莊西洛書

與方采山書

與莊陽山書

與郭華溪書

與劉凝齋書

又與劉凝齋書

爲陸北川求助各鎮總戎書

與萬育吾書

與張北崗書
與蔡蘭溪書
與陶晴宇書
與江草塘書
與雷碧潭書
與陳幼溪書
與李勺溪書
與李見羅書
與宋陽山書
與霍勉齋書

與郭我賓書
與淩洋山書
與趙古所書
與方金湖書
與王鑑川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淩洋山書
與周師屛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孫淮海書

與梁鳴泉書
與邱厚山書
與淩洋山書
與宋陽山書
奉王鑑川書
與吳自湖書
奉喬純所書
與陶晴宇書
與王敬所書
與吳自湖書

與林守備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奉黃葵峯公書
與晏惺台書
與陳一齋書
與吳小江書
與李思責書
與吳少柏書
與劉湖山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晏惺台書
與陳毓台書
與劉白川書
與盧一峯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林碧麓書
與凌洋山書
與梁集吾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又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郭抑庵書
與郭寶山書
與陳幼溪書
與江新源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又與春陵王撫院書
又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戚南塘書
與陳我渡公書
稟徐存老書

與方麓翁書
與張西翁書
與王南藿書
與郭巽峯書
與劉宏老書
與戚南塘書
與陳我渡公書
又與陳我渡公書
與梁鳴老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李翠亭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董北山書
與谷近滄書
與吳少柏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王荆石書
奉方金湖書
與劉龍山書
與戚南塘書

與江新源書

與陳扶搖書

與陳我渡公書

與洪先生書

與戚南塘書

與楊朴庵曾確庵書

與陳我渡公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陳我渡公書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戚南塘書

與高江溪江習泉書

與陳我渡公書

與王鑑川書

與淋壁東書

與高汪溪書

與朱謹吾書

與穆老大人書

與林碧塘書

神河解

與春陵王撫院書

與陳紫台書

與陳我渡公書

卷之二

詩

和忘機詠桃花韻

送忘機先生

舟師

遊普照寺五首

與尹推府

試劍石

送武進士二首

詠牡丹

別李思貴

送鄧聲元

步天卿席上催杏韻

送江達泉之任勛陽二首

楊西洲南征贈以戰袍

觀千里馬武弁於甬道試行

送魏少坡立功嶺表

送裴給事雙壽榮封
吾野詩人移任
復忘機詩人
贈忘機還鄉
送傅仰山受儒官榮歸
題畫鷹
贈王三坡奉使榮行
別黄吾野南還
詩送少林寺僧宗擎 有序
賀戚南塘壽題潮中一品圖

贈陳恆齋南還
贈徐阜亭任貴池縣學
別潘碧梧任信陽
病中寫懷
送莊小石
寄董北山
題趙古愚册葉
遺吾趙君備述乃祖古愚先生之賢告諸縉
紳士夫迎入鄉祠小詩送之
讀純陽集

少林寺僧宗擎學成予劍法告歸
獎林友南征招撫李春文
送海泉上人
勉李君素
陳一齋再欲刪刻正氣堂集
獎徐謙教練車兵
寄高汪溪
送王桂峯
勉吳杞
李君素續刻正氣堂集

卷之三
序
桂衢楊公出薊鎮山敵臺圖見示爲之序
王桂峯榮轉南都前府管事序
管梅軒榮轉上谷南山奉贈以序
新建十方禪院碑
卷之四
雜文
拙速解下
書與[illegible]曰秀

慨世
子行三軍則誰與
事君能致其身結
思無邪結
兵畧問對四條
卷之五、
祭文
祭羅西泉文
祭岑太孺人文諸白川公母也
祭楊見魯文

祭林竹山文
祭譚二華文
又祭譚二華文代協理侍郎曾作
祭譚二華文
祭湯武河文
祭段興文
祭陳北沙文
祭黃友竹文
祭郭希齋文
卷之六

近議
京營戰車近議
卷之七
奏疏
代張半洲子辯冤疏此篇已刻正集卷之十六茲不復載仍存其題
為遼東□情疏因議不果故不上
為伏陳戰守要務以備採擇疏
為懇乞聖明增修武備以臻萬世治安事疏
乞歸疏
兵部覆本附

乞歸疏
兵部覆本附
軍門行與泉道附

正氣堂續集卷之一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拄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書

與郭華溪書

猷得保全東歸以其平日所以爲天下謀者爲鄉邦謀秋毫皆名公之恩憶江頭言別伏見名公悠悠不盡之情溢於盃酒色笑之間猷於此時猶未盡悵別

後每中夜思惟必潸然下淚猷不過一凡流卒伍耳果何修而得遇一代名公若周公其人者體愛之隆始終常變不異其心也哉世有受人之恩如是其大必此身一日不立於人世而後感激思報之念忘也名公其諒之乎閩民困宜蘇民患又不可不預防猷於二者皆未有良圖幸撫院克齋殷公心同志同言從計從或者一二年後地方其庶幾也近見邸報五內皆裂無可奈何所幸萬歷皇帝神聖天縱中外碩輔名卿精忠貫虹社稷足賴新按院想已到名公日與上下論議必能爲白此心猷可無慮矣李西垣公忠勇誠實向日海上之功實居猷上猷佩服至今諸顧名公以其平日之愛猷者推愛西垣猷與西垣感激同也尊堂太夫人福壽康寧異於尋常理所當得天所必與乞呼猷名問安令公子猷行時失於請見至今爲歉趨庭有訓學業必不與常人等志行皆能學古人深爲喜慰肅啟伸候言盡而意不盡唯名公夜之所思日之所爲爲國爲民至誠惻惻猷皆能默想而知之伏唯台照不宣

與龔春所書

桂林共事仗名公雄略得奏古田之功又軍旅之暇

常有佳製賜教此可見名公經緯之才足以立事靜定之智足以御繁海內之人所共推重良有以乎近擢古田齊以政令必能貽百年之治安敷以詩書必能開一方之文憲猷之私喜實有異於恆人也天假良緣名公即膺督府俾猷得再出門下効尺寸報平生豈不大幸歟肅啟申候不任瞻依之誠不宣

與胡盧山書

恭惟名公吾道之先覺者也以天下無不可與入道之人故無賢智愚不肖必諄諄然命之顧孰能爲名公之後覺者乎鹵莽如猷十年之前遇名公於辰溪

幸啟其憤十年之後掘衣於桂林日侍門下一語一默一作一止無非教也猷竊自揣不敢謂全無所覺亦不敢謂已覺其深殆若存若忘而已奉別以後儀刑日遠請益末由恐終身不免爲鄉人矣猷能無悵乎名公其能忘猷乎其尚以爲可教而時有以開示之乎無任祈仰無任祈仰肅啟伸候誠悃之神與之俱馳不宣

與蔡蘭溪書 未仕吾泉之先

猷半生孟浪及在湖北備受明公俄頃之教蓋舉天地古今事變一旦豁然自是以後見之施爲眼底無

有全牛識者謂猷之見名公眞若夫子之所謂見龍俄頃之教功化之神猷可不知所自乎緣終歲奔馳升沈不定久失候問自罪之大不能自文想長者能亮之唯每見邸報明公之位至今猶未極人臣之尊其事業猶未濟天下之溥者由屢稱疾求退耳猷不能無疑豪傑之生鍾天地五百年之間氣是豈使其自有餘而已哉天地萬物位育與否在吾一身吾可泛然異視哉今之世運又值一新之會中興盛治正賢人君子思致之時時不易得歲月如馳唯明公之圖之也願詳教我傾耳以俟不宣

與范東溟書

憶昔得侍門下源源領教猷奉以爲宗者至今諄諄在耳向爲奔走不遑升沈靡定稽失問候負罪之大不能自文猶幸長者之亮之也每疑世有名德宿學如名公尚有忌之者俾淹厄數載近方得白猷之升沈尚何說哉今乃知蒼蒼者有意於其間淹屈伊周之佐社稷之臣以爲年青聖主之輔一代之盛治千年之道統在名公一人之身其可不益厲初志以慰天下同志者之望乎先布區區附復尚容專致不宣

奉殷克齋書

明春汛事猷不敢恃其不來實恃吾有以待之也其來勢小則見留之兵足以破之如或勢大則一二萬精兵不出旬日一呼能集此已累試非誑言也況奉有名公方畧調度於上諸道督責於中大小將領無敢不用命於下吾閩旬日號召所成之功恐非廣中總年募養者所可比至此時衆人自晏如矣唯本色行糧與泉漳諸府縣所當預蓄以備用也伏乞裁教不宣

與史禮齋書

尋親家伯仲一出一處蓋登山採玉入海取珠同一

箇是猷不自揣不能如方齋伯之行道及民又不能如尊親家之優游泉石頤養天真能無愧乎倘望有以教之

與宋陽山書

閩中士習近受宋夫子諄諄之教方以聖賢學問在於躬行實踐祖戒勉名公乃棄諸士子勇於一退何哉然聖人事業所過者化此後閩士有能卓然自立以千萬年道統爲己任者誰非名公過化之功可乎雖然聖天子妙年篤學廣求碩輔必不兪允所請正百官於朝廷之上猷倘有祈於名公也聞廿日欲行

爲軍門懇留猷不日回省倘圖執贄求就弟子之列以正平生其許之乎不宣

與周洞岩書

吾閩蒼生困於水火塗炭之中受名公福星之庇前後近十載其所全活蓋林林然不啻幾千萬命使天下之大得借才誠相合如名公者秉樞持衡於朝廷之上則中興盛治之事業豈難致哉今其時矣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可眞恝然忘斯世哉當路如虞老華老皆知名公之深者其能舍諸楊某者猷一見卽奇之近有毀之於軍門及各道屢文見示欲更之猷力爲之解故未依行待不日回省當再爲解倘有可造就機會當使得進一步盡展所懷負也肅函裁復不任瞻依之誠餘唯爲道統珍重不宣

奉殷克齋書

廣東惠州見征山寇此與漳隔遠陸路決不足慮又山寇原不能下海恐有傳者慮其入海決無是事況海中有林道乾朱艮寶二酋他賊不能越潮至閩也猷已以此意告監道如漳中有以爲疑者可以此釋之汎後收兵事謹以愚見奉乞裁酌不宣

與李思責書

孔子歷聘列國道大莫容故興歸與之嘆而卒老焉僕家祖宗以來享食明代祿米八九千石僕受三朝之恩又浩蕩罔極古稱與同休戚之臣是也今聖天子年冲外夷時肆憑陵益堅益壯黽而後已僕之志也公猶不能知之復何望於今世之人乎況二華公相知之深求之古人未見一二僕若委於衰老遂無意於社稷事一則負天子一則負故知牖下老死墳土未乾身名俱泯孰與死於燕趙之城南郭北爲得其所乎淮陰第二身在公倘當勉實其事乃反以諷言規僕可乎男兒壯亦死老亦死弱亦死健亦死茫

茫載地何處非暴骨之場哉樂天之誠憂世之心在聖人者猶夫在我在我者猶夫聖人何閒然哉願明以教我

與陳斌峰書

自古及今有志者事竟成公所志之事已成矣猶未也封侯事業古人可做今人亦可做公當努力勿讓古人僕志如是所遭遇如是心已馳於燕雲之外矣公當曲爲僕一處如得共事豈非天地閒一大快哉風便附候臨楮神馳不宜

與葉友書

孔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公學易有年年且五十有三猷問公有大過否公之親戚朋舊號深相知者皆右但而口不敢言是必有故也公高明君子其自知必眞願明告我又聞公理民之政甚優喜慰喜慰

奉殷克齋書

廣中動兵乃征惠州海邊各巢山寇猷知已久前奉告矣潮州二巨僧總督已開城撫之如欲用兵非大小兵船一二百隻不敢輕舉何不聞有兵船一隻又何不行會閩省兵船策應其張總兵所統只是陸兵明係征勦山寇與漳州隔遠故無文移相約也唯我水寨兵船所當嚴整猷累以爲言陸兵漳境見有四營今又加新練兵三百鳥銃手一百似乎足用伏惟尊裁不宣

奉殷克齋書

廣東唐參政原在漳州作府近帶管惠州道九月閒差人來漳募兵二千名前去惠州添征山寇其募兵人有稟帖與猷故知其詳前已奉告近日又來募平和縣山兵一千名明是征勦山寇張總兵帶兵十二營前來實爲惠州用何嘗至潮境征海寇必須用船

陸兵由陸來決非爲海也在閩防備只須嚴整兵船益多益善陸兵倘不用多海岸遼遠到處皆是信地雖有陸兵數千萬豈能盡布以免疏此失彼之虞乎唯多備兵船防之可隨其所之而策應若陸路非但惠賊不能入漳雖潮之山賊亦無入漳之事也愚見如是伏唯尊裁猷此月半回省諸可面請也不宜

與許大尹書

昔張忠公爲猴氏令格殺猛虎于石穴中除仙鶴觀數十年之患氏人至今追思之此虎就縛乃名公神威所致夫何負於古人其皮蔚而且炳名公用之他

日虎變於樞衡之上佐一人威四夷其事業莫與京
矣承推賜足仞厚誼謹轉奉上容不日面謝非領盧
情併此附謝不宜

與林錦峰書

別久無任企仰擬尊駕不日當至省可對談往事共
發一笑也猷與名公所遭相同猷自粤西調來福建
人以離勞就逸離險就夷相知多爲猷喜茲者名公
得離邊方調內地猷敢竊爲名公喜也且成人之美
而貽人之怨乃君子之過於厚我二人其何悔乎聞
尊駕已至泉肅啟伸候餘容會晤面悉不宜

與沈友書

以仲尼之聖而見毀於叔孫婁菲之言於名公何損
哉但人世風波實可發慨猷受此屢矣畢竟公論自
定願名公付之天際浮雲可也不宜

與蔡朮南書

眞丈夫處世唯自信而已又何窮通得失之足動於
其心哉僕之平生若不洞透此義此身陸沉久矣覩
公來教氣亦浩然眞吾友也燕雲之外非公其誰與
共事乎受八爵祿者皆懷全軀保妻子之念社稷大
事將孰任之旁觀今世可大發一慨也勉之圖之不
宜

與徐鳳竹書

花園在三縣合界地方山險林密爲賊淵藪百姓苦
之猷聞已久矣一旦蕩平議開道路以便人行且各
黨皆生擒未嘗混及一無辜此皆各省從來用兵所
未有者也原其所自實因名公巡至其地托防守以
集兵授密畧於各官乃有是耳猷竊見名公神謀雄
畧足以滅賊慈祥愷悌足以安民聖天子行將托以
樞衡之任俾南北氛塵不動天下民物奠安致中興
盛治以垂之萬世不難矣茲特小試也哉猷不肖尙

願効一卒之力於麾下以報平生其許之否鴻便肅
啟伸候可勝誠悃之情不宜

與梁集齋書

聞榮陞合人駭異恐世之爲善者沮矣雖然不實心
以爲善由此而自沮有之矣實心以爲善人不知而
爲之益力豈竟無人知者哉猷之半生處乎得失榮
辱毀譽死生之際畢竟見諒於人蓋守此義百折而
不失其故常耳隨其所居之位盡其當然之職則大
用自有日名公必洞灼之亦何庸猷贅乎鴻便伸候
可勝企戀之私不宜

與方采山書

丈夫相期重在意氣故有傾蓋而如故者由其意氣之感在於未傾蓋之前一得相遇猶恨其晚也有白頭而如新者由其意見扞格於其間耳夫相須之殷而相遇之扞格良可慨也恭惟名公當世之伊呂也胷懷瑩如日月德器汪若滄海猷曩奉謁門下沐以恩光顧以顔色引進之意拳拳豈所謂意氣之感在於未傾蓋之前者歟愧猷非其人然感激圖報之念何敢頃刻忘哉茲榮撫浙省猷亦有溫金地方之責屬在節制之下不得躬赴稱賀負罪何如春汎在邇

名公經畧神武海波自此不揚猷何幸得沾餘庇以免戾耶今聖天子法古圖治博求碩輔霖雨天下名公之餘事豈一方所能久借猷何幸得覩見其盛乎臨楮可勝誠悃企仰之情伏唯台照不宣

與徐鳳竹書

陽明夫子道行於一時傳於來世或薦之復爵或薦之從祀先後章疏甚多實未有若名公言之親切而著明也自此而後志道之士無不感發而興起者皆名公爲道統立赤幟之惠也其誰不知勉歟謹爲陽明夫子先致謝忱日不至爲鄉人者敢忘名公無類之教耶不任誠悃不宜

與陶晴宇書

浯嶼大勢兵船决宜聽呼叅將調與銅山合勢但軍門未至無敢決行猷前有行其孰信之陸兵水兵漳州易集集皆可用若謂未經訓練則廣中見又來募多兵必不待訓練而後用之也張宜兵可撥添駕兵船李佐李元和兵亦可伏惟名公裁之猷俟汎事畧竟卽赴領方畧也不宜

與鄧后江書

不求集船兵而求添陸兵是漳中之拙計也倭賊一

登岸卽棄船多則千人少亦有數百流突各地方浙之陸兵誠宜用也潮之海賊乃戀船之賊或忽至無兵地方登掠不過頃刻之間卽回船也陸兵欲沿海岸徘列雖數萬計亦不可得欲臨時趨赴策應已無及矣此理甚明而人不知且漳中欲用陸兵雖一二萬可集而皆可用何待浙乎謂未經訓練廣中前日募數千去惠潮征山寇率賴此兵報大捷近日又來募四營去添用此亦事之易見者猷一向請爲漳地方計只云多集船兵苟損陸兵以益水兵廣之海賊豈敢入我境猷昨謂發朱文達兵乃懼諸公於大巡

之前危其說其實此兵至彼何益哉漳中陸兵貳亦
張宣不免掣肘稽遲乞名公請之大巡准猷行募片
紙發去三四日閒不問多寡皆可集十船之發昨已
有行再覘廣賊果有犯閩之意猷自趨浯嶼會同諸
公將五水寨夫小兵船俱聽酌量調取又彼方販番
之船約近百隻見今皆回在粵民間商船可用者亦
多臨時亦聽調募添用約得大船五十隻中船五十
隻小哨船五十隻兵捕約共六千餘名火藥軍器見
在者取用倘欠者行造猷親督與賊從事不能使其
披靡辟易片帆不歸以報名公請就斧鉞名公謂挾

數萬往漳圖之氣何壯哉猷何慮哉伏唯尊裁轉呈
大巡處示允猷即日南行也領十船官取之漳恐遲
謹以標下二官充之乞裁委猷又計之備之當嚴恃
吾有待其實賊不敢敵廣兵必避於上風無兵之所
又豈敢入閩就兵乎賊若敢敵廣兵只在彼海與廣
兵戰又何敢犯閩自取夾攻之禍如吳平曾一本覆
轍乎又猷素十年用兵海上眞知賊黟雖多決不連
合或有連合相疑相謀其合易散若遇官兵號合不
一彼此觀望不肯當前其勢易敗此皆不足慮也尊
教何如不宜

與鄧后江書

料賊必不敢犯閩何嘗說閩不宜備乎惟曰不宜備
陸只宜多備於水此言自去年發之近日累申之閩
之水兵既盛賊必不敢北上此猷之本意也此時南
風盛賊船不大遇廣兵盛即逃出大洋逆風唱帆逆
潮搖櫓占得半日上風即是賊之生路若隔一宵則
無蹤可尋也猷之主張惟在添船船兵齊集何賊不
滅猷即發牌初十日南行也標下糧乞行借四五兩
月與中軍官領來濟用幸幸適午時分已具手本及
啟奉覽茲又再啟乃未時也今後往來書啟俱乞寫

時刻便查潮募兵六營去添蓋海賊皆彼地之民急
則登岸散走流突謂彼賊來閩境散走流突決無此
事不宜

與詹思亭書

丈夫之仕也行其志而已隨分盡職而已其何所遇
而不可何所施而不宜恭唯名公在內而使百官無
邪僻之行在外而使萬民受安養之惠豈不可謂今
世之大丈夫哉猷生同里閈時得從執事之後直以
三代而上王者之佐望名公願益勵初志以膺大任
俾猷得附鴻翼之末而親見其盛豈不大幸歟鴻傾

伸候不任瞻企之情不宣

與徐鳳竹書

名公榮轉猷喜難以言喻所深喜者以不日入內左右一人將使天下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唐虞三代之治可致猷能無深喜乎古來聖賢豪傑苦有其志而無其位或有其位而無其時方今天子在上聖資天縱勵精求治以名公之實心實學受知展布千載一時之盛身親見之豈非古今一大快事哉猷限於疆域不得親赴稱賀謹差官代候少致微敬猷自愧學問無師心性徒荒晦雖無及志尚未衰伏望

名公無類之教時雨之化賜教數言俾猷奉爲終身之宗豈不大幸歟誠悃之情縷縷難述伏唯台諒不宣

與柴定宇書

天下之事有衆人以爲安而智者獨知其可慮以爲安者苟圖目前之計或三二載間遷轉別去責不在我矣知其可慮者事關社稷不及早圖一旦變生不可收拾擔受人爵祿者忍坐視乎猶承尊敎憂國愛君之情見也計樞衡之任不久當屬名公猷氣尚未衰早圖亦自有說願附青雲之士以施於後世竊有志焉其許之否鴻便伸候可勝企仰之誠不宣

與莊西洛書

猷眛目風塵東西馳騖故鄉有道鴻儒如先生者亦多年闊別曠失修候然鄙心之尊賢信道未嘗不於先生耿耿也玆聞應賓與入京即爲書萬言陳之闕下仰知先生忠愛之誠出於天性青衿未解而陳善閉邪以堯舜吾君甚於在位任責者之人也悠悠宇宙孤鳳獨鳴始知天人治安非必少年如賈董者而後有自見也遠想光儀倍切傾注不知何日就正少慰吾私唯高明鑒而亮之不宣

與方采山書

一發不中百中盡失猷非不知也鞠躬盡瘁斃而後己臣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猷不敢不勉名公之所以教猷者異於人其知猷亦與世之人大不同也猷是益信名公自任之重真百代殊絕人物之儔匹數千里一言傳之千言有餘味又何疑其地之相去乎雖然社稷蒼生事待天下同志之士盡簪而力任之者尚多附鴻翼之末以施於後世亦尚有日乎是未可知也名公其許之否徐都司行肅啟伸候渠亦武弁中之巨擘猷甚重之募兵事希垂照可任遣

依之誠不宜

與莊陽山書

猷向過泉之漳以師事忙急及名公過省之任猷尚在漳未回是以不得再敘請益負罪負歉古田地方進兵三月之後猷未肯班師欲再住一月爲永久治安之計言辭懇切反取怪怒玆仗名公大才經畧永久治安可期猷曷任喜慰曷任喜慰願同征古田遊擊丁山勇於任事廉於持己猷愛之重之不意被論無根之事數千里提來審理伏望名公垂憐扶庇俾連問結生還則名公他日擢膺督府凡武弁之士無

不願捐軀於門下豈獨丁山與猷感激圖報無涯耶不任祈仰誠惘不宜

與郭華溪書

西粵地方賴名公經畧在在安妥眞萬世之功懷遠不用窮兵唯在討罪眞仁人君子之爲心豈世之尙功利者可同語乎猷雖不及執役麾下報平生但聞猷志在北二華秉柄尙不能爲處豈非天乎正二月間卽上乞休疏也社稷蒼生事願名公努力原任遊擊丁山勇於任事廉以持己猷知之愛之名公素亦知愛之被論皆柳州之事影響無根自數千里提來聽問可謂冤也伏望名公曲爲扶持俾速問結生還銜結爲報猷當與丁山同也肅啟專役奉懇無任誠惘祈仰不宜

與劉凝齋書

昔嘗夷吾用老馬求故道以其智專耳名公公祖惓惓下問之意豈非以猷志抱忠悃門專兵學或有一得之愚如老馬者乎此猷當盡言之日也遇一代之賢公卿若名公志存乎社稷蒼生開導人使言而復不言謂之隱矣則猷豈敢今天下大事唯南之海寇

北之□禦海寇以樓船禦□以兵車人皆知之矣樓船如何而後可以滅海寇兵車如何而後可以滅□世未嘗有講之者小集之中二者皆論之詳矣世人之讀之者不以爲浮詞則以爲禪語猷玆得息肩欲歸作一經闡明其說以待來者正所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則知之矣近幸有一門人相從將猷小集中陣法戰法舟戰車戰粗如枝藝之微精如性命之源一一辯論咸心能超悟而口能形容猷請先命此生赴臺下假以盈尺之地賜以寬假之容指小集中一二節以叩之必能達猷意於垂聽之下也夫然

後猷有錐刀之思可以再進於門下此生乃飽學生員其年甚青毅然以高科可唾手取自期慨然以經濟天下自任以猷一日長乎彼乃從學焉茲欲強令謁見特爲發明猷之懷負並無一毫覬求他意非若世俗干見者之所爲也猷不敢以夷吾伯者之佐望名公實欲以伊周事業望名公也盜賊可弭夷狄可服治安可致禮樂可興猷竊見名公有實德行實才猷足以經天下必有實事業足以副天下也敢爲佞乎伏唯照亮賜示不宣

又與劉凝齋書

海上戰船在山東不得知在南直隸則有沙船駕船之兵則江北等處鹽徒也此方江海相交沙淺甚多沙船不甚大而底平故南直隸多用之在浙江則有蒼山船駕船之兵則台州等處之漁民也此船大者可載七八百石小者可載三四百石故浙江多用之在廣東則有東莞之烏尾可載三四千石新會之橫江可載七八百一二千石駕船之兵則二縣之商徒名曰後生者也故廣東多用之在福建則有白艚船駕船之兵則福清縣之鹽民漳泉之商民也此船大者可載二三千石中者可載七八百一千石下者可載五六百石故福建多用之沙船頗少蒼山船雖不甚小亦不甚大烏尾橫江雖大中兼用其制度不善以與大勢海寇從事每不能支唯福建之白艚上有戰樓傍有遮揬可戰可守駕船之兵養以厚糧人人樂戰故南直隸浙江昔年多造此船相兼以滅倭見今亦相兼用之以防守廣東見差同知守備前來打造募兵何獨於本省而疑之故爲閩省員圖者當以整搠戰船爲要務也右乞裁削添入海圖尙容續布不宣

爲陸北川求助各鎮總戎書

昔閩廣盜起張璉僞雪峯梁寧林朝曦蘇繼相徐嘉弟梁道輝陳紹祿藍松三李春文等三十四酋各雄據一巢四出劫掠朝廷選擇以北川陸公往鎮南贛公至夙夜兢業或會兵攻剿或推誠撫處或旣剿其酋而撫其從或先以計撫後乘其無備而剿之不二年閒地方奏寧神人共快方公在事之日正嚴氏肆貪之時自思平寇之非難唯患安身之未易權爲安身之計以成平寇之功以舒當宁之憂此公良工獨苦之志也不意今日以法論之坐賠入嚴銀四千兩當道公以爲法眞不可廢吾輩當憐其志爲朝廷爲

地方當捐俸資以助之在當道公已移書於撫院命愚爲懇名公從厚捐助令人齎送北川公處收明轉報於當道公知之僭妄之罪幸恕

與萬育吾書

昔名公莅閩正倭士二寇猖獗之時興城既陷泉亦岌乎殆哉乃名公以身任之日夜廢寢廢飧謀畧愈出愈奇地方卒賴以安邦人思感功德蓋百千載不能忘也猷當時仰服之意以名公爲燕趙豪傑期當共事於沙漠之區使□匹馬不敢南牧不意名公從此遂卷懷藏道恝然忘世猷自奉別之後升沉不

常雖稽伸候但此心則無一日不在左右邇至都下教練兵車計竣事之後尚欲至西偏各鎮一觀形勝當取道貴鄉與名公詳道吾邦父老思感之情及敘久別之懷訂秋冬之關可遂此願也鴻便肅啟奉問興居可勝依依之誠兵車操法四冊呈乞裁教不宣

與張北崗書

燕趙古稱多慷慨豪傑之士若名公者豈但燕趙之士莫之或先猷嘗閱天下士矣亦未有經綸負荷若名公者向日承教欲卷藏不出猷以恐負五百年名世奉勸乃竟不出何哉或名公所見亦是歟猷從別後終歲奔馳升沉不常所爲無成亦將卷而藏之著一經以垂後意已決矣乃去歲又荷命召翻然就道者以□有可滅之策我兵有可強之勢千一萬一或可少酬平生所志耳兹在京營教練兵車頗有次第若無同志如名公者可與共功計秋冬之關欲西遊各鎮覽觀形勝當取道於易與名公細圖之今聖君賢相勵精求治千古一時之事業非吾輩其誰爲乎書不能悉諸容面請操法四冊呈乞裁教不宣

與蔡蘭溪書

在楚晤對之語皆社稷蒼生之事別後以名公所教

者施之有事唯恐負當日期許之意然不免爲志大才小所限不能如願者多也屢閱邸報見名公之出處不定竊以爲疑今之居民上者惓惓然以赤子瘡痍閭閻疾苦爲心如名公有幾乃每以病辭何哉是必有說也兹擢猷郡太公祖是此方士民之幸也未識莅任在何日猷教京營戰車頗有次第秋冬之關決乞骸南歸諸可面罄矣操法四冊呈乞覽教容致賀不宣

與陶晴宇書

泉南山海之閒林林赤子久荷德政之被共安衽席

之樂其將何以爲報猷之受恩視諸衆人尤爲獨厚
圖報無由每一興思徒自愧赧耳昨本不宜再出因
向憤□跳梁思古戰車爲破□長技參酌己意俾
有實用獻之廟堂未有知者此出不過欲酬所志耳
今賴令弟老先生扶庇教練有成效京營習之邊鎮
次第踵行之初志頗酬冬間決圖南歸聽教門下也
其將何以教之外操法四冊呈乞覽教餘情縷縷非
筆可盡伏唯賜亮不宜

與江草塘書

向者猷家在城北公家在城南故領教不得源源然

猶時得會晤道平生共發一笑爲快今者相去蓋天
下之南北非一城之南北可比會晤共笑徒見於夢
想之閒如何如何猷今少酬初志冬間乞骸南歸傾
教有期矣詹舍人回敬此佈候渠道乃郎爲公之婿
欲懇准完娶猷謂願爲有室願爲有家實彼此爲父
母者之心也公必欣然矣以爲何如不宣

與雷碧潭書

初報□欲犯上谷猷私計之麾下智畧宏威令嚴而
將士騰□所素憚必聲西而東擊今聞果犯遼連日
未有實報但彼方有原城公亦一時之名將必能挫
退此□也當今聖人在上賢公卿在下大將如諸公
在外乃亘古獨盛之時□之不敢肆志跳梁固其宜
哉猷教京營戰車製造尚未齊備昨差官之便已呈
操法請裁倘以爲可用乞請撫院公文行本兵取一
輛爲式猷乃可奉送餘惟爲社稷蒼生珍重自愛以
慰同志之望不宜

與陳幼溪書

近貴縣鄭秀才名夢牛差人行率具小啟附候未知
達否茲奉台教洋洋德音自愧凡流何道以致恭惟
名公居廟廊清修之列爲豐年玉處西陲多事之地

爲荒年穀猷立浩汗衆源之門尚未得測一二乃遂
言別表則既遠心性益荒衷情不能已已者此名公
當能諒之猷教戰車漸次成軍操法昨附鄭生差人
恐尚未到謹再具四冊呈乞裁教縷縷悃情臨楮與
神西馳不能盡悉伏唯賜亮不宜

與李勺溪書

猷伏讀襄敏公大疏感今思昔亟慰■帳襄敏公忠
精經緯之畧已見於行事之實可慰也使天慭遺至
今許大乾坤賴以整頓其昇平景象當復何如此心
不能無悵所幸連璧繼至有如名公伯仲足倣前人

未盡事業大不可量此又足慰猷又讀疏中私相期
許以自奮於功名之會之語乃半生奔馳未嘗一日
出麾下効尺寸報平生不覺泫然抱悵又思名公伯
仲指日膺社稷大任猷尙望以餘年効力門下即所
以報襄敏公是亦可慰也企慕衷切向失修候知罪
知罪昨承台教其垂念梁君之意不過以其曾一日
在襄敏公門下則推念及猷之意益見矣猷之感激
與梁同也使便肅啟伸復縷縷誠悃統容面日悉之
伏唯賜亮令弟見羅公天才英特不驚寵辱公論之
在天地閒果終不泯其匡世寧民之志大伸自有日

也以爲然歟不宣

與李見羅書

猷前至都下聞之二華公謂名公有乞疏已命勿上不數日後乃聞聲駕已浩然歸矣相對悵然久之寵辱不驚塵視功名名公有之猷伏思之蘊輔世長民之德抱進[redacted]尙有若名公者豈終恝然遂志斯世哉公[redacted]大膺在指日猷尙願以餘年出門下効尺寸報平生也戰車操法一册呈乞裁教縷縷之情[redacted]得一而罄乎不宣

與宋陽山書

恭惟名公聖賢實學豪傑眞才教化事業之昭著於聞者猷所親見玆推而施之南都又得一一詳聞指日入秉樞衡推及於天下紹絕學而開太平可想見矣猷敢爲佞乎猷卒伍凡流向未聞道心性徒荒半生以來雖有尺寸不免求可求成取必知謀烏足道於大賢君子之前哉然嘗聞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願就有道求領玉鑰匙開過鐵門關猷心猶壯也名公其肯與進而正之乎整練車營以破滅□亦壯心未已之一端操法呈乞裁教餘情縷縷書不能悉伏唯賜亮不宣

與霍勉齋書

聞有食而噎者由是遂欲廢食以無噎不知噎乃偶然之値可調和而愈食廢則飢夫豈可哉名公之噎已愈矣今天下事待天下之豪傑共談者甚多待談之切而行之力使天下之人皆得含哺而鼓腹其在名公鍾鳴鼎食且有日可飢一己而飢天下耶猷向亦患噎者車營事復喋喋焉由實見得是以爲何如陳生令修誠再謁見願有以教之不宣

與郭我賓書

蔡與岩公行曾具啟候玆不敢多及古之循良民視

之如眞父母者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愷悌嘉樂有如尊親家當不多讓古人近悅遠來聲譽上達固其宜哉伏唯勉終如始自此而推之天下皆如清江豈不眞大丈夫哉祈仰祈仰鴻便伸候興居企耶頭角計日崢嶸矣私喜何可言喩縷縷之懷不悉亮之

與淩洋山書

一近時添設將官幾員兵幾枝名公一到地方必有建言裁革者當徐酌察廣山重疊海港參錯巢穴淵藪之多盜賊易於生發寗備而無患未可遇患而無

備也

一士夫有建議欲於某地添設營堡守以官兵若干此多出於私意或欲謀占夷人田地或欲以其家人充哨官領兵當酌察之

一官兵勦賊當求萬全不可使有少剉十圍五攻此兩廣用兵無一次不收全功乃曰兵貴精不貴多不知兵無素練今世之將能知眞練兵之法者有誰唯諸路畢集圍而攻之無有不滅之賊也又堂堂正正先勝而後求戰古之道也今不知三軍不可以戰而迫之戰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將無定見一戰而北損威傷重悔將無及愚有拙速解上載於小集尙有拙速解下未登梓謹錄呈在後

一羅旁綠水之賊在於門庭之外二廣官兵往來未必由之要害惡極罪大巻迹山積數年以來未有暇力始未議征乃益肆跳梁時常報警今日所當急圖其哨道畫圖兵數貼說彼方守巡已有定議一查卽明愚尙記其大畧此地有東西兩山賊有狼猺二種猺賊乃本山生長之夷也狼乃各縣民賊投入合黨者也東山約猺賊有三千狼賊近二千西山約猺賊有五千狼賊近一千論者恆以東西不能並舉或撫

東而勦西或撫西而勦東不知東勦則西遁西勦則東遁莫如東西並舉賊將何遁乎並舉用兵不過十萬兩廣自古及近日大征用兵皆十萬之上寗可惜一勞永逸之費乎但大征非難善後爲難有二策焉賊所居村分東山有南鄉富祿逢遠粗石等地西山有永信下城埇強白片等地原皆德慶州高要縣民地今東山被占九十四所西山被占二百五十六所大征之後合議設縣此亦未易言也或將領或各道有大豪傑施爲然後縣可立也又一策者就中擇立土官以管之愚舊時征黎有善後論一章謹錄呈在

後又全無善後之策只大征一番十分賊徒芟去七八尚存殘黨一二分招下安插蘇活生息遠則至三十年近則十五年或又再逞又再議征有何不可蓋五年一小征十年一大征乃兩廣之套語謂一大征便可絕禍根兩廣二百年來大征各地方何啻十百次禍根當已盡絕乃今尚有賊巢多者蘇活生息其勢有日而復盛耳舍大征之外有言鵰剿言截殺言添堡言多哨船此皆近年屢試不效之藥方唯斷乃成大有望於今日

一大征必用閩浙及廣之新會東莞各處募兵此皆

長於破陣衝鋒也其狼兵連年調征地方甚是困獘然以之征嶺東狼賊則難以之征猺獞山賊非此兵不可凡賊被募兵衝破散遁山林非狼兵不能搜獲故猺獞甚怯狼兵也故大征地方二兵必須兼用但狼多而募少耳

一土兵見今唯泗城州官岑紹勳之兵南丹州官莫之厚之兵歸順州官岑瑾之兵鎮安府之兵可用其他州縣尚寨皆不如也

一海上見設六水寨又設東西海二參將甚善但賊船宜造修堅固兵精壯充足每見委官造修船必欲減價兵必欲議減以致臨時悞事此當查照原議俾得展布

一潮州府尚有劉興策黃裳二賊巢惠州尚有鮑時秀一巢今皆畏憚聽撫不敢出刼只行該道責其當差納糧無故且勿加兵有故圖而攻之若拉朽耳

一海賊林道乾逃去西南番東埔寨上山居住似無復回之理若回勢亦不大容易滅也唯林鳳逃去東南洋呂宋港中暫時泊船勢必復回但得六水寨二參將兵船齊整何患不能撲滅乎

一廣東見任西海參將晏繼芳高肇梁守愚東海白

翰紀東路吳京恩平守備林鳳至中軍指揮司桓省從愚有事於浙直閩廣山海之間大小數十戰勇畧各皆優長如晏如梁如林於兵法又得其深也謹陳之麾下異日驗之當知愚言非妄

與趙吉所書

古稱慷慨豪傑之士多出於燕趙猷生平企慕思得一見與之上下古今事乃向有事於燕趙之閒求未得其人近得道丈小江吳公書及李思責公至備道老先生慷慨豪傑之氣即古所稱者不能過又謂與猷神交已久也猷方喜方愧今北陲多故閒有同志

之士可求以共濟甯能無喜乃名公已神交於猷又先施以華啟厚儀猷乃未及先通一刺於門下獨無愧乎然既忝垂教之末。得通名於左右天假良緣會晤自當有期矣伏唯名公之亮之也使還附復可勝瞻依之誠不宣

與方金湖書

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作扁也詩謂小戎俴收俴收卽廂之扁小者欲其不多載物而輕也又詩謂睆彼牽牛不以服廂廂卽車廂之能載物者今人於車傍挂立遮板名曰偏廂悮也猷深知其不便名公以

爲出塞之難其是之謂歟謹以質之高明願有以教之猷之今制甚便旋習但必致之實用須俟名公知已入秉樞衡之日乃得大展布也內治之修維其時矣必如何而後謂之眞修其誰能行之亦誰能知之卽有知者亦誰能知其人而專信用之此志士所以負戟而長歎也名公社稷臣也猷以古伊呂之業望名公而願從執事之後期有施於後世敢以此言進其許之哉肅啟馳候可勝瞻戀之情不宣

與王鑑川書

猷疾愈亦乞骸歸不愈亦乞骸歸負名公知遇之恩未能寸報抱愧何可言析車雖未完其戰兵十營車兵十營合操之法俱已習熟昨科道撮點二營閱視甚齊整也四營六營八營十營二十營合操亦皆有簡易之法猷不及敎以俟後人可細思今日欵閱成營一一皆遵名公當日題請已洞見其今日之成營二十營之兵陣列於大敎場之中雄哉壯哉繼今而後守而不變與社稷成夷狄之法豈有踰於此者眞社稷之臣如名公誠足與日月爭流伊呂不足擬也聞密寔之人有謂我車無棉布之被傍遮之板爲不密也我營有許多火器賊豈能近發矢賊少近我當

取少勝賊大近我當取大勝況戎車欲其俴收乃便於旋習豈可使其過重而旋習不便乎猷初志謂京營敎成推之宣大各敎成一二營使□知而有戒懼則永守貢臣之約而不敎諭庶以成名公當日獨斷之志於其終今令廟違矣安得不深以爲愧歎榮轉向未及賀罪罪伏唯賜亮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猷辱嘉命厚貺奉緘拜發心感名公先施厚德兼幸頑才得受知於大人長者歡欣踴躍情有無任及閱武學條約誦讀再三皆古聖賢傳心要旨乃思少小

嘗聞黃石公以素書授子房爲帝者師疑皆陰符諸
秘之術嗣得此書於先師所見其原始數章教人以
道德仁義禮猷他日未嘗學問竊有志焉任事以來
思以性命之微闡兵畧以圖書之旨明營陣乃鼎鼎
半生所爲竟無一成又驅馳三四十年之間徘徊九
野之內無有能明其義者徒增於邑而已茲得奉讀
重倫理法聖賢數條揆之素書千載同風蓋心此理
自然而同豈有假借乎猷願學未能願見其人而今
始得之夫安得不踴躍無已哉猷聞家有千里驥亦
不珍人懷尺璧和氏無貴猷愧非和璞良驥名公已

負有千里尺璧之寶者也又何取於猷耶抑自設學
以來曾未有沾時雨之化而化者不得已而思其次
猷或有可敎之資耶今聖天子文則大祀而慶成寓
折衝於俎豆武則演陣於神機明禮樂於干戈猷方
喜其爲千載一時之盛不知此義已先講求於名公
列條教士之日也天地閒只是一理世人不悟分之
折之左之右之何哉今聖天子在上光於唐虞百辟
在下賢起伊傅宇內昇平四夷賓服人生厚幸逢此
治安倘佚之機當以爲戒對貢議成正宜乘此閒暇
修內政以備不愚丈夫雄心所共發憤猷應召初心

願求同志計安社稷茲既受知於名公又知名公眞
可爲社稷之重臣夙願遂矣乃駑蹇之馬志遠中疲
近日疾作雖乞歸未遂行且再乞社稷事有名公任
之復何憂乎猥荷營顧無以報稱地遁迹邈良會無
緣懷戀反側裁答敘心不通大體願言之懷徐尙伸
布伏唯賜亮不宣

與凌洋山書

夜望南方劍光射斗知名公已督臨地方事遠辱賜
敎垂念惓惓感激切衷圖報何日乎羅傍猺獞乃百
年未了一大公案歷來諸公雖日未遑亦慮其功之

不能全收耳猷思此全功待名公而後收亦非名公
不能收竊見名公才足集事誠以運才休休然好人
之善若已有悏悏乎不急於功利又不緩事而不及
此古伊呂之傳王者之佐也故全功之收不待戰之
日而後知昨議錢糧欠寬幸覆本已明說矣從來大
征三月之後兵心渙散必須預調土兵二三萬以繼
之再聚一二月則禍根可除猷征古田初議已明白
言之及至三月之後人人急欲散兵是以不久遂變
又費一番收拾也賊決不能遠遁猷討賊議上下是
也兵決不可迫令太速猷拙速解上下是也東西二

山並舉得之矣東西二大將皆一代之英無有出其
右者但二公在閩時頗有不相能之迹茲者同事得
名公推誠調停於其中想必能相體也林鳳已報被
挫名公至地方一指揮之下必成擒矣設法招之以
謀取之亦上策也不然大海汪洋一篷千里追之未
易得也恃在愛下陳布區區伏唯賜亮不宣

與剛師屏書

中夜思惟人過苦不自知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苦
者欲改其過而無由也喜者過於前可補於後也世世
顧有自文其過者吾不知其何心歟所願則學子路

然學子路易以過告者難子路之友有顏曾故時得
聞其過公歟之顏曾也得改其過如子路幸孰大焉
即當超謝爲今日又註門籍服藥倘容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近北邊之事東報堵截大捷西報互市靜安各叨特
異之恩誠足稱千古一時之盛然自古聖君賢臣欲
爲社稷久安之計每講求於方盛之日今廟堂之上
不可謂不切於講求矣顧實效未臻士氣未作論者
且謂西邊士氣不但不作而且益弱驕子之城逼近
疆界宮室衣服一切意欲與中華同板升二三萬衆
有增無減終是必潰之癰憂國愛君如名公此必在
所究心愚願聞其教異日社稷事必名公獨任其責
亦非名公不能任也謹布區區饒舌饒舌伏唯賜亮
不宣

與孫淮海書

恭唯名公振世道望盟代眞儒天下有志之士莫不
願立門牆聽一日之教爲終身之宗猷抱此志蓋亦
有年爲向無介紹未遂夙懷病中伏讀四書近語仰
知名公盛德則實心實行大業而善教善政每一開
卷眞若與古聖賢相對語精神交契意氣交孚一字

一言咸得聖賢精深之旨循之即可以入道愚矇如
猷雖未橫經親受亦竊謂私淑而少有得矣軍旅俎
豆夫子答衛靈之意微也惜其不能再問猷一節之
愚偶於名公有合嘗著於戰車近議之末僭呈門下
求正倘容痴可潔誠摳依叩領玉鑰匙以不錯此生
有敎無類夫子之事也名公其許之歟初冒尊嚴未
究言可勝惶悚伏唯賜亮不宣

與梁鳴泉書

下時領道敎稔知今世公卿間於社稷事惓惓爲
心者唯名公由其蘊聖賢之學負豪傑之才非時輩

可同語猷爲社稷有人私喜實大異於常情也乃領
敎未多方圖請益而名公以大孝別去二三載後恩
召贊襄共圖大計猷已逆知其事之必然猷老矣車
營事竣卽乞南歸不得効力於左右亦幸無復遺憂
也鴻便附候與居外續武經總要并戰車近議呈乞
裁敎瞻依之誠書不能悉伏唯賜亮不宣

與邱厚山書

恭唯名公公祖莅泉未幾政敎覃孚士民悅服上下
稱揚眞古聖賢蘊爲德行發爲事業體用兼備之學
問漢世循良何足擬哉一方一郡治化若此異日施

之天下可指而知猷爲桑梓慶且爲天下慶鴻便附
候與居瞻感之情書不能悉伏唯賜亮不宣

與凌洋山書

伏見名公於羅傍之事愼重既至經畧又詳其收擢
今振古之功可佇而待又二華老居內爲此舉萬全
之慮無所不用其情曾論及兵進三月之後欲再留
一月盡殲殘黨猷告以兵久疲病者多宜先另調二
三萬兵舊兵出而新兵入斯殘黨可盡殲遂命猷錄
前日議稿送上不知到否伏唯賜裁楊宏舉聞已化
爲異物江推去雷廉遊擊楊瑄從猷於二廣山海之
間多年兵勢賊情皆所熟諳二華老亦知之深昨論
羅傍之征謂宜先定善後之策其說良是謁見時叩
之卽知其懷負與時輩不同也靖夷道雖不設李副
使大才宏畧廟堂皆深知之不久必推用於廣幸勿
謬辱賜華敎深感垂念兼以厚儀感激益深敬附伸
謝餘唯爲蒼生珍愛不宣

與宋陽山書

伏讀大疏仰見性命實學蘊爲德行忠孝大節發爲
事業吉甫方召誠未足多讓韓范當年又不知其何
如也今聖人在上興禮定樂端揆贊襄尙有待於名

公猷何幸得從執事之後獲覩其盛歟遠辱致賜感
激感激謹啟附謝可勝誠悃不宣

奉王鑑川書

戰車猷初呈一輛名公見之卽奉造一千二百輛今
猷教一千二百輛之操至簡至易而皆適於實用不
過如操一輛而已十四日本兵閱視閒相公不日亦
欲閱視猷已具書達樸庵公謂名公首建此議今閱
視其成宜懇請名公同之計當有啟奉也社稷事當
以諫兵爲急務尙容面請敎誨不宣

與吳自湖書

治水之功禹亦難之茲者名公經理數月卽有次第上舒君相之憂下極生民之溺功眞不在禹下矣猷不得蹇手足效勞一二以報平生懷愧何如京營兵政猷整頓漸以就緒若得名公一指揮奉以從事則千萬年社稷可賴奠安未知何日可遂此願也宿州衛指揮沈光先去便附候起居誠悃之情書不能悉外陣圖操法呈乞賜教不宜

奉喬純所書

鳳賊遠遁決無復回之理若非名公公祖發兵追捕之急此時尚在呂宋必乘南風入犯內地當道諸老

知之甚明具見於覆本也猷敎兵車近已成軍二相公及諸老親至大營閱視頗承稱賞猷此一出爲國家定御戎之策酬平生圖報之志卽欲乞歸諸老謂須俟秋操之後雖姑順其意而心已馳於淸源紫帽之間時在名公左右矣尙當圖之陣圖二張操法二冊呈乞賜敎不宜

與陶晴宇書

恭唯名公負高世之雄才蘊眞儒之粹學政敎之著於我閩者彰彰如是今而推之江右其有成可知異日而霖雨天下又可推而知猷從侍門下裁正之後益知自勵茲再出爲國家定御戎之第三相公及諸老親至大營閱視咸謂此法可傳永久計秋操之後可浩然乞歸也但得名公早撫我閩輕車熟道我閩林林之民得再受福猷亦得時侍門下敘平生豈不大快歟鴻便附伸賀敬依依之誠書不盡悉伏唯賜亮不宜

與王敬所書

猷每閱九邊圖恨其畧而不明又讀其說則今昔事異類不可考茲承示三鎭錄一披閱地形之詳兵政之關經畧之悉不用聚米而心目豁然竊意吳部二

公得見此錄必模倣踵爲以獻今而後天下有志之士得合三公之畧而覽之九邊之事當有力任之者社稷何幸天下有志之士何幸伏見名公負聖賢豪傑之才懷憂國愛君之誠廟堂近議方將托以社稷大計天下有志之士方將附鴻翼以自見尺寸猷之志則尤切者乃忽有大孝之變天意竟何如耶猷敎京營戰車近已成軍擬求裁正茲不得遂謹陣圖一幅操冊一本呈乞賜敎社稷事更願熟爲之計則忠孝大節兩全也以爲何如不宜

與吳自湖書

草灣河通深慰聖上之心名公之功眞不在禹下也猷前見大疏所謂泯江龍亦妄意思一式昨華老分付唐使者命猷造諭其式小異大同卽造完交使者送相公看稱賞不已雖然社稷事待名公經畧者尙多猷尙冀得親見其盛也其在何日乎鴻便附候可勝瞻戀之情不宜

與林守備書

君今得進一步從此而事業日顯封國拜侯唾手可得職事勤勞僕閒之詳不待囑也唯事上官之道古人云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久則自然相信

也以爲何如

與春陵王撫院書

乾坤大矣古今遠矣天每生大有爲之君正位凝命於其上又必生一德感有之佐竭精神開忠信贊輔獻替於其中凡負一枝一能之士亦得自見一二嗚盛於其下則天柱地極賴以維繫於千萬斯年人生斯世亦大厚幸哉伏唯我皇上聖資天縱與年俱長蓋五百年開氣所鍾爲昭代中興之主名公挺生其時稟天地中和之氣抱聖賢豪傑之才留都叛卒頃刻戡定國體攸存北漠□十載肅靖當宁眷懷近

者關將弛防不及施功旋復股慄乞憐願獻罪人此亦何妨大計乃遺德種恩令文齊武邊地行伍服習禮教聲名久馳於紫闥召居密勿相日事矣將大行所志舉一世而甄陶之四夷爲守社稷奠安功德並立蓋亦無量猷實庸流行能無算薦辱手命文采巨麗慰誨綢繆是在名公恢廓之量昭曠之道於士無所不愛乎抑感於心合於意有不可以虛詞借而相知有神乎然欲善無厭者名公之心也慕義無窮者猷之志也唯向在南方自謂無奇茲入京國亦徒自見戰車一枝知音難遇無所稱當寗不負愧顧今國

家禮制樂興文儀肆容之盛五帝三王之世治平殆無以過猷何容贊一詞伸一喙竊意百度既已修舉武備似不可不振戰必勝守必固此在薊境無容議矣以東以西之邊非但藏憂於隱實有已著之形猷抱愚心未敢多論倘僕有日折肝膽就名公一求正也日月冉冉久稽修候舍姪百戶愈咨益出防之便畧陳固陋樓樓無已伏唯賜亮不宣

奉黃葵峰公書

恭唯葵翁老先生稟天地中和之氣負聖賢豪傑之才我皇上聖資天縱方圖二帝三王之治尤惶惶焉

者舊是求徵書一至淸源生輝指日事也寗訒然於斯世斯民也哉令郎先生文學之粹諸大夫共擬高捷偶爲數所限咸謂有才如此終不捷高第無是理也乃懇勸暫回以俟來科猷謂乃郎之學行如此乃翁之積德如此來科不捷高第實理之必無也於其回謹肅小啟奉候陣圖操法呈乞賜教不宣

與晏惺台書

恭唯名公祖命世之才調燮之器直節正學縉紳所共欽祇時膺簡注俯按閩陬風裁披拂雖燕閩萬里猶勃然有生色況親被政教之澤乎猷所最敬仰

者端人在上取士必端我閩秋科得人計皆實學實行之士異日德輔皇猷道濟蒼生足稱門牆桃李之盛也方擬修賀乃先辱光翰誨諭情備可仰感激肅啟附謝尙容專致伏唯賜亮不宣

與陳一齋書

二兵不宜分已具書與本兵及戎政公云卽達之總督也練兵一萬此閒未嘗聞以第愚見謂我不如在外練兵之尤爲有效以我愚見君不如卽做總兵之得大展布噫君可謂不明使之之義也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皆有以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君子審其所以使耳莊子問影謂何其坐起行止之無定影答之曰吾隨形者吾安得自主之君知在外非我所得主乎以第愚見可笑可笑許久都不曾見當道昨見職方我謂猷近又有書上二老意欲將書送看渠答云他而今亦不用書上卽當有以處之矣我遂不與之書看汝愚見書上尙有許多急進之語尤大可笑士元非百里才我才何如只能事今日所匀事乎唯隨分盡職思不出位乃可謂之君子思之思之

與吳小江書

樞衡虛一座以待名公久矣猷何幸又得從執事之後領教誨如昔時乎懸望懸望李思責竟無歸志何哉諭之不遵卽乞逐之乃見道義之愛布政司斷事顏廷棐猷表弟也廉靜持身道義處人猷甚愛之伏望靑目又新匪慶遠思恩縣知縣莊淦猷同筆硯友也惇學雄資乃科第之遺才自著有經史質疑傳於世又素負經濟之器當道詳知之故得以敎職轉有司茲在名公屬下是良馬入伯樂之廐也一相見則知之猷爲邊縣赤子幸亦爲此友幸也表弟廷棐于便謹啟附候依依無已之誠書不能悉

與李思責書

戰車教成一軍共六萬人京營改觀矣三相公及諸老鎮親閱視咸謂奠社稷威夷狄之法無出乎此僕乎。生志行矣明年決圖歸計[redacted]姪必已中君回亦可必如尚未中可不回乎思之思之僕已具書托小江公逐也可不懼乎鴻便寄情說不得盡

與吳少栢書

李樞容詳叩之另報大抵憶。度之言不如經歷多者之見眞彼欲以四寸長鐵銃用藥一兩發一兩鉛子以擊敵一架多裴幾銃每銃可傷一人是又不如百

子銃之制爲妙矣但火藥銃砲之事猷在兵閒數十年諸銃皆經試詳明其要唯在有銃勝無銃大銃勝小銃蓋摧堅陣破大敵必須大銃其一石子或鉛子重一二斤敵之人馬在數百步之外或一百步或數十步之內遇之則倒死成一衚衕豈待敵臨至近之地以多子傷之乎手雖多而小傷人未必卽死子大則一發而傷人亦多也故曰五指之分彈不如合拳之獨擊名公以爲何如徐容明白。西敎場面領不宣

與劉湖山書

恭唯名公聖賢學問豪傑眞才爲海內推重久矣乃傾蓋之下得挹光範别來企仰益切承賜試錄知名公亦垂念不肖也感戢何可言喻錄中文章純正平實絕無時尙險怪浮華之語是必多出名公正大君子之手廟堂共議爲獨冠諸省猷之私喜明代文章今得復古是錄倡之也自古文章關係世運文章復古治道亦復古矣名公可謂有大功於斯世斯道哉謹布衷悃不自知其妄伏唯賜亮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恭唯名公發言遣詞以誨猷者皆明乎大通之道如醇酒飲人不自覺其心雄而氣爽入列台輔近日事

也儀刑百揆如朝陽之暉與時並明卽此道耳舍姪昚益凡百願學未能曲成進敎大有望焉陳第有國士門風敢累揚於門下者夫子謂舉爾所知猷之門人猷所知也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委人重於義耳名公誠通乎輕重者也而眞士願歸又非但陳第猷且知所重矣然功先名事先功不試以事則功無由立名無由成願名公之試之也如得自見一二爲異日大受之基則昨者立談之間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言之人不以爲空言也何如賜儀過盛仰戀咸。結先布悃謝尙容不宣

與吳惺台書

宋歐陽公主試事文體一正士習丕變而眞儒輩出七閩遞來文章固海內共推但論者疑其有過於浮華者有涉於險怪者承賜試錄純實平正絕無浮華險怪之語廟堂之上謂獨冠諸省自此而眞儒復出以明道爲己任若宋人然敢忘名公公祖一正文體之功哉使還肅謝

與陳毓台書

仰慕丰采已多年矣遞在都下得領教誨爲慰尙未能源源者謂相處日猶長也乃名公奉命西行思慕

悵然至今未已名公賢勞之事乃國計之重者廟堂之上謂非大才不能辦足國通商惠民之論可以觀政矣君子之仕也欲其志之行也政成志行異日進秉樞衡霖雨天下不過推此道耳獻忝鄉末有餘光哉使旋肅候可勝依戀之情不宣

與劉白川書

營中大小將領一歲一舉劾舉者未必卽用劾者卽時罷黜懷仇報怨妒賢嫉能之徒得逞其奸佞使人人自疑而自危獻竊謂營中之官要貪則稽查甚密實無可貪要酷則軍士甚悍實無敢酷又其軍容之齊整與否任事之勤愼與否皆名公每月閱視盡在目中一年一劾若査以本年之過愆彼亦甘心傾罪乃抬以遠年已改正之事又每以家庭暗昧之事論之夫暗昧之事乃自古小人害君子使不得自明之術也如劉鳳翔副將王鎮遊擊營務亦大用心乃去歲爲奸人中傷幾乎不白又經中會試武舉之官十年無薦卽將俸糧住支此乃科目正途起家之士最當憫念者也獻在營中與大小將領相處日淺只見其各盡其職而已況今總協二公在上持正秉公爲之表則故下屬有所觀感獻方喜此京營爲眞將施

其或退有過愆委無由知承教亦嘗令人訪求一[redacted]及別訪之[redacted]知某與某某與某皆有私怨也又以訪於有識之人皆曰此營中故事或同僚相害或下官謗上官無可憑信者謹披瀝肝膈懇乞明臺今冬舉劾將目中所見之賢者多舉數人不必拘定舊數而武舉之官將及十年者願乞多舉使免任俸不得已欲論其不賢者只査其多說人是非多開人遠年暗昧之事者其心術之不端可知也亦只摘一二以應故事不必拘定舊數則自今以後謗毀之風息而賢者得安其位益自思奮異時爲國宜力足稱燕趙豪

傑者必多其人也惶悚借陳伏唯留神裁察不宣

與盧一峰書

仁者以天下萬物爲一體彼手足痿痺則謂之不仁一體之義可見矣恭唯名公大人視天下之冤民眞如痿痺之在於一身仁之體也於各名下辨折數語開釋得情仁之用也孔夫子開口言仁千載而下讀其書足當仁之一字與顏氏之子並稱者非名公而誰與歸噫前人失入之而成獄後人有明知其枉乃或拘於案而不肯反或嫌於開釋之多而唯因其舊此皆不知朝廷數年之開行一恤典欲民自不冤之意焉得仁焉得仁猷讀審稿大有感憤不自覺其言之僭質之廟堂諸老亦咸以猷言爲然也伏唯賜亮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陳第至傳名公諭教數節實獲猷心大抵古今聖賢豪傑心無不同者非同於心也同於理也故東海北海西海南海有興起者同此理則同此心耳猷自少至老尚友一世以及千古其在今日乃滿慰於名公一人竊自擬於心同之末顧尚未覿止每一奉教諄諄叮嚀之悉若既覿止其所教猷者當何如其源源

耶

與林碧麓書

日覩文星耀於嶺表名公教化之功偉矣又聞一時士習丕變復古名公身率之道神矣世之司文宗者皆若名公則唐虞三代之風不復猷不信也仰企誠切若不得摳衣於二三子之列以領時雨之教潙便布衷可勝依依不宣

與凌洋山書

伏讀大疏廟算之多卽知賊在掌股矣善後一併爲之尤爲最上之策以前之人議所不及是以有事後之悔也海上近無波揚之報廟堂諸老咸謂經畧有方之所致入秉樞衡是名公餘事封國拜侯尚有日歟匪佞匪佞鴻便附謝尙容捷聞致賀不宣

與梁集吾書

友生之義不在於相聚一堂指天誓日之際而在於相隔數千里夢寐羹牆時時思念之切憶猷向侍名公左右既領愛戀綢繆又荷道義教誨顧當日坐春風之座只怡怡然自得而已乃一別之後遂無緣再晤又世事翻覆升沈不定亦無便通一刺候起居唯思念之極每於夢寐羹牆之間見之適承教儀知名

公亦同也猷此一出爲而稷建一長久之規近日事完將乞南歸計後會之期必名公榮轉做省上司之日乎猷日望之猷日望之鴻便附謝書不盡意神馳左右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丈夫之生當經綸一世垂名千古然後無忝猷卒伍凡流其所有事干戈耳蚊虻終日飛不越階戺也何補於世何益於時乃屢受皇恩之大唯知負愧而已仰唯名公蘊天德而抱王道出可爲將而入可爲相其所建立蓋不可量乃復惓惓於不肖之猷感而且

愧又何如耶猷於時事竊懷杞憂具有小疏詞不達意謹稿呈乞裁削賜教倘荷不否尤見道義之愛祈仰祈仰

又與春陵王撫院書

黃石公授子房以道德仁義禮名公教士以重倫理法聖賢噫此未易一二與世之材官戰士言也陳第得所依歸矣猷爲之喜異於恒情然子房不得其人而藏之名公[redacted]得其人而傳之猷爲斯道喜爲名公喜其情異於恒情又萬萬也奉謝微誠修稽已久事遣舍姪咨益趨致伏唯鑒亮不宣

與郭抑庵書

猷日奔走於塵埃中遙憶我翁兒孫滿前怡怡和順遇知己友一二至共談古說今則暢酌數杯有可人妓侑酒唱清風明月則大拚一醉此蓋超乎塵埃之表眞爲神仙中人猷不知何日得從翁於山水之間同此樂也遠承垂念感荷感荷鴻便附候可勝依戀之情不宣

與郭寶山書

憶昔廣中共事一戰城南一戰城北彼此相援何異骨肉乃一別後天各一方時僅通一刺說寒酸而已

當日共事之情無緣會晤劇敘惆悵之懷彼此同乎今天下事北邊爲急得借名公雄才一經畧之以措社稷萬年之安猷所願也然南方諸鎮乃名公之輕車熟路亦所宜也當道素所深知計必有以處之容徐報附使候謝可任誠悃之情不宣

與陳幼溪書

伏承長者垂賜翰儀情意勤厚不肖如猷其何可當令郎春元青年俊才來科高第唾手可取仁賢之後必昌乃理數之宜然也車陣在京營已成一軍似足傳之永久名公方啟其端於西陲乃以大孝歸繼其

事者必不踵行如行之亦未必得法猷曾以操法數册懇二華老發與彼方將官又不知遵行否此當付之無柰何也然名公入秉樞衡指日事耳使北邊諸鎭將此法次第盡行可立待也此又關於中國夷狄氣運之盛衰名公今之社稷臣也願竟所志以報千古臨楮依依言不能悉

與江新源書

一統昇平業賊累代雄據一方與府縣相抗王陽明公於此一事不能無遺憾以後諸公每欲圖之而反受其制皆猷所親見名公一旦談笑掃蕩此功在平

淮西之上雖封伯拜侯可也乃名公報文不肯誇張粧飾而廟堂議報只如是噫世之善誇張粧飾而獲報典之懋者寗不多愧乎名公志在報國固不在此猷意切不能平每於諸老之前不覺發一慨也遠辱敎儀感激感激名公入內贊襄指日事也可躬致謝并敍夙情使還肅啟仲候可勝依依之懷伏唯爲社稷蒼生珍愛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猷知薊鎭之事自名公苦心經理之後守可固戰可勝所憂者唯西事願得才誠相合如名公一經理之亦可以無憂乃君相聖明亦獨眷注於名公而有此新命由是得大展布爲人所不能爲之事成人所不能成之功誠眞丈夫一大快事猷爲社稷有長城欣慶異於恆情肅啟代賀伏唯賜亮不宣

又與春陵王撫院書

宣大事觀彼中去年武舉鄉試錄序謂□求無厭不能一一以拒夷使往來無限制道路苦於供饋其說如不妄誠費名公一番經理然世有庖丁眼底必無全牛名公於乾坤內事一一皆籌熟於胸中自當迎刃而解何用他人過計哉猷因連日懷抱不開稽於

候賀乞不爲罪陳我渡公猷已差人星夜馳赴告以廟堂欲其速來之意計六月盡可到也榮行之日猷欲圖趨中道求謁台範以慰平生其許之歟不宣

又與春陵王撫院書

辱賜厚貺其何可當銘感銘感古來天下事唯時而已時之所在雖聖智不能逆逆之則不勝其艱反無益於事順之而行以己意要於社稷安蒼生受福斯善矣噫此未易一二與世人言唯名公可以聞此唯猷可以道此統容面悉側聽廟堂之論擢移上谷亦暫借重耳然在名公亦何施而不可乎艮醫因病制

方聖智因地立法固不拘拘治上谷之方亦不外治
薊之方之大意而從加減之何也病根總在□耳
以爲何如自順義往昌乎。中途有一郎鍾庵猷欲至
此候迎領敎將以一日而酬千古其可乎乞先賜示
不宣

與戚南塘書

猷平生鼎鼎所爲皆莫成上無以報國恩次無以酬
相知逮今歲益增精神益不如前日夜惴惴欲效古
人以禮自防而不可得乃名公以數聖賢事業赫赫
者相期奬愛過情儀物復盛令猷負愧無地銘感無

日已也華老奏稿吳職方公傾去類編完日卽送上
感華老情深者惟我二人次則吳職方公亦可謂重
義之士也肅誠伸謝佝容不備

與陳我渡公書

猷讀宋史見其夷狄之横兵政之弱每爲發憤惟時
相臣忠賢有曾侍制公李忠定公皆閩人也一則集
著武經總要以敎戰一則議制戰車欲以人推竿志
皆不竟今之兵政□情何如哉猷抱杞憂深矣翁之
忠賢過於二公從玆以後居得大展布之位際可大
展布之時指日事業當與伊周比隆日月爭流猷何

幸身親見之卽歸畎畝卽無遺慮矣□挾求封貢
當事者有兩可之疏此宜乘其意之方萌而遏之乃
不見有言及者何哉薊鎮秋防新政嚴肅舊防周備
夫何足憂猷所憂惟在遼東遊騎卒然。搶掠猶可截
禦大勢久屯挾求則難處矣翁以爲何如辱賜敎儀
感荷感荷相去伊邇時得聞敎何幸何幸陳第才志
不凡弟子賢於師其人也伏望破格用之必有大可
觀惶悚惶悚不宣

稟徐存老書

今聖人在上中國寗謐外夷賓服縉紳士民誰不知

爲恩臺當年握衡之流澤所致乎猷幸親見一時文
敎之盛而竊以武威未振爲憂陳乞設立車營訓練
三載已成一軍去春蒙三位元老親臨大教場閱視
行賞矣此營操法近可制馭□遠可爲千萬世此
則恩臺平昔知猷而曲全之蓋以猷在南方立有尺
寸耳今猷爲朝廷設立永久可傳之法於京營又豈
非恩澤。流澤中一事乎謹具操法五册陣圖五張呈
覽又玉酒巵一隻奉將問候之敬前令公子大人至
承賜敎儀感激切衷難以言喩昔伊尹壽一百五歲
太公壽一百十歲猷今視恩臺事業既超於伊呂享

詩必過於伊呂餘容不日乞休順至相庭一叩首謝
乃南歸也須至稟者

與方麓翁書

士生天地間出處不同要於聞道而後可以爲君子夫苟不聞道雖位列三公其辱無異乎匹夫夫苟聞道雖身爲匹夫其榮則過於三公蓋三公雖貴生民無補墳土未乾而身名俱泯亦不足貴匹夫雖微吐經緯而爲文本性情而爲詩皆可信今而傳後何榮如之由是論之若先生者眞足自樂而自慰矣猷自少至老心性皆荒幸領光霽之教吟弄半載餘已覺

昨非尙苦杆格未知將來所造竟何如唯先生終教之則又幸也賜教蔚然加以厚儀感激何可言喩徐子猷亦念之卽爲作書矣爲其先容則在先生也請益何日可勝瞻企不宣

與張西翁書

人生百年五十年廊廟五十年山林在廊廟則大行其道居山林則自樂其道翁咸有之豈不謂大丈夫哉猷也不肖鼎鼎半生所爲竟無一成視翁寧不多愧遠承垂念賜以教儀感激感激鴻便敬候興居依依之誠書不能悉

與王南麓書

猷嘗謂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其迹必不能常相聚於一堂亦其精神意氣常相邇耳逮今奔馳世路閱歷年久始信其然猷於名公向在粤西蒙愛最深乃一別之後遂無便通一刺惟此心無一日不在左右春初在都下卒卒須臾之間彼此皆以事忙得會敘夙昔亦不過一二次善士之在天下其相友亦甚難哉翁德政孚遠聲譽上達榮擢指日事也使猷得親炙如昔時豈不大幸歟茲因貴池司訓徐德會之便肅具小啟附候興居徐德會表弟也文學足魁

天下而竟小就爲命所限耳敝鄉縉紳士友如貴同年王麟泉乃其最親厚者皆敬重之以其負理繁治劇之才切民胞物與之念如有一邑一命之寄於人必有所濟而不獲願最可惜也茲者何幸得在名公屬末百望教而成之此固名公平日愛賢好士之本心猷可勝感激感激之私乎餘惟爲道統爲生民珍愛不宣

與郭巽峰書

猷受翁教愛無能才報恒以爲歉惟藏之中心耳俺酋西行聞已中[redacted]此買地方之幸守封疆之臣皆能

如翁智勇兼資士馬纏熟使當宁永無西顧之憂亦庶乎可流芳於千古矣同鄉有光何如耶使還附謝依依之情書不盡悉不宣

與劉宏老書

都下荷愛過厚受教又惓惓雖未得朝夕常侍左右領道誨而我翁聖賢止學豪傑真才爲猷企仰繫於心膈實未嘗頃刻忘也榮擢之後各以事忙汀漳地方之事竟不得相對一評至今歉然昔年汀中多事爲上杭三圖廣東程鄉之民時出流劫邇年以來三圖之民服化程鄉因猷議立平遠縣汀民自此安枕

翁一查即知其詳也汀州衛原任都司李柄上杭所千戶潘憲二官才能猷所素知倘得推用亦翁造就人才之夙心乎

與戚南塘書

自古有志之士不多見於世或有之亦以地之相去世之相後故相期之切而相遇之難往往而然猷之於名公可不謂幸歟交議數十年各地方共事時領教誨又多也邇來雖未得合併而精神意氣則無一日不相通非但書剌之間頻頻耳第今名公年方壯盛正當輸忠報國之日猷年巳望八即日將乞歸不得一再會而別此心悉有所未安乃昨日付林守魁奉去書欲圖之適領尊教其意亦然何其偶相孚如是乎然必如何而後使千古之下同志之士知聖世有若我二人又使我二人交議自管鮑之後乃一再見豈不快哉惟名公試思之圖之

與陳我渡公書

日在書篋中檢得陳第昔在泉中奉翁書稿復讀之知此生功名彼時熟讀小集鋒芒已露矣何其信猷之篤兵中事洞達曉暢如是之深耶恐翁當日一過目今亦不記其詳謹錄呈乞再覽必知此生異日有

大建立賢於其師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麗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之謂歟猷昨令之仕郎夫子使漆雕開之意漆雕開不自信第能自信而願領調河川至艱之任一年之間施爲作用宛然猷之家法古人喜而不寐自猷觀之真有情哉猷之衣鉢得門徒如第者傳之近又得新登武科鄧鍾者其才學志向足與第相馳騁容當併薦於翁行將撐乾坤扶社稷有此二國士奉發縱之令於其下其事業當與日月爭流何疑乎望翁之亮之也不宣

又與陳我渡公書

勇退之論自翁敎之實獲猷心猷嘗籌之久矣太公
八十以後乃成興周封國之業蓋平生藏器含章如
神砲受藥向未試放一旦得火聲振山岳自有天地
以來唯此一人足尙也後此若郭令公年八十餘猶
爲關內元帥不自引退爲德宗冊罷然亦可謂之亞
也他若廉頗困於郭開之口李廣有東道失軍之愆
趙充國有子邛之禍馬援有壺頭之阨李靖有高甑
生誣罔之事皆識不能自料鋒不能自完又無賢師
益友出一幾微之言以啟其迷卒至凶終固其宜哉
猷此一出慨京營官軍十餘萬逐日操練唯放砲數

聲而散庚戌之變無敢列一陣以見賊往歲穆宗皇
帝大閱總協及諸將領數月之前欲整以營陣以備
之無能明其開闔進退之法竟唯列一方營駐定放
砲而已猷今新制車一千二百乘設十千萬至諸陣
將京營官軍輪日敎練俱已純熟三相公及諸公卿
請命同至敎場閱視咸謂此法可橫行□中卽有庚
戌之事何慮不收奇功明歲當皇明大閱之期文武
大小將領可免周章矣猷夙昔所懷報國未盡之志
唯此一節已得酬矣況今聖政日新內外布列皆亘
古一時之英足奠社稷於億萬斯年之安猷得乞歸
以此生餘年歌頌太平於畎畝之中使後之讀史者
不以猷與前諸凶終之人並論豈不大幸歟小疏謹
呈乞爲删改平生功俱畧之唯復祖職二節歷實受
三節致詳焉使兒孫替職時不爲吏胥指難也雖然
翁所以敎猷者善也其所以自爲者當何如猷竊有
獻焉天下事唯時而已猷年七十有六時當退也翁
年方踰知命受皇上眷注之隆邊地士民欣戴得受
安全之恩正當勉力功名以答上下人期望之時必
待猷年亦至七十有六然後可以今日之敎猷者自
處若年未至是而動歸念又非猷所望於翁也噫乾

坤大鑪錘也其所就並爲精英然大荒遐阻之區雖
有梁棟之材每終於朽腐若其郊於大國人必取之
以爲廊廟之用精英之士處非其地遇非其時亦終
不能以自見第昔爲秀才上書茲又得出屬下其不
爲大荒遐阻之木可知也猷深爲之幸故縷縷言之
小集隨事論事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有古志士之
苦心無詞人才子之沈思夫烏足信今而傳後但中
有爲各地方經久之圖可少備後來君子之採擇然
必借道德之盛文章之麗足爲百代之師表如我翁
者一致詳於其間庶後之信翁者從而猷信焉乃猷

之所深願也謹具一部呈乞大筆重爲芟夷加之翦
截倘有近稿容續呈裁鄧鍾郎鄧寒松君之第三子
篤有乃文之風學通今古志充宇宙猷甚喜後進有
此人可付衣鉢見在此閒南北尚未有定處容續布
不宣

與梁鳴老書

孫子十三篇註乃猷受虛舟師原稿也謹呈上乞至
鑛登梓廣傳以開後學豈不大幸歟恭唯名公道德
宗乎孔孟才畧儔乎伊周虛以受人禮以愛士休休
乎古大臣之風爲聖上注眷之隆諸老推重之篤簡

膺今日大任猷私喜之深與恆情異何也非常之人
負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建立天柱地維賴以植立
宗廟社稷賴以奠安同志之士皆深以爲喜猷獨無
是情乎哉京師南擅財賦之盛北邇夷狄之強薊遼
之重寄得人則夷狄懾京師安而天下皆安今日之
事其在薊鎮文有撫院之撫綏經畧武有總理之智
勇仁信守則敵臺之雄可恃戰則南兵之精可用茲
又得名公就近調度之於上何用過計乎其閒在遼
東似宜一意議增新兵以壯舊兵之勢在眞保定似
宜設法教練一軍以備應援之用若渴而後穿井鑿

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此在名公知慮淵深
籌之已熟非猷愚所敢多及猷初至都下時見二華
老論當世賢公卿至名公則曰當國家之大事者必
此老及一拜挹門下卽荷接引賜教上下古今論事
言治秩秩有緒感知遇之恩思效尺寸以爲報猷夙
心也不圖日月荏苒年時已邁志雖未衰老不能用
乞身小疏卽日封上夙願有違可勝慚慨伏自三省
薦賢自代從古有之猷有門生二人相從日久委教
車營已著勞績一乃名色把總薛應梅一功歷百戶
洪道謙皆身經百戰心存寸丹南有平倭之功北抱

吞□之大應梅巡視京營科道連年有獎道謙連年
有薦今歲出防密雲督撫亦有本薦乃該推用之數
乞將道謙就補薊鎮守備[redacted]提調員缺應梅帶去標
下試用二人他時不能捐軀爲報猷甘受欺誑之罪
猷又有一門生見任古北口調河川提調名陳第二華
確菴老皆以奇才稱之故試用於要害之區受任以來
賊畏士懷不負平生名公至地方一訪之如果猷言
非妄乞拔之標下與論邊事第不能聚米陳方今戰
守之務而徵之從古制馭之方以一得之愚而裨名
公之千慮猷亦甘受欺誑之罪猷不勝犬馬圖報之

情蓋覩名公有求味兼采之大是以陳其乃誠布之
門下伏唯亮之裁之惶懼惶懼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近爲一隔之隔乃久稽問候但此心之神則無一日不在左右恭唯名公經畧數月□□懷畏向謂馭之有道則龍可馴虎可伏其信然矣俺會西行王台吉若留必能統制部落不敢擾犯宣府地方若同行則名公恩已孚威已行亦必無意外之事只恐大同近邊之地不免有不服頭目約束者未知將來何狀耳承賜敎儀垂念之情篤矣厚矣肅啟附謝容尙專致

不宣

與李翠亭書

世下衰官甚貴民甚賤視以爲同胞而恤之唯縣令得行其志耳猷少有是志而竟不得行負所學矣恭唯名公以紹古聖賢之學爲己任爲蒼生赤子事乎日與賢師友相切磋有素故其莅任數月數敎事敷士民悅服如是有用之學足徵也異時推此道以施於天下唐虞三代之佐可相匹儒豈漢世之良所能彷彿乎士可不講學脩己以爲治人用世之本哉璧東每論閩中人物必屈指名公昨又告以尊諭亦卽

許諾訂有便當發也餘唯勵志崇德皓首爲期以慰
同志之望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練兵以備不虞竊見名公有此意猷向未敢進言者以名公卽當內召或轉薊遼今思一時尙未轉又且有轉任陽和之意若不進一愚以裨千慮徒以虛文詞爲尙是孤名公平日垂愛之恩何以追古人交義之重乎北方不言戰則已如言戰非車不可獨不見古人制字乎陣字軍字轅字之類皆因車以成字惜向在薊鎭未及見猷之車陣也雷總戎公古之賢將

無以加也乞與計議貴鎭可先選步兵四千五百馬兵一千五百用車一百二十輛或如式新造或將舊車改湊旗幟器械銃砲各另製備合爲一營於敎場試練果然可觀再議添一營無事有虎豹在山之勢遇警有轉員石於千仞之山之形伏唯賜裁如以爲可采當詳具請裁

與董北山書

憶昔江南共事其境之或順或逆或得意或失意我二人者慷慨任事心圖報國志切救民同也及在冀北則名公所處之境爲順爲得猷之所處逆與失矣

乃名公於猷愛踰骨肉無間順逆得失先後如一日今我二人皆老矣名公賢子賢孫滿前足繼於後長春園之樂眞神仙中人猷應襲長兒咨榮年方十三次兒方二歲又不知長大來能如名公兒孫之賢與否所畧可意者先舍弟之子咨禹已中應天鄉科或可望其有建立耳名公在北猷在南一別幾二十載玆在都門始得承教儀又得令郎及諸孫時時相接與昔日親領色笑無異欣慰之情難以言喻但猷讀長春園集倦飛思還之念已切乞休小疏不日上矣一南一北百年之內又二十載之後令孫輩宦遊於

南願名公再惠雙鯉使猷得欣慰如今日豈不大快乎哉國學中事無敢不盡心容完日另布縷縷之情書不能悉

與谷近滄書

朱生至奉光教惓惓可勝感激感激妖星兩月後已滅蓋天心垂愛聖上而聖上又益脩德以答之天人之際感應亦神哉邇來竊觀君相之意在於整搠兵政以防變而以訪求文武才畧之大臣爲急噫豈有能出名公之右者乎計必在簡注之中東山之起指日事也猷得摳衣親領一日之教以遂生平企仰之私豈不大幸歟天下事種種筆不能盡書統容百[illegible]依依之神先馳左右不宣

與吳少栢書

連日未得請益敘別罪罪孫子書只有一付昨梁鳴老取去名公至彼印有乞寄一部幸幸士出名公門下不問可知其賢猷願與之友也乞令來相見楊坡老舊職方也旋入本兵以其熟於南北邊事名公於南北邊事與華老講之熟矣目中知兵足繼譚老之後非名公其誰與歸匪佞匪佞猷有論兵簡要二條謹奉覽教餘惟爲社稷蒼生珍愛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承賜與吳制府論車陣書於兵法得其深矣何容贊一詞猷每概今之言車戰者多惜其不言車制也前歲遼東亦差人來京畲車式累次得功皆稱仗車之力未知是用京營之制否名公必欲整練一軍備用乞取猷一曉事人帶匠二名至彼先打造二輛果謂與常車不同將一輛送制府驗看一輛留鎭依式造一百二十輛用猷操法訓練□人見之當知其必不可犯而貢市之事益可久也車將則楊瑄陳第皆能明猷之法者也伏唯賜裁猷近與友人論兵四節呈

乞賜教不宜

與王荊石書

鄧鍾少從猷遊志存聖賢性命之學心慕古人經綸之大猷不能及之也其私淑名公之教已有日昨蒙賜進旨要數言眞如時雨之潤物歸而益喜謂此生可不錯過矣願名公終教之師弟子之間志意合而終日不違孔門之後少見如名公教育之而樂鍾即自信其非凡品也猷爲造化小兒所苦未得請益心則如渴倘容倘容不宜

奉方金湖書

恩臺之恩深矣厚矣當於古人中求之今世垂念故舊之篤如恩臺者未嘗見也進退之義猷處之如此其明決恩臺成之如此其至美千古而下讀史者又增一快談矣此生不能報來生爲犬馬以效報猷此一念神明知之但得早一日則早受一日之賜無任祈懇

與劉龍山書

恭唯名公學問精深制行端謹北方豪傑未能或先乃以能問於不能猷不自揣開陳數條蓋平生空有其志未能一一持行者呈乞賜覽必謂此皆我之能事何其贅乎笑而揮之可也

一以實心行政惟日孜孜爲國爲民一毫虛套不用也

一逸衆七分勞己三分寧勞己以逸衆

一損己二分益人八分寧損己以益人

一怒於甲不移於乙顏子不遷怒是也

一有過失心自知之即當速改不可遂非顏子不貳過是也

一遇大逆事人情必大怒即堅忍不怒徐以處之此中有大受用處

一遇小事忍已多次忍又觸之其怒必大能再忍而徐處之不亦善乎

一不明理之人執其說以爲是惟當順之則寡尤矣

一馭衆之初全要用恩使其知感在心以後當用威而用威則無有不服者若初任之時威嚴太過人皆怨之後若有恩施之亦難釋衆人之怨也

一新任之人多喜改前人之政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大抵須仍其舊而以新意行於其間又不可太驟則物議無由起也

一利不百不易業如欲更張一事比前有十分利便

則可若相去不多則不如仍舊也

一見大賓只行當然之禮抗固不可亦決不可太卑太繁而使人輕之其言語宜寡而又寡凡事行得十分只可說得二三分

一遇大事即要擔當生死亦不恤不可有一毫推委功則讓人過則歸己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一心已盡矣事已任矣而人猶不知且從而毀之此則不必屑屑與之辯白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久則自然相信也

一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

子勿忘此古人之言宜玩味也

一爲朝廷做得一好事立得奇功心甚自得不可詡其功利其接人之間都如平時一般不可使人見我有自得之色世乃有耀功以誇人者亦陋矣哉

一寧人負我勿我負人

一與其均持於後不若拙戒於初

一人有不及當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諭此乃遠怨之要法

一心有所愛不可過愛心有所憎不可過憎

一人有片長即當揚之而不當掩之

一凡日間應事有眞主宰以應之不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緒萬端各得其當而不差若無眞主宰隨氣奔放則忙而不順理也

一凡屬下批迴最宜速發不可使下人難之而我不知也

一黃石公有一部兵法在人間而人不知曰仁之一字所當玩味也

一我有大過失於人終身以爲歉人有過失於我事過即忘之

與戚南塘書

邇者邊外傳警聞督撫各道及各路之將甚忙名公談笑分布意獨安閑無何事定而衆益服猷謂社稷之臣如名公非但一時文武邊臣所共倚賴朝廷之上倚賴尤多猷今年來志氣與血氣皆不如前又思自古老臣再用每不得善終者由其英華之氣平生發洩老年力量分數自減唯渭川之老其出也晚其伸也大理之宜然耳猷昨乞疏未蒙允七月間當再上本兵方公許欲爲懇於相公八月或得南行矣竊慨友義之重唯稱管鮑悠悠千古二人之外何寥寥乎戚俞之交世人皆知孰能爲記以傳千古乎臨行

時尚圖一晤而別其許之數辱賜敎儀感激感激謹
情布謝可任瞻仰之誠白馬關提調王惟一年青志
壯得出麾下陶鑄之異日當成一偉器也百望青目
幸幸不宣

與江新源書

陽明公生平事業彰彰在人唯黃鄉積寇乃其不自
得意之事名公談笑掃平非但朝野一時之人稱快
陽明公地下之心亦慰且服也此皆由名公德性精
純經畧靜定之所致漕河之功告成可立竣矣社稷
倚賴之臣名公足以當之敬服敬服廣中領益最深

去歲敎儀感荷未嘗頃刻忘茲因差官王廷臣之便
謹具小啟附候興居廷臣新擢武科才志不凡茲出
麾下督成異日足當一面又都司俞尚志亦猷舊用
有功之官勞多淹久併廷臣望乞試用如有可觀則
賜拔之異日均當捐軀爲報也瞻企誠切非書可悉
伏唯賜亮不宣

與陳扶搖書

天生豪傑每拂亂所爲於其始而後大就於其終稽
之古徵之今莫不然也乃公之暫屈猷固知其無不
伸之理何也公負豪傑之才異於時輩猷所望公他
日之事業不少今果然矣唯益努力以不負聖明與
各知己可也暫然相別入衛時得一面晤尚有衷曲
之言相告唯亮之亮之不宣

與陳我渡公書

邯鄲夢覺黃粱始熟屈指夢中事有五十年之久猷
奉職驅馳實歷五十年於茲矣回首一觀窮通得失
皆成陳迹與邯鄲之夢何異乎噫一夢之事五十年
實歷五十年事如一夢則千萬載閒乾坤內事不過
如是猷心已洞然而尊敎又開示之甚明前疏上時
懇告金湖公已草淮休覆疏及請敎諸老不允令覆

疏乃再改今又苦懇金湖公許待張相公至欲爲懇
告但筆力不充前疏承敎無山林氣誠然也此疏雖
加切亦不能盡發所欲言乞大筆爲潤色改削但得
君恩許歸莫非名公之賜也乃若名公道德才畧朝
野推重功名事視之雖如浮雲然有命存焉處之當
順其自然待尊年已至七十六猷奉勸之切亦如名
公今日之敎也辱賜敎幷厚儀蓋古人所謂相知而
知心者猷何似受名公之愛之深若是耶言感已多
亦贊也猷子若孫尚知感於世世歟伏唯賜亮不宣

與洪先生書

男子生不爲宰相則爲師儒蓋宰相任輔弼之責得行其志師儒教人爲宰相而已之志亦因之以行也故近例尤重師儒而擢任有司者多登封之士多稟嵩岳秀氣旣得沾先生時雨之教他日豈無爲相者哉凡此皆猷所以爲先生賀也小徒少林僧宗擎去便附候與居此僧林壁東老先生重其平日有軍功甚愛之給與住持劄付諸望青目猷實感激感激不宣

與戚南塘書

猷奉職五十載今年七十有六上無以報國恩下無

補乎生民不過犬馬之齒而已方以爲愧不暇乃辱名公篤念舊雅遠賜教儀情交之備感激益深難以言喻伏自思唯先賢如趙充國馬援年七十餘人皆以老覗之猷之平生遠不如二先賢而年又過之乃不知止足寧不爲哲人所笑乎昨乞休未遂卽日再乞也前奉告請將一會而別竊仰名公一代人豪乾坤內許多大事皆屬一肩任之區區報國未盡之意亦有許多欲面請裁也其許之歟肅情附謝瞻依之情言不能悉伏唯賜亮不宣

與楊朴菴會確菴書

張軍宿野必擇山陵水澤爲向背以安營不問東西南北也其旗色當隨吾營之左右前後配以青白紅黑若拘東西南北恐滯也猷已令各營照舊矣尊敎以爲何如

與陳我渡公書

□驕兵辱時事可憂不忍言去盡瘁致身以報國恩猷平生願也顧廟堂之上已有保邦制治之良圖猷老不能用自愧尸素猶躊躇於數年之間徘徊於三宿之際此心實不能已已歸於江湖有遺憂矣所恃社稷大計名公能任之竊意宜堂堂正正列一車陣

衝□老營決一戰以破之乃可立威而使其心服噫此未易一二與世人言願名公之圖之也方當遠離伏又思之不但國恩未報不得列於古忠臣之林知已之恩如我名公何刻肺肝無能寸報亦不得列於古義士之林負愧切衷神明知之名公必能諒之也不宣

與春陵王撫院書

古來稱交義之篤者必其同事有素形迹綢繆未有若猷於名公向乏尺寸之勞又無傾蓋之舊神交於形迹之外終始不渝其意或仕或止咸以社稷大計

相講求千古之下同志之士相傳以爲美談也猷友薛南塘公親姪薛應梅中二次鄉試武舉充名色把總頗諳兵畧隨猷京營教練兵車向未能提拔之猷伏見名公愛士惜才勇者願捐身致命智者願吐奇奮畧應梅志不在義士之後望乞收錄試用必有可觀猷當遠離應梅時立麾下如猷時在左右也無任瞻依祈仰之情不宜

與陳我渡公書

猷向日家食自知不適時用將終身畎畝翁曰豈有志在天下國家一屈於讒而終不獲伸乎及得後府

之報翁喜而厚助其北來之費猷今桑榆景迫血氣已衰猶蹇蹇然欲致其身於宦海翁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豈有老不能用不知止足而不囘終者哉及君恩許歸翁又喜而厚助其南歸之費猷進退義明皆翁之教終始保全皆翁之惠故謂子孫世世當知感激天下後世將相傳以爲美談也布情附謝倘容倘容不宜

與春陵王撫院書

昔伊尹以堯舜君民爲己任亘百世而下豈無志伊尹之所志者哉猷有其志乃向馳驅於多士之地旁皇於戎馬之間虛度日月以至白首夙昔令願竟違莫酬回首徘徊良用憫然所私幸者今世公卿之間欲致君民於堯舜而身親見者名公之志獨耿耿然猷蓋竊見名公居台輔在指日時可爲位可爲道德才畧可爲天下患無同志耳何必事業皆出於己願名公之圖之也猷在江湖之遠惟傾仰祈之誠可無廊廟之憂矣盛儀拜領圖報無緣藏之中心何可忘乎賜亮不宜

與戚南塘書

猷他無所長唯聞人之賢心誠慕之見人之賢心誠

敬而愛之名公一世之英也其所施爲皆猷所親見而灼知愛敬之情切於衷腸況又受名公之愛之深繫於肝肺每中夜思念及與相知對談推讓名公不啻口出神明知之名公於猷情亦同也猷故謂今日交議可傳千古已爲美談茲名公所教者言其終也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聖人之言眞有情哉我二人者所當玩味又聞諸公子皆千里駒猷兒輩雖然魯質當申告之使世世講之不替也方當遠離乃以事絆不得一會晤可勝悵然每執筆欲作書奉答并謝益心悵而不能成稿者數日

伏又思之千言萬語亦說不盡心相同而神相通則隔數千里亦如面孟子謂天下之善士豈必常相聚於一堂哉厚儀拜領感激益深謹此附謝蒼生社稷事願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遠人之憂不宣

與高汪溪江習泉書

猷所有事干戈行陣之顯迹每見先生所談皆性命之微從而思之乃知天下之理一源而無間也噫橫渠得聞道於文正猷得聞道於先生異世同轍乎猷義當知止扁舟南渡矣心不忘君能無江湖之憂乎堯舜君民先生指日事也願不負初志以臻至治以慰

野人之懷猷不勝祈仰之情不宣

與陳我渡公書

自古及今知進而不知退至於凶終者往往而是雖賢如子儀竟爲德宗册罷蓋無有善學易之人知進退之道者傍指一着以開其當局之昏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范雎悟蔡澤之一言遂棄相位亦可謂能明易理者猷非有郭范之勢位老昏而不知止名公諄諄然以易理教之一旦覺悟乞疏再上君恩乃許歸又得順賫武官誥命浙閩分給塡猷職名勘合以歸相知者皆爲猷喜不知猷之此行名公敎之金湖公篤念舊雅成之也淸源紫帽之間與故舊共樂此餘年敢一刻一時忘念哉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於名公見之矣又吾閩自叅遊而下供事於薊者多均乞賜裁曲成一爲地方得才一見吾閩之多才也匆匆布情不悉

與王鑑川書

人臣之事君也平居無事之時孰不意氣昂昂論議侃侃以社稷蒼生事爲己任及一遇事變利害死生之所關則徬徨周章而莫知所措往往而然是何足爲大丈夫哉名公於塞上事不顧利害而以身擔之

功在社稷澤及蒼生朝野之人無論賢不肖皆能喜談而樂道者此則無用猷贅也至臨呼吸死生之際不一動其心談笑成天下之事唯猷一人知之而朝野之人所未知也嘉靖丙辰丁巳年間倭亂方殷用兵海上驚波怒濤則舟楫顚危交兵接刃則勝敗難期事之關乎死生孰有大於此者猷每見名公精神靜定而勝算先得無一戰不身親指揮無一次不收功萬全賊勢從此遂衰地方從此向寧吳淞寶山江海之間名公發令於其上猷供鷹犬之役於其下故知之最眞他人未之知也噫爲臣者處利害死生之

際若名公者亦可以無愧矣遠歲猷取入後府名公
從容語之日車戰之法從古有之畿輔之地用之尤
宜遂與科道議題覆行命猷主其事萬全十千。諸陣
相與酌裁創立卽今京營操熟萬一有□入犯如
昔歲足以敵而破之無難也古稱社稷之臣名公眞
可以當之功成身退林泉自適猷所願學者近乞疏
再上君恩許歸離帝鄉漸漸遠今不可期矣離名公亦
漸遠非唯此生會晤無日欲借鴻便伸一敬候興居
亦無由矣伏又思惟受國厚恩未能寸報不得列於
古忠臣之林受名公之恩如此其深亦未能報不得

列於古義士之林死何以見古人於地下乎來生之
說若果有之當爲犬馬以効報也二十餘年之事百
千萬種感激之情布之寸楮豈能盡所欲言聊伸瞻
思之誠耳伏惟賜亮不宣

與林壁東書

制治保邦當於未亂未危之時自譚華老仙化之後
廟堂諸老未嘗有一人與猷論及此者正所謂感恩
則有知己則未也鞠躬盡瘁斃而後已諸葛孔明所
以爲百代殊絶人物猷竊有是志但虚受尸祿若此
於年雖免風人彼己之議猷不敢以之自處所以求
去之切也雖然猷負名公矣感恩之厚知己之眞名
公於猷兼有之也四五年閒每一侍教諄諄然以負
社稷福蒼生之事相戒勉昨當遠別處筵之重設華
文之過獎戀戀惆悵之情形於郊外分手之際繫人
心肝之閒此身一日未先朝露何可一日忘念哉推
原其故古休休大臣其量如是猷不得爲彥聖之士
其千里馬骨之謂乎陟登台輔名公指日事彥聖之
士不可勝用矣堯舜君民事業何患不身親見哉猷
不能不悵悵者廊廟江湖相去邈遠杞憂一念彼此
均也安能縮地一談如前日乎唯敎音時賜以慰江

湖遠憂不然歸途到處以向未聞道之資見鳶魚活
潑之可樂亦不之樂矣無任祈仰瞻戀之誠不宣

與高汪溪書

先生我師也平日之敎猷者皆原於性命之微江頭
分袂之際其戀戀惆悵之意又何異骨肉之情念猷
白首去國丹心係朝唯壁老與翁知而惜之翁負聖
賢之資抱經綸之畧至今未試猷亦知之眞而惜之
懇也然大才晚成自古而然大受之器終當大用萬
世太平需翁以開猷當刮目見之請識之以爲指日
之驗猷所快者翁於異日受知聖明身居廊廟猷遠

在江湖縮地無術欲窮日夜談今古事共發慨歎如
昔時不可得矣唯敎音時賜以慰故人析望大行其
道之意足矣不任瞻戀之誠不宣

與朱謹吾書

今四夷賓服國家閒暇在位在職皆一代賢能之士若我名公賢足以正朝廷正百官能足以修庶政立庶事又其選也猷所有事者節制耳禮樂之朝所不講聞嘗以節制禮樂合而論之而人又未之信乃以桑榆景迫尸祿爲懼乞歸田里今於國家已矣所深愧歉者受國厚受。涓埃莫報不得列於古忠臣之林

累受名公之恩此後亦圖報無由不得列於古義士之林承賜差役勤愼可愛沿途無阻天下行旅皆如漱遭遇之奇古人行途難之辭不必作也感激切衷肅啟候謝縷縷之情不能盡言容有鴻便另申不宣

與穆老大人書

今天下可憂唯在□猷疏稿言之詳矣二華老仙化後人卽不肯覆行又廟堂之上凡相遇閒皆諱言兵況肯求能將兵之人乎猷故曰他日當天下大事者或伏在百寮之中非見居要路諸老也何幸得見名公志在社稷蒼生如此其切猷老不能用於國家已矣名公猶愛憐之深其古人市千里馬骨之意他日當天下大事國士願吐奇奮畧壯士願涓。軀致命其何事不可濟乎退處江湖之野人可無廊廟之憂也求士一節壯士易得國士天不常生壯士翹雄易知國士學洞古今才兼文武知而信之於根核未萌之時甚難陳第見任古北口調河川守備鄧鍾見任贛州羊角嘴守備猷蓋以國士期之謂其有天下之大學術必有天下之大事功也又見任喜峰口叅將陳忠見任淮安都司俞尚志見任廣東楊電叅將楊瑄見任德州遊擊陳伯懌原任淮安鹽城守備丁介夫

淮安聽用武舉鎮撫黃廷臣亦其次也以上諸子猷蓋親知而能信之其在天地四方亦必有之猷未之知容徐訪另布猷以馬骨一見名公沭以非常之恩欲騁千里之足以爲報今無期矣感激切衷何日可忘草草奉謝餘容前途另陳不宣

與林碧塘書

任天下之事有爲目前計者有爲長久計者如不屑爲目前之計必其有長久之計自執以破之若無長久之計不得已則姑爲目前之計暫且塞責亦一說也猷昨過黃河得見大疏謂遙堤苟且目前崔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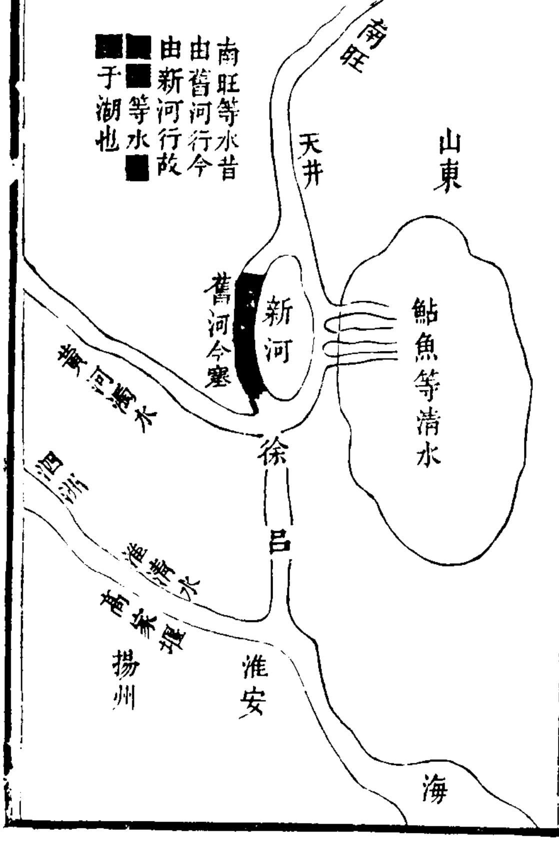
所當緩可謂持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顧矣若又有長久之計當急之務足自執以破之彼將何說之辭以攻我乎猷伏見名公聖賢學問豪傑才畧爲如丙推重久矣苦不得躬造門下一劇談此事也雖然天下之事更有大於此非名公其孰任哉願益堅勵以俟之黃河之水如何而淤如何而通不求其故唯用力於堤其在他日淤上加淤將遙堤之上復加遙堤乎神河解因慨而作有採而行之則遙堤自然不築崔鎮自然不塞古人謂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是也猷願承教甚懇甚懇不知何日得遂也容圖之不宣

神河解

黃河之水奔趨不常人以爲神愚曰非神也勢也神則目不可見理不可推勢則目可見而理可推也夫水有濁有清清毋衝濁則流而不滯否則水去沙淤淤高水淺雖小舟亦不能行卒遇一夜滂沱雨水衝去之雖重載糧船卽行無阻稽之往事數數如此人莫不知之也黃河自星宿海流出沿途有乜里河火禿河哈剌河洮河澗河鵬椏河野龐河濟河沁洛河伊河涇河及各無名小河皆節有清水流衝黃水故由汜沁而上向來少淤惟從汜沁而下不見有有名傍河雖各有無名小河水勢甚小故每有淤患淤上加淤沙淤日高水性就下其勢不得不橫奔而出目可見而理可推故曰非神又從汜沁而下河堤旋決旋塞旋塞旋決而遙堤興焉黃水至徐州二百年來直流出海少淤者爲山東有七十二泉之水流出南旺兗州府河之水出天井玉空橋之水出魯橋毛連硯尾二溝之水出棗林鮎魚泉之水出珠梅薛河之水出楊家樓佃庄屯之水出西柳庄地浜溝之水出境山淮水出清河口大勢清水同來衝濁向流少滯唯自高家堰之決淮水流入黃河者勢小故淮安外

河之沙日積自鮎魚泉薛河佃庄屯大勢清水注湖唯南旺天井諸口之水流入黃河者勢小故徐呂二洪以下之沙日積今軍門獨斷塞決以導河固堤以防決築遙堤以防漫造減水壩以防漲可謂得治河之全策矣尤留心於高家堰之築朱家口之塞卽日斷流使淮水照舊出口一則淮陽各州縣之民無水益深之災一則淮安外河積沙日得清水衝流出海而府治之地可安若又將大勢注湖清水設法善處不妨運道務使再來[redacted]而下前積之沙必漸衝盡去也噫[redacted]其說而未得

乃謂之神天下之理生尅而已矣濁水能生積沙清水能尅積沙以水治水思過半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水之清濁通塞非高非遠千歲晝夜如斯而逝不求其故而歸於不測之神何哉作神河解



與舂陵王撫院書

今在位者賢在職者能國家閒暇禮樂聿興誠雍熙之盛際千載而一時猷退處江湖惟歌頌太平而已可忘情於天下也猷不能忘情者薦紳士夫每言天下可慮之事三□黃河宗室是也宗室之處求無良法以俟君子制馭□猷嘗聞教於名公謂龍可豢虎可馴者知其欲之所在而投之耳□所欲在於菽粟布帛我有操縱之柄自能使其心服又得因此脩治城堡訓練車馬如敢背約不服制勝之[redacted]聖天子巳將□之事托於名公[redacted]治河向無定議猷甚慨之乃自[redacted]河發舟夙興夜寐深思竭神復求詢操舟故老及各地方士儒一旦豁然作神河解蓋詳言清濁生尅之理發前人所未發之意然必待其人而後行名公卿日召秉樞衡矣謹稿呈乞削裁力主於上責令任治河之臣遵行之可永無沙淤之患也噫自有天地以來有此人類則有此□有此江山則有此黃河制之治之代有其人勢盛則衰時極而轉有數存焉聖賢豪傑之生會逢衰極轉盛之運則事半而功倍今之□豈難制哉黃河豈難治哉[redacted]圖之也不宜

與陳紫台書

伏讀海塘稿外作斜階迎順潮勢砌石縱横騎縫壘連施木樁以盪湯開新河以洩潮造五橋以便涉捜尋舊石既省採買之費開白洋河又省扛擡之夫經之營之數月成之心思所運算無遺計善後六事益精益密名公之功眞不在禹下矣其在他日推此艮圖造一世蒼生之福奠千萬年社稷之基其事業可㫖見猷忝鄉末有餘輝也黄同知者昨在淮上[redacted]接論議喜其濟事之才今乃知其平日得名公所督敎也猷老不能用於國家已矣昨[redacted]于淮深慨治

河者不求其故借作神河解不識脅敎以爲何如拜領宴賜之厚又差人導之出疆此德宏恩厚藏之中心何日可忘使逕附謝不任瞻依之誠不宜

與我渡陳公書

翁命猷乞休其言不一而足兄弟骨肉之情何以過之本兵二次覆本內數語何等光榮又另給勘合馳驛及辭諸相公諸公卿皆謂完名全節自古以武立功名者得全終始有幾人哉[redacted]張洞齋公管西城托四城道長共助夫一百名海內相知諸老及同鄉諸公郊送咸嘖嘖稱羡此又何等光榮一路夫馬無阻但見各士夫及本省撫按三司無不稱羡至泉合城士民士夫親戚無不爲喜合家之人其喜尤甚道府禮意優隆又何等光榮不意五月初六日染一重病死而復生家眷已到家棺衾之類舍姪卽已齊備若死目無不瞑矣至今身體弱甚足不能立地呻吟牀席閒須半年後方望全愈如在京得此病死無疑如不死病勢遷延萬里之途如何得歸非翁進忠言猷何以得生[redacted]家今日中夜興思感泣無已至猷出處之節濟猷生死利害之間交義如翁當於古人中求之今生不能報來生爲門下犬馬可也

手不能成稿口念與人代書說不盡心中意尚容另布正氣堂集茲又刻添矣序文伏望早賜登刻傳之千萬世人重翁之言因以重猷也不勝感激之情不宜

正氣堂續集卷之一終

第一葉第八行預防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一葉第十一行柰何見正集卷首

第二葉第十四行文憲之憲似當作獻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五行溥者之溥似當作溥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十七行預蓄之預見上

第七葉第十三行右但據史記呂氏本紀作右禎前漢書高后紀資治通鑑漢紀俱作右袒說文云但裼也偏脫衣袖也閩縣陳太史壽祺說文經字攷云但即覲禮肉袒之袒

第八葉第十八行緱氏據戰國策塞轘轅緱氏之口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屬縣緱氏晉書地理志河南郡緱氏明史地理志河南府屬縣偃師註府東少北南有緱氏山列僊傳王子喬曰待我於緱氏山頭俱作緱氏第十九行氏人之氏似亦當作氏

第九葉第二行足似之似似當作任疑傳寫之誤

第十一葉第十二行慱求之慱似當作博疑傳寫之誤

第十三葉第十七行素十年之素似當作數疑傳寫之誤

第十六葉第三行馳驚之驚似當作鶩疑傳寫之誤

第十七葉第十行俾連問結按下篇與郭華溪書篇作俾速問結

第十八葉第十七行枝藝之枝似當作技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葉第十一行肖雪峯據集首明史本傳作蕭雪峯

第二十二葉第五行若無之若似當作苦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八葉第八行第九行三徭宇似俱當作徭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九葉第十二行第十四行二徭宇見上

第二十九葉第十九行賊船之賊似當作戰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葉第九行搏滅之搏似當作搏疑傳寫
之誤
第三十一葉第三行垂教之未似當作垂教之
末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一葉第九行不以服廂毛詩作不以服
箱謹據
御定康熙字典竹部箱字註云與廂同
第三十二葉第十四行而不教諭似當作而不
敢渝疑傳寫之誤
第三十三葉第十七行折之之折似當作析疑
傳寫之誤

第三十三葉第十九行對頁按本卷與陳我渡
公書篇卷之七爲遼東□情疏篇俱作封頁
第三十三葉第二十行不愚之愚似當作虞疑
傳寫之誤
第三十四葉第十六行預調之預見上
第三十六葉第一行受君按本卷與王敬所書
篇作愛君
第三十六葉第十五行摳依似當作摳衣疑傳
寫之誤

第三十九葉第二行下極之極似當作[illegible]疑傳
寫之誤
第四十一葉第十四行感有似當作咸有疑傳
寫之誤
第四十一葉第十五行一枝之枝似當作技疑
傳寫之誤
第四十二葉第三行相日事按本集多作指日
事
第四十二葉第十行一枝之枝見上
第四十二葉第十五行折肝膽之折似當作析

疑傳寫之誤
第四十二葉第二十行惶惶似當作皇皇疑傳
寫之誤
第四十四葉第十三行布政司斷事據明史職
官志云布政司都事又布政司知事明李日
華官制備考亦作都事知事
第四十四葉第十六行傳學之傳見上
第四十五葉第四行乎生之乎似當作平疑傳
寫之誤
第四十五葉第八行憶度按正集卷之五蒴面

陳時務篇作億度

第四十五葉第十八行明白之白似當作日疑傳寫之誤

第四十六葉第十九行咸結之咸似當作感疑傳寫之誤

第四十九葉第十八行尙支之支似當作友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三葉第三行柰何見正集卷首

第五十五葉第三行昌乎之乎似當作平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六葉第四行槍掠之槍似當作搶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六葉第十七行恩澤之澤似當作臺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七葉第十一行杆格之杆似當作扞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八葉第二十行此買之買似當作賓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九葉第一行縛熟之縛似當作練疑傳寫之誤

第五十九葉第六行止學按本集多作正學

第五十九葉第十七行議字據韻會云通作誼

第六十葉第四行交議之議見上

第六十一葉第七行壺頭據後漢書馬援本傳云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章懷太子註亦作壺頭

第六十一葉第十四行十千按本集京營戰車近議陣圖作十干

第六十三葉第三行乃文之文似當作攵疑傳寫之誤

第六十五葉第六行王台吉據明史作黃台吉

第六十六葉第十四行虎約在山按本集多作虎豹在山

第七十八葉第十五行交議之議見上

第八十一葉第三行十千見上

第八十三葉第十行厚受之受似當作恩疑傳寫之誤

第八十四葉第二行狷軀之狷似當作捐疑傳寫之誤

第八十五葉第一行持立之持似當作特疑傳

寫之誤
第八十五葉第三行爲如內推重按本集與劉
湖山書篇作爲海內推重

正氣堂續集卷之二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昱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詩

和忘機詠桃花韻

前度劉郎去不歸可憐只剩一株微寧知仙種千年結能令凡身白日飛何處獨無樵子笑多中求異俗情違此花不幸人應似舞葉因風上衮衣

送忘機先生

青衣初換獨徘徊湖海廿年今始同猶問同心何處結風飄桐葉是良媒

舟師

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雲霧須臾淨天外旌旗上下翀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景裏歸篷近背水陣奇戰士功

題普照寺

壁上舊詩拭目看綱常從昔一肩擔驅馳四十年來事莫報君恩祗自慚

又

扶桑東去更無山天外浮雲獨往還劒履半生湖海遍老僧羸得百年閒

又

借問浮雲雲不語為誰東去為誰西人生蹤迹雲相似無補生民苦自迷

又

共說留雲洞興來冒雨登應疑天地始有意海山凝氣為凭高壯詩因對景增滿償忠孝願我亦從山僧

又

未工詩字書盈壁待得工時事若何欲寫心中無限事不論工拙不論多

與尹推府

匣內青萍磨礪久連舟航海斬妖魑笑看風浪迷天地靜撥盤針定夏夷淵隱虬龍驚陣躍漢飛牛斗避鋒移捷書馳報承明主滄海而今波不澌

試劒石

名劒淵沈誰得知無端自躍欲何為抵從賊子斬頑石莫若終沈在水時

送武進士

虎變文何蔚咆哮百獸愁至才君嬌嬌唾手覔封侯

又

半生磨劒白於霜此日觀光始露芒一担綱常千古重兩肩忠孝百年忙王臣伯佐君何擬孔思周情我自忙聖主中興多士進試看麟閣孰流芳

詠牡丹

開花眼底千千種此種人間擅最奇國色天香人詠盡丹心獨抱更誰知

別李思責

朔北蕭風吹我衣正陽道上送君歸勸君更作東歸

計莫問是今與昔非

送鄧聲元

朔北蕭風吹我衣正陽道士送君歸君今且向南溟伏佇看扶搖萬里飛憶昔與爾先將軍結交意氣橫霄雲二十年來天造屯大江南北檄紛紛戎陣江南天地分將軍江北龍虎賁鳴雷抗電元凶債談笑盡殲犬羊群將軍自此功名聞慷慨相期靖□氛豈意中途為商參蕭陽海上忽傳音天乎天乎何難諶奪我友生傷悲心皇家求士羅網深將軍兩子擅詞林倚馬作賦高山岑難兄難弟人共欽我為將軍開此

襟須知時往歲載臨更願難兄名占天下先天衢經陟難弟聯難弟喜讀出師篇成父夙志在見賢予馬雖瘦行步遄指日馳騁赴燕然後塵期爾策力前長車一日陵九天胡馬遠取北海邊奠我皇圖萬斯年

步天卿席上催杏韻

世際清平邁有虞上林分付杏先蜀莫教春半紅如錦祇忞日中紫閒朱座客憐花催遠發天卿愛國早爲圖我來無限丹心事何日順風一大呼

送江達泉之任勛陽

清源山水天下麗五百年來生名世先生少讀古人

書寤寐孔周志何銳居家孝弟譽洋洋理民到處頌弗替與朋友信事君忠直道濶行反多滯蠷蠖爲重千鈞輕眼底孰能辨蕕薰世路風波任浮沈先生裕然惟自勵勛陽分野耀福星縉紳共惜乍分袂而今聖主已知名不次丹書指日逮入秉樞衡佐中興遠超三王邁五帝事業洸赫更誰儷蒼蒼時有雲霧蔽須臾歛卻依然霽丈夫伸屈與天契再囑努力功名際氷霜不辨漸成勢早爲社稷蒼生計一身萬載綱常係

又

車甲堆將北岳比皇圖已奠萬年基封侯自笑平生夢歸去來兮是醒期

楊西洲南征贈以戰袍

我着此袍經百戰半襟猶帶血淋紋天階今日朝衣換忠孝連袍付與君

觀千里馬或令於甬道試行

笑將龍種騁中庭捷巧何施緩步行待看流沙遙萬里須臾踏破古豐城

送魏少坡立功嶺表

神劍當年已露鋒斗文久被暗塵濃而今磨得龍光

見存報君恩萬里封

送裴給事雙壽榮封

五色雲翔丰露滋鳳凰巢在高梧枝天地生才應有爲百祥借萃兆目期汀南山水天下奇九龍峯勢奮溟池十八洪聲雷雨施開氣千年今更熙裴氏世德神明知

吾野詩人移住

湖海行藏一劒看友生義重喜相觀情思若得鬼神力無敵應登李杜壇尚友多賢交道古索居寡侶我情難叮嚀爲製平□賦持獻君王瀝膽肝

復志機詩人

升沈世路奕棋看瀛。輿山人傍眼觀疑有黃金來買賦直遊京國策吟壇當年只道無家好今日方知臨老難憐爾平生詩滿篋盡如子美抱忠肝

贈志機還鄉

太山自高海自泓虎變龍潛任和清伊周事業莫輿京許由巢父甘逃名先生從少利名輕倚馬成章擲地聲朝遊齊晉暮燕城到處王公倒履迎西風久客動歸情蹤跡平生似夢醒北山我亦有舊盟移文自嘲草未成丹心耿耿何以報承明

送傳仰山受儒官榮歸

十洲三島海洞天空中白日飛神仙種桃結實歲三千鞭鸞駕鶴日翩翩禾山大海八面圓鏇人非仙節大賢先生伯仲相後先墳典讀誥三冬研自笑生來道骨堅塵看軒冕樂談元訪道南嶽復北燕詞賦誤動聖主憐書名昇左授儒員殷勤稱謝玉階前豈覲尚未報埃涓願乞相依忠孝全君恩許歸志怡然士林共贈高尙編堆金積玉爛斐斐冠蓋濟濟對離筵但得世運長清平山林廊廟同祝天子萬斯年

題畫鷹

義高不擊伏積怒生全剛塞上擊飛鳥時方展翼翅

贈王三坡奉使榮行

到手功名君志壯異鄉言別我情難承恩日侍明光殿宿德人稱大小韓寶劍郵亭時自看故閭晝錦古來歡相逢若問朝端事武烈文謨萬國安

別黃吾野南還

湖海行藏一劍看先生貌古腹中寛思穿月脇神明啓氣憤。天心斗宿寒規過平生君義重言離此日我情難高風聖主知名久訪見蒲輪向考槃

詩送少林寺僧宗擎 有序

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擊劍之技後自雲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負精其技者千餘人咸出見呈之[illegible]視其技已失古人眞訣明告衆僧皆曰願受指教予曰此必積之歲月而後得也衆推年少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從隨予南行出入營陣之中時授以陰陽變化眞訣復教以知慧覺照之戒及三餘載二人曰噫有餘矣乞歸以所受之教轉授寺衆以永其傳可也遂許辭去倏爾又十三載矣門者忽報有一僧求見與之進乃宗

擎也謂普從已化爲異物惟宗擎回寺以劍訣禪戒傳之衆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傳可永也去歲二月間來都下戒壇受戒留久未回昨始聞知即來叩見予怡然喜異鄉故舊得再相逢一敘往事芥子針鋒佛家取諭。不甚奇乎詩以遺之

學成伏虎劒洞悟降龍禪杯渡遊南粵錫飛入北燕能行深海底更陟高山巔莫訝物難舍回頭是岸邊

賀戚南塘壽題潮中一品圖

泰山天下獨擅奇丹崖青壁萬丈巍東連蓬島仙人居潮汐潮來自透迤中有一仙貌怡怡白玉簫管手中持迎風清夜一聲吹潛蛟壑舞彩鳳隨聲中眞意更誰知願期天子萬年斯疆埸大將齡加龜我愛畫工有神思令人傾聽仰目睢遠獻此圖上公壽壽國壽民兮公志又無涯

贈陳恆齋南還

青囊幾味長生藥萬里持來獻聖明治國能如君治病何憂世道不昇平

贈徐韋亭任貴池縣學

昨夜論文酒數杯今朝言別重徘徊橫經座上師儒

道治事齋中邑令才麟鳳瑞因時盛出栢松節爲歲寒我此行冬盡陽春布桃李門牆次第開

別潘碧梧任信陽

一氣初分地和天漳南山水天下奸九十九峯勢綿連汪洋溟海蕩東偏地氣萃靈歲幾千挺毓先生爲大賢讀易山齋三十年中和圖闡易前元學貫天人志何堅才兼文武氣昂然（先生讀書軒有才兼文武眞男子學貫天人大丈夫聯句）平生喜誦西銘篇間闊赤子一念專信陽人士古來多先生此去道應傳朞月可使開歌絃昔慕先生漳與泉今朝分袂周與燕崇德相勉意盤旋皓首爲期忠孝全

病中寫懷

笑獻平□賦未工乞骸封奏紫宸宫半生許國空存志萬里征帆但信風有日塵飛陰漢外何人劍倚白雲中清源一枕黃粱夢手斬樓蘭上首功

送莊小石

金爵萬里任風塵收盡人間第一春佇見大鵬摶漢上清朝橋梓共垂紳

寄董北山

泰山龍氣天下麗五百年來生名世弱冠讀書洞深

際下筆長虹橫空勢憂國憂民心獨勵憶■綱縕天
地閉倭奴憑陵蒼生儆惟公與我共盟誓滅此朝食
氣何銳公戰江南我江北無何山海妖氛熄復報天
驕時反仄公鎮雲中武衛飭我亦相從効一力胡馬
遠牧瀚海域願我於公有艮緣教愛我情終始全公
今致政樂林泉我爲忠孝兩字牽即日封奏九重天
歸去熟讀長春篇伏願天子萬萬年封疆守臣忠且
賢漠塵不動海波平畎畝逸民樂綿綿中興事業千
古傳

題趙古愚册葉

公論百年定九原心自怡文開儀表運義碎元臣碑
氣節雲霄上聲名宇宙垂先賢忠孝篤後學有刑儀

遺吾趙君備述乃祖古愚先生之賢告諸縉紳
士夫迎入鄉祠小詩送之

趙氏門中有喬木三百年前王者族古愚先生造詣
絕督學粵方文宗郁制行孤高世推服鄉賢未舉人
共惜裔孫遺吾席上譬讀書閉戶手不釋早辭場屋
林泉適與人交遊貌踧踖縉紳之間咸膾炙因知古
愚道久阨遍得廸列先賢腋遺吾仁孝志已獲世濟
其美名赫赫傳之千載光史册

讀純陽集

邯鄲一頃黃粱夢五十年間事是空我百年來忠孝
事回看應與夢相同

少林寺僧宗擎學成予劍法告歸

神機閱武再相逢臨別叮嚀意思濃劍訣有經當熟
玩遇蛟龍處斬蛟龍

奬林友南征招撫李春文

憐子從征數十年臨戎奮劍喜爭先今朝快棹蘇張
舌鈎致狂奴落馬前

送海泉上人

達磨東來佛有宗色空空色萬燈傳檀經人去誰登
岸七祖而今是海泉

勉李君素

橐古轅門百計深櫛風沐雨共開襟老予欲了君恩
報憐爾忠勤一片心

陳一齋再欲删刻正氣堂集

南北驅馳五十年君恩念老賜歸田乾坤多小綱常
事衣鉢而今有爾傳

奬徐謙教練車兵

知子驅車塞外寒且將寶劍細心看他時凱奏榮封

賞百戰風霜百世安

寄高汪溪

北事堪憂日對談君思念老賜還南乾坤一担。綱常重佇看先生努力擔

送王桂峯

盈盈河畔柳初長柔葉搖風映離觴二十年來三聚散八千世界兩參商摩霄劍氣空蠶尚愛國詩詞迫盛唐應詔何時封事上共看北斗耀南方

勉吳杞

蛟劍懸霜北斗寒揮旌浯日海江干收功吳越君餘

事應繼銅標勒八閩

李君素續刻正氣堂集

生平圖籍愧未删正氣充盈莫等閒高閣勑書今銘鏤更將餘册付兒須

正氣堂續集卷之二終

正氣堂續集卷之二

第二葉第十八行抵從之抵似當作祇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三行一担之担似當作擔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三行道士按上篇別李思責詩作道上

第六葉第二行瀛與之瀛似當作羸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一行送傳仰山受儒官榮歸篇題

目傳字似當作傳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八行氣慣之慣似當作貫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二行歲寒哉之哉似當作栽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十四行陰漢之漢似當作漠疑傳寫之誤

第十一葉第八行快棹之棹似當作掉疑傳寫之誤

第十一葉第十七行多小之小似當作少疑傳

寫之誤

第十二葉第三行一担見上

正氣堂續集卷之三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序

桂衢楊公出薊鎮山敵臺圖見示爲之序

天地開闢之始其有深意于華夷之閒乎觀其淸淑秀淳之正氣凝而爲中華之土駁雜粗厲之偏氣列於中華之外爲四夷若六合浩蕩華夷無限則偏得

以混正夷得以雜華天地獨厚我中華之意於是乎塞矣是故於南東西三方之夷並以溟海波濤數千萬里不測之險限之非但曰風馬牛不相及也自古及今不能爲中國大患是不足深慮所可慮者惟東北一帶萬里之沙漠耳然亦不可謂天地無意於此也北之西偏有黃河一水迂迴之限北之東偏有太行一山迂迴之限人能因其險而守之亦甚易也乃邇年以來封疆之臣守失其職河外之夷越限而住牧於套內今欲言復事本非難乃持議莫一姑未暇論惟北之東偏時有山外諸夷越入跳梁雖旋禦而

旋退亦由守封疆之臣備禦之術未盡善耳曩歲大司馬譚公承天子之命鎮督薊遼甫至其地走幣臣鹿延桂衢楊公于帷幄參計軍事原非有相知之素得於一時與情之歸又謂其生於燕薊趙代之鄉知人情識地利足資訪問耳由是次第施爲兵政一新悍□素窺覘我地者奉頭遠竄不暇矣繼又議築敵臺於太行東來諸山邊城之上深得設險守國之義允爲千萬載捍禦之良圖落成之後大司馬親登石塘嶺子諸嶺之巔仰目列臺之雄壯遠出水門山口諸塞之外四顧賊來之徑路公實從行焉陟高履危

部曲爲之失色大司馬不之異談笑覩盼超越萬里揮諸將校指以可伏可戰可守之要區悉皆中其肯綮公乃命墨士圖敵臺山谷之形及追陪左右野坐相對之迹愚因覽是圖而嘆其時不從執事之後親見其勝猶幸獲覩是圖得敘數言於下可共傳於天下後世以俟同志之知音者稱賞爲快也伏而思之天地於華夷之分有溟海河山之限乃黃河套地爲夷人侵牧而莫敢誰何是天猶未生裁成天地之道之人也今天生大司馬矣又得專裁成之責矣而又生公以贊之是宣州湖南知其賓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賓賓主之交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譬之水焉大司馬猶川也川處高而流不息故及物之功恆遠公猶澤也澤處卑而止不流故及物之功恆少迫陰雨氣升澤亦附川上騰以施於天下猶公之道有待於大司馬而後施與世之付空言而不適於實用者不大相逕庭乎愚又竊疑之昔公之治杭用不盡才卷而懷之積道藏德甘爲太平不遇之人老也乃大司馬一聞其賢遂延之幕中倒屣傾囷歡若平生焉何哉蓋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其鋒未露其穎未脫而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亦其聲應

氣求之相感有出於形骸之外未易一二與世人言也愚也何幸得領俄頃之教盡吐平生以就訂正乃相勉曰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制之不患其器之不利今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雖無華夷天然之限當令匹馬不牧於近地況又有河山之險可因而恃乎懿旨哉公之言也旨哉公之言也大司馬志節之大經略之宏惓惓焉以奠社稷福蒼生爲念者請以質之其亦以爲然乎書以識之

王桂峯榮轉南都前府管事序

予夙聞張子房受素書于老人卒爲帝者師意其別

有一種詭秘之術非世人所能測識及見其原始數
篇而熟玩之乃教人以道德仁義禮莫非吾儒經世
濟民之書曾無一字一句涉於詭秘復考子房平生
始於爲韓與漢終而功成知隱固未始有詭秘之行
先正稱其有儒者氣象信也仰惟桂峯王老先生大
人稟含宏光大之資抱廣溥淵泉之量少讀百家書
上下馳騁以堯舜其君利安其民爲己任策名甲辰
會武榜節一人其對揚兵略三章內而本於忠孝節
義外而推及家國天下微闡河圖洛書之表裏顯言
綱常倫理之負荷蓋主司所問者陣先生所對卽孔

子嘗聞俎豆之意也昔鎮金山冒犯風波屢建平倭
之績乃人世風波視海上尤甚慷慨安愛平生忠信
不爲少移遠守廣右以仁廉駕馭上官樂爲之用古
田懷遠府江諸峒久據之獞次第蕩平此予與共事
目擊而親知者蓋由先生有儒者之學問故能立豪
傑之事功其有得於老人素書之遺旨歟我明自太
宗以後定鼎於燕實以□□種類布列於東北塞外
燕薊乃最要之區故建都以鎮壓之有謂九邊之地
皆與□□爲鄰何獨偏重一隅殊不知周秦漢唐而
下□□強盛皆在東北一帶今之天下所可憂者惟
此耳廟堂之上選擇而擢先生於此誠有深意於其
間先生躍然命駕卽就者亦以滅□□報聖明答千
古之志有可售之期也顧比年□酋効順北事少緩
而留都適有細故乃轉先生於南一經理之予於北
事實懷隱憂固知先生今雖南行復轉而北尚有日
也忠臣義士志可矢效精誠氣可運量宇宙恨無兩
身用於南北永奠社稷之安然後此願始慰耳雖然
先生以一身係南北輕重如此傳之千載有餘光矣
其在一時同道諸公既悵其麗澤儀刑之遠去而相
觀義疏又感其聚首協恭之素篤而言別甚難在予

與先生情義則二十年如一日其係於心肺爲獨切
也於其行書以識之

管梅軒榮轉上谷南山奉贈以序

韓文公稱燕趙之士慷慨奇瑰出乎天性愚私心慕
焉向求之燕市而未遇其人近有事於京營日得親
炙燕趙諸公彬彬濟濟文公不欺我也若梅軒公者
每一相見上下古今之事明通其得失令人傾耳聽
之直欲振奮六翮高翔于豐山瀚海之外立報千古
之事業而不自知其迂也上谷南山前衞靈寢後捍
□□實夏夷之間一大要區聖天子選擇而命公守

之大則衛霍每上首功數萬次則李魏每上數千皆唾手可望封國拜候有其期矣愚忝同道同志之末爲喜溢然古人不寐之語眞有情哉公忠精端毅高朗振邁其出乎天性者歟博覽羣書出入百家左史百將傳咸有註釋行於世其得於三冬用足者歟是又北方之士未有或先者也於其行書以識之

新建十方禪院碑

佛敎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儒敎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二敎並行於天地千萬載之閒有道君子之評論詳且盡矣茲姑未暇及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

傳長劒技嘉靖辛巳歲自北雲中奉命南征取道至寺駐信次僧頁其技之精者皆出見呈之予告其住持小山上人曰此寺以劒技名天下乃傳久而訛眞訣皆失矣復着芒鞋扶竹杖遊本山大小庵塲歷達磨面壁石洞遍覽金乘珠藏龍步虎音之區見寺前有一山地其形勢更奇又告小山上人曰此地可建一小院以增此寺之勝小山而慨然曰建院之責愚僧任之卽平治其基以經始也劒訣失傳示以眞訣是有望于名公予謂是非旦夕可授而使悟也郎擇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從隨往南征三載之閒諄諄示之皆得其眞訣雖未造於得手應心之神其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庶幾矣乃辭歸越十有四五載今萬歷丁丑歲四月閒予適在京師神機營提調車兵報有一僧求見與之進乃宗擎也謂普從已化爲異物惟宗擎歸以眞訣廣傳寺僧得其法者亦多也因欲戒壇聽戒錫飛至此予喜復授之劒經勉以益求其精之意云嗣又有本寺僧名普明者至謂寺前山地向命另蓋一院小山有志未就而化近住持幻休大師欲踵其事命普明主之普明乃本寺無空大師之嫡孫恐力不逮卽抵京師

求無空俗徒御馬監太監張公暹盧公鼎高公才各論俸資以助之近已落成名曰十方禪院乞名公賜文勒碑以垂不朽予以院爲普明上人之主建二三內相之助成其各存心欲旦夕焚香祝頌一則願聖天子壽考之萬年一則願四海民物之康阜一則四方遊僧過客往來有所棲止一則宗擎劒法又得廣傳此院後進之行者以待忠義之士有時取衞社稷之用其爲利溥而功用大蓋如此非特增舊寺之勝而已也故樂爲之記

正氣堂續集卷之三終

正氣堂續集卷之三

第三葉第九行牛用之用似當作角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十三行不柄之柄似當作柄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十八行利溥之溥似當作溥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續集卷之四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鄧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雜文

拙速解下

噫孫武子兵聞拙速一言悞天下後世徒讀其書之人殺天下後世千千萬人之命可勝恨哉可勝恨哉世之徒讀其書者每以師老財匱爲辭不知列國相爭師老財匱則諸侯乘其弊而起故勝亦宜速不勝亦宜速其在後世堂堂討罪有征無戰之兵必爲萬全之畫夫苟一時攻之未服取之未克師老矣再請新師以益之財匱矣再請多財以繼之必大破之而後已愚見世人欲圖速成之倖功視三軍之命如草芥往往而然焉皆孫武子一言悞之也孟子以殺人盈地盈野者宜服上刑然則孫武子一言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勝計使孟子而在將以何刑加之乎恨之深惡之切作拙速解下

書與[redacted]日秀

君立身行己已在聖賢路上無容子贅惟思而不學
恐餓門闕終難過反而求之古聖賢傳授要語有餘
師矣此汝貪之近而力能勉將來蓋不可量功名事
文場時習必熟記數千百篇之經義與數千百之童
儒競長於一日之間然後得遊泮宮又加百倍之功
然後得一鄉薦君今非其時矣武場必有弓馬之實
技而濟以文人之才華然後可唾手取之殆非若存
若亡悽悽然欲僥倖於萬一者可取也天下事本無
難志之所趣金石雖堅亦可入萬里之途雖有深山
窮谷之限亦可到惟志不立則難着力君歸親師取

友盡三年規一月之間幾日習弓馬幾日讀書作論
篤自知吾技已精吾學已飽一出應科卽可遂志志
遂之後以忠貞之節自勵以天下第一等事自期他
日衛社稷報千古其事業又不可量矣書付日秀藏
之篋中三年然後出以自考

概世

漢唐而下身心性命之學不講聖人之道久湮有宋
諸儒始力倡之聖道復明如日當天功眞偉矣今世
講學實踵其事志亦足尙乃有背本罵祖者吾不知
其何心而又有以佛書闢聖學者異端是攻吾恐道
將衰也噫

子行三軍則誰與

有聖賢之大學問而後有豪傑之大事功故豪傑而
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也子路遊聖人
之門氣行行而勇兼人四科大賢居其一也他日言
志則曰以小國而攝於大國爲之三年可使有勇而
且知方聖人之哂以其率爾而實許其能行所志也
請行三年。卽他日言志之意聖人欲浮海必子路爲
之從得子路之後而惡聲不入於耳如其一旦承天
子明命膺閫外重寄指揮發蹤。於其上若不以偏師

付之子路而以付之無學術無理道之人則粗豪任
氣臨難苟免安必其不敗乃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聖人亦知子路之可以語此而進之也三年之間有
勇知方豈無懼無勇者所能成乎死而無悔亦其言
之偶中孔悝之難起於倉卒之變欲懼與謀詎可得
乎結纓從容視死如歸非有聖賢學問者能之乎忽
遭此變遘此難而不能死豈得爲聖人之門四科之
賢乎愚故曰聖人而將三軍舍子路無可與者是爲
論

事君能致其身結

抑論之致其身以事君君事濟而身亦存彼事君而私便其身圖以僥君國之事者身亦不能免往往然也然則今之事君者宜致其身乎宜不致其身乎可以自思矣

思無邪結

抑論之易卦奇偶二畫歷數聖人演之而愈有餘味大學三綱領有八條目十傳發之方盡其奧故思無邪者學傳而反約殊途而同歸者也易卦大學者辭約而義博一致而百慮者也學者合而觀之始得

兵略問對四條

碧梧潘先生問兵法孰爲最要猷告之曰節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分數分明步伐止齊八字節制之條目也七書千萬言十字該之矣明此十字之義於兵思過半矣靜亦靜動亦靜後人發先人至致人而不致於人隨機運用微乎神乎兵無餘法矣

汪溪高先生論易猷曰得之矣聖人畫卦始於奇偶二畫摩盪貞海老少方員引伸觸類極天下之賾皆有以應之陣列十干本於奇正二義因地立營則有方員曲直銳之異因勢應敵則有前後左右疎數疾徐之變靜則乾專坤翕動則乾直坤闢其律易知易從其用有親有功引伸觸類不可勝窮易卦立而兵之道備矣噫書不盡言圖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鄧生鍾問陣曰陣者定也施之俎豆則爲禮樂施之軍旅則爲節制孔子告靈公之意微矣惜其不能再問也又問戰車曰鎧甲一人之鎧甲也車一營之鎧甲也軍守陣守戰守類皆因車以成破□可不用車乎噫師卦六爻古今兵法盡在其中乎復何言哉

陳生第謂或疑世儒向講學師終日言軍旅不及學何哉予謂盍告之曰師嘗語我星有積卒八陣兆矣

河圖洛書八陣布矣師卦爲陣握奇之義也奇偶摩盪奇正之變也十干萬全大陣之合五行三才小陣之分能慮能得喻射法之彀審五經四書論劍法之先後陣方陣員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容陣容隊一物各具一太極也進退分合紛紜不亂莫非禮也鼓作金節和平不戾莫非樂也即此是學矣或人之疑其釋然乎

正氣堂續集卷之四終

正氣堂續集卷之四

第二葉第十二行吾枝之枝似當作技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八行請行三年似當作請行三軍

第三葉第十行發蹤按本集多作發縱

第四葉第八行學傳之傳似當作博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九行義博之博見上

第四葉第十七行眞海之海似當作悔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十八行困地之困似當作因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十九行方員曲直銃之銃按本集卷之六戰車近議操法條作銳

正氣堂續集卷之五

廬江俞大猷著
思貴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祭文

祭羅西泉文

憶昔倭亂方興愚以戡平爲己責循憂同志之無其人乃自粵之浙過公治縣見精舍中有無心期會簿書有志桑弧蓬矢聯句隨叩其蘊眞有古人所謂百萬者因挽以共事自此而浙東西江南北捷書數十報伏公石畫爲多中外知之不次擢之公之夙志殆無不售矣遍報潮海有事愚移駐漳郡以公職司海防復得相資共濟如昔時公乃夢與克齋撫院同討遠夷而先後鶴化愚謂克齋公道德政事上下推仰其沒也必爲神與造物同游於宇宙之間而不散公平日所志欲與克齋公相馳驅故有是夢而遂有是應其英魄必亦不散而同爲神也何疑乎嗚呼天與公才不與公壽策長日短志壯運厄愚也論交已久相期尙遠杯酒相歡之間遂爲幽明之訣拊膺大號

肝膈將毀薦奠寫衷靈其鑒之尙饗

祭岑太孺人文 諸白川公母也

令子白川公以德業文章進猷姪咨禹而教之猷因亦得以道義意氣時領令子之教而知太孺人賢德之詳恭惟太孺人神資淑則婉娩端莊相夫宜室教子名揚今日之稜稜正色太夫人之儀訓既彰方門善養祿養孝情兩盡於無疆胡然一疾遂仙化而鶴翔令子負終天之恨。裂九迴之腸凡在知愛之末莫不同爲感傷所可慰者令子行且爲卿輔之良二季之文學充粹又將繼美而聯芳九泉有知殆炳然而

有餘光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兄贇文

嗚呼予於汝有表兄弟之情有師弟子之義相從數十年間如一日乍聞訃至不自覺其哭之慟予以朝廷用汝未盡其才方以屢白於當道再用以終汝志乃數十年之情與義一旦爲幽明之隔予寧無慟乎萬里寄奠慟有時而止此心傷悲見於夙與夜寐之頃則無有已時寘寘有知當亮吾心嗚呼哀哉尙饗

祭林竹山文

嗚呼傷哉竹山爲予益友二十餘年矣向日予謫雲中苦寒之區竹山萬里追從跋涉勞苦如參寥追從蘇東坡謫嶺南故事然參寥竟死於途而竹山乃無恙其天之祐也予今任府事竹山又萬里同遊朝夕論議情意和樂與向日勞苦蓋大不同矣乃一疾而遂不起何命之厄歟天也命也人可奈何哉予所深痛者自今而後措行有過失能直言而力諍者爲誰文理有悖謬能直指而正改者爲誰子姪有失學能諄告而督誨者爲誰嗚呼半生握手一旦永隔閩水燕雲涵情■恨水有涸而雲有散予心悲痛其何有已時耶哀哉尙饗

祭譚二華文

嗚呼公乎胡忽收百慮奄然而長逝乎今日昨日變不可知裂我肝腸摧我心志含言哽咽揮涕流離哀哉痛哉乃使我至於此極哉古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自有交道以來如公之知猷有幾哉昔者倭亂初殷公慨然以哉乎。自任苦無同志相資乃於呼吸紛紜之際遇猷及南塘戚公上下論議以安社稷濟蒼生事業皓首相期我二人者咸能信公公亦能信我二人遂定交焉顧當其時浙人不知兵兵不知戰戰不知節制公日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止而

齊之節節而制之於兵思過半矣由是以節制之法
訓練土兵之責付我二人無何教成猷被逮對簿公
與戚前後戰賊於栅浦北嶺馬崗葛埠桃渚海門沿
海諸地凡百數十捷斬獲數千浙境從此靖謐浙兵
從此稱雄於天下矣此皆公之功也嗣後猷事得白
廣賊張璉勢熾屬猷討之公丁外艱家居奪情起用
督發浙兵助戰搗其巢而殲其黨此又公之功也嗣
後邱和林朝義諸賊屯據程鄉之員子山蓮花諸寨
不時流出擾犯江右公衣鐵衣跨紫騮同猷驅馳旬
日之間攻破數巢追剿餘黨遂遇驟風暴雨斬木爲

擣茇草爲𥚃手足胝胼泥濁汙漫同諸士卒夜臥林
中猷日願公異日擢秉樞衡得知師中苦情如是眞
勁也次日窮追反賊而盡滅之命猷議設平遠縣於
賊巢之中江右自此無廣賊之患此又公之功也嗣
後而與化城陷朝廷以福建督撫之任授公受命之
日一書命戚整搠浙兵尅期速至一書遣猷謂舊兵
已疲君兵初至未可輕戰只宜嚴防俾賊不遁待大
勢兵至則功收萬全矣猷得公令濬河列栅將數千
之賊扼困於渚林之野三旬而公至戚督浙兵亦至
半日之間分布詳明三哨並進一鼓而賊無遺類神

人之忿盡洩此又公之功也嗣後倭賊數千圍攻仙
遊城又幾於陷公與戚督兵馳至賊遂夜遁追至漳
浦坡璃嶺大破而滅之此又公之功也嗣後公任兩
廣方相計議欲平二省山峝之賊開南方太平於永
久乃□□事急而薊遼之命下矣卽議破□之策莫
過於車命猷倣古以人推竿之制未加一舵制車一
輛併取樓船大佛郎機三架就聽事前試之躍然[redacted]
日此眞馭□之長技也疏請援猷與戚同行旋因海
寇未靖奉旨留猷於廣遂不果行顧我三人自此以
前聚而離離而聚往往然也自此以後南北各方不

及聚矣時公將前車銃携至薊鎭命工依式造車數
百輛銃五千架付戚訓練薊鎭兵勢從此大[redacted]此又
公之功也又謂薊鎭之防宜守先於戰陟山[redacted]頂相
度形勢增牆設臺大舉之□從此不敢嚮邇此又公
之功也及任本兵五六年來設策應機殫慮竭心□
□効順不敢少肆南方小警旋起旋滅此則功在社
稷澤在生民昭昭耿耿有耳者所共聞有目者所共
覩史不可勝書太常不可勝紀雖千萬世之下忠臣
志士自當擊節稱服拜其下風公雖卒死公實不死
猷復何言乎但公始終自謂眞知我二人特以節制

二字於公有合歟或更有所指歟此蓋別有一種至精至微之理同道同志之神係人心肺之間非惟猷不能知雖公亦不能自知是豈言語聲音所可得而形容者乎惟公爲子孝爲臣忠爲兄友爲弟恭臨民有寬有嚴馭將有恩有威與人交久而益敬功利絕口不談器量足以包天下精誠足以孚天下廉潔足以服天下學識足以周天下又有實才略實事功足以付天下嗚呼哀哉痛哉此已前二十年間事尚未易一二盡言之也天若憖遺不奪之速則將來建立又當何如其光大俊偉掀揭天地也耶嗚呼哀哉痛

哉策長日短圖壯運厄燕雲黯淡去路迷茫露泣蒼鮮風悲白揚嘉肴不御旨酒盈觴寫生平之契闊敘交情於死生一字一淚淚多字多紙有盡而情無窮

嗚呼哀哉痛哉尚饗

又祭譚二華文代協理侍郎曾作

嗚呼哀哉痛哉天之生公不爲無意乃年未踰乎耳順奄與世辭而長寐公少讀書卓有遠志晚歷仕路允然大器鎭南滅倭平蠻獨明節制之義鎭北修械築臺戰守之計無所不備協戎京營恩嚴並施察軍勞苦軫恤懇至將領之賢引而進之其非賢者諄諄戒示號令進止金鼓旗幟煥然一新迄今相傳皆知所自擢大秉樞惟日惴惴竭心殫智方內安寧兵革不試四夷賓服不敢少肆凡百籌畫形於疏議可法可傳不可勝記社稷倚以爲安生民藉以爲庇公卿愛其忠純士類樂其和易天地鑒其精誠之極鬼神亦知其人品之粹固宜長年久視百福咸萃乃至於是而止於是抑命之所畀數之所値歲在龍蛇哲人嗟嘖天地鬼神亦不能違從古聖賢其誰能避感生平之義重托悲章於一慨哀惻惻以摧心涕漣漣而肝碎抱不盡之餘恨托燕山以長寄英爲秋柏之實

身騎箕尾之翅報功崇德賜廕與謚嗚呼公乎可以無愧尚饗

祭譚二華文

嗚呼哀哉痛哉公二十年前與猷論古兵法今已悉見諸行事史氏能盡書之矣又嘗論破□□莫如大佛郎機銃今已造五千架於薊鎭四千架於京營矣又嘗論銃賴車以爲閑車賴銃以爲威但車必酌裁古制始便驅馳今在薊鎭已造有七百輛在京營已造有一千二百輛矣又論車器已備必設立行陣節節有制堂堂正正乃可大破□騎獲功數千萬無難

郎與猷議制萬全諸陣教兵演練今已成軍矣所可悲者公於車營題疏欲俟教成推之各邊使□□聞之有所憚自不敢入犯斯社稷有萬年之安而地方生靈永受靖寧之福萬一跳梁犯順則掃穴擒王報千古酬百代之事業皆唾手可成公抱未竟之志其惟此歟惟猷知之之眞所謂其友識之者也向四月二日之晚尙與猷上下論議此事只越一宵而公遂與世辭猷視手足之後不得復覩公形矣然猶得時至柩前一拜哭焉茲者公柩南發賜葬又不得復見公柩惟圖拜哭墳前矣回憶生平猷微言之而公郎

和之昨致悲言茲又申之公惟鑒於冥冥不我和矣然生平相期意氣雖千萬言之亦豈能盡惟寄於燕雲潞水千萬載之間常帶此情此恨耳尙饗

祭湯武河文

嗚呼武河爲臣死忠死也何妨乃昔倭亂方興公當其鋒大江南北身經百戰濱於死而不死者累矣及在縲絏之中先後十有餘年憂病交侵濱於死而不死者又累矣顧一戰而死於古北大漢之外何哉嗚呼痛哉予知其故矣公昔繫獄予一揭與克齋李公一揭與梅林胡公願以身保如再僨事甘與同罪二公皆以予揭疏請於朝因以得釋及遭古北之變猶再失事被逮及予遂決戰一死上以報國恩下以酬知己垂之史册千萬載而下爲人臣者知勸一死重於泰山公之今日乎其最可傷者公抱經綸之才負忠貞之節未及盡施而至於是而止於是公之所自恨者此耳予亦以此爲公惧後世同志之士讀史至此亦不能無遺恨矣册次下邳登堂一奠公如有知其鑒予誠哀哉尙饗

祭段興文

嗚呼傷哉段興傷哉段興孔子謂死生有命觀之段

興益信段興生平翹雄身經百戰嘗以鎗刺賊而爲賊反刺嘗以火焚賊而爲火自焚凡此皆呼吸造次之間不及智謀之際而咸得生還人曰幸也乃今潢潦之水驟漫小橋雖婦人小子涉之無虞段興當此從容閑適之時不少致思於其間乃以弱馬渡危橋而竟死於溺人曰不幸也噫由其始之幸故有所恃而至於今日之不幸由今日之不幸實由於始之屢幸致之耳然要之始之幸而得生也命也終之不幸而死也亦命也人能少致力於其間乎惟予左右喪一翹雄士傷之獨切腸一日而九迴不能已耳靈其

鑒哉尙饗

祭陳北沙文

嗚呼北沙先生豈不爲今世之大賢君子哉方其始也銳志克家用勞斡蠱亦嘗肆力於詞藝之林思以其學措諸時而人莫之知竟無慍色令德在躬天厚其慶迺都憲我渡承考義方刻意力學遂以成名於天下而德澤旁施乎四方聖天子推念先生之功貤封蕭至可謂極榮矣在先生方且樂善不倦優游容與頹蒼顏白髮於釣遊之區無問智愚皆知其爲耆壽俊者此先生之終也天不憗遺奇而必歸夜坐觀

星有先芒似練在於箕尾之間者則先生之訃至矣嗟夫木壞山頹毀我蓍蔡我思悠悠覗含不逮仰止夙心欲酬難再靈爽於昭鑒茲遠拜尙饗

祭黃友竹文

予少小時與公共學情何密乎迨長大來公隱居教子及第成名承恩誥封男子之願畢矣顧予半生奔走於天地四方蹤迹徒勞掤舊情疏迴還故里得偕杯酒接餘歡依稀然如昨日尙與公相期再如少小至今之年結社於清源紫帽之間共講黃白之學與龜鶴松柏爭齡乃別未兩月而公之訃至吾邦不恝遺一老縉紳士夫無不嘆惜予能無悲乎予能無悲乎聊吐平生臨風告奠尙饗

祭郭希齋文

嗚呼傷哉希齋少業舉子數科未遂所志猶且昂昂然自謂學文不能爲天下魁學武不能封萬里侯非丈夫也曩歲遊學於廣予一見郎以國士奇之希齋亦慷慨以共成天下事爲期向者洗海之師古田之役君可謂獨勞矣而論功者咸不錄予至今以爲恨近者予將有北出三關驅□萬里之行君之事業尙有待也君乃一疾遂不能起嗚呼傷哉天與君才不

與君壽女嫁男娶諸子皆賢君之家事可無遺憂予方廣求同志奠安皇國天公居高鬼神恣惡遽奪予一左右手予之涕淚沾傾不覺成水情何能已乎寫情一奠希齋有靈其鑒之哉尙饗

正氣堂續集卷之五終

正氣堂續集卷之五

第一葉第五行伏公之伏似當作仗疑傳寫之誤

第二葉第八行終天之限似當作終天之恨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五行柰何見正集卷首

第三葉第十六行戡乎之乎似當作平疑傳寫之誤

第五葉第三行坡璃之坡似當作玻疑傳寫之誤

第六葉第十二行蒼鮮之鮮似當作蘚白揚之揚似當作楊疑傳寫之誤

第八葉第十八行大漢之漢似當作漠疑傳寫之誤

第九葉第十五行閑適之閑似當作閒疑傳寫之誤

第十葉第二十行不恐之慹似當作慹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續集卷之六

虛江俞大猷著
思責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京營戰車近議

科道題本

巡視京營工科左給事中李福建道監察御史周陳六事內第四條曰習車兵嘗考兵法謂車勝馬馬勝步蓋以步兵技專擊刺而馬有蹀躁之勢車則能禦馬之蹀躁而奔衝制遏勢力雄大實兼馬步之長故兵家重焉照京營有大戰車四營每營一百二十輛小戰車六營每營一百六十輛此時製造各有車上火器先年領出試驗率多炸損遍者惟將大小車輛在於教場空行操演並無安置火器亦無出場試驗平日既乏整備之實萬一有警欲其取效難矣且臣等勤加訪問多謂營車製造既未加法而所張置器具亦未全備合無乘此閒暇將大小戰車原造各樣火器盡數領出安置車上又將各車運出關外行營逐一閱試驗其

可用與否如果不堪作何議處仍行兵部廣集衆思不拘在京在外將官但有素諳車法者徑薦一二員推用營中專責以置造之規教練之畧而無勒於費財無奪於浮議則整備之後雖以之摧堅衝突橫行匈奴可也豈但爲防禦之資已哉伏乞聖裁計共六件奉聖旨兵部知道

上本兵稿

古先聖王之威天下也以兵兵必用車載之經籍歷歷可稽今日制馭□□之上策莫踰於車夫亦人人能言之矣惜其言車守而不言車戰言車戰而不言

車制要之皆歸於不知車用之妙也夫車止則爲營誠所謂有足之城敵不能攻人亦能知之矣乃不用以進戰者以□騎奔馳車難追逐也殊不知□之來也如有衆十萬其奔馳四散刦掠不過三四萬其六七萬男婦老幼錙重牛馬合爲一老營進退亦甚臃腫我用兵車直取其老營而衝之令其辟易散亂然後出騎兵以追擊之何患不取大勝如漢大將軍每一斬獲皆數千萬乎又三代車制遠不可考武剛之制考不得其詳宋李綱欲用人推挽似得之矣惜當時不能用今人所用者徒以民間之大車小車雜用之全不考其制是以不適於實用也愚今酌損其制大而不重輕而不虛進退縱橫不滯涉險渡水無所往而不宜緩行日六十里急行日百里皆可致但車必藉火器以敗賊火器必藉車以拒馬二器之用實相須也合無如科道近議將舊車改修四百輛覆題准行之日愚從而設法教操有分有合有正有奇簡便平易官兵樂從數月之後即可觀閱聖人在上輔弼贊襄百執事之賢在下耳及聞而目及見果謂兵車如此眞足爲安社稷威□□之上策用之京營相傳不廢使宣大各鎮聞而踵行各成一軍庶愚之名

得附名公以施於後世名公夙昔所薦之疏所對親知之言及愚平日捐軀許國之志皆非虛誇而溢美矣古人每惜寸陰愚之今日若復荏苒虛度一旦身塡溝壑志終不售心何能甘目何能瞑乎嗚號似古人其懷負濃切之情若令古人處之亦未知或如愚否也具稟

兵部覆科道本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譚等覆臣等看得工科左給事中等官李等所陳講求車戰云云一節爲照車戰之制自古尚之而近世濟之以火器遏車衝擊

禦□長技無出於此然車有戰有守有分有合若
非制度得宜訓陳有法無裨實用誠有如所議者
臣等查得署都督僉事俞大猷平生學古兵畧深
得車戰之意今見在後府僉事可屬訓練合候命
下將俞大猷不妨原務每遇開操之時前去提調
京營車戰其體統在副將之上總協仍以府僉相
待將各大小戰車並火器督率本營將官逐一閱
視務求可用者著爲定制如法操練其車制或大
或小應從改造火器不堪應從議處俱聽本官具
議送總協大臣奏請施行俟其敎訓精熟足可制

勝臣等會同戎政大臣京營科道官閱視具奏推
之以及宣大山陝各邊聽本官以次前後提調敎
演伏乞聖裁計共六件奉聖旨依議行

戎政府覆本

總督京營戎政彰武伯楊協理京營戎政少保兼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題
准兵部手本咨內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郎中
陶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視京營工科左給
事中李福建道監察御史周條陳內一款習車兵
云云等因該兵部覆題云云等因奉聖旨依議行
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通行到營臣等會
同署都督僉事俞大猷議照兵家車戰之法傳自
上古軒轅黃帝用以破蚩尤於涿鹿至春秋戰國
之世每計地出兵車約期始會戰勝負以之猶未
聞備兵車以從事外夷也自漢晁錯歷數匈奴中
國之長技錯言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自是論戰者皆責騎兵爲追衝以兵車爲遲
鈍兵車之制漸廢間有議者率爲泥古之談示弱
之形非可以與戰也然決戰當察地利而飭兵當
分戰守地固有宜馬而不宜車之局道兵亦有戰

守互用之圜校尤不可執一而論也今照京營之
兵本爲居重馭輕控護宸嚴非必驅逐於山谿之
遠道京營之枝生長內地膽怯氣餒原非臨敵經
戰之勁卒古之善戰者必身立於不敗之地而後
可致敵之敗必先爲不可攻之具而後可施攻敵
之謀今以京營之兵當禦□之用必有兵車千輛
騎兵數萬倚兵車爲郛廓恃騎兵爲衝伎以分合
爲犄角以戰守爲奇正斯部伍有所倚附而氣自
壯技藝有所從施而勇自充斯守可固而戰可勝
兵家萬全之道無逾於此及查昔年營務廢弛□

報頻仍兵雖充籍未敢禦敵一戰而所在輒被攻潰良以無制人之術有坐困之勢耳今查見在三營操備有戰兵十營車兵十營每營各三千八戰兵每營弓箭手一千名火器手一千二百五十名長鎗大刀圓牌手各二百五十名車兵每營弓箭火器手各一千二百五十名長鎗大刀手各二百五十名見用習練快鎗一百桿夾靶鎗一千桿連珠砲五十位一位炮五十位大車四營每營一百二十輛小車六營每營一百六十輛除小車單輪低矮一人推挽緩急難恃不堪修用外見在大車

中車共四百八十輛臣等行准都督僉事俞大猷改造車式到營上下推挽左右旋轉俱便利可用服遠及查各營原用前項大車中車先年修製既不如法堆積年久半多朽壞中間一百五十三輛節年送回該廠至今未修其餘各營見在大車一百二十九輛損壞不堪修整車二十五輛小車一百九十八輛損壞不堪修整車七十二輛二項共堪修車二百三十輛不足兩營之用合於損壞車內再揀頗可修整者二十輛一體修整共輳二營二百四十輛之數計每車應用木料鐵斤油飾匠作工食長短用銀不等共用銀一千五百兩即可修用若行兵車廠整造即今開操在近恐躭延時日不能速完即應請給官銀發營聽臣等分投責成各營副將會同俞大猷即戎政衙門選買木料糾聚匠役日給工食尅期分修務俱堅完堪備操練尚少兵車八營共八百八十輛但前項兵車大中二樣高下不齊中間多係松木鐵箍車頭轅幅具雜木不堪遠道仍須多造車二營二百四十輛庶免營伍參差尤可備損壞取用共應新造車一千二百輛容臣等新造樣車二輛通行工部或用

官木官鐵官匠尅期督修先完者陸續送營以備練用但造車與造屋不同車有頭輞輻軸箱板之異用必須榆槐棗檀楠樺堅實乾定之木如民間打造之式方可柰經久難以松柳雜木充數非惟不能柰久服遠即使逐日操演亦且推挽不前枉費無益其每車應用火器行據俞大猷原議每車大佛郎機一座中佛郎機二座鳥銃二桿地連珠二桿湧珠大砲二位夾靶快鎗十桿本官親詣兵車軍器各廠查得各見貯一號大佛郎機三十四架每架連弓砲共重三百斤除見在每營各領二

位外但此砲斤秤大重公費大多除車可免添造俱用二號佛郎機每車三架十營共車一千二百輛共該用三千六百架庫貯見有一千架尚少二千六百架見貯鳥銃三千桿應用二千四百桿尚多六百桿見貯地連珠七千四百六十九桿該用四千八百桿尚多二千六百六十九桿湧珠大砲二位京庫原無此砲查照宣大陜邊製造每位重四十斤共該用二千四百位每車大旗二面小旗二面木盾二面虎叉二枝長鎗二柄大砍刀二柄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議會同工部於內外庫貯

兵仗內有者照數查給無者估造其應用銀兩查支本項或別項料銀應發營者發營應召買者本部事委司官召買選匠監造其見在神器通候命下聽臣等差官于各局廠領出溫演堪否點驗三五次收貯戎政廳庫如法安置緩急領用免復交官以滋勞費如有損壞驗實交還廠庫改造再照前項造車造器所費必多計每年打造兵仗所用不貲未試實用今據計車造器俱係攻戰必用之具查照科道原議尤難惜費再照三營原練之兵營伍已定技藝已習臣等每將戰兵車兵或二營

爲小合或四營爲大合俱以車爲外陣每車各附火器手一隊以騎兵爲衝擊每哨各以弓箭火器兼用內列中軍即本營將領專司發號各營千把總官各分方提調或四面齊衝或一面直衝各騎兵火器開門迎敵一時營陣似亦整飭今改製車式據都督俞大猷議得每車用步兵二十名以十四名分二班爲推運以六人爲大火器手車長車副之用即以見練之兵照車分派以步兵二千四百名分隸兵車一百二十輛推挽者行則推挽住則各執其技其餘馬軍二百專備巡哨中軍步軍

四百名專執旗鼓分守營門即見在之車兵皆可各自爲營每營合戰兵一營則每車加弓箭手八名火器手十名鎗刀圓牌手各二名餘俱充中軍旗鼓門壘之用車分四面以前爲前鋒左爲左哨右爲右哨後爲殿後戰兵照車分派各千把總官各管司隊分面布營若合四營各分一面仍依前法斯三營舊制不致紛更軍士技藝不煩改練通候開操之時每班車兵五營每營各分二日赴神機營聽俞大猷以見修兵車專管教練臣等不時過營查閱賞罰戰兵城兵備兵各營幷無車之兵

聽臣等照舊操練賞罰練之既久萬一有警或晝戰合營聯絡而競進或各路分方扼險以設伏火器衝打矢石交攻雖有勁敵焉能攻犯庶人人有敵愾之氣在在皆堅陣之兵戰守可恃京營千萬之衆不致空練難用矣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覆本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譚等覆看得總督京營戎政彰武伯楊等所題大率謂京營車兵十營云云各一節爲照兵車之練有裨戰守實用前後諸說已詳備矣但先年所制雖有大戰車四營小戰車六

營車制未盡合式所用物料又以雜木充之既徒爲文具而其間器械亦未全備萬一使之臨敵豈可保其萬全茲者言官建白本部覆議都督俞大猷到營改造車式及分別合用火器與該營所陳咸於實用有濟所計前項造車爲費頗多大計所關豈宜悋惜既經該營具題前來相應通行依擬合候命下移咨工部查照所議將該營新造樣車動支應用官銀專委司官召買選匠照式造車一千二百輛務要堅緻如式尅期報完先完者陸續送營以備練用其車中合用各項火器兵仗庫內有者照數給與無者一體估造至如該營修車二百四十輛合用工價銀一千五百兩亦聽工部給發聽總協大臣責成各營副將會同俞大猷徑自修完以待目前開操訓練以上造車物料俱用榆槐棗檀楠樺堅實乾木不許松柳雜木充數併領出堪用神器收貯戎政廳庫如法安置免復交官凡教演操練之法悉如該營所擬施行等因奉聖

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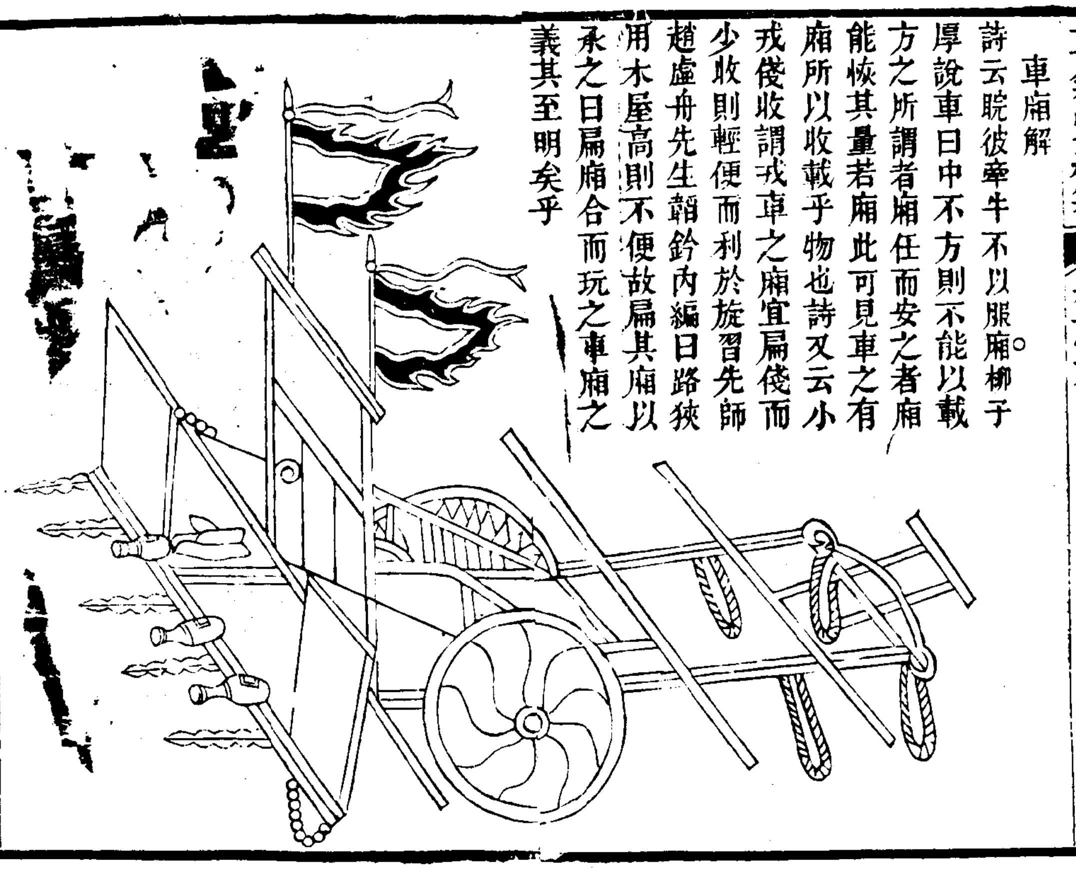
新製雙輪戰車兩股直木俱長一丈三尺五寸寬三寸頭尾各厚四寸中厚六寸前横木至第一推竿二

尺一寸第一推竿至軸心二尺五寸軸心至第二推竿三尺九寸第二推竿至第三推竿二尺九寸第三推竿至車後横木一尺四寸車內横寬二尺八寸車前横木長七尺三寸寬三寸厚四寸第一推竿長八尺六寸寬二寸五分輪心横長六尺六寸兩輪徑大四尺六寸輪頭徑大一尺一寸第二推竿長七尺六寸寬二寸二分第三推竿長六尺九寸寬二寸二分車後横木長三尺八寸寬二寸二分後舵兩直木長三尺後舵横木長二尺四寸車上飛虎大木屏一面高三尺七寸闊二尺八寸小木屏二而高二尺九寸

闊二尺車前裝大鐃頭五件佛郎機三位小旗二面布幔一幅每傍索三條以便掛肩挑扯車前横木兩頭各鐵鎖一條長五尺劄營時鈎連式具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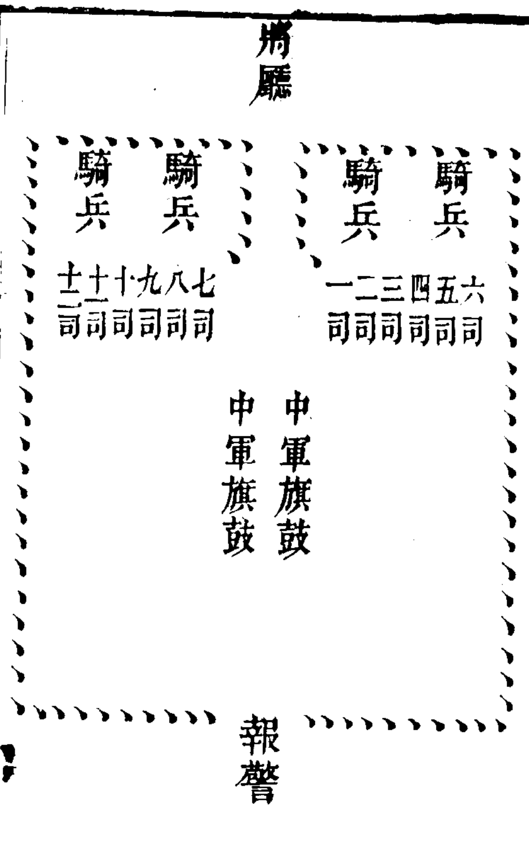
車廂解

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廂。柳子厚說車曰中不方則不能以載方之所謂者廂任而安之者廂能恢其量若廂此可見車之有廂所以收載乎物也詩又云小戎俴收謂戎車之廂宜扁俴而少收則輕便而利於旋習先師趙虛舟先生韜鈐內編曰路狹用木屋高則不便故扁其廂以承之曰扁廂合而玩之車廂之義其至明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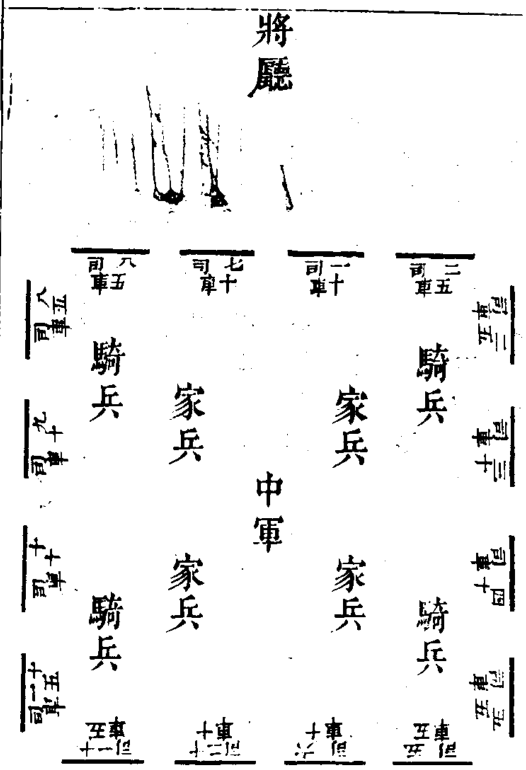


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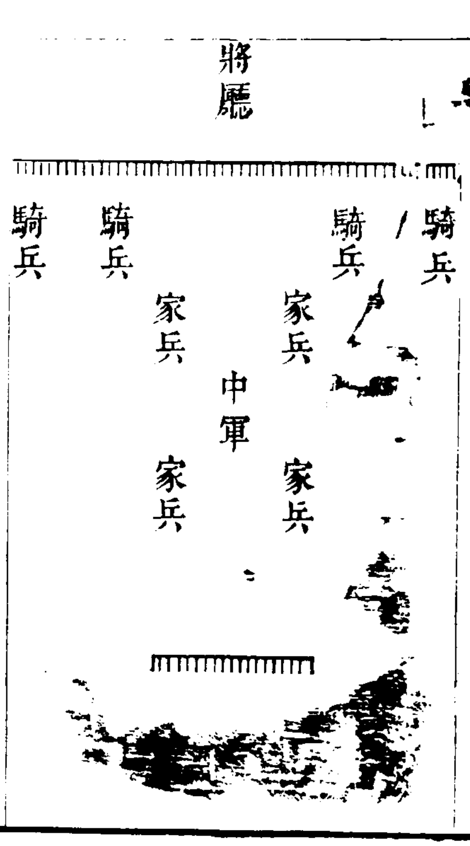
戰車一營原有兵三千名每車用步兵二十名共用兵二千四百名餘馬步兵皆中軍用其二十名內或隊長或寫字相閒只一名車長一名車副一名此二人輪執大旗一面旗上有字號正舵工一名副舵工一名車左右旋轉此二人之專責也推車兵二班每班六名管放鐵佛郎機一架提砲六件兵一名以前一班推車六名兼助之管放湧珠砲二位兵二名以前二班推車六名兼助之戰兵一營原有兵三千名每車用步兵一十五名共用兵一千八百名餘馬步兵皆中軍用其十五名內或隊長或寫字相閒只用一名師範二名輪執大旗一面旗上有字號木盾二名夾鈀鎗四名快鎗二名虎叉二名大鉤砍刀二名每日以戰兵一營十二司合車兵一營十二司操演五更至敎場以一二三四五六司列於將廳下之左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司列於將廳下之右兩中軍哨列於二營車之前騎兵列於營車之後如左



號頭官稟請舉號招千把總發放旗臺上即吹雙號笛各千把總齊至將廳前兩邊立定鳴金笛聲止千把總見畢分兩邊立定依次行回原地方訖號頭官稟起操放大砲一聲演行路勢發管馬官領哨探馬并戰兵馬先行左右營挨次徐徐點鼓由將廳下兩邊分行上六司千總在第一司之前領引各車下六司千總在第七司之前領引各車各把總在本司車前領引中軍官并家丁隨中軍旗鼓由中路行至前面塘馬報警中軍吹長聲喇叭各車刳方營包圍馬兵家兵在內爲子營如左



中軍哨各吹哱囉三聲馬上官軍下馬併步軍俱坐地整衣甲食乾糧各車上大鎗等事兩中軍哨各吹雙號笛各千把總齊至中軍鳴金笛止發放云汝去傳說與各軍從容勿忙今日我官軍正好出力報朝廷口只是箭來射我們神器火砲勝他箭只是馬來衝我們車勝他馬汝衆官軍齊心對他大營衝打去決可破滅他無疑畢千把總各歸本哨兩中軍哨各吹喇叭三聲各步軍起立各騎馬官軍上馬如口四面來包中軍放大銃一聲四面各色銃砲齊放一通齊吶喊一聲又放大銃一聲四面各色銃砲齊放一通齊吶喊一聲又放大銃一聲四面各色銃砲齊放一通齊吶喊一聲口敗北走中軍連放大銃三聲左右兵車進並前列兵車如左



中軍放大銃一聲前列一齊放銃擂大小鼓吶喊北衙或三止齊或五止齊每止齊皆放銃吶喊每衙皆擂鼓曰大敗走中軍又放大銃一聲馬兵左右出追馬出之後中軍吹長聲喇叭左右哨車照前法收合方營馬兵追遠中軍放大銃三聲收馬兵從四角入營稟操畢收兵回原信地近該工部尙書郭虞衡司郎中湯題請委員外李主事陳督造車主事韓督造火器之類各如原題數目不日可完右操法該後府僉事都督俞大猷同副將都督焦澤楊鯉宋蘭劉鳳翔史綱張籌及參將張應時劉癸郭應乾李勳羅四

聰陳雄管英管達幹應朝宗遊擊王廷臣李三極王鎮李如華任大同田承爵佐擊李世隆議請總督戎政楊協理戎政王裁定或合二營共操或合四營共操皆可也按古兵法以伍起數陣隊相容奇正相生步伐止齊節制分明至簡至易易知易從今備有之萬一□騎大舉侵犯出我十營以衡擊之若轉圜石於千仞之山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破而滅之無難進止要齊整喧嘩要嚴禁每把總製雙鈴一副令本司五隊長輪搖有犯者拿稟把總重治隊長不用心把總治之把總不用心中軍千總治之諸人皆不用

心將官咸治之信賞必罰四字乃兵中之第一義也

一戰場象棊盤也車銃馬軍士將領棊子也陣法象棊譜也戰陣以戰爲先者如象棊之起手用砲馬也以守爲先者如象棊之起手用象士也今只教以先守後戰一勢以活心活法望於人也隨機應敵百千萬變不可勝窮與奕何異要之不外節制二字推之耳

一兵車初列將廳前兩傍者起手之法不得不如是配對起營分東西而行者猶兵車原在城中欲往北路禦敵一枝由東門出一枝由西門出同至北郊之

外兩股會合對並前行及報警之際前列車頭自當對賊下營演布今在敎場對將廳下營演布便於鬪覩耳要之一隅三隅儼然爲首一舉三反其法一也

一一人之伍法引伸觸類則爲三軍之陣法三軍之陣法推本窮源不外一人之伍法又伍法陣法之中奇正相生不可勝窮三軍一人同其變化合而玩之兵無餘法矣雖然至簡至易易知易從迹也軍可使由也至精至粹至微至妙理也唯諸君子能知之

一軍旅俎豆同一紀律孔子告靈公意乃如此惜其不能再問他日謂不越樽俎折衝千里者蓋鄰國之

使見其國有賢人禮不容紊又見其樽俎之間經禮曲禮三百三千周旋折旋中規中矩即知其施之軍旅必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其道同此請觀今日之朝儀即唐虞三代之景象四夷之賓服効順與苗格之事何異又兵無一定之陣只因兵數多寡臨時演布每自始操之條理以至操終之條理俯而思之眞有始作翕如也至於繹如也以成之意又序次不紊謂之禮和平不戾謂之樂此以施之於兵則分數之明見於序次之間剛大之勇根於和平之發乃可謂之善陣有不戰戰必勝也禮樂干戈不可異視豈不甚明乎

一中軍官稟起操之後放大砲一聲一司第一車對七司第一車並出向廳對揮號旗分行其第二車以至第十車俱要並對而出不許先後不齊其第二三四五六司各十車對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司各十車俱照前令

一下營已定各車速安車上鹿角鎗五件中軍發門旗八面角旗四面立定出入者必由門其各車邊不許容人出入營外亦不許一人一馬立行

一方營兩廂車進並前列衝戰之時先將二司之六七八九十車及三司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車共十五輛八司之六七八九十車九司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車共十五輛各挨次進並前列次則四司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車五司之一二三四五車共十五輛十司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車十一司之一二三四五車共十五輛各挨次續進與前列相並也

一擂鼓銜進鼓止則止中軍有大鼓共三司四司九司十司須各有小鼓一面或擂或止俱依大鼓不許

或先或後其鼓止之後又須各司將雙鈴齊搖便於各軍聽聞知止此鈴欲止步則搖欲禁喧則搖

一欲通營齊放鎗砲先放大砲一聲之後急急擊鑼以催各兵齊放不致或先或後

一中軍有喇叭為號其三司四司九司十司各要帶喇叭一件中軍吹則應之中軍止則同止庶愴惶紛急風聲雜亂之時人人咸得聽聞號令也

一騎兵出後兩旅已收方營各車俱要連鎖

一兩旅車退回照舊方營決不許慌忙錯亂一頭五司四司車共十五輛一頭十一司十司車共十五輛

一齊先退各至信地記其三司二司車共十五輛九司八司車共十五輛乃一齊後退兩頭之退如此循次然後齊整也

一四路騎兵將出之時二司之第五車八司之第五車各要退關出馬馬回時四角俱要退關收馬

一回兵照舊收鹿角鎗頭

一兵回須在四角旗外行共角旗須待馬兵出門畢乃行就中軍旗鼓隊同回其中軍旗鼓隊亦須待馬兵出門完乃徐徐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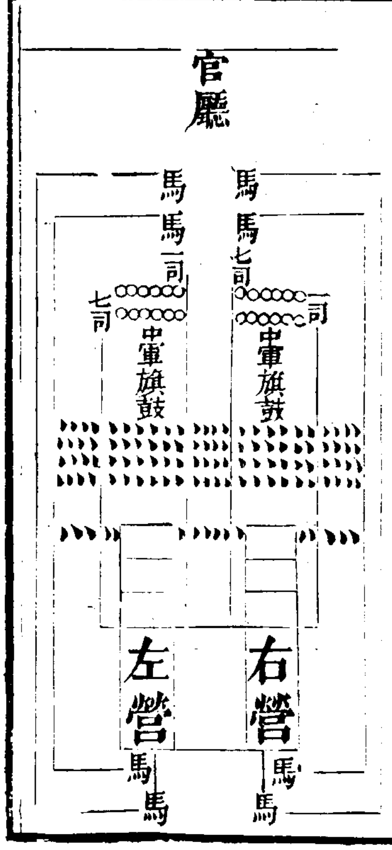
一今教陣法雖極備易於中節制之律亦自有許多令而又令申而又申尚未得各官兵通曉不得不數令數申也又節制不分明不可也遲緩不接續亦不可也必須逐節分明逐節接續呼吸之間鬬亂不亂乃可

一放快鎗鈇鈀鎗須以數尺小繚一頭繫於鎗頭一頭繫於鎗錐一足踏於繚中一手摟於鎗中一手點放則無有不中的中□也

一或有病車營太疏又無布遮之類竊意兩車相連已有鐵鎖疏不足慮也我營有許多火器□豈能近發矢□少近我當取少勝□大近我當取大勝況戎

車欲其後收乃便於旋習豈可使其過重而旋習不便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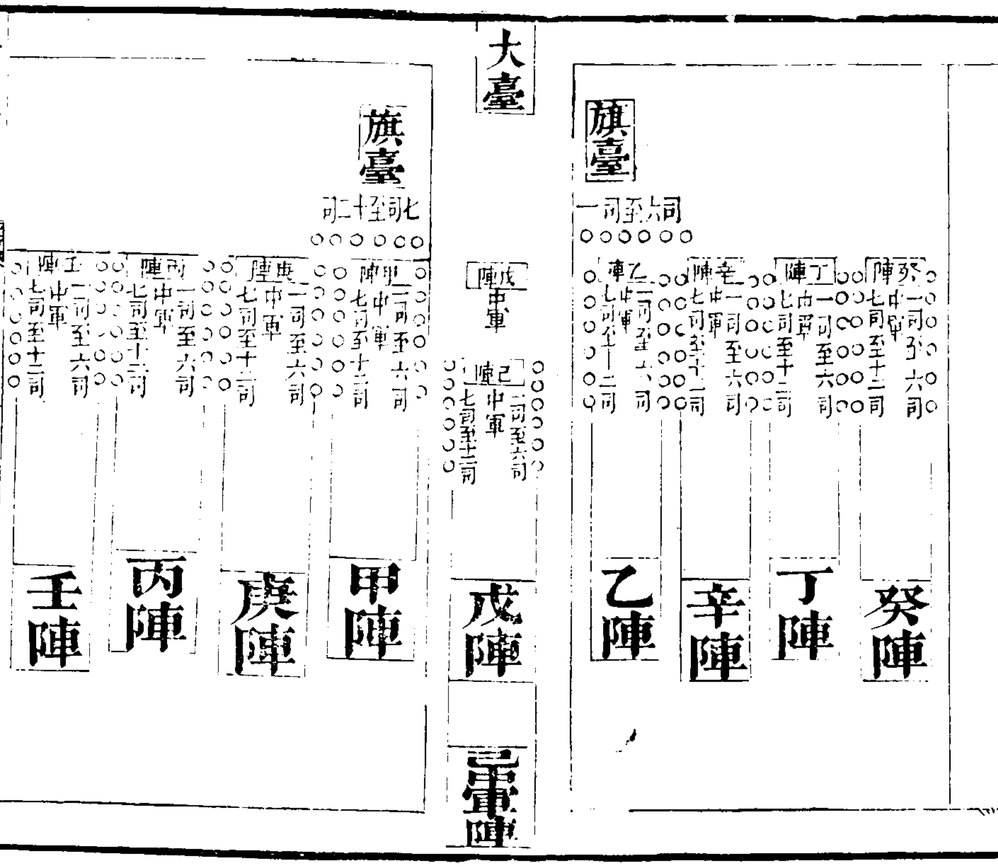
二營合操法



旗臺上吹雙號笛磨旗招各官聽發放畢各官回原陣畢號頭官稟起操將臺上放砲三聲兩陣吹喇叭三聲點鼓演行路勢中軍馬兵先至劄定車兵續至信地吹喇叭包圍中軍馬兵吹哱囉馬兵下馬中軍吹雙號笛各千把總發放畢各歸信地畢中軍放大砲三聲吹喇叭三聲馬兵上馬點鼓擡陣徐行約二十五弓步而止中軍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敲鑼邊前面一列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點鼓擡陣徐行約二十五弓步而止中軍又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敲鑼邊前面一列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又點鼓

擡陣徐行約二十五弓步而止中軍又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敲鑼邊前面一列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中軍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三聲開左右翼爲一長列中軍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畢擂鼓吶喊前衝三十弓步而止又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畢擂鼓吶喊前衝三十弓步而止又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畢擂鼓吶喊前衝三十弓步而止又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出馬兵馬出離長列略遠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擂鼓長列吶喊前衝三十弓步而止不可放銃中軍吹長聲喇叭收方陣放大砲三聲鳴金打得勝鼓收馬兵由前左右三門回入各陣內鳴金鼓止中軍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徐徐鳴金退回原信地訖吹哱囉馬兵下馬中軍馳上稟操畢

十干萬全陣圖 每一圖當車十輛共車一千二百輛也戰車二兵共六萬名



一分而言之每千[redacted]陣四方四隅各具有九軍八陣之意任有數萬之口一千皆可取勝前演一營二營之法備矣今合十千爲萬全陣八面威勢如山如林雖有數十萬之口戰而破之無難也

一車兵十營戰兵十營各兩相合爲一營未入陣則曰某營某營既入陣則曰某陣某陣此營陣二義之分也

一戰車二兵五更至大教場十營馬兵認原定某守陣依照次序列劄各陣之中各下馬訖車兵己陣爲中軍自一司至六司直列大臺前之東七司至十二

司直列大臺前之西戊陣一司至六司橫列於東旗
臺之前七司至十二司橫列於西旗臺之前乙辛丁
癸四陣以次各兩行直列於己陣上六司之後奏共
有九行也甲庚丙壬四陣以次各兩行直列於己陣
下六司之後亦共有九行也
右在教場操姑分多頭演行路勢若出征行路則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照依陣序各兩頭並行
其各陣馬兵俱在各陣前行也又或遇空闊[redacted]
欲先據戰地以待敵或兩陣四陣六陣酌量並行
亦可也

一大官廳上發放畢各官俱回原陣畢己陣中軍官
稟起操大臺上放砲三聲吹喇叭己陣東西直列兩
行庚辛壬癸四陣各兩行俱點鼓徐徐並行至各信
地各包圍馬兵在內戊陣東西橫列兩行轉灣隨己
陣兩行之後甲乙丙丁四陣各兩行並成陣兩行徐
行至各信地包圍馬兵在內各明白訖己陣吹哱囉
馬兵下馬
一十陣排定己陣吹雙號笛各陣亦吹應之各中軍
千把總俱至己陣內聽發放戊陣各官由前門進甲
庚丙壬四陣官由左門進乙辛丁癸四陣官由右門

進發放畢各歸原陣畢己陣放大砲三聲吹喇叭馬
兵上馬戊庚辛壬癸共五陣點鼓擡陣徐徐行出甲
乙丙丁四陣之前而止己陣亦一面隨戊陣前行止
亦同止己陣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前五陣內敲
鑼邊前面一列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甲乙丙丁四
陣點鼓擡陣徐徐行出戊庚辛壬癸共五陣之前而
止己陣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四陣內敲鑼邊前
面一列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戊庚辛壬癸共五陣
點鼓徐行又出甲乙丙丁四陣之前而止己陣放起
火三枝放大砲一聲五陣內敲鑼邊前面一列齊放

大小銃砲吶喊以上三徐行所謂不愆五步六步七
步乃止齊也徐徐而行離□尚遠故曰步也己陣放
起火三枝放大砲三聲戊庚辛壬癸共五陣各開左
右翼爲一長列己陣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齊敲
鑼邊齊放大小銃砲畢擂鼓吶喊前衝約三十弓步
而止衝不許大急錯亂也己陣又放起火三枝放大
砲一聲又齊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又衝又止俱如
前法所謂不愆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也□近酣戰
兵刃攻擊故曰伐也三衝之後□如未敗疊衝不已
追馬尚未可出登軾而望馬亂旗靡□已眞敗己陣

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前五陣出馬逐之必待各馬兵出離長列畧遠己陣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擂鼓前長列吶喊衝就馬不可放銃又須酌量囗遁已遠己陣乃吹長聲喇叭各陣應之長列之車各收方陣己陣放大砲三聲鳴金三聲十陣齊打得勝鼓收馬兵由各陣前左右三門回入各陣內鳴金鼓止己陣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甲乙丙丁四陣且駐戊己庚辛壬癸六陣各徐徐鳴金先退於四陣之後而止如囗見我收退前五陣復來衝己陣中軍再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甲乙丙丁四陣齊敲鑼邊前

面一列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己陣又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三聲四陣各開左右翼爲一長列己陣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齊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吶喊畢己陣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四陣出馬逐之各馬兵出離長列畧遠己陣放起火三枝放大砲一聲擂鼓長列吶喊衝前就馬不可放銃又酌量囗遁已遠己陣吹長聲喇叭四陣應之各開翼之車各收方陣己陣放大砲三聲鳴金三聲十陣齊打得勝鼓收馬兵由四陣前左右三門入各陣內鳴金鼓止己陣放起火一枝放大砲一聲四陣各徐徐鳴金退於六陣之後原信地而止己陣又放起火一枝六陣又徐徐鳴金退於四陣之後原信地而止己陣吹哱囉馬兵下馬己陣中軍官馳上稟操畢出馬之後長列之車再衝前就馬者助其威而壯其膽也每長列向前衝後面甲乙丙丁四陣併己陣俱要移前就之而不出戰者兵法有戰陣駐陣之分駐者待戰者以破敵戰者藉駐者爲應援故名其陣曰萬全遇雙日則庚辛壬癸照圖上所定爲戰陣甲乙丙丁爲駐陣遇單日則甲乙丙丁四陣官兵車移後居庚辛壬癸之位爲戰陣庚辛壬癸四陣官兵車移前居甲乙丙丁之

位爲駐陣其戊己陣亦有更法詳於操册之後疊退視地遠近或七或五或三不拘也前四陣隨後再放砲開翼出馬者卽應援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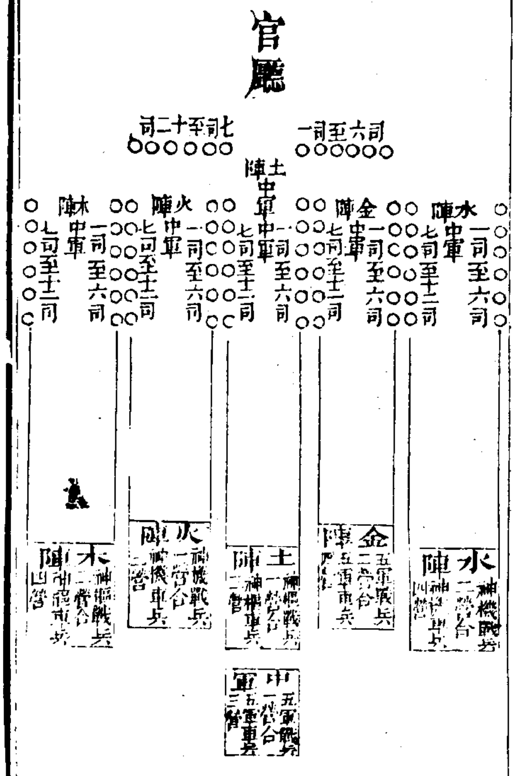
論曰聖人畫易卦始於奇偶。二畫或摩或盪或貞或悔或老或少或方或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極天下之賾皆有以應之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陣列十干本於奇正二義因地立營則或方或圓或曲或直或銳因勢應敵則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分或合或多或寡陣靜則乾專坤翕陣動則乾直坤闢陣律則易知易從陣用則有親有功

引伸觸類不可勝窮亦書不盡言圖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合卦與陣而玩之則知兵雖至粗至顯之形實具至精至微之理於其中也

一今次大閱五軍戰兵一營合五軍車兵三營居己字陣神樞戰兵一營合神樞車兵三營居戊字陣神樞戰兵六營合神樞車兵七營居庚字陣神機戰兵六營合神機車兵七營居辛字陣五軍戰兵六營合五軍車兵八營居壬字陣神機戰兵一營合神機車兵三營居癸字陣五軍戰兵二營合五軍車兵四營居甲字陣五軍戰兵七營合五軍車兵九營居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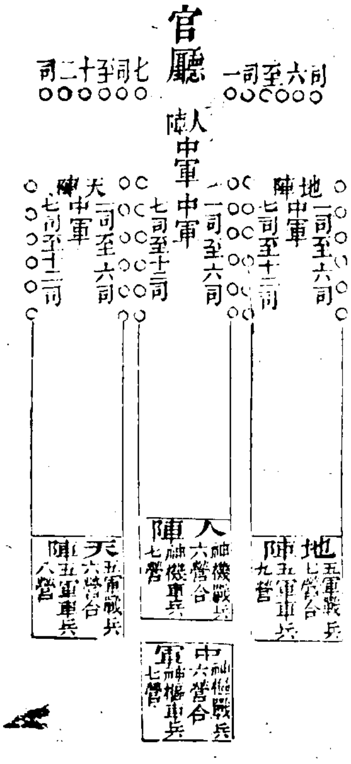
陣神樞戰兵二營合神樞車兵四營居丙字陣神機戰兵二營合神機車兵四營居丁字陣以後大閱逢初一日至初五日俱如前初六日至初十日戊字陣官兵車來居己字陣之位己字陣官兵車往居戊字陣之位十一日至十五日庚字陣官兵車來居己字陣之位己字陣官兵車往居庚字陣之位十六日至二十日辛字陣官兵車來居己字陣之位己字陣官兵車往居辛字陣之位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壬字陣官兵車來居己字陣之位己字陣官兵車往居壬字陣之位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癸字陣官兵車來居己字陣之位己字陣官兵車往居癸字陣之位

五行陣



右大營舊規一日至五日操戰兵五軍一營五軍二營神樞一營神樞二營神機一營神機二營車兵五軍三營五軍四營神樞三營神樞四營神機三營神機四營今每戰兵一營合車兵一營為一陣共為五行陣另中軍一陣演法進止分合皆同萬全陣其中軍陣亦各位副將輪居噫教場象棋盤也車馬砲軍將象棋子也萬全五行諸陣象棋譜也逐日操演者玩習棋譜也遇敵接戰者與人對弈也從容默會於攻守變化之間超然自悟於書言象意之表乃深於弈而深於兵者也

三才陣



右大營舊規六日至十日操戰兵五軍六營五軍七營神樞六營神機六營車兵五軍八營五軍九營神樞七營神機七營今每戰兵一營合車兵一營為一陣為三才陣另一陣為中軍演法進止分合皆同萬全陣其中軍亦副將輪居

一戰車陣教成之後車兵戰兵必須時常合操若車兵平時各自操臨有警時方合合營彼矛此盾意不相投安可以應敵合無於上五日內定一日合六營而操之其四日查比弓箭鎗砲刀牌等器及操一營之法下五日內定一日合四營而操之其四日查比

弓箭鎗砲刀牌等器及操一營之法

一初下營每營四面各八十弓步各營相離各十五弓步及擡營回原信地吹哱囉馬兵下馬之際各車移密連鎖每面約止七十弓步已定中軍官方出票操畢往常神機營操一營二營擡到信地吹哱囉馬兵下馬各軍坐地聽候五軍營落大旗乃吹喇叭坐地軍乃起散今在大臺前操十營六營四營吹哱囉馬兵下馬之際步馬兵俱不准坐地也

一陣若定也定而不亂謂之陣然陣字軍字之類皆因車以成字此可見兵之不可不用車古人每寓意

以立教

一戰兵必着堅甲以自防夫人皆知之矣一車一隊之堅甲也衆車全軍之堅甲也亦豈待智者而後知哉又今日所演逐節皆實功夫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故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若夫□馬在前是雜之以虛文戲弄也亮之

續該總督戎政彰武伯楊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劉議令兼出步兵謹具圖說于後

車								車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車								車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車								車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車								車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步兵	

右下一列車步兵是初開翼時也上三列車步兵是三衝也翼開已齊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齊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訖先慢點小鼓各步兵出車前齊列即齊擂小鼓吶喊步兵衝前約三十步而止鳴金收回車內訖即大小鼓齊擂吶喊車齊衝前約三十步而止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齊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訖先慢點小鼓各步兵出車前齊列即再齊擂小鼓吶喊步兵再衝前約三十步而止鳴金收回車內訖再大小鼓齊擂吶喊車齊衝前約三十步而止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齊敲鑼邊齊放大小銃

砲訖先慢點小鼓各步兵出車前齊列即又齊擂小鼓吶喊步兵又衝前約三十步而止鳴金收回車內訖又大小鼓齊擂吶喊車齊衝前約三十步而止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又齊放大小銃砲訖以上計步兵三衝三退車三進無退各已明白即再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吶喊出馬如前令至退回駐陣之後而止如□見我收兵復來衝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駐陣齊敲鑼邊前面一列齊放大小銃砲畢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三聲駐陣各開左右翼爲一長列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齊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訖

先慢點小鼓各步兵出車前齊列即齊擂小鼓吶喊步兵衝前約三十步而止鳴金收回車內訖即大小鼓齊擂吶喊車齊衝前約三十步而止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齊敲鑼邊齊放大小銃砲吶喊訖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出馬逐之各馬兵出離長列畧遠即放起火三枝大砲一聲擂鼓長列吶喊衝前就馬不可放銃以後俱如前合車步兵前衝操演只三次若與敵戰一次而□敗則功收矣如□尚未敗則相機前衝不論次數矣但每次俱要止齊斯勇者不得獨前弱者不得獨後也

步兵衝前每車一輛戰兵只十一名多恐雜亂

長鎗 大刀 虎叉 鈎刀 木盾

大旗

木盾 鈎刀 虎叉 大刀 長鎗

萬歷四年九月　日署都督僉事俞大猷

號頭官李勳房潤黃恩張天輔刊呈

正氣堂續集卷之六終

正氣堂續集卷之六

第二葉第十五行錙重之錙似當作輜疑傳寫之誤

第三葉第十二行虛誇之誇似當作夸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二行訓陳之陳似當作練疑傳寫之誤

第五葉第十三行京營之枝似當作京營之技疑傳寫之誤

第七葉第十三行堅貨按下篇兵部覆本作堅實

第七葉第十四行十五行二柰字似俱當作耐疑傳寫之誤

第十二葉車圖第一行不以服廂見卷之一本篇作靶

第十四葉第三行夾鈀之鈀按上文戎政府覆本篇作靶

第二十一葉第六行搶惶二字似當作倉皇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二葉第五行鋏鈀按上文戎政府覆本篇作夾靶

第二十六葉第三行奏共之奏按古與輳湊字通

第二十六葉第十五行成陣按上下文作戊陣

第二十九葉第十四行奇隅之隅似當作偶疑傳寫之誤

第二十九葉第十五行或晦之晦似當作悔疑傳寫之誤

正氣堂續集卷之七

虛江俞大猷著
思齊李　杜編次
鄒山鄭　旻校閱
復生孫雲鴻重刊

奏疏

為遼東□情疏 因議不果故不上

為遼東□情事臣切見該鎮之兵雖素稱精強但累戰疲困而數亦不多近日土蠻大舉入犯攻城散刼挾求封貢此在彼方撫院惟宜專主戰議必如何增兵添馬如何造車制銃立一雄大規模聽忠勇總兵李成梁提調□入則堂堂正正迎戰□出則輕騎追逐必斬獲數千萬功使其咬指遠竄永不敢向南牧馬又或宜犁庭掃穴大伸中國之氣則隨時另議可也乃日若土蠻屢經失利茲復或追悔易慮送還被掠人口或獻做反人夷永不入犯容另具情請旨定奪臣恐□人一聞此言豈不翻然易慮以求遂所大欲乎使其易慮出於誠心固無許之之理况肆犯未久而忽然易慮謂其心之果誠孰信之哉推撫院之意惟欲為朝廷省財圖暫時之安耳蓋不思財費而

氣振則財不得不費財省而氣弱傳聞四方其弊有不可勝言財亦終不可省安亦終不能久臣憂之深而慮之遠不避出位之罪謹具本奏聞

為伏陳戰守要務以備採擇疏

為伏陳戰守要務以備採擇事念臣世受國恩及臣之身受恩特深茲又荷蒙聖上特賜拔用感激切衷夙夜惶懼思圖報稱臣謹按易書得戰守二務甚要且於民有利於財無費舉而行之又甚易焉其一守務之要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謂之設必用人謀人力之造作非若天險地險之自然也臣伏思

向年□騎一至遂近京城由無外層之藩籬耳今邊牆一帶築立敵臺數年以來□騎不敢衝邇固為足恃然韓愈守戒篇謂高其柴援而復施陷穽岐其垣牆而復固扃鐍蓋防而又防慎而又慎斯為萬全之備也合無於京城回面各三十里之外將民間園地周圍各五里之遠暫免租稅責令各管園地之家種植榛栗棗梨桃柿等菓縱橫一丈植菓一樹九九斜連如陣如隊每縣設縣丞一員州設判官一員專理又行撫鎮守巡官查理或遇鄉村廟宅則婉曲避就車馬舊路量留數丈數年之後森然成林菓利歸民官府不問新設之官裁革租稅照舊方今聖明在上恩威並施□□效順無容過慮萬一有至藩籬重列馬難馳突晁錯謂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步兵矛鋋之地或出奇或設伏相機而應必大破之設險守國坎之時義夫孰能大於此其一戰務之要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戎器謂之除修而聚之之義也臣伏思破□良法無踰於車以人推挽其制甚便見該京營各邊採行矣但車之所藉以勝□者銃耳銃則佛郎機鳥銃二器最為便利乃浙江福建廣東海舟所慣用其工匠慣造得法又弓箭盔甲之類乃北

人慣用之器其工匠慣造得法合無行令浙省將每年造解弓箭等項軍器今後每年只造解一半其一半錢糧改造鐵鳥銃若干門逐年併解貯部應用蓋鳥銃浙省工匠所造尤精又行令福建廣東將每年造解弓箭等器今後每年只造解一半其一半錢糧改造鐵佛郎機若干門逐年併解貯部應用蓋佛郎機閩廣工匠所造尤精鳥銃每一門該銀一兩佛郎機每一門併提銃六箇共重一百二十斤該銀三兩五錢各銃上須鏨鐵匠及管局都司姓名如不堪用可以提究二器解積既多不但可用之車戰仍可分

發各鎭及各城堡敵臺以備戰守之用修聚戎器萃之時義夫孰能大於此右臣愚昧冒陳二事伏乞聖上勅下該部再加詳議請奪施行謹具本奏聞

爲懇乞聖明增修武備以臻萬世治安事疏

爲懇乞聖明增修武備以臻萬世治安事臣伏思今世一德咸有百度維新文事之盛蓋超唐虞而越三代無復一詞之可贊但治亂之機常相倚伏聖人作易其有憂患乎卦名既濟乃治定功成之日也其大象則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卦名爲萃乃禮備樂和之日也其大象則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願今

南北異勢北方之患所當預防與南方不同何也自中原而南各省地方原有可調之兵如山東有長竿手河南有毛葫蘆浙江有金處臺福建有漳泉廣東有新會東莞江西有安遠龍南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各有土官兵每遇巨盜生發就近徵調三二萬衆隨檄而集即收萬全之功此乃臣身經而目擊者也又南北異用北方戎器所當先治亦與南方不同何也自中原而南各省地方原有可用之器如長竿手慣用長竿諸器毛葫蘆慣用短鎗諸器金處臺慣用狼筅竹鎗諸器漳泉慣用藤牌鏢鎗諸器新會東莞慣用長牌砍刀諸器安遠龍南慣用大旗長鎗諸器土官兵慣用鉤刀鏢牌藥努木弓諸器一遇調募各挾慣用之器而來又如海上之戰廣東有烏船橫江船福建有尖艚白艚船浙江有八槳蒼山船近因地方多事雖各預造在官遇有大警官造者不足用復刷之民間亦各應期而至故每次皆藉其器與船以成大功此亦臣所身經而目擊者也今若北邊一帶輿□爲鄰昔年大舉入犯內地無精兵可調以當其鋒無戰車可刷以制其馬無佛郎機等銃可取以制其弓矢惟束手聽其載滿而自去夫北方之武備

既不如南方之可恃南寇之易制又不似□□之勇悍此臣心所以夙夜不安過計而私憂也雖然□□素稱勇悍其智不過犬羊而已世有李牧魏尚之將必有法以勝之然將患不良耳有良將者出不必盡蹈李牧魏尚之事必別有勝之之法譬人有惡疾焉常醫見之而驚走一遇扁鵲製方用藥而愈之後有惡疾者亦如前之人華陀遇之其所製之方所用之藥不與扁鵲同其病亦愈也邇年以來賴皇上恩威並施□□畏服輸誠納款馬不南牧臣愚以爲恩信可感孚於一時未必可及於數十萬之豺狼德威可

俟畏於一時未可□其百千萬年之遵守竊誦易象垂訓之義當爲居安慮危之圖及此閒暇增兵數枝除薊鎮見有南兵一枝車器齊備操練已熟不待議矣合無於遼東之寧前山西之代州直隸之昌平各增設強兵一萬二千名自爲一軍不拘百姓舍餘隨地選募編伍隸入在近衛所厚其糧賞以作其氣又每枝造戰車二百四十輛大佛郎機銃四百八十架大旗小旗木盾鈎刀虎叉砍刀各四百八十件鈀鎗一千四百四十件馬二千四百匹各選設副總兵等官管束立法操練務期精熟在寧前者可應援遼

東在代州者可應援三關大同在昌平者可應援宣府及護陵寢而京師居中東西各有重兵無事擅虎豹在山之勢遇警無臨渴掘井之憂眞若泰山盤石有萬萬年之固矣臣伏又思之時方貴於省財而臣言用財時方貴於汰兵而臣言增兵臣之罪也誠以爲國家省財者省其虛費之財也省財則財聚聚財於無事之時將以待有事之用與其用之於有事之時倉卒而無措孰若用之於無事之先以爲有事之備則從容而萬全乎念臣抱憂積慮向未敢陳乃中夜再思父祖以前世世受恩逮臣之身歷受國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及今年已衰老一旦身塡溝壑犬馬之志終不得售悔之何及情不能已披瀝肝膈陳乞於君父之前伏望聖上垂賜採擇勅下該部將遴選兵將措處糧賞製造車器諸務加詳議覆請奪施行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乞歸疏

後軍都督府僉書管事署都督同知臣俞大猷奏爲年老衰病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事念臣於嘉靖十年襲祖職福建泉州衛前所百戶十四年會試武舉中式歷陞浙直等處總兵官奉職四十七年

節仗天威歷効尺寸各存卷冊內節該兵部題奉欽依四十一年以軍功於祖職百戶上陞實授副千戶隆慶二年以軍功陞實授正千戶三年以軍功陞世襲指揮同知近陞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僉書管事□提調京營兵車三年之■賴總協指授副■■□和同將新製兵車一千二百輛中軍千把總三百餘員車戰馬步兵六萬名輪日合營教練皆已習熟可用該兵部題奉欽依陞署都督同知臣伏自思一介武弁蒙恩至極天高地厚未足名言誓願捐身犬馬之間少效涓埃之報乃今犬馬之年七十有六桑

桑榆景迫氣血日衰風疾每作昏眩移時裏革之心雖存摐鼓之力已謝不勝鞭策難奉驅馳伏望皇上矜憐犬馬微臣乞勅兵部容令休致回衛仍乞行將長男俞咨榮替職代臣圖報所未報之恩於異日臣得以未盡餘年歌頌聖世太平於畎畝之中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兵部覆本

兵部尚書方覆看得署都督同知俞大猷奏稱年老衰病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歷歷中外四十餘年忠勤勣績卓有可觀年歲雖老精力未衰起而驅馳雖不足坐而籌畫則有餘[redacted]乃其[redacted]義而國有宿將所係匪輕[redacted]從[redacted]恭候命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惟復別奏定奪謹題請旨萬歷六年四月初六日奉聖旨俞大猷著照舊供職

乞歸疏

後軍都督府僉書管事署都督同知臣俞大猷奏爲年老多病氣體[redacted]衰再懇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事緣臣於嘉靖十年襲祖職福建泉州衛前所百戶後中會試武舉陞署正千戶累立軍功歷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又歷陞今職委兼提調京營兵車將總協指授各將領和同設教十千五行三才諸陣法該內閣輔臣親臨看閱作興卽今俱已練熟可用念臣桑榆景迫風疾時發近於四月間陳乞休致蒙皇上垂憐著照舊供職臣伏自思一介武弁微同犬馬荷恩高厚[redacted]天地盡瘁[redacted]見年七十有六奉職[redacted]戴血氣以積損而衰志氣以積衰而弱齒[redacted]盡落髮落將盡聽重視昏手麻足蹶神常彷彿事多健忘不堪鞭策難奉驅馳倘誤軍機曷勝罪戾伏望皇上憐察犬馬微臣老而多疾情出於眞非敢有一毫假托乞勅兵部容令休致回衛仍乞行本省將長男俞咨皋替職代臣圖報所未報之恩於異日臣得少延殘喘歌頌聖世太平於畎畝之中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兵部覆本 附

兵部尚書方覆看得署後軍都督府僉書管事署都督同知俞大猷先於本年四月內乞恩休致已經本部覆奉欽依著照舊供職備行本官欽遵外今復再懇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才猷兼茂忠赤獨懷歷仕三朝身經百戰經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

五千餘級亦在邊陲裒然爲諸將之首况操履清素始終不渝又有足稱者[redacted]廼桑榆力難馳驅所據乞休[redacted]應准從[redacted]命下[redacted]准[redacted]行推[redacted]仍取應替兒男起部承替以冀報効再照本官忠不忘君義能知止合量加優異以示褒嘉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緣係年老多病氣體日衰再懇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謹題請旨萬歴六年九月初八日奉聖旨是俞大猷准致仕

軍門行興泉道 附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耿爲優禮鄉賢事照得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今致仕鄉官俞號虚江學究本源悟韜畧於韋編之絶才兼文武識陣法於俎豆之陳談兵則卑視乎孫吳論道則恥襍之佛老一險夷忘得喪志在國家捍西北衞東南功存社稷好學而髦耆不倦矍鑠之彦僅存知足而簪紱溢投洛社之英再見茲雖懸車在里尚祈操丈借籌非特名位之崇膴未可徒行[redacted]之素隆合當優處除准兵部咨案行都司遵照外爲此牌仰該道即查議行府比照京堂官致仕事例撥夫六名送候出入應用以示優禮將撥過緣由名數呈報施行仍行本道送牌扁曰昭代儒將

正氣堂續集卷之七終

正氣堂續集卷之七

第二葉第十五行回面之回似當作四疑傳寫之誤

第四葉第九行忠患據周易作思患

第四葉第十一行預防之預似當作豫疑傳寫之誤

第五葉第五行預造之預見上

第六葉第八行鋏鈀挍卷之六戎政府覆本篇作夾靶

第六葉第十三行盤石據前漢孝文帝紀云盤石之宗

重刊正氣堂全集跋

右明俞武襄公正氣堂全集若干卷龍溪孫儀國鎮軍所重刊也鎮軍爲族叔樾亭司馬孫女壻與余有親誼然初未相識也歲癸卯余授徒九仙山麓鎮軍枉駕過訪一見如故命其喆嗣秀才名長齡者從余游暇以所刻示余余語之曰正氣堂全集向於陳左海太史師處借讀之君刻僅得其半未得其全且原書刻於嶺南幕府挍讐半出吏胥帝虎魯魚在在而有欲重壽之梨棗宜仿儀徵阮宮保元十三經註疏挍勘記例悉爲辨訂庶幾傳信可垂無窮鎮軍深然之介何道甫孝廉假吾師所弆本鈔付剞劂氏適鎮軍奉

天子命由閩安擢鎮蘇松旋移福山遂以是集委余竭數月功詳加考正於譌錯者别落者顛倒者旁加小圈以別之而總列於每卷末用挍勘記意也書成余將束裝北行因屬及門何生同文張生履冰葆生大滋及哲嗣長齡兒子壽齡互相校對歸諸鎮軍而爲之跋以誌其緣起如此若夫武襄公之功勳學業鎮軍序言之詳矣余不復贅云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冬十二月閩縣林　藩謹跋

〔明〕胡安撰

趨庭集六卷

明隆慶二年邊維垣等刻本

刻趨庭集引

明崑崙山人塗澤民志伊甫譔

世之學者鶩齒窮而薄教法也何舛哉學以致道匪教奚所從入納之訓而鮮則馬辟之適燕越而不辨其途趣部伍而禁之鉦鼓之節欲其寧厥居而壹乃止齊也難矣

尼父有言興於詩立於禮謂入道者所繇以厲束而澡行之軌也乃豎儒曈曾未擘數仞而頫輒務為芻狗惑滋甚也餘姚樂山胡先生以禮經起家談經者謂先生獨步都運大夫跡趾而衍藻於侍御之脫銜超筏蓋斷斷乎獵王鄭而參

兩戴矣乃取其所　諸體詩若干讀之雖其命語結思弗同矩矱而泠然協響充然淫臆胥自天竅發之是又渢渢乎直欲棄漢魏而覬風雅之閫諸善先生者謂先生為禮學正傳余獨曰溫柔敦厚詩教所以率作也恭儉莊敬禮教所以

定趨也觀先生之長於禮當知其啓鑰於詩觀先生之得於詩當信其正席於禮矣茲聖門庭訓所為疊疊互發而侍御君所手錄服膺者固余之所捧腹而涵詠者也然則先生之學於道其庶幾矣乃刻趨庭集先生名安余同舉進士侍

御名繼新登己未上第蓋先生冢
子云
隆慶戊辰中元暇日

趨庭集引

趨庭集目録

卷一

賦

平寇賦　壽護賦并序

卷二

七言古風

山翁　洞庭二首

山行　隱居

贈地師王清湖代茅山翁作

灘上　衡岳

龍劍歎　題介庵李翁卷

無題　江行二首

將進酒　姑蘇行

江上遇風　有感

月下　湘上

對花　貧士行

有感　有所思

不遇　兵後

幽訪　　客中
閨意二首　　江上
送别　　江村
山中　　洞庭
志隱　　遇友
憶鄉　　閨怨
溪行　　山游
雪中次何芳洲韻答西溪

卷三

五言古風

古意二首　　江行
有感　　古意八首
山桂　　古意三首
衡湘吟六首　　山居二首
閨思　　寓意
途次二首　　古意
自嘆　　嘆世
題醒樂李公卷二首

登山四首　　客亭松
白雲　　花下
山居　　訪友
衡郡閒行　　秋日
秋思二首　　有感
招隱　　有懷
題友竹堂　　懷友
有感　　嘆世
論種樹有感寄蓮湖李忝伯

卷四

七言律詩

金陵　　贈胡近竹
張松陵守瓊郡　　壽蓮湖李公
憶燭谿舊業　　有感
秋思七首　　寄南塘兄
遊靈谷寺餞張北海晚宿郊外次韻
江行　　志隱五首
贈張北海守臨洮掌節推兗郡

鄭敬齋誕辰　題東郭逸叟卷豐城

雷少郭父也　贈倪地師

京邸　鶴

春行有感三首　山行訪友三首

擬隱九首　江上

山舘三首　飲酒

春景二首　憶客二首

客舘十二首　湖上對客

江干　遇風

懷歸　秋意

閒行　山行

送別　閒行二首

官舍　江上

齋居　金山

虜報　種竹

途次、　叙景

寓言　送客入陝

春日山舍二首

卷五

七言律詩

衡郡閒行二首　洞庭舟次三首

郡齋自述　衡湘道中五首

衡山二首　思隱五首

贈方十洲　春宴

北行　舟次七首

懷司馬戩山　同王頡東北上

寄江雲石　胡節推雲野新構

岳陽樓呈李霞谷兄

郡中　途次三首

送客　鵲鳴

望雨　憶友

北上　有感

聞亂　雨中

草堂八首　春日

憶虞城張北海　冬暮

郡中初夏　梅花

貧士　憶歸
送別　贈人從軍
山行　客愁
秋思　客舘
思歸　郡中二首
有懷　赴桂林
送客　同范石谿游仙奕山
次韻　同石谿游洞巖次韻
寄祝復齋都閫　憶客

永州道中
卷六
七言律詩
平凉　隴上
松林驛　予生會稽遊武林姑
蘇宦居金陵北来秦中風景頓殊賦
此寓意四首　春游
寄維新　固原
贈王懷溪　塞上三首

閲宛馬　六盤山
登平凉城　會寧道中
贈商明州二首　春遊三首
征虜　自歎
山舘　山行
送別　白水道中
途次三首　送周萬泉入賀
萬壽
遇雪　途次

王母祠　閒居叙懷七首
思隱　別客
賦詩有懷　秋日道中
途次時臘月二十九日
秦中　宋陵
贈揚生　清流關
濠梁　陳前山築輦華城次
韻　吏隱四首
寄周鳳南　靈武監

長安　山居
秋意　聞虜報
途中雨　思隱
寄楊石帆　雨中
訪隱　塞上二首
自歎　漢中
有感　過白河
友竹翁招宴　答西溪次韻
用西溪韻　涇上

蓮湖李叅伯招宴水泉寺
涇州高峯寺同梁岐泉晚酌
輓滄溪宗室　蜀道
贈西溪　子真谷
馬道　病後二首
贈友人東歸　閨思
雪中寄西溪　拜將壇二首
次趙湲谷韻　有感
與希顏弟　憶西溪

福州府知府邉維垣
同知梁　符
通判周　召
侯官縣儒學訓導莊敬
生員王應山校刊

趙庭集目錄終

趙庭集卷之一

賦

平寇賦

惟皇肇極崇植聖眞干戈載橐逖酡堯仁蠢茲西土厥有苗心如堇如荼蕃廡在春據兎窟以背施巢燕幕而稔緜旻弗弔兮格弇荐臻黔何知兮逢此不辰石城弛防慝氛倏肆靈石戒嚴曷懲鍑鷙壓繡斧之星馳弄潢池而麇至嗟天網之暫恢若燎火其方熾粤我恭川仗鉞西圉

文治夙敭武韜懋著試膏粱之藥石曜霆飈於温煦奉　王命以徂征仰天聲之仁恕於是三令徐申兩翼旁張鬱律習霍欱歘飛揚单擻震疊六奇撩闔鼓硼隱而待釁徼掩舒以就列撫昆吾而王靡挽繁弱而扎徹蚩尤前指海若下蟄勇遺桀石之賈信陑投膠之結女開戶其莫距鼠鬪穴而未歇壁壘變彩齊臨淮節制之嚴裘帽異常表西平儀觀之傑爰作氣於一鼓奄驤步於九折碎首穴胸原莽朱殷公曰噫嘻尸彼碩𠳋亦有脅旅顩頓梗塗公曰勿辟慰此來蘇偏裨效馘凱聲撼山公曰爾勞克拯多艱僚吏致賀歸于公勳公曰不然

天子之明沐優賚兮勒之彝常南金錫兮從以玄黃賴徽猷兮汔可永康碩迹龍門兮汾澮流芳躡陶唐之遺墟兮企元化之均培惟燮魖之翹跬兮兆鯨鯢之厲階公獨折木蘗而摧𩲡兮寔四國之攸懷斷腰膂其弗憖兮奚蕭艾之同災矧長城之毗重兮却胡牧於南來在師中而

承寵兮惟借冠而汝諧屬勾陳之伏耀兮瞻夷路於垣台嫗惠風於兩浙兮行將暢於九垓愧吾儕之孱劣兮願載筆而踵磨厓以現詞發雅調當與磨厓接響

壽蘐賦并序

壽蘐為章母楊孺人賦也孺人早歸章君廷瑞弗獲偕老矢志寡居誨厥子邑博湖暨孫儆蔚有文稱行為儒器內行之懿視此益可徵巳茲歲仲冬既望寔設帨初度八十有三

矣而福履康勝壺儀鮮儷廼知彤管之録龍
章之錫皆將有竢焉爰賦是遺之且附詩人
樹䕶之義云爾賦曰
睠群卉之類蕃兮誰獨樹夫忘憂根宛委以王
疊兮葉舒徐而翠浮承惠餘以結歡兮固君子
之好逑寔中心其靡忘兮良自託於蹇脩嘅桃
李之無言兮荊蓁剪而莫留顧畹蘭及畝蕙兮
表幽芬以夙投彼檜松而千仞兮諒貞操之同
疇問君奚自而獲此兮似移植于玄丘紺兮若

珠冊兮若榴委若綬兮散若文旒儷仙姝於縹
緲兮陋凡種於媚柔憐芸蓀之吾友兮猶戢吾
仇肆廣廈之大庇兮或寸田之可耰閱胎角之
長生兮哂旦夕於蜉蝣炎涼倏相代謝而去兮
吾亦不知其所由詎坤靈之獨厚兮矧物性之
潛麻騷人於玆玩詠兮徯多識之冥搜兮無飄
搖與藴隆兮雖摧損其焉愁值王母之下降兮
携湘妃以遠遊接清歌於威鳳兮儼左駕於蒼
虯亦既紉而爲佩兮端無謝於琳球如落英之
可餐兮又安羨夫瓊羞霧荏苒兮含春露璀燦
兮破幽桂子馨兮月落玉樹鬱兮晨抽望不遺
於殊境兮疑書帶之若妝灑瑋琅之澗水兮較
百雲而孰優羌繽紛其相從兮廼繁衍而競酬
八千歲以爲春兮復將爲秋粵有令人兮楊此
清脩漂水瀰兮芳澤並流惟宜男之肇慶兮宜
家室於丕休吾儕不種而穫兮羨君子之所謀
永奕葉其有輝兮萬福來求

趙庭集卷之一

七言古風

山翁

山翁不知白髮垂閒行谿畔釆花枝兒童拍手休相笑我亦曾過兒童時少年不閑易得老老來愈覺閒中好携花且置松竹間殷勤莫放春歸早 有唐風山樗隰杻之意

洞庭二首

洞庭之水廣且深夜秉殘月聞龍吟浪花中起山色沉不見幽人傷我心

洞庭之水冬已春驚濤濺天如有神飛鴻遂影相顧鳴君山在水何嶙峋

山行

大松矗立逼星斗小松亭亭出岡阜我來倚樹欲掛冠昔日巢由今在否知音誰奏中散琴交歡誰飲中山酒忽驚樵父下寒林數聲長嘯碧雲深逢人似厭市朝語轉入幽巖何處尋 幽致退思冰之益遠

隱居

青山流水互遶屋手把黃庭醉中讀浙瀝秋聲起空谷散步階除擾麋鹿朝蝸市蠅何碌碌晨遊昊穀暮栖穀世事升沉手翻覆潛魚避餌鳥擇木云誰泣麟誰賦鵩寧當鵲起且雌伏舊籬不減陶潛菊荒園亦有子猷竹安得高人同信宿氷霜時復清林麓

贈地師王清湖代茅山翁作

彭蠡之險天下奇湛然還對氷壺姿榮洲枉渚

不足數手持囊訣分較魁東探禹穴過夏蓋秋空爲爾吹凉颸胸中錯落盤王髓萬壑千巖杳在茲時復雄談吐霏雪牛眠鶴化非虛設汝仇雲樹正蒼蒼潋灧濱濛兩奇絶波光照眼相恨遲與君雙鬢俱垂絲君今杖策更何往笑指滄桑忘歲時

灘上

百丈上灘何詾詾前舟後舟勢相擁群商惜利不惜身臨危始覺載來重換舵開頭未及施道

旁觀毛骨竦豈必離堆能覆溺狂湍悍石皆可恐顛流亦有千里舟䑺呼安得賈餘勇 蝸涎不知止竟作粘壁枯讀此可以知戒

衡岳

祝融峯頭萬丈饒我欲借步登層霄祥光璀璨扶桑標滄溟咫尺若可超手礙河漢排罡飈薈松繂草不復彫幽禽和鳴似雲韶道氣馴東羆虎騎赤烏白兎飛復跳長冬無寒暑無歊烟雲出没自暮朝湘水作帶連蒸瀟暫來誰解停星

軺便當卜築驅塵囂試飲清泉俗緣消鑱時徐斸黃精苗指數佺期與子喬憑尊如可折簡招民瘼在念歸途遙恨不混迹同漁樵心旌如懸首重翹何年秉燭遊中宵

龍劍嘆

延平龍劍傳尚在紫氣當有冲天時重淵變化竟千載鬼神呵護將安施古云寶物待時起典午風聲亂如糜茂先傾首煥無聞何不埋光終獄底我今長嘆欲問津尚方借劒復何人佞臣

蹻蹐頗有此劒猶不出吾已矣 嚴然有觸耶之意

題介庵李翁卷

名花著意作春妍榮木欣欣翻可憐東風相辭不待年豫章之材絕世奇獨立丘壑烟霞隨戚寒何數松栢姿芳枝交翠凌層霄衡廬直與爭高標祥光俯燭襟帶遙歸來何處采芝吟清泉時爲浣煩襟我欲從之江漢深

無題

春到春歸不旋軫緑陰稠處花開盡泥中何得

粘飛絮墻頭忽見過新笋荒園落莫待我來小車久閑無人引獨倚南樓待月明平生懶作河陽尹 不束帶見上官便是此意

江行二首

舟行平似鏡中坐彷彿雲山溪底過幽趣有誰同賞音清流無處堪著唾午間鳥語就樹隱忽驚月出當空火漁磯覓取滄浪翁夜闌擊節頻賡和

青山無數春光裏我欲山行嗟坎坷湘神似嫍

山色濃都遣溪流與穿破溪山互頋棹乘風不到此遊幾枉過遙見孤雲向越中貽書試問東山卧讀此便見公脩然有故山之想

將進酒

拂衣欲作吸川飲鮮帶欲作盜甕寢麴生風味本自佳何必賢聖分流品若非除官求酒足但當種秫圖歲稔荷鍤自隨何局促俯仰羲皇且高枕盖托情於酒者亦古人蟄坏之意公實則不能一涓飲也

姑蘇行

閒來曾買石湖船共道繁華勝往年笑逐桃花春自在舞低明月夜相憐明月送巡還復上桃花零落終何向碧箭香甚數含盃翠簟涼生初下帳五陵衣馬睡還遲三峽文詞醉亦奇紫燕黃鸝常對語碧桃紅杏更連枝東尋蓬島竟何處西上長安當幾時長安久說路宛轉蓬島猶傳水清淺世運消磨羨赤松宦途墮落悲黃犬消磨墮落事堪傷窈窕崎嶇興最長未能約客聯詩社即欲移家住醉鄉酒劇虹霓連碧落句成珠玉滿炎裳豈意鯨鯢翻海窟忽驚鴻鴈哀江月中道遺骸楚些長沿城焦土吳歌歇燐光似照夜歸魂月影常依舊掩門兵革亂中忘父子關河隅後指鄉村中興將帥羨繁肘太平父老思回首天河正可洗甲兵春雷亦復摧枯朽百六何期運會遭九五仍聞宵旰勞荏苒蚉氛從此絕岩堯麟閣爲誰高遺世中繙出一段憂世之意來

江上遇風

黑風吹浪江倒流蛟蜃欲尾鷗鴉洲長年却顧

遲不發黃鶴磯頭旅客愁浮生翻覆何足計乘流遇坎豈天意擊楫中流浪亦平卷帆夜宿招提寺

有感

泥蟠雲飛各以時春風朝吹惡木枝道旁老父三歎息福倚禍伏將安期洛陽二頃吾何有負新來作會稽守馬嵬骨冷不可收高第雲連曾炙手不數語中便有古今多少感慨事

月下

明月無今亦無古前照草堂後花塢草堂諷詠有餘清花塢流連終自若行藏且避風波間埃塵攻盡生平顏華亭鶴唳復聞否不獨當年蜀道難 當是道心澄徹乃有此等情況

湘上

娥英啼向湘水多東流併作洞庭波此君偶值攀緣處舊有芳痕尚未磨愁雲遥帶九疑起琅玕滿道總相似欲持苦節不忍將薰風夜奏殘枝裏

對花

花前醒醉春晝長院落笙歌夜未央妬雨凄風不相惜五陵裘馬無輝光此時分手復長去煙消月落不知處江畔蘆花滿地來悞驚別淚粘飛絮 情致蓋已邁長吉而躐太白矣

貧士行

春雲送步覆旗亭遠逕花香醉復醒薄暮寒鴻向何處碧空萬里舊山青林間棲息聞鵁鶄雄飛雌伏非同調朱門誰是孟嘗君三彈長鋏無人笑

有感

晴雲掛壁無人收時見樹影横中流晚風借涼催夢到一點明月依虚舟長江東流不可止宦海飄揺亦如此斜風細雨歸去來誰知世有玄眞子 似畫圖語

有所思

美人不見湘水寒何以問之青琅玕欲來未來煙霧闊明河耿耿隨江湍江湍反覆未可信清

霜拂樹如衰鬢暫騎欵段巳自安無由遠駕千金駿 逼眞老李奇崛鏗鏘

不遇

出門入門慚敝裘故人投筆將封侯鴻鵠鷦鷯不相似中宵躑躅與誰謀高嶺碍雲雲欲住黃金臺畔誰相遇自携利器照塵埃干將不待良工鑄

兵後

龍泉劚地狂態生海雲漠漠低吳城長風破浪

不可得時聽荒鷄中夜鳴腹地傳来合圍久棘
門灞上閒刀斗未覩諸公脫兎謀雲臺麟閣無
何有

幽訪

清溪經雨明如練尋源徐覺扶藜倦片片流紅
逐水間桃花開盡無人見溪邊偶有垂釣翁意
態似與當年同笑拂煙霞自長去令人竚想滿
林風 蕭逸絕似王孟

客中

星光璀璨如欲曙鷄聲咿喔更相語客輈將發
轉踟蹰萬里邊關從此去落葉流波次第愁不
知何處度深秋共君對月輒相憶縱有浮雲亦
倚樓 無限意緒說不可盡

閨意二首

凉風動袖湖波起岸頭月影如秋水蓮房摘盡
蓮葉低含啼轉向芳閨裏征鴈還從北地飛山
川何處不沾衣應知薄倖思羅綺不着年年寄
到衣 怨而不怒自是閨詞體

蔵春亭畔朱簾啓彩袖相將采春薺忽驚飛燕
落春泥繡裾獨向前地洗絲絲細雨隨蒼苔花
逕塵消未得來近日稍晴憑檻望碧桃含笑已
通開

江上

松間岸幘不知暑滿地花香夜來雨枕流漱石
客未從明月自隨波影去不倚清溪卽對山正
憐倦鳥帶雲還朱門華屋多車馬何似幽人早
閉關 一洗富貴之習

送別

朔風吹沙作黄霧馬頭忽失西去路遥聽前溪
碧樹聲野花亂落應無數酒盡清尊意氣多寒
雲落照奈君何子規似識相留恨啼過垂楊下
遠坡 別詩似此情致曲盡

江村

綠柳陰陰深幾許閒心欲共黄鸎語背指滄江
坐晚風客帆何事瀟湘去隔江煙柳掩孤村渡
水飛花欲到門自折松枝向茶竈客來應得當

清尊

山中

碧梧枝下閒行幾月光倒掛湘江水白紵衣單坐稍遲聲聲落葉催人起臨水隨風自往還長溪曲逕小重山縱無避世人來往更覺桃源未是閒 了無俗韻

洞庭

松聲作濤雲作海白衣蒼狗斯須改倚山長嘯旅客驚紫芝照眼何人采小坐漁磯似舊游月

光如水滿江浮憑君莫弄君山笛恐有風波滯去舟 起句幻化可陶結聯正意反用油然見人情清俗愛別

忘憂

藍日垂綸非爲釣閒吟自作滄浪調無論世濁與我清洗耳不聞天子詔丹臺畫鎖白雲飛茅徑風來忽掩扉薄暮鍾聲送山月有人騎鹿隔林歸 自是古調之高雅者

遇友

賞心偶過故鄉人舉頭忽見故鄉月呼取村醪載野舟小童自識傳春蕨西行暫欲度寒溪杜宇何緣遶樹啼勸客應從長別處灞陵橋畔正淒淒

憶鄉

白雲遲遲客未到蓬門空對長安道氷山群望將何爲石田茆屋從吾好寒雲遙向越王城暗數江南數月程松竹近來安穩否碧山笑我舊時情

閨怨

促織鳴堦何太急機上停梭長歎息寒衣手織安用催刀尺將闌情轉極待寄君衣恐未還不寄又恐君身寒愁腸如絲千萬結欲解不解誰爲歡 曲盡閨中之情

溪行

岸影映溪似溪淺溪光覆岸如岸遠扁舟盡日溪岸間花香拂衣簾半捲輿長不礙孤雲飛心閒恰與明月遲漁歌欸乃聲斷續有酒不飲當何時

山游

翠壁嶙峋髙萬丈中有幽人坐相向采芝深谷晚含香濯足清溪青生浪我欲從游將若何野風吹到碧松坡瓊漿金液不可問道旁銅狄誰摩手招玄鶴思歸去蓬萊安得終無路我家舊住滄海湄弱水冥冥隔煙霧

雪中次何芳洲韻答西溪

玉屏矗立羞冊青玄風吹澗生層氷問道瑶臺何處是座中佳客疑飛瓊蒼松猶護隱君亭竹

韻梅葩相與清經立尋壑渾無計欲賦歸去從淵明吾曹乘興恨不早宦途獨拙世皆巧天公似憐無與娱頃刻平地爲蓬島亂飄密洒勢未息淡粧濃抹意俱好崑圃鐇桃冬吐華崆峒玄鶴朝呈縞臨水遥思絮落輕掛岩宛見刀出皎壯年作客游石頭乘風忽度鸚鵡洲寒江釣叟不可遇萬里銀河天際流藍關秦嶺復西去却傳此是豐年瑞凍雀依山雖可嗟飛蝗入地今無慮故鄉迢遞盡日愁朱樓掩映連宵醉跡類孤鴻長自飛心若虛舟元不繫東郭敝履子猷船一觴一詠皆成趣縱令彭澤無芳樽田父好懷如弟昆墻頭濁醪情亦樂嘯傲自謂無懷民越吟徒抱青氈冷郢調爭看白雪新氷山消盡暾日出頤與四海同歡忻

趨庭集卷之二

趣庭集卷之三

五言古風

古意 二首

種松常待雪種禾常及春榮悴雖有時適性彌
失眞折腰彭澤畔濯足滄浪濱此理亦易達今
人空問津

濛濛雲畔月離離雨底花花發雨偏妬雲過月
倍華盛衰如行跡往來何足嗟世無園綺徒遂
覺商嶺賒

江行

清江無定色映岸更成綠廻波似含情中有白
鷗浴遙疑采芝翁棲遲空谷對此堪洗心無
論纓與足 即此便見學到渾然無迹處

有感

絡緯終夕鳴絲縷竟何有春蠶寂寂眠錦綺立
在手清談驚四座用之輒有咎乃知安劉功無
如勃重厚 知一守默此得之

古意 八首

風鳴芰荷畔忽來吹我衣月出巖岫間忽來照
我扉傾蓋有遠契白首將依依嗟彼魏其客任
安能自歸

昔日青雲客多在白玉樓或騎碧鯨去或駕玄
鶴游大雅久不作正氣倏已收嗟嗟太玄測千
載猶冥搜

君常命駕來我亦乘舟去且作漁樵人共向烟
霞處浮雲非有心幽泉不知數傳聞石屋寒無
人能久駐

朝居朱樓間暮宿白雲巔清風爲誰起相顧各
悽然明月寒江底衰楊古驛邊袂中記別淚長
寄遠游篇

葵藿終不飽紈絝遂自驕因悲斥澤鷃安知霄
漢遙肘後黃金印得之黑敝貂爲人作說客乃
亦欣所遭

古洞垂芸茘風清几席間朝市何所須飄然思
故山烟霞少塵事軒裳多厚顏相期赤松子去
去不知還

窮途悲惋籍由來禮法跡今我厭羇束前往將何如珠玉委道側荊棘生坐隅薰風來自南吹我舊時裾

數弾不成調中有山水情紛紛按新譜恐非太古音中散去我久哀韻棲寒林無絃亦自佳況乃尋素琴 此當在十九首中求之

山桂

南山有叢桂游人未知處悵望白雲間迫暮不能去云是廣寒種香風襲行路群卉紛道周開

落凡幾度

古意 三首

人生有懽合悲離與之俱懽合既已極悲離將何如晶光互明晦氣候相棄除所以賢達士終身羞向隅

日月如雙轂驅人何所歸挾策與博塞借問誰是非干將出畝箧行路知光輝時無歐冶子翻憐神物稀

逆水何艱難亦知順流速夷險不可常平地有

傾覆出沒幾白鷗騰褰兩黃鵠駒隙如百年誰待萬事足 玄晤當與陳常並讀

衡湘吟 六首

昔我居金陵常欲游衡湘今在衡湘久金陵如故鄉龍虎互蟠踞鴻鴈終廻翔美哉山河固令人感慨長

大山何崔嵬小山亦自高大山摩霄漢小山謌波濤出處各有適摸擬徒爲勞古來肥遁客未必依清朝

首陽有芳薇欲采不可尋以此冠裾客投之豺虎林天地豈不廣江河亦復深嗟嗟桑畔鵶惠我無好音 當時必有所感

五越洞庭水揮手凌波瀾委心任去留未信行路難岐路有南北何况風濤間栖栖蓬蓽徒誰云心地寬

湘江數千里東滙爲洞庭所貴本源遠其流廣且澄吹噓作風雨激射聞雷霆君看關塞鴈但恐墜蒼冥

璠璵非不佳用世自有時當在璞石間衆亦委
及知腰裹輕千里鷦鷯安一枝賢達負遠志今
爲人所唉

山居 二首

猗蘭不可見胡爲中道芳所以雲林逸想慕君
子光家畜多駑駘市鬻非珪璋冥鴻萬里去安
得同翱翔 幽懷遐想自見

來居郭外村青山日相見但驚猿鶴姿非復塵
埃面松間寫琴聲雲石留吟卷誰能偕夙心詩

品欲高選

閨思

君爲塞外風妾爲塞邊草颯颯如無情安得顏
色好昨聞鄰父談又在交河道寒衣莫寄將恐
君歸亦早 得韔弓綸繩遺意

寓意

名駒早墮地已見汗赤赤凡馬數盈萬豢畜終
何益朝辭鹽車厄暮就千里役此生會有時猶
作周南客

途次 二首

道旁有嘉蔭行人難久留依依灞陵柳寧知邊
塞秋孤鴻向我鳴往返如良儔僕痡馬亦瘏不
若歸故丘

清谿日潺湲不知山谷長班班車馬聲何年歸
舊鄉雲雨比意態翻覆未可量皎皎月出光時
來照我旁

古意

登山與涉海適意各有時山行多熊虎水行多

蛟螭上採松栢實下絡珊瑚枝勿以几席故遂
遺千里思 味此便見禪家出世世間之别

自嘆

我欲投明珠按劍何爲者燦燦荊山玉迺居燕
石下所知在驪黃遂無千里馬巴歌滿道旁古
調和彌寡 所貴在知己亦此意

嘆世 二首

嗟彼肉食姿終無紈絝憂時聞道旁語耕織不
自謀不有松筠節焉知蒲柳柔子卿餓北海能

令陵輩筵

昨日同宴坐含杯時握手晨來聞見召策騎不
回首虛名等浮雲得此亦不久如有麟閣勳天
涯無故友 此亦似有所感

題醒樂李公卷 二首

醒者未及樂樂者即未醒醉夢自適意古調不
可聽揮手謝世紛吾欲披黃庭
獨醒爲三閭獨樂爲君實當此塵埃間誰能終
物色遙遙望白雲下有巢許室

登山 四首

西山何苦寒恐有采薇者朝來多爽氣柱笏亦
閒雅我欲從君遊正在夕陽下
南山何崔嵬壽域連紘垓種豆遂不治扣角徒
自哀我欲從君往衡雲如可開
東山何幽絕高卧有芳塵風波江上態雲月洞
邊春我欲從君去誰爲着屐人
北山何冷落數與作移文偶習市朝態翻憐猿
鶴群我欲從君隱賢勞未足云

客亭松

蒼松當幽壓自謂傲歲寒移來華屋間屈節若
所安無復霄漢志未直先摧殘將與花卉同嫵
媚令人歎草木亦有知何顏見芝蘭 愧士之變塞者

白雲

白雲從西來何滅亦何生山川各分態中含萬
古情誰能乘此游瞬息至王京王京不可訪白
雲互來往却憐塵俗緣勿作色空想 見已到色象外

花下

群花各爲態見此春風枝開亦不在早開亦不
在遲早者恐先萎遲者將後期願言及晴日宴
笑有所思寄此相知心卮酒安足辭浮光如逝
水命駕終何之 公起聰多有態

山居

市朝一何近雲林殆非遠驅馳旦暮間趦趄遂
忘返明月挂松陰清露滴蘭畹不知荆棘塗空
嗟往來蹇夕陽復自佳餘輝在山巘却笑陶彭
澤歸來猶太晚

訪友

遙望層山雲下有淵明廬混跡麋鹿群塵境誰復如開尊攬爽氣杖策依寒蕪黃綺良自厚金張一何踈迸客偶晤笑肯渡虎溪水暝色赴平林歲晏亦如此安得羲皇人相與論無始是柴桑公語

衡郡閒行

鋪舍何閒寂時有燕雀鳴騶從不自隨誰知刺史行群農治塲圃及此秋日晴皆云歲屢旱今茲禾稼登負粟出郊墟晚歸晨復興糴價不經

宿此心猶自驚彷徨問鄰佑尚有打門聲私家催債負官家督徭征我聞爲惻惻空忝司牧名前此民重疲誰與謀餘生安得繪茲圖上達閶闔情閒淡似蘇州晚結似工部

秋日

朝見芙蓉霜暮聞梧桐雨縱有清夜月秋光復幾許賓鴻自北來野泊未有主耿耿銀河間無人見牛女老至自悲秋空堦聽蛩語流螢照我床餘凉生白紵樽中酒不空與君忘爾汝古調

秋思二首

金氣自西來殘暑不自保清霜中夜零意似無百草殘葉積空堦長倩寒風埽俄頃雨四集雨甚遂成潦攬衣起彷徨無由問蒼昊窮編既仳離富室亦潦倒狂士恣歡飲翻羨明月好明月非不佳所懷在枯槁代謝理固然逢辰何不早

又

明月有宿約照我江上臺空亭下木葉不待清

風催蛩吟傍曉息鷗宇隨雲回佳客偶相過遂令懷抱開琴書有餘娛何必對尊罍廟廊多羈紲市廛餘塵埃豈知山水間信足超紘垓意氣未遽盡悠然共徘徊他時憶此夕命駕當重來

有感

花開復易謝花謝令人哀泫然厭春雨何如花莫開月來復易落月落傷人懷中宵寒露零何如月不來有琴欲絕絃有酒欲傾杯譬若已逝波誰能使重回來者日以近去者日以遠故人

今巳矣巳矣將安歸依依夢中見安知是與非

法然中宵四語多少悲思

招隱

群山趍赴江如飲江畔水大峰既中絶小阜亦旁起迴伏各有意散亂不可紀清泉流其間幽韻時盈耳下為徑丈潭深黑未得底游魚不驚人出沒殊可喜幽花照路隅好鳥復來止曾聞巖壑間常有避世士痼疾在烟霞閒中自料理雖無同心人不復顧城市招隱如有臺致士自

愧始

有懷

矯矯人中龍浮雲何足羨用當盤錯間利器乃自見富貴來逼人安得久貧賤足跡及廟廊崖壑早已遍邊海偶風塵遂令曜綿瑂待汝帷幄籌每奏輙稱善鯨鯢手可封泰宇復清宴我雖困龍鍾不覺再強徙

况俠之氣讀之拂膺

題友竹堂

淇澳有餘興友生將焉求本來丘壑姿坐令塵市幽實成致威鳳根姜盤蒼蚪風籟散微和對之忘百憂時傾竹葉酒兼聽竹枝謳陳林聊避俗無乃晉賢儔肉食競自足諒非君子謀余亦慕高節此癖同子猷清馥如有待杖策來從遊渭川今何許極目瀟湘秋

似陶

懷友

朱顔有盟約白首多相違中路無荆蓁胡為長不歸以彼九秋氣減此三春暉君容不可見偶見舊時衣昨得道旁信安知是與非不及南還

鴈向君千里飛

有感

吾徒昔未達常稱達者賢榮顯今如何反為時所譏但有黄金質百練將逾堅生平非巧宦遲速皆適然疏食既可樂惡衣亦不耻時輩多紛華未知竟誰是騏驥悲負阪所志在千里淹留几席間恐無天下士

嘆世

桃李含春輝凋落何太早圭璧已雕鏤不及在

璞好無謂舉世拙獨我得其巧垂釣向秋水無魚亦自安今人釣聲位皓首徒盤桓朝志膺涓契暮結許史歡所歡亦不久倏忽如驚湍鳴琴倚古壁有調不欲彈七八有玄真子志不在魚意

論種樹有感寄蓮湖李叅伯

山畔多種松道旁多種栁種栁易凋瘁種松常耐久今我來巖谷濯濯何所有猶聞采薪人睥睨各奔走雖有杞梓材竟能自存否西望回山巔東望涇川口抱甕日灌溉誰爲漢陰叟獨公

負經濟造化在其手惠風來自南草木亦回首陽春隨車轍輝光動星斗登賞將如何此意不在酒

趨庭集卷之三

趨庭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金陵

時平更覺宦情閒次第春光烟水間徜向樽前問明月多從馬上看青山陵藏衣劍傳龍遠臺繞笙歌想鳳還可道繁華同上國只憑清夢到朝班三四非親遊金陵情與景適者不能道

贈胡近竹

折節虛懷有古風歲寒已識此君同幽軒春到

苔紋破跡逕月移花影空梧鳳漫期千仞上籜龍會化五雲中君來不待平安報更喜頻看對主翁婉似温飛卿

張松陵守瓊郡

剖竹重誇奇絕遊乘槎仍泛海天秋三春遲日情彌切萬里長風願自酬粉署衣冠通北極樓船鼓吹下南州漢廷何事捐之奏約束鯨鯢已借籌

壽萍湖李公

風光拋屬隱君廬遶屋湖雲揷架書紫氣誰當
占逸駕碧山何待焚銀魚藥爐丹轉神交外藝
苑珠聯口授餘公二子皆顯達况是芳辰對松菊怡顔
自酌更何如

憶燭谿舊業

夢想湖山似有緣好風曾送看春船雲間屛幛
參差見澗底窪簧彷彿傳即欲歸來三徑裏幾
能行樂百年前含杯且聽商山曲駟蓋翻爲隱
者憐

有感

長吁何時向碧山咸華誤落利名關梅如輕别
隨風下潮似多情帶月還攬鏡誰能饒白髮闢
尊暫許借朱顔欲如徐福尋蓬島縱未長生亦
得閒情景俱到讀之令人有物表之想

秋思 七首

袖手長吟悲路窮綈袍不是怯西風縱嘲小草
應終出欲賦長楊恐未工皀帽久依遼水曲黄
冠頗隱鑑湖中菊花滿揷休相笑老態還知少
壯同

月漏踈梧半未圓水雲隨處欲停船輕裘緩帶
皆閒日妙舞清歌各少年花鳥乍驚非故國蓴
鱸忽憶有前賢晨來瞻望終南徑冷落松筠最
可憐起聯超脫結聯自北山移文中出

半榻松雲試苧衣藤陰草色覆漁磯紫騮繫柳
未能去白鷺窺魚不肯飛適志誰應須富貴浮
生多是愛輕肥夜航載得蘭陵酒清早嬉遊及
暮歸紫騮白鷺愧繫戀貪饕者翛然名利意味深長

别去酒杯能幾日閒來步屧共斜醺流螢低照
將沾水野鶴高飛欲負雲金屋寵衰空望主氷
山勢盡獨憐君秋風正爲蓴鱸起千里思歸終
未聞

松林絶道啼哀猿竹韻蕭蕭四座寒羌管偶吹
紅葉墮溪風時掃碧雲殘近牀蟋蟀吟還住掛
壁焦桐倦未弾賦就子虛渾自惜明晨振策上
長安

長堤選樹蔭微風擊節高吟酒欲空梧葉乍零

秋色裏鴈聲相續月明中依依約[illegible]
隱山城望未通客路鄉心爭歲月百年笑口幾
人同

小溪寒雨浴芙蓉秋氣蕭森後亦同跡跡誤陸
車馬去襟期長托水雲通忘機已在鷗群外避
俗常依樵徑中獨向山樓看桂粟友朋今欲訪
元龍

寄南塘兄

別來秋氣想扶搖暇日彈冠意日饒未許卧龍
終抱膝正緣駟馬早題橋欲開棣萼經春好相
問征鴻帶月遥忽憶舊園松桂老秪應待隱不
須招

遊靈谷寺餞張北海晚宿郊外次韻

梵宇平臨幻界分更憑法雨淨餘氛空簷鳥雀
和清磬竟日松筠住白雲山郭喧騶聊盡興村
庄倩榻亦論文他年此地遥相憶欲寫生綃寄
使君 清練有韻

江行

帆飽江風客艦輕沙洲擁浪水痕生高峰預[illegible]
穿雲徑短笛時聞隔壠聲誰向夜行憐晝錦總
因塵起涴清纓漁翁敲火朝還暮萬頃烟波世
外情

志隱 五首

霧雨霏霏暗客星歸來不改舊山青月通幽塢
花初睡風送微波酒自醒江畔繞容調馬路竹
邊試寫換鵝經只今誰是玄真子物色漁船到
遠汀

茅亭正值客游處孤屐時聞遶徑行稍喜霞明
分暝色乍疑花落帶春聲徘徊古寺山開晝徙
倚寒洲水作城可是旅中蕭索甚凭闌即待月
華生

時人競向塵埃卧空有元龍百尺樓啼鳥巧傳
春樹怨歸鴻遠帶暮雲愁酒醒濯足波痕淺睡
起添香雨態稠莫笑山翁無伴侶追尋黃綺欲
同游 三四意淺語清

暖風吹向市朝塵翻笑山居少四鄰逕遠何[illegible]

盤谷隱源深猶勝武陵春竹枝到澗似無地月影入簾如有人濯足振衣俱得意莫辭蹤跡滯江濱

歸情長在北山中策馬臨流意未窮輕絮沾泥連夜雨閒花拂袖隔溪風滄浪可惜無人住碧落何緣有路通愛看寒雲時兀坐春光不悞白頭翁 滄浪碧落借顏色字爲山水對奇

贈張北海守臨洮當節推兖郡

幨帷欲動雨花吹隨轍陽春預有期當試龔黃

誰賞鑒昔年鄒魯尚歌思籌邊氣振椎銅柱報國心勞惜繭絲立馬湖堤無限意秋光恰似見君時

鄭敬齋誕辰

氷輝此夜滿吳洲忽憶懸弧傍晚秋餐遍菊英清味别看成桂粟暗香浮社前惜别初歸燕海上忘機欲下鷗試著斑衣猶黑髮鳳臺回首直丹丘 古來奇詩無人能如此作者

題東郭逸叟卷豐城雷少郭父也

匡廬高接客星寒逸郭浮雲盡日看倍有聲華歌别駕肯因名利夢長安斗含紫氣誰占劍袖拂清風獨挂冠幾見鳳雛揮諫草尚餘忠赤映毫端 用煥事頌豐城雷叟自是孤寄

贈倪地師

盡日登臨不厭山山應厭汝泄玄關囊中聊與定龍耳眼底何堪窺豹斑枕石倦隨林鳥息杖藜閒帶海雲還相思更上鍾陵望知在重湖縹緲間

京邸

十年九坐石頭城幾樹垂楊雨復晴到宅每尋栽竹徑循墻時聽讀書聲欲開不開花作態似醉非醉客多情兩筏生涯渾未慣小亭漸有綠苔生 頸聯見胸次不俗

鶴

爲墮樊籠失舊林曾經仙馭謫來深獨憐晴日雙棲影猶抱寒雲萬里心白鷗莫思同侶伴黃鶯未許並清音分飛留得琴中調餘韻悠揚不

可尋奇趣處每在前四句

春行有感 三首

野橋欲斷曉雲連遠客初回興惘然正欲飲泉仍洗耳不妨揮麈更談玄轉從古洞尋靈藥暫向重湖訪釣船俯仰乾坤成一笑却應何地度流年 乾坤一笑襟期何等磊落

小徑尋花半落枝賞花又負早開期終憑綠酒未能遣徐撫朱絃有所思宦久欲謀騎鶴穩年衰已笑采芝遲山居盡入離鄉夢猶勝長安獻

賦詩

養花天氣過清明淡淡輕雲未放晴最怕炊烟分野色暫憑梅雨作溪聲離中復合勝初見合後重離似隔生湫湫寒雲此中水遠帆孤榻不勝情

山行訪友 三首

杜門懶作送窮文與客行春酒未醺濃露沾花如肙雨輕烟覆艇似乘雲倚山長嘯空林震連袂群歌遠岸聞將爲蒼生起高卧杖藜今特訪

徵君 三四前人未道語

平生幽興在蒼山綫向山居輒解頹朱戶風微簾幙定綠疇雨足桔槔閒漁舟斜繫槐陰坐牧笛横吹犢背還聞說長安誇第宅幾人夢到白雲間

漢廷羽翼晚論勳不若終隨鹿豕群憂世漫陳三十字養生時誦五千文泉淙逶徑傳春雨松蓋横枝漏夕曛地僻肯容車馬近漁樵長欲共云云

擬隱 九首

獨卧蓬航見月明惜非湖海可縱横鵾鴣群立水初灞翡翠雙飛風自清閒就青山分野色晚憑卅桂聽秋聲市朝常說漁家好未必漁家識此情

曾向小山招客隱草堂試筆續移文笛聲徐喚千峯月劍氣横冲萬里雲黃犢獨歸花照路白鷗相狎浪成紋卧游自喜塵氛隔朝市年來若不聞

海上蓬瀛不可逢歲華潦倒對秋風樵夫已訖
談碁叟旅客還傳揔枕翁藜藿生涯渾自笑雲
霄意氣未全同深源若使終高卧猶在蒼生素
望中
荒園小徑上蒼苔猶有花前舊月來憑客莫談
經亂事逢時且舉賞春杯遠山雲起隨鴻去芳
徑泥融待燕回雨水平流江岸闊更誰觧作釣
魚臺
支頤欲問栖眞處未似江湖一釣簑老去不知

諸事足貧來却恨此身多名賢遠結耆英會逸
客閒尋安樂窩炙手折腰空作態東山高卧奈
君何 三四精便而閒適之意見言外
捫壁緣溪尚未還白雲留客已漫山振衣岡畔
日初轉立馬花邊風自閒遙望吳江長冷落忽
傳春事又闌珊幽巖無數松和竹正欲移來几
席間
冠蓋年來愰歲華錢神銅臭向誰誇高蹤欲擬
三三徑芳景還開七七花心若閒時勝貴客地

當勝處即仙家已知車馬無喧日頼有晨昏幾
樹鴉
月上樓臺歌吹頻滄波還照獨吟人每逢春色
何愁老常對青山未厭貧庭草不除皆樂地漁
翁相近亦芳隣隋堤縱步非無意江漢還應垂
釣綸
吹過松風滿逕涼看雲翻笑鴈來忙流螢暗照
留書室獨鶴長鳴警客牀孤竹倚窓寒士節幽
花逸榻麗人粧睡中起坐無聊甚隨處相思似

故鄉

江上

扁舟徐引故園賒思繞名都作夢華烏道子規
啼古木龍城白鴈宿寒沙館娃尚憶隋陳曲梁
燕空尋王謝家可愛長安清夜月隨人來照滿
蹊花

山舘 三首

江瀾反覆隨狂風松逕盤桓夜亦同琴調清時
猨韻合茆廬漏處月光通落花已在詩成後啼

鳥長來睡足中城市，此時春未盡小車赴約蕙

教空

伐木時通洞口雲旌旨交蹤絕不同群長教黃菊
隨清酌無復青藜照夜分柔灶炊寒思避客墨
池水涸厭論文縱令未作會稽守管領烟霞誰
勝君

秋螢嘗照小窓書流水青山是客居自許閒心
如野鶴誰知餘樂及池魚雲蹤來往清風後萍
葉分離驟雨初曾約明晨訪巖屋殷勤折簡未

應虛

飲酒

菊間被酒竹間行待得雲銷看月明莫笑郎當
鮑老態已知傾倒麴生情丹楓葉落分溪色黃
鳥群鳴雜雨聲曉起凭闌紆衣薄秋風吹夢墮
江城

春景二首

細雨滋花亦妬花誰分春色到貧家夢魂正憶
池塘草鼓吹初聞水澤蛙檻畔簾蹤風易過

中錢少酒難賒故交鷄黍休相棄共坐幽巖月
影斜

草堂春色應何似不減長安富貴家微醉輙尋
臨水石閒吟待數滿溪花釣舟欲住寒雲動啼
鳥將栖明月斜遮莫山林多寂景塵埃空爾悞
年華　閒曠之味悠然可掬

憶客二首

潮廻應是客歸時獨立江皐有所思把釣正臨
流去水攬衣却和寄來詩暫留落葉依吟几莫

遣垂條笑鬓絲想及鷗夷何自愛游魚驚餌巳
嫌遲

小窓停筆想梅花乘興還尋隱士家莫笑草堂
今寂寞却憐金谷早繁華寒藤倚岸釣新水古
樹沉波泛舊槎野叟留行吾亦倦月光徐照滿
溪沙

客館十二首

少年豪氣老來除細讀莊騷懶著書山叟不諳
烟火語野舟自扁水雲居倚窓草色詩初就傍

枕江聲夢亦虛最喜舊携琴鶴伴頻隨明月在
茆廬
小窓睡足芭蕉雨踏影花磚日漸微侵曉桃花
隨意落隔年塞鴈作群歸數尋水檻諳垂釣偶
到風雩怯換衣塵市近來車馬絕春光應似戀
山扉
松逕無風石磴低高厓磨處客來題即看迥照
依幽谷且放扁舟下碧溪春鳥數聲花半落寒
雲幾片路重迷山中未省栽桃柳祇有泉聲到

遠隄
草茵初展栢爲亭隄外雲開山倍青鶯語闌時
風乍斷馬蹄熟處路重經即知林壑無花雨最
喜江湖有客星飛倒春光何限意就令沉醉亦
須醒
百花如主我如賓欄檻歌酣夜亦春馬首欲東
雲引路扁舟即下雨消塵久知公道難饒老最
喜風光不厭貧借得漁翁青蒻笠轉邀明月作
比鄰　眞趣悠然

烏啼古柳春將分寂寂蒼山留白雲花塢繫舟
憐逝水松林行酒惜斜曛莫忘潦倒如前日稍
覺平安似此君無復南陽高卧意空餘梁父調
中聞
閒中詩卷愁中酒不向殘春惜落花栽柳已多
陶令宅藏書未及鄴侯家莓痕受雨初行屐潮
候兼風欲泛槎歷歷青山湖上路似從遊子共
年華
小舟緣岸樹橫斜忽度藤陰礙淺沙石局未收

忘歲月竹橋初構接烟霞奇巖每得長生藥曲
逕常開異種花與客暫來還遠去不知隱士是
誰家
訪得幽巖類洞天無人游覽自年年長溪雲過
路初斷小徑烟清花自燃忽聽鳴禽孤岫裏獨
尋靈藥古松邊歸來倚棹逢漁叟月隱江村欲
共眠
小亭閒寂似僧房來訪元龍別有床門掩練溪
無鳳字家臨石屋有冊方竹窓暖處知春到燈

焰昏時覺夜長懶性從人笑疎拙每驚濤夢在
滄浪 似不經意冲淡難及

曲徑閒亭自作家小窗高卧忘年華常教濃雨
換溪水翻覺和風護柳花踏盡芒鞋仙客路携
將尊酒釣翁槎白雲難向紅塵贈且認流波作
紫霞

正憐金紫乘時輩總是邯鄲夢裏身白晝常閒
無幾日青山數到有誰人榻塵自掃因留客屋
價初添為買鄰獨立清溪時照影比來魚鳥亦

相親

湖上對客

小溪曲曲入平湖坐嘯扁舟稱釣徒莫詫山亭
皆我有却憐朝市似君無書傳湘水峰頭鴈夢
到秋風江上艫獨倚蓬窗問居處何當衰鬢客
長途

江干

依依雲樹隔江瀾獨倚琴臺興已闌明日陰晴
猶未定他鄉離合又誰看愁中對卷多成睡倦
後傳杯不盡歡擬向輕濤泛舟去沙洲花草傍
人寒

遇風

連日尋春到酒家東風作惡暗黃沙已曾報過
平安竹祇是吹殘富貴花冷落節簷閒社燕微
茫水澤鬧官蛙流鶯何處傳消息又讓垂楊得
歲華

懷歸

他鄉山水故鄉同盡寄閒愁向此中靈緒寺邊

含海日若耶溪畔帶荷風縱飲漫傳金谷樂微
吟長覺錦囊空浮生事業慚朱紱欲問淮南松
桂叢

秋意

青山重疊未應愁即欲長行復暫留籬菊待開
催酒肴漁舟忘繫伴雲浮鴈聲似報三更月松
韻如傳萬壑秋何事寒潮將客恨朝朝來往越
江頭

閒行

暫居朝市類林丘宦路如閒亦勝遊授館寧同
彈鋏客還家不作寄書郵坐依古木漁樵狎吟
向寒雲花鳥愁正有同心三兩輩金尊已盡且
淹留

山行

洞古草深留客坐數椽茆屋更無鄰江雲漸合
將行雨山鳥䏻啼不避人移棹趂風猶浩蕩引
觴待月自逡巡生平懶性宜松菊物外交遊恐
未真

送別

萬里風塵從此去襜帷隱隱向河梁落花似識
春歸早舞蝶空隨客夢長灘鶒亂浮春水綠杜
鵑群𠮃蜀山蒼玉關縱有封侯貴悔不終身守
舊鄉

閒行二首

野徑閒行日漸遲旅情莫遣鬢華知恨無秘術
傳丹竈喜有餘功近墨池何處溪流山樹影幾
時春發曉風枝田園變後幾蕪盡歸去空爲元

亮詞

芳情何以寄相思待泛扁舟聽竹枝對酒已應
非北海看山不獨在東籬颯林殘月催人早蘆
渚回波送客遲惆悵瀟湘千里路鏡中華髮合
生絲

官舍

宦遊未省有紛華清約元如處士家閒鑿曲池
分澗水試乘小艇數荷花樓臺先得一方月鼓
吹常聞兩部蛙即此已消塵土態卜居何待向
煙霞

江上

隱隱茅亭負郭邊汀蘭岸芷故依然梧桐風落
先秋葉蘆荻潮回帶月船雲水有期聽鶴唳岩
厓無伴借僧眠滄浪長說人難住得住滄浪不
論年 句自平穩然等閒拈出情景亦自可傳

齋居

淸時欲紀漁樵蹟暇日還尋木石居有地長栽
彭澤菊無情更食武昌魚放舟恰得山迎送處

事全憑酒破除擊節松陰相和寡家貧遂與故
人疎 三四 婉而有思

金山

宦途踪跡幾風波登賞其如旅思何古刹晨開
喧燕雀驚濤夜濺怒黿鼉紅塵遠隔遊瑶島天
漢平連泛碧槎最喜中流長屹立衣冠對此赧
顏多

虜報

風冷陰山吹野營雲横沙塞抗歸旌共説檀公

得上策誰同終子請長纓金湯自固計終惧王
石俱焚鑒亦明卧棘銅駝渾未慮巢林春燕每
相驚

種竹

携取瀟湘碧玉枝春風何意觧相吹漫思客徑
棲毌鳳宛似商山對紫芝日映芳叢初觧籜雲
生空谷欲扶藜小窓移榻常終午正恐平安得
報遲

途次

東風送别自京華歷盡江鄉未見家但有閒情
悲少壯更無餘日對煙霞香閨夢轉一聲鴈曉
徑詩成幾樹花醉拂清霜消劍室宛疑遷客向
長沙

叙景

菊老又傳花事少江清偏得客愁輕平沙馬跡
長途景孤嶺猿啼獨坐情乍過行雲補山隙無
端落葉共溪聲未償酒債空尋會欲附騷壇更
乞盟 偶然語轉有深致

寓言

溪間樹少水長清堤上花多月倍明獨立可憐
仙客影相知惟愛麴生情素紈力少思風伯彩
筆才豪召墨卿賴有諸人同笑傲未應落魄滯
江城

送客入陜

彈冠似厭舊居貧策馬西為幕府賓詞翰欲追
梁苑客勳名尚憶渭川人衣冠邂逅風雲晚泉
石徘徊草木春舊日馮唐今已老何時相與結

原缺

趨庭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衡郡閒行 二首

憑闌意繞群峯外俯視紅塵古道旁湘水曉含千澗秀薰風平散半天涼竹爐試作松花飯石臼初焚柏子香應是幽軒無俗客醉鄉併入白雲鄉

徐携絃管上重樓塵中景作塵外遊試問氷山幾傾倒且憑茅屋暫淹留柳如佳客含青眼烏

似愁人見白頭絕粒鳴珂當早計長途尚愧黑貂裘 青眼白頭極有思致佳句也

洞庭舟次 三首

忽聞短笛傳新韻似說匆匆行路難雙燕語時人乍別斜陽落處酒初闌夢依池草將春到思逐岩花併月看幾日輕陰渾未覺蕭蕭鴈影向江干

剛倚層樓羨黃鶴仙遊長是隔塵氛洞庭浩淼多留月嶽麓巉巖半躡雲暫許奇花沾曉雨全憑名酒送斜曛逢人數問商山路莫怪時穿虎豹群

水國今看天塹分辦香初禮洞庭君百年歲月尊中酒萬里風波枕上雲襟帶南衡威震鼎朝宗東海氣氛氳獨憐行役非仙骨吹笛江樓隨處聞

郡齋自述

久與市朝如絕境除書薦剡不如名群花每每從開落貴客時時忘送迎鶴去如尋和靖宅雲

來似過闔閭城兒童走卒休相訝湘水湘山最有情 鄉思切而宦情微其風致可想也

衡湘道中 五首

一麾出守又經年往復江湖似舊緣沙市輕鷗新雨到佛堂清磬曉風傳磨厓碑畔常留駕回鴈峯頭自寄箋湘上數逢南粵使何當腰笏引官船

蒲岫浮雲意未舒小窗待檢故人書時平誰請尚方劍運蹇還乘下澤車客路迢遥寒夜鴈宦

述冷淡楚江魚長源頗得衡湘隱還笑鴟夷泛
子胥
漓湖明月客愁長不待秋風倍作涼水浸草橋
溪樹濕烟迷菊徑酒醪香樓頭鶴舞今蕭索舟
畔龍吟更渺茫獨有靈均遺廟在令人感慨對
江鄉
橫秋意氣與誰同居久湘中亦欲東月裏天香
分桂子雨邊夜怨入梧桐長因醒酒臨溪石偶
值誰鄉數塞鴻赤壁正經來去路更無奇客似

坡翁
三春水漲瀟湘雨萬里天遥衡岳雲却嘆江河
非故國又憐猿鶴不同群窮如阮籍終何及老
似馮唐竟未聞暫向茆簷懸古劍冲霄誰辨斗
牛氛

衡山二首

東風吹雨作絲飛無復游塵浣客衣雛落暫能
留綠葉樓臺半欲掩朱扉黃茅堂上人初到紫
蓋峯頭雲漸稀此日路從林谷去故山何許恨
長違
未到南衡夢已來偶逢佳客共徘徊寺深鳥道
斜臨壑洞古仙壇半覆苔紅日乍騰瀛海合碧
天漸近楚雲開長源隱後無人住高卧應須濟
世才

思隱五首

絶粒鳴珂不可憑暫將長嘯學孫登早知丘壑
如相信欲脫塵埃恐未能載酒常來問字客敲
門正喜論詩僧煙波已與人間隔恰住煙波最

上層
種桃道士近何如樸面游塵亦拜車落魄但尋
安石屐飛騰或籍子公書樂游原上行人少廷
尉門前故客疎縱使終南誇捷徑有誰暫向此
中居
南陽高卧殘陵釣未必求閒卽是閒迹似灘流
何日定身如雲去幾時還行人各有市朝意故
客今無少壯顏青嶂鳥啼煙柳暗始知踪跡落
塵間

山多羆虎水蛟螭古道倉皇問去期日暮不關梁父調途窮空作步兵悲星河出没浮雲速烟雨纏綿釣艇遲長嘯倚樓杯壑靜春光終悮欲歸時 前四句酷似劉隨州

衰鬓白驚明鏡裏長歌忽發清尊前每逢佳客談常久繞遇名山坐即便對月莫忘風雨惡友梅還憶竹松堅無人論及漁樵事獨坐蒲團度歲年 三四輕鬆

贈方十洲

文壇早築壓儒流却笑平生温飽謀心似孔融常愛客命如李廣不封侯採山釣水終何羨弄月吟風更未休時輩簸金空自衒與君盡歲作清游

春宴

曉風吹向碧闌干傳得春光次第看曲水有情相映帯群花無報自平安開牕月入裳帷冷掃徑雲移杖屨寛莫使與鄉終寂寞名賢群集暫為歡

北行

莫論京國終難到祇恨風塵未得開把滑似難依故路臨流猶不認荒臺河氷漸合還連草凍雪先來不待梅欲訪南陽高卧處長行車馬復相催

舟次 七首

狂風吹江浪欲飛客舟如此將安歸人問溪壑今同否世上風波誰是非休悵華亭群鶴唳且思春水鱖魚肥五湖豈必無佳勝暫泊嚴頭作

釣磯

想像烟波客未知却防鷗鷺笑人遲筆床茶竈吾将老箬笠簑衣汝亦奇書斷友朋空作夢情牽花鳥亦成詩蓬窓掩盡渾難睡正是猿聲滿枕時

洲横江畔怯重山消息無憑到玉關客思宛如中酒後鄉心暫在落花間野雲帶雨初翻覆寒鷺窺魚自往還試問舊時鬓𩯭輩只今誰是少年顔 野雲寒鷺之句寫盡小人情態

倚樓遙羨片帆飛泛艇重思舊釣磯暫對竹林猶避俗不逢鷗鳥亦忘機翠松葱鬱鶯啼少冊竈凄凉客語稀棒檄奔馳渾自笑別家十載此時歸

碧山圍水水圍山明月於中自往還未知何日是歸計且嘆此地非人間尋壑經丘志已足彈絲吹竹情何閒小舟徐趂花陰下隱隱葭蘆又隅灣

獨宿孤蓬白紵凉漁燈明滅雨方長蕭條自恨

無尊酒離別時驚有鴈行橘實含霜初變色蓼花照水亦生香幾年不作交遊夢長使音書滯異鄉

天淨星明未任舟宦途有景即清游松濤度壑夢初醒花雨隨溪香欲浮浴鳥相忘誰解語廻瀾自照忽成愁茫茫烟水今無路獨許行雲巖際留

懷司馬戩山

種山東畔是匡廬手澤猶存舊讀書滿市紅塵栽杏後遠堦流水化龍餘定期勳業同君實不獨才華賦子虛曾向巴陵再相訪江湖憂樂近何如

同王頡東北上

客路聯鑣似舊遊遙占王氣是神州五更氷雪裳帷冷萬里關河雲樹稠銅爵久沉臺畔水石麟高卧苑邊秋他年欲寄思君調又恐梅花隴頭

寄江雲石

暫許清平為逐客何妨卑濕是長沙交酬宛類中山酒地勝還同上苑花握手論心頻下榻掀髯語舊欲忘家張羅門冷休相嘆種秫田多且自誇

胡節推雲野新搆

古來堂搆嘆才難試作軒楹亦自寬安樂窩留春意住清虛界就月光看群居正許紅塵遠大庇仍憐白屋寒我欲為君栽翠栢森森氣節似臺端

岳陽樓呈李霞谷兄

江畔歸舟帶月明登高恰過岳陽城側身天地偶爲客握手江湖共此情悁落欲尋籬菊插笛横長恐水龍驚危樓對酒看飛鴈何日聯翩向王京

郡中

湘水礿深泧釣磯岫雲何事復重飛郡因地僻交游寡官爲情疎荐技稀客勝公榮堪與飲家如元亮可應歸行藏今昔多無異莫悵長遊露

濕衣 沖泊近情而高雅可想

途次 三首

長途跋涉似趁炎苦雨邀人幾度淹白髮遲生渾自喜青山數見肯相嫌肩輿背日時依樹畫舫迎風互捲簾逕羨巖泉多逭客雲林未許市朝兼

倚枕謳吟與未紓滿林黃葉遶柴墟寒風送鴈催刀尺新月隨螢照簡書曾憶投珠將按劍休誇題柱欲乘車京華故客元同輩近日蜚騰我

不如

秋氣時消旅客魂長楊枯荻帶江村交疎不合長懸榻病久惟應早閉門遠岫雲生防稻麥小山日落檢鷄豚生涯自信如蓬跡喜有當壚濁酒温

送客

交歡在情不在酒情深酒美將如何蘼蕪路上含春怨楊柳詞中聽夜歌易水北流紅日近越山東望白雲多風塵去去各回首頗逐飛鴻隨

處過

鵲鳴

枝頭鳥鵲遶庭鳴似爲園林報晚晴懸榻難逢知巳客除書長看別人名野花亂發渾無主澗水群流竟未清獨倚危闌春漸去紅顔白首十年情

望雨

望雲成雨倚高樓越客傷時歎未休近歲廿霖誰注意滿天蜚鴈獨含愁帆檣風急三江月砧

杵霜寒萬戶秋記得別來籬畔菊花枝縱好有誰遊

憶友

案頭空展寄來書閒步長堤柳影疎對景但當行樂處憶君宛似別離初一生常被官牽絆萬事全憑酒破除千里雲霄終未到何時重掃故山廬

北上

臨橋欲渡桑乾水酒肆無人自換爐雲意不舒

常釀雪溪聲忽咽已成冰漁磯石穩初停棹古寺鍾清欲訪僧何事梅花猶戀客枝頭點綴幾層層

有感

數引青銅徐自論壯心不待對清尊悟緣且問三生石訪客長尋五柳門雲帶湖湘千里月春隨桃李萬家村繁華似夢誰回首幾處關河欲斷魂

聞亂

遥傳花樹暗吳城風撼長橋浪欲生困蝶正應隨旅夢流鶯空自送春聲三湘鴈轉冰初泮五嶺雲迷瘴未清行客何緣復南去他年從此是歸程

雨中

翠屏低燭坐初歇細聽簷花落砌時鵲睡午驚如解語蛙聲徐起似催詩障泥有錦歸何早野渡無舟去亦遲抱膝共論天下事竹窗清意少人知

草堂 八首

草堂清景近如何俯仰乾坤樂事多備雪作花風似皷織雲成錦月爲梭盤桓早已辭彭澤矍鑠誰宜效伏波如此溪山如許酒可無朋舊數相過

漁舫相邀當別逕主人真率亦欣然江蘆風動疑無暑山稻花齊定有年携得碧筩催酒思摘將紅葉寄詩聯鷗群不恨雲霄隔長落江湖傍客邊

思蓮煙霞夢寐同幽棲猶勝作三公微雲急遣
催詩雨高閣初傳鮮醖風照眼氷壺渾欲醒驚
蓮玉屑似難窮每尋佳境還惆悵多是古來流
寓中

河梁暫醉別來意常恐年年是異鄉幽榻生香
花落早空梁傳語燕歸忙世情淡處春雲薄旅
恨深時秋水長何事故園歸未得只看回鴈度
瀟湘

碧樹青江曉自流見君悵晚別君愁如雲遠去

終何處似燕長歸又隔秋飲酒已酣猶暫宿題
詩未竟且徐收此行復度桑乾水鴈影南還欲
共留

待君不到爲君吟尊酒重開夜已沉飲去寧辭
投轄興別來仍有抱琴心溪聲漸急楚江雨枕
角初寒秋樹陰此際旅懷殊冷落暫能相見獨
情深

白石清泉不上塵小闌曲曲自藏春飲闌鐔韻
如催客坐久松陰欲避人魚躍亦知濠上樂燕
歸猶戀旅中貧知君本有清幽興數日繞來意
甚真

五侯七貴君何羨間得榮華有伏機春到不愁
花爛熳夜游但願月光輝飲歡待覓逡巡酒別
早還看顛倒衣偶與故人同宴笑園林雖好莫
忘歸

春日

石徑高攀未盡情小舟特爲故人行花當幽谷
景偏勝水到澄潭波自生千里鄉心通夢寐一

年春事過清明漁翁不向桃源住乘興歸來月
影橫

憶虞城張北海

不見元龍垂廿年想應華髮已皤然路經睢水
分流處情憶鍾山落照邊潦倒半生渾自歎驅
馳萬里復誰憐倚闌凝睇君知否卽訪雲林未
有緣

冬暮

客夢常依湘水曲詩情宛在灞陵橋重岩欲瞑

頻看月荻渚初乾正作潮賣藥穿雲人自識烹
茶掃雪客相邀小窓彷彿梅花發試問春光隔
幾朝

郡中初夏

正憐花事離春少忽覺驚雷入夏多僧榻風清
溪外竹客舟雲動月中波地連嶺岳氣終暖門
對蕭湘景乍和游樂未應無勝地長因案牘罷
笙歌

梅花

清泉白石幾潺湲獨戀梅花未肯還長笛隨風
何地落小窓帶月幾人間暗香疎影晨昏裏翠
竹蒼松伯仲間東閣已聞詩客去祇憐餘興在
孤山

貧士

汲㲉年來手自勞貫錢待貴意終家西江未遂
憐沽鮒東海長應釣巨鰲賦就價高都下紙詩
成詔奪禁中袍丈夫如此嗟嗟甚儻首塵埃困
爾曹

憶歸

結廬正是春深處誤向浮塵過此歲華開徑且留
窓下草敲棋恐落坐間花家連滄海諳垂釣地
類青門學種瓜卽賦歸來猶未就田園蕪盡自
咨嗟

送別

洲畔蘆花到野橋曉風催浪伴歸潮醉中捉月
憐波淺別後看雲恨路遥江月遶闌非故國霜
華驚夢又明朝問君鼓枻游何處閒向髯翁試
洞簫

贈人從軍

學劍學書翻自憐試談任俠興翩然入雲孤隼
顧三窟作雨長鯨吸百川抱璞未逢寧泣獻抽
毫欲賦却爭傳時光肯許隆中老虛過邊庭報
主年

山行

長楓似作青雲梯涼風吹水雲漸低中流翠石
殊可枕滿徑松花何未齊奇卉偏從春後發蹊

鶴欲借林間栖獨自杖藜尋樂處不須重到武陵谿

客窓

春光一别無從尋起視池塘生緑陰梅雨纖纖潤古硯薰風隱隱拂瑶琴避時且作隆中卧憂國還爲澤畔吟歲歲清游長似此采芝獨向白雲深

秋思

楓葉蕭蕭下碧苔是時陶令菊初開綺窓夜静

砧聲急碧落秋高鴈唳哀曲逕回風過小院陰雲漏日向重臺可憐世態皆長夢如此流光幾度來

客舘

重霧經風亦漸清高厓倍見月華明榻常懸處塵埃滿途未游時荆棘生賈誼非無遷客怨何戡似有舊人情一枝棲息從吾好何羡飛鴻萬里程

思歸

小亭遲日如長歲添得倉庚幾樹鳴扶竹醉歸苔徑滑數花倦坐草茵平楚山歷歷皆成畫客夢迢迢未論程湘水東流何太急一麾江海數年情 結句有餘味

郡中

舉頭更覺長安近悵是炎荒數引盃韻合松篁傳鼓角影連峯岫作樓臺空亭霧積風徐掃曲岸溪長月早來懶性偶乘公務暇幾時能有故人迴

案頭雙燭報初更烏鵲南來正月明溪畔絮飛游子態峯頭鴈轉故鄉情閒花浪草皆歸意緑樹青山是去程休笑壠耕爲後計扶犂自覺勝閒行

有懷

燕臺越嶺兩茫茫暫對風光作醉鄉縹渺寒雲迷嶽麓溟濛春雨灌蒸湘翻增遠恨鴈南北試較閒愁水短長自古謫仙多寓迹縱今寂寞勝他方

赴桂林

秋聲忽滿梧桐樹不似春光共倚闌正見群鴻栖水畔却慚五馬到江干選錢父老猶隨轍騎竹兒童已戴冠遥指蠻煙相隔處湘江分潤亦平安騎竹句見公任久而民愛兩意可謂善用事造語矣

送客

蹋歌不盡別離情秉燭相看天欲明戍角暫鳴驚旅鴈酒旗常掛拂流鶯望連花草瀟湘夢思遶風雲江漢程正倚高樓愁去路幾時尊酒論

平生

同范石谿游仙奕山次韻

坐蘚同看仙奕枰石間遺路尚分明已知幽寂非塵境却笑縱横亦世情國手旁皇柯未爛道心洒落夢猶清水南自昔多嵐瘴我欲携尊盡日行

同石谿游洞巖次韻

日射山嵐曉不迷徐看列嶂度雲低思君已覺如三月居陋何緣在九夷命有兵戈常入夢但無珠玉共留題扁舟忽渡灕江去乘興還疑剡剡溪

寄祝復齋都閫

曾聞紈袴未談兵早羨才華冠帝京軍令隱如逢敵國廟謨今欲倚長城風清組練關河靜雲淡旌旗星宿明舊是伏波經畧地南中草木又知名沉壯

憶客

梧葉含霜辭舊柯離人相憶碧雲坡風清月白

長如此海闊天高可若何案列芳尊頻酩酊牀懸名劍自摩挲桂林象郡游將徧數與題書嵐瘴多

永州道中

子夜吳歌隔浦傳月光倒映小窗前五湖煙水空相憶百粤兵戈秪自憐客棹當過桂嶺下鴈行不到瘴江邊桃根桃葉何年事灕水濛濛別有天

趨庭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平涼

鏡水稽山盡歲間同爲逆旅未知還塵埃不到皆佳境老健相看亦壯顔才薄信非金馬客地遙傳是玉門關借籌時有風雲態常得追隨几席間

隴上

隴水潺湲盡日流隴頭來往各生愁雲浮群岫渾如動雪壓幽崖久未收春色暫憑桑落酒寒風時薄鷫鸘裘世間嬰鑠終何事今日誰爲馬少游

松林驛

紫微突兀倚天清牽綴群峯入畫屏即欲誅茅尋勝地終當辟穀慰平生香分花樹冬猶暖影逼星河夜倍明暫宿郵亭還遠去武關北望尚含情

予生會稽遊武林姑蘇宦居金陵比來秦中風景頓殊賦此寄意 四首

龍山突兀龍江長遙望雲飛是故鄉南鎮雄祠連禹穴西陵古渡接錢塘舟行荷芰憐新雨家住樓臺愛夕陽何故遠游歸未得客星獨讓漢嚴光

西子湖邊歌舞迴香風散入小城隈山如龍鳳遺行殿潮似雷霆上釣臺仙客菴中傳懶散奇峯寺畔詫飛來風光舊是繁華地長抱離懷未及開

十載遨游渾未定帝鄉東望近蓬萊紫金山畔雲初合朱雀橋邊花自開此日鳳回懷故國昔年鳳去詠空臺長江元勝滄浪景誰向新亭笑舉杯

闔閭城外水空流不見當年麋鹿游明月一輪千里夜滄浪萬頃五湖秋江村楓葉隨霜冷佛寺鐘聲入夢愁待問南園行樂處小山佳勝即淹留 感慨蕭灑風韻不俗

春游

客來就與班荆坐野草如雲帶遠山有酒輒從花下醉無人更學楄中閒舊時泉石情何淡壯日交遊鬢已班江畔不通漁父姓椰瓢長認掛柴關

寄維新

男兒墮地走風塵總爲浮名絆此身遠歷瘴鄉依北闕重經故里向西秦違時正覺知心少憶汝還欣見面頻京國舊交如有問崆峒倚劍屬何人

固原

椰色凋殘雨未收陽關西去更堪愁平川落照連秦苑古道炊煙覆驛樓刀斗風清初禁夜氊帷月冷盡防秋雲山最是淒凉地今作邊關第一州

贈王懷溪

城上悲笳不任鳴胡雛疑作斷腸聲帷裳氣冷邊風起棨戟光浮漢月生東下黃河通渭洛北來紫塞接幽并禁中頗牧今誰是會見燕然又勒銘

塞上 三首

春風不到陽關路歲暮長行猶未歸馬蹀冰霜過鐵勒陣開雲鳥向金微飄零絕塞常聞笛迢遞深閨早寄衣試看呼韓終繫頸漠南部落近來稀

鐃歌列奏出秦關壯士今無游子顏躍馬直梟可汗首麾兵遠奪祁連山願言報國終身老誰問離鄉幾日還先代北征多扈從至今芳譽照

塵寰 壯志翩翩在日

夜奏鐃歌邊樹月晨馳獵騎雪花天大堤垂盡旌麾出絕磧平連鼓角傳生欲圖形上麟閣死當起塚象祁連匈奴未滅寧安枕勒石來銘破虜年

閱宛馬

渥洼神種氣無前雲錦光連房宿躔秦地關河稱百二衛風騋牝詠三千識如伯樂將增價意似繞朝欲贈鞭祇恐駑駘當及驥鹽車伏櫪總

堪憐

六盤山

曲徑顛厓欲上艱恍疑從此是陽關白雲鬱浡若無地青壁稜層忽有山映草閒花渾晚發隔林倦鳥已先還邊城況復多寒苦時恐凋殘旅客顏

登平凉城

平凉城上望涇河萬里歸心逐逝波四海衣冠憐客少一年氣候覺寒多山連碧草荒村落階列朱門厭綺羅暫得優游從吏隱清樽痛飲且高歌

會寧道中

藤輿油壁自兼程連日西風覺有情霧起空山吹屢合草遮故道踐還生柴關掩晝官符急戍馬防秋戍鼓鳴郵卒逢迎何太若抱裯長欲待黎明

贈商明洲 二首

秋風衰鬢客函關去住空憐對碧山籬下菊開當有約床頭金盡豈無顏溪流逢認江湖畔夜到疑分殿閣閒剡曲誰為安道輩扁舟乘興又徐還

籬菊含芳酒未溫烟波千里暗消魂清風喬木無多見皦日冰霜不久存裴相辭朝歸綠野邵侯避地向青門鵷冠近得逍遙意物外忘機與客論

春遊 三首

農家見慣村中景却問春光何處新山鳥群歌花帶靨野麂獨睡草開茵霜浮竹籜初含翠雨浥松鱗不受塵行盡山溪人未到祗應樵父是比鄰

日浸寒潮小艇遲春風先繞素梅枝本來節勁常留意不獨花香可賦詩對酒何妨多病裏看山長到夕陽時明朝又泛重湖去未許烟波釣叟知 四五情境俱到

雨後生涯餘釣臺小船堪載杏花回幽棲全勝楊雄宅痛飲重尋負郭杯舊燕棲遲新竹長故

交疎絕散人來梁園金谷今安在獨著青袍吊
草萊

征虜

中宵看劍倚郵亭北望燕然未勒銘令奪春雷
傳紫塞氣隨秋隼入青冥山藏虎豹聞風烈澤
卧蚪龍覺水腥願得漢庭飛將在定占太白掩
胡星 語壯甚而唐音

自歎

碧梧忽報草堂秋倚案長吟不解愁詩笑西崑

終未逮史識東漢竟誰儔久無刀筆如山谷願
得牙籖似鄴侯幾許少時當了了今吾老去復
悠悠

山館

木綿被怯紙窓風黃雀群鳴日影紅竹徑繞容
白鶴睡柴關時許碧雲通每思朋舊長相別試
數清平不易逢世路卽如江漢遠魚書安得附
郵筒

山行

世故相傳多醉夢班荆坐語又開尊未知晉魏
今何代閒道朱陳別有村山鳥呼春花遶榻溪
雲覆澗樹當門扶藜自覺歸來倦寄宿禪房日
漸昏

送別

長為蒼生鬢欲班雲林蹤跡落塵寰早携琴鶴
自隨去又見圖書共載還朝罷不談温室樹醉
餘常看敬亭山定應高接夔龍武麟閣昭勳歲
暮間

白水道中

碧澗蒼峯落夜邊郵亭稅駕帶雲眠鷄鳴猶作
趨朝想蓮發應存結社緣慘淡氷霜侵客騎寂
寥燈火傍魚船周南近歲多行役獨抱琴書亦
可憐

途次 三首

郵亭春到燕來巢騎馬沿山路未遙新月窺簷
閒處看輕霜着帽醉中銷依依綉草迷幽徑隱
隱寒潮漲小橋欲取烟波付巵酒鴟夷一去待

誰招

霜葉辭枝欲上難離家作客怕凭闌吴山楚水望何極秋月春光思已闌孤鶴栖雲還自醒焦桐倚案爲誰殫燭花落盡寒衣薄折得芙蓉不耐看 情况凄清有感人處

杜鵑不作催歸語游子何緣思故鄉却望白雲認親舍願隨鴈侶度河梁寒衣遠寄孤心在尺素新裁雙鯉將何事周南長作客携琴數數詖瀟湘

送周萬泉入賀 萬壽

涇流遠去遶崆峒正憶軒皇問道宮南極懸時三島近北辰拱處萬方同莫疑沙塞官終冷却喜雲霄路亦通燕市欲收千里駿壯心應在暮年中

對月有懷

我欲乘風到廣寒携尊獨向醉中看蟾光萬里史難滅兎藥千年擣未完影淡銀河鷩下漏香飄金粟喜憑闌故人尚隔吴洲外千里相思見亦難

遇雪

友朋邂逅欲歸遲正是同雲並起時新雪仍兼舊雪積西風又帶北風吹擁爐漸煖猶呼酒入幕初開可論詩梅墅故應光景别夜來花放兩三枝

途次

客路青山幾處同無緣解轡暫從容寒梅潜發荊齋後古栢多生石徑中兎窟深藏常苦雪鶴巢高掛不驚風安能棄俗尋真隱長此浮埃歎轉蓬

王母祠

對飲瑶池喜欲狂勝游真在白雲鄉涇河東下灘初急塞鴈南來路正長曾憶碧桃花爛熳終疑青鳥信微茫浮生莫道仙凢隔只看蒼山到夕陽

閒居叙懷 七首

詩囊初成手自删不教旅夢到冰山居無松竹

令人俗室有琴書向客開花草關心 初爛熳溪泉生韻亦潺湲陳蕃孤榻爲誰下門外舟車又欲還

自喜炎途絶刺函何妨潦倒着春衫哦松賴得長無事題鳳應知更不凡吟席月過如見訪書窓草發恐重芟他年欲問幽栖處只向清溪與碧岩

試論錢神未足圖暫依竹徑且相娛牀前阿堵莫須有庭畔此君何可無京國宦情雲影薄瀟湘客夢鴈聲孤卽今潦倒長如舊伏櫪誰當待遠途

昨日壯年今已頽清尊不飲將何爲燕巢留暖渾如舊桃蘂含芳欲待誰風遞泉聲傳客枕雲連山色入書帷梁園文士應無幾飄泊支離盡可悲

小作茆亭客自來舊時松檜已分栽花香竹影侵棊局泉韻鶯聲遞酒杯苔蘚欲生隨雨長煙雲未到待風催朱門行樂今無幾懷抱因君得好開

聞道山陰逐乗興松陰湍逕待君開溪迴忽見奇峰出潭靜方窺活水來欲賞花時長秉燭可看雲處數登臺兵戈滿地渾愁絶閫外今無頗牧材

座中不厭前村月旅邸雖貧自往還栽柳卽疑彭澤畔看花殊勝武陵間冷冷曲澗常穿竹渺渺寒雲又過山無復塵埃留夢寐縱居朝市亦清閒 非不經意閒暇自然

思隱

手攬貂裘寒未除當壚酒旆春風餘本嫌契誼依金谷何羡聲華動石渠窮巷每迴長者轍名山獨訪古人書采芝聊復長歌去駟馬雖榮定不如

別客

風引秋濤路漸分碧山無地不氤氳幾從席上問明月誰解籠中貯白雲放浪形骸寧作我流連歲月不如君凭闌試誦驪駒調早愧河洲王

鷺群

賦詩有懷

宦轍馳驅愧未工草窓詩興與誰同灞陵橋畔乗驢客飯顆山頭戴笠翁雪月風花常酩酊烟霞泉石更從容撚鬚最苦無佳句寤寐松聲竹影中 自附李杜詩興亦豪

秋日道中

旅途最喜是連晴夢裏長驚落葉聲歸騎飲河冰欲合啼烏繞樹月初生斷魂但恨常烽火落

魄應慚舊友朋歛啄即知皆早定況將晚歲立功名

途次時臘月二十九日

隴蜀途長祇自憐乍驚霏雪拂青氊欲留殘臘惟明日纔到新春又隔年故國誰能隨別鴈空山尚未聽啼鴂錦城不似還家樂獨對清樽想謫仙

秦中

潼山爲城河爲池六國縱横竟不支忽作阿房三月火誰封函谷一丸泥由來西北坤維靜何嘗東南天塹奇今日皇仁彌宇宙曾聞通道到蠻夷

宋陵

鞏洛諸陵荒草陂冬青遺跡復何時遙知南渡憂天隕渾似東遷賦黍離戀輦闕殘秋嶺冷海潮望斷野雲悲中華正統百王恥洒淚重經武穆祠

贈楊生

曾惜豐城古劍埋氛埃今日爲君開題橋欲獻相如賦投筆還誇定遠材虛擬聲華傳月窟直敎姓字上雲臺守株似我渾何事獨有丹心尚未灰

清流關

清流關下石崖長聞是南唐古戰場已見山川收王氣尚留草樹待春光峰巒滋翠餘朝露沐莽黃昏又夕陽六度驅馳三載裏兒童應笑使君忙

濠梁

西風隱隱碧波清橫絶長淮舟自平魚樂未諳幽客意鴻飛翻起故園情帝鄉襟帶依龍穴王氣氤氲接鳳城恰喜郵亭蕭索處一方明月向人橫

陳前山築鞏華城次韻

宏略由來可干城忽傳天險護群陵奉先孝篤聞宸斷報國心勞戒夙興雲擁仙班朝會地風清虎帳往來程從知祖業眞無忝舊日司空最

有聲

吏隱　四首

晨起忽驚鵓鵲報春遊頗厭杜鵑鳴雲將別意去無盡水帶閒愁流未平樽俎甚慙遊子態綈袍長記故人情暫從吏隱忘機轄樞要何由識姓名

聞說僊家在翠微結廬人境願終違半溪花落隨波去千里鶯啼送客歸老景正慙松菊茂宦情肯較稻粱肥倚床試作莊周夢傳語兒童新

擣麻

城中冠蓋近來疎客座還題木石居傍老行藏三徑竹積年聞見滿床書酬言每欲求醇酒稱病常應掃敝廬榻外生涯何必問早閒清夢數蘧蘧

車馬閒中愛獨行村庄信宿景偏清窓含殘月寧知曙山抱寒江恰似城解綬恐孤三徑約泛舟還共五湖情浮雲蔽日終何意出岫孤踪已自輕

寄周鳳南

使君應作瀛洲客下謫塵間何太頻自古文章憎命達即今仕宦羨家貧青蠅止棘終相累白璧求瑕恐未眞同邑同袍無幾在折腰總是不如人

靈武監

高原一路兼川陸古道秋風詠載馳陵谷變遷傷往事山河雄壯屬明時烟雲遙向三邊合風電頻驚萬馬嘶靈武舊傳形勝地許看英略震

戎夷

長安

五雲深處是皇州重水重山昔未遊百二地形
天下險五三月色客邊秋漢家宮闕存遺址唐
季衣冠付濁流車馬縱橫何日盡蕭森隴樹獨
含愁

山居

山徑岩多當午涼小溪映岸似俱長烟雲蔽路
地何杳鶴鹿成群事亦忙日轉漸加松檜影風

狂倍作蕙蘭香客來借得墻頭酒恨不終年入
醉鄉

秋意

僧家甲子何須數已有秋聲到暮蛩溪水乍清
行熠燿曉風漸起墜梧桐晚年習靜頭逾黑瞎
室論心面不紅擊壤即今忘帝力巢由何必老
山中

聞虜報

燕山近報曾驅虜馬邑遙傳又解圍萬里山川
長王氣三春警蹕暫戎衣金鉦守夜連林震火
炬隨風照面睎行客但知關塞遠蕭然坐想心北
山薇　雄壯可誦

途中雨

風擁狂雲似浪痕立看飛雨到柴門凭欄不斷
此中水沽酒未還何處村京國迢迢空作夢烟
波淼淼欲銷魂買舟即向籬旁繫明日陰晴且
莫論

思隱

聞說仙家在翠微草堂猶得近漁磯倚林落日
誰能駐傍馬殘雲故不飛野鳥閑驚游客夢嵐
烟時潤坐禪衣小溪漸有桃花片采藥今知定
未歸

寄楊石帆

翩翩仙旆將何之正是龍江潮長時一別已忘
經歲恨再來恐負隔年期盧前王後誇文價渭
北江東入夢思長策莫虛前席問見君猶恨得
君遲

雨中

看屐仍開竹徑行春光黯淡不多晴未愁遠道泥初滑正喜懸崖水自鳴鸚鵡晨呼長宛轉荼蘪曉發最分明江村近日蕭條甚鷄黍相招舊客情

訪隱

北山待隱客來遲試作移文一問之夜靜長聞猿鶴怨歲寒獨見竹松姿禾芝深谷名終遠洗耳清溪事最奇却笑班超投筆去玉門空有故

鄉思

塞上

羽書夜發羽林郎漢將英威未易當運餉初經上谷郡勒兵先縛左賢王特麾赤幟邊雲黑並策青驄塞草黃歸報明光天子喜貂蟬自古出戎行 公於邊詩多雄

廟堂長算伏天驕授鉞專征萬里遙丑上風塵將累歲甲中蟣蝨自連朝秦城地脉連仍斷鼎宿天文黯欲銷近日姓名登畫閣將軍又得霍

嫖姚

自嘆

自笑行年過伯玉宦途曲折稍知非黏泥落絮終難起蔽日浮雲近漸稀石鼎詩聯渾晚就竹林酒散每遲歸漁舟今傍東岩宿安得乘流返故扉

漢中

東望越山西望蜀此時獨立漢川邊水經灩澦舟難下路取褒斜馬未前月冷思傾桑落酒霜

清恐濕廣文氈乾坤作客如郵舍細讀逍遙亦莞然

有感

白雲欲來忽不來落花飛盡掩莓苔西尋青鳥終無路北望黃金未作臺漸老恰如春事過晚晴猶未酒尊開秦關越嶺何須問自古明時有棄才 起結含情意味雋永

過白河

沙堤隱出水微波舟子相招過白河冬暖如春

花事少夜長似歲客愁多孤林落葉此時盡絕
塞離鴻幾處過郤笑塵踪籬畔醉故園其柰寂
寞何 即景道情妻清之至

友竹翁招宴

半畝閒亭控綠陰偶因朝市得雲林飹看廣坐
一尊酒誰負幽栖十載心和寡惟應憐白雪交
深何事待黃金醉中忽憶商山客更向秦關作
越吟

答西溪次韻

鳴珂踪跡幾浮沉欲向焦生問易林鄉信漸違
肴塞鴈客衣頓薄想寒砧折腰意懶成何事握
手情疎負此心旅舘蕭條渾不寐時因落葉擁
孤衾

用西溪韻

昔年曾醉洞庭秋乘興還登黃鶴樓翩笑繁華
隨水逝最嫌踪跡共雲浮尊蘆每起故鄉念松
菊猶含荒徑愁元亮李膺俱寂寞至今千載更
無儔

涇上

公暇偶尋西郭景恨無尊酒酹蒼峰涇河初發
清如渭春雨將生冷似冬堤合濂溪窓畔草嶺
分彭澤徑中松祇緣人境多車馬植杖行吟二
客從

蓮湖李叅伯招宴水泉寺

出郭相邀尋樂地沿溪再喜遇名山客途預想
終年別僧寺真成半日閒池上碧蓮開漸落泉
邊青鳳去應還使君高宴情何極百丈冊梯許
共攀

涇州高峯寺同梁岐泉晚酌

珠林寂寞景偏真僧榻長懸積有塵車馬閒行
如避地壺觴小坐亦生春泉邊青鳳游何處池
上蟠桃開幾巡同在清時為吏隱追隨常許作
比鄰 自然律呂

輓滄溪宗室

獨對滄溪有所思逝波落葉各生悲春隨杜宇
魂先斷夢入華胥路轉迷猶憶尊前同宴笑忽

驚泉下陽交期倚闌最是淒涼處花蕚飄殘玉樹枝

蜀道

宦思空傳欲夢刀鷄岩鳳嶺共岧嶤虹蜺俯落千層澗烟霧平連萬里橋依斗正瞻燕闕近捫參猶覺越山遙卧龍寂寞終難起獨指遺壇是漢朝

贈西溪

暇日尋源興未窮天潢泒近有誰同白雲香靄斜陽下碧草蒙茸流水中拄笏對山看爽氣把竿臨渭挹高風朱門折節如寒素滿坐賔朋酒不空

子真谷

谷口今無逸士棲古碑尚見姓名題岧嶤閣道馬相避寂寞松陰猿自啼正憶山高看月小還驚日近覺雲低游人獨與垂楊約粧點春光到小溪

馬道

龍江黯黷畫生雲綠樹霏微漸不分危磴橫斜山欲斷遠峯吞吐日初曛巖幽似到神仙窟林靜常穿虎豹群無論地形天下險便當招隱作移文

病後 二首

病裏逢春懶倚樓崆峒空憶去年遊雪消高嶺逕流急香散群花秦苑浮鄉夢總長還易醒鶯聲雖巧亦多愁田園蕪盡忘歸去獨使人稱馬少游

客中無病復無事何忝崆峒吏隱名花草分香滿行路雲霞作態掩山城日遲漸覺霜華少風煖初聞鶯韻清百歲光陰千里夢肯因薄宦悮浮生

贈友人東歸

夢想雲山別有因西風舉扇障浮塵宦遲頗勝馮唐老家薄猶逾原憲貧開口幾回能對客折腰近日已忘身懸車從此長歸去林下如今見一人

閨思

鵲鏡塵生無舊顔連朝獨上望夫山須憐薄命留金屋却恨長遊向玉關紫塞離鴻聲歷歷湘江新竹淚班班東風幾度吹殘夢應在蕭郎枕席間

雪中寄西溪

去歲春前曾賞雪今年雪裏又逢春正思良醖爲從事更覺寒梅作主人好客幾能同北海別家似欲駐西秦忽聞驕虜猶南牧願請長纓未有因

拜將壇二首

將臺千古控龍江遙指殘城是漢邦却悔時來眞不再誰憐士用本無雙烏鷲曲木棲深樹魚避垂鉤下石淙欲取一盃酹明月匏尊何讓玉爲缸

寂寞遺壇客屢過無人說是漢山河已憐陵谷變遷久尚覺風雲隱現多勳業憑誰明帶礪功名從古愛烟波淮陽悔不終垂鈎沛上空聞猛士歌

次趙浚谷韻

來去誰當係重輕倚公眞欲作長城草堂詩典渾相續麟閣圖勳尚未成春色三分時易老河流九曲勢難平沉思孤客多憂國長向幽窗詠北征

有感

荊山抱璞亦徒悲梁父長吟日暮時馬革志堅年已艾鴻逵譽重羽爲儀紫芝空自逃秦爵白雪誰能續郢詞幸遇清平無一事願隨振鷺集丹墀

與希顔弟

登科未得通朝籍幾度驅馳到玉京觀裏栽桃人已去門前題鳳客相輕雲霄萬里行難盡河漢千年流未平舊事記來如夢寐少年同汝作書生

憶西溪

薰風回首隔秦山從此詩壇稍覺閑四牡正當

未夏後六盤迸望白雲間閉門且作潛夫論枚
劍終羞游子顏旅思蕭蕭千里別獨乘新月度
函關

寄浚谷

開來負郭侯文星酒滿清樽客滿庭左史訓詞
閑楚國右軍書法見蘭亭岩廊通夢應圖象冠
帶園橋願執經抱膝共論天下計此時群醉獨
能醒

隴州

立馬高岡一振衣岸容山意轉霏微雨過隨處
泉初動春去經旬絮未飛老景情多思少壯窮
途計拙笑輕肥與君同是江南客不及寒雲早
自歸

自蜀道歸

蜀道之難去復歸長溪護處碧山圍已無力士
脩丹訣合有幽人住翠微出岫雲橫遮鳥道淋
鈴雨過潤魚磯春光可是明朝到何事重裘未
換衣

再入蜀道 三首

高原平眺午風多歷歷前川雁背過空憶山山
曾久醉暫聽下里亦清歌花濃滴露熏臺榭松
老含雲潤蔦蘿明日陰晴君莫問扁舟生計一
漁蓑

棧道連雲幾度遊鄉山不減醉中愁寒波暗送
千峯月殘葉逢傳萬樹秋志隱早尋元亮徑懶
吟猶望仲宣樓秦川風景長蕭瑟況復繁霜上
客裘

種種新寒有所思旅愁長在獨行時橫塘雁影
不成字東閣梅香未入詩塞上風塵相問少江
南烟雨欲歸遲天涯此日過朋舊且學山翁倒
接䍦

閨思 五首

刀頭近日信音違門掩春風淚未晞獨對香臺
轉岑寂追思別路尚依稀蒹蒲月冷沙鳧睡砧
杵風高塞雁飛幽夢常隨江上水客舟宛似夢
中歸

門近清溪自浣裳砧聲待盡月華長淒涼正尒
憐孤館迢遞應知憶故鄉巫峽他年銷暮雨王
京何處搗玄霜金風未忍凋紅葉留取人間寫
斷腸

路到金臺何近遠淚痕雙墮楚江頭春深不帶
宜男草夜靜慵登望月樓徐捲朱簾看去燕閒
行曲沼數浮鷗芹香正滿長游處除却東風別
有愁

紫燕經年又到家小窗粧鏡試鉛華芳心徐折

冬青樹春怨慵看夜合花金谷客游魂亦樂陽
關人去夢猶賒卽今油壁相逢地無柰行雲故
故遮

鴛鴦倦綉倚春幃悵是孤雲伴落暉花似雪時
人遠別水連天處鴈先歸柳迷草色隨黃烏溪
引松聲近翠微却恨迢迢清夜夢重途認去又
還非

趨庭集卷之六

〔明〕譚綸撰

譚襄敏公遺集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嘉慶二十四年鄒庭芳活字本

譚襄敏公遺集

大雅堂藏書

序

前明譚襄敏公爲吾邑一代偉人奏議十卷久經版
行乾隆中
詔求遺書收入
秘閣海內博雅之士苟有志于經濟之學毅然以天
下爲巳任者於是書必有取焉非文章之謂也然即
以文章言之豈非閎中肆外粹然成一家之言者哉
獨其佗往來箋啟記序詩歌諸作尚多散佚明季鄧
諟堂先生頗事蒐羅裒爲一袠名曰遺文彙集比余
婣家鄧君庭芳得抄本于公之後裔集和爰偕其羣
從清瑞學菾二君暨予表兄杏園先生是正疑誤更
加采摭得文若干首釐爲幾卷刻成見示余受而讀
之大抵兵事居多與奏議相爲表裏當嘉靖之季海
內騷然羣盜蠭起公爲南京職方郎中以五百人擊
走倭奴遂有知兵之目繼而守台州治兵寧波繼而
領淛兵勦廣賊之寇江西者繼而撫閩撫陝撫蜀總
制兩廣薊遼屢戎行冐矢石垂三十年朝廷倚公爲
長城公料敵奇中行所無事戰守方畧經公指授動

合機宜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及觀其與當事及將佐諸書平心和氣揚人之善忘己之能又何其抑然善下若是此其所以善始善終保全身名而不爲忮己者所中也非知道者其孰能之且公有惠及鄉里者二吾邑舊未有城屢患流寇至有盜庫之事公居憂在籍蓋親見之會栢泉胡公巡撫江右進公幕府問計公以建城固本爲言由是崇墉屹然寇不能上吾邑田賦增重起于宋靖康紹聖之間迨明初改用銀布輕齎民困稍蘇後來苧布改派袁州民復大困公在京師寓書方伯侯公得仍舊章此則吾邑之人所當家尸祝而戸俎豆之者嗚呼公之功遠之則天下受其賜邇之則桑梓蒙其休經世大業不朽盛事公何歉乎哉是編雖僅僅掇拾于散亡之餘而公生平言論風采蓋有可想見者矣余之固陋何足以序公之文聊以志嚮往之意云爾嘉慶己卯季夏六月後學黃錫䘵序

譚襄敏公遺集總目

卷首
序
傳
年譜
卷一
書 計七十三首
卷二
書 計七十三首
卷三
記 計四首
傳 計一首
詩 計四首
說物寓武 計二十八則
卷末
附錄
榮哀錄
軼事

譚襄敏公遺文彙集序

同里先大司馬宮保襄敏譚公淵𪸩簡默實心濟事雅薄浮夸不言功不近名有古大臣風焉鋪張盛美以永厥傳殊非公意乃人品旣眞公道不泯樂善出于東㙛徵信因乎未墜纂輯表章固後學之事也昌自㓜聞公名長老皆能爲予言其畧然其詳不可得聞也間嘗讀公奏議本其自草然猶未悉也乃卽公令孫蓋伯君請得張揭二傳讀之遂稍得其梗概最後又訪得姜鳳阿傳抑又多所發明歷觀諸家記載

殊闕弗詳本兵事幾旁午且公卒於官僅存其五年與中外當事手稿忙廹之際失于收拾可嘆也題覆諸大疏率皆指授屬草其自萬歷以至崇禎不知幾經殘斷七十餘年以來未有過而問者其往來尺牘遺稿眞筆宛然或家藏手卷或散在人家僅僅存千百之什一文獻不足徵言將絕昌學識本疎耳目隘拙家居靡所事事徧借旁搜日益聞所未聞猶能彷彿其精神心術所在存僭錄而詮次之更附迂說辨疑凡例卽未知當否聊備稗乘焉公筮仕武庫郞中

優游典籍周爰咨詢留心世務卽能出奇剿倭以知兵名從此公以南產終身任天下之重敭歷中外平定乂安在在奏最以及入佐樞筦廟謨持重三十餘年受知三朝始終於兵無吏事可攷四方有急薦公者交章公亦急病聞命卽行身勞百戰不遑寧處卽風殊勢異未嘗膠執一轍隨宜應變設奇制勝機彀若神論者比之蕩疾藥石障瀾砥柱關一日不可者然人知公才畧威名卓冠一時此其末也其本原大者孝友篤於家庭度量服於鄉黨和衷集益乎於文

武百僚忠藎謀猷建于疆場宗社國家事不論利害奮發敢任任事則才與誠合不計毀譽雖極艱虞必曰死生以之曰匪躬之故若其初援趨新河幾淪深淵其後督守薊遼身當黃花是矣其知人善任將兵將將無所不優大都節制森嚴信賞必罰鼓舞曲成不以已與不狥人言不以貴賤生死遺忘故能造植人才得其死力所向有功而部曲彬彬幸多名將生平俞戚劉三帥共事惟俞戚共事終其身于俞尤相視莫逆云其將經畧北邊特疏薦俞大猷可當大將

用車破虜議格不行已而同戚北至鎮則悉除擺邊常套急治其標先守於戰以戰爲守立三大屯營調度訓練軍法威嚴用南兵教北兵請重繼光事權以便宜行事而凡受戚節制者悉聽公節制其議建敵臺三千座尤爲國家久安大計時言有異同公往往以去就爭卒不可撓張江陵知公籌邊有智畧可任大事在中樞包荒馮河悉中肯綮如四川之役特議大征用劉帥而都蠻以空遼左之事寬撫臣譴責遲歲月授機宜而杲酋授首兩廣之捷與督臣往復商

量不一而足羅旁以平自庚戌以來邊事不振敵無歲不相糾入犯動以二三十萬聲西擊東幾無長策薊自建臺後屹然金城敵不敢窺宣雲貢事因之而起初俺酋貢市嘉靖中涿州理其事則幾敗隆萬之際蒲州發其策則克成亦時務然哉然是時利害呼吸羣言淆亂莫之適從公以樞筦主持國是力贊厥成綏懷有道國體以尊外示羈縻內務守備故邊臣日著奇勳三垂晏然諸凡建威銷萌申餝於未雨綢繆者未嘗一旦踈也至於加意周悉以薊爲陵京捍

蔽敵臺車營森然具列可守可戰籌筭無遺日見行事矣其九邊絕塞皆公主議墻臺俱大修焉晚年始得汲引俞公共事教演□營車兵成軍題□欲俟教成推之各邊而安攘善後未盡事宜有同過河者三或曰公志所欲爲與力所能爲時固未必盡知意謂此歟公奏疏手書詞令一皆謙厚但曰求盡職分曰不卜所終又自謂若有天幸謂因人成事有嘗紀六幸事之說今惜無傳方公鞅掌王事力疾就列苟利於君捐縻無恤若夫一奪再奪終制補制以至辭免

戎政移疾告歸勞績懋著輙與從好之思凛乎造物之忌殆非功名之士也其本末之詳具見集中一字無敢增餙茲亦無俟複詞特爲撮其大旨云爾予媿不敏不敢以阿私擅定月旦之評千秋徵顯自有公道請以俟夫知道之君子焉同里後學誤堂鄒用昌

譔

明史本傳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綸沉毅知兵時東南倭患巳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叅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銳倭犯柵浦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澶湖掠旁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轉寇僊居臨海綸擒斬殆盡進海道副使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

巳及期綸因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倭自象山突台州綸連破之馬岡何家磯又與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加右叅政會憂去以尚書楊博薦起復將浙兵討饒平賊林朝羲(曦)朝羲(曦)者大盜張璉餘黨也璉既滅朝羲(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羲(曦)窮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擒之尋改官福建乞終制去繼光數破賊浙東畧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泉千里盡賊窟繼光漸擊定之師甫旋其衆復犯邵武陷興化四

十二年春再起綸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屯倚(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倭遂據平海衛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爲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得去移營渚林繼光至綸自將中軍總兵官俞大猷劉顯將左右軍令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賊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邵間殘破甚請緩征蠲賦又考舊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薦繼光爲總兵官以鎮守之倭復圍僊遊綸率繼光大破(賊)城下巳而繼光破賊王倉坪蔡丕嶺餘賊走廣

東境内悉定綸上疏請復行服世宗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亂陷七城詔改綸撫四川至巳破滅雲南叛酋鳳繼祖遁入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降岑岡賊江月照等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淹歲迨南寇畧平而邊患方未巳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薊昌卒不滿十萬而

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衆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費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夫此萬二千人者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臣掣肘㞀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眞定大明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總兵叅遊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効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詔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不効者任

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廵按廵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言之而廵撫劉應節果異議廵按御史劉翾廵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林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明是歲秋薊昌無警異時調陝西河間正定兵防秋至是悉罷綸初至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光圖上方畧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綸召入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會臺工成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以功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神宗即位起兵部尚書萬歷初加太子少保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職綸上疏乞罷優詔留之五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襄敏綸終始兵

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刄血漬腕累沃乃脫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贊曰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巖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俊秦紘先後比跡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譚襄敏公傳

張位

公姓譚諱綸字子理號二華撫州宜黃人父鎬以明經訓歸安轉教順昌王府公生而沉雄多大略於書無所不窺志閎而氣愉弱冠以儒士舉嘉靖癸卯鄉試甲辰進士初授南祠部主事內艱服闋補北武庫已遷南武庫郎癸丑倭夷入兩浙轉掠蕪松薄留都城下都人士大駭莫知兵公募壯士五百人禦郤之當路爭目公以爲其中必有所敢當者矣乙卯以知兵守台州台東北瀕海賊新破僊居黃巖勢張甚邑星狼籍流血被原野罷兵盈萬皆巽懦不敢攖鋒公至立請於督撫胡公簡精卒千人日躬自訓練行陣既嫺恩信大著丁巳五月與賊戰柵浦大挫之賊宵遁戊午四月賊萬衆薄城下公遣人紿賊退盡焚城下屋賊不得攻又戒守者偃旗臥鼓深夜步行廵城無敢譁者又於城上多束蒿爲炬若束矢然賊疑公示弱不敢攻又數日呼賊決戰明日賊五鼓從北嶺遁去尙千餘人向桐巖公令北城上吹角螺角螺者賊平日相招號也賊悞以爲其黨招之因復聚北嶺

遣兵追斬數十級盡棄輜重及所掠女子千餘走温州諜聞賊從象山向天台公曰此虛聲也設伏東界楊沙溪邀之三日抵晡果入伏中擊斬無算餘悉生擒之是役也旬日三戰劇賊而三大捷公雖倅行間日存亡恤孤爲民計利便進諸生劘切經義門無斷謁意極整暇督撫上其治行第一擢副浙江按察司治兵寧波公至立散徵調之卒簡閱土著教以荆楚劒法及方圓行陣進止先後有節厲誅信賞部士皆欲爭命効死乃與俞總兵大猷戚參將繼光誓旦夕滅賊以報天子時督府已生擒王直有詔併擒毛善故黠虜其黨精悍善戰多利器初據岑港我兵水陸二萬相守十月莫敢動已未春賊從據柯梅負巖面海遂犯何家礪公部署練卒千人分左右營以進道馬罔報賊焚舟登岸公急麾兩軍翼擊率勁銳擣其中堅賊大潰斬百餘級餘竄去明日公勒兵向何家礪賊退據巢死戰自辰至午攻不下乃分兵從間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潰入舟縱火焚之無脫者寧患遂平五月賊攻桃楮城且陷台郡告急公率兵援之

値大雨一晝夜馳嶺道三百里饑甚假梯棗爲糧此兵家所忌而公弗忌也戒諸將肅隊建五大將旗鼓過之賊愕曰譚兵至矣棄巢遁去桃渚以完公遂疾趨海門衛城城當柵浦櫝子兩賊間幾不守公與戚將軍馳入之公還帳中召諸將曰若等向夕皆軍通衢即有警爲余巷戰譁者斬其帳下衛士四十人常時散宿於外一夕俱召入迨四鼓賊果襲西門殺守者登陴矣公聞喧聲急率衛士出則麾下章延麃陳其可方裸而搏賊疾殺數十人賊退城遂以全公又計此兩賊不走海門北浦必南出深門於是以舟師截深門而與戚將軍徑道趨新河先扼其出路時霖潦沒道兵率以竹杖探深淺而行公馬忽墜深澗幾陷賴從卒以竹杖引救得濟既抵新河城賊不虞公先至大恐欲遁去公遣間紿以無備約賂誘留之明日命戚將軍建旗鼓出西門徐鏜佯出牛橋擊其尾躬自率衆出南門隔水而陣盡破其衆餘寇遁逸太平公又謂戚將軍曰兵法乘勞此其時也偕戚將軍追至南灣賊無鬬志潰而西走盡陷淖澤中殲焉奪

同被擄女子三百餘浙中平明年庚申以功陞叅政治兵如故又明年辛酉三月以父喪去官未幾廣賊流刼江西十二月乃起復公以墨縗往擊之公泣曰是及膚之災也與俞將軍馳逐迅風暴雨中手足泥淖刈草爲褥同士卒夜臥林間俞曰願公早秉樞衡知軍中之苦如是旬日間擒斬巨盜張璉林朝羲蕭雪峯等悉殄其黨設平遠縣地故賊巢自是江西無廣寇之患捷奏賜銀幣尋改福建右叅政乞終制疏曰臣三年有其懷之愛既與人同而一日愈於已之心未獲自盡伏望念臣無所解於其心之私放臣終制則自此有生之年皆効忠之日疏上許之是年壬戌十月也癸亥三月倭陷興化又起復公以原官視師在道陞右僉都御史督撫八閩假節鉞公聞命兼程進預以一書諭戚將軍率浙兵尅期赴以一書與俞將軍期無輕出逸賊濬河列柵扼賊於渚林公三旬而至未半日分布三營並進一鼓盡擒之斬獲二千二百有奇溺死無算獲被擄三千餘人衞所印信十五章蓋東南被倭患興化爲烈而渚林之捷亦前

此未有也天子嘉公丕績進右副都御史再賜銀幣是年冬公乞補制甫發疏倭二萬攻仙遊急遂追差還理兵事甲子公率戚將軍逐之賊遂遁追之至玻璃嶺蔗田中跪而受死者千餘又擊之於神前澳及同安擒斬三千有奇其他山賊楊一蘸阿普藍松沙等衆不下二三千人皆先後駢首就戮八閩底寧條上復水寨處兵將等一十二事及善後之宜六事閩中丞賴焉然公以不得終父喪居常含卹復上疏懇請補制畧曰臣居苫塊之中前後纔十四月餘皆在墨縗之中夫起復墨縗既已居官食祿乃貪位嗜進不哀懟於君父之前以求盡一日之私則在臣父猶無子而於臣心爲無親復何面目立於盡倫盡制之朝天子重違其意特許之且著爲令乙丑服闋十月起公撫陝西力疾前進未至蜀妖賊蔡伯貫等連破州縣丙寅春正在黃州京差賷咨改撫四川妖賊平乃經畧川事如改施州於支羅衞以扼川湖酋夷出沒孔道設隆昌縣於隆橋驛以制賊衝平宣撫薛氏攻設龍州爲龍安府皆得請蜀賴以安又七月會討

逆賊鳳繼祖有功復賜銀幣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兩廣時丁卯隆慶改元也首討七山諸賊方設營扼險以制諸猺獞之死命乃北追急冬十月科臣吳時來請召還京戊辰以左侍郎總督薊遼公至即上定廟謨以圖安攘疏謂薊鎮積弱非患有兵不練患欲練無兵邊氓苦胡騎殘刼銳氣奪於積威非募吳越敢戰之士與北兵兼練未可遽振由是選募南兵實塞下大修守戰之具奏立三大屯營筦鑰竟委戚將軍又謂薊鎮昔爲內邊自大寧既

徙三衞寖弱門庭之固與虜共一墻耳宜先守於戰戰則虜騎我步易至蹂躪若行可馳逐止則頓舍惟車戰便邊既廣延虜恒突入無制一切擺邊謬習迄無固志則增築臺堡更相應援先自固之道虜強弓勁鏃不能取人三百步外其巧發奇中南方火攻之具實中國長技疏入悉得請於是造車七百乘爲鋭銃佛郎機五千架修沿邊濠塹二千餘里增設敵臺三千餘座西自鎮邊城掛枝庵起東至石門寨山海關止延長二千餘里處臺於墻之突收墻於臺之曲曲者守突者戰當時倚爲長城薊自是稱雄鎮東西虜相戒不敢犯自是互市茶馬罷自是略虜金錢銀絹省而小王子俺答青黃台吉欵我矣辰巳兩歲中以青山口遼東獲首虜功再受銀幣之賞庚午秋東西二虜糾三十萬衆窺薊邊京師戒嚴既而知公有備解去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公條陳營務事宜皆戎政碩畫辛未秋又警公請以身當黃花爲陵京悍蔽有裴晉國誓不俱生之語虜知有備輒引去八月陞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協

理戎政如故是年冬以病乞歸壬申神宗登極詔起公兵部尚書掌部事公以受知三朝捐縻不足報稱盈壯厥猷一意効忠主上請托僥倖盡法裁之諸經畧陳議皆裨萬世治安前後奏疏奮發敢任曲中事情是冬宣大貢市竣元年廣東四平巨盜二年四川蕩平九絲凌霄等蠻六十餘寨北虜三貢禮成遼東討平王杲三年東有平虜堡之捷皆歸公發縱廟筭凡受銀幣三蔭子入監二陞俸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衣一襲御書忠字及正已率屬扁字賜之省祀

各建文武忠孝威震華夷坊皆特恩也獨撫粵日淺毋以未滅羅旁爲恨惓惓於撫臣多所指授丁丑捷奏而公已瞑目年五十八上傷悼廷臣集議卹典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賜葬祭四壇代公尙書王崇古查叙軍功引先臣余子俊例追廕錦衣百戶茲比子俊更爲奇多擬進廕千戶疏上止得廕百戶權璫馮保陰阻之憾公秉政常忤其請也朝廷始終置公兵間公亦始終以兵事自表樹初以善治兵受知督府胡公中以休容善任愈威而建大勳所至練卒千人與

諸將下營帀中衆如木偶人無有出聲離次者有先奔遠令輙斬以狥故能以少擊衆無不如意麾下如劉顯李成梁李超陳其可胡守仁輩亦各如公能用節制各自專閫掛印封侯爲世名將興化一後徒步起行間腰金者九人公薨諸將感公訓養成就爲公衰絰數千里扶櫬而東至有執喪哭泣三年不忍去者翰林院編修張位撰

譚襄敏公傳　揭萬年

公爲人襟懷坦易時與吳疏山諸公結社會講或角巾私第與里老叙布素歡若溫溫長者顧其中恢恢乎大也公初任庫部郎留意經術世務凡老校退卒暨商旅往來無不咨詢南北畧無虛日熟籌計天下利害所懸無論夷蠻情僞形勢險易可指掌睹即錢穀刑法諸瑣屑禮儀因革盈縮掌故所載謠俗所合不合犁然具悉以是南平倭寇北鎭薊遼入典禁旅大小身經數十百戰皆躬擐行間親冒矢石至主持廟算指授方畧肆應裕如將兵將將無不曲成條理惟其學識豫耳其生平謀國之大者如疏古車戰法

疏車騎合練法疏吳越燕趙主客互用法疏火器鳥銃長短鋒械法疏永寧昌遵三大屯營法疏椿朋馬政法疏南工漕糧乾銀鹽鐵銅錢法疏園陵北門衝緩十一路戰守法疏春秋防班軍法疏韃軍韃舍游兵民兵標兵枝調法疏京營羽林井大眞保補練法隆慶二年青山口之役夷賊長昂糾衆入犯公方與總兵某某酣宴至午見烏數萬自西方來忽大驚曰虜至矣急呼兵五千趣總兵等上馬出某道見虜果盤大樹下炊飯乘其未食橫衝之虜棄攻具狼狽敗

走三四年間諸凡要害臺城屹然車轄器械森然畢
具東西虜騎數十萬聚謀犯薊公請身當黃花扞蔽
京陵偵者得我戰守狀西酋惴惴卜之巫不利遂謝
東胡帥諸部納款稱臣言者卒多公不戰伐謀請得
久留督府無他徙累官至兵書北門鎖鑰公負足以
當也迨起掌部事則請右侍郎汪道昆出行邊太閱
薊門師十六萬師整而和乃使上輔兵議請大舉北
伐以振威於中國江陵曰征伐自天子出如主幼何
議遂寢公深謀客勿羈縻控制妙用機權國有大疑

集思廣益立決片言而萬夫莫奪一夕邊警沓至黑
羽馳者九輩下震駭公方飯座客相顧無人色公起
鑰坐客一室鑰家人老稚一室戒門者無得通違從
軍法獨至齋中借一書佐一蒼頭發軍檄從後門隙
出入舉朝倉皇左右司馬三造門辭以中酒左司馬
怒詬曰此何時哉以麴糵誤神廟方幼冲顧憂邊亟
召問江陵對曰陛下無憂業委尙書綸頃綸不入朝
即大事定矣公發檄竟日下椿開鑰出客客益無人
色公謂客曰若輩稍飯湍三鼓捷至吾當入朝賀戰

勝公在就寢已而果然公趨朝上悅深嘉相國能知
人公歸邸客迎拜曰公之能辨賊固也何以不趨朝
抵部令門者拒僚屬哉公曰九廟安危係皇上次即
係本兵吾輕出事方洶洶京師百萬家保無奸人爲
虜間者僅一人一騎彎弓持矛戕我有餘矣急將安
倚且吾詣部則左右僚屬各以其議進需定爲時已
緩吾又安得悉心調遣疾中機宜也哉邊防不可一
日疏吾固已夙備之今適入吾彀發弔括耳所以策
其必勝客曰何爲鑰吾及家人耶公曰婦孺何知叩

嚶泣徒亂人意君輩書生聒聒安有所益乎客乃大
服常欲圖復大寧安衛遼西稍移鎮偏關犄角宣大
以息虜患及議復河套以固內地又常薦俞大猷爲
大將至晚年始引佐樞府京營車器教演成軍併欲
推之各邊備犁庭之舉使其志得行可百年無事耿
耿以沒君子蓋深恫之故事大司馬多杜門謝將領
謁恐自累公曰顧誠心報國何如耳挈四方安危授
之人不面悉何以知其才簠簋飭不飭有國法在用
是門日闢賄日益絕迄公卒無敢以私意干者戚屬

子弟間請公能成功之由公曰吾何功所不大隕越者吾居官未常一日曠職耳盡其誠而克濟似有天幸焉故常紀六幸事實公之精誠爲之也公雅薄浮文士能言者類抑公故紀錄闕焉未詳然公功忠固不可沒余大宗伯言明興文臣仗鉞撫綏殊猷遍海內者惟譚襄敏一人南昌張洪陽謂人材兼量誠難非夫素尙有在能然乎吉安曾太宰曰是時四方無事則已一旦有急中外靡不推轂公者不幸而事併起恨不分公數身以應之此亦足以發明公之梗概矣宜邑賦倍他邑國初許改折他邑脇宜起淮兌公在京累書達撫臬力陳宜苦遂永爲輕賚宜故無城廣賊三至邑焚掠慘甚公奪情殲賊旋以家居請命巡撫胡公建築金湯崇禎壬申寇自虔吉來侵安堵無恙邑諸生請祀鄉賢祀諸生請祀祀學邑士庶又請立專祠祀之皆所以報公盛德也公精書法得其遺墨如獲拱璧所著有各邊奏議尺牘書經詳節藏於家惜因兵燹少有存者臨川後學祝萬揭萬年撰

譚襄敏公傳

姜寶

大司馬二華譚公名綸字子理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人也弱冠以儒士應癸卯舉於鄉取甲辰聯第進士初任南祠部主事內艱服闋補庫部旣而陞南庫部郎中時倭奴薄留都都下蓋人人恐幸又怯懦無敢前獨毅然請募壯士禦郤之公從此以知兵名朝廷從此亦專以兵事任公矣嘉靖三十五年擢公守台台東北濱海倭所嘗出入之地畏公能治兵甿中有所創不敢入台境且三年旣而公以治行兼兵功陞按察使之副巡海道寧波旣而又以兵功陞右參政仍兼憲職治兵嘉靖四十年丁外艱尋以廣寇張璉等流刼江西奪情起公勦廣寇於江西是年以江西廣寇平改福建方疏請得終喪而福建之興化陷於倭尋又奪情起公應援興化公赴興化援蓋以原官在道聞報陞右僉都孑督撫勅趨亟行於是亟行入閩而陷興化之倭盡被公殲之於渚林無遺者自是又勦前後入寇倭於福清之神前澳於仙遊於同安於漳浦於玻璃嶺閩倭患旣稍稍息公經畧閩事十

八歘如處兵將修復五水寨諸事宜皆疏而得請矣度可保閩無虞也於是懇請補制去蓋朝廷雅重公既再奪情起而又許公去也亦出特典云公補制家居服方闋即起督撫陝西陝西故被邊備虜爲急故急於起用公而四川妖賊蔡伯貫等反又急當用公四川故又改公督撫四川四川妖賊平公又經畧川事如改施州衞於支羅設隆昌縣於隆橋平宣撫薛氏而改設龍安府於龍州會討逆賊鳳繼祖於武定方一一有成緒而遷兵侍兼右僉都督撫兩廣之命

又下矣公於是赴两廣首討七山諸賊方設營寨數處扼險守要以制諸猺獞之死命尋以科臣吳君時來薦召還京尋又轉左侍以總督薊遼葢廟堂謂公才當大用尤當先用之於所難而遼居京左薊爲京師陵寢後門朝廷所難計莫有難於此也公至薊即圖所以善薊後于是疏請造戰車築邊墻敵臺仍大修火功具又請選募南兵實塞下兼爲邊方教練師而奏立三大屯營專以戚將軍繼光總理練兵庶幾以戰爲守不復用往時擺邊一切舊套由是薊稱雄

鎭東西虜相戒不復敢犯邊矣即小有犯如青山口之長昂及遼東虜每每失利而遁大抵皆公有備無患先人以奪人之功歲庚午陞右都兼兵侍辛未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皆協理京營戎政葢京營廢弛久難于振刷廟堂以爲非公不可故急于用公如此是年冬公以疾乞歸明年詔起公本兵公辭不可則力疾赴本兵任葢本兵以中權慮四方係安危尤甚尤難於得其人廟堂又以爲非公不可故又急于用公如此也朝廷始終以兵事用公公未嘗以兵事辭

兵事每用公于所難公亦未嘗以難辭嗚呼公可謂偉然丈夫矣方公之在南曹也所募僅五百人時又年少爾而出以禦倭倭寇两浙轉掠蘓松勢方張莫或敢嚮邇公部之若有以褫其魄而走其在台所練守卒僅千人當倭居黃巖殘破後而能擊斬生擒千百倭於柵浦于北嶺於楊沙溪旬日間凡三戰而三大捷備兵寧波散遣徵調後簡土著不過千餘人以相從乃不獨戰勝倭酋毛善等於所轄信地如岑港如柯梅如何家礦如馬江所向無不披靡而又能冐

雨恐餓晝夜馳嶺道三百里赴台人之急竟全桃渚海門幾不能守之兩城又能邀破此賊於新河於太平之南灣陷之泥淖之中使殲焉又如在江西則張璉及林朝曦蕭雪峯等號稱最劇賊動連三省乃指顧間皆相繼誅夷在福建則聚巳破莆陽城勢張甚數千之倭於渚林而殲之于一旦若刈麥芟草然仙遊遁去之倭追及之于玫瑰嶺下蔗田中跪而頸受刃者且千餘餘奔廣界喘息至不能定竟亦死又山冦楊一蘇阿晉藍松山等詭稱漳平魏知縣文瑞皆

積年逋誅賊亦後先駢首就殄滅于公在西川則移衛支羅以扼川湖兩省賊孔道設縣隆橋以制賊衝設府龍州馭土官不法者川人至今猶感恩而頌德語具熊君過生祠記中在薊鎮則欲爲京師之後門建治安之策于無窮在京營則京營之戎政理在本兵則諸所條上所覆議尤足以潛消氛祲而坐致昇平焉計前後南之倭北之虜西川東廣首功不啻萬餘皆公身履行間得之而本兵以後守臣奏平廣中寇首功一萬二千八百有奇四川盪平都蠻凌霄九

絲等寨首功四千六百有奇三貢禮成遼東先討平逆酋王杲以及平虜堡之奏捷共首功一千三百有奇皆歸公居中運籌所致嗚呼若公之多功其可謂人所難能矣公文儒時好道家言貌恂恂而息深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能出諸口抑不知何以能如此蓋公有膽有智有量其用兵有節制有方畧乃其誠與才合則公從來宣猷樹勳所嘗效忠於國家之基本也曩倭薄都城時衆皆恐公以一少年郎官乃獨毅然輕身而輒出此其中必有所以敢當者矣應援

桃渚海門也因果蔌爲糧方饑甚趨嶺道三百里雨中即犯兵家所忌不顧新河之役所乘馬墮深澗幾溺至以竹杖引救僅以得濟猶前進而不肯已辛未虜警公尙書尊官矣請獨當黃花以身爲神京及九陵扞蔽而視死靡貳也即古驍勇將一身是膽者其亦何以過之奔北嶺之賊欲從象山向天台公以爲此虛聲而令設伏東界楊沙溪何家磧之賊據巢殊死戰攻不可下而令從間道繞出于賊後桃渚海門之賊計不走北浦則必南出深門而令舟師堵截之

于深門破與化之賊計不可令逸逸則散漫而難收而令濬河列柵盡扼之于渚林之一隅其料敵設奇屢發而屢中也無異射鵰手之能中的若公之智則固視樗里子晁大夫卑卑矣方台有倭患而公始爲台也且存亡恤孤且進諸生與之講經義而令門者勿斷謁且練兵且防倭了不知台有戒嚴時也仙遊被圍急矣時則戚將軍營野外去賊巢二十里而近公去將軍營亦僅二十里而近其氣閒閑即羽書曰旁午公應之裕如也他出師亦毋若是蓋由公雅量能坐鎮而不驚論者以賭墅卻敵方斯蔑以過焉不知彼由情矯而此以誠應此亦豈擬公以其倫歟今用兵無法久矣公獨求之韜鈐始於台繼於寧波所簡卒不過千人選有力能舉二百觔以上者而教以荆楚劍法楊家竹鎗法方圓行陣諸兵法其在閩則每令戚將軍下營帀中衆如木偶人無或敢出聲而離次公能用穰苴孫武子之遺意行之以信以嚴由是驅以東西而無不順氣指使蓋公善用少貴精而不貴多所以能取勝於所往然亦由公素有節制能

練習此兵故少可以勝多如此而又善設謀發慮身所在務爲所在圖所以善後在台在寧波則台浙兵皆以經公訓練可稱雄於他省在江西添設平遠縣故賊巢中以消弭諸冦盜之萌蘖在閩則山海皆清而五水寨之修復尤爲灼然之見足追湯信國海上經畧在川則府縣衛之改設皆三巴思預患防之見畫在廣則設營扼險以處置諸猺獞令後來繼公者可以因端緒而成功在薊戰車火器之增製與二千里之濠塹三千餘座之空心敵臺按兵蓄銳足破從來擺邊之迂謬而逸以待勞可坐令北虜困斃至謂南兵實塞人以爲迂不知用所嘗練習以彈壓驕軍亦猶廉將軍思用趙人公固自有遠見微意于其間而人自不能窺公之際爾隨地必有措畫規爲隨事必有便宜利益每以誠心展布其實才每一時計及千百年之久遠殊不似相沿格套一切爲苟簡以塞責公所以能成功卓然表出于尋常如此又有一焉公始以練兵有節制受知督府新安胡公中又以此與俞將軍大猷戚將軍繼光兩君者志同而謀協其

麾下某某某皆奉公節制能爲公勠力自專閫爲名將公卞諸將感公恩德多爲公裹絰數千里扶櫬而東甚有哭泣執喪如子姓然者公能受知於人能知人愛養成就人才能得其死力類如此此又公所以能成其大其成功所以卓然能表出尋常萬萬也嘗因公之功而迹公嘗受恩寵於朝廷自台守陞憲副大叅外以江西功陞右僉都督撫福建以福建功陞右副都督撫陝西四川以四川功陞兵侍右兼僉都督撫兩廣以兩廣功兵侍右轉左總督薊遼又以薊

遼功陞右都陞本兵尙書理戎政部事其他銀幣賞賜外廕子入監者二加宮少賜麒蟒衣各一其祖父祖父母及先繼兩室各贈封尙書夫人公卒之後加贈公太子太保諡襄敏祭葬皆有隆禮又以粵東羅旁功與一子世錦衣千戶嗚呼公之功忠於朝廷信無負朝廷於公其待之終如始亦有隆而無替嗚呼公所受身前後眞可謂恩且榮矣今文臣少知兵即知兵亦未有身在行間歷試諸難不辭能如公功卓卓奇偉非常者公於當代大臣誠不可多比數即朝

廷所以待公在今九卿中亦豈可數數見哉論曰古人謂說禮敦詩可以謀帥尹吉甫文武全才乃所以成德則惟孝友是取焉才固由學而克亦由德以發成之也今大司馬二華譚公蓋庶幾其人公才大而學博胸中無所不有其處家庭間爲子孝爲弟悌爲兄友愛治又公所以克敵制勝忠君上而憲萬邦之基本歟公嘗謂予言國家必欲破虜須練游兵十萬得其人爲總鎭無拘牽畫地而守虜至東西往來衝擊之又或如古出塞以擣其虛當穆宗朝惜有問阻

其說不能盡行猶幸寓練兵法於三大屯營間氣勝如威强我邊人往往賴此伐虜謀以生氣然其在本兵時每欲圖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鎭偏關掎角宣大此眞萬世長策乃未果竟已矣公志竟耿耿齎以沒也悲夫悲夫予昔以八閩學使嘗獲侍公左右蒙公深知嘗亦自許能知公爲深既而辱以公之弟綵遊又辱公伯兄二嵩公經嘗通我以尺一又嘗見公二子河圖洛書喪次皆玉立通家契最稔於是得公之綸爲多知公行事爲詳於諸聞見爲尤眞故爲論

著其大凡如此若家世則當已別具茲故不書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寺少卿翰林院編修國史督視四川福建學政丹陽姜寶撰

年譜

正德十五年庚辰七月公生

嘉靖十六年丁酉十八歲隨父歸安教諭任與茅鹿門諸公共課文藝

癸卯二十四歲舉於鄉

甲辰二十五歲成進士

乙巳二十六歲十二月除授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

丙午二十七歲在禮部

丁未二十八歲在禮部

戊申二十九歲在禮部著有禮刑一德論

己酉三十歲四月丁母憂回籍

庚戌三十一歲在籍

辛亥三十二歲十二月服闋除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

壬子三十三歲五月陞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事十月調本部武庫清吏司署郎中事

癸丑三十四歲在南武庫時倭奴薄留都公請募

壯士五百人遂之由是稱知兵
甲寅三十五歲在南武庫
乙卯三十六歲八月陞台州知府
丙辰三十七歲守台州訓練士卒
丁巳三十八歲守台州五月禦賊柵浦有功
戊午三十九歲守台州四月擒斬倭賊有功七月
陞浙江按察使司副使巡海治兵寧波
己未四十歲在寧波三月有何家磯馬岡之捷五
月援桃渚海門二城俱全又趨新河太平擒斬

倭賊浙中平
庚申四十一歲九月陞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仍
兼按察司副使巡海治兵如故
辛酉四十二歲三月丁父憂回籍五月廣賊流劫
江西十二月起復原職領浙兵在江西地方勦
賊
壬戌四十三歲春月擒斬巨盜張璉林朝義蕭雪
峯等設平遠縣江右平捷奏賜銀幣六月改授
福建布政司右參政未抵任以原職奏請終制

回籍
癸亥四十四歲在籍三月倭陷興化又起復以原
官視師在道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福建
軍務兼巡撫兼程至四月抵賊於渚林大捷復
興化城勦除汀延各賊陞右副都御史再賜銀
幣八閩稍寧乞補終制疏甫發倭二萬餘攻仙
遊急追差還復理兵事
甲子四十五歲春月率戚繼光解仙遊圍逐之至
神前澳同安等處大破之又討平山賊楊一蕉

阿普藍松沙等乘有善後六事疏閩中永寧五
月乞補終制回籍
乙丑四十六歲在籍九月服闋起復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二月起行赴任
丙寅四十七歲正月初途次胃疾在黃州調治四
川妖賊猖獗途中接咨以原職改撫四川川賊
平乃經畧川事改支羅衛設隆昌縣設龍安府
七月會討逆賊鳳繼祖有功復賜銀幣冬月陞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

隆慶元年丁卯四十八歲五月至廣陳七山諸賊遂
設營扼險因北邊告急十月召還京

戊辰四十九歲陞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薊遼五月上定廟謨以圖安攘疏六
月上分立三營事宜疏修戰具練北兵冬月拒
虜於青山口等處

己巳五十歲總督薊遼議築敵臺三千座

庚午五十一歲總督薊遼虜謀大舉入寇知有備

遁去陞協理京營戎政有辭免戎政疏

辛未五十二歲協理戎政兼守薊門秋虜大舉壓
境京師戒嚴公與家人訣身當黃花扞蔽京陵
虜知有備去八月陞兵部尚書十月以病乞歸
回籍

壬申五十三歲在籍七月起兵部尚書疏辭不可
十一月入覲掌部事十二月宣大三鎮虜服邊
寧貢市賜銀幣

萬歷元年癸酉五十四歲掌部事四月廣東大盜藍

一清賴元爵討平賜銀幣

甲戌五十五歲掌部事正月四川都蠻凌霄九絲
等寨蕩平北虜三貢禮成討遼東王杲平之加
太子少保賜麒麟蟒衣及銀幣

乙亥五十六歲掌部事平虜堡捷御書忠字及正
己率屬扁賜之

丙子五十七歲掌部事四方底平

丁丑五十八歲四月初三公卒薨上傷悼贈太子
太保謚襄敏賜塟祭四壇勅塟本邑崇一都麓

塘長子河圖世襲錦衣衛百戶次子洛書世襲
國子監監正

奉當事諸公

不孝綸自初夏督師由建武入東粵至中秋班師而西仰藉威靈幸因人成事殊無足齒所幸渠魁授首三省底寧正人子雖加一日愈於已之時也先於六月初旬疏乞終制茲已趨入敝廬候旨矣顧以萬壽聖節詔禁封事北使久不還心甚憂之乃於前月之廿日復捧吏檄改莅閩省夫省餉非金莖可擬藩叅豈墨衰能爲尙幸此命下在未疏之先計疏至必有

詔收回不然當再乞三乞以至十乞不敢但已也初解兵柄鄉中父老相聚問故且無休時會聞總府西征專人送之境上率爾作狀奉布候悰私懷種種言不能旣

復閩當事

謹稟不孝於六月初旬具疏陳乞終制已於十月間得旨矣坐是不能執鞭臺下然尙計有日也浙兵會報溫州有警已蒙總府掣回不孝卽欲馳懇梅林翁處又聞此翁已解兵柄卽有詔寛釋未知作何去就故有所未敢耳閩事雖亟以臺下當之當次第報平但彼衆我寡宜乘其分而擊之乃可得志又當收藏之期若堅壁清野亦可使困此皆不出臺下碩畫之中不孝不過食芹而美卽思獻之君耳不孝謬以庸虛無補盛世茲且年踰四十昨三子一女相繼殤逝今孑然一身卽除喪亦於世味冷冷然矣伏承薦引重以閩事郎誠與才合如臺下者猶且難之在不孝其何以堪閒教交競不覺措躬之無地也謹因差官回敬此具稟仰虛來命但有竦息伏惟鈞照幸甚

復曾魯原

不孝疏乞終制幸藉洪庇於十月間得俞旨矣坐是未能執鞭門下然計尙有日也浙兵會報溫州有警已蒙總府掣回郎擬馳疏乞之又聞總府有故雖奉詔寛解未知作何去就故趦趄未敢發耳見讓翁幸爲謝之草塘素驍勇但賊衆我寡須待其分而擊之乃可得志若急於一快恐敗乃翁事耳此在門下自有碩畫但弟與草塘久有共事之厚不能不盡其一得之愚也差官告還輒此附復併候輿居臨風無任

瞻迴伏惟台照不宣

復游讓溪

南北二倭計我兵力止可了一而後及一今所恃惟戚兵與楊文兵耳戚兵新集必須約束一月楊文兵已更催之今朝廷重在南寇必二兵相合徑趨平海萬全之計尚需面受狠兵未能即來此兵誠爲孤注殊不能草草也不孝咨尙未到且止建安諸凡皆藉翁成冀不孝無容贅一辭翁行期且從容可也使還率爾附復倘容顏布伏惟台照不宣

達當事

不孝初十日可入省買米已先行矣客更督之此行必將福清賊擊敗通我運道乃可議勦平海諸公但恐從海中遁出不孝又恐窮則內哭蓋困獸且鬬勢必爾也幸留神留神不盡

復李克翁

不孝綸昨在信州獲領大教門下自任天下之重引進後生何其篤也感戢感戢不孝初以閩事强起猶謂肩負稍輕尙堪勉圖稱塞詎意奮下遽叨新命力

小任重其何堪楚人病入膏肓諱而忌醫家人復不知省比至危殆乃廣市良劑博求國手盧扁遇之則望而却走知彼庸醫苟徼一時之利且冒焉承之罔恤其他今閩中之勢何以異此不孝眞庸醫者耳門下蓋當世至人高出盧扁之上安得分我靈丹一粒起此既死之人幸甚幸甚寇據平海惟困而圖之最爲得策奈新寇沓至犯我福清不免腹背受敵戚兵初集且將先擊之以通運道但恐源源而來又當改却局面耳若新寇勢趨漳泉則且了一而後及一諒

我兵力蓋不宜泛應也不孝廿八日始得部咨十一日方能入省諸所宜行已預爲料理誠不暇顧常套矣途遇部使輒敢附此奉布謝悰臨風無任瞻遡伏惟台照不宣

報楊虞坡

春仲之間敢以狂瞽之言上塵聽聽誠以事勢誠急肆言無忌然當時猶謂負荷稍輕勉圖稱塞力尙能爲詎意綿力遠肩重負聞命履冰罔知攸措閩事蠱壞之極譬之病入膏肓諱而忌醫家人亦不之省一

且危殆盧扁且望而却走又復付之庸醫其何能爲今所恃惟一實心或者可以無負明命與門下屬望之厚然此非持久不可若責之迹劾繩以文墨技則窮矣平海之寇勢孤食盡我兵且圍且攻讓溪公與諸將已竭盡心力會浙兵且至蓋亦釜中魚耳顧海上警報日至雖尚未卜所犯綸意在了一而後及一第恐新舊輳集搖我腹心則又成事在天未能必也綸十一日得代十二日會有小捷然尚藉舊兵新兵即尚未輕試此死寇據險衆且數千緩之則有濟急之恐又壞於垂成耳顧人情以急於一逞爲快自非門下誰可以此言進也兵食在目前已差足用但興泉之間遍地蒿萊諸郡傷殘已極帑銀既竭又無藉手門下身任天下之重精神血脈處處流通必有深計以生此方之人顧綸概備一骨亦不能復議疾而忌醫也附兵餉孫者才半之南戶則發十之八矣此須門下嚴督乃無候數不然恐後有他議督運官還會綸初代即馳書出平海躬爲責戰率爾作狀申報不盡所言伏惟台照幸甚

復劉草塘

地方之事勞公累公不孝日夜爲念賊之不得內哭公爲之血戰耳但得更收全捷則豐功駿烈至德完名公兼之矣不孝濫承新命甚愧弗堪賴名將俱在閩中藉以稱塞明命在此不孝先擊福甫之賊以及平海自內而外法固當如此也

又

胃雨進兵誠非所宜但賊知公在樟湖所以防我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須別覓一間道卒然臨之乃爲得策先招而後勦旣得地利又識賊情亦是一計但望密圖免及墮賊計中也此在大將軍自有雄畧第偶有所見不敢不奉聞耳傳事乃賊反間計必有傳舊部兵在內也伏惟照存

復趙甑翁

伏讀尊教門下視八閩兩浙眞爲一家矣感甚感甚閩自連江寧海以至福寧處處有賊兵旣有限必台力併攻了一而後及一直抵桐山而後已仰藉威嚴得以次蕩平實爲庇多矣聞浙東亦有賊惟是胡艮

瑶葷與台鎮兵能擊之餘恐未足恃也不孝居浙久頗能悉之故敢附聞冗亥具復不盡所云伏惟台照

又

綸晔自平海卒事即恪遵嚴命徑出福寧仰備前驅且借此一拜瞻光範用慰山斗乃神兵迅發不終朝而流江之冦悉已報平翁眞天威殊非不肖蟬噪蛙鳴者可彷彿其萬一也是舉也不但喜動九重威耀八表而所以庇覆八閩者眞地厚天高不能言喻不然平海之為力竭矣又千里趨利强弩末勢事未可

知萬一兵鋒少挫便至老師糜謂海冦至今未息可也又何餘力能及汀延之山賊哉平海之捷蓋讓老經營其間而翁實成之晔功踈甫行本兵先已報覆綸則濫竽爵賞而翁顧止受金幣之賚此眞曲突從薪無恩燋頭爛額為上客矣然觀河洛而思禹功閩人之公論具在綸竊有餘媿矣綸五月廿三提兵出汀延奔馳數千里至此月廿三方能卒事計至會城乃耑介馳謝道出劍浦報班兵已至謹勒短覆奉布下悰傾仰感戴之衷要非楮筆能盡惟焚香稽首祝翁遐算相一人以綏萬邦綸誠不勝至願不宣

報胡栢泉

海上之事甫畢而程冦又作生聞報即同劉草塘提兵亥順昌邵武建寧二路生力能當之第恐從間道出石城寧化以西似非六月之師所能强之遠涉也翁幸發兵徑從廣昌白水寨扼之若新城一路可保無他矣梁子已遣回生至延平始知其所損之重前謂有司之過亦據梁子之言而云然細訪則未必爾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眞不可不愼哉翁榮

行在何時馬上具報殊不盡所欲言臨風但有瞻企伏惟台照

柬戚南塘

區區提兵出劍浦欲有事尤溪會聞程鄉賊作而西蓋彼黠賊也使之得志則又如辛酉故事所在響應且將遍於江閩之間矣會生於前月十八日至寧化而賊亦以是日至淮土來襲寧邑聞生至乃止尋為黃鄉兵擊走踈其可提兵三百迎之斬其渠魁十二人從賊稱是今皆解散梁道輝隨亦就縳南

顓功踰千級此自辛酉以來未有也想程賊自此定矣顧尤溪之賊屯刧十旬初起於有司之玩寇不肯用梁兵後成於梁黍之垂翼遂乘至數千人今聞公兵且至勢必他徙幸公一急擊之獲功千餘便可撫而定之不欲盡殺也承示俟汪君到再議之蕩平功蹟未上不意部已題覆蓋重其事也公部將未覃恩汪君亦止陞一級功蹟到更別一處但諸偏裨不知遂爲怏怏也望喻之公玉光巳輝潤腰間生巳博一副字弟不知公曾除却副字否公仰之爾高劉俞二

君又忽然在後天地間消長之理固如此顧近之與公皆無子而功名過盛世間顧有揚州鶴乎是又不能不動念或者攘夷安夏功行亦多但不自有則造化亦無所忌耳如何如何不多及

復張栢川

閩人受禍之慘莫有甚於此時而濟變之艱亦莫有甚於此時聖天子惻然哀憫故以數百萬生民之命寄之於翁信非翁無以上副聖意下慰民望者伏領檄教經畫調度果度越尋常閩人何幸不孝何幸海上之事比仰藉洪庇巳草草就緒顧大田沙縣山寇突來而潮倭且欲南上山寇不孝力能圖之潮倭果來止有俞總兵將兵五千待之境上恐恨太少且其兵不如浙之勁幸今門下調來重兵謂宜駐之潮陽一以夾勦潮寇而漳州亦在覆幬之中矣此誠不孝窮莫未敢自以爲是伏惟門下裁之閩中所苦祇是徹骨之窮內帑雖發三十萬至者纔二十萬祇足了興化之事今又將告竭矣翁幸有以教之綸不勝馳望懇切之至

與杜晴江

憶自壬戌之春得奉教言於吳山之上自是翁即去浙而入閩比生再起入閩翁又去閩而入粵山川相望而夏秋之間走介於潮惠者不少也乃多在馬上遣行竟不能馳片楮通候於門下幾於寡薄無情者而心實不爾計門下其亮之矣第未知不肖以綿薄之才素有物外之想乃竟以愚戇謬當重負且值時事之艱未知稅駕之所翁其諒而憐之否昨者以閩中艱危之狀上之當宁下大司農議以粵之椒木給

閩初甚以馮婦自愧已則思粵之主計在翁翁自任天下之重其視閩之顯連若已推納之久矣其又何可恍而不以請乎粵寇之盛綸則知之矣粵之兵馬易集餉給亦有成規非如閩省事事乞隣所費不貲至如閩寇之盛且皆眞倭又數倍於粵故明知粵之多事而亦不能不以請也舊借椒木銀未解尚一萬業已請之百翁已發而竟莫之到豈在途有別故耶惟門下終併惠焉此事在倒懸所謂早一日則便受一日之賜匪直不肖一人之幸誠八閩數百萬生靈之幸也臨楮無任懸切仰望之至

與張龍翁

伏惟門下明德風猷海内具瞻綸也不肖竊馳慕之久矣顧無緣登龍一望顏色乃生平所大歉也茲以駑劣謬當一面之寄每仰藉度支餘沫乃報司計得自任天下之重如翁其人閩中士民舉欣欣有喜色矣其在不肖又百倍恒情也閩舊倭甫爾敗遁又有事山寇方及卒事而海寇又作即水陸擒斬且盡據生倭言同來且四十艘不得不嚴待之自非兵食具足何能倚辦此八閩數百萬生靈之命皆懸於門下故一聞門下司計留都躍然有喜豈漫言哉茲委官報命輒敢附佈下悰臨風不盡所懷尚容即日專候伏惟台照不宣

與李桐翁

續報賊情踪生處在十二日方可從莆陽發行先具稿請教者計翁亦當再報而去差必附尊使同行免臨期擔閣耳賊情甚重若以正兵合戰非二萬人不可今止守定各城而出奇鵰勦待其走而擊之乃爲

得策至於一鼓成擒恐尚俟放班兵至也今年若非水兵滅去賊勢又不知當作何狀漳州賊已遁去泉州亦有小捷北路有賊三枝責之金科葉大正不知終竟如何此賊若走惠安定可收功葢先發兵待之也今所慮不在賊情而在餉金幸翁更議及之餘具載疏稿中皆是實事非敢爲張大也

與林心泉

與兄别且幾年矣天各一方無緣面晤即音問亦莫將焉有懷耿耿計吾丈之於不肖亦當同斯轍矣曩

吾丈之在姑蘇當寇起倉卒之時凡百創始則吾丈雄才誠足以當之弟儕旁觀但有嘖嘖今乃以八閩之事屬之於弟艱虞之狀殆甚於姑蘇不肖之才不逮吾丈遠甚吾丈屬在旁觀其何以爲助耶至望至望今年興化之寇甫就誅夷奈大兵未集之先勾引之徒皆懷資先遁今復導之擁衆而來又將行其故智利則歸巳害使倭當之也但倭奴至於踰萬即强盛之國所不能支況於貴省乎豪傑之才亦將斂手又況於不肖乎昨以窘迫之狀上之當宁下大司農

議又取及椒木此誠萬萬不得已也萬寇在境水陸之衆二萬有奇張口以待哺久矣惟門下垂念桑梓危急存亡之秋其哀而存之則不惟八閩之幸乃東南列郡之幸也

復張栢川

數日方與李桐川道長會署後事宜未得其說忽捧鈞示令人躍然得附名大疏之後不惟地方之幸綸輩亦有光藉多矣宜立縣治非但水口一處此必俟司道議勘乃可會題餘似當先行敷陳方於訊期有待咨日具草請正因尤溪有流來數千綸於初十日至日長汀方在議勦蓋自有山寇以來一味姑息以至於此綸今持必勦之說雖非將官所欲不暇顧也計了此事乃趨入漳南奉候旌麾想彼時潮事亦竣第不知得蒙賜履八閩一慰其瞻否仰切仰切人還率爾布復不盡所云伏惟鈞照幸甚

復李一吾江雲石

弟昨被命而出當路督趣甚嚴即聞道從在上清天上神仙可望不可即也弟初倉皇就道猶意負荷稍

輕稱塞亦易畢事之後便可陳情居信州浹旬乃發鉛山尋有新命閩事壞極矣力小任重其何以堪未代之先凡戰守機宜悉爲料理不復以常格引避初亦有議弟太破格者十一日入代十五日即出視師時新舊諸倭交錯南北弟計重在莆禧乃全力當之二十日申刻入營分哨二十一日寅刻進攻不崇朝報捷矣自是我兵乘勝新寇沓來隨就殄滅前後斬級三千五百有奇自分哨以至班師才七日耳今壽政之寇亦次第勦平所餘祗五百直釜中魚矣自是

則擇山寇最著者痛懲一二閩目前之事已稍稍定矣方弟入境時人人自危以爲賊一薄城望風瓦解無復可爲者誠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也顧輿泉之郊遍地蒿萊今八閩之間半爲瓦礫蕩平則易撫輯爲難治兵則易足食爲難吾丈自任天下之重幸終教之無令旁觀冷笑也兩廣又有潮州之後潮倭寇凡二三萬大總督恐不能爲閩除患反將以漳爲壑也如此則弟何無息肩期矣弟烏鳥之私甫及禫除而奪情之月且居其半弟念居親之喪不計餘則

奪情之月於義得補於心始安擬閩事既定郎以上請弟不知前輩有行之者否吾丈通達朝章望指示之俾有所援據至願至願甫還自軍中章疏屢上羽檄盈廷就使具復殊覺遑且草草伏惟心照

復林西川

別兄幾何年矣雖台顏在望而合併無繇徒抱耿耿耳茲承乏名鎮以得近末光爲幸顧自夏徂秋率在馬上奔馳未緣展候爲罪今兄來伏拜書儀具悉存注吾丈高蹈海濱抱膝長吟鯨波既靜爲樂甚適俯視弟輩碌碌塵埃中奚啻霄壤顧兄雄才傑抱用之未竟此則海內人士共相惜耳臨風幸爾言謝不盡所懷

上京中當事

竊念綸以一介書生荷此艱大之任徼時大幸得免罪訴已出非望之外矣乃茲平海之捷皆仰成廟謨勝算而使不肖亦濫竽增秩賜金之典是皆老先生門下自任天下之重厚爲推轂以風示四方遂令駑駘遠登上駟循省知慚感激無地矣顧轉遷太驟深

惟報稱之艱雖一時公論或偶見容恐終爲造物所忌故自聞命以來日惟恐恐是惟竭盡其犬馬之愚以圖報萬分之一他不敢復計也目前閩境已無一賊而悍軍逆節如三衛首惡郭天爵與延平將樂定海諸紛紛效尤者業已次第伏誅一時景象若有可觀第恐餉給不繼又不知當作何狀耳馳驅數月纔入三山敬勒短狀奉布謝悃臨風無任恐悚伏惟台照不宣

報李桐川

賫杳芝官於前月廿八日遣行計此時已至門下初四日在清流道中復奉尊教當兼程趨至順昌易䟽以上幸命委官少候數日保留會䟽即日具同功䟽以行栢川翁需後議中有難行者生已懇少需之今日之事必言之而鑿鑿可行乃爲有益不然又支具爾據鞍率爾奉報伏惟台亮不宣

復沈會峯

綸愚戇人也於經世大務渺焉無知閩中之役實奉大君子之教俛倖一時日惟恐恐未卜所終昨讀門

下大䟽誠救時之妙劑惟端此犬馬之力奉而行之當自有成効但恐艱大之任終非孱弱之人所能久堪也明公自任天下之重辱示教言有意相助何幸如之顧甫在放班之時且延在幕中俟有所便乃敢相請耳就使率爾具謝不盡所懷伏惟台照

與汪南明

潼同劉宗寅立心行己不敢欺人暗室者其爲政亦顯是苟有益地方即不有其躬固世宦之家老成持重不敢輕率翁深知矣昨尹備賢被論致搆怨劉子謂劉子中之多方報復焉在門下必能辨此生既信其爲人又信門下之知人而必以告者葢扶植善類自不能已於言不徒以同榜故也饒舌不罪

啟江西撫院周㽦翁

翁賜餐鎮撫大江之西大江之西咸躍然以喜而撫之人士則益又喜宜人則益又大喜綸聞而測之曰大江之西躍然以喜謂翁能生之也喜之公也撫之人士益又喜謂翁嘗哺而懷之慈母之於赤子愛之獨至也喜之私也宜人益又大喜者翁嘗念其幼而

能順不幸而盜入其廬且當撫外戸翁必先加之意焉喜之私而又公也翁幸聞之得無以是予能億而中乎若道隣若院隣翁謂得其二綸則得其三二不能生萬三則可生萬以至於無窮如此能不躍然喜以賀耶喜之至而賀之遲不知所以爲賀也幸翁其笑而存之平海之役因人成事偶爾一時翁長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歌之何寵大也函老之事人皆諱言翁獨抗議道其平生何慷慨也屠君之托推念髯翁丁寧至再何篤厚也粱貸之索援証𨚫駁以庇西人

何精切也綸雖駑下敢不拜教但閩人窶甚終當望翁指困耳閩安則江右舉安翁遠畧宜亦莫先於是者夫既以爲西人賀又以爲閩人請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蓋自古而然矣如何如何西望台光有懷舊愛不覺縷覼胥瀆威尊臨風無任恐惧伏惟鈞照不宣

復俞揔兵

聞舊倭已殲其半新倭意在得船恐無盡殺之理但春汛海上諸賊皆揚帆南下此閩中修復五水寨之

力也不知粵中景象竟何如閩兵可遣入粵者秖可五千人然坐粮行粮月費八千金非自湖公咨來與先檄有司爲之備殊未易辦惟公更圖之此咨須滿月初十日以前要到蓋此時正舊放班恐不能爲公久留也關山冦如藍松山藕阿晉近在德化皆授首矣其餘尚千人逃匿山中殆亦釜中魚也過此稍暇可圖練土兵但恨閩兵陷溺既久有司幸泄泄度日求一昔年台州譚太守則絕無其人矣奈何奈何李生已行泉州府取送軍中校書蓋以法羅之不敢不

來也粵倭雖多公用舊日手段威克厥愛蔑不濟者苟非威克則許多奇謀異計皆置諸無用之地往年冊山之事固可覩矣閩粵江西事關一體一處安則三省舉安不然即閩可支持而潮惠之閒荼毒如此江西不得高枕而臥矣比年江西之湖東若匪區區在閩不知又幾大関矣此曲哭之功惟公其知之李超比日作用或可髦三公清塵亦自可喜附報不多及

復阮函峯

弟自得旨歸山即閉廬讀禮不復敢聞天下事至知厚如門下者亦曠廢聞問者久之忽拜伻來仰承翰教但有感竦翁振古豪傑自任天下之重當開府浙福時乃乾坤何等時也又舊在李及泉公之後李嘗以客賞取敗翁懸賞購士動出常格勢不得不與總督公同比專征八閩之事又大非浙比若稍從省約即將士解體一失措置則省罷爲墟與化之變不在癸亥而在丁巳戊午之間矣乃覓爲文墨之士所窘天乎何久而未定乎翁苦心處綸能知之亦綸能言

之顧人微力薄無以取信於人亦恃有公道在人心
綸亦但知持公論以俟天之定耳伏聞屈尊入閩以
求事白介人但增憤惋山居病舟車弗便不能伏候
道左少罄濶悰耶勒短狀一布鄙私附去南明公書
一通敬勞從者轉致臨風但有瞻遡伏惟台照不宣

上張閣老

綸不肖馳仰名德之日久矣卽分緣淺薄未遂瞻依
而毎辱注存則不以其孤遠而寘之眞不識而之知
巳古人有情篤神交者其翁於綸之謂耶幸甚幸甚

顧嘗深念綸本駑下無所取材而忝竊遭逢實踰涯
分昨自入閩得請而西也方乘人子之願卽自此棄
斥巳恨非早乃釋服未幾不知當道何從得之竟以
其聞又不知廟堂何從取之未踰旬朔郎舅[甥]以闗陝
之重要皆門下推轂之意將以老馬識途屬之而未
計其弗能也

復李一吾

弟家無厚植輒事營建勉强支吾昏昏度日遂不知
歲月易邁若此久不通候職此之由非故敢踈遡也

向聞當道查境內士夫有在告巳痊而未起者且疏
名以聞此殆出廟議專屬在翁翁宜脂車以俟林下
之樂無復爲翁有矣弟本綿質非素有志於功名會
所居之位艱危少安遂奮不顧身以求盡吾職分之
當爲至於成敗利鈍未之計也乃幸而有成遂冐不
虞之譽至今不能脫手昨更得報承乏撫關中弟於
西北事雅未有知卽其地亦未嘗一履今顧强所不
能如此以虛名而受實禍誠不卜所終矣翁自任天
下之重西北事猶所究心幸不惜垂教焉得不至於

顚危蹶仆則生死骨肉[肉骨]眞莫知所爲報也此時部咨
尙未至至則恐宜卽行瞻戀甚切亘晤無緣惟仁人
之賜當奉以周旋臨楮無任懇切顒望之至

上冢宰胡栢泉

昨翁自北而南也天下人士咸舉手相謂曰是留後
也非公不可奈何可使一日不在朝廷耶比新命既
下天下人士又舉手相慶謂天意將欲平治天下矣
故使公得君如是得行其志如是豈偶然哉某諦觀
人情如此誠賢於夢卜遠矣卽中國相司馬又何能

方之某不佞又竊嘗辱教於大君子其敢不爲天下賀耶輙有一得之愚藏之胸中久矣遂敢冒昧以獻惟翁少賜裁察焉某聞不待教而能與無所爲而爲善惟豪傑爲然若夫中才之士則皆因乎時之所尙而趨焉者也而天下惟中才最多故自辛酉以前海內士大夫別是一番世界辛酉而後又是一番世界何者所好尙異也當其大壞極敝之時將欲亟而反之其勢不得不痛加芟夷至於人心丕變而止乃今則大異於昔矣而吹毛求疵紛紛而未巳某竊以爲

過矣某又聞之逆瑾之敗固有賢者不幸而受其累亦有不賢者僥倖而蒙其福此豈可以一途論哉至於言論之臣又往往失實以某耳目之所睹記如新城王參酒四明周都憲臨海王布政南海霍知縣此四君子者皆某所謂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無所爲而爲者也乃或以詿誤或以風聞或以愛憎相繼罷去則凡某之所不及知如是者尙多也夫天生賢才以爲世用良不數數而人之卓然振迅能以豪傑自待不受變於流俗者亦不恒有某謂爲天下國家者不知宜何如其寶且愛之而輕於一擲豈不重可惜哉吾翁抱聖賢經濟之學以天下民物爲心操權衡人才之柄切登崇俊良之衷爲當世所屬望久矣而顧可使豪傑之士有阨窮之嘆哉故某於賀翁之初不以幣而以言而所稱引又稍涉疑似非人所共知者蓋爲人所共知則亦爲人所共舉某因舍彼取此以自附於微顯闡幽之義云耳極知狂僭冒瀆尊嚴無所逃罪然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伏望矜其愚與錄其妄某無任戰慄仰望之至

上閣部諸當事書

綸敬啟自履事以來且將三月矣幸地方稍寧無事故未敢輙有興舉蓋當久安長治之餘上下雷同習爲寬大其來已遠事須振作當從其漸要之以信不然皆將以爲厲已而綸且岌然不得安其位矣故姑徐徐云耳誠非爲身謀爲成事計也黃中之黨歸在蜀者業已在揷而在楚爲多恐黃中伏誅之後尙不免有變然亦不甚難處惟是荆夔當專設一兵備使駐之施州經理彈壓而守備則仍其舊更於夔州添

設一通判爲之督餉理刑兵備宜於湖廣列銜並受兩省節制蓋施州附近皆湖廣所轄土司故兵使必以湖廣列銜爲便施州衛軍餉皆派在四川故通判又以夔州列銜爲便至於總督在楚蜀之議謂止在撫臣同心總督可不復設在貴州之議稍苦於兼制之難又謂總督不可不設在綸則謂兼制之所以難行者惟其欲行之於川湖通省是則難若止行於分制之地又稍加事權則亦無見其難也此須博議極當乃敢合疏以請若夫全省善後事宜則又當以次

議行之也茲因奏事人去謹先具狀布聞臨筆無任惶恐伏惟鈞照不宣

寄陳督所

昨閱邸報恭聞峻擢不日且晉陟台鼎與䟽翁同寅協衷以佐明辟慶甚慶甚疎翁想已南發繼峯使蜀當會晤不遠他鄉故知卿足爲樂顧以匪人冒玆重負殊覺縮手更數月弗效且將奉身而退不爾旣久妨賢路且國事謂何在圳巳須一布之能成我志者其在翁乎懸切懸切地方事應修舉者甚多然亦不

敢不周詳圖之蓋廢墜已久譬之病虛驟用峻補恐生他症惟漸理元氣則神氣自生耳第恐蠻夷雜居逆節屢著不肯相待則如之何奏事人去輙此奉候興居端風不盡所懷伏惟台照

與雲南呂沃洲中丞

不肖凡辱尊命皆不敢停晷而行顧自蜀省以至會川動經兩旬而倚辦皆土兵調發亦非一月不能使集非如往在閩浙有素練之兵可以聞警即行且彼兵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生身自將乃易於成

功今兵非素練恐輕於一出致損威重不免且隨舊章責成該道爲之仰藉雄畧必有成功否則生亦曉夜繕兵治器備下孤注一着恭候指揮也東川之兵必自霑益調發爲便去霑益四日尚有一水非造舟難航亦乞先行霑益圖之後查得東川土婦寧着爲貴州安宣慰之族而安宣慰則鳳氏婿也若翁轉請抑翁調安兵一枝以入東川而責令鳳氏與之會哨亦是一策但聞貴州亦有兵事惟翁試一圖之

復雲南呂沃洲

鳳賊既走入七州其利害則兩省同之生蓋不待教詔而預計之審矣顧自滇至蜀會省至建昌道里惟均自建昌至會川又七程文移往返動經三四旬中有大渡河之險若遇風濤咫尺千里又不可以時日計也機會屢失坐此之由非敢不同心耳近建昌兵道蕎望東川一枝甚切生亦督趨再三祇謂徑可由馬湖以入東川不虞復欲取道雲盔而進沿途民居星散糗糧難處故僉謂自貴省發兵爲便故星馳以請業已專官督該府除道以俟又責成建昌兵道用

西路之兵隨其向往而擊之藉翁威靈當無漏網不然併其三窟而取之定可必得也

與葉兵備

鳳繼祖不走七州必走東川一入川境即是川中之事難分彼此也調兵防勦止於境內嶺備兵或用或不用公就近酌處第不知此酋果與鳳氏有無嫌隙鳳氏之母爲嫂所搆至不得其所比鳳氏往會奪其嫂又不與相見皆繼祖爲之主則鳳氏於繼祖固有不共戴天之仇此酋專責於鳳氏多方密圖決然可

得鳳在此既定安氏在彼又能爲鳳族雪恥信女中丈夫矣決與奏聞陞賞諭令勉爲之或又謂止宜計取不必動兵蓋繼祖既敗之後相從者不多若用衆反致逃匿不如多設伏邀之但此酋舊與七州東川連姻恐有爲之地者若不設兵待之恐得獲亦不免爲奸黨奪去此調兵懸賞所以不容已也幸更遣停當官謀誅鳳賊若本院只問鳳氏要此即是鳳氏至親亦當權諸大義割恩擒獻而況有不共戴天之仇乎望留意仍差人往探聽彼一動則此酋便到愼毋

有後時之歎也至切至切

復當事

黃中往事據險爲巢將欲盡誅夷之使無遺類必以十圍之法假以歲月之久乃可得志而當時欲速成功至仰面攻人則萬萬無可成之理雖嘗擣破牛欄坪蓋在兩省既撫之後不撫則何能破之此湖廣撫之未爲不是第恨太早耳加以小人利口譏搆其間以致諸說紛紛有由然也爲贊當黃中之說此又不知事體之甚兩廣有事大征其四面有受招者必給

與撫安良民旗榜遣一官與之坐寨使反側自安乃
相沿常規即襄毅公陽明先生不能易也湖廣既招
黃中而待其黨以不死又安不置赤心於其腹中制
馭苗狄之道惟威與信楚蜀之地其爲黃中之類亦
夥矣若得一黃中而失信諸夷又將何以善後哉但
蜀之所爲名正言順要其終亦不得不撫楚之所爲
駭人聽聞而實得知彼知己之義今藏厥渠魁以明
威而罔治脇從以守信可謂兼得之矣謹因明問而
折中以對惟老先生其裁之施州兵備貴在得人前

已陳之矣臨發偶見邸報以楊一鶚知承天則廟堂
之上固已憐其才而知其枉矣綸謂備兵施州即楊
一鶚可往年以才名改爲南職方比守建寧亦頗有
措置蓋生所習見者謹舉以備採擇若有一毫私昵
於其間即人非鬼責其何能逃臨楮無任竦仄之至

復兵部吳侍郎

李貞張鸞同與差官至連奉手教知此方事體之詳
與垂念之切恨未能奮飛以至左右共濟時艱顧元
洲公尚未有來期弟初次往迓者此時亦尚未返蓋

弟既得報之遲而元洲代報又遲自梧鎮至浙省亦
須一月宜初差之未反命也弟已於仲冬廿六日梧
鎮啟行徑往南罷候之但不敢輙出境耳得代後即
兼程前進弟須取浙江至楊州起陸蓋舊部士在浙
者亦須收拾二三十人從行也計與戚總戎當先後
至京但此舉關係甚大必欲破百五六十年舊套與
虜開陳一戰非計出萬全非得一極有擔當大將身
任其事不可而今日極有擔當極知車戰之妙可勝
大將之任無踰於俞總兵不知當時部議何故遺之

俞戚與弟同事最久弟知之極眞一譬之李一譬之
郭此眞世俗之論若弟之於俞則嘗以社稷之臣許
之此語向在閩中如汪南明戚南塘周洞巖皆稔聞
之頃時人未之許耳後此者非在粵中得遇翁明眼
幾埋沒一世豪傑幸今翁在本兵而弟復有此重負
若不使此老得揚眉吐氣掀天揭地做作一番則妨
賢病國之罪不在時人肉眼而在知俞之深如翁與
不肖奚可哉奚可哉今戚既已行取弟尋嘗特疏薦
俞弟疏中之語不免駭人聽聞而弟則皆道其實事

䟽上時幸翁一力主之無為不知者所沮至望至望
預懇預懇向弟一得報即取俞至梧造戰車試之破
虜着數已十得六七所患者戶部錢糧與燕趙之兵
不易募耳若弟意必得吳越之士以為北士之倡乃
克有濟蓋北方之士雖勇悍慷慨然頗為虜威所刼
且其性又不耐久南方之兵強悍剛勁遠不及北而
能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故能成節制之師以收堂
堂正正之效使北人一目擊之因而感發興起則其
果敢之氣誠有南人萬萬不及者故用南人者所以

作北人之勇破北人之惑非所謂燕趙之士果不如
吳越之衆而故舍北而取之南也以弟與俞計之合
南北兵須得三萬六千人乃可濟事歲費餉六十萬
尚恐計部難支乃昨得戚君報揭謂非數十萬不可
此則強人以必不能從之事恐聞之者適為之駭然
耳何如何如弟至京計在明春之仲是亦兼程而往
至於事權必須此身有所歸着若悠悠無定即一步
難行恐非所以重國事責成功也此意翁籌慮已審
然不敢不以共白誠知所係之重不得不謀始耳冊

大率爾具復言不成章伏惟台照幸甚

復吏部朱侍郎

弟前月廿五偶出行邊沿墻履險陟降山坂日不過
二十里而近纔周兩路即踰半月回鎮即匆匆修候
方恨其遲未兩日亦辱專使持書儀自雲霄而下祗
服教言恭拜珍貺種種皆肉兄之垂情逾於不肖念
兄之篤矣感甚慰甚兄之隆德碩負敭歷中外所至
樹聲廣業追配前修乃餘二十年始復入朝聯官三
品何其遲矣然台衡之重匪朝伊夕國有老成人蓋

社稷之福搢紳大夫所依以為重也況正當服官政
之時乃遂以蹟日自驗精神為諭何耶非弟所敢知
也薊昌之地重山入雲峻絕如削足稱天府而自庚
戌以來頻致失守非其險不足恃守險之非人耳由
今之道無變今之議即年年設備年年可憂殆弟所
謂戰不成戰守不成守無一之可恃以弟之愚必欲
以戰則可以必勝以守必固乃為萬全所謂守則必
固不過因其天險而稍加裁成輔相之力不過費國
家十二三萬金則東距山海西至紫荊可為永世之

利戰則必勝亦不過卽此見在兵粮爲之綜核鼓舞卽可轉弱爲強二三年後漸可罷入衛之兵以蘇息西邊之困此弟計之甚審故初任之甚堅奈以才劣望輕動不見信每於細微處則或相從輒謂委任之專至有關鍵肯綮反爲浮言所奪有志莫就歸志遂切若朝廷果假便宜得自展布待其三年無成乃加誅罰卽當死生以之何敢有去意也

與諸當事

張相公來書并趙總兵揭帖抄白一通奉覧果爾則

地方萬幸然萬萬無此理矣但獨石近報不見一虜東行而尙智又報雲谷邊外並無一虜或者悉衆東行如前日東報往可可河套合土蠻南搶乎如此則黃花西可無事我輩得專意以備古北以東亦萬幸可成功矣第又有人言俺酋老不自出止是遣兵亦是一說法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爲今之計惟多哨嚴備至月初便見明白矣如果西賊解散報中之意務如相公所示至望至望老酋不來卽把合土蠻矣

又

張相公書抄白奉覧所慮極精審但僕之臨邊與白川公東顧必俟賊稍有定向乃可決於所往若貿貿所之反於調度未便也適附去調度草帖果如所料事亦尙可支持但恐俺賊入懷來川黃把犯黃花古石我首尾難相應矣奈何奈何前日公言賊犯二路止顧一路此决不可必二路兼顧乃無後言若一路失守事在灤東尙可爲若在灤西不免舍外而趨內二路俱無用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又

調發應援大畧與公細商之此因聞賊在灤河上稍故西自古北而起若更寬石塘黃花局面又不同也如何如何

又

處莫矜功牌封送公處一則恐聞風逃去一則聽公酌並賊情緩急而行賊報巳眞必斬勿宥賊報若緩從末減之限期稍寬者專爲此也適得許勇自懷來傳晏言老賊巳西豈不與把黃台耶如此則其勢亦

臧矣但把黄亦在必犯不可不萬分嚴備也

又

莫矜功二次有行先則密之恐其逃也後則彰之欲傳之遠邇也然皆有密說事急則必斬勿宥緩則從末減如公所謂取守備不該招由立功回報報到之日僕批行解赴軍門綑打因發立功乃可以了此事其末減之事公當衆力主之使恩有所出而軍門之威不褻則善矣

又

遼東之搶必在九十月至三四月水涸氷堅乃可得意五六七八九月前半月水溢河濶不能搶所以不可信也

又

土賊先動望公仍照應東方即黄花有警公止分兵一枝來守大水以西使僕得專心西顧惟黄花有失賊入內地公即舍之將全營而西合戰撫院來時亦止帶兵一枝可也如賊不犯黄花而犯古北以東則照昨議而行我輩有餘力矣馬松太討賞屬夷曾否逃去而倘未也每日賞當二三名優待之非阻其不來欲得報之眞耳如何如何此賊或止分為二大枝一犯東一犯西亦未可知蓋前日宣府探報黄台吉有言去搶上年跌殺達子地坊可慮也若黄花信已的實公當加意東援馬松又似在所緩矣

又

西賊初九日盡數東行殆與灤河上稍賊相合薊鎮事在旦夕矣無奈諸將尚在醉生夢死中眞可恨眞可恨惟公更一嚴督之且語胡守仁勿為諸邊將所

誤此事惟應機甚速常如賊在目前便得先發制人之義若專信尖哨開口便言不妨如陳勛輩鮮不悞事矣幸留意幸留意方金湖與郭老先生書附覽此書在西賊悉東之前故有未定之辭也

與戚總理楊軍門各一通

加級加銜已具載復軍門啟中矣謹錄一通奉覽中間冒濫者固知無多但如中四訓輩不免礙眼錢勝先年逗遛不進致使怨撫兵備皆緣此去官事後復屢屢欲薦而用之此薊鎮諸將所以視督撫總鎮有

如弁髦而任意誣上行私不爲怪也公獨不念此耶今之從仕者即門卒在前官壞事者後來者亦必一痛革之何於此輩乃姑息如此生昨年處李康民處崔錫豈於彼有深讐耶亦爲後人計耳又原任客雲兵備盧鎰以牆子嶺失事夤緣復起去年大察畢竟黜之憑詔即復職告求開俸畢竟立案不行此皆有巨力者又何苦堅執如此不如此則邊事終爲此輩所壞莫之可收拾耳故我輩不知則已既已知之不能大創又張之可乎是皆大節目處不容不直言相告也楊瑄嘗言之軍門非爲昌鎮特以客標車戰頗謂前軍門失其故步欲令楊瑄一改正耳今之議車戰者原未得車戰之法往往以車行不及虜馬爲言遂欲以騾駕車若不知機宜不得肯綮即用騾駕車又能追及虜馬耶且以未嘗見虜之衆佐以不解人意之馬率然與虜數十騎相值必至敗事何必大虜也其時遂罪馬不足用遂使千古車戰之法廢而不講究哉究哉故僕謂惟輜重可用騾駕惟保定車營可用騾駕以便趨援至於臨敵亦必易騾以人其餘則但當用人乃爲萬全之計省出騾價草料於沿邊多車器數營使之不移而具則又通融之法是或一策也昌鎮易將之法亦即當圖之餘不盡

與楊晴川

歸與一動機非在我事益難爲相公曰既然如此中間不願去者必多再與當事者議之脫得免此甚善且言老先生更有何策生因應之曰前日題疏已云聽戚總兵審其願留者今尙未見報至容催行將三營南兵不問該班不該班通聽審其願留者若千人不願留者若千人除願留者外其不願留者若止三千人即令遣一官押回浙江歸農部中亦遣一司官同去將就于彼中細訪人情募其無家者前來塡實步伍如漢人募民實塞下之意是亦可行但須懸一賞格如能募得一百人者即與百戶五百人者即與千戶合得三千人差去將官優處之如此人必樂從若不願留者至六千之多則分爲兩年發回相公曰如此卻好望詳計之即稍遲復其本無妨生連日又聞近日南兵來者頗多即舊兵亦多娶妻生子不

願同也夫南兵肯在地方娶妻則不復戀家鄉肯久居之人將官往往禁其娶妻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望翁即以此意示戚總理趣其作速審實咨報以便題覆衆兵果肯久留敝部更當與議塞臺與處塞房每三千內仍取五百人擇一有心計者領之給與東方拋荒閒田教其改爲南方水田使他日兵食皆足是亦經久可行之策如無閒田即官買給亦可以一千五百人給與牛種耕具屯田三萬畝一年可得南米四伍萬石其利甚溥嗣是充而廣之何憂無食與

無兵也謬見如此必候南兵今番處置停當乃可議此非楊叅將往薊按院便中過此相見已令赴翁面議若果願回兵少募兵之事即屬本官爲之他日屯田之任亦可相屬倘有端倪及中間事體未安處仍先遣楊叅將來此面議也

復某公

僕非以病臥聞召强出誠謂主少國疑之特辱備位大臣當同國休戚義不容後明公所爲多方相行意亦或在於此至都下日侍至尊眞所謂聰明天縱聖

敬日躋好學勤民寒暑不輟三代而下繼世之君若此眞不多得自是天下不愁不太平但要天下人心共相保合乃受用得此太平耳僕先以過勞輙易感冒晏疏乞歸葢自附於有道不易之意但聖明慨任必不聽今亦無如之何矣郤還謹此奉寄潤悰且以爲謝不盡種種幸惟心照

復張心泉

生以紙薄且多病早衰謬膺重負引去爲宜乃逐逐再三疏至五六聖恩竟不聽去又罪及言者此心益

不自安此念不欲復萌所謂進退維谷實不肖之謂矣遠辱手教感翁相念之深抑將何以爲不肖處乎懸切懸切郤還謹狀附上謝悰有懷未吐統惟台照

復汪南明

承教至精密矣幸即上之司農公當無所異同有之亦當力與之諍矣楊天津乃其至親其言甚決此來眞妙着也

又

京東兵食讐議者十餘年迄無歸一之論葢緣討論

未精籌畫未嘗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可久徙爾紛紛莫悉究竟今翁竭一月之神遂定爲兩鎭之例自是當𠜂事者且有所藉手而神京亦可無他虞翁經世事業即此一事亦過人遠矣此相公所爲心服而不肖即退避百舍猶近也昨復往會司農公亦無異辭大疏一上即報可行矣不肖實駑下前景君代入病疏中甚感之乃緣是得罪心殊未安今惟捐此一軀以報主上靡恤其他但力所弗逮綸則已矣國事謂何翁幸甚教之

與張爺楊爺各一通

綸昨以病得請且有終焉之志仰荷老翁深知有此重畀蓋亦取其有任事之愚遂用之而不疑綸亦自慶遭逢以爲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亦遂翻然改圖將欲効涓埃之報非徒然耳乃自受事以來舉動乖方大失輿望上辜付託下負初心愧罪又何可言茲懇切求去誠萬萬不得已亦萬萬不容不去也伏望老翁成全俾得以微罪行庶幾可保其平生老翁之恩眞與生我者等矣

復張心齋

坐營中軍謹如來教夷情奉有成命惟翁審處矣寧前臺則實矣但牆與之俱實恐軍力不堪非經始勿亟則先此後彼其勞來之意必從其厚毋過爲節縮則人忘其勞而事可望集矣如何如何

又

虜情如此以兵力邊關計之誠爲可虞幸有文武吉甫在自能八面受敵耳私心惓惓惟加餐自愛餘不能爲助也奈何奈何

又

承教王酋雖暫脫死然亦釜中魚耳惟責成諸夷購之鮮不獲者計翁已有定算矣寧前臺工不知如何臺墻並舉生心實難之向嘗作數字與李兵憲議此不知曾達諸門下否翎還幸爾附報仰惟台照不宣

又

諸酋叩關伏罪情詞眞切天恩浩蕩何所不容明公宣威布德其爲朝廷增重多矣孰謂封疆不在得人哉

復王劍川

伏讀函教至於再三翁之所以爲不肖者至篤厚矣顧不肖自分實不勝此艱大之任嘗面言諸坡翁必於求去乃坡翁過爲獎借主上又過聽之遂不得行然此志殊未堅會有奸宄之事乃未敢再陳耳不肖平生愚戇不能與世浮沉往年得請還山已決終焉之志茲出蓋萬非得已若不見幾明決遲延歲時將上負吾君下負知己進退益無據矣綸雖未面識翁而私淑教誨業已有年翁亦嘗以不識面知己教之

愛之茲可不一爲之地乎懸切懸切謹因郵使附上謝悰貴體遠和亦旦夕事耳千萬加攝慰此拳拳

又

綸七月念一日食頃會聞長姪之變傷悼之餘不覺露坐久之遂致飲食停積因而洞下者旬日今雖强出視事未獲全愈故晏辱翰教尚隔一一裁復何期旦夕賤恙犬馬微軀致蒙長者惓惓惠問揣分曷堪但銘心有感而已翁籌畫邊務懷附夷虜百倍其勞即今虜王納款輸馘格心保全民命計安國家勳猷

既茂陰德亦多乃復使翁有愛女之傷天道無知如此耶殆亦偶然之數惟翁萬萬加攝上慰九重萬里長城之托下荅夷夏蒼生之望當今之世內而朝廷外而彊埸蓋不能一日無翁安可以去爲也黃酋逋逃盡已獻歸諸虜貢市業皆完報今歲邊廷又受太平之福生華亦荷帡幪之賜大抵虜王而在似無慮襃盟那吉襲封亦可望歸附由今推來其爲中國之利甚遠明年尚未足憂不知翁以爲何如

又

比者內事紛紛賴君相一德弗致滋蔓其有補於元氣萬萬矣讀翁來教眞能以君相之心爲心宜其喜溢言外也馬帥業已得旨旨下即推是爲二月廿九至初二日始奉台諭追無及矣代郭者爲劉國皆翁藥籠中物也第二子規模稍狹化頑鐵爲精金大冶中當日有變化耳所議養廉地土因石毅菴言郭在鴈門過於避嫌以所有官店棄而不用故特發之使之倡勇有資蓋亦坡翁教之也翎還謹此附報

又

昨讀來教與大疏盡議彼醜之詐尊國體伐虜情柔遠人安邊塞胥得之矣何期部議偶幸畧同今故不必再瀆但以咨請專候責問人還會疏一至即便題覆其撫賞之費止於三四千金在朝廷亦不吝此至與之置長鉗束尤不可已者惟翁便宜一字不敢相異上谷將軍病勢如此奈何必其決不可起乃可別議不然羣情尚以爲未宜輕動也鎮部相爲表裏鎮安則部亦安鎮危則部亦危生與門下政不共念但有所聞與事未易處者不容不以告耳唯翁幸甚教之

又

伏讀大疏引用趙充國事當時雖成坐困先零之功而議論紛沓詰問至於再三即人主亦惑之矣今翁當充國之位而君相一德即有繁言畧不爲動視充國所遇奚啻什百已耶此固翁忠誠所結而亦天意欲以靜塞也虜中所請官賞一如大疏具覆得旨矣不肖固引三衞陞賞之例爲証亦將以杜羣喙也

又

承教諸備鉄業已先補之矣代王化熈者乃范恭亦於翁先疏內用之葛臣知其勇畧在化熈之上容復覆處之也翁所薦諸將未及與之增秩蓋緣閱視疏甫有命未宜重複耳前此所用諸備乃按將才簿推之要皆翁與吳環洲薦來者內有弗堪則生寡知人之明若李郎實無所與其間也

復吳環洲

歲事更新恭惟勳庸與時並茂福履與日俱新朝廷倚公爲萬里長城不肖待公以追謔者其爲欣慶當如何若不肖則徒老耳亟自引去庶幾知止之義何能如尊教所云也開疆拓土誠不拔之業但昨司中檢查章奏者尚有未畢之工不知如何惟不惜批示乃便題覆也

又

上谷要區仰荷雄畧盡成天險保障之功優於斬獲眞明公之謂矣朝廷方議殊錫以答元功翁又何謙之至也岔道之東所謂增臺不知工料之費有所處否此陵寢後蔽即多費不爲糜顧堅久何如耳惟翁

千萬畱神彌還輒附報不盡縷縷伏惟台亮

又

岔東土墻乃陵寢後嚴其防守雖在宣鎭而利害則關薊鎭也生庚午之歲嘗夢世廟在一幽室中命與修理後房生夢中因舉楊秉中出則有先母舅羅姓者在焉問生舉何人生以楊爲對意稍弗樂遂寤昨因堯山有南山建臺之議遂從中贊成之又恐孫朝梁者未知位置之法因言之劉臼川公令楊總戎一往觀之已乃憶夢中事似爲今日蓋土木變時敵鄉

羅都憲諱通者守居庸有功至今廟食其地夢中羅姓者殆此公所托也昨得臼川公寄來書圖其臺但是實心且上無重屋恐守者在平時既無安身之所於臨敵亦非萬全之策計其功力所費亦不甚遠欲爲永圖難惜小費惟門下再一籌之其費卽欲內處生亦當爲力圖今內而相公本兵外則開府皆同心爲國者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陵寢重地失今弗爲復難再舉故敢冒昧以請如以爲可卽望委官將昌鎭隆慶三年所建磚臺一倣其制用費若干再一具題

酌其衝緩次苐舉行惟堅久不貴速成惟翁裁之仍不惜誨教至仰至仰

復吳會甫

昨歲貢示之叙凡在地方同一憂勤至於戰守之備則明公爲勞獨多乃讓賞君此心甚不安亦知明公有道義者必不爲評況名世事業或亦不在此也何如何如歲事更新昏庸日甚方撫景自悲何能如來教云云行且從吾所好不敢久妨賢路矣

與吳堯山

數日嚴寒方念旌節周行絕塞勞苦何似伏讀來教則又觀風虜庭極目故藩名王獻醴從吏交酬如此襟抱如此光景屈指今昔能有幾人翁眞儒然男子大丈夫哉羨甚羨甚想雲中戰守之備亦不殊上谷大都禦虜之策自設險練兵堅壁清野之外別無奇筭翁茲一出吏士爭相鼓舞爲國家圖世治安在此行矣顧綸不肖何幸躬逢其盛聞雲中寒威又十倍上谷惟千萬保嗇社稷之躬慰此惓惓

復宋禮齋

今可爲邊疆建長久之業以報朝廷者惟有設險一節爲實用耳但不肯實心任事者往往謂設險則無人與守以破此大議生謂即如雲中之邊六百里有軍七萬若寸寸而守之誠爲不足但無六百里皆受敵之理若以三千守臺三萬赴敵一萬雜作尙自有餘何謂難守也且昨王敬所公謂彼七萬者堪戰才萬人是寘六萬軍於無用矣若有險可守則彼六萬皆有用之卒何其見之舛也不肖方喋喋言之知音者甚少毎爲之太息流涕獨公毅然以此臺自任眞如空谷足音在生當爲朝廷百拜謝公敢復勞公謝耶竦息竦息

復鄭範溪

閣下具文武才斷歷中外所至樹聲其爲聖明眷注久矣茲者榮膺特簡開府晋陽在不肖葢以爲晚門下復謙言之何耶恭聞熊軾至止先聲四馳旌旗變色是足以寒𤩽裘之膽而伸撻伐之威矣三關塞垣幸多取辦目前無爲百年之計者至丫角以抵老牛灣亘不百里尤爲燃眉今幸得公所謂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也前貸廵察具題業已具覆得旨覆疏中云云葢訏前此撫晋者頗失先後着實在簡命未下之先若先知爲門下則又何敢乃爾也統惟台照不備

復沈對川

以明公資望昨起東山宜即入佐天子撫綏四方乃復藉重開府晋陽誠以全晋重地非公固不可耳承示議工非難修工爲難眞爲極論綸則復謂修工非難修而可垂永久爲尤難然天下事實在人爲以明公才誠何事不可濟也行部復凡百經理千萬不惜見示生雖庸懦然不敢不與公同心相應如左右也

復孫立亭

明公蒞鎭未幾積弱振起旌旗變色眞俄傾之功矣且設險之事輙復以身肩之非才誠兩合而能之乎比膺金綵之賜誠爲功高賞薄葢綸葦不能表章之過也伏辱言謝但有愧赧鄙還肅此附候不盡所懷伏惟台照

譚襄敏公遺集卷之二

復孫立亭

二年臺工先期報完非明公忠誠任事率作多方曷克乃爾叙功在薊昌雖有定議然彼此事體不同難以執一論也惟翁殿最當一一具覆耳

復當事余

昨都門獲再挹光範良慰渴悰顧乍見輒别積愫未伸但有深歉恭聞騶車至止先聲四馳風淸奬肅何速如之明公於天下事如燭照數計推無不準乃復

惓惓谷諏迨於不肖何其虛也諦觀往牒國初虜患多在西方故紫塞之備視他關獨嚴先年林木欝然今大異於昔矣況士馬凋耗尤非昔比昨緣行邊使者有建臺之議幸撫臺同心完且幾半今又荷明公共成之則東至山海西至龍固有金湯之固國家永無門庭之患矣此一得之愚敢以爲明問復者若他則何能贊一辭也

又與當事

伏聞彼中邊備之詳何任浣慰桑土之撤在平時誠覺勞費至於臨事所藉良多若不此之圖惟曰待其來時當與血戰奚可哉奚可哉邊將往往以此欺人卽殞身僨事不之顧矣今遇巨眼已無所容其奸但千萬稽其成績則忠僞可立見矣翁所至必有經畧幸不惜先教得早見諸行事尤爲邊塞之福也

又復當事

三鎭之事賴翁石畫可爲萬里長城矣雲中之邉信如尊慮謹當究其期限若能經久卽十餘年報完未爲遲也但華夷界限聽其蕩然有所不敢耳

復戴晉菴

中國與胡騎相角未有嘗勝之策蓋自古然矣尙幸天限南北有此險阻王公尙矣卽以秦人之强其力足以併天下至於備胡一着自長城之外無他畧焉我太祖太宗迅掃腥羶至於南望北斗則古今絕盛然亦因其入主中國慕我冠裳遂失其故步耳今欲修祖宗之業必先以守爲戰則設險守要誠爲第一義讀翁來教眞邉疆不朽之業也豈復敢吝費哉惟翁嚴行稽察必足以垂久遠則國家之藉賴多矣

復方金湖

秦中事生嘗諷議之屡矣昨得大疏明目言之匪徒
爲虜情實所以重國體也故奉有嚴旨如此自是邉
事其妥乎虜酋每年造爲虛聲要我於市誠犬羊狡
詐之態亦我每事要行宣諭有以啟之也今東報青
酋果爾解散惟長昂有衆一二千假青酋名色欲往
遼左做賊耳若數止於此至遼未必得志也順義貢
馬旣至河西青酋當不至甚遲矣

復郜文川

恭惟門下榮膺特眷節鎭全陜此周召不得兼者而
翁兼之非其才美事事眞可比隆周召顧可輕畀之
乎代者巳喜在近計節鉞此時多巳在關中矣未緣
裁賀乃辱教言何逆施也生初以人言堅意引去今
主上處分如此又當死生以之何敢復恤其他但用
之弗効卽主上且將棄之誰謂欲歸未得也

復王繼津

聚工疏大約內有勞者從翁前疏論之矣所遺皆其
小者宜從軍門犒之耳然不具題不足以了前件也

近趙玉泉公與朱肅菴來言病相公意甚不樂謂非
人臣致身之義翁幸夙駕亟趨新命萬無再請爲也
臨風無任懸切顧望之至

復陳幼溪

恭惟熊軾巳抵關中先聲四馳旌旗變色自是聖天
子可無西顧之憂矣綸荷教念業巳有年昨以迂腐
謬肩重寄非翁鴻力左提右挈寧堪至此今則孑然
孤立論心無人不知翁更念及否乎洮岷諸番必須
一處然山川阻險謂宜動出萬全茲藉翁雄畧且將

七擒以服其心不復反矣翎還率爾附謝教言不盡
縷縷

與趙汝泉

前江洋寇警與移省郵傳皆巳如教具覆得旨矣江
寇之猖固是捕卒柔懦弗振之故然什則圍伍則攻
在古人用兵亦往往如此葢一則有生一則致死若
勢均力敵未有不敗乃翁事者自是惟稍增戰艦更
益邏卒嚴法令重責成或者亦一當務之急乎昨者
明旨必欲責之鄰封爲之協捕而戢君亦不免於任

俸誠弗易視之也伏惟明公圖之臨風無任惓惓仰
惟台照不備

復宋洋山

今歲海上之役可謂萬全奇功矣若不亟加鼓舞他日何以使人用命但必得一勘乃可議請此雖舊格近復有申明之者勘至即不敢踰時刻也翁之經畧海上眞寢食俱忘曲突徙薪焦頭爛額兼有之矣至於來歲之備眞不可不預爲之處也陳童江三將先已處之顧總兵今亦議行水陸增置兵將必翁具題

乃可耳餘不盡所欲陳伏惟台照

又

請經畧海防大疏非具經世鴻猷誰能有此即主上亦亟稱之何況吾輩業已得隆旨矣後之繼今者盡一弗失即久安可至寧論目前哉馮憲副果於任事眞能以翁之心爲心者與舒王足可稱三傑矣兵不貴多貴精其翁韜之謂耶前翁揭至會浙東有俟郎以處徐參蕁又以朱英改守備比得西臺咨知翁意亦如此何幸畧同也

又

遼左之捷信曠世而一見也但以坐而談議之臣與仗鉞臨戎躬擐甲冑者同時而並功則濫觴之極言之即爲汗流浹背耳翁既爲之好辭又從而加禮焉不益令人赧乎而前日蒙恩所不敢固辭者緣主上方欲以此風示天下耶請自隗始之意不然何敢貪天爲功居之而不疑耶對翁敢述其意聊以解嘲云爾無益擒獲且盡具見神畧大疏業已復上矣至於經畧江洋措置城料尤爲艮工苦心其他則盡其在

我安能每事狥人焉

復謝松屏

頃海洋之警固卽昔日之傳也賴明公雄畧多備稍挫前鋒計今業已盡就擒矣不然屬當節省之後不知何如獗猖桀毒也顧邊海綿曠風色無常豈能保不登陸惟陸有以待之不惟可無深入且將永有創懲矣日惟洗耳以俟吉語軍務爲勞愛莫能助統惟台照不宣

復殷石汀

荼惟嶺表功成海邦底定以十餘年逋誅之寇一旦掃蕩無遺非翁忠誠格天雄畧邁世曷克臻此驛書一入喜動天顏懽騰簪笏即報功之典尚不足酬元勳然特恩異數蓋亦數十年所未有也綸不惟幸追瘝曠之咎且叨胥餘光不覺愧感交集耳翹望謹勒手狀附上賀悰臨風但有踴躍統惟台照不宣

又

昨議功初擬以文廕復議之再三乃得武廕錦衣副千且世襲不圖旨內偶失世襲二字此時令郎抱咨

至日當爲再請期在必得耳兩辱盛儀但以厚故未敢祇領統惟照亮不備

又

粵東之事賴翁經理可謂絕盛難幾洋山公亦不難作曹叅者惟翁更以心法相授則地方真可百年無事矣李君者荷翁玉成而北川公更荷麥舟之助此皆誤聽不肖之言則不肖之所感又百倍於二公也南明公竟飄然以往生以孤立無朋亦將圖解去所以肩此重任爲天下造福舍翁其誰乎惟翁千萬俯就之

復麥洋山

翁節鉞冉蒞西江保我士庶飲食教誨即父兄於子弟不啻過矣即今士樂其業民安於野熙熙恬恬甚盛甚盛第未審河內寇公得借及滿歲否也敝府南廂城宛然遺址原據高嶮且壕又深濶未廢也千金坡因舊爲新工力視昔十三耳二事皆經始於鳳竹雲門二公祖非翁孰能成之此士民所惓惓有望也南城人無間然惟千金坡說者謂縉紳大夫以爲風

水而設然風水之設灑西澗東古人行之苟可利民宜無不至況不顯顯風水也又南豐以數百之兵治一叅將似屬冗員又在南豐與兵道遠不相及謂宜易之守備移置建武付兵道鈐轄似更便宜此意昔亦告之鳳翁緣有花園之事又請了此而後議之今不知尊意爲何如也會巽川桂道長行謹以附請前二事想巽川亦當面陳統惟台照不備

又

入都會未旬餘即沐函教重以腆貽乃前使未發後

使踵至翁於不肖何惓惓也綸之此出誠謂君相一
德千載一時妄意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不欲負此時
耳無奈智識謭劣資性愚昧不諳時務動輒忤人上
負聖明下慙知己祇宜亟圖引退恭教所謂煙霞與
長不肖以之當今主上有必爲堯舜之資元輔有必
爲伊周之畧挽愈趨之勢躋之三代之隆實翁揚眉
吐氣之秋不肖惟稽首台階祇誦福壽而已大疏抄
下既遲而歲暮章疏日十餘上大都資序而來以至
延及開春而不肖又以兩耳瘖塞方在乞歸坐是觸

留使者愧罪何言謹勒手狀先布謝悰旬日之外後
使當發卽在浩然之時亦不容不勉寄數字以寫寸
衷西歸而後且欲乘興一走太和但不知節鉞尚在
邵西得一良晤否耳眞切眞切

又

自節鉞蒞鎭以來諸所措畫咸協機宜坐使嶺海肅
清法令齊一不肖豈惟藉以安位逃責亦竊剩有寵
榮方恨愛莫能助乃辱尊念惓惓何逆施如之感謝
感謝浙兵更番甫疏報罷然等費耳卽增募可得但

必得一賢司府監督以往不惟省費且無他虞若部
議責成則至切矣其借餉亦已言之司農司空今二
部當事足稱同心宜無固執也兵進三月勢必告疲
必得三萬更進攻之一月乃可盡絶可無再舉昔古
田不無後議少此着耳此賊别無可歸更留遺種依
舊爲患除兇雪恥去害安民不得不如此但婦女與
童稚或可生之緣此有買爲奴婢者他日不能復聚
是彼一線生路耳不識高見以爲何如三萬更進俞
督府嚮有成議謹録一通奉覽知廟算已定無裨高

深但同心之言不覺縷覼統惟台照是幸

又

任非常之事者既貴有其才又貴有其誠今翁才誠
兼濟於粤事又何有哉每讀來書拳拳以弭師羅旁
爲念諸所題請在敝部者不敢不相應如左右手亶
計部與水部倘未盡知尊意但閫以外將軍制之其
權宜實在翁也浙兵部議五千想已足用今代松坪
爲鳳竹公祖則共濟之義尤切必獲如所願矣賞格
因前後具題不一今既欲通行不容不詳檢故爾遲

之二三日間即可得旨特勅即於此疏中併請之矣

復楊按院

久不陪高論極多耿耿比得教函輙諄諄數百言言言眞切足仞大雅嶺表負海阻山地大綱淵生嘗謂必從狹治乃可久安昨讀大疏令人絕倒且傾心服之入朝會諸大老莫不皆服顧山氛甫浄海波未平當道尙以安輯爲言意將有待生遂未能固諍然公志必當相成也

復曾確庵

劉將軍業已得翁留用矣再造之恩皆公萬鈞之力也若不竭盡生平靖此一方報翁知已非大丈夫事矣安郭二帥昨皆如教用之二子皆戰將想能爲翁効一臂也目下初痊不能悉所欲言惟洗耳以聽佳音上慰王上西顧耳

又

嚮者賓兎之事於疏尾復添一蛇足意且爲大方所笑仰讀來教又若有取焉悚息悚息於時宣諭之意因三邊諸當事數以爲言廟議頗不然之後於他疏遂奉明旨云云其指蓋不在蜀想翁知之矣建武更設四學校武備文事兼有之大豪傑施設規模宏遠固如此翁還朝且握把柄劉將軍益有所恃況墅庭公亦善將將者乎甚幸甚幸舊例差官捧咨即以奉迓昨咨從貴承便賫以去且近例擾驛之禁甚嚴不宜從本部先犯之故尙有所待耳

復王敬所

恭惟令子姪聯翩高擢此公家累世積德與翁力任天下之重之報而靜樂風木亦若有默助焉甚慶甚

慶承示明歲運已有條緒此翁艮工心苦至誠所及天必從之無可慮矣閩中小醜業已遁去即搆黨流突江北有韓范在焉無能爲已三水將如教更置業已得旨但丁介夫者乃千里馬之不事羈靮者也惟翁駕馭用之庶幾其有終耳

復劉肖巖察院

昨愚所道長來承墜教言且拜塞語二刻之賜自惟劣薄何辱相念之慇相信之篤如是也感仞之意實倍恒情三山實不肖舊游祇多罪狀他無足稱仰煩

慿度一爲瀕雪幸矣幸矣何復有所窺見裨補高明
違承清問祇復虛懷甚惕甚惕俞虛江總兵一代人豪汪汪千頃每不爲肉眼所識明公但取其正氣堂集讀之當知其非尋常人也

復劉凝齋

昨吳浙報警率在外洋謬意中吳者十之一中閩浙者十之九倘水陸多備詎能盡溺之海既已登陸詎能盡保萬全乃仰藉雄略竟殲之於海山之上此誠創見之奇功也亟宜論功頒賞以作人心但功疏倘

未之至卽至亦當一勘與吳浙同時並上照例以奇功論矣

復周方塘

昔者劉陽之政勞於平賦今日潮陽之功多於靖海每見軍門稱揚勞績信其才誠吾撫人物之有實用固如此違辱函教殊慚潤悰海上事體至此已漸入佳境三途並用之議此時方着實舉行惟執事努力其具在我不患其不達也

復湖廣陶

武昌通判江惟大乃甲辰主考江貞齋老先生猶子也其人有志自立者但舉人爲通判卽千百其功人皆卑卑視之望特加培植是亦作養人材爲國家意也

復印翁

伏聞熊軾至止問民疾苦日不暇給且號令一新旌旗變色自是江西人士鑿井耕田含餔鼓腹咸樂得其所矣聖天子嘉惠元元簡畀得人如此爲士民者顧可忘帝力於何有哉惟願天祐西土獲少借朞月

則又幸甚幸甚者乎不肖辱在編氓且猥有通家之雅尙未伸毫毛之敬乃辱長者鄭重先施何其厚也就使敬勒手狀附上謝悰且以爲候臨風無任馳遡伏惟台照不宣

又

啟者寧州之賊其出沒無常自昔而爾震崖公祖設兵備而後已知斂跡比以候代信州遂敢狂逞耳翁下車之初卽遣將發兵又明罰勅法近聖上又愼選州刺且欲於同判中更擇一人助之生已舉弋陽簿

丁景芳以告冢宰矣丁先爲臨川典史以捕盜功遷今官殊不足償其勞也若更得翁一舉用之尤當得其力耳此與翁善後至意有關故敢具聞餘不縷覼

又

伏讀舉措武弁大疏有如燭照數計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信然矣信然矣向日壟礦之論尤服老成郄顧眞爲曲突徙薪彼有司庸庸徒欲苟免一時寧有深長之思哉敬服敬服翎還幸爾附候還朝伊邇領教有期諸不及悉統惟台照

復江公祖

黄鄉之寇爲虔南癰腫緩之則腹心之患急之則奔潰四出未易收拾故昔在新建亦羈縻處之未敢輕拆其一草也今祖公不動聲色而使百年竊據之灰穴屢世雄長之渠魁一旦摧陷夷滅之有如振落發蒙非有鬼神不測之機金石可貫之誠曷克乃爾此蓋當以平定論而不當以首功計故破格以請旦夕且有殊典以答元勳矣設縣一節謂宜亟圖當人心踴躍之時可無作舍道旁之慮少間恐羣疑竊發事又未可知耳就使椒勒手狀爲地方百拜稱賀南望

復燕惺齋

仰辱翰教並惠鄉書讀之數過不惟盡收一時名士而錄文典雅純正足追作者允爲楷程高出列省之上矣此眞多士之幸邦家之光也豈直綸葦生茲土者有餘榮哉了此想當按行列郡川嶽又生一翻精采顧虔吉撫建自辛酉大寇而後至今瘡痍之民尚有未復業者加白骨而肉之不能無厚望於公祖耳

復李蒲溪

恭惟驄車至止曾幾何時先聲四馳風清弊絶何其速也夫古之登車攬轡慨然以澄清爲志者在使善類有恃而無恐小人禁其欲而不得肆今乃於明公見之西江人士誠不勝甚幸矣捧誦函教復虛懷惓惓眞視民如傷之意也尤不勝感服感服綸以綿力荷茲重負已惧弗堪非遼左之捷復濫叨乃爾令人惶汗益甚所不敢固辭者主上且以此風示四方亦請自隗始云爾若來教則又何敢當也

復商某

綸以踰五望六之年曾無聞於斯道屬在登三可四之世徒有負於昌時每當初度之辰極切虛生之嘆仰承仁贈益自竦顏每却步而求前深慚駑鈍惟知止而不殆詎可濡遲聊剪蕪緘奉酬殊唾伏冀鑒原無任幸甚

復張某

遠承翰示情意種種足仞庄存以執事之才而本之以實心豈惟漕務賴之將無施而不可也有為執事不平者謂不宜畀以今官生殊不謂然遠弗論論其

近者若張太宰若曾司馬楊司空趙中丞不皆起家工部耶其初固未嘗有擇而擇官為者又未必能至於此顧吾所以業其官者何如耳今執事所至著其職自是駸駸尋向上去夫孰得而禁之哉

復穎川謝太守

穎川蓋自古稱難治矣自明公領郡以來賢聲日熟于耳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哉信然哉吾江人士每以實心行實政故著效如此彼漢之循良又豈出斯轍也曾同知還聊此附謝教言聞曾之才守甚優殆亦相觀而善者耶

復李蟠翁

令郎至仰拜翰惠之辱具悉庄存且備訊起居二十年積衷殊為浣慰因念昔丙丁之歲與翁同仕留都朝夕聚首時令郎甫在襁褓今儒然一大丈夫能走數千里與天下豪俊爭勝負於京闈即偶爾見遺然隨珠卞璧自是世珍不終掩也綸此時長兒甫九齡而此身又羈絆世網視翁豈不在天上哉何時得反初服從翁於匡廬彭湖之間朝夕請教如昔日留都

時乎甚切甚切

復鄒穎泉

久不奉光範瞻竚惟勤昨董君來自粵中備談道既更拜華緘慰浣無任國朝自任斯道之重者隱顯不一惟先公廓翁夫子與陽明先生顯融矣而廓翁夫子未竟所施陽明先生竟所施矣而弗際其時今明公則兼得焉吾豈若使吾身親見之其明公之謂矣吾鄉正屬寥寥幸有明公所謂一當百也幸加餐自愛簡畀之重朝夕以之惟公脂車以竢耳不肖年來

叨忝逾涯即圖引去且恨非早何能更如明公所望也

復舒念亭

前道吉陽公事蓋深亮其心而習知其故乃以聞諸左右辱教巳蒙采納是信不肖甚於信吉陽矣感甚感甚吉陽公豈復有仕進之意顧心事不明即學術俱病得賢者一物色之即人心易聽增重爲多矣試事伊邇良工獨勞其得人亦當獨盛秋冬之交且爲書以賀茲不及縷覼縷惟台照是幸

與江西撫臺止高安縣分派書

江西十三郡若撫州最稱地瘠民貧至於宜樂處在萬山之中不通商賈亦別無物產可以貿遷惟以耕種爲業而稅額視他縣三倍其重樂安不復論矣論宜黃稅所重者荆國作相時欲行均田之政時有令宜黃者以山田難丈以禾把爲準畮每田一畝準禾二十把每一百把準田五畝復有郡倅周復初至邑而覆之求賄不得遂增至六畝三分此宜黃田畮視他處爲獨狹之始也宜黃俗所謂平斗者每斗止容三升凡田稅之入與市中交易通用之率不言幾百幾十石但言幾百幾十斗宋末及國初有豪家被籍者簡其租簿見所得若干斗誤以爲十升官斗也即據以爲稅故宜黃有沒官田官田之分沒官田每禾一百把復稅銀伍錢官田每禾一百把徵稅銀壹兩此宜黃稅銀視他縣爲獨重之始也且又山溪湍急在秋冬僅通一線之流春夏則水潦連漲怪石怒濤奔東激西高岸爲谷平疇成河昔日膏腴化爲沙磧者抑又何限此宜黃虛賦視他邑爲獨多之故也幸

於宣德年間有廵視趙侍郎及朱給事者以稅重民艱之狀具聞乃得諭旨折徵苧布尋又以老人奏三升鄉斗誤作十升官斗又有宜樂二縣不通舟楫永爲輕齎之旨載在皇明政要可考而知也自是民困爲之一甦在嚴氏竊柄故違明旨擅改宜黃苧布於分宜而宜黃稅益復重民益窮苦加以廣寇侵掠轉徙未復業者尚十二焉經年愈民嘗具愬于梅崖公祖請復苧布下之藩司查議至今未蒙處分民方屬望乃聞瑞州高安縣欲以虛粮派及撫州而宜黃更

加重焉民一聞此傍徨失措若不更生夫同此天地則同此山川滄海桑田何處無之詭寄飛洒之弊即成虛耗何縣無之何里無之乃此里之虛不及彼里此圖之虛不得及彼圖而欲以瑞州高安之虛派之撫州派之宜黃則撫州宜黃之虛又將何所派乎此不通之論在鈞臺自有明斷在民心惶惶走行千里而來於某不忍桑梓之人以天地開闢以來之界限高山大川以奠之土地一旦爲高安之民遺此無窮之害故敢冒昧以言亦窮則呼天疾痛呼父母之意欲已而不能已也伏冀矜其愚不錄其罪幸甚

與江西方伯侯公書

明公賜履保釐江西念在大兵之後公私凋困閭里蕭然乃飲食坐息舉而措之衽席之上孑遺之民復見太平之樂明公惠澤地厚天高莫知所爲既矣西人且世世尸祝之不肖何敢贅焉念不肖昔在留都蓋嘗領一言之教比不奉德輝且十餘年矣昨備後閫中仰承翰惠特以得旨謝事未緣作答西歸則在撫治之末義當引嫌不敢率易通候具謝計明公其

亮之矣夫以明公澤被西土垂之世世而綸復舉深山寒谷一二民瘼上塵清聽亦仰體明公視民如傷之念飢渴由己之心必恕其狂僭而省覽焉何者宜黃僻在萬山之中爲道崎嶇一水如線而俗又鄙野商賈不至無所於通幸祖宗深仁厚澤乃時和年豐民至老死不聞枹鼓之警以是終歲勤勤力穡務本稍能自給即自安之故通邑絕無逐末之人亦無甚富之家人遂指爲樂土乃今則有大謬不然者其說蓋有三焉寇盜一也賦重二也好訟三也彼訟之與寇以明公德威撥亂反正無足慮者獨重賦一事眞抱向隅之泣不得不竟其說焉宜黃之賦在有宋時僅九千八百有奇熙寧行均田之政有司從事簡便刈禾把以準畝每禾百把準田六畝三分至今因之不變有田萬把者即得稱富翁實則六百餘畝耳于時遂增至一萬一千八百有奇延佑（祐）三年增至三萬八千九百有奇至正十年我太祖悉有僞漢諸臣分委本路同知周復初 者查前元粮額求賄不遂遂增至四萬九千九百有奇此粮額之增之由始也宜俗

所收粟麥幸用鄉斗每斗祇受粟三升計鄉斗三斗一升止足官斗一斗富家累粟至數十萬斗亦不憚煩宋靖康紹聖年間籍沒諸大家田產按籍收租遂以三升鄉斗誤作十升官斗此粮額之重之由始也

國朝因之時有陳觀察者臨縣問民疾苦奏準民米輕齎京庫折粮官米折納土產苧布後又節奉按治江西朱給事巡撫江西趙侍郎又該耆老黃佑同奏准折銀折布永爲定例至厘天語叮嚀載在皇明政要可攷也于時每苧布一疋折米七升併扛解計銀二錢八分七厘每年派布二萬有奇則敝邑通計每粮一石祇納銀四錢二分是宜黃千百年民困至我

朝始蘇此國祚靈長非有宋萬萬倍能及而胡元不足言矣乃茲二十年來苧布改派袁州賦乃滋重民復稱困加以益米各米紅船水手皆數倍昔時且粵寇猖狂宜黃首受其害不一而足要非他處可比民窮俗薄有由然矣宗室繁衍祿米加增勢非得已然益米石折銀一兩各米石折銀八錢司府米石折銀六錢及銀珠生漆料價稍省輕重有權存焉避重就

輕雖非所宜但請輕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至如苧布則奏奉欽依且袁州舊非出產每買之以充數紅船水手似無額外之增此在明公一加之意被澤無窮矣綸生斯世目擊其苦且有任天下之重如明公者在上而不爲披瀝一言是不仁也泛然言之而不求其所以言是不智也不仁不智仰負明公之教多矣則綸奚敢哉故敢忘其僭妄冒瀆尊嚴惟明公其裁察焉臨楮無任戰慄懇祈之至

與俞邑侯

連得家報知君侯所以爲宜黃者眞前無與京徵難爲繼矣蓋明作者于惇大不足廉潔者于才敏或歉今君侯皆兼之所以爲獨盛也至去數元惡巨奸使民有帖席之安尤非具大霹靂手不能宜民幸甚不肖幸甚宜黃虛粮各鄉皆有而待鄉爲甚此皆積書貽此千百年之害今聞舉丈粮之政此眞宜民無窮之福也但三鄉之田原以三則起科其來已遠蓋則壤成賦古人非漫然爲之且於一鄉之中有高山平洋之異又有肥瘠不同若限以一則則其爲害又有

不可勝言者且宜黃田地即在平洋終屬山谷高下異勢屈曲異形必得精通算法者數人而又奉法唯謹乃無他病且綸嘗聞丈量之法令百姓先如法自量標識明白中間濶狹不同許自言所以濶狹之故然後官爲覆之有不實者重治以罪即力省而功倍有田十畝即予以十畝之粮有田百畝即予以百畝之粮則虛粮皆有所歸而奸弊爲之一洗然亦實有爲水所衝田去而粮存則又有開墾他田補之庶几明公所以加惠宜民者與天同久矣國初有魚鱗冊

最爲詳細得之則甚易爲力但恐無存者昔劉初泉守寧國與鄒東廓先生於吉安行丈量之法甚善吾宜去吉安不遠而敝鄉黃應山同知寧國時亦與[聞]丈田之事幸取二府遺矩叅考之何如蓋此事至難故宜至愼不敢不以直告以備採擇也三鄉惟待賢一鄉起科最重生待鄉人所以欲仍舊則者誠公言之不敢以一己之私叅乎其間也

答黃仰虛

側聞君子弁沉俗之議而事歸獨裁達人見昭曠之

源[原]而計善有終足下高鴻冥之舉遂虎馬之遊意[憶]自與足下筆硯相憐三年燈火方抱膝長吟足下與僕約倘得尺寸之地而治之展我生志畧庶幾吾學不虛祖父之家聲亦不墜矣言猶在耳撫今憶昔不能忘也時僕與足下翩翩裘馬均屬少年足下先僕採芹者三年後僕釋褐南宮足下從廩餼恩選鼓篋橋門僕思念曰余兩志遊[踰]遂矣僕濫守台稆足下猶滯南闈雖三叩一榜再貢例選足下仍猶豫冀兩榜業僕勸足下以仕以足下藍溪宋代登科過當山川風

水盛衰之理爲足下解否則君才十倍曹丕而乃瞠乎僕後亦以日月易邁人壽幾何倏忽而衰而老欲不負足下同學素志僕因浙西之捷由是以知兵名聞關萬里東奔西逐迄無寧日而僕亦一丁內艱再丁外艱二三十年未侔[謀]足下一面僕常攬鏡大駭髮且斑白足下雖少我三歲五斗米祿日昃不遑寧復仍少時容耶幸足下三仕考滿賢聲載道譽徹閶闔遂陞任毘陵海防司馬揆文奮武整肅九城到任未幾直指之疏三薦僕以手加額曰方今聖天子破格

用人冠進賢冠與貢舉三途並進以足下卓異循良
若此部屬等卿可虛左以待矣足下倘屈守三載定
爾榮遷於斯時也讀書之願獲酎祖父之緒可繼爲
巳身計爲後孕計豈淺小哉今一旦掛冠而去知與
不知識與不識皆懷疑惑不以爲才力弗及則以爲
藉故規避人患無其實故處士有純盜虛聲之誚足
下聲名洋溢清明在躬昔著於灘再著於即墨三著
於博羅實心實績奏最上考欽陞海防秩僅秖佐職
從四品祿與秖等朝廷待卓越之臣不爲不厚麵以

爲不足足下所樂而求去耶僕聞之至難得而易失
者時也至易靡而難挽者志也不遇盤錯不足以顯
利器不逢艱大不足以見奇才足下來扎到任一月
賊寇克斥兵將驕悍夜半江上風濤沐櫛覓夕不寐
危途畏壘人所震慄以僕與足下較荼承詔命奪情
專征與流賊大小十七戰再撫八閩與倭夷三千年戰
復定西蜀與虜賊轉戰千里總制兩廣舉猺獞烽火
相逐者又三月及經畧薊遼討虜征倭奴親履行陣
或竟日而不食或連朝而拔甲或數月而不得臥榻

或終朝馬上而待旦或一日而走數百里之遙或一
月而涉千萬里之遠任風雨霜露身無乾衣懸性命
於呼吸孰暇計及死生冒矢石於微茫誰能問此身
家乃克上報國恩下盡臣職以視足下江防止於一
方供於一職奚爲危險奚爲勞苦耶夫人孰無死上
士死於朝忠也中士死於邊勇也下士死於官純也
若乃無志之士念念妻子作閤戶圍爐偎討溫飽縱
老死牖下直草木腐朽耳雖亭高塚大棺生而甫斯
死而汩汩豈丈夫所貴哉豈丈夫所貴哉足下扎中

又云到任兩月一月之間妻子及女三喪相繼有人
心者能無恫乎夫人之命繫於天長不可緩之須臾
短不可急之漏箭安在家居即不死而居官乃必死
耶是仕宦爲促壽之鄉而草野盡期頤之輩況妻子
之聚緣有定數非吾妻或中道而亡非吾子或長大
亦夭而女生外向又在可生可死無關輕重之間人
生惟功名不立得志澤不加於民居官能不顯於世
則生不如死倘惟當道推服其能士民愛戴即身死
於官亦且瞑目而弗䘏何況妻子之死亡原與官無

交涉也來扎又云僅遺尊寵一人而又多病何不買舟令其速回既遂彼懷土之思又遂彼故園之樂乃竟以足下之官爲彼之去留哉又云此地無醫者夫倉公産於魯和扁生於秦二人皆北地人也何地無賢此地遂無醫哉又云在家不赴毘陵妻子必不接踵而死若是則撫州竟爲長生之國而宜黃竟多不死之人秦皇不必遠求漢武可以遷都徐福之資糧不必入東海而特以給醫者文成之爵位不必給方士而祇以封藥郎夫何元明以來百年之人邑邨不

數數見也凡此皆以解足下之惑而復有可笑（嘆）者一足下倘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僕忝居八座之臣豈顧同窓之私足下即不欲去僕且速足下之去去此庸碌於時無補僕更加爲之響應而無留矣何事連篇累牘舌敝脣焦以阻足下之去哉足下能聽僕言榮遷可以指日封妻蔭子死者亦可含笑而生者之榮又綦重矣語曰弁官未可丟雞肋未遽拋此際衷腸乃後日根本但不知草書之際申呈之時果能脫然無累否耶若僅作兒女態爲閨房惑爲生死怖爲風波恐惴惴然計及長壽夫賢如顏子雖夭何害至今千古鐘簴遍海宇矣惡如盜蹠雖壽何益至今供人唾罵穢青史矣願足下打破生死關頭努力勳名事業庶幾不負所學不負所生板之三章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僕與足下生同方幼同學仕同君敢盡佈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謹再拜

報父

不肖男綸頓首百拜書報父親大人膝下前月廿九

日王縣丞早回曾草草作數字付絲弟命具稟平安想已久到矣春夏以來十九在海上精神注措止着落防冦以故未及差人省候然膝下康寧此間有一醫士往往能於兒脉中見之甚是奇事今爲大人製腎氣藥一料寄上服之决當有速效也兒比來宦業一見於唐荊川先生薦章再見於龐凌二道長薦章非且陪推鳳陽巡撫矣顧不欲負所學與世浮沉恐終成畫餠敬當付之天命與公論耳所幸今年賊趨閩廣浙地皆宴然無事而兒又於四月癸亥日亥時

添一子且岐嶷頗可人意則兒之賴庇獲天厚矣豈復有過望哉惟願大人節勞養壽容兒解組歸侍少盡愛日之誠則幸甚幸甚孟氏任所亦美顧不知近時官況何如弟姪輩去大比又僅一周大須努力幼弟不知可就傅否武孫台孫欲於家中請一師來教之跪拜飲食未悉何人可副此任也居官既無以遺之惟教之學則第一義耳寧姪不如乃父遠甚似當更延一嚴師不可以多財喪志極要緊任妹在大人極須一決少年女子口頭話不可盡信惟處之得所

則免後悔耳二叔年荒無聊亦乞大人厚資給之不然恐不能存活也李河七經歷乞休西歸道由浙木謹此附報臨楮倥傯掛一漏萬目下當遣人回再行詳具伏惟慈照不宣

報父

不肖男綸頓首百拜書報父親大人膝下二月十四日家人輩至得平安書示知大人冬春以來氣體失調不勝驚悸次日隨差人請台州王醫官糸此人先爲直隸撫按衙門請去差人追至鎮江至三月十一日始到此人醫術甚精且爲人孝廉即古人莫能過也故今遣回一看指下能立定人貧賤富貴壽夭邪正浙中撫巡兩司無不加敬至家乞待之以禮庶不負渠遠來意思也此時海上倘無事但閏年恐亦不能晏然水陸之備甚嚴即來亦無能爲耳弟以膝下尊年無緣省侍每念自面書生叨忝至此已無復前進之望祇得明農事親便是世間全福是用朝夕拳拳不能一刻放下也且此時官亦難爲如浙省言之既有軍門察院塩法又有總理塩法都察院每下皆

有舉劾而京中則賄賂公行略無公道鄉士夫專事囑託恣肆譏訐自非鐵作脊梁眞是站立不定孰若故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爲可樂也今總督軍門胡梅林翁相處甚厚聞王醫官來即送與火牌又拳拳致意總理塩法爲鄢懋泉中丞此公亦素相知但此老自亦惹得許多謗在身也余子在此甚相安頗二孫尙幼止是終日伴坐收其放心比之胎教耳不知幼弟今已就傅否惟獨學爲善若與人共學恐弄壞了子弟論大計不惜小費惟大人圖之此時各處

盜賊甚多餘姚一士夫被盜至殞其身鄉村之難居如此兒爲之談虎色變但城居又甚不便今欲做北方看家樓制度建一五間樓堡以備緩急磚石雖具顧苦無地基不知大人何如經畫指示乃便從事也京中近亦無甚大報但景王就封乃是一場好事江南江北加派七十萬錢糧恐吾省亦在所不免耳進德在家無狀已笞之一百佳俚同狄泗持謝啟入京今尚未回山東一帶黎民阻饑滿地皆賊福建海賊山賊遍野臨川聞亦不靖吾宜吾家不免于鄰之震奈何奈何王醫官至則遣行意有所重書報率略伏惟原照外寄回陳金盤露酒二樽白蕭四拾斤廣葛一匹陳橋鞋一雙三月十四日兒綸頓首百拜謹具

寄弟

冬春每得來書具悉雅念大丈夫立身天地間自有許多事業可做文章氣節已不足言况下此如功名富貴耶來書以進取未遂似有怨天尤人之意噫亦盡其在我耳天何可怨而人何可尤哉且所謂進取者又在彼不在此也匪迂匪濶惟更思之兒以負荷之重時事之艱宦况已冷然如水七八月之間定圖解組歸事老親以求吾所大樂不能鬱鬱久居此矣

寄弟

今年海上晏然地方亦無他事已足爲喜顧久不得家書未審老父比來興居何如前寄藥餌服之有無妨否長兄在賓州有音耗否兒此時宦况眞是淡然如水惟思得早囘田里一日早圖盡老父一日之歡此實至情古人不以三公博一日之養蓋所重在此所輕在彼然尚未有的然可乘之機奈何奈何

報弟

昨報賊至汀州差去探者尚未回即來亦當有以待之不過與我將士送功所以報家備之者乃出於萬全之意淛公徐虜之事所當知耳

又報弟

木齋肯來時送他來此看相殺戦近日治兵甚有條理會心處亦有一種樂處然難說已工不心獨苦也

又

兒以勤勞王事不遑寧處茲以四事遺汝建祠宇修

宗譜創義田制祭產其善代予爲

報兄弟

不孝三月十八日在鉛山得報謬膺簡命廿八日至建陽得咨四月入省與前巡撫尤讓溪公交代其時被興化賊數千占據平海衛城被壽寧賊二千在連江地方南自福清北至福寧舊賊新賊交錯橫行不孝十五日趨出視師廿日入渚林諸大將營中分哨進兵廿一日辰刻奏捷自是我兵勇氣百倍所在成功旬日之間連奏十捷斬首三千餘級蓋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所未有之功初朝廷設總督調狼兵責三省應援且恐有意外之變但日驅勦早使出洋今談笑之間取萬倭如拾芥是皆仰仗聖天子威福文武同心將士用命而亦我家祖宗洪庇所及也初不孝入境時人心危懼以爲八閩且不能保宦遊茲土者皆以一日得脫去爲幸誠不敢謂便有今日也孰謂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哉福建巡撫素號難爲即如台州知府浙江海道一例彼兩任官不孝俱以人事勝天勉强捱過今則不知當何如矣今不孝念念惟在

殺賊故不暇及他事而專言此也　江雲石居家將士夫體面大壞凡事惟善自保愛有容有忍自是無窮福澤草此奉報不盡所云

寄弟

大丈夫胸次亦要開濶勿屑屑與人計較兄若計人佻怨以吾力量不知幾人當爲韲粉然畧無芥滯又未嘗不以德報怨今日僥倖至此或者亦自有不同歟何如何如

又

張師峯石灰山先年重價貿買非專利也念馳驅南北居官清淡爲異日子孫饑寒計耳其寮戶灰夫俱要嚴飭不許在地方生事有犯之者即以官法從事毋使漸不可制蓋居官既無惠澤以及鄉人又使此輩得以藉勢擾害奚可哉奚可哉

寄兄

不孝弟爲人子生不能爲養沒不能爲塋尙可爲人立天地間乎適聞台兒之去蓋天罰之也又何言又何言更不知武與乾爲何如弟十四日發自三衢初

擬徑同拜先公墓下乃督府又屬草經畧疏坐是又滯信州忍心害理其奈何墓下且莫砌石闕潼泉士夫家祖隴皆取同城中不然無不被害者是可寒心惟吾兄其熟計之

寄弟

兄歸家第一要勸諸公節省我輩相會只如昔年黃埠峯極善極善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有旨哉有旨哉此意鄒木齋得之雅介入有實惠也

報弟

兄自新正三日在黃州寢疾調治至二十日乃復力疾前進行不一舍忽兵部差二指揮賚咨前來又以兄巡撫四川蓋爲白蓮教賊蔡伯貫聚衆爲亂連破合州大足七州縣故廟議復以付兄即君相遴才亦盛美事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當盤根錯節之時便無利器耶然臣子之義蹇蹇匪躬即日已取道入川矣蜀道之難古人言之甚備不俟予說也

報弟

兄於三月十八日抵四川會城五月間得付李希將差人平安書七月間又得靜泉帶來平安書稍知家中事頁足爲慰惟是賢弟肯砥礪名節銳意進修姪輩日漸岐嶷便是喜事其餘瑣瑣不足聞也四川此時亦無甚大事兄亦行所無事不自去討事幹但覺精力漸不如前功名一念已如灰冷此時官已尊俸亦稍厚更勉强支吾一年積有少俸增田數十畝使異日可傳朝夕即脫屣而歸從吾所好豈復能貪戀不知止足以苦爲樂哉

又

長兄在彼與劉靜泉皆掌上司刮目相待靜泉州中全不成地方騰越甚好但長公深不足而進與到此官中事無不知之且聞鄉里嘗去送點心誠恐將來終爲此二項人所累建昌有鄧知州者在彼亦只爲鄉里壞事幾不可生還而進與輙敢與他衙揭帖來請托兄何等嚴毅何等衙門尚敢如此又何有於長公哉

報弟姪

聖皇御極覃恩中外吾祖府君與先君先母皆得誥

贈為人子孫得此一步志願足矣君恩如海何以報之所願賢弟賢姪更加努力自修以為子孫無窮之計尤萬幸萬幸二嵩尊兄不知有人還否官為府推年踰耳順亦可收拾時也但不知老兄所見果與區區相合否有便可以此言諗之

報弟

向竹洲先生回時有書報甚悉想到之艮久何期全士龍老悖無知輒復夤緣來此在途稱為兄師需索百出為兄之累多矣不知何故得至成總理處必有

為之先容者賢弟木齋諸公亦各與之書何亦不相體之甚耶及門先擒其二子重責三十發成都府監尋行按察司查將沿途奉承官員通提問罪此老父子於法該問重發遣尋又念其老耄給與道費銀五兩差官押之出境四川復有採皇木事鎮日憂苦輒復有此意外來相攪擾可恨可恨

報弟

本鎮移在密雲去京師一百二十里密雲後山即是達虜與密雲相去直四十里本鎮人馬雖有十餘萬

但邊墻東西一千六百餘里分布防守不免單薄前人往往失事坐此乃京師第一要緊重鎮前日用曹東村蓋為兄在兩廣恐難即到故一到即用之責任甚重利害甚大所幸祖父俱已沐恩賢弟又喜承蔭兄當拚此一身以報朝廷矣初意欲取賢弟入北監因兄有薊鎮之行故遂從南監南祭酒乃姜鳳阿公此公講學勵行賢弟務要確守監規立身行己須要與衆不同乃於兄為有光今一門五代皆受國恩天地祖宗福澤甚厚若不善保持不但人心恐天意亦

不肯也慎之慎之

又

兄此官此地乃極難極險萬一用之勿効不惟自當求歸即朝廷亦不使之久在其位若得如此脫身實是全福但恐不能可語管事小厮倉中常要藏穀時時防我歸也蕪溪父母量田一事眞是美政但惜來行非人且又自不躬親即或有躬親之處其委用之人豈能作弊即如往年李賓六幾到崇鄉數日便得銀十兩此事關一縣千萬年利害善則宜黃百姓與

俞氏子孫並受其福否則俞受其禍賢弟行時可乘間言之不然蕪公轉遷之後不免紛紛告擾將前許多美政皆付之流水中矣豈不重爲可惜富貴本無常兄此言非有一毫私意蓋爲宜黃百姓謀爲蕪公子孫謀千萬亮之千萬亮之若兄不一直言無復有敢言者矣

報弟

丈量事雖紛紛但近日屢該言官建議通行天下撫按務要確守舊章如一條鞭法與一丈量田地擾民

之事俱要停止黃河六與我家儒四官輩可惜虛用心耳奈何奈何爲人在世不務兄長只顧眼前眞可笑也寧爲福首莫作禍先即此一事可爲殷鑒近日劉按院論陳分巡內云宜黃知縣俞世美以丈量斂銀公論不容也受其二百金而聽百姓之保留由此言之上司於地方事情可謂明若觀火惜但知二百金不知六百金耳彼蠅營狗苟之徒尙可作絕滅天理事哉

報弟

南中事前盡言之甚悉持身貴謹待人貴謙貴敬更無他說矣此間事甚掣肘難行今存翁老師又罷相兄輩益失所望防過此秋決當懇乞骸骨此非不忠所事蓋不得其職則去孔孟家法自如此也有便人回時可命僮僕收拾以待我歸至儀眞先遣人約賢弟出丹陽來會也

報弟

俞總兵早年亦因妻悍直謂之曰夫婦固五倫之一但介人覆宗絕嗣便有不共戴天之仇即手刃之亦

不爲過後其妻改之乃與如初此眞大丈夫有見之言即未可手刃然夫婦之義豈可加于不孝之大者觀賢弟來書因其歸家若有不忍但當遣人送同俾衣食無累豈宜後日苦心不自樂也

報弟

連得賢弟來書具悉手足至情此中事以兄實心以兄素望決可無事但似不得與朝廷超格大做一場使邊境保百年之安是足恨耳向云求去蓋不得其職則去自是出處常理不圖冬月偶因行邊悞睡熱

炕遂感嘔血之病伏枕十餘日賴在蒼梧得一秘方治之而愈當初患時即草一疏乞去尋報東路有警强出視事前疏遂不果上今適逢內者之期兄輩皆當自陳倘得於此遂去志亦是一樂事也

報弟

即今邊上幸無事但未卜秋間何如敵樓見已建二百三四十座再歷今秋明春可得七百五六十座更加明秋則千座矣七八百座可將馬路盡行拖塞一千以外即無遺滲虜之難當惟在於馬若先制其馬

其技已窮無能爲若使我臺得成眞可保百年無事比之決一戰獲數千百功者不同但此臺堅固壯麗有民間三五百金及千金不能成者當初祇議稱賞銀五十兩失之太少今已增至一百兩矣第恐秋間有事不免耽閣工程惟踰此一秋則我之勝筭已十得六七矣近來閣下老先生深以邊事爲事即戚總理在地方頗有流言而諸老極力調護略不爲動蓋深知其人又深知邊事難幹不容不爾兄初至塞上恐碌碌有負二三知已厚望忽天啟其衷議建敵樓即得能歸可無媿矣

又

今秋邊上尚未報警來亦有以待之但兄以始衰之年一二年後僥倖脫此即當堅定南歸從吾所好安能久戀官祿坐老歲月也

又

兄以南人肩此重負游歷三年今秋東西二虜糾合三十萬衆窺我薊遼京師皆已戒嚴人皆謂兄決不能支賴天地祖宗洪庇知我有備竟爾解去已爲厚

幸乃以京營戎政紛更未定又荷聖恩轉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夫同一御史也有左右僉都左右副都左右都則正卿也與尚書對品江西自戊戌而後無有正卿今始自兄得之眞可謂布衣之極敢復有他望哉凡亞卿自侍郎而下陞遷皆不辭吉皆稱名惟陞正卿則辭吉稱卿此皆朝章仍兼兵部左侍者使於轄武職也亦係祖宗舊制如翰林院官即至尚書仍兼學士但我朝無二俸兼支之例耳賢弟輩不可不知今錄去部咨一通可熟觀之

又

賢弟遷同祖居甚善然須念念以生子爲急婦人多水性男子少剛腸賢弟卽不能作剛腸男子只如戚總兵甲子聽兄爲計寄置別室至今已生三子正室尙未知之彼正室者年幾五十猶恬然以爲得志畧不以無嗣動心彼悍婦輩止顧妬寵豈念覆人宗祀賢弟愼毋不忍閔氣磊磊落落爲之彼將柰之何哉若受婦人挾制敢怒而不敢言非大丈夫所爲也兄比以邊功晉兵部尙書仍理戎政同思在昔國事艱

虞之日自分生死以之何言今日有此是皆天地祖宗垂佑吾弟福庇所致豈偶然哉近於八月廿二日晩食胡椒至次早左臉忽腫口眼歪斜飲食言語亦少清利卽服藥調理又以轉官到任謝恩武舉冗冗多事一暴十寒至今尙未全愈茲武舉事畢已注門籍專宜調治倘旬日之內皆不奏功卽當乞假西歸若力疾就列不惟輕重失倫且律以去就之義亦近無耻況幼學時自分亦不至此乃敭歷中外幾三十年官登八座而猶不知止足宜乎造物者之忌之矣兄此意已决但得俞旨早則冉行遲則起陸怡怡之樂當不出歲杪也

戒弟

一戒與武職官往來二戒與邊將書柬及交際三戒與鄕里及內臣轉說人情四戒輕易作詩文如能爲韓柳爲李杜則可不能請罷五戒薦術士六戒狂飮輕易論事七戒縱僮僕出外生事八戒輕易去拜京堂九戒打首餙十戒與方外人及士夫講外事十一戒奢侈十二戒用小倡十三戒說人長短十四戒受

人請托十五戒遠遊十六戒嘗請客十七戒多拜外官以上十七戒止是做人尙未及政事然政事亦在其中聽我者達大可到不聽是自取敗也不特如此凡大人君子逆耳之言聽之則有福左右便佞之言順耳而甘聽之則有禍不論居官居家皆如此也

譚襄敏公遺集卷之三

宜黃縣新城記

宜黃縣在撫治西百里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故名曰宜黃縣治舊爲黃塡鎭宋以前分隸不一開寶間陞鎭爲縣而易以今名其地僻其土腴瘠半其俗男耕女織士服詩書敦行誼人不知商賈末作故無偷盜鬬狠侈靡之習稱易治焉顧稍邇汀虔接壤崇樂往往切於鄰之震正德間遂有斬關盜庫之事歲辛酉閩粵弗靖有寇五百人道南豐入北

馬巡司掠縣南而西入崇復還縣南道棠陰神岡摑載以去若履無人之境迨秋徂冬寇凡五六至至必循故道衆至數千萬人誠有以啟之矣六邑之郊焚掠且盡時惟臨川附郭東鄕故有城金谿城甫畢工獲免崇樂宜三縣無城備極慘裂予因執先君之喪甫就草土蓋身嘗而目擊之云於是天子震怒更置撫臣而以大中丞滁上栢泉胡公松來督軍事公受命兼程亟走臨汝中令勑法陳師賈勇馳之賊乃宵遁公因進予幕府問計善後予首以建城固本厲兵逆戰爲對公嘉納之即檄下有司城崇仁城樂安城玉山貴溪弋陽諸無城邑並爲之城而城宜黃實首事焉以盜常從出入也仰成之者爲分守楊君守魯分巡崔君近思而又以先守陳君元珍嗣守劉君价二守袁君株總其成縣令楊君淮專其事知事潘君重董其後相度則以命予倡衆宣力則巨室鴻臚署丞劉君森通判黃君肇知州劉君應明先勞居多於是萬杵雷動庶民子來起於鳳山之右腋循北山而西至於仙人石遵南峯石南轉於獄嶺東臨于河抵鳳山

左腋終焉長一千三百有奇廣丈又二高視廣倍之爲雉二千七百爲大門四爲小水門二爲費僅二萬金計工未一載成屹然天險保障一方蓋公旣以佚道使民而工力之費又請之於朝以官帑從事故收功之速如此則雖謂之靈城也亦宜公復命予頒其門南曰陟華華山在其南北曰附鳳鳳山在其北也東曰通津二水交流可通舟楫朝宗之孔道也西曰固始其地自西來跨山越嶺而城民居希濶使後之君子顧名思義而加之意也城旣就寇且復至使人

覘知有城而止兵法曰上兵伐謀公其上兵者耶於是寧宇之民咸舉手加額曰胡公生我用能保我子孫因言之縣令伐石請記楊君乃緘幣致辭屬記於予予謙讓未敢者久之俞君嗣至責記益切予因拜手稽首颺言曰諸君必予之記非謂予嘗陪斯議而可使後之人誦公之功於不衰耶予從公遊久知公最深敢請言公之學公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以至誠爲宗故其從政所至爲人興利除患建長久之業若公所謂才與誠合叅天地而贊化育非耶何

自有縣治以來上下數百年間率事至而倉皇莫辦事過輒已此非常之事所以必有待非常之人詎偶然哉後之君子苟因公之功而求公之學則斯城也與天地並悠久可也是爲記

重修宜黃縣學記

吾宜學宮宋皇祐元年李令倡議創立則曾南豐文定公爲之記矣元皇慶癸丑廉訪分司郝公重建則翰林學士吳文正公爲之記矣我皇明許令程令譚令俞令因仍草故則一峯羅先生又爲之記矣其表定周官之法度學校聯師之制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堯舜禹湯孔孟程朱之緒性情禮教邪僻放肆之防莫不具備迄今良士濟濟風俗淳雅益見循吏崇儒宣化先達扶正辟邪之功愈久而不衰顧

歷年滋遠宮墻日見頹圮隆慶辛未邑侯少壁張公蒞政之明年式敷文教敦尚儒林自文廟堂齋祠宇敬一亭以及門廡泮池墻屏齋舍因舊爲新悉爲更作向之頹敝者今皆宏麗雄偉即復告成邑博黎君檢吾方君石崖陳君津臺偕諸生走狀求記余啟讀三過踧踖不遑敢贅一言借乞諸先生後耶昔子貢喜揚人之美而不匿人之過余能終于默然無言哉我張侯少負奇氣早掇巍科博聞强記有志於聖賢之學故聖諭有解無非講明孝親敬長之義立身行

己之要處衆接物之方反善變惡之術稽其志即至公無我之心也即民胞物與之量也即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廼今起廢增新匪徒觀視之美焉蓋欲學者興起益而勉之則孝者推之可以盡忠弟者推之可以事長慈者推之可以使衆蒙養以正造之可以爲聖爲賢律已無邪擴之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甚矣志之時義大矣哉孔子尼山之布衣而其志則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其大也顏子陋巷之貧士而其志則曰無伐善無施勞何其儒也曾點魯

國之狂士而其志則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何其舒也伊尹耕於莘野而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爲已憂禹稷處于羣工而以饑者溺者之由已饑由已溺又何其急也卒之數聖二賢功高萬古令名不窮豈一朝一夕之故歟蓋其志則然矣今之良士視昔有加而張侯復能振作之苟有志于爲聖爲賢則求誠意正心修身之功如孔顏之垂憲萬世由此其選也志於爲卿爲相則求齊治均平天下之道而禹稷伊尹之爲下爲民由此其選也志于道德性命則將

俯仰天地如曾點之浴沂風詠亦不失爲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由此其選也少壁張侯法良意美豈特爲觀視之美而已耶余不敏敢伸少壁崇業考志之衷發諸先達未發之蘊如子貢揚人之美以復三君焉諸良士其勗諸張侯爲姑蘓名士識慕渠少壁其別號云

古陂王廟碑記

離府城西十里許有地曰龔溪戸口蕃盛實甚蓋古稱名鄉焉而其田苦無蔭從大河堰一陂自源徂流約五十餘里灌田千頃陂之旁有陂王之廟余一日攷冊其地觀其功德深大諮土人以故有老人進予言曰此漢廖公所修建者也蓋莫知其始聞一日陂忽溯潰中入于河公聞而怵遂捐貲鳩工峙石中流堰水入故道經年靡成然公猶惓惓不倦也一日見巨蛇從水面橫截相過水輒爲之不流功從此計日以就里人以爲爰有神助因號爲巨蛇堰公乃立廟以祀之云公諱國祥字碩輔漢桓帝時生於河南開封之祥符性明敏博學嘗爲交師於郭林宗李膺友於孟敏仇香諸先生夙有德行文學之名永壽間以明經入選擢爲撫州路判時尚未有府也其時風俗徂詐盜賊蠭起公臨政宣揚德化禮賢右文儉約自處赤子其民於是式化厥訓風俗淳如也涖政數年至靈帝亡旹中官擅政黃巾猖獗公傷世道將頹棄官避世遊寶水歷龔溪佳其地而卜居焉公生子實

益舉孝廉擢縣尹至國朝孟瞻先生以廷試㧞第一是其裔也嗚呼人之以德及人或一時而輒止耳公之筮仕既有以馴擾百姓而成三代之俗公之辟世復有以袪害興利建數十百年無疆之福則其後之子若孫衣冠雲仍綿延勿替也不亦宜乎廟剏于漢修于唐四時享祭廟貌如新老人請爲之記予嘉廖公之有大造於斯民因述其事紀其顛末如此銘曰

羊城之西有佳其里既庶亦富詎忘伊始神其助之毋使河伯戕之

宜黃縣廖侯德教碑亭記

予叨仕籍三十餘載性愚愼於許可故廟堂有所擬議或亦諒予之眞實往往信而用之宜爲桑梓之邑歲癸旹舊令張少壁公以陞任行諸父老輩以邑之父母爲念適同鄉吳文臺來言祁門令廖君衡陽即所謂善治信州明河公之子也其治祁也政教兼舉上下相孚若以其治祁者而治宜也何有盍圖之既而果得爲吾宜宰此心甚喜然尚未安也迨及數月黎民含哺鼓腹喁喁向化有穎川長者風余聞之益

喜然尙慮其變也期年令行禁指止文教丕興吾宜之窮鄕深谷老者少者鼓舞歡欣頌聲載道而士友貽書於予交章稱譽侯之善政善教動數千言余聞其以學校爲先務也造士有錄會課有條不特士之中且才者樂而育之即不中不才莫不引之於範圍之內而誘掖勸勉焉堂宇卑下則升高以大其規墻垣頹隘則增砌以宏其制闢廣號舍修葺殿廡而學官衙舍悉爲經營葺故鼎新煥然改觀矣至於政事之暇則進諸生講明誠意正心之學爲吾人修身教家

之本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侯之謂乎丙子秋予弟綵奉使江南因便道歸家得親覩覲其盛已而事竣還京備言廖侯之善政善教者嘖嘖不容言出諸父老相與歌誦者刻爲詩章無慮數百首予讀之嘆曰天下至難得者人心也今廖侯之爲政也事事皆自至誠惻怛中流出而精神意氣與士民相爲潛通故其得民之深有若是也諸士民爲建德教碑亭於學門之左而以其記請於予余以所得聞於父老子弟者敬述一二以俟後之

君子有所觀感焉侯名希元字伯才楚之藍山人衙陽其別號云

貢士任汴藩檢校鄒古潭先生傳

世之貪爵祿而志功名者舉天下如一人也以予觀鄒古潭大不類是古潭少食貧甫六歲其先人思學君見背母邱氏撫孤茹蘖巖以自餝拮据卒瘏無有寧晷古潭見母氏之劬勞也力學益罷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餼厥後稍稍自植家亦漸豐年四十生子元明穎慧絕倫丁亥延家大人于塾予就業焉聆其辭

氣則誾誾也覘其動履則肅肅也常與家大人坐相與語曰吾儒受朝廷一命必思恪共乃職斷不使利令志昏而忘乃貧賤也間抑于上司自當奉身而退毋阿狥取容以自敗其名節家君敬之不稍怠後數年古潭以歲貢授汴檢作詩與家君曰起視銀河星斗懸劍花爍盡嵩山煙何時得詠歸來調薄種園蔬供暮年古潭雖有爲而言而亦知其不庸心于宦途矣無何行不壅聞兩臺以歸德臨穎二篆攝之古潭奉命唯謹勤于事無貨無求時有劉孟暘者以誣陷

坐冤獄經數年不白古潭審理之知非大奸慝者夜宿城隍神告以故還訪諸里人亦如神語古潭上之白當途如見釋自是兩憲聞之益加獎焉公不色喜居任五年乃告致請歸且夫檢校者末秩也督漕者上憲也以微員而應憲眷必致戀戀固寵援上陵下有大不顧所安者古潭乃急流勇退此亦守身淡名之君子矣昌黎如可作乎必將以嘉二疏者嘉之乎亦心昌黎之心焉是為傳

題漢關將軍像

有文無武是迂儒有武無文是匹夫誰似將軍文又武征袍不解夜觀書

鳳皇山

尋春此日愜豪遊緩步高登絕嶺頭山自北來蟠萬疊水從東滙曲雙流清風脚底頻吹上好景懷中欲攬收寄語花靈休睡去野人踪跡尚能留

刺桑新月

龍爪依然在蛾眉未覺殘猶疑和夕照誰信動朝寒

又

公子難疲宴征人誤解鞘刀環何日是幾處倚樓看

又

光引天星助微茫帶晚煙青蛾一纖老玉指半痕鮮不道今猶缺翻疑尚未圓嚴城鐘漏徹斜影透西邊

說物寓武序

易取質於乾坤物象而作易詩取材於鳥獸草木而作詩蓋以天地間何物非理何理非物固各有所在智者見之而識義愚者對視如無物故不能者自有能者能者復自有能者緣物理無窮容人識取也今之武臣多有不嫻文辭又當承平不習武事一旦驅使戰陣間罔知攸措常至僨事深可傷也余乃爲此小書即目前山林川澤常有之物人所易知者而各物原稟天性自然道理亦明白易曉畧徵以武義以

便省悟即凡頗知人事者一見聞之間必能因物識義闡發聰明奮激忠勇蓋人情物理有必相契者央爲天地間英雄奇男子以樹勳名安肯低頭有愧於物乎是爲序

蟻戰

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以虫以義善鬬有行列隊伍戰酣不解雖死不懼化書曰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且能知天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垤以窒雨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壅垤亦若國有城郭戰有營壘之象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爲黃鳥綢繆牖戶而云然也夫蟻則亦有然者矣

蜂螫

蜂藏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蜂王所在衆蜂每日兩朝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若人有妨害彼者則螫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諺言撩蜂致螫若無故螫人蜂王知之則俾衆蜂咬死撞出

丟棄或採花斂工有遺令者亦行重罰眞如人王帝王令出必行有似大將御士卒之象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自然論曰蜂無王而盡死言死義也況士卒乎

雎鳩司馬

雎鳩鵰類江東呼之爲鶚鷙而有別習水又善捕魚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特取以爲夫婦之配不盡其義蓋關雎和而鷙別而通徐鍇草木蟲魚圖云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

移處蓋鶡性好時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鶡立義取諸此郯子曰少皡氏以鳥名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青鳥氏司啟也丹鳥氏司閉也雎鳩氏司馬也蓋鳳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雎鳩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有士卒什伍部曲分數之義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又有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之象

龜蛇玄武

龜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無雄與蛇爲匹故龜與蛇交謂之玄武類從云玄龜不咽粟蓋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故壽其背微偃韓子謂之穹龜相法以爲强脊如龜有壽之人也周官曰龜蛇爲旐先儒以爲龜蛇象其捍難避害蓋魚有鱗龜有甲蛇有皮今俗云甲冑者甲之義取此而蛇擊前則尾應擊後則首應擊腰則首尾俱應有兵之象故龜蛇合體謂之玄武莊子曰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言展轉輕妙心機捷速其憐風憐目云者蛇聽以眼得風則速行故也諸葛亮蛇蟠陣若縱行則一字長蛇陣也其嚙人最毒故兵取喻焉

鶡性善健鬭

鶡似雉而大黃黑色故其名曰褐而鶡賦云揚玄黃之勁羽也有毛角專瑒健鬭鬭死不卻蓋鷙鳥之暴毅者每所攫撮應爪摧碎亦愛其黨郭璞鶡贊所謂疇類被侵雖死不避古者令武士冠之實取諸猛先儒所云武夫戴鶡是也昔者子路初見孔子亦冠鶡

蓋子路好勇之人也列子寓言有曰黃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先王之於禽獸也或以力使或以聲致如此又況橫目之民乎字說曰奚也冒也皆無知也雖可畜焉以放於死奚物而無知也善戰者能愚士卒之耳目又曰愚可使也此之謂也

鶻拳捷擊

鶻拳堅處大如彈丸俯擊鳩鴿食之鳩鴿中其拳將墮空中鶻即側身自下承之捷於鷹隼傳云擊鳥先高搏執之勢也鶻有義性杜甫所賦義鶻行是也冬撮鳥之盈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縱之令去其在東矣則是日也不東向搏物南北亦然蓋其義性有擒有縱如此李邕鶻賦所謂營全鳩以自煖乃詰朝而見釋是也諸葛武侯征南夷孟獲七縱七擒類此今兵征不服若降則不殺亦猶此又有用鶻擊兎者名曰兎鶻又曰鶻突言鶻擊突然也

鷹揚

陶宏景曰虎聞聲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蓋深伏者欲伏而擊也猶今伏兵云高飛者欲飛而擊也猶今出奇取勝云蔡邕月令曰鷹化爲鳩鷹鳩屬也鳩凡五種鷹爲鶆鳩郯子曰鶆鳩氏司寇蓋鷹鷙故爲司寇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鴘鷹三歲曰鶬鷹鴘亦赤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奮揚如鷹也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禽經曰鷹不擊伏鶻不擊妊蓋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用此道也字說曰鷹字以應字作頭能應人心隨人所指示發縱疾捷佳妙故雁字以疾以隹有立人在焉義亦取此曹操所謂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飛去蓋言駕御豪傑能得其宜方爲用也

隼中

禽經曰鷹好跱隼好翔鶚屬也一名雀鷹蓋亦鷙鳥之迅疾攫撮小雀最利便者且不妄發也詩曰鴥彼

飛隼載飛載止言隼於可飛則飛於可止則止猶行軍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也又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揚言隼無所定止也猶行軍者亦無定在也又曰鴥彼飛隼率彼中陵言中陵安靜中立此隼之所以率也猶行軍者遇善地利得高岡山阜四面不受敵之處則猶中陵也非但如詩之别有取爾也隼猶準也故準以水以隼猶天秤水平之謂虎之搏噬擬準之搏噬亦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故其每發必中而古之制字者以此司常曰鳥隼爲旟蓋鳥卜鳳也畫鳳

以象其德蓋隼以象其底化書曰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蓋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戮也又其義性有如此此所以爲隼也然則征伐者以有道伐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亦猶隼之義也而世顧有貪人地土人民無故而加兵及或妄殺人而以爲軍功者不甚愧於隼乎

螳螂奮斧

螳螂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之奮當轍不避莊子所謂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者是也昔

齊桓公出獵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公曰此爲勇士矣回車避之由是勇士歸心焉螳螂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郄猛而捕之則獲焉莊子曰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然則軍中勇士執有柄長斧以斫敵即猶此也螳螂欲捕蟬尚知隱形使蟬不見可以掩取而兵家伏兵以襲敵可不如斯乎此兵事所以貴於伏擊也

短狐射弩

短狐襄陽有之即蜮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以射人故俗呼水弩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險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蜮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蛛螋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蛷螋遺溺中影則人疾氣數感之故也蛛螋則貍之屬也常藏人空房隙中亦難見今俗言影射正此謂也善射者伏弩以待敵如孫臏破龐涓於馬陵道伏兵萬弩齊發

龐涓敗死是也然則今戰者多不用弩是自失一精利器也諺曰長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更覩於是則知射之義矣

蚊蚋嗜人

蚊嚙人飛虫多以昏時出也俗云蚊者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蚊成雷謂其市之時也楊雄所謂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郭舍人假謎問東方朔曰客從東方來歌謡其行遊戲中庭主人上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鬭而死主

人被傷是何物也蒴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攪眠害人蒴愚敢名曰蚊含人深服其智說文曰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蓋蜹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一名聲芮鶡冠子曰一蜹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耳四方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兵法曰兵者詭道也佚而勞之怒而撓之亂而取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正猶蚊蜹之暗害人也比之夜襲擊賊營者尤切物尚有然而況兵乎

駴駁伏物

周官曰馬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蓋亦准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爲駴也駴即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尚強故貴於駴最有力可馳突戰中人莫能當者駁馬騸白色徐鉉曰疑象駁文駁如馬倨牙食虎豹晉侯乘駁虎豹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字以交作字說曰駁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由交戰之交交戰者非此害彼則彼害此猶蜈蚣與雞一般蜈蚣先見雞則害雞雞先見蜈蚣則害蜈蚣非以相害免害已而已若交戰者不得駴駁之馬何以能衝堅陣而見賊不殺賊筭不殺已乎所以交戰時貴人馬相得而勇戰方得免死也若臨陣退縮必遭賊害戰之義嚴矣哉驍將驍字以馬其謂是與

如熊如羆

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攀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

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其爲物強毅有力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動無不中也羆如熊而大爲獸亦堅中長首高脚縱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是也羆猛憨多力能拔大木比熊力尤勝故書曰亦有熊羆之士以力言也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熊羆陽物也強力壯毅故爲男子之象俗說熊羆冨脂至春臕囊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撲囊又云獅子虎

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羆見之而躍其不畏獅子則其膽力之狀有如此攫搏甚勇尤善伏擊則行兵貴勇貴伏可知矣

如虎如狠

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蓋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此亦鳥獸之所以靈也兵法曰將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其以此與常武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蓋虎之自怒虓然闞如虓虎則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梁鸞曰食虎者不敢以

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養之而已狠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亦可駭畏獸中之有才智者故作字以艮也里語曰狠卜食狠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狠輒喜蓋狠之所向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狠性暴戾駢脇亘腸故古之烽火用狠糞取其煙亘而聚雖風吹之不斜草蟲經云老狠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踐蹈上疐其尾然而亦不失其勇故詩以跋前疐後況周公曰遇難不失其聖也俗云虎爪狠牙又謂爪牙之威其以此與然則將士勇猛不當如是耶

寧猿勿猴

世謂猿猴其實有二蓋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囂栁子曰猿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仁柔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生植之性猴之德勃諍號呶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柔弱者以免

好踐稼蔬所過狠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食人皆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撓之其不同如此今卜營曰轅門雖用車亦取猿之意猴善候故曰猴善伺竊人取物之意楚人謂之沐猴此二獸正如人行軍有安靜者軍伍整齊到處不害人臨敵有患相救有不安靜者行伍不整到處專一害人及有患又不相救將柔弱軍當前强壯者反在後賊一衝來則丟棄當陣者後面先走何異於猴乎是深可爲行軍者警戒也

寧猫勿狐

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以苗詩曰有猫有虎猫食田鼠虎食田豕猫亦如虎晝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傳曰騏驥驊騮捕鼠於深宮之中不如跛猫言殊技也若狐性則好疑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詩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言狐善疑狸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服述征記曰盟津寒則氷厚數丈氷合車馬未敢過要須狐行蓋此物善聽氷下無水聲乃過人見狐行方渡則狐亦知慮實者然不勇故傳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賁育之狐疑不若童子之必至言行事貴果也則猫雖不若狐之精怪然見鼠則伏擊甚猛猶能除害狐雖善疑然多自顧畏首畏尾正猶行兵者若見敵可擊則擊之則出敵不意必能勝敵而爲國除患若見敵不敢進惟再三採看雖知敵可擊亦不敢擊多失時機殊不濟事徒欲自免害而已何益於兵事哉故兵書曰三軍之害狐疑爲大

鵝鸛陳

鵝額如瘤江東呼駉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有動腕羲之好鵞者以此卞子曰鵞性頑而傲蓋鵝峩首似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鵝其謂是與鸛形狀畧似鶴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禽經曰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是有見於上下也故說文曰雚見觀蓋取諸此鸛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劤然而轉南方里人學其法者何其養雛緣木以篾絙縛其巢鸛必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跡而倣學之夫鵝能羣行自然而有行列鸛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故古者兵有鵞鸛之陳左氏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舊說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則鸛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鵝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陣法或願爲鵝或願爲鸛是也蓋願爲鵝陳者士卒擺行齊進向前赶殺猶鵞前行口嚾人之象即直陣也願爲鸛陣者士卒分開陣勢四面攻圍即圓陣也若今初見賊多爲直陣

倘賊有懼退之意我軍循只用直陣則擁出不便當將後陣兵分開從兩傍向賊夾擊則賊必大敗又兼用直圓陣尤善也

雉雞鬬

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猋悍故爲雉又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爲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善鬬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内要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雊鳴潘岳所謂晝墳衍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雉士死

制故執雉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爲儀故士冠雉羽者取鬬義也雞有蜀魯荆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易曰巽爲雞兌見而巽伏故爲雞雞知時而善伏故也故曰乳狗噬虎伏雞搏狸伏雞伏卵之雞也護卵見貍來則擊之韓子曰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言魯鷄雖大蜀鷄雖夾若魯鷄恃其大而不設備預敵則蜀鷄出其不期而擊之雖魯鷄亦勝矣故曰不支可見雉能守域若有犯域而來者則鬭之雖死不回則人臣死封疆之義正

當如此伏雞尙能搏貍則號爲英雄將士者見敵可望風而避乎寧不愧於雉雞乎

志如鷹鸇

鷹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其飛上薄霄漢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是也性最刻制今大雕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者此也相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群錯草中有雕毛必衆鳥羽自落地後世人用其翮爲箭羽者亦以此也若鸇鳥則似鷂黃色燕頷鷙風搖翅善因風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布穀布穀久後復爲鷂也孟子所謂爲叢敺爵者鸇是也蓋雕也鸇也皆善能擊物勁疾迅速類人之戰者擊敵其節短其發勁而敵欲逃有不能也戰貴勇猛悍鷙機不容瞬直破其陣當志如鷹鸇可也

義似豻獄

豻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其字以干釋言曰干扞也取扞守之義二十八宿曰婁金狗井木豻狗亦豻類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易曰艮爲狗狗

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艮爲狗艮陽在上故也釋畜曰長喙善獵短喙善守以吠傳曰狡兎死走狗烹走狗即今長喙細狗也語曰桀犬吠堯犬各吠非其主爾又猓獸似猿青身黑頰有髯髯黑其手亦黑性好理髯又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雖遇患難不捨去舊說猓皮五色中爲裀毯人取以藥射之其偶爲拔其矢因以自刺與之俱斃其義性如此一名果然夫豻也猓也皆善相守不肯負其主不肯去其難而將士爲王守邊守營見敵來乃有棄而走者反物之

不如乎是可愧死也羞殺也

蛟能交

蛟龍屬也其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交俗呼馬絆者以其如此述異記曰蟒蛇目圓蛟眉連生連生則交矣相書所謂交眉則顯蛟之眉也說蛟尾有肉環束物則以首貫之記曰伐蛟取鼉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今之交戰用奇正兵使賊腹背受敵前後夾擊則賊未有不大敗者蛟之謂也

蟹能解

蟹八跪而二螯水蟲有殼類甲外骨內肉旁行故今里語謂之旁蟹易曰離爲蟹言離卦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蟹也太玄曰蟹之郭索敖蓋蟹首二鉗如鉞者蓋其兵也所以自衛神農本草以爲蟹性敗漆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蟹似出於此蟹類甚多若蝤蛑擁劍之類凡十數種蝤蛑大者長尺餘兩敖至强能與虎鬬虎不如也擁劍亦以其兩敖如雙舞劍然至勁利也蓋蟹以兩敖鬬之於前而以八跪輔助

於後正猶兵有前鋒選鋒當其前而以大勢兵助之於後則敵未有不解破者蟹之謂也

蝸角規蝎

蝸角即蝸牛也孫炎正義以爲負螺而行因以名之蓋蝸背負殼狀如小螺驚則縮入殼中如螺閉戶有軍營之象蝸頭有小角故又一名蝸牛莊子所謂戰於蝸角舊說蝸涎規蝎每爲蝸牛所食先以涎畫地規之蝎不能復去蓋其性能制蝎如此野人爲圓舍如蝸牛之殼號曰蝸舍義亦取此今軍士作營非徒

自衛而已實藏戰於營外有可設伏之處多爲伏兵以待之或爲陷阱坑坎覆其上以誘之敵來入陷阱之中而不能去乃出營兵攻之或四面有伏兵圍來攻之皆可取勝豈不猶蝸角能以涎規蝎乎蝎毒蟲規圓也謂以涎畫圓圈陷蝎不能出去也

蜃氣吸鴻

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氣雜兵書曰東海出氣如龜渭水出氣如蜃蜃形如蛇而大腰以

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絕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冉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史記曰海旁蜃氣成樓臺野氣成宮闕即此是也今人以城爲守以營爲守即蜃爲樓臺之象然只能守而不能戰是失其戰守一道之義古人有城內伏兵詐降誘敵入城伏兵起擊因而大勝又或知敵將夜來刼營乃故裝營壘舊態一般却移兵四下按伏待敵入虛營驚覺慌走即突起兵要夾而擊之必致敵敗蓋守是戰之地戰是守之策守中寓戰戰方能守不可只全靠守蓋觀諸蜃

溪鷘逐害

溪鷘毛羽五色尾如船柁淮賦云溪鶒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勅邪除害者故以名溪鶒陳昭裕建州圖經曰溪鶒於水中宿先少者後長者似子弟衛父兄之象若有勅令不敢犯也如浮游水中則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其性食短狐在山澤之中無復毒氣今之將帥身披鮮明鎧甲手握兵權明受

朝廷勅印伐强誅暴而乃中間多有士卒不整行伍混淆臨陣退縮賊不能殲莫能除害者不愧於溪鶒乎

鶺鴒救難

釋鳥云鶺鴒雀屬飛則鳴行則搖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水鳥今乃在原則失其所矣故以取況兄弟急難其首尾相應如此今之將卒平素相處若有兄弟之義莫不以臨難相救及至臨陣乃有此陣敗而彼

陣不救前陣敗而後陣不救以致大潰多罹鋒鏑之傷反脊令不如也則臨陣退斬之法可不行乎

鴷畫印

釋鳥云鴷斲木郭璞曰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木食蟲因名斲木者是也淮南子曰貍頭愈鼠雞頭愈瘻蚉散積血斲木愈齲說文曰齲齒蠹也以類相攝故斲木愈之言斲木能治牙蟲也此鳥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輙以翼墁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鑰舊云鴷鳥取蟲於深以舌鈷之舌長

於味杪有針刺物之有智術善攻堅者如此大將用兵須要計謀先定尤要精兵利器方能破堅敵若今動無多算又朽干戈竊欲如鴷得乎

蛛結網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智巧諺云蜘蛛布網如罾其絲右繞今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說者又以謂倣蜘蛛而結網法螺螄而閉戶則古之智者剏物其兼取博矣說文曰設網待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故曰蜘蛛今中國當守城之時存正大之體不在討夷狄惟設備以待若敵來侵遭我網羅進不能入退不能回駢首就戮誅殺無遺不爲過也惟在我修其紀綱而已豈多道哉紀綱者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之謂也

送特命召入京序　　俞大猷

今聖天子志高百王氣蓋千古欲得上策制馭北胡
以二華譚公嘗教南方渾沌之衆盡爲節制之師臧
海倭殲峒猺歷奏成績聲稱著聞命召入內圖茲大
計議者謂破虜騎非用車必不能取全勝愚謂人之
才非兼具將相必不能用車昔周公嘗用虎賁革車
矣而周公乃身衣鐵衣手秉戈鉞步伐止齊之節躬
自爰整乎陣間方能無敵於天下所謂兼具將相之

才惟周公可以稱之及宋李忠定公亦嘗倡論車戰
以人推笇以車衝敵制非不善而終不見之實用志
士至今惜之夫李忠定公忠義相臣其選也責其執
銳披堅誠非彼所能愚伏見公一聞召報即命匠製
車命兵推試長短尺寸之妙用心思志慮之極致疾
徐變化之不窮坐作進退之中律若轉員石而下高
山之勢若決大川而奔溟海之形雖百萬虜騎當之
必碎此皆公天機悟會識見超詣乃能爲此非但可
施于八輔而實可行之九邊非但可用于一時而實
可傳之萬世非但可得志於漠塞之內雖亘擣長驅
芟獮醜類於瀚海之外皆無不可其與世人談車戰
而不考車制循舊法而不能出新意者何其智愚賢
不肖之相懸耶復命匠鋼煉爲鍪命愚取式爲鎧曰
吾將與爾將士相從事於紛紜鬭亂之際指揮於雷
風呼吸之頃庶一舉而破虜擒王答我聖天子酬百
王報千古之雄心噫公相臣也自許若此其光大之
氣殆與日月爭耀風霆同烈天下之將臣聞之孰不
感奮踴躍立頑起懦願附公之末陳以自見尺寸天

生大有爲之君必生名世大賢爲之輔雲龍風虎之
相從此其時歟公志周公之志學周公之學談道統
則根據乎六經論性命專攘斥乎百氏蘊之爲大忠
大孝行之而緯地經天固無一不合於周公之所爲
而兼具將相之才足與周公並矣吾且不知其孰先
而孰後也抑愚又有臆說焉周之興也有師尙父持
入丹書慷慨鷹揚當時之人猶不以年棄之故能左
右周公共立振古之勳李忠定公之世不得若人以
共事功之不竟此其一端也夫貴用老成人周公以

之而興周無老成可用李忠定之功乃不竟于宋前
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古今人非不相及曾謂堂堂
天朝培士二百餘年無有願學師尙父其人乎公誠
求之得若而人以相成宣犁庭掃穴之威於四夷宏
考禮定樂之化於中華愚雖不及自效於今世周公
之左右但傾耳而聽聞公建第一等事業不負生平
相期報國之願足矣雖然古今天地一大負荷寄公
一身可不慎歟其夙夜恐懼淑淑孜孜不忘所有事
俾幾微毫髮能不忝所有事此乃周公之所以爲周

公而天下同志所重致意之大要也公其勗哉

速應命入京啟　　戚繼光

恭惟恩府完名完節全孝全忠迢遞素車西山之江
省增假巍巍廟貌南閩之血食無疆繼光一介武夫
三尺微命九年成就盡出鑪錐一飯知恩敢忘啣結
茲特敬具杯茗少伸餞忱惟仰俯賜鑒容不勝榮荷
伏願恩府老大人勿傷風木之思莫極林泉之典東
山早起副仰望於蒼生南陽速駕爲中興之柱石國
家慶幸光等慶幸

去思碑頌并序　　豐道生

東夷內侵既越二紀丁巳亡命人導之大舉據岑江
高梅寧波震宜黄二華譚公方台州師師來援遂擒
叛魁以獻詔晉公浙江副使奉敕督海公念承平百
年夷變猝起兵食胥憊乃募諸罷壯士教之方圓八
陣制竹鎗竹銃弓矢刀劍戈矛干弩旗幟艑艇之用
粲然聿新犒豐律嚴朝練夕休長短相參奇正相掎
上下相協遠邇相維大義宣明人人思奮誓不與賊
並生亡未三月夷至何家礮公將行或勸且堅守公

曰吾精兵數千今日拉朽則軍聲振軍聲振則諸罷
安矣遂部署二營分兵屬之夷八百抵馬岡公戒左
兵軍其前右兵截其後而以勁卒橫衝其中夷大潰
斬首數百餘逃匿山中翼日公勒兵攻其巢夷奔舟
焚之殲焉自是夷不敢窺中國者三載詔進公浙江
叅政督海如故辛酉厥考東吾公卒于家公方視事
聞訃即褫衣被髮徒跣踊哭而出不暇告內子內子
買小舟哭而從之舟中唯竹笥二三而已姦諜遽報
夷夷三千分道寇朱家尖馬奧列港三山亂礁洋梅

山港蕪山佽村方門昆亭民復大震會印東王公承
公乏攝海事偕都督盧侯議召公所署諸將循其方
畧畫一勿失四出征之夷望幟大駭執諜者曰譚兵
在邑給我來磔諜者爭啖之諸將乘其譁急擊殪於
是指揮吳江李興白于盧侯庠生李賢俞允明三老
宋仁張鑑葦白于定海令何君愈曰譚公勤勞四歲
保障全浙賞未酬德憂解而去且遺烈赫赫如此士
民願祀于鼇柱冀勸來者願有記會予養疾蛟川盧
侯何君皆以書請惟公方齔就學即志於古聖賢忠

孝文武之道弱冠登朝佐本兵馴北虜簡在帝心故
有台守之擢身任督海綜核關閫相幾燭微毫髮罔
漏虎豹之勢海外有截遺筭成烈戢寧載一本之宏
矣公睟容盎背視明聽肅坐必持衡步必循決言簡
而確貌恭而莊拂之弗怒迫之弗遷望之固恂恂儒
者也而胸中所蘊浩乎無際芴乎無端學窮百家而
辨章精微理究天人而體念純一惻怛充溢而施恩
有節高明超物而沉潛爲用報國懇切而恬於進取
事親愛敬而哀毀逾節待士以謙而私謁屏息御下

以寬而倡勇忘死撫羸恤痟賞罰以時而民不知兵
食之需既去輿隸乃言其秘公在行臺教閱之餘躬
習騎射貫草超乘萬夫莫及退入書齋拭几焚香誦
書鼓琴夜分滅燭端坐一榻正襟拱手未嘗就枕黎
明盥櫛餐松飲泉即出視事至于日昃靡有倦容非
朝賀大祀不服錦綺非犒將禮士未嘗舉爵琴書弓
矢之外一室蕭然無長物焉夫惟天性貞朗學力純
至雪白明瑩與天者游非深於道者其孰能之若公
守台以寡擊衆有栅浦桐巖白水之捷救台胥雨忍

饑有桃渚海門寧海之捷別有記記其在寧波者昭
定海士民之志其頌詩曰寧波屬縣定海孔微當夷
之衝民寠且羸脣齒戒嚴亦越二紀承平百年城隍
埶爾赫赫譚公非常之才允文允武其來自台旣擒
叛魁帝命督海食竭兵疲貔貅曷在公任其難罔疑
罔懾羣策攸詢短長倈攷默而行之孰策其端揣將
練士倖者孰干荆楚之鉚楊氏之鐔竹銃代金輕利
莫當堅艫三重迅如飛鳥工速價廉神運厥功八陣
六花三令五申三千壯士手舉百鈞蛇矛雷礮石砮

雕弢熠熠震電譚公之旗將識士情士知將意如臂
使指猶身使臂知彼知已因地而列常山之蛇首尾
掉掣或圓而方或衡而直舒卷惟命陰陽不測士饑
我先士飽我後療痍恤孥祭以牲酒忠勇大賚光榮
載路爾干天刑身首具處馬岡焚舟公斷自衷柵浦
天佑躍驥沱中柿棗楊梅分以飼下楚纊越醪雪溺
趨駕夷殲其戾竄伏三載大人虎變蔡藿罷採賞末
稱德外艱解去遺筭克遵畫一有度公在行臺身精
騎射誦書鼓琴端坐終夜餐松嗜苦勺泉之清日昃

未休昧爽則興公廉而儉澹然無欲民罔知徵兵餉
自足公勤率下勇且知方惟其有之不伐而行謙謙
君子誠敬克愼狡僞者輸强梗者順簡在帝心曰臣
何有之力循資積勞惴惴恐負難進易退正直是倣
惠施多車奚啻霄壤丝溫且仁靡疆靡界臨事馮河
威克厥愛考壽期頤晨夕在念棄官歸養帝命弗敢
聞訃隕絕徒跣而奔內子哭隨儆罰僅存惟忠惟孝
毫髮備至身修家齊萬人則視性全天賦學由聖傳
子在川上孟觀其瀾教弛千秋見公于今去而尸祝

宣民之忱民戾士哲宅心孚愕誰毀誰譽此謂知本

翰林院修撰古鄞豐道生撰

賀督理京營戎政序　　　成　憲

聖天子臨御萬邦揆文奮武以興圖至理而尤加意
於京營之戎政于以明居重之勢收强幹之功即位
之三年親屆萬乘大閱營兵維時武士材官羽林襄
騎之屬莫不瞻日表而暢皇猷竦天聲而壯神色威
靈所及遠邇胥讐猗與休哉東都洛水之會也越明
年考訂營制議久始定而神謨睿斷主於復祖制一

將權而思得文武壯猷之臣以光稱盛德廷臣皆
言總督薊遼保定少司馬譚公上曰是能南制倭北
制虜者固知非此人不可遂晉公大中丞攝少司馬
自鎭召至京柄戎政焉猗與重哉太師尙父之任也
公解鎭且行合鎭諸大夫僉謀所以賀公而授簡憲
固以憲薊人必能概公薊鎭事曷敢以不文辭嘗聞
建不世之緒者必有高世之才尤必有希世之遇斯
二者相待以成不可倖也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言
才也然二雖剛中必賴五之應而後丈人得以奏其

功又曰王三錫命言遇也然將承天之寵必有剛中之能而後明主得以受其福故曰斯二者相待以成不可倖也昔公鎮撫閩越天子聞其名召還本兵尋開府薊鎮并護遼保師公至鎮則抗章言薊鎮便事玆不具論論其大者曰虜騎衝突我兵選愞易靡宜用車戰虜潰墻入　而守薄宜築敵臺中國長技惟火器最利而北邊砲礮鮮巧發奇中宜取南兵授鳥銃鎮兵觀望成習宜肅以軍法上皆嘉納之維是薊鎮自庚戌以來民無日不備虜虜至輒橫被蹂躪自

公鎮吾薊三年矣北烽不燃邊境晏如今年東西虜合謀侵軼乃相戒語曰愼無犯薊鎮薊鎮車攻而臺堅又鳥銃利且兵非復觀望習也愼毋犯薊鎮犯必大衄噫嘻是何以能懾虜心至此哉固公高世之才其所畫機宜中也所謂師貞丈人者非耶然方其議之獨建而效之未覩也則人方嘖嘖沮之謂車不可行之山也臺不可卒就也南兵脆弱非虜敵也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也公之策幾不行矣賴主上明聖不爲羣議所奪且謂國不可以外治而兵不可以中御今既以閫外付將軍奈何復遙制之使毋爲也進說者章交公車皆置不省獨主公議益堅而公亦恃主上深知故志意不少挫而卒得以成其功且當其時公既以身許國家而又以去就爭國是豈復有所依阿以規進取而上意向公倚任愈重所謂王三錫命者又非耶今公功在邊陲而名滿天下外解節鎮而內柄京營頗牧在禁中君父爲知己無昔日之難而釋其疑有昔日之任而重其秩今之遇視前所遇又何如也語曰順風而呼聲非加疾

其勢利也以公之才當此之遇其樹立不掀揭宇宙則亦無是理矣且公今所受命督理將士即上所親閱而振興之者其神氣奮迅已什百疇昔而公入參廟筭出典師徒馳風聲於域中絕烽燧于漠北其爲師尚父鷹揚之勳而振成周中興之烈也何有哉用爲諸大夫賀翰林檢討薊門成憲譔

奏議序　曾同亨

明興文臣以武功顯者開剏靖難之際無論已宣英以後莫如威寧靖遠文成三王公爲最葢僉以討叛

擒逆取封拜食祿世世不絕此其至盛自餘若許襄
毅王端毅王恭襄劉莊襄翁襄敏楊襄毅六七名鉅
籌邊之績歷歷可述然或在西北或在東南止於一
隅一事而已至於伏鉞專征撫綏方鎮足跡幾徧宇
內所至誦德不衰則二百餘年來公一人爾先是肅
皇帝在位承平日久物豐萌芽四方漸以多事倭最
先起海上時公筮仕爲南兵曹郎即能出奇佐大司
馬殄除氛祲已而擢守台郡洊歷副臬參知皆在浙
東西轉餉足兵後先數年計畫周悉境內乂安一時

縉紳中以知兵名者公爲稱首已而江西有流寇之
變戕殺方面大吏及指揮使各一人遠近不支公奉
明詔奪情起監軍事事平疏請終制而島夷突犯興
化境汀建漳泉諸郡搖動公復奉詔以墨縗視事旋
進大中丞撫全閩拮据年餘閩事大定再請終制未
及禫除陝西警報至復起公撫全陝未至而滇夷叛
蹂躪蜀界廟堂諸大臣會議謂陝事固急蜀事尤急
非公孰倚者請於上道改公撫全蜀卒賴公計勦滇
叛以寧已又晉公兵侍兼憲職總制閩廣軍務旋召

入佐樞筦復出總薊遼與戚將軍繼光躬教車戰沿
邊修墩臺防胡以數千計爲國家萬世利入協京營
戎政號令肅然有趙營平之風焉當是時四方無事
則已一旦有急中外靡不推轂公者不幸而事併起
恨不分公數身以應之公亦惟上所命因地與時相
機疰措若和扁之療疾期於活人不局一方故能提
衡甌越閩廣秦蜀燕趙之士卒無不如志假令三王
公與許襄毅以下諸君子生當其時度長絜大未知
視公何如也最後召起爲大司馬自以千載一時之

遇誓竭心力以報上恩風聲所被債帥斂跡諸邊文
武將吏皆懍懍奉約束自公在事四方奏凱獻琛迄
無虛歲於時國家所恃爲長城東不在海西不在劍
門南不在江北不在三關惟在公之一身而公又欲
及政暇興起前人所未爲及議復河套以固內地使
其志得盡行可保百年無事而公遽不祿此其所繫
殆不特一人生死之故矣公沒且二十餘年代公柄
樞者無慮七八輩並傑然負一時方召之望然至頃
年朝鮮寧夏與西川之事輒相顧嘆曰安得起公九

原而委重之其爲人心所追慕如此嗟乎公殆古所稱社稷臣者哉顧天奪之速大之不得如三王公膺帶礪之盟以旌其伐次之不得如兩襄毅用孤卿握銓以竟其用論世者有遺憾焉雖然公諸疏具在皆公精神心術之所寓其足傳者固遠矣予自爲諸生已雅聞公名及得侍公同朝先後十餘年辱公忘年下交引爲知己間嘗請於公所以經理四方隨試輒效其道何繇公因謂予其要不出用人與信賞罰二端而尤在不以己與之乃可底績予退而嘆服此與

諸葛集思廣益開誠布公之指千載同符以是知公之建立皆本之學術世徒以才畫勳勞誦公者特膚末耳予業發於公有年而錦衣君飭躬勵行數以世講故過從甚密故不辭其請輒以居常所聞教於公者推本言之使百世之下讀公之疏者知公學術所在而不徒以才畫勳勞視公庶幾得公之大者乃若公柄樞以後諸建白所繫尤鉅收拾散逸續付剞劂以成全書斯又予所屬望於錦衣君者也吏部尚書

吉水曾同亨撰

榮哀錄

萬曆丁丑六月御製祭文

惟卿端凝之度敏練之才擢儁賢科馳聲郎署初自兵曹而守浙郡爲當海寇之衝繼晉憲臬而飭兵戎屢著戡攘之績督撫南北疆土爲之肅清修築墩臺邊圉賴其保障薦登卿貳遂正本兵區畫悉中機宜調遣每聞捷報久勞師旅殫竭忠謀倏以計聞良深悼惜特頒恤典諭祭遣官英爽有知尚其歆服

萬曆丁丑七月御製百日祭文

惟卿歷事三朝薦登九列抒忠體國罔替始終胡不憖遺以終遠畧追惟淪謝百日倏臨諭祭再頒尚克歆慰

萬曆戊寅七月御製周歲祭文

惟卿歷事三朝薦登九列抒忠體國罔替始終胡不憖遺以終遠畧追惟淪謝週歲倏臨諭祭再頒尚克歆慰

萬曆己卯甲辰御製下葬祭文

惟卿歷敭中外屢建奇功忠藎素孚險夷不貳方深

倚毘胡云淪亡日月不居奄臨窀穸餙終從厚洽埊
有儀惟爾寘靈慰於幽壤

贈謚勅命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盡瘁事國人臣旣懋建乎勛庸
崇德報功朝廷自優隆乎典禮義有關乎激勸情何
間於始終爾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譚綸文武涌才
甲科英望爲郎而請除倭難聲名已重於留都擢守
而倡義募兵功伐益徵於台郡奪情再起所屨率皆
危途叙績屢遷所投無非劇任閩南時壓尸祝不忘

奠定之恩薊北共稱墩臺實資保障之益中外關歷
建樹宏多迨正本兵克修邦政民具瞻卬方資吉甫
之謀猷天不慭遺共悼武侯之殞沒追維往勩宜備
䘏恩茲特贈爲太子太保謚襄敏錫之誥命於戲歷
仕有功允協僉同之公議雖亡不朽永貽垂後之令
名英靈有知明命克祗

北京午門內道旁碑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大司馬大將軍譚綸爲朕股肱
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朕

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不意太陰侵犯上將遽殞
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
思盡心爲國之臣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
所用其情也但著其勳烈鐫於金石使後世知斯人
爲國之元勲親製道旁碑蔭其長子河圖世襲錦衣
衛指揮幼子洛書世襲國子監監正觀其平昔言簡
慮精純一不二凡受命而出即成功而還每不自矜
葢因先年馳驅南北精力已疲復籌畫兵戎心血久
耗忽於四月初三夜痰疾陡作病故京邸此臣所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即今英魂戀闕啣結以報
生前之遇朕日夜哀悼賜謚襄敏嗚呼雖漢之武侯
不是過也故製萬歷五年歲次丁丑八月初五日

像讚

益王潢南道人撰

江右炳靈乃生豪英居家孝友事主忠貞學成文武
勳勒旂旌南倭北虜煙霧掃清西川東廣鯨鯢殲平
薊遷扞蔽京邸干城誠與才合智暨勇幷始仕庫部
兵畧起名終作柱石兵柄陟鄉蟒玉賚賜龍誥顯榮

前累褒贈世及簪纓功多社稷恩疊胡廷祭葬既典
襄敏謚宏公不負國帝特用情伯仲吉甫千古同聲

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暨大小九卿祭文

茫茫上象降神江右篤生我公爰維宇宙猗歟公才
譬之武庫五兵縱橫無所不具黃石之符白猿之術
洞悉其要腹爲箧帙靜則凝永動則迅鏃大事雷斷
小細海蓄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豈其蘉哉在名亦忘
歲屬丑寅夜動攙搶下於東南化作長鯨海波吹血
天爲慘惔公在郎署著然負擔鼓行而前誓殲羣忒
借箸轅門風雲動色繼守天台旋巡浙臬盡心戎機
不辭疲薾號令必行拊循必至更番有期行餉倍賜
賊延喘息跳梁更甚公勵士卒如渴得飲戈鋋霜明
艨艟雲聚駕波凌濤櫛風沐雨海嶽可傾我師難撼
積年巨殄喪其精膽遂奏三捷乃忝大藩感激圖報
永矢勿諼予寧未幾綠林蜂起始自嶺東逼公桑梓
哉禍曷辭取云小嫌縗絰從戎哭不得黔釜魚遊魂
終爲鼎脯祁祁士女賴以安堵閩莆失戒賊據爲窟
帝命不赦授公鈇鉞公歃素著折箠笞之五旬之間
俯若拾遺餘孽悉盡民安故鄙騎置以聞天顏有喜
號褒用錫錦鱗是將溫函華秩叙美褒揚西川百粵
猺獞孔熾公轉平之不煩措置帝曰卿才萬夫之特
既效之南亦可當北薊爲後門遼實左臂是扼是拊
匪才曷寄二戊之際防守稍失屬夷爲導虜遂陵軼
公受鎖鑰殫厥乃心長昻折翅莫敢或侵銅牙晝臥
蘆笳夜歇已靖邊塵猶防塞月建臺扼險凡三千所
分形以守合力而拒廟謨是之橫議不撓禹功曷過
堯奠永牢帝嘉乃勛俾統材官尋握本兵皇圖用安
西虜欵塞實惟上策公佐厥成沮者斯格六載秋風
纖塵不來仁人之功其利溥哉嗟乎天驕最爲畔渙
周僅薄伐漢滋邊患公擾馴之洞中肯綮不拂夷情
而崇國體集思廣益開誠秉寅一動九鼎一言萬鈞
明而可見功令爲式沈機密謨天下孰測遼左陜右
川粵浙東咸受成算以奏膚功吁嗟我公在廷在邊
始終於兵幾三十年風塵霜露亦既黽勉食少事煩
妖夢竟踐朝侍講筵暮捐賓客榔色猶春泉臺永夕
居正等同時展采日月之際如樂之諧無所不契國

有大謀惟公是度今也則亡指南何托滔滔巨川蒼
蒼平楚廣㳙言旋悲來無緒嗚呼長劍埋獄光猶在
天蛟龍逞瀆液猶在田公業三朝公名萬古死生細
故何足云苦尚饗

兵部尚書王崇古刑部劉應節兵部侍郎梁夢
龍會省吾屬下司務沈橋等祭文

唯公爲社稷臣實天下士弼亮三朝功載信史孤卿
臺省藩臬郎署進退出處所關國是浙閩粵蜀上都
舊京鎖鑰帷帳在在長城呼吸霜露咳吐風雲比頁

方召翼宣中興晉秉樞筦入總六師李郭尺寸韓范
錙銖威嚴順治六載於茲頻膺寵握尤切倚毘士推
領袖僉歸羽儀誰謂昊天胡不憖遺倏焉信宿妖夢
是憑星隕說感嶽奪申神卷衣遽蜀拖紳不聞華夷
震悼朝野悲辛嗚呼哀哉崇古後先芳躅諮籌客敵
予謀公斷夙稱知己應節昔膺推轂眷戀相顧聯事
合情有加於素夢龍往陪石畫一塤一篪方奉簡書
期同志馳省吾聯采忝錯日承模楷或規或隨磬同
[illegible]菹橋等猥備官屬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

宏獎引掖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
顧慕潺湲虔酹一觴拜訣堂筵嗚呼哀哉尚饗

茅鹿門祭文

嗚呼世或有連翮之鵾鵬矣然而其一則垂翅來歸
也其一則凌風而飛所當薄日月拂雲霓數爲顧影
而徘徊抑或有爪足之騏驥矣然而其一則伏櫪以
嘶也其一則絕塵而馳所當汗赤血歷紫塞數爲啣
勒而棲遲此於其中固有兩相推輓兩相纍欷者能
不悲哉能不悲哉方東吾先生之携公而教我湖也

公始垂髫予已中第公固羨予以脫穎而出予亦奇
公以處囊之異道固琴瑟誼亦兄弟也已而予由吏
部左遷陪京公亦釋褐連珮承明或載酒於燕磯之
渚或尋芳於牛首之亭公數白眼睥睨一時予亦岸
幘臨流濯纓公每疑予以苟爽予亦羨公以李膺也
當是時予頗托文章以自娛公獨向道經而長嘯舞
也按節歌也同調豈謂中道踣頓分袂飜飛予以忤
世奪官來歸公數移書願爲拂衣事雖不偶心實相
依嘉靖乙卯公守天台海夷內訌將士索摧公抱牒

而督戰首擐甲而揚麾當是時斬馘且千封爲京觀公之威名遂擅東南予也遇公西湖拍手笑言予固許公以魏尙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歸臥藍田也由茲以還天子嘉功賜之斧鉞出將元戎始則閩海再則粵中戰士解甲蠻夷讋風肅宗皇帝且不忍伏波之久羈銅柱而或慮烽燧之數通甘泉也於是乎檄召南州出總薊遼公也內挑六郡良家之士以克佽飛外度盧龍魚陽之塞以繕亭隧氈裘喪膽胡爲奪氣公於是時盛爲聲施建殊勳於萬里

之外而予且不免枯槁思息機於漢陰之墟也久矣及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偶晤金焦前問邊陲公且點頭謂我可爲大都公一馳驅則一引領其所追我於垂髫而思共功於末路者固耿耿也嗚呼司馬還朝已越六禩天子方倚公爲山甫而公遂棄我而仙逝哲人既萎泰山且頹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嗚呼公之年邇六十矣而予獨謂公沒不賚志公之位極樞筦矣而予獨謂公材不盡施何者君相之知方殷而中外猶多可慮也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訃聞之日天子輟朝特勅侍臣遠護靈旐贈官錫謚罷冠百僚給以秘器塟之江皐嗚呼功震朔南威播華夷生爲柱石歿垂鼎彜所恨者公特多中閨之忝屬祿之兒其始也坤不能不爲天下慟而其終也坤亦不能不爲一人私臨風展奠潸然涕洟酹以所云知予不知

尙饗

副都御史王一鶚祭文

維師倔起敭歷三朝文武爲憲社稷爲屏東南戡定

自出守剏練節制之兵萬衆一心桓桓于征匪旦威加海外以之効於四方破勦零野戰之羣衆使鉞西北則跨墻爲臺列車爲營謂運火器以格流矢固盾衛以遏虜馬之衝守則依臺爲戰戰則依車若城推之九邊率是準繩凡此兵制皆力排群議迄用有成苦心哉吾師之所以爲國謀也其斯爲尙有典刑者耶方奪情奉詔克復典化再造全閩視望海窩之捷何如也乃獨無意於帶礪竟請以制終自薊門入典禁旅可以優游暇豫借箸禁中乃移疾以請豈眞從

遊於赤松此所以處功名之際者其德猶能然爲閩急則之閩爲蜀急則之蜀爲粵急則之粵爲京陵急則趨備京陵聞君召命不俟駕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旋處旋出又何羨於令公秉樞五載四海廓清殪九綵之封兕斷百粵之長鯨東酋之陸梁縶頸西塞之職貢守盟師孫碩膚曰天皇之威將吏之力敢以自封居則曰今上幼冲庶幾夙夜以副股肱而今而後所謂盡瘁鞠躬者耶嗚呼痛哉定國是則毅然獨斷收羣策則休休有容推擇羣吏如鑑如衡才長見

錄乃聚百草於藥籠賞罰明信孰不永兢恩施不報實涵萬象於滄溟博綜今古扣者洪鐘淵默獨運澄然太空無意立言而矢謨決策秩秩爲經華夷具瞻孰不云在地之海嶽在天之日星也僉謂日星有時而翳海嶽有時而傾耶嗚呼痛哉鷄望門墻始自鎬京閩中負弩以迄於今咸在陶鎔凡疆事所當爲而識未逮或欲爲而力未能者無俟造請先授章程今則何依淚露濡而不知其所從嗚呼痛哉每見敵臺星列車營雷動輙語將吏曰安得大司馬公臨視之

以觀厥成耶時洋洋如在其上矣諸將吏相向而揮涕者濼水爲之吞聲嗚呼痛哉社稷盤石天地無窮天地無窮師其如生

遼東巡撫張學顏祭文

惟公秀鍾廬嶽生應昌期自弱冠登第筮仕留都即有聲於兵曹既而出守台郡歷遷藩臬開府三省兩督轅門以至入典禁旅綰符本兵三十餘年皆建威銷萌先憂遠慮汲汲爲國家桑土之防而曾不卹一身鞅掌之勞練兵則合車騎步卒而聯以節制止如

山之難撼進如河之初決萬竈一心千營一律無不注目於旌旄馭將則拔材勇於卑微黜貪懦於城社不以喜薦不以怒斥故庭麾名將門走材官皆伏策提戈願出死力以求報於投醪設險則扼燕山之背據太行之脊墻臺突兀輜重火攻纖悉具備有以弁京陵於盤石之牢行師則先馳文告默授機宜止誅罪人戒焚玉石如倭奴如杲酋如都蠻罔不相繼伏誅凜凜乎天討之難逃甄覆功罪則僨事者近罷必懲策勛者疎遠必錄明如水鑑妍媸莫遁於秋毫故

今南瀚閩蜀北底幽并西極秦關東踰樂浪納欵者奏琛入貢犯順者屛跡幕南而不敢近塞下以咆嘷偉哉公功視前代裴晉國范文正本朝余肅敏馬端肅更爲獨苦而功高至於勉從奪情之命兩陳補制之疏孝篤永思忠先急難尤爲肅皇帝之所深褎然非精誠蘊積上副三朝特達之知德望素降下孚儒紳山斗之仰又安能歷險夷保始終得行其所學以建不朽之業而無所曲撓

薊州永平等處總兵中軍左都督戚繼光祭文

嗟嗟乎哀哉天乎鬼神乎訃音倏播四鎭五省不啻移所天即北塞以書來會又若左券倘假公年犁庭而啟金湯舉八埏可屈指也況聖主中興元輔左右惟謹治化以隆戎翟胥服天無烈風淫雨允爲昭代威登之辰乃中道奪公天乎鬼神乎抑修短定於有生數莫獲展乎英賢同軌無俟公之存亡乎吾不得而識也並起艱虞蒸蒸然迨有今日則知公者光成光者惟公不能不哀而述之嗟嗟乎公苦學而薄逢掖竟以鉅儒取科第爲南司馬即從司馬張公禦倭顚危奮發久之以佐畫功守三台而版籍咸在掌握議練土兵適光叅浙東戎事遇於桐巖奇之語焉光謂沼吳渡江率越産意乃決已趨册山練者奏績而顚危奮發視昔且倍蔚乎嘆喈之將矣光亦請諸司馬中丞所屬則會稽子弟紀律固端但不欲以短兵接已用烏傷尹趙公策易其邑之人練之趣新葺故朞而成遂罷天下兵援浙者于是共事山海淼靡不殲計全勝八十餘戰獨浙之象山白水粵之張璉林朝曦不與他悉光統馭監督則公也聞太公喪歸自

海上無何閩難作起公開府既平乞終制且著爲令肅皇帝韙之已而撫蜀而督兩粵師而總制三輔仍治遼光亦以薦至薊時大爲虜劇春復告急烽燹後百無所資上疏重創築愼訓練立車營增敵具刑逋逃邊垣有待光咨白一切報可薊雖畿甸而行間狀都人士目不逮擊訛集外馳使者亦累載封事公相顧太息曰不用則已用則須遂展錯志固未喪氣已潛奪什伍頃者君紆余銳今反之矣夫欲出罟穽復顧畀鑊力以心隳潰乃績徒悔艾無益也公深以爲

然爭謬陳邊鎭兼鎭守蓋憂之甚而默翼焉慮非幾
光未及喻也旬月大喜在制府虜竟不敢扣關典禁
兵未幾病免避其疾也公爲人嚴重國家事不問利
害當之雖納言易執持毅不可撼不索紕謬不狥聽
聞一中肯綮不以貴賤死生遺忘所造植無慮十數
輩並皆名世部曲彬彬然爲天子守禦監司特識俞
大將軍稱之不衰引佐樞府實禮以爲天下帥尤見
將將之畧云自爲守詰戎常斬袖手不用命者即行
則奉節鉞齕齕無爽省大夫忌光間以聞公曰委質

而負危事業弗越人何爲哉忌者屏息毎督戰袍襲
以甲巾而殿俄出陣前衆錯愕罔敢貌言又罔不自
効秉天縱之資徹行陣之隱料敵猶探機彀神矣哉
夫通籍即戡東南巳復安攘西北雖風土殊人情異
致舟車關汛勢亦頓睽顧勛勩後先一轍豈非夷虜
狡態濤菁慝縱熾于中炳炳於矢石之際彀伏命中
機觸隨弭哉所以重掌邦政儼然一老將坐司馬門
而薊未竟之圖遂且絀之力貢帀宏遠之烈以既邊
陲利病莫不以之簡眷倚重則又千載一時顧置叨

艮遽遽造化天乎鬼神乎吾不得而識也使天地常
如癸酉少保且不免又安得戮力王室至是哉薊視
他域最苦而最不譽乃或假戰法或假兵制或壓其
指授公之澤在中外者厚宜厚其報而厄於數吾亦
不得而識也然公之爲國家謀垂諸無疆代且不朽
身何遑恤哉獨曳履而逝樞衡如蜺顧問方殷躑躅
而望拯持者與二三子呱呱忽失所怙無論識不識
莫不哀之幸仲氏叅軍投紱扶櫬挈稚又各擅鳳毛
昌阜厥世慰藉遂且宏矣公其無中道之憾獨以國

士待光未之能報夙夜即當公意萬一未讐又守在
邊陲一慟曾未得匍匐而遂謂報何惟矢乃馳驅不
負疇昔公目且瞑光心庶幾矣轄則以齊紼莫與執
不腆之奠噭噓緘辭公能無鑒幽明之别耶嗟嗟乎
哀哉尚饗

署都督同知提調京營車兵俞大猷祭文

嗚呼公乎胡勿收百慮奄然而長逝乎今日明日變
不可知裂我肝腸摧我心志含言哽咽揮涕流離哀
哉痛哉乃使我至於此極哉古稱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自有交道以來如公之知猷者有幾哉昔者倭亂初殷公慨然以戡平自任苦無同志相資乃於呼吸紛紜之際遇猷及南塘戚公上下議論以安社稷濟著生事業皓首相期我二人者咸能信公公亦能信我二人遂定交焉顧當其時浙人不知兵兵不知戰戰不知節制公曰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止而齊之節節而制之於兵思過半矣由是以節制之法訓練土兵之責付我二人無何教成猷被逮對簿公與戚前後戰賊於柵浦北嶺馬岡菖蒲桃渚海門

沿海諸地凡百數十捷斬獲數千浙境從此靖謐浙兵從此稱雄於天下矣此皆公之功也嗣後猷事得白廣賊張璉勢熾屬猷討之公丁外艱家居奪情起用督發浙兵助戰搗其巢而殲其黨此又公之功也嗣後邱和林朝希諸賊屯據程鄉之員子山蓮花諸寨不時流出擾犯江右公衣鐵衣跨騮同猷馳驅旬日之間攻破數巢追勦餘黨途遇驟風暴雨斬木爲柵芟草爲薦手足胼胝泥濁汙漫同諸士卒夜臥林中猷曰願公異日握秉樞衡得知師中苦情如是眞

切也亥日窮追及賊而盡殲之命猷議設平遠縣於賊巢之中江右自此無廣賊之患此又公之功也嗣後而興化城陷朝廷以福建督撫之任授公受命之日一書命戚整搠浙兵剋期速至一書遺猷謂舊兵已疲君兵初至未可輕戰只宜嚴防俾賊不遁待大勢兵至則功收萬全矣猷得公令濬河列柵將數千之賊厄困於渚林之野三旬而公至戚督浙兵亦至半日之間分布詳明三哨並進一鼓而賊無遺類神人之忿盡泄此又公之功也嗣後倭賊數千圍攻仙

遊城又幾於陷公與戚督兵馳至賊遂夜遁追至漳浦玻璃大破而殲之此又公之功也嗣後公任兩廣方相議計欲平二省山峒之賊開南方太平於永久乃北邊事急而薊遼之命下矣即議破虜之策莫過於車命猷倣古以人推竿之制末加一舵製車三輛并取樓船大佛郎機三架就麗事前試之躍然嘆曰此眞取虜之長技也疏請援猷與戚同行旋因海寇未靖奉旨留用於廣遂不果行顧我三人自此以前聚而離離而聚往往然也自此以後南北各方不及

聚矣時公將前車銃携至薊鎮兵勢從此大振此又公之功也又謂薊鎮之防宜守先於戰陟山絕頂相度形勢增墻設臺大舉之虜從此不敢竊邇此又公之功也及任本兵五六年來設策應機殫慮竭心北虜效順不敢少肆南方小警旋起旋戢此則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昭昭耿耿有耳者所共聞有目者所共覩史不可勝書太常不可勝紀雖千萬世之下忠臣志士自當擊節稱服拜其下風公雖卒死公實不死猷復何言乎但公始終自謂眞知我二人特以節制

二字於公有合歎或更有所指歎此蓋別有至精至微之理同道同志之神係人心肺之間非惟猷不能知雖公亦不能自知是豈言語聲音所可得而形容者乎唯公爲子孝爲臣忠爲兄友爲弟恭臨民有寬有嚴馭將有恩有威與人交久而益敬功利絕口不談器量足以包天下精誠足以孚天下廉潔足以服天下學識足以周天下又有實才畧實事功足以副天下嗚呼哀哉痛哉此巳前二十年間事尙未易一二盡言之也天若憖遺不奪之速則將來之建立又當何如其光大俊偉掀揭天地也耶嗚呼哀哉痛哉策長日短圖壯運厄煙雲黯淡去路迷茫露泣蒼蘚風悲白楊嘉肴不御旨酒盈觴寫生平之契凋敘交情於死生一字一淚字多淚多紙有盡而情無窮嗚呼哀哉痛哉尙饗

又

嗚呼哀哉痛哉公二十年前與猷論古兵法今巳悉見諸行事史氏能盡書之矣居嘗論破北虜莫如大佛朗機銃今巳造五千架於京營矣又嘗論銃賴車

以爲閑車賴銃以爲威但車必酌裁古制始便驅馳今在薊鎮巳造有七百輛在京營巳造有一千二百輛矣又論車器巳備必設立行陣節節有制堂堂正正乃可大破虜騎獲功數千萬無難卽與猷議萬全諸陣教兵演練今巳成軍矣所可悲者公於車營題疏欲俟教成推之各邊使達虜聞之有所憚自不敢入犯斯社稷有萬年之安而地方生靈永受靖寧之福萬一跳梁犯順則掃穴擒王報千古垂百代之事業皆唾手可成公抱未竟之志其惟此歟此惟猷知

之之眞所謂其友識之者也向四月二日之晚尙與
猷上下議論此事只越一宵而公遂與世辭猷視手
足之後不得覩公形矣然猶得時至柩前一拜哭焉
玆者公柩南發賜塋又不得復見公柩惟啚拜哭墳
前矣囘憶生平猷微言之而公即和之非致悲言玆
又申之公惟鑒於冥冥不我和矣然生平相期意氣
雖千萬言亦豈能盡惟寄於燕雲潞水千萬載之間
常帶此情此恨耳尙饗

臨川舒化挽詩

舉世稱交遊每自落形迹那知心相知迹遠神獨適
予與司馬君相識在仕籍凝凝有深思卜謂非常客
堂堂天之朝文盛威不克海島有倭夷計狡勢猖磔
簡君守天台備禦有長策風火燎其巢劍戟斷其翮
須臾窟穴平從此聲名赫擢以監司權醜虜心虓虓
守禮歸故園臨戎命衣墨粵閩山寇多閫外專鈇鉞
戕妖如銖茅秉節心轉赤西蜀有跳梁捧檄不朝夕
蕞爾狐免蹤聞之咸落魄予時備瑣垣奉有封藩役
與君一席談彼此見肝膈芝蘭未足言自此成莫逆
及君鎮北陲膽落諸蠻貊車成臺亦成十載無輪隻
緘書頻相貽恨不同裘葺天子命入衛余亦歸故國
未幾君亦歸總爲世多隙九天日月明倚君爲柱石
南蠻北虜間來往心見畫感恩報不淺刺刺輪心臧
胡爲箕尾遊一夕神移宅中土併外夷聞誰不舉額
勢若天之摧亦如地之折豈爲桑里憂實爲廟廊赫
造化無全功豪傑豈常得所以長夜思不覺心痛畫
雖然君已往君疾非薆黑形去神自存精英不遽北
或爲日月光或爲雲霓澤或爲龍虎威或爲鳳凰色

磅礴天地間周廻在中域此殼如蟬蛻應不爲君忒
特爲知心人無端遽晦蝕欲言誰能知欲行誰協力
徹我獨鳩杖折我狐鳳翼爲此發長歌仰天長嘆息
覝月便思君問君識不識

神道碑

萬歷五年四月初三日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譚公卒
於京師公無疾一夕而亡天子惻然傷之召廷臣集
議郵典贈太保謚襄敏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與
全祭給銀四百兩命中書營塋事仍遣兵部主事一

員獲喪又從其弟右軍都督府署經歷事都事緜請
扶柩還鄉皆異數也部僚少司馬曾公述合德播嘉
銘納諸玄室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德表烈詔
來裔垂後世於是弟若子持其鄉張太史狀來告於
予余惟受知於公自僉憲兩浙公爲南武庫郎共事
倭變始未幾公任海道余備兵温州相與戮力平賊
公總督薊遼余調兵審雲余撫三鎮公在樞密嘗如
昔日同官時破格披懷相信與者幾半生非余序而
銘之其誰按狀公諱綸字子理江西宜黃人公生而

沉毅博達多讀書負奇藴畧起家進士拜南京祠部
主事丁母羅夫人憂起復復除武庫司主事歷陞南
京武庫司郎中時倭夷猖獗浙直一日登浙岸流突
嶺箏薄南都城下都人士倉皇莫知計所從出公毅
然請兵逐之由是公聲望大振丙辰倭賊犯台境殘
破仙居黃巖二縣遴公爲守公至見兵孱弱不可用
輙請于督府胡公募壯卒千人訓之躬督過賊柵浦
賊遯去嗣是一戰於板橋再戰於舟山又戰於白水
洋蕭林澳等處斬首無算而公方起踣卹傷與民拊

循日以經義課諸生于庭不置戾幾折衝樽俎者督
府上其功治第一戊午擢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治
兵寧波復選練衞所壯士教以鴛陣之法申義鼓勇
率戰於金井頭象山桃渚牛橋南灣等處斬首無算
又擒黠賊毛酋於何家礄倭患漸息庚申陞叅政仍
兼海道亥年丁父憂廣賊林朝曦流刧江西奪情起
復公擊之公墨縗幸浙兵以往擒斬朝曦張璉蕭雪
峯等賊黨遂平乞請終制癸亥倭夷陷興化以原官
改福建起復公勦賊未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

撫入閩公聞命兼程進戒總兵俞大猷戚繼光二將
軍尅期赴勦於是有渚林大捷奏聞天子嘉悅進右
副都御史賞銀幣已而又擒斬福清神前澳賊漳浦
玻璃嶺賊龍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山賊入閩底
定懇疏補制乙丑起公巡撫陝西未至以四川妖賊
蔡伯貫爲亂連破州縣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平乃爲
度川湖界壤如支羅隆橋移衞設縣過酋東出没蜀
人爲德又除攻圍武定州逆賊鳳繼祖蒙嘉賞隆慶
改元丁卯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首討七山諸劇

賊設營寨扼險要猺獞晏然越三月廷議召還代公者及余濫叨茲後奉公籌畫爲多戊辰陞左侍郎總督薊遼首至遂拒犯青山口等處夷虜大爲修攘計奏修築邊墻壕塹剙制敵臺造戰車及鳥銃佛郎機等器甚備召吳越敢戰之士與土兵兼練之薦前戚將軍領其事皆得請自是薊稱雄鎮虜人不犯十餘年如一日者皆公貽之也歲庚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辛未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理戎政如故仍賞銀幣叙邊鎮

斬獲修理墩臺墻垣數多也是年冬以病乞歸明年復召起爲兵部尚書掌部事疏辭不可乃力疾赴京則今上御極之初公平生料理兵家事已計數而燭照之至此益感激奮勵畫機宜裁請託杜僥倖爲國家圖萬世治安辛未之警亶欲身當黃花鎮扞蔽京陵何壯哉本兵凡四年四方上成功者六宣大三鎮貢市事竣廣東肆勦大盜藍一清賴元爵四川蕩平都蠻麥㝆九絲等寨北虜三貢禮成遼東生擒逆酋王杲又有平虜堡之捷皆公廟筭授策也前後三賞

銀幣兩廕子入監讀書一陞俸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衣各一襲葢公盻勤戎務運量機謀捐身狥國殫人臣鞠躬盡瘁大義而主上恩禮酬報公者亦不薄矣公昔在粵日淺惟以未滅羅旁爲恨及余奉命專征手書密示方畧料賊如指掌甫奏捷而公已瞑目部議追叙前功竟得廕襲公之神其少慰乎余竊觀古今文臣能知兵者鮮至於身履行間冒矢石犯鋒刄而無所顧恤者尤難其人公戮力東南大小身經數十百戰所向克捷由公武毅練達故然其鉅謀

石畫見於經畧西北諸邊議惜未竟也而居家孝友禔身端謹嗛嗛能下士與人不設城府尤喜讀黃老書黃老言多奇秘知雌雄墨白鑿鑿中竅兵家率祖用其說公非深於是者哉銘曰代隆景運文熙武寧惟世學士薄武矜文治安能守變患卒驚惟公嶽降南服挺生學淹墳典胸羅甲兵生才豈偶以凈海氛爰奮勇智毅然請纓募兵練卒殲厥長鯨廓清兩浙底定八閩蜀妖廣孽虎哭狽奔四征不軌兩起奪情民之保障國之干城殊勳累奏品秩薦增總督二鎮

協贊三營北門鎖鑰寄之一身公年未老軍旅倦勩以疾陳乞松菊爲盟惟帝曰咨天工惟人桓桓司馬屹屹重臣歷事三朝忠藎一心文武爲憲孝友兼稱功多寵渥簡眷方新昊天弗弔梁木忽傾邦摧楨幹士失儀刑愧予知己向灑南湞能無一辭以慰公靈生樹偉烈歿承顯榮嗚呼不朽千載斯銘南京兵部尚書太倉凌雲翼撰

散紀軼事

戚南唐曰台兵以太守譚公之嚴初集即有以攝其心故在譚公用之而著績他人則否

初公以知兵擢守台先是台被倭屢寇如出入無人境守者率畏怯至則開城避盗飽刼而去以爲常公至台惟日以練兵爲事諸宿將未相屬方笑公書生弄兵不知所終公廉知倭頻來入城初至挾利刀掠財物罔敢敵者得重貲遶行數十里某地則去刀入囊以便挑担而歸公計選兵分强弱爲兩班偵賊至先伏强兵某遠地又伏弱兵某近地俟賊入城仍前避盗飽刼及賊得財物至其地囊刀挑担砲響强兵伏起倭大驚走弱兵夾擊大殺敗之盡獲所掠財物而還自是倭始挫不敢犯台諸宿將乃大服太守知兵竟成莫逆云

公守台郡時有大盗驍勇善戰瀕海之民苦其刼掠公行令捕其父至懾之曰爾不教子爲良今作賊累女當死其父言生子不肖無如何公曰爾能擒獻則已其父首肯公方知其子每年以父生日一歸慶父

壽乃密援計與一九至期以九置酒中賊飲藥酒醉麻不省人事擒獻公前殺之惟命公惜其才詰曰爾生負軀幹如此何乃爲盜致死地盜曰爲酗飲落魄誤墮其中公若賜生全願誓死以報公許以功贖盜自帳前卒歷至爲大帥立大功得其死力云

本家別傳草稿云公蒞台羆時賊新破仙居黃巖公慨然曰奈何令盜若是即完堞峙糗首簡獄盜有楊黃兩人者皆劇剽宿魁公見而異之詰以能立功自贖當貸爾兩人叩首曰唯命是聽當出死力以報公

問楊黃爾何能對善弓弩刀法外地道尤巧公笑曰天贊我也時賊集萬衆洎城下城外有大屋數十重倭宿兵其中器械輜重皆在公使楊黃穴地道俟夜兵舉火焚其巢戰於北嶺倭顧所宿屋煙燄蔽天駭亂不可止公麾兵大呼曰賊敗矣遂蹂之

浙江雲臺山人李杜浙東戰功紀聞曰杜登天台山山中人爲余言往歲大旱山泉涸枯禾不入田邦人皇皇索神以祭而旱太甚我太守虔禱於龍穴澍雨浹旬歲乃大稔杜謂是適然耳追入海門城城中人言某日之夜賊襲西門已數十人登城殺人守者大潰賴譚公以是日至調度城上事是夕與賊夜戰皆其所將來將卒城得不陷余始異焉

又曰公守台時戊午四月廿三日賊百餘從柵浦登陸公遣千戶李超擊之賊走溫州不及而還公怒令縛李超來超懼罪適賊四百掠太平官嶼超集士卒謀曰今日寧與賊戰而死乎寧不與賊戰歸見太守而死乎衆皆曰吾寧與賊戰而死超與胡艮瑶遂率衆與賊決戰斬首三十餘級餘賊走爭舟盡溺水死

超函賊首詣公府叩首謝乃得免

又曰公開府寧波與都督盧江俞公矢心協謀共商時事不以文武自異俞公常欲以荊楚劒法教練數千人可橫行浙直中爲東南赤子造命而練卒非旬日可能又當厚其衣饟當道難之卒爲空談而動輒遠募騷費爲苦以請於公公曰是誠在我遂以請於督府督府然之公遂選少年强力能舉二百斤以上者千餘人羣而教之蚤作宵罷豐犒嚴撻若父師然數月士皆歡騰互較精拙以爲榮愧童子壯夫皆能

出入擊刺而身不傷氣不懾恨不得賊來一試邀賞公又數日一閱進止先後各有定局於是顧俞公曰可以戰矣俞公曰數年費志竟付我公天心厭亂方在今日明年公督戰何家磧寧波以安是後也實公自責戰而公上功督府則併叙俞公功以練卒也

又曰公遣遊兵把總陳其可將數百人護慈谿城嚴戒無戰其可違節制與賊戰敗詣壁請罪公讓之其可叩首呼曰遇賊不得不戰初戰尙斬賊級獲器械我兵所傷數人則先奔者罪耳望公貰之願滅賊自

贖公壯而許之斬先奔者十二人以殉自是諸軍股慄不畏賊而畏公

又曰當公赴桃渚之急若不冒雨忍饑犯賊鋒而過則桃渚之攻未必解而城且陷桃渚之攻未必解而城且陷則不及以是日赴海門而海門之城必破矣是公冒雨忍饑犯賊鋒而過而全二城也

又曰公與戚公疾走太平至則與戚公出東武場廉處義兵在新河先奔者斬之屬胡艮瑤陳其可章延廪後至公怒曰軍法期而後至者斬艮瑤等叩首謝戚公幸太平合以下苦爲之言乃得免公御將治兵大率類此是以所向有功明日癸諸軍至溫嶺賊在南灣分五部據高山墜石以拒我軍不得上日就晡公率蔡汝蘭輕騎馳入戚公壁中以梁守愚兵潛奪其山頂以拊其背陳其可胡艮瑤章延廪等左右前後攻擊並進賊潰陷海泥中公傳令曰能盡滅賊者予萬金於是衆賈餘勇爭奮擊之赴水死者甚衆擒斬眞倭數百我兵傷者四人高贈身被刄傷公躬爲傳藥云

又曰時督府具以公勞上之朝皇上嘉悅內批云譚綸宜從重擢用時夷情大讐不敢窺浙中公勵將簡卒如故每退食輒入後苑戒鼓抗侯發矢數十乘而罷夜登講武臺教士夜戰則益備所未備其存志天下如此

公父東吾公初失偶未娶晚年奉侍無人公爲娶一妾健有力東吾公年七十九生一子然未許公母之也辛酉寇亂公方開府寧波時父巳老賊累夜潛至家母事急妾負走匿草茅中得免寇退東吾記其事

於書謂頼妾得全及公歸居制一日讀父書見父手
書云云因大哭焚香掃地置榻上堂請妾出妾驚不
知故公敦請出坐上妾不敢當即令他婢左右扶掖
坐拜謝曰予以王事不遑將父昔父得全生是誰之
賜眞吾母也遂事之一如母其遺孤弟教育成就一
如已子今其子姓之多一如公云
嘉靖癸亥三月起復公爲倭陷興化急於援勦兼程
至四月二十日入渚林客有詣公亟言望若雲霓且
訪師期公怫然曰兵凶戰危今某倉卒至定應休息
君輩何輕易言大事客退相顧悔失辭是夜即刼賊
營賊不虞夜飲方醉兵潛入賊厨殺賊奪膳即領膳
具獻酒斬座賊自此大捷連勝蓋公未至預書達俞
戚劉三師分布已定止俟其來也
同里有吳竹洲者書札甚工儀狀謹慤靜穆寡言笑
予曾祖見吾公延爲塾師教子公外艱歸里一日過
曾祖飲竹洲同席公數數視竹洲面嘆賞不一又愛
其善書曾祖薦之遂延以訓子弟雅敬重焉公治兵
無虛日用之從軍或在帳中與同臥起帳外親兵三

十人縱軍冦交鋒左右不敢擅動一日在營邊與賊
對壘外喊殺聲甚急直逼帳前公端坐若無事者竹
洲侍公側良久遽色變起立手據案促公曰奈何公
徐笑曰吾以汝素靜故携相從今倉皇若是是僞也
余祖父傳竹洲言蓋服公鎭靜有膽畧類如此
公毎用兵身先士卒果鋭非常方嘉靖辛酉公適父
憂同遭廣冦流刼撫建殺掠譚坊慘甚時當事交薦
公威名遂起復領浙兵勦賊公自招新兵駐梅坊宦
羅峯良久一日俟俞將軍前軍將至公率麾下新招
百餘人跨馬徑抵家村直擣賊營於李家市俞將軍
遠來甫至梅坊聞公身親衝賊去將軍亦不飯踵跡
殺入賊圍與公接應其奮不顧身如此
公征廣冦先馳深入賊山中隨兵二三百後軍遠未
至賊衆倍之假裝父老婦稚壺漿遞接至一寺中僧
捧茶至以手示公墨書掌云眼前都是賊公計寺前
後左右相隔頗濶遠因慰勞衆賊云爾等悉良民爲
賊所苦汝衆可至前領賞金但恐重複詐取以前門
點進後門點出用兵把守扼要不相通聞後出者悉

斬之

雲臺山人爲俞公紀興化之捷曰譚公貽俞公書曰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於眞知公則惟綸乃不爲乘楚所炑然又不能爲公重令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驟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壼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託孤寄命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

隆慶三年四川隆昌縣士民立生祠祀公前知富順縣事邱齊雲爲之記其畧曰公以冠謦奉勅平撫於茲值舉人江汝岷奏請建縣下其議於公公以身任之孜孜隆橋在意裁決以定志面議以審同詢謀以酌宜勘核以歸一實封上諸先帝帝名縣作昌隆批下割三治之界積日月而功畢先是公曰通判之設官軍之守以爲治其標也合三界爲全祉之寄意必以爲治其本矣夫醫之於病標本且然而況宇縣分割也乎雲又爲樂章一闋以爲春秋上下獻酧之一助云

總督薊遼時與當事諸公宴飲時小厮提瓦壺酌酒壺忽墮地碎公笑曰此破胡之兆也時禦虜果退

本兵時有武將求高陞者輩金珠寶玩至京餽以數萬計適公壽旦托公親戚關其說欲以爲公壽明日內左右置酒相慶酒方酣左右乘間緩頰進曰公功在邊陲榮膺天祿固其宜也但此得志之時亦可爲子孫計乎公怫然不悅起而退不復飲酒其人不敢畢其事

林居集不分卷

〔明〕惲紹芳撰

清鈔本

惲少南先生林居集序　　唐鶴徵

古之命辭也必有欲發而不可已之意于中而後措之辭則必抒吾之辭而後足以明吾意藉令以所藏吾意者而假人為之辭其有能明吾意焉者否乎世之譚藝者率曰先秦兩漢不知所重於先秦兩漢者惟以其意而為之辭也非獨其辭之貴也不嘗觀之莊韓班馬乎固先秦兩漢之鼻祖也韓子雖原於道德曾不借莊一語漢書半出史記一經鎔鑄遂改觀于子長即左氏內外傳出一人手辭且迥別黟斯以譚茍欲成一家言則傍人宇下蹈襲因仍乃其所痛疾而深絕者也柰何謂一辭不出先秦兩漢不可言文于是莊騷太史錯出雜陳間有不及則牽意以就辭真有若乞墦者東家之餘瀝西鄰之剩瀋共貯一瓠施施自詫曰此富貴者之至味也然乎不然乎要之彼錯出雜陳而牽之就辭惟其本無意而強借之辭耳本無意而強借之辭而命之曰文然乎不然乎吾邑惲公少南以丁未登進士第實譚藝者方熾之時其拜官爽鳩又譚藝者所樹標之窟從之則雖塈稚小夫必相標榜不從則雖先生長者極口詆訾當其時若頹波橫流鮮不溺者惲公方有意為文獨未嘗過其門而染一指也即譚藝者欲誘之入也僅曰駸駸乎千年格而已未深許也嗟乎使公而中少無主則馬有不折而入者乎既而公以外轉而去未幾又解組而歸始得專其精力于文謂非盡讀古今之書則學不贍學不贍安能縱吾意之所如非盡窺古今人之旨則識不高識不高安能出庸人之習見故昕夕殫心于載籍憂娛得失一寄之書于古今書無所不讀于古人之旨無所不窺而後發之文必先有意而後措之辭凡措之辭必期足以明吾之意如帙中所載者卒未嘗有一字一辭之蹈襲因仍以視世之所謂先秦兩漢或不其然謂非自成一家言不可也意公方在仕時未必無應酬之文今皆不存豈公自謂其不足存耶又焉知天假之年俾公之學日益贍見日益高其文不益有進于今日者耶公于今人之集號稱博雅者鑿鑿多所駁正則知公之學已贍于今之人遠矣當衆言搖撼中而屹立不移卒之自成一家言則知公之識已高於今之人審矣顧余譾薄未能深造古人之閫域未能定公之與古人之用意何如耳公子應侯公嘗遣之從余遊茲且刻公之集而示之人謂余受知于公最深宜有一言于簡端余輒為序其說如此余之所知公者雖未敢當今日之士安而余所不能盡公者必有後世之子雲矣

疏

請以先臣陳獻章王守仁從祀　先師廟庭疏 代

當嘉靖中議從祀言者請進薛文清瑄不果隆慶初言者請并進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獨以瑄祀萬歷甲申進守仁獻章合胡布衣居仁祀之此疏則作於隆慶中也

竊惟建學祀孔子所以立斯文之極從祀及先儒所以鼓向道之風故在祀典者不惟德無慚於聖門而且功有效於聖道則足以光俎豆式矜韋而允稱崇德報功之義矣昔者經遭秦火幾於湮絕漢儒董仲舒等家授而傳之六籍賴以如綫是功在傳經也則祀之道厄佛老邪詖溺心唐儒韓愈昌言以排之二氏因而退舍是功在衛道也則祀之世無孔孟心學不傳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子闡發以明之千聖一道揭於兩曜是功在明道也則祀之至於　明而推學行醇備無可疵議既進薛文清瑄其與瑄並請者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則尚有待也夫獻章守仁之學術羣臣論之詳矣臣不復議謹舉其功在明道而有裨於當世之學者為　陛下陳之本　朝以經學取士正望其有得於身心而發揮於事業也乃窮經者縛於訓詁之糾紛摘藻者炫於文詞之綺麗至身心性命懵然昧反求焉自昔已然今為甚矣於是獻章則教人主靜去耳目之支離全神明之妙用而人始知道不在泛求也守仁教人致良知循吾心之天理揭易簡之功夫而人始知道不假外求也是二臣明道之功不讓宋之五子其有裨於學者顧豈在漢唐諸儒下哉其宜秩於從祀臣以為百世無遺議矣至於疵二臣者之言有三臣請得而析之有譏獻章守仁者曰二子之學禪也非儒也不宜祀夫禪之為害者不以其棄倫廢事乎乃獻章則篤於孝重違甘旨而甯辭秩清華守仁則篤於忠茂建勛庸而竟沒身兵革存心制行兢兢經世曷嘗棄倫廢事也若以其見之高明超悟論之簡易直截而遂以禪誣之陋矣況平生分別吾道與禪學不同如辨蒼素其著於白沙陽明集者可證乎有譏獻章者曰若人也功業無聞不宜祀不知君子之立德者豈論功業之聞不聞哉古人終身陋巷桑樞功業不少概見果若人言則不得與從政之儔並祀矣況獻章教授足發性真論著皆抉心要謂非是亦為政哉安得以功業無聞誚之也有譏守仁者曰若人也動多權術不宜祀不知君子之建事者豈真經權不相為用哉聖人嘗愚不忽細行而避難亦為微服果若人言則不得與期潔之徒比德矣況守仁經濟著安民之績韜鈐成社稷之功謂非權不離經者哉安得以動多權術譏之也且臣恭覩　祖烈　聖謨尤有當急舉從祀之典者昔

高皇帝偃武修文每與儒臣宋濂等詳論心學　文皇帝纘

體守文乃命儒臣楊榮等纂修性理大全書　肅皇帝制作
禮樂丕煥重光之業正聖賢之號著敬一之箴進祀先儒陸九
淵等是　祖宗汲汲於崇尚理學奕世一心此二臣提生何
莫非　聖化漸涵所致乎我　皇上應運御極睿智性生仰
思二帝三王大經大法特書殿庭以備顧諟又嘗有曰靜中涵
養德性昭哉　聖謨真能紹　祖宗之心法會聖賢之蘊
奧矣何莫非理學中來邪仰冀　聖明早　賜二臣從祀則
熙朝之俎豆得人可以彰　祖宗德造之盛後學之模範得
師可以鼓髦士興起之風烝烝濟濟真賢輩出安知無軼二臣
而上者弘啟沃之助以輔光明之學乎斯道不勝幸甚

答何吉陽

近以臆說就正既而自愧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芳也蓋
徒言之愧矣雖然幸有深造獨得如我公者在也手教惠答萬
物皆備於我之指燦然明備滋辱再示敢復有以請焉蓋昔者
夫子言仁曾子言恕子思子言誠而孟子獨契數聖賢之指故
其言曰萬物皆備者即夫子之所謂仁曰反身而誠者即子思
子之所謂誠身曰強恕而行者即曾子之所謂絜矩一篇之中
無餘蘊矣嘗試繹之乾父坤母人生其間無弗同也然人一形
體也我一形體也故衆人遂視物我為二不知人此形性也我
亦此形性也故聖人每視物我為一其視物我為一者非本異

而強同之也萬物皆備於我其體本如是也故知萬物之備我
則無我矣無我則仁矣雖然無我豈易言哉形骸之隔爾女之
分私欲錮乎其中利害戰乎其外致此一心迫隘狹隘畏縮愧
怍視天下之物皆若敵國外患突然立乎吾前憂孰大焉惟仁
者反諸其身時時見物之皆我而不見我之為我所謂誠也故
天下非不大矣堯舜禪以與人而不吝樂其為天下得人也家
非不重矣禹八年於外而不入樂其為斯民除害也身非不愛
矣成湯剪髮斷爪而不顧樂其為斯民立命也名可愛也苟可
以救民則知有除害而不知有其名謗可避也苟可安社稷則
知有東征而不知有其謗是數聖人之心曷嘗有一豪物我之
間哉故曰誠誠則無事矣故曰樂由此數聖人之心而推之則
分人以財乃天地之財而非分我之有教人以善乃人性之善
而非益彼之無廓然澄然大公順應舉凡壅抑閼遏睽隔不通
之患利害得失憧憧往來之私一不入於其心樂無大於此者
雖然未易言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欲之不得則日
憂道之得故日休以日休易日憂相去殆千萬矣然人卒不能
得道者不見道也不見道者不見心也見心則萬物皆備樂在
反身也不見心則人欲紛然病在不恕也故求仁必先強恕強
之一言念有不恕而必求其恕之之謂也如富貴我所欲也而
人亦欲之能勉強推以及物則凡瘠人以肥己卑人以尊己之

私可消矣橫逆我所不欲也而人亦不欲之能勉强推以及物則凡居上而陵下居下而慢上之私可袪矣强之又强以至於安克之又克以至於盡求仁不亦近乎來諭所謂同物之體時時呈露於感應之間正指心之發現處切要在此一見耳只此一語最是學者著力下手功夫某即頹陋敢不服膺荊西饑甚又苦賦役紹芳實恫瘝無可為計今江以南困弊倍之又益以兵民且囂然喪其樂生之念公言及此亦同體之心也千戶某所戍守乃邵城要害兩臺選擇而使者以消未形之變不然冬春之際伏戎於莽真叵測也麥秋至矣樂業者衆漸可撤備如教當轉呈代之

去閩移藩臬諸公書

竊聞楊子曰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久甯旨哉言乎古今不可易也今天下之勞費衆矣而久佚永甯之效罕見蓋勞費先事則不徒勞費費有功則不徒費邇者島夷匪茹入我邊疆迭我內地虔劉我人民當是之時愮愮不知所出微天之靈藉全閩之福賴衆執事之勝算致賊宵遁今且賀弭兵矣不穀謬叨屬末忻願執羈靮以從事不幸謫去徒抱區區身既遭讒言不足采然私憂過計有終默而已焉不能者夫曩歲賊之入福甯也奔竄餘息人皆謂其不足抗殺耳不意其能猖獗也又屢報攻劫各寨皆謂其沿海剽掠耳不意其能內侵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夫閩地東南環海自海港乘潮不崇朝可達省下而連年止犯浙直不犯閩境又省城四面崇岡峻嶺度賊不敢縣軍深入是以忘備今賊之初至也報攻鋒火門秦嶼閭峽大金等所及其再猘也報攻濂澳漁洋鑑江等地及其甚也報攻北茭遂逼五虎門閩安鎮猶未知鼓嶺抵省若此之近及其卒至捷如飄風自館頭徑趨鼓嶺自鼓嶺徑趨洪塘若輕車熟路更無疑憚則以彼之嚮道素熟山川素諳而我反不知所備故也鼂錯論兵以得地形為先考其所言若步兵之地車騎之地弓弩之地長戟之地矛鋋之地劍楯之地所用兵器各有宜與不宜而險地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按錯所論則步兵劍楯之地也所宜用兵器當使吾卒服習之吳子論兵有四機一曰地機言能因地設奇為制勝之機也但我不知用則機與敵共且為敵資如今為賊所乘是也若我知用則其機在我敵雖慓疾善鬭無所用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奈何自有其地利而自失之也及今無事之時當遣文武官分投相度自會城外五六十里之內俱畫圖貼說凡遇險隘處所預定軍兵名數無事則習勤有警則扼徼不待臨時調用征營驚怖一切間道僻路賊所窺伺者酌量遠近起築墩堡或五里或十里互相瞭望聲勢聯絡至於張疑布奇為覆以取之則在臨時運用賊聞吾有備即再萌不逞自將望風而走若或突

進則四面萃師徼擊可以盡殪不再舉矣儻憚道里之遠厭登歷之勞山川險易平時漫不經心一旦有急防禦何所措手而動覘收橫草之功誤已況其岡巒峯嶺盤結萬狀凡賊可入之道如鼓嶺者豈止一處而已哉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此之謂也此一勞久佚之道也今年正月初賊揚言鄉道洪塘報至急以城守事宜牌行二司二司行於各道不穀嘗建末議咨關幕府采錄然賊隨報已退未及施行蓋亦皆謂賊不必至耳歷覩前古夷寇侵犯其初未必皆有深入之心其後易中國之無備窺內地之空虛狡焉思啓封疆遂敢肆然無忌史諜較有明徵近者城郭無虞僉謂賊無攻城之志不知見可則進如難則退賊雖異類亦解兵機彼時非有軍門躬率士卒各填多方叔制設賊擐甲而至城下城門緊閉薪水不通縱無外潰之憂寧免內變之慮每一追念可為寒心今當及此閒暇求知兵之士講畫城守事宜足守城器具如敵臺露屋垂鍾板皮竹笆暗門睥板機橋地澀鹿角木夜叉擂飛鈎撞車麻搭鐵撞繩梯聾聽風扇車竹立牌之類依法製造務求堅緻完好封貯一庫若自此寇息民安備而不用大善萬一賊至則守城器具如取諸寄衆有所恃不戰而氣自增豈不優於臨事倉皇徒費無益者哉至城守更番之法軍民勞佚之宜不穀於前咨關內曾悉言之亦須預定以免臨期推避或曰軍門德威若此諸公贊畫若此賊必不至矣胡用此不急之務為不穀曰非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皆言先事之謀也矧事已見於前而不為後事之師此懷杞憂者覬執事窺左足而先應也與其臨事多費寔諸無用之地曷若先期不惜小費之為愈乎法曰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此之謂也此暫費永寧之道也狂瞽之言不足瀆聽然飛塵之集華嶽嘒星之爓朝陽至高且明不棄微小若乃錢糧調度兵馬教閱羣策畢舉知執事帷幄有謀非淺陋所能贊一詞矣

答陳兵憲訪時事書

竊惟先王因時以立政君子通變以宜民今者明公按蒞威肅惠溥某等與凡厥衆庶兵嘉寵賜伏蒙垂訪敢不竭愚但恐人持所見各有同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或可通行於各郡或止可施於一方或官府所窒礙或百姓所掣肘則顧明公斷而行之謹列三事如左一曰清財賦之源唐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今江南財賦悉出於農四民惟農最苦頃年賦役繁重閭閻空竭無所控籲故欲講求財賦之原則莫若重農國家設有治農之官原以循行阡陌察民疾苦疏通河道預備水旱近皆曠而不舉本縣田土比蘇松為高燥故其膏腴下濕者什之三而磽瘠高亢者什之七然皆非水不濟奈何旱澇頻

仍溝渠壅塞每遇夏秋之間或霖潦驟集汎溢田畝則水既無所洩而田病於澇或旬日不雨禾苗望救則水又無所蓄而田病於旱故水利興則雖天不能使之菑水利不興則旱澇並足為患而惟吾邑為最以其田之高下錯雜而支河久不疏濬故也請逮下令里老塘長圩長人等踏看明白要見某鄉河道淤塞處若干曾於某年開濬某河該動支官銀某河該得利居民自相出力挑濬逐一開報本縣申府轉達立為書冊定於豐熟之年農隙之後責令水利官從其急者歲濬一處漸次舉行期於數年支河盡濬則雖霖雨暴溢而水有所洩可以免汎濫之虞雖旱暵浹旬而水有所蓄可以施灌溉之力矣事有言之若迂而用之實切者此類是也二曰定土壤之則禹貢則壤成賦遂人辨土授田蓋田有高下而賦稅因之長民者首宜重此本縣舊有官田民田二等錢糧民輕官重近乃攤為一則而民田錢糧頓加稱不便者什九大抵言官田之所由始乃　國初重懲犯法將其田地抄沒入官其得田者原非價買不過收糧在戶辦納與民間佃租相等承平既久豪強者務廣其地多收官田以自封殖因賂里胥並緣為奸復作民糧輸納其弊不可究詰故善為政者但當清官民之糧不宜均官民之田今徒均官民之田而又未必盡清官民之糧奸弊真難枚舉有誆人錢物收糧在戶籍口包賠者有富豪買田不肎收糧又量折賣主之田收糧不盡者有角總書手掯不收除欺隱錢糧在身累人賠納者所以復有丈量田地之議然量田之難難於覈實又難於得人即有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明哲之官茍非久任則情偽必難周知綜覈必難得實往年別縣曾經量田而怨讟蜂起競稱不均或一時稱平而後仍滋弊或田介兩邑而彼此影射推原其故亦不得其人未覈其田之高下而已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所謂不易者歲種之地田之美者也一易者休一歲乃復種其地薄再易者休二歲乃復種其地更薄皆田之瘠者也　國初折畝定稅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為是故爾今本縣之田磽瘠溢於膏腴下濕少於高燥其交易之際田肥則人欲之而賣者不量以其田數不足而價反厚田瘠則人不欲而買者不量以其田多曠土而慮糧額之增故田肥者願量量則田必少而糧減矣然租入猶故也田瘠者不願量量則田必羸而糧增矣然租入猶故也故不覈田之高下不定田之等則而汲汲於丈量者必致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怨滋深奸弊滋起老成長慮者所必慎也三曰遏盜賊之患寇賊奸宄治世不免而有備無患莫此為急國家制為律例有治盜之官有詰盜之法有捕盜之役其典甚明行之則是頃年因倭寇殘害水旱相仍饑饉薦臻盜賊滋起禁城至有震驚鄉谷尤多嘯聚加以禁罔濶疎人情玩愒寓盜

之家互相黨結捕盜之人密與交搆即有一二被獲到官或賍伏不實或誣指無辜因而倖免愈肆猖獗若不豫圖竊恐白晝大都剽吏而奪之金者有矣愚竊謂律例治盜雖嚴而盜之情狀萬變方其被獲也真盜或無贓不認偽盜或畏刑妄招非盜或挾讐指攀同盜或誓死不及而應捕者或賣放真盜以利己或妄拏平人以掩罪為失主者或怵志於賍而不泄或垂涎於贓而冒認凡此皆所以致真盜之脫死而益肆者為今之計不若遏於未形除城市闤闠修其垣墉固其閘柵嚴其夜禁稽其兵巡猶可漸次舉行外惟鄉村僻遠處所人心不一防守最艱合無做古守望相助之義編立保長保甲之法度其居處相近

大約以十家上下為率各具器械一有警覺即相救護其坐視不救者報官問罪里老不舉者重其罰及有奸豪宿猾窩盜得利至死不改者悉心識察安所逃刑若游手貧民不力稼穡不通商販而衣食驟然饒裕其所從來必有可疑亦宜舉首一二庶幾人心警戒而小盜可彌小盜彌則大盜寡黨與絕嚮導而地方可甯至於應捕人役果獲巨盜則賞不踰時妄攀平人則罰不輕貸而官府訊鞫之際又須疑似必察勿懷失出之慮真盜必刑勿沽好生之名而後可爾雖然遏盜之流不若止盜之源故恤水旱備賑貸別善惡尤所最急焉語曰有治人無治法此則江湖抱廟堂之憂不特詰盜一事也

策

問古之譚兵者稱曰兵家是必有一家言相師受者矣古兵法見列於漢者論次為四種凡百八十二家後刪定三十五家其書今多不存何與諸士亦能舉其目發其指要與迨宋定為七書習武者世守之如六經而有謂其中為宋人假托者然與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而名世者三人豈兵法固不足重與而諸士將奚取衷也至於陰符道德世傳為黃老言用兵者每陰以竊玄奧孟荀大儒亦嘗議兵而必本之於道其於兵家之指同與否與諸士習伏韜鈐久矣幸肆談無隱用覲將畧

執兵之機者心也無法則心靡所寄植兵之幹者道也無法則道靡所綜心以運法則法之用神法以運道則道之祕顯故泥法者非也而師心棄法與恃道以遺法者非之非也蓋法者心之託以運其神明道之藉以宣其要妙者也兵而無法是謂無兵又惡足以司國之命執事發冊下詢愚生敢不恭對聞之傳曰兵家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威天下其用大矣後世爍金為刃割革為律湯王受命以師克亂動以仁義行以禮讓司馬法其遺事也然則兵法名家者豈待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作哉世之拘士聞於大較

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不知法之過也故曰用有巧拙行有順逆巧拙者心之謂也順逆者道之言也舍法則心渺茫無憑道廖廓而不可攜矣不觀之奕乎攻圍抵擊之巧奕秋擅之而終不以巧而廢譜良醫能擢筋洗髓齊於俞扁而卒不可斥內外經而不治今談兵駕言心得託名任道顧棄兵法而不用求其無敗豈可得哉古兵法流傳於世者尠矣稽漢志其凡猶足數馬張良韓信序次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時軍政楊僕援据遺逸紀奏兵錄猶未備也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曰形勢雷動風舉變化無常輕疾制敵者也曰陰陽推刑德隨斗擊假鬼神以為助者也曰伎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曰權謀則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伎巧者也自孫吳兵法暨蹵鞠凡為篇七百九十今其書多不存而宋元豐中撮其要及唐兵法名七書蓋權謀之一家也李衛公問對說者謂阮逸假証而馬廷鸞亟稱之至於陰符論禽制道德論佳兵雖為黃老家言而寓兵之機用即謂之兵家可矣自孟荀起兵家之言詘孟荀之論重人和崇仁義蓋儆世之怵民而離恃強而暴者也非廢法也不然不教民戰是謂棄民孔子亦嚴之孟荀誦法孔子何至棄天時地利攻守之法而不講哉且招搖在上行以象天設險守國王公所貴而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夅孫卿子亦非不知兵者何晚近世之言兵者託孟荀以逃曰吾有心得何古之法任道而不用詐謀奇計噫彼知讀父書不識變者足敗乃翁事矣獨不見襄公僨宋成安君之僇於漢乎且古名將疇非知法者即言不用古法而實乃善用古法者也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非霍票姚乎而常選敢戰之士深入此其勝算精矣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者張雎陽也不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乎且謂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如手使指人自為戰是法立自我無俟古也岳忠武之言不異雎陽亦抹世之泥古陣圖者耳不然勇不足恃在先定謀非忠武之言乎而智信仁勇嚴闕一不可則已直底孫子窔奧矣孰謂忠武果不用古法哉昔有見人之善沒者徒手憑河涉九淵出若鳧鷖焉遂棄舟檝從之倏焉滅頂是兵棄法之喻也愚生之意以兵法廢闕世無從師名山大澤之中必有員竿知禮采樵知樂者誠令習武之士訪而師之其尤瓌奇者立為博士稍倣京卿武學之制試上之法畧如漢四種通形勢者不必責五勝之奇通陰陽者不必求犀利之便通權謀者不必悉三家之祕庶金版石匱其文盡出於世不然徒以心以道為口實而置法且曰吾欲為孟為荀也吾欲為三子之不用古兵法也幾何不為不譜而弈不經而醫不楫而涉者哉執事以為然否

問三吳之地襟江海函震澤蓋水國也郡邑之濱江海者

故設有兵海以備倭江以備寇所從來矣乃震澤實在上
中沄沆渟泓為東南利藪通者歲祲民饑聚嘯至勤兵耀
武幸而折首民賴以寧然不可不細籌之也震澤通吳越
壤接權分盜通則各匿如鳥散其何以合兵為一而使竄
不得逞乎且盜實繁有徒淵藪山澤之間有日矣震澤特
其出沒道也亦可擣其窟而殲厥類乎毘陵故無兵衛其
備戈殳之役者土人耳兵行則餒糧不繼枵腹何以禁其
暴也計除民害而害民者愈甚可不思所以為之食乎昔
有名將擒巨盜於洞庭而功成八日其用湖南運判之謀
筏斷江路而囊其上流詭杖其黨怒挑其戰者固功成之
自也今震澤之險實似之亦可彷彿古人之用而用之乎
諸士負弧矢四方之志者桑梓之憂當蒿其目杞其心久
矣願詳著之於篇

善治寇者未發而備之則其謀貴豫既發而制之則其謀貴密
豫則其區畫也詳其綢繆也至堅且固寇不得睹其隙斯寢越
志而莫予敢侮密則計定於帷中而敵不知借敵以行吾計敵
之困吾術者不知所如往此古之善用兵者戰守攻圍抵擣之
策皆備於未然而桑土之思令敵望之而知畏制於不測而鈎
鉅之巧令敵觸之而必仆豫與密交相為用謀以陰定而猝發
乎陽戰必取捷守必不瑕誠藏九地而動九天矣故曰兵家之
勝不可先傳又曰兵無常勝水無常形因敵變化而取勝者之
謂神以此為師雖請長纓北繫胡南擊蠻荊不難為　國開無
前之績張無外之懷況滌此么麼弄兵山澤者哉夫五材之用
誰能去兵甚矣夫兵不可以已也天不以雨露而輟雷霆雷雨
解之而物皆甲拆殺之即所以為生也民之生夥矣苟林林以
長而銷鋒鏑以任其自生則何異置赤子於山林而去而柴柵
撤而戈殳而縱虎狼以殘之者然兵凶器也善操之則可以除
暴止殺不善用之則棄其師而益民害故寇之未發忘備則謀
設於倉卒恒疏而其隙易投既發無以制之或制之而謀不密
則雖有石畫以神其用終無能蹋敵人之手足而莫敢動易言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貴豫也志言始如處女敵人開
戶終如脫兔敵不得拒貴密也此固兵家所以制勝微乎微乎
入於無形者也此草莽之壤竊何足屢執事憂劇三吳之地北
濱江東接海水為江海之匯者囊括於震澤要秸之饒兵及之
犀利士馬之雄固東南一大都會也昔春秋時吳以被髮龍蛇
之區而能稱霸子胥為之謀孫武為之師伐越破楚北爭齊魯
之盟飈騰鼇駭乎中國而無與為抗今則四輔之地也此區區
鼠竊困饑而揭竿縛之一巡徼吏事耳何至耀甲五湖三江之
滸皇皇纍黎烝睹聽哉蓋豫謀之不豫且密矣謀之豫者有三
吳越接境壤界而具區之水浮天沃日濟夫椒而北曰毗陵登

兩洞庭之涯曰姑蘇迻其水之所溢曰雲間而瀆之百以入澤者曰陽羨浮而可旦夕渡曰長興曰檇李則越境矣其道靡所不通也道靡所不通則寇靡所不入跡其所入而守之則不勝其守不守則盜於東復逞於西而亂何由戢策之莫若吳越之吏專任而相為掎角今越之別鎮有少府以督捕發矣猶偃然臥而治也必如江右彭蠡之制令吳越之郡倅更月巡焉而文武之司徼者咸屬之其署則據要害而他道之小者可以聲援有寇則吳越可夾而撲之此則專責之謀當豫也兎之狡者必有窟不得其窟則雖韓盧宋鵲之猛無以及之今寇巢於其窟者非一日矣必有根株之託耳目之布根株固則盤據莫之敢指耳目衆則人皆畏既而噤於舌此非策也語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曰重賞必有勇莫若重懸購之令有能鳴寇之窟而白之吏者予上賞必有聞風而應購者矣得其窟則可以知其出沒之道虜在目中何難進擣即不擣而聲罪以諭之耳目既去根株畏及黨必駭散此懸購之謀當豫也京口設兵以備江蘇松備海毗陵故無衛其食於官以俟命者土人也在陸則閙之亦鼓勇若嬰兒之嬉胥惟守望而已何知兵事在水則坐食於艇或發其驁戾於居人兵行則餱糧無備吏之居者眂若秦人之肥瘠行者又無兵興之權以令居者饟何由至不甘枵腹則必攘貸於民是衛民適以害民莫若募近地之民以為兵即易置營田以為屯守則民戰則兵不必調餉臨時且重室家之寄於此也不能不盡力充國金城武侯渭濱且屯田以為久駐計況郡邑土著哉此屯餉之謀當豫也三者豫則寇褫魄矣有强梗而窺我閫闔者制之則其謀貴密說在忠武之平洞庭昔楊太之據洞庭也負固如三苗自以為天下之險盡在我欲犯者除是飛來忠武笑曰以王師攻水寇則難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則難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心腹則易故招楊欽說全琮劉詵詭杖遣之而夕掩其營嫚罵挑之而遽撞其艦又用湖南運判薛弼謀而筏斷江路蔽其上流舳艫不得逞其輪飛之埶此八日捷至而張德遠歎岳侯神算也今謀不密而折衝之機悉露於外如泥中鬬獸跡盡在人目何以稱詭道哉誠規摹忠武勝筭以用之則奇正無窮北以備江東以備海皆有餘策矣況此震澤一區又備之有素者哉雖然盜之發不得已也兵之用亦不得已也苟為吏者如龔遂之治渤解佩劔以買牛解佩刀以買犢則民將安於農矣何忍為寇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也夫如是又安事兵此固喆王順治威嚴神武不殺者也

策問

問岐黃有言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寓內康且彊矣然不可謂無病因其病之已往而尚伏者曰東之島夷且無論其病之已平

而尚宜慮者西南之播地且無論其病之長藥而猶可支者西北之運椎且無論其病之將形而擬其必然者言之則身受者不信不言則鏡驗者可憂此元氣之扶持所以為藥用之本務也今之赤子困於使榷困於年饑困於風逋氣日索病日萌或萌而遏巳遂謂無違而今穎上又蠢蠢然動矣所謂元氣之病也其何術以調護之針砭之夫折衝在伐謀上賞在徙薪豈必搴旗馘首而後論功也諸士有能見垣如越人處齊侯之疾於未却走之先者乎掛髀以待石畫毋讓

問兵志曰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蓋謂用兵之法首度其地次量其人然後可用其機智之數術云吳之地水國也無峻山巖鎮天險之設者所恃為固惟江湖海三者之水耳然人得其術則水為我郛人失其術則水為敵嵎今吳時患江湖海有寇未聞能用江湖海以禦寇者也其術安在願更僕以觀得失之林焉且三者亦有別也江之寇則盜之行劉者也何以剪其勁湖之寇則盜之竊發者也何以薙其藪海之寇則盜之自外洋又遠而島夷之烏集者何以絕其窺諸士生吳則知吳其何以策之而為固吳之計

問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古之人臣未有不忠而可以稱於後世者然篤棐王家不能弭流言之毀者何以號為上忠尊居宰父不能逃小器之譏者何以號為次忠銅柱功成得謚忠成似矣乃有明珠文犀之謗隆中契合得謚忠武宜矣乃蒙食少事煩之譏累罷累復而俛首以事偽周又何褒曰忠正屢相屢出而不能厲志以復河朔又何褒曰文忠若羽書五至欽笑自如而天下稱為大忠執政三朝險阻不避而天下稱為忠勇者其於前數君子又不知何如也諸士子將出而效忠試評騭往古而以其最可法者條列於篇以觀平居之心

問易有之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君子以獨立不懼而孔子告司馬牛亦言之曰君子不憂不懼然恐懼修省繫於震戒慎恐懼見於中庸終身之憂言於孟子則其所憂所懼者又何事也請言之以觀治心之學

問窮經將以致用也然以經為教者有失之賊失之誣失之愚奢頑亂之弊以經為學者有禪者之經文人之經與儒者之經之分豈經術端使然哉抑治經者之罪也願聞其說

問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職者盡其忠古今未始異也然埋輪劾惡破柱捕奸雖凜凜風采矣較之取日虞淵定宗社之危疑調和兩宮措天下於泰山者其於盡職孰勝攀檻大呼壞麻慟哭者雖諤諤節概矣較之借箸前籌有時中之益運籌納誨啟改容之聽者其於盡忠孰優試陳之以占他日所以自靖自獻者

問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不知所謂一年三年之積者在官與抑在民也以為在官則民固不得而有之矣以為在民則官豈得制之而何以保民無菜色與國家重恤民隱郡邑置勸農之官官府有儲蓄之倉法至備矣然一遇水旱往往民窮盜起是預備之策不可不講也幸陳之以見先憂之志

問 國家用人自銓選外有薦舉之條有考察之典二法美矣盡矣然間有不盡然者試借往事與諸君一籌之夫薦舉所貴惟公與明耳然孔明公矣而失之馬謖房琯知矣而失之劉秩考課之法計資與望耳然以資則執簿之吏冠準所羞以望則積薪之論長孺不免必欲使無書抵政府者不至見遺而兩及相門者不至見舉僞增戶口者不至蒙賞而催科政拙者不至被廢將何道之從而可

問今閩粵接壤山海之寇數稱嘯聚而茲郡素號淳朴民夅少安然衣袽之戒綢繆之牙不可不預圖者夫民之無良轉而為盜亦民也昔之人有言彼驅民為盜而吾能化盜為民至於化亦難矣不知其恩信所孚結方畧所措置果何如哉願有一言以助我

論

兵審二者知勝敗論

將之所以策長勝而制敵人之命者非徒以勇逞也其勇以智運不恃力智勇合一則敵人莫敢與爭雄夫兵乘凶器履危事而勝敗之變倏然形於目睫其原不可勝窮矣將乃欲以一人呼吸三軍長勝而不為人所勝此豈匹夫之勇跿跔疾眡所能為也其智足以決雌雄別夷險經緯於帷中翕張於閫外而後其勇為智勇敵雖強勁靡不俯心懾志摧牙斂角以為之下是何也勇與怯鬬則勇者勝以勇遇勇則勇不足以取勝而其勝在智然有智無勇非將也故智勇合一然後為長勝之兵尉繚子曰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自將相分而文武二遂謂將也者搴旗以為業立幟以為威射貫七札伎冠萬夫則足以鞭弭櫜鞬封居胥臨瀚海而身杖鉞之任矣又何必浮慕文事之名為不知所謂文者非藻繢之謂也謂其眡利害辨安危乃所以經武而合而相助者也不覩之古乎將相合為一內則心膂外則股肱奮武寢荆者卽秉德之公卿整旅薄伐者卽壯猷之元老至於春秋世方闕於兵車矣管子以天下才寄軍令於內政而晉之論將必注意於詩書之郤穀此不可以見文武之相為用哉故孫子亦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不特尉繚之言然也且勝敗之不可知久矣吾以虛實而虛實易知乎吾以實擊其虛彼亦能匿其實而虛吾實若洞鑑虛實之真則兵之所加如碫投卵非智以運其勇莫

能也吾以奇正而奇正易知乎兵以先出為正後出為奇而亦有先奇而後正者必因埶之所至而奇奇正正以應之斯足以制勝非智以運勇不能也故文武不可偏廢而獨用何以明之使提百萬之衆如虎如貔叱咤動風雲驅馳若雷電一人之氣足以握之而使其衆不敢矯志以行此武所可及也然必有文以治之而後分數畫一治衆如寡刑名一定以寡鬬衆多多益辦者此也否則雖衆易潰矣兵之所縱投鞭則濟射石則入戰則無壘攻則無堅此武所可及也然必有文而後進止之操節如發機止則堅壁清野敵不得以挑而動進則投足康衢敵不得以衝而亂戰無不捷攻無不陷者此也否則雖銳易撓矣力必扛鼎射必洞胷恃其兵甲之犀利輜車之殷雷以與敵爭衡此武所可及也然必有文以籌之而後能減竈示弱增竈示強唱量沙以示餉變幻百出應之不窮敵不能以窺吾虛實者此也不則雖富強而餒弱可翹足待矣天之有陰陽寒暑時制也地之有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法之有曲制官道主用也苟非有文以經其窾郤武何以諳之故虎豹之猛能跳踉於山林而牙爪之鋒誰敢攖者然多罥於檻穽恃其勇而智不足也鳥之摯擊者先眂而後下貍牲之捕者先伏而後躍未有恃勇無智恃武無文而可以長勝不敗者也此其說著之易矣以一陽師五陰而成卦名曰師五以柔順之君應之故繫之王三錫命初凶五輿尸四左次而所為丈人之吉者則以九二之剛中剛則明明則有以運其剛而質有文武矣苟如陰之柔闇何以眂利害辨安危而制勝師中哉嘗徵古之稱名將者於漢得二人焉曰韓信曰祭遵背水囊沙其取敵也雅歌投壺其凝神也允稱開創中興之良佐矣於吳晉之際得二人焉曰陸遜曰羊祜緩帶輕裘以坐鎮也遺藥不疑以視信也真有古名將之風焉於唐得二人焉曰李靖曰張巡靖則文武兼資問對之畧齊於孫吳巡則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如手使指而睢陽之守應敵不測亦文武才也於宋得一人焉曰岳飛覩其言勇不足恃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其文可想見矣要之武之資於文也如鴻鵠之有羽翼也羽翼不備雖有千里之望必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是故游江湖者託於舟適遠道者托於乘運勇力者托於智智勇合一則策之所決可以蕩定震疊冐難攻銳而制敵之死命雖然一人之勇智有限也不若屈羣策以收羣力則百勝之功可以坐致故曰積力之所舉無弗勝也衆智之所集無弗屆也噫武鄉侯亮之集衆思廣忠益所以為三代遺才兵之所至廩廩乎庶幾於弔伐而獨出於百將之表者也

讀

讀雋不疑傳

雋不疑傳纂勝之為直指使者逐捕盜賊衣繡衣持斧威振州郡聞雋不疑之賢請見之不疑之言曰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則永終天祿據地一陳勝之敬納其戒遂表薦之為青州刺史夫不疑雖賢不過一郡文學耳勝之銜天憲臨下國威振州郡氣之凌厲如火方熾不疑乃能折其角一見冰釋遽納其言深接以禮意選吏側聽莫不驚駭且薦一逢掖作二千石在立談之頃此其識量有過人者而不疑之賢亦遂顯於世後為京兆反活幾千人詐衛太子乘黃犢叩闕下而叱吏收縛至天子興歎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又能不動聲色而討齊王孫之叛大將軍欲妻以子固辭不敢當不疑信為漢世偉人矣何莫不自勝之之納其言而表薦於上者始之哉余獨惜不疑進言不明為治之道又不切於當世之處凡論政必要致治清濁之源進之使聽者曉然別黑白上可告於君下可致於民則其言之發也乃為有用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風也小人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治道亦用風耳風行而聲聞四達民將自恥於盜矣何必威嚴且不疑亦知盜賊所繇起乎南征北討則餽盡於軍興東封西祀則費竭於供億加以法吏之慘礉游宴之汰靡不給則又有羊孔之徒榷酤搜粟之令叢午四出而里閈若沸湯焉夫政令若此謂之欲乎不欲乎謂之為風之

善乎不善乎山澤之雄萑苻之子揭竿四起苟旦暮之活為得已乎不得已乎使不疑據地之時以孔子之言進勝之聽則悟之而改圖以聞於朝廷使武帝格其多欲好大之心而崇文景之恭儉大臣敦禮尚實而紹蕭曹之靜一守州郡者皆紘收捕之固廓理繩之度以布賣劍買犢之訓則民將恥盜之不暇何必繡斧使者之遣乎其後海內虛耗盜亦不止於此之際漢幾亡第令非昭帝端共霍光善輔則漢其岌岌已不疑既自負能盡[言]又遇能受盡言之人而不流涕極言以捄之其於漢君臣得失存亡之故豈有豪髮補哉徒以容貌尊嚴衣冠甚偉直言其失以奪其積威強伎之氣抑末矣且勝之問當世所施行不疑宜有言矣而竟無所言此余所為深惜者也且剛柔之說詎容偏執洪範皇極言三德必以正直與剛柔之克參用此其闔闢生殺之妙用如化工之無迹所云威克厥愛為政莫如猛亂國用重典世固有宜用剛時豈可曰太剛則折遂以剛為誡而不用乎觀其言曰威行施之以恩則樹功揚名永終天祿蓋亦明哲保身之指耳其後勝之為御史大夫坐失縱庚太子遂自殺夫勝之以太子之事為非乎則執之而已矣以為是乎則當叩頭出血明太子之冤胡至身為執法而智反出壺關老人下見義不為無勇豈其太剛則折之言有以深入而悞認之遂流於柔而不立哉亦不疑有以悞之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為論事聽

言者戒

題

題龍溪孫寶村自序

今之稱佳山水處往往以八閩為甲乙　肅皇帝朝余嘗句宣其地是時島冦薄閩總師檄余扼守鼓山鼓山正冦所從入處余深入巖徑窮其幽勝冦退浪迹武夷歷九曲恒思徧遊所謂佳山水處如雲霄太武諸山與夫丹霞紫雲稱奇絕者夢寐神遊獨未一至迄今有退想焉既去任垂二十年而龍溪孫公其來分教吾邑以余夙昔代匱時一訪予久之出其父寶村翁所自敘者乞書數言余受而讀之則首敘天寶大山巍然為郡治之望圓山大帽特立於前其後則天柱石壁蒼翠拔地而孫氏世居於此載稽一統志則茲山又未載焉夫山川流峙賢才之所陶育仙逸之所潛隱皆必於茲乃山川尚不能一一載諸典籍則夫高蹈遠引巖棲穴處之士其所遺佚可勝論哉余是以深有感於公也因題其後歸之

釋道經四品題辭

釋道之言性命一也何世之岐而二之也甚曰釋言性道言命是性命可二矣今觀般若以無相為宗無相之相是為真相此性也金剛不壞是為長生此命也是為不二法門白馬初來漢主緘之蘭臺石室者四十二章也章章是如來實語經律並陳世世守為祖訓無非明此性範此命焉耳矣道德五千言玄學所繇出豈後世鉛汞嬰姹之談哉其云希夷恍惚其中有物先天地而長萬古者非性之謂邪傅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乃老子所謂清靜經云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靜而欲牽之蓋道家之所言神者性也故曰神是性兮氣是命所謂一言半語便通玄也若禪則破有摧空竿頭更進豈玄家所能夢見又玄必先脩命而後求見性所謂見性又牽於悲禪家之緒論為異耳曾謂性命有二乎哉夫二氏吾儒所不道然其言有可取未嘗不兼采焉以闡二氏之蘊且辯二氏同中之異則二氏與吾儒自不待辯而明矣

題趙子昂書華嚴行願品後

趙承旨書法妙絕古今而所書行願品尤中年得意之筆也天真婀娜豔人目睫真有褚登善青瑣瑤姬之態且佛乘圓頓華嚴其極致也而普賢行願又經中之極致李長者之論曰有智無行處俗不圓有行無智無由出俗又曰行普賢之行不染世間名離世間品事理無礙稱心之談如此哉承旨好以筆妙作佛事觀者能得佛事而通之則筆妙又游戲三昧耳何如

跋

錄王梅溪四六語跋

宋人專尚四六自制誥代言以下表狀牋啟皆用之歐蘇曾王

諸大家尤號作者而予瞻温柔爾雅其用事屬對不假彫琢渾然天成余以為前後皆不可到南渡以後作者無慮數十家洪景盧自謂不愧蘇長公今觀集中尚隔一塵次則周益公乎偶閱梅溪集其後集二十一二三卷皆四六語然詞多直敘事理明白正大而詞寡奇麗讀之終篇亦自有不可及者梅溪廷對第一朱子亦稱為第一流人物因篝燈手節其語錄為一帙以備觀覽云時夏夜頗暄字幾半萬錄止踰時亦可以徵志能帥氣之一驗也

箴

惲子患郤克之疾三年矣日事醫藥室幾懸磬晏如也有所識窮乏者數告急無以應乃善辭之然而心愧不釋也乃作箴置左右以自省焉箴曰

人不能無求己不可有求守己者不求人之應愛人者必應人之求乞鄰而與者固不直也膏弗與者亦可羞人或求我而我不能應也已非君子之道我不免求人而反憎人之求我者是誠小人之尤非心齋坐忘而徒慕簞瓢陋巷者何敢上擬顏淵之樂彼齊國之士待舉火者三千人而食客常滿游俠之士爭赴之者謂非國士之儔也邪

偶書

今與交游言厚者不過曰酒食余與知己所甚欲者心所不甚樂者酒食蓋酒食有四畏焉夫合簪非為飲食也一飲食則其事貴敬其情貴久其懽貴洽其物貴腆貴敬則倨不勝禮貴久則病不勝勞貴洽則量不勝飲貴腆則窘不勝費

衛武公自警必曰夙興夜寐小宛兄弟相戒亦必曰夙興夜寐謂人必晏臥早起則志氣不昏惰也今之人晏起早臥者多矣未老而衰垂成而廢非以是與宜切戒之即人事困乏精神罷弊不能日日無倦亦宜節適其間晏臥或可晏起早臥則不可不早起其臥也非高枕肆志也思旦晝之所為養夜氣之清明乃安斯寢矣而非棲遲偃仰嚮晦入息矣而非晏安鴆毒我思古人昧爽丕顯者成湯也坐以待旦者周公也夜嘗不寢者孔子也焚膏繼晷者韓愈也閉戶懸髻者孫敬也圓木警枕者司馬光也置燈帳中者范純仁也蓋古之成大事者莫不然一言以蔽之則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有志之士請日誦於斯言

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是殆為常人言之若豪傑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潛心草廬高臥氣未嘗屈也豈必宮居為哉採薇首陽茹芝商山體未嘗病也豈必食養為哉後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說往往藉口孟子此言不如孟子所謂大所謂廣不如此也故曰況居天下之廣居他日又曰養其大體為大人又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居與氣體非有二也亦在乎知所奉重而

已矣
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為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宦為結竟嗟乎學所以明道脩身而仕以行志及民也以淺俗不根之學聲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利名則已了當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質巧佞卑污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竟終身而愛君憂國實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時可哉予見士民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切怪之而不敢闢也

無資質者多無意趣此病可醫乎曰好學以破愚斯對病之方矣

無精神者多無志向此疢可藥乎曰立志以帥氣斯對證之藥矣

課

看書明白然後可以下筆作文此治舉業者不易之定論近來蓋兩失之所謂看書者讀時文而已並不玩索經書所謂作文者抄時文而已初不取衷學識今宜日翫經書正文與之成熟若出自己胷中然後默坐精思反之於心而實見驗之於身而可行出之於言而不煩推索發之於文而不假揣摩則集註大全自然相印可解但不經涉獵恐不免與儒先牴牾背公令耳統泰學者無不究心理學所作程文及闈牘皆出胷中所得可以上遡程朱至成弘而識養益精純體裁益明備論者稱為
國家極盛嘉隆以來文之合格者未有不取衷於此者也然非十年三五年於此罕能窺其閫奧人情襲取則易探本則難衆皆喜易畏難相率避難趨易一唱百和耳濡目染非一日矣吾懼其終自失耳達者宜速省悟非可一言而盡

大凡人看書若資性高邁識見超卓則白文之外不假集註集註之外不假大全講義何足入目況於時文更相蹈襲何足置齒今爾輩既不能研窮理趣博極羣書只得假途講說然講說除蒙引存疑淺說外其餘又不足觀善觀書者貴擇其要貴斷於心所謂簡明捷徑者不在講章中也至於經史子集乃文字之淵源也不究其指歸則剽竊獵異無裨於學問之空疎與枵腹何異論表制策乃人物之權衡也不斷其畫一則繪句絺章無解於是非之倒置視墻面何殊是故不可不盡心焉若文之名世者讀百餘篇為法足矣

示長子應偯

七月十四日雨中足疾漸劇事未可知偶忖及一事腹藁泉湧書之以示長子應偯吾不穀有負　君親天地卽疾至不救亦其自取何命之云已備述生前履歷不敢昧心諱過卽為罪已勤示幽宮戚黨交游名筆滿前愧不能當切勿求請頃有遠來顯者貽糴俗觀且為己地實非顯揚崇孝如記者之意甚為識者鄙笑至於鄉賢一節吾見甚多或子孫忝列冠簪以不泯先

人為孝而乞請奸求或師儒聞譽有責以不沒人善為厚而稱揚過實甚至駮勘行查甲可乙否賣賕納賂衆楚一齊事類穿窬迹同胥吏可笑萬狀如吾自知自歷點檢平生實無寸善惟望子孫讀書修行克蓋前愆至於顯我幽微一瞑目後更何希冀若乃交游戚黨一生寡合不見怨於生前敢假寵於身後設有一二誤愛而不知其惡者言及前事爾其恭遜委曲稱治命以善辭之亦須待其萌動而後發若未事先言則是我陽為辭避陰留要求古人以屍諫而今乃以屍丐可恥甚矣此吾深有見也非浪言也何者名者實之賓又造物所忌既無其實必無其名自古上賢明哲皆生前實德實行而後人信之方其脩德脩名之時豈有求名之意乃今庸劣幺麽小夫謬希身後名而無識之子弟與附和之交游雷同妄請以致一鄉士論忠厚者掩瑕取善曲為掩飾使逝者汗顏澆薄者洗垢索瘢大肆譏評使存者芒背如此欲其有名曷若無名之為愈乎故先輩有遺命不求表揚者彼皆有其實而自貶者也吾不敢同也有其祖父入祠年久而抱主以出者彼誠察於名實之際也吾子孫不敢效也一言以蔽之曰吾無可稱後不必述還歸造物樂無極矣紙尚有餘言猶未既

先子授此於不孝越歲即捐館舍不孝謹藏之未敢以發也

乃者郡中輯志甄采往哲容有齒及先子者不孝唯唯未有以對客惟之不孝無以解不得已出此以相示客亦唯唯三歎以別夫既出而示之矣遂不復祕錄附集中重惟先子志在挹損不求人知不孝佩服遺言垂三十年庶不為伯魯之簡但一無肖似無以顯揚其萬一則如魏墓之笏何敬書此以志媿為吾之後者當有以善繼其志毋僅僅如吾之守府而以益之愧

不肖男應俟百拜謹識

上冢宰李古冲

居廊廟而念江湖維大君子淵洪之度處幽側而瞻霄漢又在
下位企仰之忱雖中外之迹睽違而聯屬之仁孚洽凡諸陳列
孰不傾心恭惟某門下天畀大猷日新駿譽探仁義禮樂之奧
遠邁涌埃之希元窮道德性命之精尚友建陽之仲晦蚤歲蜚
英藝苑天球之祕寳咸珍十年宣力大藩竹箭之貞姿若一既
懋隆乎民望遂簡在於　帝心咨三禮以寅清宅百揆而熙載
均統職司乎喉舌獻納感會於風雲直廬賜宮錦之袍　進對
徹金蓮之炬蓋　明良相遇非偶自　天眷優渥日殷厥在庶
寮咸同欣戴某昔壓西署嘗厠賓階繼入南荊久叨雲庇睠此
生成之大造敢忘銜結之寸私但飄零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
之踪易危而多畏況地當郢郢襄漢之道逕送不異於候人值
有　陵宮　藩第之工經畫罔休於蚤夜是以徒勤戀慕未布
款愚每循省而魂搖更戰皇而汗浹雖海嶽崇深之並蓄顧涓
埃自效之末由遂敢忘僭越之愆輒上布起居之悃倘俯垂於
電矚庶少慕其芹衷伏願渙渥頻仍永台鉉之倚重寵綏滋至
斟恚夏之具瞻

　請郡太守上坊額

肇科巍俊咸沾　君賜之榮流澤發祥共荷祖功之大顧慙寒
閭誤忝休嘉登名叨竊於　累朝推本敢忘乎先世是用裒集

公貺閭邑宛免樹坊上以昭　聖代之恩下以表前人之祀
幸際台車戾止年未有光既蒙嶋費之金復假鸞迴之翰寵增
枯朽慶洽里閭謹於月日吉辰敬潔溪毛仰邀瑤蓋伏惟鼎顧
無任顒瞻

　請郡侯送子弟入學

峩秀兩岐荷仁風之育物河潤九里適甘雨之應期喜桃李盡
在公門賦菁莪既見君子睠此生成之造慚無報荅之私謹於
月日敬假黌宮薄陳俎豆偕童冠而莘止覲德教於斯須鵠擁
朱輪共逝魯侯在泮鶴隨玉珮聿追蜀郡興賢永觀禮樂之成
更上譽髦之頌

　請邑侯同前

泮水采芹古頌魯侯之德辟雍視學世崇漢代之規師儒由禮
敎而聯選造自鈞陶而育謹諏巍俊之日薄設孫業之堂二簋
潊陳式將俎豆雙旌竈賁快覩羽儀閭絃歌在武城好而無斁
賦菁莪於中沚樂且有儀惟明父母有先知先覺之賢俾我子
弟逭不中不才之咎龍光近只燕譽在斯

　請諸學博士同前

學必有師咸切宮墻之望士當始進莫先俎豆之閒際樸棫之
休風頌菁莪之盛事雖不穀等有父兄之責未能於子弟養不
中而明執事有模範之司宜樂得英才為敎育謹於月日之吉

薄陳水藻假卜泮林童冠孔諧藉誨言之啟迪軒裳萃止冀德
教之霑濡先此肅期佇遲優睞
錢徐明府
循良政著駿聲久徹於　御屏撫字心勞　寵命遂傳於　禁
闥羡九霄之飛舄悵百里之攀轅凡厥士民曷勝眷戀謹詹月
日敬烹匏葉式贊皇華聆德教於斯須瞻父母其猶邇金飈薦
爽嘉賓譽重南州寶靄凌空列宿光依北斗
會請謝明府
獻歲發春延看河陽桃李對時育物共欣武邑絃歌三千暫借
龍光百里難淹驥足正瑣闥需材之孔亟將　彤庭錫命之不
遲素望繫於蒼生必諧所願殊績崇於黃閣克纘厥功利器久
別盤根先憂允宜後樂謹於月日潔陳生菜敬迓華軒聆製錦
而流輝被窮簷而動色假鳴琴之暇日偕衆庶以懽騰鵠俟屏
營鳧飛迅速樽俎見折衝之畧笑談聆珠玉之音
柬陳澄江
正元首祚華誕應期陽德維三稀齡甫四庭趨繡斧何誇萊子
斑衣膝繞珪璋絕勝謝家寶樹杯覆紫霞之液歌傳白雪之音
為樂須及辰對時宜育物其久叨高會偶缺追從敬申南極一
星遥瞻澄江萬里
邀社集
為樂及辰詠唐風之蟋蟀適情玩物慕陶徑之菊英茲遇小春
適當汞月僭卜生明之夕載浮引滿之霞陳俎豆於燕私迓羽
儀於鴻陸不速之客既踰三人勿疑之朋可追六逸有觀則可
久也不醉無歸其聚不亦樂乎式燕且譽
孟河議
竊照江南民命係於水利而工役之興當權緩急今開濬孟河
一節屢蒙水利道行催本縣刻日興工仰見為民興利至意職
雖不敏敢不夙夜奉以周旋但詢諸輿論耆老士民咸謂本縣
錢糧重大歲收淺薄皆因支河湮塞一遇亢旱多至絕流所以
應該挑濬去處鄉鄉有之而所急實不在孟河蓋孟河界縣西
北止隸五鄉地素境瘠多産麻豆且河水隨潮上下岸土疏散
易於坍塌挑濬雖深秋冬必涸實不係運道利害所據該鄉原
呈一曰通漕輓之運漕河自蘇州府至本縣西達京口直抵瓜
洲不適信宿孟河自本縣奔牛壩入北行將百里始達河庄出
江口百四十里始抵瓜洲迂迴曲折又多阻風停閣每至旬日
父老言自有知識聞人言皆曰京口閘通漕便利不必孟河二
曰通商賈之航本縣地方衝要南北巨津四方商賈通行已久
何必孟河而該鄉每每具呈意實在此訪得本地土著居民歲
收瘠薄思欲通商興販覓利私計以為孟河全作運道則船隻
往來必多故必假開濬運道以為名而陰以濟其壟斷之計又

曰兩岸膏腴萬頃不思本縣尚有三十一鄉腴田居半賦稅所資若通江等鄉糧額不多當徵科之際競稱瘠土及求開河道又曰膏腴其詞自相矛盾至於三曰免風濤之險四曰免盜賊之害此尤反理之評罔上之言不可不辨者夫孟河閘與京口閘均通瓜洲其遠近不同前已陳之若乃由京口過瓜洲只頃刻由孟河泝大江必百里是以糧運犯風濤之險而反曰免其險河庄出江口北接通泰為江海之門戶而圌山狼山等處又盜賊之淵藪先年倭患緊急議塞其口未果故築為城堡設為閘柵以戒不虞若使大為疏通令四方船隻晝夜往來其間奸究叵測是真以致寇而反曰避寇飾詞無實莫過於此原其所以良由彼鄉有一等豪民陰主其事鼓衆具呈假公濟私適遇鎮江盧二守因事至其地未及親詢利病遂據其言轉呈以見奉職之一端雖經奉有批發連年議論不一未及舉行若使此舉果闢糧運便於彌盜一勞久逸誠如彼議本職即當身任其事安敢容喙自干方命之譴哉況今百姓自十餘年兵荒相繼近甫蘇息秋糧一完閭閻已竭欲止用本鄉人夫則難於成功欲起概縣人夫則疲於奔命欲盡用河夫銀兩是又以有限之財興可已之役又慮春中雨水將溢農功已迫若復驅以畚鍤之役督以轉徙之勞寢食無所疾疫間作竊恐役未興而民已病利未溥而害已隨問于籌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李沆所謂興一利不若除一害邵康節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正此之謂也伏惟臺下軫念民瘼孰知地方利弊更乞轉達當道暫停此役徐議可否權其緩急次第舉行庶使民得安堵財不妄費而於漕運實無所妨礙矣

言道與行道說

或問於惲子曰言道與行道孰難惲子曰道貴行不貴言也昔者夫子慮道不明不行也而取諸大舜顏淵子路明示天下後世以入道之準故其言曰用中於民曰服膺勿失曰不變塞至死不變此數者皆非言語之所能與也傳說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言不行則不知也近者陽明王先生倡道東南力主知行合一之學故其見於事功如擒浰頭之寇平逆藩之亂思恩田州斷籐峽之功皆炳炳焉百世不朽然身履戎行講學不廢折衝尊俎禮樂是先世不得以多言訾之也彼蓋有見於道之所在惟其行之所至然後為詣其極也曰然則康齋白沙諸先生未及大用於世而其言語文章至今讀之使人亹亹興起何也曰諸先生言語文章其大用之具也其遇不遇命也曰然則今之躋大位有父母斯民之責者民方望其興利除害救災拔滯遏惡揚善而且汲汲焉講於道德性命得無與行道濟時之指相謬戾乎曰言道行道一也孔子不曰有教無類乎不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乎今民方貿貿莫知所之不示之以趨向之路徒

以法度驅策之是猶盲人將墮坑落塹而有目者旁觀顧忍其顛危而不一援可乎故有位者其言道尤急於行道也言行則道行教舉則政舉其極一也或者退余以其言質之義河李子李子曰然

天牖說

夫士有軼材負俗文肆質𪇳械使也而竟其身拓落不偶者豈非造物所忌哉予友蒡西周子綰髮能文既長文益奇旁通藝圃靡不盡其妙盼予少與同硯席書見有游揚時輩舉業之作者周子唾去不置目睫已而試多不售國人皆惜之曰胡周子之戹而天之塞之也憚子聞之曰周子有天牖非天塞也夫天為人胥人為天心屯之與亨其道循環故千夫之羨不如一夫之惜羨為屯足惜為亨根是天道也非膠俗者所知也周子席膏腴之地而顧貧沿紈綺之族而顧約彼譾譾拘拘者能測其衷邪周子旁視鄉之人豪植而圍奪者蒙馬詬之譏慓悍而恣睢者搆睚眦之怨么曆而委瑣者局轅駒之態是皆應之曰天之蒙蔽之民素所傲倪而嫚罵之者又豈以是為軒輊哉若乃吟嘯則騁軌乎沈謝篆籀則追躅乎蔡李托意丹青又不知與荊關董巨孰後先也非天所牖誰則兼之然周子顧恥為藝項崴多諓命謂予曰予昔事雕蟲之技皆棄去獨有羨乎古之聖人葆光而韜精予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檮不中繩墨故壽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子言達於是矣周子顆然笑而不答

擬宋以冠準同平章事謝表

位列台階四海倚鈞衡之重職崇樞要九重資弼亮之功謬當晉接之隆快覩奉交之會撓棟是懼覆餗懷兢竊以論道經邦昔重公孤之職調元贊化古難太宰之稱虞闢四門元凱歌先乎百辟商儲三俊伊虺實總乎諸司山甫懋補袞之勳傅說著和羹之績是惟宗子之家相允為元首之股肱必明哲斯可膺豈匪人之濫與迨乎叔世莫振前猷曲學惟事乎取容雅俗空煩乎坐鎮楊炎悟天子以單議房琯陟相位於片言執政既同奚居中而唯唯聯署羣邪方熾乃謹身而諄諄自全張氏三窮何取功名之盛唐宗九相未聞勳業之隆徒貽伴食之羞莫稱救時之用恭惟昭代式謹化源竊念臣甚少厄孤貧長無師益讀霍光之傳恒懷不學無術之譏守陳恕之規不改新榜刊行之例遭逢聖世起自賢科始判大名頗悉民間之疾苦繼超司使深惟國計之盈虛雖忠義見推於士安第峭直不容於欽若奉澶淵之役每自慚城下之盟援利用之書亦已絕關南之請才下自甘於閒散恩深薦被乎寵嘉自外郡召至內廷忽拜絲綸之重非宿儒處以重地戴瞻日月之光荷休命之自天愧措躬之無地茲蓋伏遇

盛德重華神功丕顯養潛裏邸紹文后之緝熙育德青宮邁代王之仁儉釋通負於黎庶延垓回枯槁之春加封號於孔顏海宇仰文明之化謂宰相係人材之輕重而平章關治理之安危爰念微臣久塵庶位勞勤頗敭於中外筋力尚克以驅馳壯鎭鑰於北門嘗係遠人之觀望秉樞密於西府不辭邊務之勤渠用登密勿之司俾效涓埃之益湛恩優乎特命殊禮激乎孤忠臣敢不益勵乃心恪共厥職有懷必吐少酬遺帶之恩遇事敢前不改挽衣之節讀趙普之論語永期輔佐乎太平懲胡廣之中庸敢爾優游於高位俯輸駑力仰荅鴻私伏願養賢及民益廣知臨之誼任人共政愈弘晉接之恩昭德穡威靖鍾表於沙漠達聰明目收俊乂於草萊垂唐虞萬歷之年大春秋一統之法

雨臺先生像贊

當其早說孫吳蓋將擘壘而搴旗橫鯨海而蔑島夷矣及其解衣槃礴寫松竹而優遊叶又將鉛槧自怡假文墨以自嬉當其蒲團一席回光反照而養神於希夷方將遺世獨立聚中黃之祕而完純白之天倪矣及其飛神太清嘯命風雷駕龍虎而斬蛟螭作霖雨而滅虹霓則又變幻恠特而擅方外之奇然則斯人也抱文豹之隱挺猶龍之姿爲天上之清卿地上之神仙混跡紅塵而玩世瑤池者也彼描寫其形像又何足以盡其胸次之毫甍筆下之淋漓風月之襟期也邪

南山祝公像贊

公江以西魁儒也以國子先生爲少府余郡操瞬飲泉才裕游及易戈旻而俎豆暇則講德論文青衿戶履滿矣圖史有貌公像者惟肖公而贊則委不佞不佞知公舊矣不敢辭也贊曰

公之中澹然其若水公之外芒然其猶龍冒春日之温者謂爲吾民之良牧仰秋陽之皜者知爲當世之儒宗弄月吟風何真機之活潑履繩蹈矩又天則之從容方壁水絃歌而青氈之冷也曾不異廣文之鄭令延陵禮樂而絳帳高也將無同南郡之融彼善丹青於阿堵者惟彷彿乎鳳之毛麟之趾耳若粘天浩瀚呑雲夢者八九安能解衣槃礴以比其心胸也邪

太僕劍泉吳公像贊

風骨崚嶒若一鳥之鶴鶴論議蹇直若五鹿之嶽嶽疏析二矸風生臺閣流駛萬艘功思河洛至其並軌於相卿潁川之循良尤嘖歎夫江山枯蒼之卓犖脫禹白駒栖神玄漠七策盡用五湖可託噫嘻真卿先生哉没而未祭於社此思先進者所以展卷而歎典刑之蓋落也

書初年事

正德戊寅年 武宗皇帝御極之十有三年予生於二月十有七日其月乙卯其日丙戌其時戊子父南陽府君方為學官弟子母氏趙為宋秦王德芳之裔府君時年二十有七以先大父蚤棄諸子念繼者惟府君長而前育弗舉既得予驩甚因小字曰祖錫俗又謂予星命多幼滯易母則吉乃改育於叔母戚氏因稱母曰伯母稱叔母曰母而叔父雲耕君撫之踰已出予幼雖無乳不夜啼叔母嫗煦之及晨攜過一乳暮則復去既長二母恒道之至成童猶寡言人有問多不答弱冠後則又喜談說或又犯駟不及舌之戒宦途坎坷亦以是焉星命家言戊寅降者多倒食格不論月日時即生年已不利予初亦不惑今且虛度過甲子矣追憶待罪刑部尚書郎時海內儁乂霻集部中同庚者豐城杜公拯德化萬公衣南海盧公夢陽三子者文章政事皆予不敢望其後惟杜官司空亞卿二子宦不過長藩臬而杜初以持法忤柄臣嵩父子江西鄉國類阿權貴杜獨有以自持後嵩敗乃起旋告歸謂非命與予既以奉職無狀屏廢家居道可明而進不力學可充而年益邁中夜以思竊辟有摽鄉之士嗣登進士與予同庚者三焉萬子鵬李子世臣王子納言也然皆後予而仕仕不顯又皆先予逝蘇長公自述年譜曰命躔磨蝎與昌黎同故多不利噫彼二賢者文章氣節炳耀今古予何人也而敢言命 己卯年 武宗皇帝巡狩諫者多被罪或受笞至死秋七月甯藩宸濠稱兵犯順時王陽明先生方撫贛召集義兵旬日響應踰月執濠鄱陽湖中獻 闕下誅之國除是年江西省不鄉試 庚辰年 武宗皇帝十有五年 聖駕巡狩未返禮官循故事疏請命學士石公瑤侍讀學士李公廷相主會試取中天下舉人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予從祖后谿公名釜與是數焉 辛巳年 世宗皇帝登極策士從叔祖釜賜第二甲詳見初政 壬午年為嘉靖元年予仲弟生小字祖元 是年天下鄉試應天錄文極雅正 癸未年會試天下貢士取四百名 甲申年予生七歲欲易名紹祖以大父早世諱之乃名紹芳同母弟曰紹元先府君命啟蒙里塾師旋伯洛授之書不恒誦及叩之則已習又盡習同學生所誦別室儲松薪見其葉縱橫如筆畫因於石上砌成字府君見而奇之從祖西湖府君第三子為余十一從父年八歲同學長充學官弟子員 乙酉年先府君以從祖后谿公治詩傳經不易命讀易誦頗習比長學為文辭時引經語多出易大抵幼讀浹洽則記不忘惜未讀尚書周禮禮記左傳及國策史漢名文比長自取誦之熟不如易矣府君又念習舉子業則易無師師必異方又命誦詩後以詩中式其秋鄉試南畿詩首選者黃子萬善為黃安人之從兄惜其中後廢

學晚年失明有志未就而卒是歲從父廷恩季父廷揚名入江陰縣學
丙戌年正月予感寒元夕後病甚越二月一夕絕而復甦絕後
夢至曠野見河流如雪橋梁高峙遇一老亦村叟無異狀亦無
他見既醒如覺目多異物或若呼予或集戶闔蓋心熱則炷非
鬼怪也府君母氏與仲父仲母晝夜抱持醫禱百方不時涕泣
族父洛日入臥內叩以蜀道難七德舞諸歌詩輒琅琅聲不絕
搵淚謂府君曰此子且大吾宗何至如若輩所憂乎日者每談
四柱關則三六九之歲必罹疾疢以予證之三歲痢六痘九危
證皆瀕死要之立命者不言命順命者當信命　其春會試天
下士邑無中式者亦前所未有錫二人學士鴻山華先生名在
二甲改庶吉士授主事陞兵部郎改翰林侍讀主應天癸卯試
予以是年中式尋陞侍讀學士掌南翰致仕為詩詞絕類王孟
足稱名家　是秋從父廷忠名諫入郡學予是歲病愈家人憐
愛不委之學及冬乃誦論孟府君曰是兒一病聰敏去半是命
也夫然教督之心則日夜不已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孔子曰
愛之能勿勞乎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先君有焉　丁
亥年大母疾甚府君醫藥窮日夜力不効又業薄無市材木以
備非時命工繪容酷肖至夏五月　告終大母姓吳氏莊謹
儉朴相大父敬齋府君廿有逾年大父年四十三棄諸子大母
一身撫教諸子成立予始免二母之懷恒隨大母襟裾前後音
容恍見五十年間追憶如新　大母卒之後數日曾從祖憲副
東巖公卒年僅五十有七行實具諸大司徒浦汀李公誌中
戊子年予十有一歲府君致塾師李先生文錫器局肅毅授書
句讀明快兼蒙師經師之長是秋應天鄉試先是相永嘉疏取
士三事一曰正文體大要在簡明正大痛抑浮冗故是年中式
卷每篇不及四百字荊川唐先生順之名第六吳郡皇甫子安
涍名第二文僅三百餘字徽程尚甯婺源潘滋青陽章允賢僅
二百餘字文皆典質有法十三省考試　命京官給事中部屬
及行人為之文體一變　己丑年春予母病寒疾凡三月府君
召醫無善者久之愈外祖母孫氏來省予母卒於我第舅氏樓
林先生名傑來哭仆地及含殮顏色如生予與仲弟俱手足浮
腫然飲食如故予始見府君几上有　大明官制取而卒業凡
郡縣名至今記憶不爽郡縣代有改易皆非其故惟驛名則存
古蹟如北之河間曰瀛海驛永平曰盧龍驛真定曰恒山驛南
之鳳陽曰濠梁驛揚州曰廣陵驛淮安曰淮陰驛蘇州曰姑蘇驛
常州曰毘陵驛太平曰采石驛山西之代州曰鴈門驛蒲州曰
河東驛大同曰雲中驛山東之兗州曰昌平驛登州曰蓬萊驛
陝西之西安曰京兆驛河南之開封曰大梁驛懷慶曰覃懷驛
浙江之杭州曰武林驛台州曰赤城驛江西之南昌曰南浦驛
湖廣之武昌曰夏口驛岳州曰岳陽驛福建之福州曰三山驛

漳州曰丹霞驛延平曰劒浦驛四川之成都曰錦官驛廣東之廣東曰五羊驛而廣西雲貴三省原繫荒服古史載其地名不甚著其驛有至四五字者皆夷言不可究詰而山西有仁義驛鳴謙驛者取名不繫地姑記於此郡縣名同者别著　是年會試天下士荊川先生名第一吾邑雖文獻之邦而禮闈首薦者始此其冬得其卷讀之手不釋者四日夜予甫學時義心獨好不能釋其後遊郡庠聞一方之論登　朝聞天下士之論同聲謂舉業宗匠如先生者往哲可凌嗣學難繼獨李子攀龍王子世貞氣陵一世詆先生不能古文辭沈溺宋人門戶然至言經義則閉口心折矣今之習經學子競取清空自蓋淺陋至取先生時義弁髦之噫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乃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斯言殆為今之學子發矣書此示後生如所誦法焉十一月葬我大母吳氏府君一遵家禮予時已解一一能識之然尚不能備役使　庚寅年府君挈予僦城隅學於宋先生南岡先生肆業郡學是年督學臨川章公介菴歲試士以郡屬邑宜興僻遠無車馬迎送檄下諸學官弟子往焉宜興校士始此章公清直簡抗節氣稜稜為多士楷範宋先生家徒四壁立喜讀書為文以暢達為宗其敎諸生斤斤終日不倦見諸生文拙滯少鋒鋭輒棄去曰女豈老詩邪首試予輒獎許大過每校畢輒閣筆歎曰及吾門者黃子以下惟吾子矣謂今江西憲副初名相舉於鄉更名憲卿同列多不慊有後言先生不為變惟課督不已見怠惰不進則批曰明順不其若清楚不其若於數人尚不若何若人有又曰爾非不成章然與諸生並馳中原爾誰為爾退避三舍噫先生期予出諸子之上故其言懇惻若此空同遊者之不屈也然後果如其言　是年始識郡邑官職事員數郡公張夏山名大輪浙之東陽人擢四川憲副以山西道監察御史趙公鷺洲名允代之在郡三年雖不為危行異政其豈弟簡易責大指務不擾亦足稱良云下車當春至郡故事先一日迎春於東郊市井商賈具諸販易列緹帳施華飾集百戲俳優畫舫青簾緤繐繡戶鸛樓雉堞累榭棠墉士女旋倪魚鱗充溢歲每舉亦眡好尚為盛衰趙公曰今海內文恬武熙時和年豐不敏逢茲勝事當與民偕樂奚禁之為下令如故事民爭先率作甚盛後十有餘歲舉如例至壬子等歲倭夷首難郡縣議兵食不遑民間蕭然煩費數罷迎春僅一土牛與句芒神頃歲海上稱平雖復舉非前日矣民間頒白者猶及見盛時事舉以語壯者皆未及見也燈節亦然　辛卯年當鄉舉春郡邑先校士及民間俊秀俟督學者再校上之應天府備鄉書之選近制民間待試者當鄉薦之年號曰儒士先赴邑試簡其才者上之府府試簡其尤才者上之督學柱史柱史試簡其尤才者上之南畿不中式始許肆業學宮是年儒士不自邑試竟從

府試趙公與推官餘姚管石峰名見主其事試四書經論各一
予年十四歲甫讀春秋經題邠黎來朝主司見余論曰孺子可
教進之以成其材入彀者僅八人督學許應試止一人是科猶
慎選閱今將五十年儒生進學者幾十遍其數日溢其進日多
或席父兄之埶或從請託之路末流之弊寡廉鮮恥傷風敗俗
不可勝數語具黃五嶽省曾贈田督學序中　是年督學為晉
江丘公集菴名養浩十三省仍差京職程文一洗腐陋多新奇
簡古然不免雕刻無成化弘治醇古渾厚爾雅之氣禮部尚書
夏言以言官言耕蠶事上契　宸衷一歲中歷遷秩宗時與元
宰牴牾遂疏罷差京職考試仍令各藩聘教官主試事　上從
之　是科應天中式者郡學四人邑學一人為邑人者共五人
後成進士者四惟董公後峯名士弘官至浙憲副是秋邑薦紳
致仕御史吳公高山名闇主事段公石菴名金年皆四十有六
旬日先後卒吳在內臺能持風雅以論吏部郎蘇民民銜之無
罪去官故寄興於酒段仕戶部僅三年以不飭見罷然詩翰逼
晉唐襟度瀟洒可悼惜也　壬辰年予十五歲宋先生授徒護
國禪寺學徒至者僧舍不能容府君命予讀書於和政門城上
郡門凡八俱岑樓惟東北二小門上設屋三楹和政門則小北
門名也地僻遠囂雜予幼不畏險嘗循欄攀楹下瞰平地高四
丈許周環以走一日府君見之匿避之已而問所署書四十篇
未嘗入目府君跪之燈下余一一繙之覆誦不爽府君薄責而
戒勉之其春會試錄至榜首林春字子仁號東城為文滔袞渾
厚三場皆出胸臆絕去脂粉不襲經傳驟觀無華細玩有味質
而不俚贍而不穢予後與人士論文恒舉東城評騭之大氐尚
雅質者則曰是復古之文即非予為文衡決不抑之使在人下
喜奇麗者則曰是無學之文即非予為文衡決不揚之使在人
上噫文之無定價難言如此與荊川同舉於戊子雅相善一榜
兩賢尤稱盛事是時海內人文振起所舉多奇士自榜首外愈
出愈奇予見甚多然豪舉負氣文盛質衰矣是夏養齋先生徐
公名問入　覲還以廣東右轄擢御史中丞撫貴陽先生幼有
志操為學精敏盛夏隆冬篝燈讀書非夜分不寢年二十三登
進士歸娶既入仕由推官歷官三品未嘗一日廢學所居如寒
士僅蔽環堵近和政門過百武登城望其廬咫尺四方薦紳過
者必訪先生車馬旌旗不絕道上予登城諦望以為常府君一
日挈予謁拜先生於堂下先生曰是子端慤醇篤可教異時精
進當為載道之器因授廣東試錄錄為司諫泰和曾忭祠部晉
江王慎中主考而其文多出王公手先生每角巾野服登城避
暑鄉之耆俊不在位者時時從先生談說道理講論經史若參
議丁公致祥御史曹公鉞龔公大有郡伯平川呂公律予皆見
之咸有前輩風度是冬予始見從祖攜登科錄還狀元廣東林

大欽制策不用策冒直言時事明快剴切予一見手錄至漏下四鼓而盡明日則聞人曰是子也素有志魁天下辛卯當舉士督學遺之吾鄉龔公心章名大穟以僉臬分巡嶺東龔公亦素有文名所至好校士一見大欽卷批曰殊格古調董賈才也挺鑿昂霄吾五見於斯人矣至今廣人誦之是年巡按御史山東李士翱清直嚴毅尚風節好禮俗所至視學與諸生言惓惓以以德行為本 别録 癸巳年予事宋先生者三年府君以田園荒廢復挈家歸課家人生産作業又居室搆未十年當從祖之門乃讓地以售仍築室胥城之南隅百計拮据僅蔽風雨是時從父廷恩致郡庠楊先生愚山讀書於家先生雖年踰三十未遇然為文俊邁無支蔓之言予事之三月即脫去風習文體一新先生曰行矣吾見子之進矣恒舉邵文莊公之學以勵之文莊公先生同邑也所著日格子簡端錄容春堂集學史諸書多擬左氏國語先生恒誦之是秋也府君謂予文藝不進屢告於楊先生先生一日批予文曰頃不見子拔萃之文予心甚有不滿今特束書暗試不意得此四書簡而不窘經義雅而不庸策場斷而不疑有是哉子之奇也嘗聞汝父兄咎予不加貶削奈予不能吹索何但日課冐每篇若此取青紫如拾芥耳懋哉府君不以為然 甲午年府君復命予讀書於正覺禪寺時邑學楊先生蘄齋讀書過目成誦左傳通鑑綱目扣之其應如響纚纚數百言對人口誦不竭為文厭杜撰喜用經傳語予往事焉一見予文訖曰吾謂子過我奈何文字猶多經生語汝之言豈古人若亟宜讀古人書温故知新自然煥穎予感發猛省旬月之間文體又一變其夏督學聞人公名詮號北江臨試僅得進學其取應試者一人則金子九齡號斗城時年二十有六雖不登於學宮怡然不以為意及試學院策問裴行儉李敬玄論人事其言載文公小學止稱行儉知人而通鑑有李敬玄以為心顯達一語舉場止作行儉而遺敬玄斗城亦不識敬玄以意度之一反一正謂行儉取人以器識敬玄取人以文藝暗合題旨主司閱經書義不甚許至策則嘉獎終篇遂得中式是科以儒士徑拔內史者祁門鄭維城解元青陽章時鸞桐城阮鶚與斗城凡四人吾邑名士薛先生仲常陶先生朴菴吳先生定甫徐先生子問皆奉 恩貢入太學一時並舉陳公澄江是歲舉於鄉歷子今憲副暨陽亦於是年誕生後斗城舉甲辰進士官戶部郎以註誤落職歸田十載以薦起為邵武太守而暨陽已登臬副且同官閩省遲速不同亦鄉邦一故事云 乙未年三月聞人公按節校士於郡城黜降者衆余得補增廣是時聞會試薛先生舉禮闈第二人考試官張文簡公璧蔡少宗伯昂九月陶先生讀書忠佑廟往從之遊先生稱奬更過實指案上書曰文章正宗大學行義補二書不可不熟予亟讀之當時稍窺文章

門戶得此（是年題按御史郭宗皐郡公應積至二公皆有善政別錄）　丙申年予十有九歲鄉居讀書后谿公與府君躬課其業月三試其年陶先生館於錫華氏日課皆先生親筆命題后谿公為舉業文精鑿典雅時出奇句恒不可予時義常曰爾能誦記者後二場不妨一日千里獨前場最難爾謂天資高邁耶即高邁須潛心玩索鑽研理趣朱子曰先熟讀使其言若出吾口繼精思使其意若出吾心如此則義理爛然為文自然超出因舉前輩名家數公曰如此者斯為真實舉子或謂解首魁選輒出前後等倫邈不可及若止中式豈必皆然誤矣前列中有絕勝者有不稱者此亦是數未可便以謂文無定價也若使魁不如解後不如前遂一降等則鄉舉百名之外會舉三百名外其文降至何地即使三百人文皆醇亦必遂名錄去若曰魁解不可及已吾取其次即為無志之士小成且難況大成乎汝曹戒之一日見予作經義多尋章摘句拘泥講說公以為學究語唾而擲之爾謂若是作能解經乎善解經者只借聖賢言語發自家意趣充然一氣不費斧鑿乃為可貴吾以才子待爾非以學究待爾戒之勉之又一日窺從叔廷忠與予談謔終日大怒曰吾昔日做秀才不若此蓋酒能亂神奪志若及醉及亂鮮不顛倒昏冥豈惟宴遊驕樂所當深戒昔我族父憲副作秀才時家貧甚然能象戲無敵日博人數十錢還寓市膏火篝燈讀書鼻至流血不覺拭去讀不止憤科第不早壁間列時彥姓名擬之過旬日則曰此不讓矣如是者半年自詫不足角至年二十有七中弘治乙卯鄉試吾若蚤歲學晚發憤數歲亦年二十有七舉正德庚午鄉試名在第八以孟子義合式刻程式之文一乃子孫忽廢若是奈何反覆教掖寬嚴間出其言纚纚宛然在耳追思悽惋如刻為吾子孫者宜諦觀焉　是年聘今　贈安人張氏張為里中故族外祖名璀號蒓谷予壻其家猶矍鑠慷慨有意氣外舅名天錫號東洋性好高伉直諳文義見予文則曰吾望爾不止是每摘瑕索瘢俱中肎綮不効今之人愛則不明以尊諛卑無古長者之道其愛女過於愛子擇不肖而妻之　其秋荊川先生訪后谿公於里第先生乃考有懷翁與后谿公同舉庚午相善也先生登第後擢兵曹武選主事丁內艱還讀書窮日夜之力服闋復除改吏部文選主事尋改翰林院編修相孚敬會試座主也先生與言論牴牾遂仍以前官致其事居家益奮讀書陽羨山中道經予里后谿亟呼予持所作文請益先生覽畢徐曰子之言美矣獨恨不精造夫聖賢一語所包者廣作者須苦心思索發明盡意願子更進毋畫又篇中少出奇不見作手先生文高天下然後學師其純正今曰奇者可見正中有奇其奇乃所以為正也蘇子所謂燦爛之極是也予服其言佩之終身　丁酉年予二十歲春與從叔廷恩讀書玄妙觀是時聞人公以內艱去

代督學者蘄州馮公名天馭由廷評改御史至是　上特命督
南畿學乙未進士甫三年爾前者即館選無此速後歷官刑部
尚書予記其學政并履歷甚詳別著夏六月取四郡士校考余
得入鎖闈落第還家次年廩於學宮　戊戌年是年會試予邑
中式者一又不克終三月署郡符推官上虞葉君名經季考一
見予文矍然曰是子才氣過人必擢上第然初場充拓太過姑
抑之首李君再次杭君朝望而予三李後不第卒杭以貢仕終
汾州守清直大著為一時人士冠冕旁及詞翰亦精詣予所敬
服歎為知言後擢御史以劾奏禮部尚書嵩假他事中傷被逮
於死別見四月卜吉娶張氏婦後　贈安人入門姑母適於陳
者始見其體貌傾而豐也謂予母曰得人矣既而徐察其釵珥
中汗淋淋不勝拜心竊憂之已心訝其內不足矣閱月餘溫婉
沈靜與予無一言之忤閨中寂不聞聲惟一女奴即過誤無詬
詈然性拙樸又善病無能曲盡事舅姑之儀節以此悒悒不樂
及冬而病踰年乃大病是秋郡守長樂陳大用躁虐箠人輒至
死鄙穢玷士類其醜惡不可殫書郡人有口碑焉　京考黜郡
有鄉宦州守挾憤詢於市時御史歷城趙繼本初入境謁　先
師郡倅焦君盤山力以此解乃止是歲　京考所黜多巨奸別
錄自後每六年一舉而李家宰下獄陸太保不錄嚴相國削籍
皆因逐其黨有非時之舉而　穆宗皇帝登　今上登極又各
一舉然其數漸寡其人皆毛舉細故大奸反得奧援漏網於吞
舟矣詳見後己亥　余二十二歲　春正月張安人病余既不
知醫又醫多庸藥罔效至二月十有一日安人號呼凡十晝夜
至二十二日謂予曰吾目中一人為二其明日口不能言竟夕
大呼疾痛瞑目少頃又呼大痛外舅來撫眠安人不能言哭之
欲殞至二十八日夕目瞑舉家號踊幾絕余不欲生諸事並廢
對人多咄咄自失惟不廢書冬十二月窆張安人今四十餘年
春秋一展封樹痛猶昨也三月聞　世宗皇帝以　皇太后梓
宮祔葬　獻皇帝陵陵故在安陸今陞承天府　余後以嘉靖壬子歲
奉　敕備兵其地謁　陵宮其制廓大倍於　天壽山諸陵云
詳見別錄是秋京察見前
書　世宗皇帝御極初政
辛巳年　上還京三月十有四日崩於豹房　朝論咸指都督
江彬導　上宴遊謀為不軌合辭請於　皇太后下令戮之其
獄詞有云禁衛夜驚雖幸寢謀於牛首謂上幸牛首山時彬有異圖偶軍中夜驚而止
聖躬日損至今遺恨於豹房先是逆瑾寘鐇何錦趙風子神周等逆狀皆刻之從鑒錄惟彬未見全牘據所聞一聯亦甚精核　四月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駙馬都
尉崔元奉　遺詔迎立　世宗皇帝於興藩四月二十二日癸
卯嗣　皇帝位五月　上御西角門親策禮部中式舉人制國有
喪大事則御西角門非有大喪則御奉天殿今改皇極殿　賜楊維聰以下及第出身

有差　進士科例於辰戌丑未四年先是洪武癸未以戌祖登
極未暇因命以明年甲申會試天順癸未以文場火災次年復
舉於是乃有甲申科曰甲申進士今是科曰辛巳進士與初制
異凡三見云予髫歲見序齒錄首載狀元率諸進士謝　恩表
起句云虞舜承堯咨岳牧以來黎獻漢文自代策制舉以進賢
良其頌　聖有云沛膏澤於龍池移時而遍褰宇來羽儀於鴻
陸當暑而試　殿廷納多士不諱之言戌　先皇未究之志終
篇皆切時事予謂楊公順天固安人居近　轂下熟知　朝事
故能為此及後登　朝則知本年謝表例屬上科狀元缺則會
元所作館閣文章自有定體對君之言非初進之士所能　上
即位甫　日　詔議　皇考興獻王尊崇典禮大學士楊
公廷和蔣公冕毛公紀洎禮官俱主宋濮安懿王之議及考庶
吉士又以試題希意者乃入選進士永嘉張璁獨上疏言　上
宜考　興獻王追尊　帝號伯　孝宗皇帝而兄　武宗　朝
議共非之　上心已默簡其後璁授南刑曹郎與同曹郎桂萼
司務黃綰議合各上疏如　旨又繼則巡撫席書郎中方獻夫
主事霍韜少卿熊浹等數人和之　上初尊禮大臣或召對或
賜賚篤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　朕罔極之情無由得安而楊
公自謂身受　國恩當此大變不可不為　國家守宗統之重
有子則繼無子則及之　武宗無後傳　上禮也且　孝宗皇
帝德洽人心不忍其無後　武宗不傳則　孝宗無後矣而璁
等所執一則曰禮云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一則曰
禮無為人後之禮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也三復
祖訓曰兄終弟及又三復迎立之　遺詔曰　興獻王長子倫
序當立即日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蓋繼統與繼嗣不同統者
古帝王相傳之次第嗣者父子相繼之通稱也今曰繼　武宗
則兄弟也曰繼　孝宗則有後也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
有嗣之　孝宗何與　上始用大臣言　皇考孝宗　皇叔父
興獻帝　詔天下後又以　本生父興獻帝改　詔天下於是
璁等憤曰執政忍為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尤褻不可但已章
數上其大要曰今日崇祀　先帝不在皇與不皇只在考與不
考今執政姑留一皇字以滿　皇上未盡之心若遂所請何以
示天下　上深然之遂罷相國廷和禮官俊而用璁等議意謂
如此則父子兄弟名正言順孔子論政首先正名觀射於矍相
之圃曰為人後者不得入為証不知此指為小宗之後者爾故
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即前所云無為人後之說也蓋小宗無宗
統之重而為其後則是專其貲財而忍於忘本也其可賤孰甚
焉豈為大宗之後者可同日道哉又況於繼　天子之統者哉
疏中有曰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
諸非道臣竊謂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其皆道也遜志之言

疑於訣而未必其皆非道也斯語則啓奸邪之謅佞又曰臣等
所言者考經據禮之論諸臣所言者附和權貴之私夫權臣之
威足以脅　天子先王之禮獨不足以繩權臣乎斯語又師戰
國之傾危於是張與桂方遂　召為翰林學士　寵遇無比及
大禮既定尊　皇考為恭穆獻皇帝張桂不數年先後入相張
尤席　寵作威　上賜名孚敬字茂恭雖屢忤　旨尋復　召
還復中故相廷和以危法　上降詔有云楊廷和定策國老以
自居門生天子以視朕法當戮市姑著為民其諸臣升降有差
廷和子脩撰慎與學士豐熙等杖於　朝堂幾殞慎謫戍滇南
終其身然斯禮天下多附張而楊所持則萬古不易之經也慎
與同朝諸公之爭宜已若鄒公守益呂公柟至有宜考　武宗
之議是遵何說哉又議禮之初武定侯郭勛以　勳戚用事從
中指畫故張桂得縱言無憚既進大位德之嘉靖五年妖賊李
福達等反一名張寅一名李午袁與勛交通事發山西按察司
擬福達謀叛律巡按御史馬錄奏　聞事下大司寇顏公頤壽
覆按勛交通逆賊有狀　上特置不問刑科司諫張逵奏稱人
臣無將春秋所戒勛握重兵於內而交通逆賊於外大不道不
宜曲赦詞甚懇切璁等德勛慮既及擬　旨取卷來京問既而
三法司議如原擬章再上不允　詔逮三法司掌印官詣　午
門前鞫問以璁萼獻夫署三法司事遂謂今李福達的為張寅
無反狀勛與張寅通書無罪司寇頤壽沐御史錄臬長珏等黜
降謫戍有差以後　詔書數下輒稱大禮大獄首重不赦此
世宗皇帝初政二大典其後嘉靖二十九年議　孝烈皇后祔
廟禮禮官徐公階不稱　旨　上猶言及議大禮諸臣之謬云

明倫大典初名大禮全書　御筆改為明倫大典庚寅詔以
明倫大典頒郡國翻刻始學　宮弟子員府君奉歸謂非舉業書
不挾簡全秉閣竊誦之畏府君嚴不敢攜入私室然每誦至終
篇必廢覽比壯備聞學士大夫議論故始末獨詳明大獄錄亦
所親於觀記故大禮大獄始末盡於所紀觀者雖不得全書亦
足以備典章之一辛巳年事　上初政勵精史不勝書小臣爲
敢僭妃獨紀關位
廷試及大禮大獄

書后谿公仕畧

辛巳年從祖后谿公謁選授湖廣安陸知州安陸者　獻皇帝
始封湯沐邑也　上龍飛後　詔改故都宮殿易墳曰顯陵登
告之使冠蓋結轍於道多中貴人供億駱驛百姓騷然從祖曰
上安知此即知之不念湯沐民耶每使至輒正色臨之有禽鹿
其民者云以危言中貴人皆陰柔易詞動輒齰舌不敢出一語
第曰太守念百姓我知之矣在州凡二年先曾祖母陸卒奉柩
歸先曾祖二菊翁喪猶在淺土因卜同窆語具邵文莊公誌中
是時郡守宜賓王公與宗曾叔祖東麓憲副公雅相善躬自會
葬稱一時盛事又三年為嘉靖丙戌服闋如京師以同年故謁
張永嘉永嘉始用事詹翰　宮坊宿學舊臣咸鄙其奸進雖同
年官翰林者不受其門狀永嘉憤之多用外補見從祖握手語

之曰　上垂意湯沐知公不屈於咸畹寺人頃有　恩賚公誠於此時自白守土狀即得留　禁闈從祖𨙸悚曰外服小臣無表謝禮永嘉默然復授襄陽均州守以行初從祖未釋褐時夢使海外其王儼然問曰汝何名對曰李奎王謂左判官曰與他好地方去既覺意終身無甲第望亦以貢得州縣官及卒已成進士　上以外藩入繼吏部缺冡宰選官者左侍郎羅公欽順其曰李奎言禮闈之魁今與鄉會選者類曰文魁云　己丑年后谿翁自均州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兩京郎署品秩均而事權則南䟦北縣矣故擢京秩者以南北為軒輕巡撫林公富語人曰憚予僅擢南則誰當北者其所薦詞曰無瑕之玉有用之才無政不善無官不宜極其稱許云　壬辰年秋從祖以南京戶部郎入　賀改南京吏部稽勳郎得　贈先曾祖如舊官先曾祖母太宜人冬十月行　焚黃禮郡縣公脩至葬所禮成而還癸巳年冬從祖擢守浙東之温郡相永嘉之父母邦也為地擇人其意甚盛然其宗戚怙勢作威吏不得詰公性不畏彊禦卒以得謗　甲午年冬十月公還自温調成都成都蜀道險遠然地大非遷從恒調相孚敬託言厚道實奪　其郡縣宗戚蔓斐不便有徑以相孚敬意達之吏部吏部號稱統攝百司自相孚敬秉政後六曹顧指氣使雖秉鈞者之子弟能移易庶官如在掌握蓋勢之所趨有識者不能挽是可歎已公為政動欲樹功業方其振頹舉廢植弱抑強頗似紛更民未見德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乃半歲而去即尼父子產不能致輿人之誦坐是怏怏不樂還家未幾而病病三越月幾大病幸而免亦絕意仕進矣　乙未年春正月考察藩臬有司等官在浙者相孚敬引嫌不預聞冡宰汪鋐承望風旨逆探其意官於浙者黜降倍前后谿公與焉或救之鋐曰使守者宜其地無成都之調矣公疾尋愈竟不赴補

書脊城濬河

丁酉年冬邑委縣丞易主簿王濬予里河河名興隆永安循城之東曲流入南通屬邑無錫宜興然類皆溝洫不關餫道無洪河巨浸而灌溉田畝則多予所居永勝西鄉田多瘠寡腴歲一不雨則絕流涸澤水無所蓄一霖雨則瀰漫田野水無所泄而旱之害尤甚大余目中見大河旱者數始則波流漸涸如瀑布繼則如龜裂又甚則如履平地后谿公自入仕留心至是方舉然邑中下令起各鄉夫大半不至或曰吾地自有河或曰支河不宜煩官宜塘長自相督率起地方夫於農隙時挑濬亦可備救旱萬一噫後來繼今者其尚留意於斯越明年戊戌河工未畢簿王希夔舍予地兩月署郡者別駕彭公箸安福人有學行督工甚迫而鄉夫不至鄉有一仕者且竭力尼之謂彭公曰官河尚塞安問私河彭公曰通舟楫濟農畮何謂私其人無以應

然竟不至迄無成功